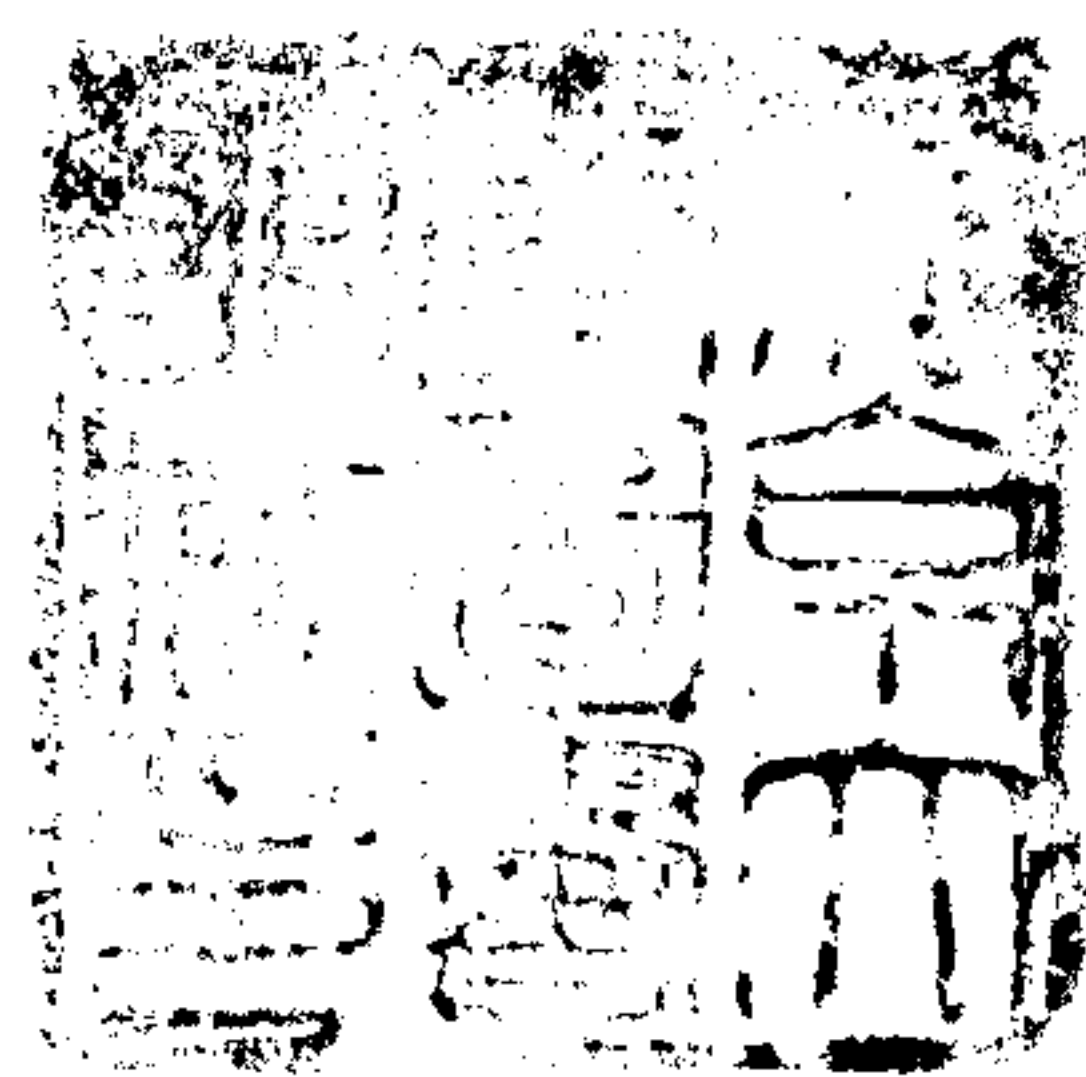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九・史部・雜史類

烈皇小識四卷〔清〕文秉撰……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明〕金日升輯……

2736/09

此書原本四卷刻訛遠史刻本析為八
 卷且多以易去字丁丑歲高得此書
 四卷本在成都觀其行欽知古
 遠比中本及檢校明史
 烈皇小識

真本也
 亥年五月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由藩邸入繼 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
 刀鋒劍鋸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真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
 殺者耶儀監於殺盡徹諸內查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十載一時
 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 國家大計即廢藉
 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親公其人者且也長山
 以改 救復庚而 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
 訐而 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 上疑
 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歸于內廷又有
 借不測之恩威伸其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
 收嗟乎赫 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即後先臣以 講筵荷蒙
 聖鑒超拔政府真有虛已以聽之意而兩月撥地一語招尤致負
 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
 陵革運雖 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群工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
 不復可藥矣不肖於十七年中備集 烈皇行事以志克辭吾
 君之思又以志有 君無臣之歎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
 史料同遭家難同先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
 烈皇遺蹟微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

跡深山間有客相過以詢及舊事尚有一二彷彿胸臆間竊恐
失此不傳後悔莫及又承同志或以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
冊名曰 烈皇小識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
不得二三然以脩修史者之採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
明 帝星告隕守正不屈寧以身殉報悲憤填膺托吭欲絕涕
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

空塢遺民文東書于考槃之黃石亭

國祚移于逆閭之手故流賊始末不敢不詳採之明史紀事者
十之六東印隨筆者十之二得之傳聞者亦十之二即附集
於本年之後就中不無異同差訛是望 高明教正
甲申季春望後四日錄于懷新堂之右軒

烈皇小識卷一

烈皇帝為 光廟第五子

孝純劉太后所出而

冊

妃天啟二年九月 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 冊

妃周氏 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王朝輔迎 上入

宮 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東燭獨坐

見一奄携飯過取之置置几上許給以賞憫巡邏者欲搗以酒

食問左右何以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 令旨適稿之

歡聲如雷 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言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即位 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曰永昌紹慶咸寧崇貞

御筆改貞為慎照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 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 慶陵加 李莊妃謚

號立 周妃為皇后尊 張后為懿安皇后 孝純母年七十

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 周后父周奎授左都

督次年 冊立 太子封奎嘉定伯 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

伯凡 四大朝 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歲除祭中雷

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之 大朝止磕頭

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 大朝自王休乾至保子等俱偕用

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始外廷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

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

冠班列王体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昭嘉廟行禮懋悼

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眾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十計上一日問及逆

賢時與王体乾侍側体乾對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

上感然曰難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眾共叩

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禮客親者一如素廟而信邸承奉畫易以新

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欵張有聲王東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

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肅除一空後散遣內丁方始摘逆逆

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

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若李國樞皆逆賢差立也

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杖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

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

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

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為科道糾劾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

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史士無事

修備有事却教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体統相軋

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精忠盡

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珠網為蕪松等處織造朕不忍

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因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

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親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情稍紓而詔獄遊魂

猶然鬱銅舍冤未伸者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官諸臣

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與褒

贈應卹除卹與卹陰其刑奪身連者應優官卹與復官應起用

即與起用有身故捏難結家屬波累焉因者應開釋卹與開

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

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

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隣家不舉

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

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

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諭到之

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隣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省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鬧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及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奏崔呈秀後擬與群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位大計則藉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掣定百方阻遏新泰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疏論黃立柱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主使蕭山已蒙嚴旨 御筆批胡煥

中外頌 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 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額繼祖宗鳴梧翟式耜鍾灼等為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為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為事而 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梳草而衡文者尚逆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苑元傲上疏劾之于

中書林華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徐時泰陳其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為辭蕭山輩力庇之有 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

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鹿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史料都給事中魏燭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為 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願壯鹿等皆璫孽也互為容隱咸逆吏議人心頗為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 上正位之後猶慮厥臣功德魏之疏拆毀名賢于羽祠并毀祠旁民居于餘 為造逆祠地河南右叅政周綱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借書大工且致書魏良御欲為逆賢造湊金像四川右叅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說頗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脩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驟置格外即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燭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燭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熖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燭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脉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構成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畧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臣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効忠賢泰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恃也臣又伏請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奮縮閉然而曠獨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較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崇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曠不為無說封疆大事繫：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閤筆也然究

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度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某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弊案已然世不閉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魃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吏端以相遮抑耶 時報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諱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 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于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取與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聖臣我見未除疏畧曰臣請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且若力欲與 皇上相反者蓋 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微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二臣曰

非賢曰不檢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方隅實有未化 皇上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

皇上事：虛公而維垣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忝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其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取正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璫及抗疏櫻柄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但果免一象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揚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贓于是再傳覆訊改為封疆之果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器

子之說臣言原非牙有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雖深刻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忝沈淮悖逆璫而謹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趙階躐級之儔誰為榮辱自比義不明于足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布幣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十歲而不預可勝歎哉至批昭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辨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已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為此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獨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捕捕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訓也即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過

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為頌
德建祠者解嘲似令崔呈秀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使亦
以為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
逆諸臣亦以為無可奈何使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
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以為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
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為
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
品節大開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
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
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
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辨之以鏡列奸嫉維垣不取案于
此而妄取案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
由原其高明之弊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烏及代逆璫
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 上為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
破人謂倪公二疏寔為廓清首功云
光祿卿阮大鍼上合美七年通內神奸疏畧曰汪文言以徽州
庫吏進罪授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迎合此
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狀臺省

烈皇小識 卷一

諫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史
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畧而重虐姚宗文馮三元
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覆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效
遂戚咬撼 中宮此中外謀危 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
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 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者
魁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票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花鳳朱張瑞團為考試官取中曹鼎等
三百五十人
時祥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舉不得登啟事翰林必由內閣題
請元城既逐平湖富國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晉江以會試主
試考入閣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兼及
者以避嫌也人謂老高陽憐愍成之
三月 廷試策士 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時
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既中以金著夫之凡三夫
皆得若宰遂定為狀元前是狀元筆亭少所推較者吏都地
昭乘係筆亭雨衣所取士故得與會推 上亦貯名金既用金
著決之首夫即得筆亭照內公熱業德望俱無聞為何以選

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奏漕運太監崔文昇畧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浸投
寒瀉之藥以致 光廟賓天實坐不救之辟而日為逆璫腹心
搃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遂為聲援貪汙
慘刻人切齒文昇在淮尤為縱肆剝軍虐民義激大變應行
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 帝座 上立擊倡首
一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 孝陵煥疏留中
倪元璐疏請毀 三朝要典畧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議
閔清流而 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
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廷立訟爭挺擊者
力護東宮爭風癩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丸
者尔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
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
見搃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壞荒此
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親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
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以
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猶夫稱頌德功
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

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私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挑根今日則衆正
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
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三
典今孰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
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從史官之筆
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仿
佛 明繪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並聖崔呈秀
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 宸篇
既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叙文
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繕抄其條七載非難稽
之世寔錄有本等之書何事而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
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
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十年不釋也時 上即欲將要典焚
毀蕭山崇 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
具奏 御筆于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廷議會同奉
旨要典著即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
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
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獬爭要典不可毀者云 皇上行

熹宗魯北而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盛 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 祖 考則失孝于 燕廟則失友是明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之辨亦知今日要與之毀毫無損于 聖祖 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提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 主于不慈陷 主于不孝特群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充圖魚腹踵發 禁廷 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廟 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定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 主于不慈陷 主于不孝不亦寬乎及光宗嗣寶西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 聖體恒羸在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 禹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呼號罪嘗樂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及以 聖躬嘗試之在文昇立躋提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二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 宮府危疑紛起誠早得 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心則負宸典 焉他何

暇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 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 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提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 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也如以為先帝叙文必不可更彼偽祠之建偽爵之封位上公錫鈇券昨土田何一非稱 皇稱制奸人和黨正將借此以壓群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 皇上將孫之辨立賜流斥以為人臣無禮于 君者之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辨已經回籍詞林間局不必過求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畧曰前臣成大同日擊內鎮剋滅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叔典舖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于內鎮之威莫敢據寔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煽集究其為作俑者魏廣徵發蹤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贊見既而遂恣魏廣徵以担當共謀富貴某軍成某軍削奪一疏記與廣徵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廣徵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勉

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孳賄那借借薪司錢糧二十萬拂
忠賢之意勒令開任魯疏可按也及觀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
垣疏奏崔呈秀以為翻身轉局地日今大化維垣雖 奉謹斥
潛居輦轂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
索何巨測也時蕭山崇 旨有不以苛求句 御批楊維垣不
許潛任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

御史陳乾陽疏奏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 旨速問先是有親
奄學類者侍 神廟久奏對使捷能解 聖意 神廟頗信任
之 光廟時即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
陽誤以學類姓魏疑即逆賢故疏奏之後法司審鞠得寔鳴陽
仍釋放回籍

上於潛邸留心時藝及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召能致其身題
取鄭之惠第一即陞隨堂掌尚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 召對群臣多不稱 旨每加詰問群臣愈惶悚不能
置對惟長山條陳稍捷 上每溫頌以優禮之時詔舉楊維垣
等相繼斥逐難出 聖斷而崇擬多錄長山于是御史袁弘勳
有疏攻之畧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楊 自得決句之間革職開
任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實錄春楊維垣表表裏之奸有

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致
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為崇今毀矣水火玄黃息耶否耶未毀
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強不良以暴
劣暴長比安窮御史高捷史藻相結糾奏錦衣張道濬亦有疏
奏而上科類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
劾時 上傳諭欲將弘勳等重處鴻訓三搦力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 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乾上館額蒙恩
疏內有唯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 上因召對問士乾此
旨從何而來士乾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
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知士乾對疏
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再四問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
重致有此舉誠為可惡然在 皇上登極宏恩惟望 優容

上乃命查寫本人來又 命士乾具本回話後士乾回話疏上有
旨士乾着回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等之逮也錄于李寔之疏李寔已逮問大辟矣一日
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濬問曰李寔一案有疑惑
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啟濬奏奉 旨九卿科道會問通擬寔
回奏 上問李寔何以當決不待時啟濬對李寔與李永貞構

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
王永光永光對李寔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
之下何求不得李寔為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寫
如何含糊定罪故濬對成福出于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
持法要平朕豈為李寔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
又召對 上特携李寔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寔忝周起元等
原疏御等可詳觀之看是殊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
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
科道通閣守如閣臣言於是 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
劉若愚次一等李寔又次一等 按李寔空本是矣本內所列
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為寔費奏者孫昇也何不請
提孫昇鞫問窮究到底即云填寫出于永貞次一等足矣何
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嗽 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因不
必言啟濬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成福出自 朝廷
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為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
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 天語煇
煇法司置面孔于何地竊謂孫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庶德貪疏深當 聖意因 召對出此疏
覆閣良久命一良高聲朗頌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閱劉鴻訓奏
與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
友間道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布崇求私便不可以數計矣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食
部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承 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
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覆一二以為貪官之戒 上召一良指

疏內開之有涼謀之有流等語着據寔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
敢深言俟揀選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
不曾知名 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內具
奏一良回奏泰周應秋聞鳴泰張莫明褚泰初後復

召對 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莫明已下却聽勘供無用爾
泰又取一良前後疏及覆奏視 御音朗誦至臣素不愛錢而錢
日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
而有此金他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 問一良
此五百何人所餽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 上固問之一良始
終以風聞對 上遂震怒謂其以風聞塞責也 上即諭閣臣
曰韓一良前後等語有他前疏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

却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定功方許寔授劉鴻訓等合詞奏請臣不為 皇上惜此官但為 皇上惜此言 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轉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却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矛盾類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廷推袁崇煥為寧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 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寔奏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

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 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

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 恩歸班 上暫述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 聖心耳譽卿言

上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慨然自失頃之上出崇煥即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

封疆宵旰于工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應于首先錢糧 上即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楨着竭力措辦毋致不

充于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 上即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

張維樞今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脫簿不堪者挾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文武二部俱應臣子所當用之人即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 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 諭以崇煥意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撥口而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功始能夫豈無人即凜：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畧 上起立佇听者久之尋

諭曰卿條對方畧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 賜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尚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 上深然之 命閣臣擬 諭來看

廷推王家楨以原官提督宣大 陛見 上召同閣臣皆入檻內去 御案咫尺蓋異數也 上曰卿三朝元老忠欬素著見

卿躡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可而陳米象乾奏臣年踰八旬齒踈不能詳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 上問問之象乾

先叙棟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回奏采翁等夷三十六家今日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駐牧為我藩籬

似亦可數棟首 上曰觀前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夷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

鴻訓奏聞虎首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 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約數百言 上始色喜隨

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犇首于西表崇煥樂虜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臣俱叩首而退

按崇煥原知遼不可復莫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舉薦象乾意可知矣蓋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犇首撫犇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絲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繫

其母于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踏者殺以為食其懦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為市象乾建議虜中既以犇馬相欺不若却其馬而以償之半與之心司馬中公用懋持

不可謂虜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于虜不無少損且以帶易馬尚有可舉今無故歛繒帶與之去歲帶幾何母乃為 朝廷年乎又棟索數甚奢申公謂遽損其數虜未必俯首听命塞外畜棄地甚多盍以秦寧等地為名虜能歸我虜我當如虜所請虜必不肯割地然後減損其數在我為有辭矣時象乾老無遠圖當事者急欲成功遂且從事未幾棟首

內犯關入大同殺傷甚慘撫終不可成而浪擲金錢蓋幾十萬云

上勵精圖治而念切民艱給事中黃承昊而陳水利因言東南時患水災皆水利不修之故 上問水利何為不修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臣等前已擬 旨着撫按酌議具奏 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撥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彼覆撫按酌量御史毛羽健有疏請蘇驛遞 上命羽健自讀因 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及髓馬不歇蹄人不想有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驛等可即擬票來及票至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造白牌語屬含糊復命改票御史高欽燾奏請令各邊開爐鑄造軍器 上問可行否閣臣皆奏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李棟奏各邊自為禦夷計定常堅好 上曰此非

祖制御史梁子璠疏請汰兵餉內有各邊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部事侍郎王家楨同兵部尚書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請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 上雙然曰荷戈者皆老弱豈能禦敵如何不查即 勅戶兵二部速還

幹司官任各違查核具奏

上曰 召對 特命科道等官至 御前 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舉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自思之所舉者果人：皆賢乎所劾者果人：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及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藉口不要：科道官何用上之技：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 上御文華殿 召百官 諭曰崇

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

上詰問戶部時尚書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之容當陸續措給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發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違何救于鼓譟 上又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

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得有鼓譟之事

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寔：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交今并防兵變前此寧遠鼓譟不曾震得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違致尤將何底止

上曰卿以為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

吸間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運望 皇上集廷臣從

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

違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不肯大

破情而極力担當動稱違餉缺之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未

即如賍銀充餉至今不解且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

稽遲糧餉何時得足 上又曰你們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

華商確猶然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屬虛文何曾

做得一件實事來 上又曰朕自即位以來求治以為卿

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確之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

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 天威震訊憂形于色大小臣

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繇此荷 聖眷矣時十月初三日

也

揀首入犯大同總兵梁家楨閉門不出任其殺掠 上召百官

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過虜至便束手坐視只曉得請兵

請帑 上又曰揀首殺慘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

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喇嘛僧講款不令虜輕中國耶

上又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者是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

上又曰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叙功不計文官朦朧偏

心朕甚患之後渠家禎辨疏至 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 上曰督撫如何今千餘兵馬便要去做掉苗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惶以千餘弱兵抵十萬神前師等試思如何做得鴻訓奏 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 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寔事如何便見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慨 上已頹然于言外矣

阮大鍼之逐也果提出長山手大鍼先喉袁弘勳等攻之不動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恃有 聖眷頗肆搖復向人語 皇上畢竟是冲主隨有布此語于宮中者 上聞之怒甚遣有控增 勅書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嘗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 勅書內擅增數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隱匿不以寔告御史吳玉上疏劾勅 上召對命吳玉宣讀 畢 上問閣臣李棟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 上曰此事只有一个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 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勅書一事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豈有不知 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備奏 上曰改勅書怎云是小事固令諸臣奏來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 上曰卿等在外邊却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延陽奏張慶臻用賄改 勅書是寔李覺斯與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延陽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奏辦改 勅書係中書之事臣寔不與知吏部左侍郎張鳳翔奏慶臻用賄改 勅書弄兵權大不教無人臣禮中書不過順指氣仗之人如何擅敢改 勅閣臣李棟等合詞奏臣等與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運來 皇上細訪 上曰這樣明講何須更訪即令閣臣擬票閣臣迨巡未即擬 上正色嚴促者再乃擬 旨鴻訓慶臻俱革職聽勅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 上問何謂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 皇上的局面 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勳等語為非是其聲頗高 上問班中有聲是誰奮渭長跪待命候 召對畢與百官同出隨傳 旨

熊奮渭着降三級調用後部院會勘有旨王在晉革職回籍劉鴻訓附近充軍

袁崇煥屢疏請餉 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為已任違關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違效尤誠何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廷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為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曾少他月餉如何動輒鼓譟此其中必有緣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惟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四字深契 聖心延儒之矜：于枚卜其衷愈熟矣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 上始有愠色繼而微笑喜甚矣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屋無計 上曰召對 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錢糧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裏去了戶部尚書畢自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外解何以不全完 上

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違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寔用如此動輒鼓譟養這騎兵何用隨 諭自嚴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都要徹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

按 祖制省直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零貯温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做是地方猝有變亂不須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臣有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其弊并請嚴查各邊各省備邊備倭原額錢糧幾何生祠開銷幾何即勒令建祠撫按司道始額補償遺還風力料道究竟其事俾國家收士飽馬騰之用而氓庶免頭會箕歛之苦且使世之為貪吏有餘財者知法制嚴明不敢恣其糶穀亦救時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焦勞至念自此以後 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群臣不肯寔心任事雖兵荒游豫言賑言蠲皆置不省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天啟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

水沈德符預捏字眼假稱閹節令人適投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償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預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為七藝之結謙益在閹中弗暇察也此微棘敬等即發覺其事優峻禮科顧其仁磨勘奏送謙益亦自具疏檢舉奉旨下部：擬千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玄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奉旨依擬此天啟二年事也後時敏保玄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衛前所充軍收管存案隨遇赦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時當枚卜廷臣共推較謙益而宜與周延儒以召對教語上契聖衷若一列名必蒙恩用延儒又結好于戚皖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徵以為內援給事中程式相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延儒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子璠特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廷議以尚書現在無侍即代行之理于是式報疏請永光料理枚卜然後听其去永光遂開籍見朝會推疏上首成基命次即謙益而延儒與溫休仁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枚卜皆謙益黨把持上聞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說休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即奉千秋閹節事恭謙益上為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閹節

已經疏奏刑部勘問明白親審案卷在部體仁奏稱千秋在逃過付者為徐時敏金保玄二人提至刑部親口訊投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贊辨良久上命辨疏與恭疏俱取索上問休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奸黨是誰枚卜大典誰人一手捏定休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于此番枚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寔都是謙益主張所以說一手捏定上又問納賄是誰休仁奏即是謙益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休仁資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勝熱中如謙益閹節果真何不糾于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併聖裁休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謙益蓋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奈他何用糾之於此時正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年魏廣徵欲逐趙南星楊漣等子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人承旨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旨將允儒扶出休仁又奏皇上試問家臣王永光要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程式相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听其去是家臣去留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

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未未有之事 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敕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取志煇便知道了 休仁奏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選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掌道御史房可壯奏臣等都是公議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選說是公議諸臣奏未問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並無干休仁奏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布圖辯復使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明白 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 天威二者幸于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現有招集硃卷已經 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的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朕着九卿科道會推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 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兩個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休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益之黨無不恨臣、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 皇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惧為念不得不恭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 上曰卿既為國効奸何必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 上命出外候旨次日奉 旨錢謙益既有議論着回籍听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翟式紹梁子瑞各具疏回話有旨俱着降三級調用 已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溫休仁送祠獻媚詩冊任贊化疏糾休仁居鄉不法事 上召對休仁奏臣若有媚瑞祠詩必以手書為誓萬無木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未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瑞之時而待于九華之手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來則真偽立見若但以刻本為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做到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間 上曰八月買如何到今總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休仁奏臣奏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何不即具疏特糾冊中媚瑞諸人而但于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真情已白華露 上問

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体仁平日矜：自守亦有品望但因

泰論枝卜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体仁奏臣

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泰了錢謙益攻者四起

凡可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之身賢奸類異至此

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致 上曰温体仁也辨得吳又 召御

史任贊化 上曰毛九華奏温体仁一誅尚且不真滿如何泰

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蔡語在御前讀奏体仁奏贊化疏全是

誣捏凡官遊臣卿者俱可問即如說臣與陳與如兒女姻家此

一查可明事：無影虛捏如此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

論長安萬口如一体仁奏長安萬口如一試令贊化舉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臣果有此事否 上曰朕自有鑒裁体仁奏去年謙

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奪

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奏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及以媚瑞糾之及謙

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為民此贊化為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

秋 皇上未有枝卜之 旨贊化特出薦相才一疏蓋為謙益

而發至稱謙益為伊周之班行此贊化為謙益黨之二証也

若謙益幸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奏破故恨臣

最深証臣最甚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閣臣 皇上獨斷若

他為民体仁如何力保以瑞体仁奏臣非敢力保陳以瑞只因

以瑞曾奏謙益故贊化運將以瑞泰論 上曰不必多奏候

旨行自是体仁以告許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故

聖疑攻者愈力而 聖疑愈堅矣

江西庶吉士朱統錦與吳江相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為之

道地雖云無私而寔有意給事中關可陞疏攻吳江并及統錦

有 旨未統錦着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錦朦朧

起授簡討 上亦弗深究也

上一日御 日講：官徐光啟講中庸章 上忽問曰既云知天

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之是同是冥光啟以化育分內知孰

能知分外知 上曰可知也有內外的年終講官叙勞內閣題

光啟以禮部侍郎加 太子賓客昭舊日講 上抹去昭舊日

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生 中宮周后出我明 中宮

無生子者三百年來 周后一人而已

攻 聖躬燕寢之所為屋三楹而不並列絲第一間而後第二

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 聖躬宴息處也其第二間具大薰

籠貯衾綯之屬凡 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裳衣裸體

至第二間取衾衲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北余與祠也即

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先后以魯同

糟糠不肯赴召又聖駕幸中宮舊例聖母趨出宮門

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敵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

修三朝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國勣亦以沈

維炳護持俱遂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等張維一袁鯨等皆

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額料銀兩最稱弊教設有監督

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整奸剔弊計至詳也而諸府

奸吏甚四月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麟長巡視給事中祖

重燁御史高賚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臣惟重燁與御

史吳阿衡狼藉頗著復徵阿衡下獄麟長賚明以無染止行降

調阿衡于邊警時以邊才拔為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既特疏參虞山宜興復于召對佐成之舉朝皆與為教

殫章如羽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凶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興及

少司馬也八月即推烏程為南京禮部尚書以駱從宇陪推大

理寺卿康新周為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御筆俱點陪

喬遠以尚寶御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躡躡九列則烏程之提
挈也

九月河南道驛傳道缺推原任副使路周賀填補領教之日

適上正視朝路老邁甚支離萬狀上傳諭閣臣云路周賀

舉步踉蹌語言蹇蹇河南雖不是邊道驛傳也不是容易做的

卿等選傳與吏部知道出言成章真天縱也

於時有三盛事皆非人力可強致者一則錦衣徐本高之八世

一品也本高為文貞公玄孫文貞前以少傅贈其曾祖父如其

官連本身四世一品矣本高承文貞武蔭歷官都督同知際遇

覃恩亦得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亦恰四世一品雖摠由文

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折一人不重疊恰符八世俱腰玉稱一品

亦宇內所希觀矣一則南海黃士俊之父也士俊登萬曆丁未

狀元歷官禮部尚書際遇覃恩封其父如其官連值百歲士俊

給假歸家稱觴有旨准與建坊錫名照朝人瑞夫百歲稱觴

異矣乃其子以尚書頓首堂下已亦受尚書封緋袍犀帶稱百

歲老臣且邀有煌天語不尤異乎一則晉江楊玄錫也玄

錫登崇禎甲戌進士年終十六釋褐之日髮僅覆額所謂其位

可致其年不可倖也

浙江提兵王光有病不任事寧紹副將林某勇而且廉當事者擬以林繼王之座林亦頗有望蜀之思遣使入都修侯王亦遣使入都兩使交遇于職方之門王使謂林謀據其主之缺也不勝其怒遂揮老拳林使不敢抗後側之際所貴侯儀墮地事既喧傳不可終隱職方即中方孔昭具疏參林有旨革職提問人皆寬之

琉球國王新立遣使告知且請受封舊例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充正副使時科已推山東杜三策行人應為江西蕭士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交相推讓至詔署于司正楊掄之門掄不勝其憤遂自請行有旨楊掄歸陞京堂用蕭士璋降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三策皆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月始克航海完冊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腹七年二月復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尚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西寧兵備道有番夷之變聞籍合家自焚

陝西飢民倡亂蔓延廷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督陝西上召問方略鶴第以清慎自持撫恤將卒對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程考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

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唱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程米眾遂圍山中巡撫胡廷宴老而髦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旱去冬有王嘉胤者倡亂于府谷蔓延于西漢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各報畧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即陽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二月南維兵陷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奔漢陰應遇進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敗之賊夜乘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

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復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隅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先犯赤水後取永寧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陽從三岔入王國楨從陸廣入劉養銳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統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死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

進爵費銀幣于陰有去御史毛羽健疏請添設水軍巡撫即以劉可訓為之以靖地方以勸勞臣不報

是冬擬 冊立東宮中外皆望大赦九月二十六日 上召閣

臣進先已素袍角帶決意行刑二十七日 御筆勾逆案倪文煥李燮龍梁夢環田吉封疆則總督楊錫撫臣張翼明總兵梁

家禎監督刑工部高道素俱死西市道素偕內臣黃用督造

桂王府第時 忠王封荊州 桂王封衡州並在湖廣筦計者

憶揣就國必以舊序經費每患荆緩衡天啟七年夏 桂王之

國距 惠王僅數日巡按溫華謨疏乞長期逆奄矯 旨切責

有司念皇耶濟道素與用畫工趙造道素督正殿以外用督寢

殿以內皆潦草塞責今年三月初三夜大風雷雨震寢殿壓死

宮女六人以後每遇風雨 王同諸宮眷即露主庭中蓋深屋

覆壓之惧也事聞黃用司禮監拿問道素草職法司究問用獄

未具道素在刑部先擬贖徒御史董羽宸疏激 上怒屢謝屢

駁如等論死至是勾及之間臣韓爌以為請 上曰朕若出祀

藩即這就是榜樣高道素監造王府而仗數百宮人死于非命

即寸斬之未足蔽辜又何請焉是日道素意必無他虞沉醉以

往及行刑則已醒矣合惶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人多寬之黃昏大雨雪

十月之朔 上御殿領曆忽有聲寬自列于丹墀者究竟之乃

民間詞訟事其人列而不死 上命刑部提問其事立案不行

時先文肅語當事曰此怪兆也宜修邊備逾月即有遼警

毛文龍向為遼東叅將遼陽陷沒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

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

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新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

貨綰帶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籍然後敢發不數年遂

稱雄鎮又掠沿海零丁或指建州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

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遣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

請內奄監其軍 上即位嚴核軍餉 於下山東撫按檄登萊

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既飽其欲遂賦謝文龍忠勇可

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 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

情于清額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

約矣素崇煥督師出關 上召問方略以五年平遼為期及履

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

以就己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

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聞

武為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
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文龍斬于棘門外
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
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
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
錫謂舍定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
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即入錢語上以問龍錫
龍錫謝寔有之而文龍既殺之後清未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
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
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群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
計無所出遂听清入犯由喜峰口馬蘭谷松棚路闖入直抵遵
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為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
王元雅尚汰兵四百人兵即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中清兵
遂破三屯營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
援營于七家嶺倖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
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北石門以防西鞬又
命保定巡撫解經傳同倉場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
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宮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

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葉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蒲州乞休力請
用十一月初六上點大名成基命一員至歲底復點桐城
何如龍又于會推外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
員

王在晉被謫後上召對群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為兵部尚
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聞
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即易故也至是闕入
十一月十一日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
虞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畧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搦兵馬
殲敵于域中誰任中樞決策至此檢討項煜繼之且引世廟
庚戌丁汝夔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傳聞風宵遁

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既例丁汝夔必有為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為順天巡撫起
舊帥楊肇基為薊鎮總兵起舊輔孫承宗于家督師通州

詔天下勤王

中甫者遊棍也始為僧跡本初游滇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
試輒驗庶吉士金聲薦之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為副總兵

捐內帑十七萬金听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為御史監其軍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銳上壯其志起授兵部右侍郎募兵勦虜

大同總兵滿桂夷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於德勝門外虜騎以十一月初三破蓮化十五日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虜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遇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十人

袁崇煥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畧賜御膳解

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盔甲一副然崇煥雖名入援

听內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以一夫相加遺城外戚院貴園

亭庄舍為虜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殺了

袁崇煥鞭子跪一半兼崇煥出言無狀對百官訟言鞭子此未

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橋古不能下

舉朝皆疑之

閣部孫承宗雖奉命督師通州而南居益解經傳皆不受調

度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陷承宗遣人賫奏至上喜

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督撫等官俱听樞輔節制

時廷臣請纓者甚衆祭酒顧錫疇領任募兵可得二十萬人簡

討項煜薦舉尚書李騰芳可當大任又請面對者不一而足上傳各官俱於本衙門實修職業諸臣俱廢然而退

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袁崇煥祖大壽入上溫顏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眾東行中朝無可如何敕閣部孫承宗撫諭之

初二日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于獄營繕司即

中管玉音虞衡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也田司郎

中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目

下與爾止隔一堵宗廟社稷都靠這堵堵若這堵一倒宗

廟社稷都沒靠了豈可不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長世以羸

弱俱斃杖下玉音杖革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徒

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為總理宣府總兵候世祿昌平總兵

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

馮世龍于獄俱以京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

南兵于良鄉時南騎皆做官軍服飾桂以為援兵不設備南騎

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岱孫祖壽皆死之南騎亦斃掠

得意二十三日抗頭盡望東而行都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二

萬金遍餽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

申甫漫為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倭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蘆溝橋與酋兵遇所造車既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七千人號而受亦猶事而不為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

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酋兵而東適酋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于了髻山上酋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

劉愛塔者遼人也蒞孫閣部標下改名興祚自酋兵入犯從無敢與鬪者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擄其營殺酋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算天明解赴閣部軍前虜令鉄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鬪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閣部疏請立廟賜諡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 上召侍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廷慶又召吳阿衡于獄中 上面詢方畧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兵事寔非所長若星條奏願廷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概二十六日 特旨梁廷棟陞兵部尚書提督援兵吳阿衡着復原官軍前監紀巡閱御史方大任陞順天

巡撫大任老而且病然巡閱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莫其成功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即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語以為同謀先是文廟勸錢辨疏當痛言一番 明主可為忠言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 旨不復再辭隨即入閣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 旨着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之夜刑部獄囚盡逸幾為大患幸虜兵退盡城外無接引耳次日城門不啟為擒囚也逮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下錦衣獄先是邊警仰至士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郎朱世守以借輜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罰俸而朱降二級調用得免此禍

上初政盡徹諸內奄 兵關入乃 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時總督葉城伯李守鐫協理侍郎李邦華和華素持正不為下又以嚴汰老弱執法不少徇至是守鐫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引罪回籍以閩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鳳翔中涓耳尚可耐惟守鐫則真兇惡無比守鐫於逆賢建祠時與聖驛侯湯國祚各疏捐貲附祠共祝者也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効卒也至日兵部調守道

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功令初到之日不准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准開糧而兵連調三日三日皆不得糧既飢且憤遂沿路劫掠虜兵既退如杞以不戢軍士逮問如杞既逮五千人哄然時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糧不時給脫中鼓譟之煥查倡首者數人正法有十餘人潰歸陝西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革職為民

時虜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坻亦受攻堅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英陝西舉人寶坻知縣史應聘河南人乙丑進士昌黎知縣左佩弦亦以卻敵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後以冒破軍餉遣戍

時紅夷貢炮至涿州南騎充斥不能前進虜騎甫退馮銓躬率家丁護送入却異以回 聖心為翻案計中外皆為之地矣

上傳旨馮銓准復冠帶不必陞見銓快：而去舉朝歎頌 聖明真不可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文移往來向有定式 神廟末年諸事業舊式遂廢後來者亦不講究文移違式司禮拒不收則以厚賄備申公往任重復舊式厚賄禁不

用大璫皆不悅又時 上方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副 聖意梁廷棟樞巧人也甚為 上所倚任初五日 內旨申用懋著解任回籍梁廷棟著回部管事

大學士韓爌罷爌忠厚拘謹不能當 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轉愆期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中中書掣奇結之爌三疏請告得 旨允放其禮頗厚進與逢中皆爌已未所取士也進後奉 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中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

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二年八月江南司官陸康授給假回鄉共推較無錫華允誠華亭相公獨推較同邑王陞王與望未字而華一寒徹首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且與入政府借江北司官解學變降謫事遂票 旨著破格推堪用的來者乃起調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真破格矣吳年老矣無所短長踰年請告歸

虜騎既退 廷議昌平 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重臣鎮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寺少卿侯恂俱以兵部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章應望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 冊立 皇太子 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
敕于午門行十二拜禮 賜三品以上及 日講官各花采紅一
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 日講官紅金疋花枝用銀儀
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叙勞陞光祿寺少卿尚書李騰芳加太
子少保

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
畧曰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
防禦用兵治餉之策歷將死之善言酬破格之隆遇乃纔：洋
洋祇製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即今 皇上起用東
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其懷奸而恣為欺罔者
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
皇上未嘗有一毫成心一毫偏聽乃曰時：因事掃除夫 離照
當空八柄在手當去則去之當罪則罪之何必借事為掃除之
計哉此奸回術數奈何以誣 聖主也 皇言綸綍炳若日星
惟真惟濬曉然與天下昭揭之亦何不可而必欲但與密勿銓
衡三五大臣私相告誡成一家之私言此又曖昧行徑不當入
告 明：之后矣况真濬二字大任亦僅言之已耳七品小官
驟膺開府煌：節鉞不用以經武而用以畫錦濬乎不濬乎得

死却担何其憊也發憤揮毫抑何壯也及後如此真乎不真乎
其所獻媚于三五大臣恐大臣之公忠者亦未肯任受也大任
試余影自盟斯亦不濬不真之極思矣疏入留中

三月：上命出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于獄寓所聽勅
先臣以去年四月入 朝班秋講即題充 日講官同事者侍
郎李孫宸少詹事何吾騶庶子丁進姚希孟而羅喻義以侍郎
先臣以諭德則新題者徃例春講以二月 上御講筵是歲以
違事孔殷至三月初十日始開講先臣進講定公問君使臣章
及覆規諷頌極剴切講畢 上傳諭講官暫留久之殿門皆閉
諸講官退至東閣則 聖諭已宣付閣中釋允升世賞於獄乃
知 諭旨講官俾知即見之行事也閣臣俱拱手誦啟沃之功
先臣不敢當也以後進講大璫窺 聖意所注競前致殷勤焉
先臣但一揖而已不交片語

一日 上御講筵足加于槿枏 上意有情容先臣進講尚書
講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視 御膝 上即以袍袖隱
之徐：放下

經筵開講詞林諸臣無不年至講官二人一講論語一講尚書
上與講官各自一桌資淺者充展書等官春講秋講止舉行一二

次 天厨頗費弗克給也 日講則止用講官六人一講論語一講中庸一講尚書一讀通鑑餘二人輪替 上與講官共一桌真不啻 天顏咫尺矣講之日 上出御文章殿閣臣率講官行五拜禮三叩頭禮畢內侍舉桌安放訖 上宣先生們未講官始入講畢 上復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 恩而退若遇齋祭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進講除 上傳免外母或廢者傳免皆於隔日薄暮傳 旨云明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報十日半月皆日：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日講官每人各內賜酒饌一盒大小五器湯匙二器酒二餅 聖壽元旦各 內賜銀三十兩進講之夕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三錢傳免則否 吳江呂純如護送 忠王之國其復 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趙東葵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州一木之恐傷而其自愛也又一薪水之若沈仁聲避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厥臣之選材良再則曰厥臣之率屬嚴云：此係天啟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共觀而 禹湖之泣純如適以侍郎署中樞事密笑神通私行改換乘虜騎甫還之後擬借選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為之與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謂護

送 忠藩後 命疏未嘗歸美厥臣不當列于逆案之內且引聖諭酒有憑據不許借題之 旨又謂紅本在 御前別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科如有厥臣二字便甘附璫云：通政使章光岳即為封進時純如氣焰甚張言路俱暗先臣特出 講筵已報疏糾之畧曰 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為實用竊見虜騎內犯 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啟于事未有濟也故于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憐：為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虜陷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可未我着：無備禁如繁絲絕少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群小合謀必欲借遠才以翻逆案故于子語魯太師樂章願 皇上剴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謀而眾音皆亂一小人進而眾君子皆廢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與援而思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閑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為六卿之長獨蒙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清于倉卒則 國

是定而 王靈賜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揚大抵皆為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永光機深計巧投無不中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 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畏莫敢擊故于五子之般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洞燭其情猶為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總之今日大小臣工當視 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九死不回者也奉 旨文某講怪教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策雪及年例變制考選擯士等語遂着據寔奏明先臣再疏略曰臣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指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也當純如為福建守道日以誦媚稅監高宋為事比高宋害執閹撫激成民變純如與宋携手同步揚揚市廛萬口唾罵周順昌為福州推官剪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忌之屢肆下石後純如投身逆璫躍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語多過激純如遂批怒巡撫毛一鷺侵時走入京師與諸用事者構成李寔之疏而順昌被逮且榜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歸為徹骨之清及公忠亮直人：心服者以順昌為第一其致死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所共知今當先上疏求雪不

但變天下之是非且搖 皇上之斧鉞則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為之與援也夫逆案之定其主持全秉 宸斷而群小營：窺關以為旋轉 聖意易于反掌故首借邊才之說進而純如之疏即經之呼吸通靈提掇如響不然通政司周侯吉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具函以進哉至于臺省為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史料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史料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開送誰為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物望成歸之陳士奇以亦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迨人情洶：眾議沸騰則姑為兩請而終擯之為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王永光疏辨前者閩部定案 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不及如何自援而出之至陳良訓濫廁首垣與參 廷議人言噴：夫豈無目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却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途正遠人材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王永祚為之道地謂士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先臣渭陽誼重考選時力為把持既考後漫肆成此疏于是 聖意拂

然永先得 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 旨講官懷忠啟沃循職
自可敷陳文某不得任情率詆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絲
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

虜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
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 旨令馬世龍衝重圍
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峪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眾皆聳聽大
壽始率遼兵三萬世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
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十餘人始抵都
城獲躡虜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虜兵擄漢人運所掠輜
重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砲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砲眾皆驚走
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祖大壽雖統兵三萬立
木柵于山海西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宋
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發世龍
既連奏洪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遼兵每謂西南兵將怯
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建兩地之捷而強健
者何在况各鎮勤兵已漸鱗集若不合謀共力退南兵復故城遼
之強健將士何賴復支 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
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共攻灤永中明軍令有舊永平兵備張

春者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
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及是 上復起張春為永平兵備永民
聞之皆不遠百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未會軍聲大振四川副
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援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
司務丘永嘉監紀軍事奉 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
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八日大壽先趨灤州世龍令副將謝尚政
等攻遵化而身馳至灤與大壽分地夾攻大壽麾兵入斫一柳
頃刻平其濠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鋒
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砲仰擊虜兵稍却師從間以登十
三日克灤州 兵冒雨突出而南騎自永平趨救者知灤已破
遂并遷安兵于永平屠其眾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
師既復永平而謝尚政等亦以十六日克遵化生擒祥：木等
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賈維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
闕下先是灤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木嘉請獻城高陽投計大
壽姑應之而嚴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灤莫有應者最後
中北伏兵幾盡人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叛人白養
粹已死其母尚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至
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窖

藏蓋幾百萬云永平糧儲陳此心卿紳郭舉俱以屈節被遣後刑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處決

當深永之未復也高陽興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薛元儀而以周文郁為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者興祚之弟興祚即劉爰塔也興祚沒于陣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北營以書招興治興治富有夷丁且少當有變興治大恨偽為其兄設點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適深永克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高陽遣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興治營始以溫言喻之繼以危言怵之興治心動時部將逃匿變者與東師相聞而聞興治怒令島眾統舟誦詆文郁呼其將語之曰陳繼盛流言島眾謀殺今若殺我是寔其言也島眾不足惜劉氏從此無噍類矣興治大悔悟明日飲饒文郁博賴大笑而別九月興治敗而兵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并工文郁首功當國者忠其無所饒其功不叙高陽又請移興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遂不果踰年興治為島眾所殺

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鎮事與總督劉策率兵堵禦俱以遲留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陞太僕卿張潑往潑既領 敕矣後上乞休一疏閣中崇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詳以為推折東人太甚也遂薊遼總督喻安性罷歸共推較劉策不半年遂罹此禍

深永既復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之煥相繼罷斥乃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丘嘉禾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

按立本嘉以九品務即躐躋節餞尤為異數非中樞梁廷棟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未嘉陞永平道為妥

先臣既以流言不當 聖意且永光華側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為李達中所劾在告宜與許為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為此劣轉不使乃題 封差以行是秋賈 節 冊封進賢王及益府世子妃

烏程之恭虞山也宜與實佐之宜與既爰立所以為烏程地者甚力吳宗達宜與姻也於是時揭二人奏請 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日 特旨溫休仁吳宗達俱著以原官兼東

閣大學士同首輔成基命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 詔獄尚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 旨下袁崇煥着即會官處決錢龍錫着革了職法司議罪隨即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憲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輔吹不置又有道之傾陷蒲州以快其願之怨者然

聖意已定蓋其奏對語入於 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比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 聖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奏御史毛羽健為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群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揚先傅概虞廷陞葉天陞六人有 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体而後群小阻畏始不敢妄矣云

時 上以封疆多故群臣蒙比為奸削謫逮繫不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畧曰 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救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為絲乎績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 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

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 皇上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 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察云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誣能臣今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 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係寇賊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樣者未之有也時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 使出都而群奸修怨未已呂純如辨疏甫至而錦衣張道濬隨疏奏初其氣甚忠奉有不必苛求之 旨

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亦有疏辨畧曰微臣立身粗有本末仕版初登即觸權奸之烈焰謫居五載復櫻羅織之光鋒朝端公論難誣海內清評其在夫昏夜黃緣望座羅拜正孤媚蠅營之故態蓋純如嘗謂生祠之建不妨委蛇媚瑤忠名所不必諱種：無將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尚不欲盡揭之

奈何及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于南騎臨城之日正臣闔門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乎奉 使辭却預驟覓輜者屬累：談門可查若曰 君父恩輕妻孥念重此又小人肝胆中事臣死不為也夫臣所深恨者逆璫之私害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心憐者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推其意仍欲窮鈞黨之流殃川貞臣如草菅而後快于心恐

光天霽朗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嗟報溺之灰矣至若張道濟未請文義謬析臣疏代人報復彼固欲陷臣以危法而皇上已洞悉其隱情夫制嗟固能傷人而射殺亦當自斃臣尚不

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濟辯第臣雖不才憊負 講怪純如何人嗔口唯黃微臣何足惜其枉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視類清班以負 皇上之禮遇哉奉 旨奏內事情公論自明文某依限前未供職不必陳請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十餘逃回陝西二月壬子順苗美勿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勒斬首十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人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壬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適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

頗熾于順自號橫天一字王苗美自號混天王王承胤亦攻陷府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壬子順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鏢關殺參將王康六月王嘉胤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華參將艾穆慶賊于延川賊求撫壬子順張述聖姚三兒皆降王嘉胤等分掠延慶等處多陷總督楊鶴主撫屋不以聞賊首黃虎一大青小紅狼泥江龍掠北虎等俱謀免死安棹河西地方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八月王嘉胤勿套虜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十月嘉胤復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標擊賊于河曲發炮：炸眾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恭將陳三槐遂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眾稱亂自號闖王米脂人李自成入其黨稱曰闖將

烈皇小識卷二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姚庶于門人永城知縣賀良

凌霄皆被察凌霄於丁卯鄉闈中抗言以折張士乾者本邑

相公忠其強項遂以酷虐昂則以師門之故欲新其考選之

路也雖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為虐者則考功郎中程國

祥寔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罷為考試官取

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八人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弘勛錦衣

張道濟通賄鬻權等事指弘勛得參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

為兵部尚書梁廷棟又得主事趙廷樞銀一千七百兩以為

吏部尚書王永光而廷棟隨上書佐之并列道濟諸奸狀有

旨俱革職擬問先是舊樞王洽之逮也雖事封疆而 召對之

日宜興寔開其端有督劉策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推折已甚

東省諸公頗不平為程專以籠絡人為事人多嘆其孤涎于

是江西山東諸公俱以為程昧且興也一意以去宜興為主

時弘勳道濟日夜入長垣之幕為奸利道濟先疏奏御史

劉芳革職繼又助呂純如奏先文肅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



長垣固并獲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而 上之眷

注已移耶陵擬除去之以已繼其席且即中樞之重担為程

亦擬藉此傾宜興而自居首揆故乘宜興入闈日發之為程

即票 嚴旨以進給事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疏論王

永光誨貪崇墨不可以表帥奉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 廷試策士 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曰瑚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尚書梁廷棟蘇宜興之出闈也不能急

收後者與此輩香火之情甚為行人司副水佳胤悍然操戈

直攻即陵頭為袁張報復水流入分會稽票擬會稽即陵房

師也宜興直從會稽手拉去頗左袒佳胤再疏則發耶

陵私人沈敏與蔣撫對可訓往來諸奸狀據有手書盈筐且

有暮夜之迹即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 旨開任

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 旨削去巡撫職銜以四

川副使致仕

四月京師大旱 皇上幸祀步禱百官俱齋宿本衙門而最

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

皆群居其中亦一奇也

五月 上為雪榜不應遂釋張鳳翔易應昌李長春于獄始
閣臣以雲間舊輔為請聖意新不可繼而 俯從廷臣之
請慨然出之園扉真可謂 堯仁如天矣

時群小側目姚公布孟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
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奏之猷表私
勤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與乃果

旨覆試全允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
被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與以獲持長垣故至于助水佳胤而遂會稽耶陵
人心愈憤會稽耶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與而其力敵猶
足以使人造會試 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
衆口 廷元尤為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
借兩元為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寔受其萬
全之既而于泰亦疏泰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倘人
以自救而達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與之至巧而寔至拙也嗣
繼執御以救攻宜與者不下十餘疏 上察行留中 聖心
已不能無動宜與因其箇中也付之不聞不見入直票擬如
故則為從來閣臣之變局既而揭請廣閣員 俞旨隨下且

准 廷臣會推似悟 特簡之為非者 聖意蓋可知矣

自虜騎入犯後 上復命內奄提督京營至是即憲四出

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
餉又 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而
協各監軍又 命太監李身茂監視陝西茶馬又 命太監

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未文會^場有會試 廷試有 膺傳禮武場則否十月復當
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達入 帝聽時主武試者庶子
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破格 上謂諸臣故構

聖意也兩主考及兩監試俱下獄閣臣揭救及奉 嚴旨重令

會試另點諭德方達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某中式復報
廷試膺傳禮一如文場董遂 賜武狀元及第選昌平游擊次

年遣華陣亡

是夏虜騎圍錦州志掠三日魯大凌雙堡而去高陽於是倡
城右也大凌以圍進取之議本兵梁廷棟主之 上從部議
命祖大壽率馬部兵四十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餉築護
以石砮兵一萬攻丘禾嘉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城
大凌木嘉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及其所建置謂也凌荒遠不

常集令撤班軍赴薊時尚存糧萬石高陽欲運糧散軍去空
 城而去木嘉又不從八月虜騎進圍凌城祖大壽與副總兵
 何可綱固守立木嘉率監軍張春總兵宋偉吳襄來援木嘉
 怛憐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不可兩不相下高陽至錦尅
 期進兵某曰日者言大壽命官難星將出少待之越八日始
 進遇虜兵于長山某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
 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某營某報亂不能
 軍遂潰偉力戰至晡亦潰張春陷而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
 從北營拔歸願自效其奇知回王子營于白雲山乞以通夷
 語者百人裹火藥入營乘不意縱火勾王子帳而刺之即不
 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散死戰喜結客戰于
 錦州四王子免宵掠陣大弼笑出搏之亦焚中馬腹雨 弼
 曰祖二風于四王子噴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弼名樂從
 之高陽以三人屬大弼結為兄弟夜三鼓三人為藥大弼率
 死士百二十人斫回王子營火藥散烟焰蔽帳前四王子斃
 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既辨色我兵備為胡語混虜騎而
 出先一日凌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為文白祭而死
 大壽降於清四王子勞未甚至齎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

以養子為質與之盟而遂至是我師叔北營大壽養子逸出
 清兵乃復毀大凌城引去而中朝宣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
 輜重無算皆以開繁咎高陽坐以矯旨復城 詔冠帶閑任
 刑寧錦叙功世蔭張春既陷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自經死既
 而春通書求救 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
 龍帶都督俸以羈縻之後木嘉與大壽相計大壽抗章扶捕
 其貪穢高陽力止之而聞之 中朝遣木嘉南京太僕卿以
 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尚書先期外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烏
 程載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休仁遂出疏叅
 之言有例惟經筵多進規語 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
 義以 日講而用 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
 進有 旨喻義閣在此真胡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
 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布孟在 講筵為 上所識每講畢歸班 上
 未嘗不日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適有枚卜之 旨宜興
 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共推較姚冢宰閣
 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而懇宜興宜興極相引重衆每

詣冢宰冢宰堅以首檄為辭眾乃促總憲陳于廷同冢宰
見宜興宜興令門從兩次延見先冢宰而後總憲冢宰出語
人曰首檄終不欲也最後烏程顧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話謀
却覆未上豈可預推少唐公乃急喻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
幾則虞山之故轍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資淺
望重一疏本為少唐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旨少
唐公力挽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
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興以是有歎于心
歲終置講筵諸臣不叙而單疏特題少唐公陞正唐以謝
過云

(一)
時當考選開封府推官張瑤祀縣知縣宋政皆萊陽人也宋
政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政賄營情狀
列疏上聞史料却給事中宋鳴梧特出悍吏考備輕疏參
瑤乞加重處有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
賊破河州瑤殉難卹贈光祿寺丞蔭一子入監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
弟神一魁領其眾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
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

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
不即援而宜君賊趙和尚等復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等
慶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
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未降總督楊鶴受之故御
座於用原城樓上賊叩首拜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
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于楊
鶴：侈其事上旨請毅萬金賑濟其脇從飢民各給牒回籍
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鐵甬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分
犯平固權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
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
賊分兩營以待官兵奮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
馬科等追之盡殲其眾不沾泥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
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王虎金翅鵬降
金翅鵬即王子順侄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變蛟遂
寧塞賊于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
延安賊趙四兒掠韓城卽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
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于楊鶴曹文詔
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十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胤于陽城斬

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為首稱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曰除
混天猴張益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
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稱約五羅汝才稱曹操
高嘉計號陰道神張大受稱滿天星劉國能稱飛米虎嘗因
安號托天王賀一龍號華裡眼李萬慶號射塌天惠登相號
過天星張一川號掃地王楊旭稱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
張胖于號整齊王伍林稱一桿鎗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
號一連鷹劉正國稱閑索其他蝎子塊翻山鷄等名類甚
多

鄜州賊混天猴謀襲定遠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
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詒等擊諸
賊于太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有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連揚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
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寶莊寶莊故張公銓里居
也聚眾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眾乃退復陷隰州蒲縣總督
魏雲中削職聽勅以張宗衡代之以宗統殺巡撫山西
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
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西路漸平

神一魁叔守將吳弘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
獨頭狼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沿叔同印等處副總兵趙
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
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旨提問洪
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黑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
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綏巡撫缺時御史吳桂奉旨費銀
十萬賑濟陝西飢民魚行招撫部推姓為正布政陳奇瑜陪
上用奇瑜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
之復安塞不沾泥等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
天猴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十兩殺知縣郭允圍河西兵備張
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勅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
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於是諸降
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
山西賊沿掠聞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六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化以前屯兵
倫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悖悍登
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
援即于原籍着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

奪取王氏庄僕一鷄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東領兵官必欲
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鷄者穿箭遊營眾乃大譁遂殺守
庄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殉報遠丁急至吳
橋邀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叅將孔有德右步營
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永傑登州叅將李孔成也遼
丁三千人皆軟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報共殺之遂
擁孔有德等以叛盡滅王家軋家王家春等皆易服潛窺抄
劫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奇年
餽牛酒搗師令無相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穀十里于馬
唐店扎營曰為王氏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旗鼓游擊耿仲
明傅瑜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故有三十營房援遼將卒
家居焉欲令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
仲明亦及尚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撲戮之遼人遂開
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呂純如復有疏奏論多人通政章先兵送還之至是復上疏
止于自辯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 上遂留純如疏不
發彥芳者情：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為宜與鮮朔公論詳然
有救之懺悔者故出此疏：亦不為無功後復有疏薦李瑾

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績劉宗周 上責其
朋比俱下獄說者謂執御之廢顯然修廷元之怨而彥芳則
前疏之故也

上無禮部尚書徐光啟即以傳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
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為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
也遂以朱泚日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與元化同舉于
鄉眾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楊傑著往勒相持不敢進於是
轉而為主撫之說而竊歲杖卜一事一推再推未奉 俞旨
于是宜興烏程各欲樹其同志以為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
欲引進者已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已縣及首推蓋已縣
固宜與素所暱愛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
頗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莫逆此老迂憨勇于任事而不
顧利害日夜為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興欲借之
自助且却前担至是具揭以兩人為請 上乃點用上海徐
光啟及上鏡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擬誠烏程以
求必濟乃奉 旨另推者再終于 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
首推必蒙 點用遠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
某邪某可推戴某可聯絡某可擯弃書中全注毒宜興而不

及烏程又却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聞傳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為此書既露政府從而尼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既蓋以恬靜得之則天也首推為姜逢元

登州既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成治為山東巡撫謝建為登萊巡撫又會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建等復申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建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起其營俱被拘留于是復主勦烏程特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柱王洪節死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八角東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抵廟島斷其入海之路既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成治為炮所擊死于足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亦卒不就史胡榆林薊昌各遣兵統于總兵楊禦著陞金華朱大典為山東巡撫拒堵于萊州元化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禱于海城小聖廟抗天朝與投清款吉卜得投清吉隨得順風出海歸清登人隨毀小聖廟

吏部尚書閔洪學罷長垣既去閔洪學為吏部尚書亦烏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興而宜興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主撫者以除傾宜興宜興危甚又洪學蒞任惟奉行烏程意旨于宜興不甚炤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能進參一語斯時操發孤者不在宜興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興之黨皆怨閔家甚于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賀世壽投誠諸君子謂言路若能攻閔家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興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劉令譽周堪賡先後疏奏閔家兵部員外華允誠疏尤切允誠疏畧曰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于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則嚴而佐以舞文擊斫之術借皇上綜核而聘其訟逋捏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皇上圖治之誠心為諸臣聞智之捷徑可惜一帥為大僚驚視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史考課惟聞錢糧以多士請共之精神為業牘鈎較之能事可惜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同舟遇風之時乎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意識互時議論滋煩遂使詭說勒說撫等于禁舍忽

用忽含有似舉恭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擊從昧之舉動
可惜三夫一人主所以尊于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
貞何以與揚錫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
遠甚而一字偶誤一言偶啾執訊隨之刑罰不中缺鉞倒置
一可愛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
一鳴立斥指接薦賢之章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
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謫奸得志忠黨屈抑二可愛也國
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出大反俱不敢諫
阻小反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
輩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宜獲戾 皇上以為近臣可任而
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任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
夫已如此矣三可愛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
我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
輔與冢臣同色為朋凡惟異己之驅除閣臣魚標吏部之權
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
行之吏如滕墜淵惟其所欲點涉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
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講
官可借題適逐而薦刺遂作爰書 皇上惡諸臣之欺：莫

欺于此也 皇上怒諸臣之專：莫專于此也 皇上疑諸
臣之黨：莫黨于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愛也疏入
與今譽等皆奉 嚴旨而績燦尋以他事革職時聞外議款
眾論謂張春失節不死及加副都御史何以服袁崇煥于地
下黑雲龍輸誠通款反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郭鞏陳此心于
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閩冢果不安其位連疏請告以
去閩冢既去張捷革意足志滿宜與復飲烏程狂葉謂死生
決不相負于是盡反前言于同志舉動不復始管矣張捷者
與僕少公慮烏程知其謀而修却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
始末告之且謂革疏出唐事姚公手故烏程恨唐事與總憲
景深北闈冒籍事部覆既上烏程密揭入 大內以挑 聖
怒 至尊初念頗佳忽然中變遂奉 旨姚希孟著降二級
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革佐周事有 旨革佐周著降二
級調用陳于廷著革職為民
唐事公之慮也宜與寔知之而不救 旨下之日宜與休沐
不出簡封徐沂庶吉士張溥遠在坐宜與見 旨損足曰惜
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
矣

御史史堃為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
核淮陽素稱瘠地前按曹運木及半年駐劄已積十七萬有
奇俾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歸餘俱留貯庫繼任者為史
堃盡掩取之史堃又署巡監事欺匿盜課二十一萬考核時
噴有煩言總憲長子陳貞裕屢次干謁婪有數千金堃執其
手書相挾總憲懼乃考核稱職回道管事

高忠憲于崔呈秀故事并首其子干謁說情罪狀而自束身
待罪 聖明必加矜亮不特可稱埋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
動自足令人心振聳乃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為富軸擠去
良可嘆也後之為大臣者當于此覆省

工部右侍郎高弘圖疏畧曰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
郎禮也內臣張委憲奉總理二部之 命儼臨其上不亦辱
朝廷而褻 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二尚書非二內臣國家
大體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
且總理公署奉 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
正言順而內外平乎 上以軍興餉事緊急委憲應到部驗
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 上怒其悖：無人臣禮

(三)

(四)

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鏞疏畧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
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委憲用而高弘圖之
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難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
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覆矣趙東曦以直糾扶同慶矣鄧希詔
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閑矣王弘祖以禮數忌緩斥矣若夫
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去未易屈指
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管臣子
委聚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 上怒其切直削
籍為民禮部員外表繼成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
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及鳳翔
漢中巡撫練國事檄固原兵修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
戡守各隘口檄平涼兵修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
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謀等緝捕奸細復賊塘馬殺之斷其
耳目賊遂不敢出邊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
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
十餘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墜者無算而寧塞之賊

盡矣惟渾天猴等尚路哀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漢之捷為從來用兵第一而延西諸賊赫臨等可天飛屢為官軍所敗獨行狼復入其位據鐵角城耕牧其中為持久計洪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伏誅自西漢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餘西人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鄆州兵備郭應響死之關西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甫七日城陷遂問伏法人皆以為寬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殺孽賊于長子賊奔沁水賊首紫金梁老回：八金剛圍寶莊張道濟率其族禦之賊多死且聞秦兵至甚惧紫金梁老回：皆乞撫惟張就忠塌閣天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官軍乘賊不備輕騎襲其營賊遂南奔犯濟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約五等破臨縣據之滾地狼等南犯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上以蒲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燦令殺賊自贖賊既盡向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殺美南兵備王肇生帥兵至陵川扼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

殊死鬪立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谷潛登大譁官軍亂統股擊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提兵至高平統股擊生以兵未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殺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勅以許昂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昂臣同逐臨縣賊：轉入磨磨山：方六百餘里賊首獨頭虎操天動據交城文水北窺太原刑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紫金梁亂世王也虹梓閣吾兒峪遂乘虛從沁州北掠榆次及壽陽距太原止六十里許昂臣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構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投誠廷議方主進勅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為請于朝混天王唯：而去諸賊遂分為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士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癸酉六年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業成人又云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赦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固

通國所共知也且引科臣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曾有此言給事朱又煥復疏奏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宣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上召廷臣于平臺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事爭執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疏劾輔臣舉朝皇皆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志道者再延儒奏志道非爭論內臣寔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業不修沽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即引罪乞罷時烏程同召竟無一言相助宜興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蒞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舊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備以厚賄賄錢不能猝辦則據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蒞事未幾一時不及依償遂為王坤所糾坤既以發奸為功上亦

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別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奏宜興宜興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俞旨即出烏程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予休告旨下出其不意宜興殊不能堪乃謀于內召桐城舊輔以壓之宜興在政府每借力于內以示其威權其語人也輒以喜怒不測歸之聖意而寔閣中之權盡歸于中涓矣是閣休之壞自宜興始也而其罪之大者在不能沮內奄之出鎮幾與崑山等惟烏程能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殂閣臣復請枚卜上點用嘉善錢士升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同旋唐世濟力言于烏程當急收之無為彼中所用遂由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帝宜興既去又點用已縣黃應熊香山何吾駒香山亦以投誠烏程得之已縣則宜興所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中章正宸疏言爰立命下吾駒人無間言應熊則競以奸邪目之應聽休致有旨革職提問正宸方以館選外授也王承恩敗安塞賊于西川胡堡賊目奇六斬其魁以降餘眾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晉豫之間多暴骨矣

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而斬其渠既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麾下兵七十先後失亡殆盡乃請鄧紀兵相援賊遂掠真大并陘兵備 檄守備李定王國璽禦之陷賊伏中賊遂長驅而東大名兵備虛象昇禦却之

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十五百級又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從榆社北奔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濟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渠滿天星賊大奔巡撫許昂臣奏道濟功第一五

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驚走墜山谷者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鄧紀帥川兵三千同石柱土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未幾風儀敗沒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上念中州流賊蔓延命總兵倪龍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將

夫戰馬監以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河南夫勅上以勅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 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紀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素蟒緞四百匹紅素紵緞二千匹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勦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陽知縣賈甲總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

山西賊陷永和復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賈彥方固原兵備陸夢龍進勦賊于綏德城下死之

賊流入真定者殺掠寧晉南宮甚慘九月張應昌敗賊于平山復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賊遂走五臺山據頭通寺其中新儲皆具阻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水渡河而南犯關御陷滹池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戍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光化庚辰賊假稱進者陷鄆西癸未陷上津鄆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按曹佃皆被逮

按鄆陽不過一縣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為撫治奉 憲 孝二宗敕官撫治管轄

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萬曆初年穀餉猶有一萬六千之額王公世貞在事以六十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荆南兩道自募標兵而穀止六千矣中軍有官無俸分食缺官俸後以搜括故開餉俱解太倉旗數官日康二錢取之餉糧而餉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糧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糊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梅穀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謂但易節鎮之官而不為節鎮計長久重事權而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安關前阻山陰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銳卒八十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潰走縱擊斬首二千六百級二賊死遂焚其巢復擊賊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年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疏畧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冊以隆體統之奏 皇上從之意在整剔奸弊非欲群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而相率趨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國家自有規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為嘆息也 上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既而彝憲奏辨謂覲官參謁乃尊 朝廷結威再疏畧曰尊 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于諸臣入覲投冊吏部典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備可以為安事辨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絕外臣會典所不載 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為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溫休仁吳宗達為考試官取中李青等三百人又 特旨五經類茂猷准列正榜前一名類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括就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鈺具疏題請奉 旨准與騰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肅房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為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允榜出亦具疏奏請奉 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列李青之前于是海內咸識 聖天子破格作人盛心以後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颺等皆以五經中式遂循為故事矣 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都下次如畢許直甲中以吏部拘難者也又次新昌漆園首題其行已也恭

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敬之害先文肅毅然取之呈卷時意
為程必當見駁當有一番辨既呈上即批允心竊以為疑
比撒棘烏程于閣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幾個門
生我們今日地位已靠不着門生了况場中即有人罵我嘉
善曰場屋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篇末竟說不恭之臣如何
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烏程
曰本房批仲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
此

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為會元檢討項煜欲令會元其門以
計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為庶
午解元先文肅雅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及拆封則李青
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聞傳一時
是科雖烏程為主考而力行阻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五名
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入烏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考選
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為內外兼用之說而考取知推為館
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眾議沸騰以為不可行乃
止
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休仁吳宗達也山西提

學僉事衣繼成上疏畧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籍其
古擊而絕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
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
所謂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謹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責
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終以其越職言
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 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五月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劫掠玩寇
殃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辦監紀功罪耳追勒自有將史在
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
矣

七月二十六日 上為外學焦芳 召對九卿科道 天語
詳明下莫有能酬能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尚書李長庚劾職為民下文選勇外程良
等子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
廢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謹諸臣奉 旨下部刑部方具招
列名疏請 旨尚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釋罪

而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臚列無遺共一百十六人 上以其法徇私朋比欺蒙也故有此重譴 良疇為吏部甫蒞任即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刊其文遍布都門眾咸傳動謂必刻意簡飭聞即不到如已者也 後狼籍異常較無誓文者更甚幸未詞林程正揆其叔也每乞假之夕兩人俱易便衣入青樓家為卜夜之飲眾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賍者趾相錯于路也正揆亦以次年京察長庚既去左都御史張廷登亦以請告去奉 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冢宰總憲者未看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事特疏薦逆案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八月二十一日 上特御平臺 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 上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擇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來張捷奏臣昨辭却印正為會推一事并未諸臣黨同伐異悞盡 朝廷在外會推自然瞻顧局面孰敢犯忌今蒙 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 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

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何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奏本呈 御覽 上問科道官何為不舉吏科都給事中盧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 皇上點用不當者臣等糾參 聖意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訖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為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 欽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具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頌美 上曰他已曾辯逆但不可開端因以自視科道官曰科道官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仰聽 聖明裁奪至張捷所舉呂純如係 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違蒙 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寔見呂純如清軌可用今棄之草野寔為可惜御史張三謨奏 廷推冢宰所關甚重即使事非欽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况 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寔知呂純如是真賢者故從公推舉即在 欽案中亦須分別倘 皇上用之不効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更有甚于此者臣亦甘與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 朝

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給事中孫晉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 皇上鄭重家臣特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盧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呂純如獲送忠藩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見無才况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領國寶蔣德瑗吳南瀨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純武等俱奏呂純如身在 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奴：置辦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 皇上前巧辯 上即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遍閱乃還明日 旨下陞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先臣上 先朝實錄未正一疏畧曰臣頃因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 先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 先帝之冊立與捷擊紅丸大事皆祖 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 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臣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 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

今 皇史歲之所藏者是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定閣臣施鳳來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 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 先帝紀載尚未清明則今日編纂將何所據倘謂一入 史歲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 旨且能行于當年 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謹補其甚者上清 睿覽一云當 命哲之日 詔誥恩眷儼然負震器之重 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斐引皆好事者之過云：臣謹按 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羽翼 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 廷杖者忘身殉 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為之縱 皇心有主未敢言失 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曰 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斐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 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毒布圍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棍入 東宮殿辱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定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僧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

東宮之說詞連二瑞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擬禁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點循而必欲以風魔二字單單結局不容王之案獨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攀朝堂應點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和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張差在關前道關入 宮門廷元巡視 皇城按狀風魔 皇祖是其奏獄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黨徒黨固以為利借他事熾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果一時和說世揚寔為之倡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覆至于削奪後逮死 詔獄莫敢議卹即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瑞欲借為戎首適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 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故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和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關入 東朝言者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說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臣按

劉光復之得罪也寔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 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夫抵關言一事擬及殿辱逆侍俱誥真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常事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和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 上疾大漸 召李可灼并趙和葉忠出 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世子止不當棄之俞群小附和黨然湯沸汗蟻 君父養成悔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和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忠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妻姓名莫可得而問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致杖殺方士柳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 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乎人律有明條况誤傷 天子乎乃與頒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 官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汗蟻曰悔暝此皆要典和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皆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 敕史官逐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

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閣進所修憲錄將致一摺于政府欲
 題請改正與烏程已縣辨折衷久意思拂然顧無辭以難也
 先臣遂于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崇善善擬崇善要典已燬
 是非自明據奏 皇考憲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
 所進憲錄該部一并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
 上御平臺 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 皇考潛德青宮幾四
 十年憂勤惕慮靡有寧容雖長幼固有定序 皇祖意無偏
 向然儲貳為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
 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 皇祖屢旨申明因諸
 臣不行靜聽屢疏擾讀以致 大典久稽寔是諸臣之罪
 上曰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功國本又
 如張差持棍闖入東宮此何等大事王之宋揭稱其強壯不
 類風癩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
 應熊奏王之宋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以圖
 自全 上曰張差直到殿簪韓本用聚眾擒擊可是王之宋
 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癩不是風癩溫體
 仁奏王之宋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 上又
 曰 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爾時是臣還

是付之不聞不見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奏李可
 灼本意原祈 皇考速愈因 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
 轉 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
 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錯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
 溫體仁奏此皆是逆瑞時群小附會造為此說今要典已經
 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奉 皇上中飭便可垂示萬古 上
 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 旨奏內 冊立大典
 皇祖淵衷定外廷未知故屢有請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自
 難泯張差寔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棍擊其變法應重究紅丸
 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申明即
 為定案寔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已錄所票也閣臣護奸如
 此 上有堯舜下有共驩可奈何自是 聖意屬注先臣欲
 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 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罪 上傳停通
 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額經不可時詞林止先文肅習春秋
 舉朝相慶謂 聖意之有在也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
 秋 日講官舊例 日講官止有六人今始增七人為例矣
 十二日先文肅日講 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

進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日進講盟茂一傳二十日進講克
段一傳 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進講四日者 天顏甚和御
月白 龍袍亦向所未睹也二十四日進講祭伯傳而宰噉
係歸盟密係閣疑俱不進講隨奉 聖諭宰噉一章正見
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
不世出之 英主也

二十六日 廷遣登萊總兵倪寵倣古授鉞之意滿朝俱用
素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 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盛參論
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姓 陛辭疏皆膾炙人口因同道書
寄出不遠日久不能追憶姑舉其繁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卷多用青山綠水
等句皆性理中語也 上閱之大駭又 御筆塗出文理純
謬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及行曲庇尚書李康先開
任主考庶于丁進降調舉人李懷王佩等停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推知考選館員于是徐開禧胡守恒張居賴
垓林增志王用予梁北陽郭之祥李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
所蘊等十三人考授編修簡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 命下
又考選徐耀范淑泰房之麒宋學顯章朝薦葉向標荆可棟

李汝琛商周初等為給事中鄧鉉張肯堂張纘曾劉呈瑞張
孫振等為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 上改御史鄭
爾說擬御史而 上改刑部爾說曾說泰溫王二輔者也
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為歸安知縣係烏程
父母官有與援因拉龔同營提徑先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
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
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已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
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日為箴片通禮部尚書黃士俊丁
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已未榜眼探花京師為之
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翻
成校館烏歸王已箴片總是遺瘟 溫一時傳以為笑雖云出
輕薄少年手然赫：師尹而今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
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劉王之臣等至太原扶賞巡撫戴君恩誘
劉等斬之王之臣即豹五也而奇賊大盜高嘉計孫險道神
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投賊者甚眾
河南賊自鄆陽薄穀城掠新蔡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

官兵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荆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
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遣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
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為之去歲廷議
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
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奇瑜受命檄諸
將會兵于陝州而陝州賊在漢南者為土人所拒乃趨夔州
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賡濟山陝山西自去秋八月
至是不雨大飢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奇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于均州賊還屯勸陽之黃龍灘分三股一趨雒
陽一趨浙州一趨廬氏時調軍遠遣兵勦賊加副將張外嘉
為總兵統之行至中途餉不時給遠丁直闕至帳下外嘉撫
取無術遂遇害遠丁結隊潰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隰陽平閣渡河趨鞏昌洪承
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
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漢中承疇令新棧道據守鞏頭關賊

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却之南犯川中而川兵
復托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于漢中之車箱峽
會連雨二旬餘賊飢無所得食賊馬乏弱死者過半弓矢俱
脫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
每撫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
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
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校道出諸險口
至草涼樓地方一夜眾賊盡縛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
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鷄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網峪川遂陷同官既而
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初賊之甫叛也倖至鳳翔西關口稱
奉督撫檄安棹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縫上城
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劫地方官紳
燒債撫局以激上怒于是知縣李嘉考紳衿孫鵬等皆遠
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勒至岐山賊眾大至承疇兵僅
三十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兵三十四百有奇總兵
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十五百總兵孫頭祖等將之平涼

〔五〕

兵二十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兵六十專視賊所向以為援剿是時賊猖獗甚烽火直檄于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凌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盤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於盤屋之火水溝時未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晝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問道趨渭南道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賊至游擊李汝祖栢永鎮力戰賊却不得入關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小後問道勒之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等先據雒南山中令又並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大峪口以防其出何飭備關鄉靈寶等處 閏八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決月參將賀人龍勒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又陷涇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盤屋鄠縣遍地皆賊衆

殆二十餘萬陳奇瑜至是始悔其見惡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矣御史傅永淳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勒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 十月 上以秦賊猖獗遠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勘時廷論俱罪奇瑜悞國應遠問正法而烏程一力護持僅擬遣戍 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鄆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咸寧殺知縣趙濟昌遣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聞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領真寧知縣王家永遠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領即登陴拒守自成乃奔邠州張獻忠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鄆陽撫治盧象昇勒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七百餘級復敗之于破石墮崖及投水死者又十餘人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聞籍閩室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遂分陷隴州汧陽西寧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維間

左良玉軍浣池總兵陳永福合鄧玘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干欲張捷自薦呂純如之後倚烏程為與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 溫旨不允疏內信：狂吠無復顧忌最後奉 旨張捷佐計在途着即出供職正擬於計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東托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末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著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 旨革職逮問捷大懷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遂迓大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為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疏則已封進 御前矣次日 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 御筆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 皇陵報至傳報 經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 太廟二十六日丁未 廷遣駙馬都尉王禹懋告 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 詔罪已減膳撤樂隨命速風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纒下之獄振纒者烏程暮客

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纒不得已可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纒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為鳳陽蓋鳳虛淮揚素稱鹽地又與浙江隣近平運應于烏程從之至是以 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連一鵬正法振纒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為振纒祈禱大瑞屈膝者再閣休真掃地矣又楊一鵬者筮仕成都府推官游峨眉山有狂僧踞佛座覲揚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速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項而誦耶揚追憶况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宿可語達旦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汝於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我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未幾流賊犯鳳陽焚 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于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過莫將大事等閑看其三云浪游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當貴神仙若而得尚寧韃鎖戀狂痴其四云難將瑤玉拒無當熱業終歸上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

云頌米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印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揚之于稍向人吐露揚聞而訂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數定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 皇陵震動疏畧曰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犯 皇陵焚燒 禮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等臣死之秋也願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原亦無以施戡定之功天縱聖明如 皇上勵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盍矣盍之收壞必易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盍之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上御極于乾綱解組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蓋成已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遠疆失事以致 聖衷懷疑群邪伺隙沿至於今終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暖砥柱莫挽于狂瀾颯颯或嘯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縲紲蹙靡聘之懷士于嗟東瀛之困商旅咨嗟百工失業本備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

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違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飢饉而守牧揚功今之嚴畏秦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

皇上雖有卹民惠下之德意而 九重邃密何繇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忍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望淵總絲思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閑試觀數年以來所為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輒忽已久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悞各撫各鎮之謀教條什木今日 廟社怒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內豈足食乎凡食 君之祿播 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在 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衆痛之招明罪己之懷揆失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寔事

弱民間之積逋使豈第循良得專意于收民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節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盡之象曰振民有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張不張 俞弗無聞而但云已有 旨矣方此既極而尚言戴罪立功忽：悠：將安底止哉奉 旨本內道溯亂源至圍廟算殊屬愷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修採擇

三月陞盧象昇兵部右侍郎總督五省軍務 賜尚方劍統關遠兵勦東南賊洪承疇勦西北賊陞山東巡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勦遼河南巡撫玄默以陳必謙代之優 召大學士何如罷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為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叔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 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 俞允為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饌大璫傳 諭曰稱首輔為程即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 皇上開門適 召群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璠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 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

驥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鈺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幾員未者越三日 御筆批兵部馬工差人名未七月二十六日奉 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即行入閣與首輔溫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崇禮部尚書 御筆改禮部左侍郎真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辭疏二十九日 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 旨未刺即下次日即宣 聖諭盡撤各鎮監視內官真有拱已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為不可遂於十三日而 思入閣辦事

罷各鎮監視太監 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庶幾者又迭疎無通論已已之冬京城被攻 宗社震驚此士大夫有國家也朕不得已用 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粗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委憲侯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閔寧家適奴寇高起潛着削去總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 日講 上甚屬意官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到

好只是他還是板金條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備知之年終講官應叙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傳祭酒冠應陞正詹何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 上乃得 燕用先臣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笑也

時 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寔有不可為者政府之事權日輕紹瑞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為宗岳之選乎真小人張弘以伺我隙焉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燭焰之伴勿墮其網乎雖欲佐 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乎也竊為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 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宗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為流寇事于二十一日 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于臺面對諸臣各有教陳先臣奏今調官兵勦賊本以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勦賊反以殃民以至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語今惟嚴申紳令凡兵丁擾害良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鈴

束兵丁秋毫無犯者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 上曰卿說得是又 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人自為守家自為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為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糧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帛聽其相載而去民害何繇得除寇氛何繇得靖臣意請 天語申飭今後凡兵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州寨責違者叅處兵丁亦不許私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故縱五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 上曰先生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泰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瑞大瑞亦以名帖禮帖致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繇 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瑞嘗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托王安之姪中書某轉致同人且威稱曹瑞皈依先文肅之意又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為大瑞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瑞之力使我不為宰輔耳不為宰輔于我何損而名帖既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瑞久不見復以為大取遂與烏程比而呼吸相應先文肅頓失

聖眷蓋絲于此

烏程于內廷凡有執事人員即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候掌印及東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瑞王休仁以御批第一持名帖報喜有例以晚生帖後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談怎麼寫今姑以原帖奉復蓋甫進即與內奄抗蓋桂之性老而彌辣如此

時杭州解到龍緞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駕言不中用令崇

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緞雖云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稟賞似亦無妨况三萬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後造以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指為抗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許以不堪者塞責烏程不可崇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勦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御筆將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及復良久曰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尚新興謝恩疏

月日不相應蓋變蛟托人在京幹當邀旨後隨即具疏即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崇旨詰問其故次日即下先文肅稱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橈單元寬出揭盡發烏程囑托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睿據揭其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睿疏有為代州者事頗淺烏程乃得預為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屢屢發改票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却推操江正為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上召對于暖閣元佐刺拾陳言率爾殊甚道直執言不能出口

上點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泓雲南巡按題王範上亦召對必泓條奏兩浙利弊甚悉上改王範巡按浙江必泓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上以流寇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避殿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房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遂爾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乏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汰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

皇陵 祖悃民伏罪寔在朕今調遣兵當新餉立救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卧重幃念其飲水食粗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遇濟屬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 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 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淄川司票擬說者謂已縣之放先文肅寔為之由是忘者益耽：不能旦夕容矣

給事中許譽卿前籍為民福建右布政中紹芳革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愠甚語侵德州過常德州懷恨違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湏舍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明比肆忠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已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相忘矣

而御史張績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奏德州張寓與許比隣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輩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啟事矣勞故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攻之德州三逆戶科宋學頭曲致殺勤求諸君稍徐之候 旨下而攻之未晚蓋 旨既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座即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個戚時以右布政費表入都公期已及蓋直以此相挾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情有 旨登撫着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懷恨矣宋之普遂力懇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銓席待南家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遂又值張績曾之疏以之普語為信然遂具疏奏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與援等語閣中相頌錯愕嘉善謂爭官湏有寔跡當令回奏不應烏程票而悍然捨去崇旨云大干法紀着降級調用大既云大干法紀矣而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着削籍為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為民極崇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 旨下譽卿為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

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即參先文肅即指前為民極崇之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有此爵祿位祿而文某乃云云以朕眩心贅之臣為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文以激 聖怒也 上覽之果怒有 旨吾駙震益不宜徇私撓亂疏未及吾駙而 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駙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吾駙奉 旨著致仕去先臣奉 旨著冠帶閑住去

下庶吉士鄭于錦衣獄鄭為士成庶吉士建言蒙謹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少寬假鄭心怨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烏程者甚衆鄭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寔可大用言路不當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即力譽鄭于烏程烏程唯：嘉善郵寄鄭書謂當急求吾已致于情于烏程矣鄭復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求鄭又有愠心以先文肅之相為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于烏程謂鄭某已求是人可修老先生築籠中物當以館職界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母舅也力毀鄭于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遂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閑然不平其事鄭亦隨眾持憤

激之論烏程覘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為鄭某事其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 上方欲以孝弟風勵天下 覽疏震怒下鄭于錦衣獄杖母者鄭為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為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此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即令此婢行杖杖之次鄭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構此句適想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軒順天府戶部劉宗周行取到京有 旨林軒著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痢不能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起永寧轉陷滎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為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潁亳潁州知州尹夢綏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破供闕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 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栢三

萬餘枝殺守 陵內奄六十餘人縱放高墻罪宗百餘人留
守朱國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刃竭以死賊首掃地王
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顧容暄因服匿獄中賊縱因獲之賊首
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弁四
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割孕婦以視男女泣嬰兒
于槩觀其宛轉啼呼以為崇焚公私卹舍二萬三千餘間光
燭百里恣掠 三司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統京營兵至南
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孑遺陷巢縣殺知
縣嚴覺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
坑以陷之賊入死者十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抵
廬江廬江歛金求免賊偽許之乘不意夜襲城：陷復陷無

為州

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與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
腰遂趨潛太諸縣諸縣山民皆習操以毒注天中人輒斃所
在結寨殺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
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備程周祐望風先逃總
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新黃氏擒獲賊首促天王身長八尺日啖人心數十隻日與
殺肉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
所向無敵今乃為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為叛兵殺于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淫掠尤
甚俄時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迫赴火死擊營北竄惟步
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羗曹文詔進剿夜至王峪賊伏險以待文
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賀人龍入于午谷斬
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
河趨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梁鎮賊方出恣掠賀人龍
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敗之賊盡入
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至安羅寨大
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為賊
所畏報至官軍為之奪氣 陝西巡撫李喬萃職議罪甘學
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登城八月陷成陽先是賊翻山
鶴降于承疇賊首高迎祥即闖王屯乾州承疇令翻山鶴說

之不聽南走武功承嗜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盤屋分道渡河十月張獻忠老回：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潰遂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祥統十三萬亦自潼關出犯關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邀擊賊遂屯于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嵩賊潰而為二東走解州南走汝却丙辰群賊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兵襲擊張獻忠于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十餘級獻忠奔光固陷霍丘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赴壽州獻忠遂陷巢縣含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搃破光州官吏士民屠戮無遺參將羅子章擊敗漢南賊追至于于谷又敗之賊奔饒風關

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胆乃舍葑菲之遺獨結魚水之契 皇上將母捐軀朝野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謨彙論亦宜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為世曉然知 聖眷之尚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刻然于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韓執中由他途進今 皇上于延儒 台見不以朝參而于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為前席豈通明之傳今何為夜半不裝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年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陸澄源疏奏羽健為崇煥黨法應同坐有 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為御史御史馬鳴世疏劾之畧曰王永光以逆瑞餘孽作奸領袖違 旨拂眾薦用高捷史而和臣大捷遂為霍維華逆黨一脈相傳 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剪之翼也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鴟音復振其為芝蘭嘉禾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委瑣劫巡按胡良機有 旨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畧曰代巡之任簿書刑名碎如蟻

聚使良機果有註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枉候之 聖鑒今
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
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為一百鍊則賜化為
繞指與憲密宅轉為徑實不亦羞 朝廷壞士節今後未啣
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手猷乎人見網紀之司諂訪之使且復
庚中貴莫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
異日 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莫從知之 給
事中傅朝佑疏畧曰 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
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 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且及閣
臣縱令閣臣有過 朝廷耳目之司夫豈之人乃令中官言
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為首
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 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
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臣又不能不為諸
輔咎焉當崇擬王坤之疏冒不直言揭奏正義責坤為 皇
上遵 祖制為 朝廷持大權而頤唯、以聽之乎臣不特
為閣臣惜而深為 國休惜為天下治亂之大閑惜也

烈皇小識卷三

崇禎九年丙子特授武舉陳啟新為史料給事

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

皇上傳科目以誠虛文舉孝廉以從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

橫之習而且蠲災陽錢糧蘇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

推較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

等因欽此新貴流跪正陽門者三日內奪華傳聞 大內 上

閱其疏美之 特命授是職閣臣不敢微 旨六科不敢欺

中本科却給事中賴維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

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于壯于獄時 上為學天演以 祖

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授官其邊除如常例 命下部行之于壯先詣政府

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為程盛稱 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

于壯曰 世宗最英明然附 廟之職勳戚之獄當時諸臣

猶執持不已今 皇上威嚴有類 世宗公之思過孰與張

桂但行將順而廢臣正恐非善則端君之義也為程大愷既

而于壯上疏言宗秩改授邊關使傳之門與藩規淵鑿政等

云方疏之上也尚書黃士俊恐干 聖怒辭不列名疏入
上果大怒適當 御茶擲茶甌于地烏程稟 旨罪其阻 詔

開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竇由烏程頗相結
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家宰謝
陞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
也引嘉善為助嘉善効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
烏程遂以嘉善為贅物矣適有武生李璉疏言致治在足國
請按括巨室充餉嘉善稟 嚴旨以進有 旨卿以密勿大

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母客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
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鯤化疏許士晉私不法諸
事烏程即稟 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滿言嘉善即疏即罷
祭酒倪元璐疏奏劾華略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華妄行薦
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 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豁幽而
宵小干進薄孔孟為糟糠網罟縵為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
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仰
首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母年溫体仁于 朝成德持身廉

介筐篋絕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 朝極
稱道之御史高好善按巡山東其疏奏劾先文肅大為稱屈
德又有疏劾烏程奉 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
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中布政紹
芳已達到下部群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烏程修怨勢幾
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弃世群謀始解申成俱行遣成成之母
伺烏程入 朝擱與醜言且集瓦礫擲之烏程狼狽走免隨
具疏奏聞有 旨着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衛加校尉五
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之刺秦檜云後聞遂入
犯破昌平成母全其媳若女俱自投井中
遼山西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奏提學袁繼成繼成素有廉明
之譽巡撫吳姓業保薦之矣有 旨以撫按舉劾五吳嚴行
詰問姓其疏條陳繼成居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
職諸狀時長安聞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遠疏奏孫振是隸
類大員代巡之職宜行提問以儆官都有 旨孫振連問姓
與繼成供職如故
嘉善既去晉江以病年復行杖下 上點句容孔貞遠江東
賀逢聖南海士俊俱以尚書入閣湯川因是亦得加尚書

辰不考館選而為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為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子戶楊光先疏論陳啟新溫體仁并棺隨其後 上大怒

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刻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為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封事并及許生重熙蓋熙曾纂有五陵注各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于家取前所給 誥

敕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崇 旨該部議處至是却覆

上有 旨倪元璐冠帶聞住許重熙革去衣中書板追毀後

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孔昭即前叅侯恂以媚

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寧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化 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

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孫繼武劉元斌率禁

旅六十防沿河 上又命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

徵總督昌宣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

款監視東協陸張元佐仇維禎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

時所遣內奄皆即日出城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通而

侍郎三日尚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上又命太監盧維

寧總督通津臨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監高起潛為

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南援朔州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

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

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協有違通津臨德有違又重其體統

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

小人于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

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 皇上誠欲進君子而退小

人而復用中官以叅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叅侍郎仇維禎首叙內臣功為借援又請內

臣督兵為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 上弗善也至是為援勅

事 召對廷臣于平臺并 召光宸 上詰之曰仇維禎方

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乎 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廢斬違

迅雷暴雨直震 御座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 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

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誠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

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遠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
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
參于近侍心腹寄于干城儼衛司諱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
及卿士而堂燕之情隔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
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徵翰官
愈貧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
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震並以單詞報罷矣
得一陳于壯又以過懇下獄矣於是市井雜流乃得操其說
說素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
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驟為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
日轉亂為治之機斯可識已 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
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体上天生物之
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 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
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選內侍以掃除之從正
懦帥以失律之誅慎宗潢以改秩之授特領尺一之 詔道
廷臣責內帑巡行郡邑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
撫鎮陳師險阻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
人此 聖人治天下之明教也武生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

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
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
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 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
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東德請統兵先道其歸路
總兵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
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整報及北兵既退改期十月亦
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 陵寢裡殿盡行折毀北兵退後督
撫秦稱恣有恠風從東北起將 陵寢裡殿盡行吹壞有
旨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及叙功加恩
三新泰俱加太子太保劉督丁魁楚戴罪管事劉撫吳阿衡
供職如故

劉宗周已乞休允放矣聞違警即杜門私邸俟解嚴後始出
都陞辭疏略曰自己己以未無日不綱終未雨而禍亂一至
于此往者袁崇煥悞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
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皆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

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隳遂致日壞今日之禍寔已已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戴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兵爭先入衛者幾人而驟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令二州八縣生民塗炭已極矣廷臣之繫：若：者皆相幸無事又何以謝韓煊李邦華張鳳翔之或成或去豈昔之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 皇上惠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 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 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 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 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 朝而有所勿覺矣至近日刑政最舛者成德徽史也而以莊成何以肅懲貪之令中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成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鄞雖久干卿議而杖母之獄可以無告坐何以示教諭之化凡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絕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群臣不敢言 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為首輔溫休

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 皇上念亂國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罪三楊津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毋再以邦家為僥倖体仁柔榆之收庶幾在此不報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吏部尚書謝陞罷北兵既退群小復欲借道才以翻逆案烏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言于眾曰若臺省中有以逆案事見罪者即先以此陸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 上留不發給事中荆可棟先上一疏微：點綴以探之烏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烏程知不可掩乃票 旨逆案領行已久何得妄希薦舉于是給事中宗學類遂疏言霍維華昔曾極口表崇煥之功願以已陰謀之夫崇煥身居悞國遺禍甚酷豈堪維華再悞兵科徐燿繼之謂維華推戴崇煥不啻口出即使不在逆案亦當服連坐之條况現奉 皇上逆案奉 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体 之旨曾幾何時而世濟以統憲大臣貌 旨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已率屬乎末及德州謂進退人才冢臣職也而徇人主使漫無主持將統均之謂何疏入 上大怒遂下世濟于獄謝陞引罪即准回籍烏程袖手不敢効一臂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獻忠等連營數十萬攻滁州
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
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虛象昇援兵遣至副
總兵祖寬以閑遠健卒為前鋒象昇以大攻三營為後勁躬
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與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
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群起接戰于城東五里橋賊
大敗象昇度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漕撫朱
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
佐托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日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因
守備劉光輝孤軍格鬪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冑
拮據渡河奪舟而走江浦總兵杜弘域追之不及五里橋
之戰祖寬殺賊近萬人虛疑為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大怒拉
虛欲同往驗委是流賊與否虛乃以異語謝之祖惟冷笑終
不釋然也一說虛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為衝鋒陷陣之選賊
今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虛將獻賊矣中軍李
某救之得免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同總兵楊御蕃
列營陵墻下賊不敢攻遂掠淮遠陷之朱大典同總兵至賊焚
廬舍北渡陷靈壁進逼泗州祖寬再破之東奔宿州突入沛

縣焚修婦暨靡有孑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高迎祥合掃地王紫全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
陷虞城入河南而曹孫一字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總兵祖
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
圍既接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而翼突
出攻賊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百二十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胖子等攻竹山知縣黃應鳴奔城走縣有
徵糧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
城西陷竹溪房山知保康城空不入虛象昇統諸將追賊至
穀城賊走鄧陽官兵三路並進遣大霧賊不知兵至倉卒接
戰官兵逐之大敗殺賊首黑熊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祖寬
李重鎮先馳赴荊州防其奔軼秦翼明楊世臣等據山祖大
樂由光鄧夾擊之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
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遁于關鄉相持六日總兵
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等
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譙連影入營自成即分廖三等駐河南
當官軍而自率部賊走鄧陽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

延而官軍敗績於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安而高迎祥燭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撫甘學潤以縱賊削籍聽勸以孫傳庭代之

四月賊逆天星侵叛于延安而老回混十萬等自汝鄆入商雒大嶺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遣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恃捷輕進陷賊伏中翀霄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遂陷綏德米脂延長

七月高迎祥燭子塊攻漢中不克遂趨西安秦撫孫傳庭設伏于藍屋遊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燭子塊即劉哲高迎祥即闕王也是時群賊奪氣潛跡鄆陽山中虛象昇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閩遠之兵北去老回乃以全軍合曹榛闕塌元諸賊共二十餘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鄆陽撫軍宋祖舜逐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勸以苗祚士代之未幾祚士復罷去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可丑正月外計浙江布政姚承濟會汙頗著兼以錢糧積欠已列為民矣浙省諸紳溫休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

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刻契精明為從未方伯之冠有旨下部議獲上准降級管事後唐衣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為民使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休仁等何以置對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張至教孔貞運為考試官取中吳貞啟等三百名

下戶部尚書侯恂于獄勞永嘉之推登撫也寔革金入兵科宋之晉家代為營幹德州後三逆宋學頭諱戒以言路毋先發卒之言路交章而登撫乃推之晉等懷恨未嘗湏臾忘也至是之晉以馬豆事參恂及學頭學頭以科臣巡視而恂則烏程所久側目者烏程崇旨以恂徇私養奸革職提問學頭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晉與學頭同年同官修私怨恂當劫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巨測亦已甚矣左會都宋鳴梧以子之善參恂與學頭也終身以為大垢遂謝病歸里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頭為湖廣副使御史張盛美為河南右叅議撫軍侯朱國弼疏言溫休仁受霍維華賄謀為出山假

今唐世濟散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為宗學頭主使察諭吏部
部擠令外轉有旨責其誣捏首輔辛爵住俸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為河南總兵任學覲得巡撫且欲
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文光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

光中有奇才可以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

太倉氏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于士子因參太倉庶吉

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米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旨着

提學御史倪元珙數奏既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

詳者蘇松道馮元飈也有旨元珙元飈着該部從重議處

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去歲張漢儒疏參虞山以致連問

故一時說小得志告訐四起先是蕪州推官周之變以中軍

儲事與溥米相忤蓋溥等欲利盡歸于太倉而之變欲公普

之合群事本甚公甚正後之變密揭溥等于漕撫并傷知州

劉士斗于是眾議沸然皆歸罪之變與士斗俱不安其位

以去至是之變亦許奏溥等樹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極任查參前任巡鹽張

養高欽舜各侵匿稅額幾十萬有旨逮問時養已卒命

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聞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

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為禮俱上疏辭罷
高程崇旨總監着照總督體統行事中飭已久景耀于國
徇私瞻顧殊為藐玩姑着降三級管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
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壘疏皇上親擒魏忠賢而予及之豈溺

情奄豎者止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

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臣履地懸絕不若宮廷督御効忠

倍易凡此內臣徵茲曠典孰不願棄捐頂踵以酬皇上者

不尤然逆應也給事中何楷奏壘通內呈身有請重治示

戒有旨方壘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烏程叩恨虞山必欲殺之而後快常熟陳

履謙巨奸也特為獻謀唆張漢儒疏參虞山并及翟式紹並

逮問下錦衣獄虞山為李高陽門下士托高陽公子求援于

大璫曹化淳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撰王安碑文為証

曹璫覽之泣下乃盡力為營救虞山又令密友馮舒求援于

馮銓連問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

所言銓曰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亦可回去

教他安心即揮之出馮次日入都局面一變矣虞山具辨疏

將前後被陷事情究曲點破 上閱之首肯淄川稟語頗惡
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烏程謀始阻陳履謙後獻詭詐出
首之計先具一區名揭有虞山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
首云虞山費四萬金托周應辟求款于曹瑞烏程即將款曹
事情密揭入奏 上即以烏程揭示曹瑞曹瑞駭無地自
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指以區揭為根據以王藩為
確証周應辟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昭著而曹瑞奉
旨嚴究大加搜訪脩繕履謙父子奸狀遂擒履謙父子到殿
次日曹瑞五更親至外東廠審鞠先後嚴訊一吊夾四夾
打二百扛擗一日招出張漢儒州疏王藩出首并伊父子捏
造款曹和溫擒陳六字及改和溫為擊溫等情歷歷有據凡
領厥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廠前年倣從緝獲
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
其鄭重履謙可知已前此首狀中列式報弟翟式毅為証式
毅初為陳履謙所愚至是洞悉其奸先後曾對語守中款曹
瑞溫語諭之令其盡言無所欺問於是逆案之謀翻總憲之
薦霍與漢儒之疏區名之揭王藩之首俱出烏程一手捏定
事狀昭灼獄上虞山及式報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

俱立枷一個月而烏程先告之 旨亦下烏程母與大獄必
稱病以聚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日移居上
疏邀 宣諭之 旨即出矣淄川已稟擬 宣諭 御筆大
書三字云放他去閣案有人夫祿米等項 御筆抹去疏下
出其不意方食失筋長安中徹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
相慶云
烏程既去復當校卜 上點用綿竹劉宇亮進賢傳冠韓城
薛國觀 旨云著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淄川
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沉吟久之曰無奈朕體頗康昔
宋蔡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
少倦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况殆欲以疾罷我也淄
川才智萬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轍矣
山東民家墾地得印數顆鑄有明鳳年號益小明王時年號
也巡撫顧維祖具疏以進極盡諛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
瑞識者預占為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為世子時以世弟離間故失愛于老唐王鬱以
死老唐王嗣位即上疏列其寃 上遣大瑞二人往唐府
和解之唐王所以榻二瑞者不遺餘力二瑞甫出境即懸父

世子像召兩郡王至穀其罪立極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以大璫左右之數入高牆弘光即位乃得赦出乙酉清兵南下唐王克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稱帝改元隆武說者謂既入高牆似難復君臨天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鱗集都下舊例止推敲臺省甲戌後增入詞林難以官評為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推較建陽知縣沈昂科而歸善知縣陸自猷必欲據之互相訐揭陳啟新疏論及之奉 旨着指名回話又 旨下吏部取訪冊進 覽于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圖多蒙 旨詰

責有何廣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成新回奏指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顧胤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猷部復三人俱降慶自猷即訐奏沈昂科昂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尚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而推共二十三人皆孤立寡援者與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也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達福建興泉兵備曾櫻廠後緝事緝得曾櫻營陸事狀有旨達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從書禮皆偽也既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稱曾櫻廉明忠恕龍感佩其德特代為之營陸而未

後殊虞致蒙 聖譴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有 旨姑不究曾櫻仍還原職

按芝龍為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流流入海島額振泉黨中為盜振泉死芝龍代領其眾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興泉兵備蔡善繼以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戰門令芝龍兄弟四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軍皆譁竟同叛去攻取廣東海豐墩頭村以為巢穴掠奪商民紅後進劫漳浦等處時天啟六年也巡撫朱一馮遣副總兵洪光春擊之而今游擊許心素陳文廉為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廉所統水師皆飄漂失期先春大敗總兵俞咨昂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顧維祖疏劾咨昂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 旨革職提問芝虎最驍捷能于海面跳越而舟左右擊射人莫敢櫻其鋒適為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龍頓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授官遊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而唐總督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康承祖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被執八年芝龍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

于田尾遠洋者老敗因扶守道蔡雲蒸為質雲蒸大呼官軍急進擊勿顧我者老怨殺雲蒸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歸叔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整齊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為三一走羅田一走團風鎮一走蕪水圍塌天等又分三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自回水犯霍山六安一自潁州犯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李自成敗官軍于寶雞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明敗圍塌天子細石嶺擒賊首一條慈飛山序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為筏為渡江計朱大典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也舒城月餘大典三檄之始自舒江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勦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西給事中凌義渠劾之有旨王忠遠問左良玉草職殺賊自贖

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嘗道立巡撫河南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制家居上特起為兵部尚書嗣昌其疏辭不允今以墨線從事嗣昌舉文燦為總督而大發兵勦賊戶部苦于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

銀三分名目糧餉共加賦三百萬兩以濟軍需下詔有整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糧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浙撫熊鵠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共二十餘萬盡入私囊華亭許公警卿不平其事獨持昌言而群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解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為第一旗鼓朱某亦婪有二萬金亦從來旗鼓所推為第一蘇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弁潛放洋船出海俟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中所得亦不下百萬

十月陝西賊逆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草莽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成至廣心士冥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叙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尚文大敗混草二賊于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明益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而辰賊焚郿縣漸逼成都事聞維章革職聽劾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王維章所至以貧墨著修兵西寧以剋削致激軍變已縣力護之舉為川撫至公然形之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

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狼籍無比至受帶羨黃金四萬兩
擅將邛州界內地劃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迄無敢
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 召對乃指及之真開人不
敢開之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尚書鄭三俊于獄先是馮英下獄改
用三俊遺書侯恂也且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
契友必將屈法徇私 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為恂即罪
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冤盧昔
為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慎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
天府丞徐石麒為最畧曰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即使
果有過誤猶望 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今擬議一不當
而慘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為廷尉不敢屈
法以徇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
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言臣于是而嘆臣工
之不能仰体 皇上也 皇上母事欲踵前哲而臣工輒道
以刻薄慘澹之術 皇上母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輒佐以刑
名擊斫之學 皇上母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輒肆其乘間扼
隙之私云：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為凡又發改閣票提問

御筆批可將三俊罪狀一：講明不必更覆奏事官閣中乃票
今旨以進當晚即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 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
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孫可仲講讀官六員
禮部侍郎方達年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
廷麟林增志較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恒簡討楊士聰侍書二
員中書黃應思朱國詔舊制 日講官 東宮講官無相兼
者恐 皇上與 東宮同日 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思既
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濫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則而士聰
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輩尤為錯謬臨期逢元罷去侍郎顧
錫時代

二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畢 召禮部左侍郎顧錫時等二
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為得人諸臣各以大意奏論
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
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宥有徒清亦不能濟事之語至朱成
二人則庶于李達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屈 上命起序列
有言者出奏于是諸臣各陳所見 上亦隨意答之 上又
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溥米改折一年這个

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曰溫休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休仁應熊畢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 上為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濟為問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濟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為之問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 上曰誰沒有个兒女親家也 不在此至發奏請 敕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濟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于此治臣之罪 上諭以不必與辨對畢諸臣出朝吏部領事者誤傳奏成朱者為楊廷麟曰唯嘉恨甚嗣是專攻廷麟矣次日黃道周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景昉中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言考選事而田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內云成勇任濟各為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單而暗中皆為主持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途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爾明楷係麟同鄉萬谷春所保舉臣且奈并谷春議降調矣是以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為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為口實也奉 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黃景昉何訛為楊

廷麟還通着明白回奏十六日 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 諭俞煌昨日對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說煌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庵四知出語人曰今日 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 上御門畢 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七五場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諉卸巧為弥縫屢奉批駁執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着回家聽候蓋 聖明本樂受言第不欲思歸于下耳三俊以初九日下獄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誰謂 主心不上應天心耶

按講章之末必附論時事一段猶奏疏中條陳非必欲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毅進講在 上初年時入夏始允糧阻凍開河直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 祖制十二月允糧二月開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後史莖辨疏復牽及先文肅與文毅乃知羣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之後猶令 人主追憶其過如此楊士聰疏下着指名回奏於是指陸自猷張若麒沈迅蓋自

獄與沈昂科同在考選自獄為陳啟新指恭降履不甘昂科獨留特出疏以頌之若麒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時第一第二當為詞林第三第四當為省中第五第六當為柱史迅與若麒列在三四此正揜定省中樞要也及任濟議慶乃舍第三之沈迅而推第五之成勇此其賒也

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周濬川其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臣不如鄭鄩之語夫茂倫杖母明旨煜：鄩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為元良輔導乎此揭

者中書黃應思也先是戶部尚書侯向刑部尚書馮英同時下獄道周辭官疏內及侯向因適及刑刑之未嘗者鄭鄩特其一耳疏中有一日內繫兩尚書偶道一尚字有旨疏中一日內繫兩尚書敬慎何在迨後英竟以微罪得釋是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元燾上疏畧曰項煜楊廷麟疏諫黃道周夫二臣係閣臣所選不肯苟悅于閣臣為閣臣者宜深加贊嘆風勸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并遣怒于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為罪則皇上已選其清秩數次回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因此怒及道周臣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

之得失矣濬川又出辨指謂臣理：孤執即有苟悅之人不能呈身于臣云：亦應思代革也既而優上世風宜挽一疏累數十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鄩鄩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為一己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為建壇執牛耳自命于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請禁投刺往來云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為廉也夫人而能為讓也終推重于溫休仁稱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此疏出江夏手嗚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編修吳偉業其疏畧之略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鑒取之溫休仁而足矣休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朝章休仁性習險詭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休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諂訛之輩休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結忠孝之經庶乎 聖恩可副與望可塞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指威稱休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休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胡振縷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二則總督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無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 皇上之決去休仁正

謂其善欺耳家富巨盜產過若漢自說曰庶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說曰謹何謂不欺輔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若何曰私墮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志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夫伏盜賊之患何日得平也遂上御經筵項煜面糾淄川庇至戚任濟而擠成勇淄川再疏辨有旨着項煜回奏煜回奏畧曰有問斯對而曰終黨為國摘奸而曰排擠至敬云何屢把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選則把持于閣中推補則把持于吏部又云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於任濟成勇何預向使經筵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忠

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俞夢想不到拜題之語一片肝膈而至發乃謂臣為異同為愛憎如此欺罔豈能逃 聖明之矧燭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濟與淄川次子聯姻則未確謂潛以銀鞍馬賄張孫振斥為貪吏則太過有旨着再奏而淄川又出疏曉攻詆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 旨議處

東宮出講黃克正字管 誥初撰文又魚 東宮侍書勢不能相傾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暗操儀註委之較書淄川不詳所以遽為題請士聰等詰問

力辨其謬既而項煜等撰完講章遂應思應思後拒之云此揚胡二公執掌士聰蓋不平其疏中之發崇淄川即其揭隨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上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思遣以撰文事 特旨為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父楊鶴三遣總督以逮問遣成至是寧夏叙功奉 旨復官給 誥命舊例 贈 恆 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為之應思為楊鶴撰文極力洗數進 呈 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覆淄川將其公揭申救 句容進曰去年許朗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 贈誥為 上所駁降處也

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諸公不救我自救之連進三揭 上終不允 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申飭黃應思供後閣中首先違玩入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寬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為何如黃應思着革職為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書登疏奏應思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叅劾下部應思受其千金許為從輕票擬遣又有招換應思事款一冊素夜投于中書周國興之門絲是長安喧傳直達 聖聽曹登疏入有 旨着刑部提問 給事中王都疏叅吏部尚書曰唯嘉略曰家臣之與逆黨作

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造才引用匪人之日唯嘉
爭先應募即薦楊維坦賈維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
維華傅樾徐揚先寔廷陞葉天陞六人賴 聖明獨斷有逆
案奉 旨方新居然薦用存何政體之 旨而後辟奸屏息
疏在 御前可覆案也夫唐世濟應嘉臣薦一人而拿問彼
薦三人薦六人者且何居焉疏入次日 上召對 召閣臣
及唯嘉出疏示唯嘉 諭以東公盡職不必與辨都前有疏
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胤蓋光岳官通政時建
議請于逆案中有一枉者辨疏許其封逆佳胤官御史時疏請
吏部將逆案中不平者一 明告有 旨吏部議度唯嘉度
光岳致仕佳胤免議故却并參之先是德州去位唯嘉以吏
部侍郎 旨陞吏部尚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及者必以
年例覆之若宗權宋學頭凌義果皆其人也都可謂獲虎尾
而不悔者矣
田唯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其奏之 旨而屢疏回奏總
無指實 上詰責不已會項揚各疏參濫川遂以項揚為接
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為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
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為句容所托一指徐心泓為進

賢所托蓋濫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吳句容進賢多所不
合唯嘉知之欲借此以傾二人二人懼唯嘉疏發崇濫川
時待罪在寓句容進賢崇擬項煜楊士聰王萬象者議慶後
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體當加重處隨使人
傳語于唯嘉唯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即指項煜士
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復崇議慶尚未進而唯嘉前疏密揭
乞加重慶者 御筆批出云而奏成勇不得留選乃黃景昉
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 旨了句容進賢相傾
失色乃將神謀權力疏止擬已有 旨了長安喧傳曰太宰
挾賢挑戰而閣下望風投降者即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唯嘉
將考滿開復截俸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載其各院考語士
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唯嘉得同汝弼銀八十兩
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莖過付又參史莖巡按淮揚時
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 旨史莖沈迅張若麒
各着回話而唯嘉復上盡職指証一疏內云士聰參史莖並
及臣也蓋有由矣史莖者時尚之所懲惡而不容者也若麒
與迅皆為莖父母官士聰惡史莖并及其父母官已久時之

又見成事被臣推卸屬倘缺迅及選科道則忠其氣味味不
 投必欲一網打盡以為快也沈張回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
 局騙至于考選大典公然登壘而招已維守正聽命以致大
 觸其怒云：而於開復考滿日期俱置不及唯嘉又收陸自
 獄為助自獄亦出疏叅士聰羽翼沈昂科為接引指吏科業
 高標為主持高標昂科鄉房師也史莖回奏疏云臣孤立寡
 傳屢糾奸惡今乃誣以閩通閩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
 孟為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
 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
 之風而寐然二語大化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
 二字誣陷微臣也其辨疏云臣入仕以來指佞如仇奸黨恨
 臣久矣士聰曾受宋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令特出 聖明
 燭奸之疏去却考選突以田唯嘉得周汝璠銀八十兩濫推
 延撫指臣過付臣巡按淮揚僅代益差數月便誣以侵匿益
 課二十一萬次乞 敕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今淮揚內
 臣楊顯名及周汝璠各自回奏則士聰之誣捏始露而微臣
 之心跡得白矣有 旨俟衛招訊明奏奪
 史莖貪著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皆能道之其侵

臣莖謀為延撫過付俱自作之孽于八何尤乃無端牽及
 時局又無端牽及先文肅姚文毅何為乎先文肅以請改
 正 光廟寔錄一疏荷蒙 聖鑒致此超拔非閑虛名也
 大瑞屈意不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行私者否必如烏程
 之謀翻逆案已縣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
 德應募之說乃為奸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
 漫拾好善餘唾何為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
 聖明離明之焰也宋琮萬金之說尤屬誣蟻宋致擬為出疏申
 辨而詩知不果給諫之念重雖其兄受誣于身後勿違恤
 矣嗚呼

四月吏部尚書田唯嘉罷時士聰慮得唯嘉納賄事款復上
 聖主神明燭弊一疏淄川見疏有事款即密抄一通送唯嘉俾
 預為辯地不意唯嘉不待 旨下而遽上辨疏也士聰乃上
 臣疏預洩甚奇一疏有 旨着唯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
 衛提究事既下部矣唯嘉何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
 疏略曰今之進言者益難矣為公正而散憤動輒指為朋比
 即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即如家臣田唯嘉鬻官通賄
 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賍已累：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



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為三百年絕無之事末云以真庶真謹
之鄭三俊尚不免為法蒙諱以極貧極橫之田唯嘉乃容其
跋扈自如有一旨蒙臣以推選視事不得苛求蓋淄川力為
之地也既而唯嘉回奏疏稿預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有
旨既係寫本人傳送何難稽查著即指名速奏唯嘉再奏乃稱
是蚤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你主人事款速取去門
後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檻間而去路直同兇戲
矣士聰洩上冢臣說謊面欺一疏有旨奏內事情著田唯
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文飾取咨唯嘉密極乃疏請罷去云
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布圖翻案為推却諸臣復謀考選臣一
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聽勘有旨田唯嘉
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時上復御經筵諸臣於文華殿門鵠立
上傳項煜方在議覆不准入班講畢後諭閣臣俾項煜回奏
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上將放淄川不
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洩士聰之
疏于唯嘉頗忤聖意云
士聰 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唯嘉家人田少峯過付事

其影衛後初提額裁縫等唯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仲葉白
盡者未知即田少峯否也然少峯究竟不出而唯嘉之金珠
已捆載入衛帥吳孟明家矣已而衛招上止招虛以奉升主
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第過付于田敬宗何謂唯嘉初不之
知有旨提田登第再審已而衛招始得止認虛以奉一事
且云並無田少峯其人奉旨原奏事款多端豈止虛以奉
一件何得聽其狡飾還着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額裁縫徐
大章供稱周汝弼用銀八十兩推巡撫係史堃事非大章等
經手止增招出武強知縣傅蒙麻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
百送田尚書三十眾人分用有旨唯嘉革職蒙亦革任原
奏六款再嚴鞫確情具奏
衛招再上奉旨田登第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多金豈有
僕從瓜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實根究殊屬執拗姑着再降二
級戴罪田敬宗革職提來并周汝弼事情嚴訊確供具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事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供認沈萬
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俱如前招有旨沈萬春提問敬
宗再行嚴審奏蓋上所重者延撫事也于是有稱過付非
史堃為張紹先者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奏紹先要之紹先



預其事不止紹先一人蓋衆人深為史道出脫地耳後衛招上仍舊奉 旨曰敬宗等俱着送刑部擬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畢後 召對六部本兵楊嗣昌奏

有蓋城蓋野善戰者服上刑等語 上諭今天下一統與孟

子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屬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

九伐之威奈何為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 上聲色

甚厲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官事既

還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史曾參臣父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伏等語未幾而嗣昌爰立應桂連問其轉移之

機甚秘甚捷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火星示變 皇上于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 諭各

衙門俱爾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畧曰臣聞月食五星古今異

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于

前月已而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

帝座已而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逢值 素廟成祀恭引內外

文武百官祭奠郊圻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

致疑一也嘗食之時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

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又云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

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

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白奴入部人立呼韓和單于款五原

塞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

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厲四夷帝從之明帝永平二年

己未十二月：食火星頗年無事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

冠後宮嘗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京雲臺又

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樹房之親抑不

預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

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宗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

寅七月：掩熒惑其明年興兵滅漢車駕遠征契丹連年兵

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

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給事中何楷駁之略曰孔子

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

縷：援引出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

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

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

伸不敢用兵之說也然附會誠巧至于永平二年一條所述

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亦安在有 旨樞臣不必

深求嗣昌疏辨止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臺圖畫獨柳椒
房之親乃漢書盛事臣比類言之而科臣以為指斥豈其非
年 聖諭敷賦不知厭足縱會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
乎至于市賞招撫不取用兵之說則絕不辨蓋前月 旨對
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籠罩支吾了事至
雲臺圖畫誠不識其立意何居也說者謂嗣昌爰立之樞要
全在此然其邀 聖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與變
之中者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 上御中左門策試考選各官 上自定三

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散部量授各官朱天麟曾就義等為
翰林王調鼎涂必泓李嗣京任濟張瀚忠高名衡等為給事
中御史而沈迅張若麒在散數並授刑部主事惟樞杜先升
蘇州同知成勇升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試後涂必
泓為成勇稱屈奉 旨成勇着改南京御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沆疏監課存解甚明事內云臣
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奇銷歸何處接管按臣
史並並未嘗為臣父代解此二十一萬兩銷歸何處疏入閣
中詳擬一 旨以進及 命下所擬撥撥等語俱行削去止

批該部知道就中機竅人不能窺也後南京給事中張焜芳
進疏補糾寺臣貪污事內糾史並侵匿監課二十一萬又糾
並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莊數
十萬又糾並知于承祖家貲鉅萬乃因告訐索銀萬兩意猶
未已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于道章可証又言並事
發後密使幹僕費金潛往書史唯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
而末即以張沆原揭附之疏入 御筆批史並着革提尋奉
旨據奏史並並多端私狼藉比匪攬利大干法紀與汪機
俱着革了職并准承吾速着提解來京究問是時焜芳有二
疏一求改成勇為科已奉 旨議凌一即糾並疏也史並革
提之 旨特出 宸裁于是群情翕然頌 聖明獨斷云
真定巡按李模疏監臣貪肆非常事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
暴虐官民寒心謹昧死特陳其狀舊知識郭名揚先住保定
迎接銀三百兩一到任即題充旗鼓而聞通賄賂倚為腹
心恐聽蕭錢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攬受田產小詞
盡批解究奸徒得志殺傷股果回閩祀總何起龍托郭祺鼓
送銀二百兩求當閩稅每日抽黃錢二三十十不等單身人
逆亦索黃錢二十文怨聲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

甲非初書所載乎乃私用米豆散牌行唐等縣買辦止各發銀一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賄解富戶可問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餘兩復行趙州等處攤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營兵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忽坐下真定縣本色豆三十石州九萬東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兵每月餉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五營官提送衙內至領兵上閩每名該行糧升半止給一升州每米折銀四分入已馬多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棍徒舖逃去馬兵三百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餘名洋付不知支糧如舊至其縱兵為盜也任文秀躍馬截叔於晉州箭穿入骨當經馬保印等搜獲駐我乃文秀不究而赤馬牽入私廐矣王家遠司二等行叔官路當經劉均艾等人馬連獲乃偏聽十總王道新曲藥而捕役及問徒罪矣擅門叔殺費永先家則有趙標莊應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叔殺叔三九拋井則有呂世龍于眾武等被尸親認驢喊告而問官不敢直指為兵矣將官親獻何一不從扣剋得未乃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十兩各先送過五百兩獨火功營將官王震仲素負氣骨不肯應承終日提營中官從呵責仍央郭

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緞游絢各十疋馬一匹贏一頭尚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崑指查費故撈河軍人安從重索慶共郭旗鼓送銀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張掌家收入合軍皆知更可異者查城上疏托張中軍傳意州縣一二等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問防何事就中嚇取即葉城一縣勒送銀壹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之牙綬一網收盡是為何体恣意推辱士類以示威風舉人關東并縛未庭訊生員趙必達徑批點退甚且控冤之王相嫡况被兵趙士米王家士等劫殺有案徑行提問賊兵收營冤生下獄顛倒戮士是為何法尤可訝者近日鞏固營提練報升當夜二致令郭旗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十兩題補前缺次日即與散本是大帥可以貸取也一疏投置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廢典制而辱刻章乎至如縱放張掌家等橫授驛遞陪索乾折填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同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穀十猶其貧底之餘波也若其接待有司箕踞漫罵稍不遂意開口題祭逼致生日饋獻銀鑄壽星爐爵杯盤及繡緞等件充作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稱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 皇上何負于內臣而敢舉朝廷之禮法

網紀將吏士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極也奉 旨司禮監
查議具奏

時所遣內奄在：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
直陳惟模能據寔入告耳後鎮夷訪模在任瘴謹無可指
摘乃許其與寔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尋同鄉也
事下寔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
四年其事始結模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 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
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陞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

書范復粹禮部左侍郎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
上所最注意而國祥以房魏國用以牙石若逢年復粹則其偶
及者七房魏者國祥時為戶部尚書建議借合京債居一季
之租及京庫會館守需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
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
者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修 駕出而除道者時培
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為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
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 皇上則由于
此

武陵入閣到任儼然非祀與江陵同說者謂江陵藉口大
婚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 先文
肅以四品少考起入政府已為異數後韓城以食院黃縣
以少卿亦供從四品起推尤足異云 始淄川以刑侍入
韓城以食部入說者謂廷尉中亦有擢升而上者蓋三法
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伴食耳無聞重輕也
時按席既內外兼用館選又從知推考入於是建議詞林
亦得以別衙門升用故李少庵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
元珪起兵部侍郎何兼侍讀學士 司禮監視政府文書
房視詞林向未司禮掌印東筆諸奄皆從文書房入至

今上而盡破舊規改更舊章此亦其一微云
丙子清騎圍入洪承疇盧象昇俱率師入援事平即 命承
疇總督薊遼象昇總督宣大至是 上念清賊交誼從廷臣
議以承疇專任閩外升薊撫吳阿衡總督薊保象昇專任勦
賊起升陳新甲總督宣大新甲亦守制家居武陵欲援以自
解會推時即奉有不拘在籍丁艱之 旨而後推及之少唐
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其一言寧
錦巡撫方一藻撫常事與四年俺答不同不得援為口實其

一言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于宣大如無人肯往臣願任之
時七月乙巳 上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
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前疏違當枚卜
不用之日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下止有義利臣心為國
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私 上曰前月推陳新甲時何不
言道周對曰時科道何楷林蘭友皆有疏二臣：同鄉恐涉
嫌疑耳 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違殫大計
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 上曰清
雖美德不可做物自古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庶由謹是庶
非清也道周對曰伯夷忠孝而盡故孔子許其仁今楊嗣昌
雖有才然古者惟門庭之寇不得已而以吉禮從金羊故有
奪情之事今用嗣昌于本兵猶可藉口于金羊近用嗣昌于
政府則禮法之所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可稱為子者
未有不能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嗣昌出班奏曰臣非生于
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 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
宗臣寔仰企之迹疏謂不如鄭鄞臣始太息絕望鄭鄞杖母
行同裴鏡道周既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
如鄭鄞非謂品行 上怒曰此皆是矯詞飾說類是明比道

周對曰報忠必察臣何敢為比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
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對曰
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 陛下
今日 陛下殺臣則 陛下負臣 上怒曰爾讀書多年祇
成佞耳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夫臣子在 君父
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在 君父之前諂諂面諛者為忠
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上怒甚曰 祖訓辨
言亂政者當斬道周曰臣若有當斬之罪願就司寇聽 陛
下處分 上曰原不專指汝但辨言亂政者按 祖訓當斬
隨 諭道周且退 上復面諭諸臣今後慎毋黨同伐異各
恪修職業次日復 頒諭中鈔時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
合上疏論嗣昌奪情事與道周俱下部議震部復降三級
昭舊 御札道周崇禎同升士春崇禎嗣昌俱 上將
復用道周也忠義人參之於是張若麒應募遂上推戴不効
怨望紛然疏而同升士春降三級道周降六級俱調外矣後
嗣昌借違警詞若麒于兵部蓋剛之也
丁丑湯甲三人劉趙與陳之遴也初上奪情疏擬三人聯
名之遴辭不與次年遴父祖苞以失事自盡遴以犯屬開

任則何如列名之為愈也南海辭列名而得入綸扉之選
辭列名而終歸罷斥同一畏首畏尾而幸不幸有如此者
刑部主事張若祺擁戴不効怨望紛然疏頌者 皇上憂軫
時艱不憚勞煩 召對之後大布 王言諄：然以正人心
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
之伎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為通破而開邪一義尤為千古之
聖帝明王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
當天妖狐莫遁謂宜大家洗心以副 明旨何意諸臣之情
衆藐 旨造捏奸言歸過 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至
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 天諭既頒群黨藉：或擲抄
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眾信口
譏排未已也至有謂 召對之日黃道周紀類批鱗古今未
有而 皇上為之理屈者至有謂道周堅求一死而 皇上
左傾言他始終無如何者至有謂 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
偶者甚至有謂 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 聖裁者紛
紛攘：日改日增要便古今未有之行語盡出自道周之口
凡可以歸過 皇上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鈔六藝以文奸
言盡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以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于

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
者亦附之共為怙權納賄之地而突聞 皇上下頂門之針
逆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魃之穢態難藏赫騙不
靈豁登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 召
對之語宣錄刊傳與新頒 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
黨定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明串附
勢之史臣徇私載筆 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遮掩矣伏乞 皇上始終為
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 賜施行臣雖備員末秩亦仰荷

皇上生成之恩何忍畏其兇鋒雷同不言也

宋林希點制誥凡元祐名臣貶點之制皆極其醜詆一日
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若此疏何以異是然使
此疏出而冢宰總憲可以力致尚書：不可況區：一兵
曹耶小人枉做小人千古同歎

若祺與沈迅既授刑部不與諸司官齒本司缺即中員外某
署印奉差辭 朝送印與迅：大怒罵之擲還其印員外懼
泣訴于堂委別司署焉若祺既出疏逐道周嗣昌已許調兵
部久不得耗乃親詣職方郎中趙光祚促之次日諸臣畢集

折嗣昌畢光柝出班請曰本司現有缺員聞得老先生要調
二人米嗣昌問誰光柝對前日上本者即其人也嗣昌佯
驚曰那有此事光柝曰昨日其人親到本司向即中言老先
生要調他並他同部姓沈者四司官俱在兩共日擊可詢也
嗣昌色變乃曰這等我要奈他光柝唯：而退

若麒沈迅既營求嗣昌量調有日矣遣御史涂必泓疏言刑
部所司者民命而人往：厭薄之是以十三司官強半皆鄉
科任子偶有一甲科則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
乎請自今著為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別部奉 旨申飭若麒

憤無所洩乃上平賦從節輝遞一疏謂鄉紳隱匿賦役遺害

小民以致民窮為盜內有鄉紳材虎等語驛遞謂裁削勘合
歲可得百五十萬銀兩有 旨本內鄉紳對席等語著據實
回奏若麒回奏指莊應會范良彥袁私熱袁范皆地方所累
切實而私熱尤護持逆黨者有 旨俱行撫按逐問初麒之
出疏也專為同鄉侍郎高弘圖而發及回奏即擬以弘圖入
告或語以弘圖立朝大節忤瑞去位萬：不可指及麒不得
已乃指應會三人然麒之為此寔激于必泓之疏必泓與楊
廷麟同鄉同年咸謂涂疏揚寔使之後張沈與嗣昌比而修

怨廷麟者禍蓋烈矣

武清侯李誠銘 慈聖內家也 上在信邸時以緩急關

後借事繩之以法不少貸誠銘卒其子不准承襲房產俱行

入官內一女子嘉定伯周奎之孫嘉定請命于 后 后諭

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之理可具小輪但取此女歸此外慎

毋夾帶諸戚啗合辭申請不允後悼靈玉臨危親見 慈聖

于室中 上大悔悟即准其子襲爵房產祿米仍舊頒給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教之說

將宮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 上臨

視之王指九蓮華娘：現在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請

求武清云：言訖而薨 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時

閣臣皆從外入素不諳文義 上既痛悔前事特頒 諭內

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也等句幾不成 皇言矣

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 上嘗舉以諷諸閣臣者可樣三項

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龍華民潘若望也凡皈依其

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朱魔鬼即佛也天主

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於幢上撞

碎佛首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報多然後設齋遊諸

黨祭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率以為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空無纖雲適當舉火眾共聳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炭盡行拆去池內若掃不留微塵眾皆汗流浹背咸合掌而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史莖疏黨類陷臣已極事內辨周汝弼營陞延綏巡撫係太常寺卿許世蓋說情奉旨史莖方在寤問何得清陳奏內說情緣由還着許世蓋回奏准嘉據寤回奏不許游移又節先是史莖得提問之報隨即起京潛入韓城却中連住三日乃始投部上此疏後世蓋回奏隱匿其辭但列陝西巡按王從相對之言為証有旨着王從寤奏及從回奏則事已結業久矣遂奉姑不究之旨然世蓋寤未嘗說情也

史莖下獄後又上直發明黨奸貧之狀疏內云蓋謀現經內臣楊顯名徹底清查之後割沒清楚足見臣之心跡而楊士聰之誣捏陷臣亦昭然矣又云張焜芳乃內閣中書張焜芳之兄也向來旨意露洩皆焜芳為之即焜芳恭臣及內臣楊顯名亦恃與焜芳有人布置閣通有焜芳在耳又言焜芳第焜芳以長史謀陞同知已攬知縣葉國鎮考送賜銀一萬三

十兩耗無傳和道與科出為元魁八十兩解其把持堂有餘銀入已五十伯和二十等云疏上數發改案後擬元魁士聰俱革任焜芳焜芳俱革任提問後發再案御筆批云此案不欲牽累多人乃止案焜芳革職候訊倘和提問此疏寤出黃應思應思素與焜芳有嫌而較書一事又與士聰有隙故構造此疏以相陷也後士聰上軍需餉五股疏有旨史莖事情該部速審具奏楊士聰不許再讀士聰再疏遂奉不得史端求勝之旨蓋史莖之布置已周聖意亦潛移矣

時史莖既恃內援復有韓城主之于外獄中連上疏催審且請將楊士聰張焜芳分該部提去與伊面質而兩淮鹽運使徐大儀與史莖同年相好自奉行查之自己先謝史書竭力除縫不待莖幹僕之來也惟交際六萬兩則不可得而掩內監楊顯名回奏事出脫至交際一項則云臣不能為之諱以故莖久稽獄中不得出竟憤恨以死遂莖事敗則天寤為之也

刑部上黃應思招奉旨黃應思口招據實有事款何得聽其支飾盡為開豁該司官殊為縱徇着四將結未結一面嚴訊確擬具奏先是應思下部黨與甚密部招干招標請款

概不敢入止引淺一品語律致奉此 旨司官再問不得不得
入事款及莊應恩突出疏奏之司官大惧乃上疏乞 勅三
法司會問夫以罪犯而叅司官與史筮請趨楊士聰張焜芳
到部面質事雖不行而兩人之虎視獄中可知矣後再擬上
有 旨黃應恩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

刑部上田敬宗招奉 旨周汝錫推撫情絲竟未訊明但憑
飾抵傳蒙麻衛招已寃又聽改口展辯且田敬宗等違法濫
受多贓僅擬配徒散縱殊甚通著研訊確擬具奏及再上擬
田敬宗附近田登第等違衛各充軍終身莊追充餉有 旨
依擬

十月清騎入犯蘄昌總督吳阿衡與鎮守太監鄧希詒稱壽
已報清人入口矣猶堅留與鄧公飲百盃取百壽之慶歡畢
醉不能師遂死于亂軍中北兵盡入柵輔楊嗣昌上四事機
宜疏請於卿寺科道等官不拘資格推補臣部左右侍郎其
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于別衙門填補末云職方一司案完
已極特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蒞任無期請以武選
主事孫嘉績升補而武選車駕主事漆嘉祉等音信杳然請
教下吏部遴選別部有可望者進行調補次日吏部題補沈迅

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而所云久推不至者吳姓忠世揚也
十一月初八日 召對初無詞林而詞林畢集有內奄奏之
何俱 召入給事中范淵泰奏今 臨城尚無定議不知
是要款是要戰 上曰那介要款淵泰奏外邊皆有此議論
泰又奏凡涉違事即報一概不許抄傳滿城人皆以違事為
諱 上曰凡關係機密的不許抄傳若行問塘報如何一禁
不許抄傳蓋是時武陵私謀款局寃并塘報一切禁止自後
長安始敢言違事矣是日 召對意在憂餉大理寺丞戈允
禮倡言借貸欲括城中富人金錢淑泰奏兵事要在行法今

法不行而憂餉即雨粟地湧金何益于事 上曰朝廷何嘗
不欲行法而微窺 聖意若有所躊躇而不能決者先是楊
廷麟疏論武陵及高起潛武陵特題改兵部前往盧象昇軍
前督畫是日已謝 恩辭 朝故不預而款市之議武陵力
請于 上 上許之矣武陵特遣使入 營竟得獲書乃止
時各道勤王兵至宣大總督盧象昇至都城下與武陵昌言
曰朝端邪正不分寇虜何日得靖且云權臣在內違臣豈能
成功武陵云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先從學生用起不
樂而罷時 越都城而掠破高陽舊樞輔孫承宗合門死

難破吳橋縣知縣劉業崧迎降遂南掠至山東象鼻南下運
之坐營副總兵李其請盧扎營于李家口戒慎毋動必收
虜騎非流賊比也而李自帥師逆虜騎已奏捷矣盧聞捷遽
勒兵而前遇虜兵于賈村全軍陷沒事聞 上以督臣陣亡
坐營不行策應遠問論斬遣將祖寬素以慤直得罪當事與
李俱逮問大辟人咸寬之 武陵題楊廷麟之贊畫也定欲
假手于 兵殺之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快撫徐
傳庭議事不及于難及敗報至武陵首先問曰楊翰林死
未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為誰武陵乃再問曰楊贊畫死
未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武陵為不豫者久之嗚呼
此即曹騰殺補衡之故智究竟廷麟不死于陣而武陵竟死
于賊孰謂無天道乎

時畿內州縣 兵所至輒陷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條陳邊務
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 兵所至不能堵禦請于定州燕
縣廣平河間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
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
陳別事甚多武陵其覆載稱還言之可用非止一端而畿南
添設兵備尤為救時頃畫且請改迅科負用有 旨沈迅着

改兵科給事中作達到任管事蓋迅時結大瑞卞希孔為吳
援故武陵應之于外如檇鼓遂取 特旨如寄
沈迅授科後即疏薦張縉考等為兵科都給事中奉 旨張
縉考著改任先是姚思孝既斥屢推未用部議徐耀復不果
至是迅薦五人首縉考次任潘黃奇過涂必泓張若麒而所
重者若麒也其薦語有云庶則真肅敏則真敏又云其所上
平賦後節輝遞二疏皆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云云而不意
上竟點用縉考也縉考到任即疏叅武陵又因召對及之武陵
語人曰沈宙泉到底還不老成如此看來不若從部議用徐
夢我或能相為也不見得夫朝廷用人一手握定惟意所欲
與既與而又悔之武陵之橫至此哉

是年正月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于南關左良玉
遠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竄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
望一箭中其眉一箭中其指于于靴獻忠倉惶問良玉舉刀
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直前力闖獻忠乃得脫逃至
麻城良玉進勒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
夜襲穀城破之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兵
本營今釋甲歸朝爾百姓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孫可望重

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徑寸珠二枚文燦遂
一力掩當撫之獻忠所部不滿萬人乞餉十萬人又乞襄陽
府七軍文燦遷延不能應獻忠遂據守穀城分七群益于四
郊二月左良玉至襄陽與巡按林鳴球巡道王瑞梅欲誘獻
忠未見殺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為援
益無忌穀城諸生徐以顛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私練士
卒鑄造兵器雖婦孺皆知其必反

二月李自成陷蒼溪時川中諸道兵嚴守險要賊坐困乏食
賀人龍以弱卒誘而設伏于梓潼自成運弱卒：走伏發殺
賊數十級幾殲之自成率殘賊走溪南擬入湖廣依張獻忠
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驃馳六百里走高維至
浙川老回：營以疾半年餘老回：授以穀百人仍入陝西
剽掠

六月遂湖廣巡撫俞應桂以方孔炤代之以戴東吳撫治鄂
陽

八月賊曹操會群賊過天星托天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
整十萬半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九月熊文
燦遣副總兵龍在田等邀擊半里眼射塌天子雙溝大敗之

老回：等俱來走襄陽官軍追達數十里斬首六十餘級群
賊披靡回竄獨曹操仍留內浙山中十月陝西巡撫孫傳庭
帥師入衛諸將先後出潼關曹操謂為勦已也走均州叩太
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乃撤止
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為具疏請貸其罪分諸將宴之
于迎恩寺授官遊擊將軍供德甚備曹操者羅汝才也汝才
既受撫分七群賊于考竹諸縣文燦令散脅從諸眾簡選曉
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自言不願受署為官并不願食餉願
為百姓耕種文燦一切羈縻之與張獻忠遙為聲援奪民木
而食不奉縣官法

十二年己卯正月 兵陷濟南德王遇害巡按宋學朱布按道
府張秉文翁鴻業苟好善推官陸燦等或死或逃報至舉朝
震恐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之語張若祺
力持職方司為之案呈武陵即據其覆東撫顧祖認定汛
地會謂 兵無越德而南之理至是 兵由東昌而南渡河
破丘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
事又無方畧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恒擾鼓噪挾鉤
幾致大變繼祖懼即以穀千金塞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

其疏待罪申言原派不許離德之語武陵特出疏力排其說
兵退繼祖與順天巡撫陳祖范保定巡撫張其平總兵祖
寬大監鄧希詔俱逮下獄

大學士劉宇亮罷時 兵縱橫燕齊間宇亮自請督師與陳
新甲並轡而南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將卒皆視 兵所向
以為趨避惟跡踐居民以為事綿竹至安平頃者報 兵大
至上下相顧無人色擬急趨晉州城以避之知州陳私緒堅
閉城門不聽入而城中士民歛血為誓不得延入一兵綿竹
大怒傳令箭急開門以納師否者以軍法從事私緒復語督
師之來欲勒 兵也今 兵且至正督師建功之會奈何反
欲入城若易糧不繼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聽命綿竹遂
疏劾之有 旨逮問晉州士民詣 闕訟冤願以身代州官
死者十餘人私緒乃得輕處降回級調用 上始疑綿竹不
能禦衆徒擾民矣

時行問大帥俱尾 兵之後不敢擊亦不能擊綿竹具疏言
之其末帶劄劉光祚韓城與武陵謀欲因此去綿竹乃崇光
祚軍前正法 旨到之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
在軍前况綿竹之劄光祚者罪原不至死遠會有武清之捷

綿竹乃置光祚于武清縣獄而復請之并工武清提音於是
奉 旨條奏條叙殊屬乖輒看九卿科道有議綿竹具疏引
罪言乖則乘輒則為：不敢蓋兩人明知 聖旨往還之

間必致齟差必不能正法而遂綿竹之計行矣部覆綿竹剋
帶問任陳啟新言有重議輕沈迅言 明旨森嚴考功之法
未盡於是部議革職為民韓城崇 旨仍候事平另議嗟乎
此崇韓城與武陵主謀排擠構陷甚巧故 明旨止言者議
而加以議處附之者猶以為未足也故新不足道彼沈迅者
由武陵薦用而顯然出力為武陵排斥異己誠不識世間廉
恥為何物矣定之五案定而綿竹奉 旨免議 上亦知其
無大罪也彼韓城者獨何心哉

上傳任丘清苑涿水遼安大城定興等縣知縣白慧元等貪酷
縱肆俱着革職提問撫按官不行糾劾溺職殊甚近幾如此
速地可知者部院中鈔

慧元令任丘瑞某任丘人也選慧元飲酒半盡陳諸寶玩
以供鑿嘗慧元曰我有至寶大異于是瑞問何寶慧元笑
不應瑞固問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寶耳瑞然遂羅織
其事款入告又慮人議其修私怨也并羅及清苑等縣慧

元罷而新知縣李仲熊即蒞任 兵還攻任丘慧元善騎射協同仲熊固守城陷俱死之

山東巡撫缺東省諸人公討秦州兵備鄭二陽蓋二陽于流賊南犯時城守著勞者也往例本省撫道缺本省紳紳向部公討此相沿舊習間亦有為私者至是沈迅獨糾太僕寺少卿王萬象私討巡撫以修舊怨遂奉祀持亂政之旨萬象大懼回話之辭甚遜然寔無私討情弊乃得冠帶開往而沈勢益張後迅與若麒共言于吏部用永平兵備劉景曜巡撫山東自是山東諸事皆由二人握定矣若麒又引其兄若懈為吏部而以假咨事欺則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文武官品服色 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緊服獅子 上至是重行申飭武弁三四品俱昭 制服虎豹至內奄從無定式蓋直擯之洒掃服役之末 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品止于正四品間有 賜蟒玉者亦後米之濫觴非 祖制也至是 上命取山海經以進採取各種獸名另定服色以天駟為極品說者謂 天子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上又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三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秤斤觔願納

銅二十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為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尚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輕清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烟一縷耳此則誰任其咎監督謂 聖性猜疑甚重若如所言必增 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於是古器毀棄殆盡 凡遇 新天子嗣位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此相沿舊例其事則御用監司之真金徽玉軫也然有音無文至今上以無文為嫌欲更製禁曲而莫有能應者從父造以謁選入都中書楊崇善係長洲籍稱同鄉即邀致其家為製譜以進 韻義咸備 上聞之稱善從父已就選州二矣奉 旨文震亨著改授中書舍人武英殿供事

上御極後 周皇后正位中宮復選東宮田妃西宮袁妃而田最有寵其父田弘遇亦果橫 后父周奎次之袁父則魏 自守不預外事 上每戒諭外戚次三人同 召一日復召袁語二人曰學生不效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已容免賜提學周田不能應皆有慚色

瑞某與小萊城及秀水諸人善瑞有母稱秀水拉諸同人往賀甫登其堂則瑞母已親然端坐瑞侍其旁曰太 年老

不能行禮小弟代為答拜即先下拜水筆相預錯愕不得
已頓首再拜而起嗚呼此之匪人不亦傷乎守執為大守身
為大難一舉足間不預乎特書之以為戒

七月戮失事諸臣于市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賴結祖
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臨刑肆口訕上極其無狀聞
者咸為髮指而順天巡撫陳祖苞預服毒自盡獄中恩縣知
縣王應元等亦以失守被刑劉業燦以迎降故炤謀叛律決
不待時妻子入官為奴家產籍沒父女兄弟流二千里安置
而祖苞子編修之遴繼祖弟監事光祖俱以犯屬罷斥先是
賴振東撫任後連疏奏初前撫李懋芳至于連問衆論咸不
直之至是以失事服法所謂遂中以機者乎

兵既退陞陝西巡撫孫傳庭為薊保總督傳庭佯稱耳聾
不能任事有旨責其托病規卸遂繫下獄順天巡按楊一
儒以扶同欺隱亦被逮
時綿竹進賢相結罷去復當枚卜上點用黃岡姚明恭費
縣張四知涪縣魏紹乘三人俱入閣辦事
八月庚吉士鄭節凌遲處死先是節下獄衛帥吳孟明謂按
律忤逆惟父母告乃坐今節父母皆止其事又遠在數十年

之前不可究竟烏程乃以特授科道為餌如陳放新例于是
同里中書許燦應募上疏証其杖母并及姦妹姦媳等事奉
有嚴旨切責吳孟明不能治獄着革任回衛至是獄其遂
磔于市科道各官以不行糾發一概議廢俱降級有差孟明

奉謹後上疏言鄭郭一事世遠人亡皇上必欲立置重
典以風示天下近常州有錢霖父子戕殺之事遠近駭聞許
燦既仗義發憤何舍目前之錢霖而追已往之鄭郭有旨
逮錢霖同其子尚賓赴京驗審蓋尚賓以祖尚書春陰官應
天通判霖係庚子舉相爭一侍女遂揮刃刺其父中腹業已
翰重賄求和矣而刀痕儼然無計可掩逮至中途止德州宿
假寓草庵夜半縱火焚其菴預藏一尸于灰燼中遂以尚賓
失火被焚朦朧入告旨下地方官查明武進知縣馬嘉植
以入覲行知府陳瑄申結稱尚賓妻係焚死覆奏而尚賓竟
逃入太湖中馬嘉植物色得之因尚賓家奴婦取盤費遂執
其奴為專掩而取之申解撫按轉解法司尚賓決不待時錢
霖遣戍陳瑄為民然馬之為此亦非能仗義也向以刻薄殘
忍見譏于陳故為此舉以傾陳而洩私恨也陳為士戍進士
筮仕合肥知縣崔呈秀巡按淮揚時首薦呈秀敗陳從誠至

戚蔡奕琛得以考察簿尉歷陞今官與馬不相能馬在任唯
趨事要津視監司部即幾如也嘗以事履鄉紳鄒忠胤過當
朱大典鄒門人也造來督撫風陽鄒特往控訴朱為其疏奏
馬：知之急挽許昂臣求解許曾巡撫山西朱其屬吏也許
竭力調停事得中寢未幾許棄世遺孤幼弱馬視之如陌路
陳以此薄其為人每以刻薄殘忍目之馬故恨之刺骨云
中書朱紳相國：楨子也崑山朱大受為湖州知府與紳相
惡紳特疏奏之衆議以紳紳奏地方官不可為訓且紳又任
于咸不直之紳又不達連章疊上第四疏奉 旨廷杖遂斃
杖下

杖下

上之初即位也編修江昂鎮疏奏順慶知府楊呈壽有 旨革
職提問昂鎮四川南充人為楊部民衆論亦不與之已已內
計昂鎮例轉福建右叅議

歲底 上于宮中符召天將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
米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名即至：是召久之不至良久云
帝下臨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 上再拜
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否批云惟漢壽
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寤然再叩不應矣

各省俱有督糧道江南則以兵備兼理崇禎元年冬崇明營
兵缺糧知府王時和勒指不發遂致噪巡撫曹文衡查為首
者處死時和劾罷因請于 朝欲特設一道臣專理四府錢
糧如布政事例吏部不達其意題准設四府督糧道專理漕
糧既非其疏本意而增一官即增種：費徒厲民耳
時流賊充斥新黃間應撫當移鎮安慶以防侵軼四府縉紳
又謂江南重地不可無大臣彈壓于是部題添設安慶巡撫
以安慶兵備史可法為之復設偏沅巡撫以河南布政陳睿
謨為之

是年二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飛山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
降老回：既奔復糾草裡眼射塌天等合于混十萬分掠信
陽光山

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遠總兵張任學事甲
左良玉擊射塌天老回：混十萬于河南之鎮城大破之射
塌天氣撫仍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
不聽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壓賊壘而軍賊倉
卒接戰官兵奮擊斬首二十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
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塌天率其眾四十詣內鄉降于良玉塌

天即李萬慶也良王為言于熊文燦文燦署國能萬慶皆為遊擊將軍羊裡眼等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叛于殺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先是獻忠任札殺城知縣阮之鈞竭力調護士民賴之至今春叛形顯著左良玉請來其未備討之文燦不可至是果叛之鈞瀝血書絕命詞于襟仰藥死良王發兵進討熊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強留良王飲餞稽延旬日俾獻忠得預為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部署已定文燦始令進兵良王怒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櫻之不去必以邊留罪我今旗至即冒暑進討獻忠設伏於羅喉山良王兵渡險入伏中賊回合圍之良王全軍盡沒弁失其符印僅收殘兵百人逃歸逆列文燦事于朝樞密楊嗣昌具疏劾之有旨文燦遠問良王羊職殺賊自贖後文燦遠至幾尸西市嗣昌乃以議款不就無以仰副 聖眷而又燦又嗣昌所舉也乃請勅賊自劾上為賜宴賜坐復賦詩以寵其行 御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謝 恩畢馳至武昌申明軍令見良王部下多降將可倚以辦賊特疏請于 朝拜良王為平賊將軍

升永州推官萬元吉為監軍會事
十月老回：羊裡眼左金王等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犯安慶桐城等處遠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之

烈皇小識卷四

十三年庚辰正月大計群吏湖州知府朱大受等



特行賄於史料都給事中阮震亨以祈免為殿後所獲并緝
臨江知府胡永清等營賄事款於是震亨等俱下鎮撫司究
問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為考試官取
中教諭楊璉芳等三百名

韓城金穀皆以外僚入閣從無文采楊璉芳係揭陽教諭
而以歷榜此三百年所無者楊卷在某房中同考編修韓

四維見之曰曾元在是矣徐簡討沂取文閣之曰此必首
翁先生也不然沈是者貢生及拆號填榜果係教諭合堂

愕然韓城俯首無言史停筆候命韓城踴躍良久仍舊用
楊

三月 廷試策士 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又 廷授賴渾等吏部給事中御史等官

是日 上召對策進呈者四十八人於文華殿 上問造隔
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
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孔子論政則曰知恥近乎勇論士則曰

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于天不武王恥之故句踐秦
馬以沼吳燕昭式蛙而滅齊皆知恥之明效也因自列戎寅
通州城守功狀 上心識之拔為第一而周正儒宣國柱等
五人特授給事中吳邦臣魏景琦等五人特授御史賴渾特
授吏部主事田有年盧若騰錢志賜陳鯨等特授兵部主事
時韓城擬無錫鄒式玉為第一 上抑置二甲楊璉芳抑置
三甲韓城始失 聖眷矣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韓城剛愎性成敢作敢為既與武陵
比而擠去綿竹遂正首揆益無忌憚凡閣中有所稟擬中書
每于外廷傳示消息已成定例矣至是韓城信任私人王陞
步而怒老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不為用特捏淺 旨事參之
兩人皆 廷杖斃杖下兩中書家皆密緝韓城約賄事件以
報東廠又 上召對時曾語及朝臣貪婪韓城曰使廠衛得
人朝臣何敢至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流浹背于是專
傾其陰事而史莖所鞫多金為布置地者皆入韓城之寓造
史莖死周楊二家力慫莖家人詣廠出首東廠即以上聞有
旨下錦衣衛嚴究于是錦衣衛提韓城楊馬二長班鞠問供吐
逆付之監甚詳而韓城一疏再疏則云楊士聰之叅史莖別

有緣故又云史堯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為黨人所忌故乘其
丁艱而參之云夫身在事中又 聖怒方赫不韓已之受賂
而並辨史堯受參之故則真悍真惡矣有 旨著五府九卿
議處已而議處本上有 旨薛國觀着冠帶閑任中書王陞
彥着革了職刑部提問

〔六〕

韓城等既去後當校卜 上點用德州謝陞并研陳演先是
田惟嘉罷亦陞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隣為吏部尚書欽隣遠
延半年不至奉 旨詰責欽隣調用而特 召謝陞為吏部
尚書至是陞以原官演以禮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滑縣曾

出德州之門其疏讓位于是德州位列滑縣之前

十月行刑 御旨決十二人原任徐淮中河節中胡建預焉
胡建雲南人戊辰進士前年以黃河衝犯 泗陵與河道總
督劉崇嗣同運運河者專以運漕艘而黃河則兼護 陵寢
設有通德張秋徐淮儀真四河道復設南旺夏鎮二泉閘皆
以工部郎主之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費有編額慮最悉
也而徐淮尤稱險要特設打洪之後 神廟中葉改濬落馬
湖漕艘盡繇宿遷故口不復走洪而徐淮始專護 陵寢矣
承平日久惟俟春夏水漲漲發足以濟漕事凡大挑小挑之

費俱入上下私橐至是黃河連年衝決直犯 泗陵總督朱
光祚周鼎與崇嗣皆被逮朱劉皆斃於獄周後以宜興力庇
免死遣戍

連薛國觀至京賜死先是韓城出都費重累：用車至數百
輛東廠隨其事件密奏 聖心益怒而史堯寄頓之駐衛指
甚明給事中袁愷復疏劾其納賄諸事與通賄刑部右侍郎
蔡奕琛左副都御史葉有聲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林
棟陰有 旨奕琛有聲革職提問永淳棟陰閑任而私人王
陞彥雖已下獄尚未成招至是 特旨王陞彥着即會官斬
決凡招其或斬或絞招內已定奉 旨止云即着會官處決
今陞彥招未具裁自 聖斷故云斬決此 旨從未所未有
也陞彥決而韓城復逮：至候 命私寓而勒令自盡之
命下時韓城已歸家人報錦衣費 詔至韓城蹙然曰我死矣
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宦 詔畢頓首不能出聲
自盡後衛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 旨准收殮蓋懸梁者兩
晝夜真從未未有之慘矣

東閣五間夫為前後十間前中一間供 先聖位為諸輔
公本公叙之所閣輔第五頁以下則俱居後房雖白晝亦

東燭果擬韓城當國特鑿一牖從開門構榘椽以通日色說者謂破壞風水故首膺此禍然韓城即不破壞風水能免此禍哉

是年二月左良玉進勅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後逸去逃入瑪瑙山中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賊四出抄掠不得糧者歸盡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良玉因令國能將之前行偽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不意縱火大戰盡掃其營壘斬首萬餘級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獻忠批膝從岩洞逃去提閩 賜楊嗣昌斗牛服是役也獻忠精銳俱盡止存十餘騎走入興平利山中良玉進圍之連營百里悍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以收散亡養疾傷群盜往歸之勢復振而羅汝才過天星等賊復盡入川嗣昌駐襄陽會師分勅以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副使殺太白侵疏秦四川巡撫邵捷春不行堵禦捷春逮問五月賊羅汝才等陷四川大昌犯夔州石碛女帥秦良玉統兵來援監軍萬元吉率舟師由巫山上三峡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假官兵遙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賀人龍等皆會于夔州羅過諸賊自夔

州山後抄掠官兵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華擊過天星于鄭山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群賊既困謀奪尖山西奔賀人龍會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總兵張應元江雲鳳陝西副總兵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人龍等率諸軍奮呼直入賊陣斬賊為二賊騎陷泥淖不得馳而川兵奔跳澗谷如猿猴賊潰自相騰踐斬首十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碛土司邀之于馬家寨斬首六百又追敗之于留馬壩斬賊首東山虎旗于賊七諱家坪南北兩山：頭張幕魚鱗相掩壘官兵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先走北山賊馳下直擊官軍官軍力戰賊退守山巔官兵分軍繞山後而上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緣山逐賊追奔四十里斬首二百級賊奔營仙寺嶺癸卯三省官兵合擊賊于嶺上賊營大亂斬首十餘級秦良玉奪羅汝才大纛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箬坎入于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閉城謀歸湖廣以瞿塘水漲不得渡總兵嘉棟副總兵應元雲鳳自雲陽出邀其前監軍元吉副將人龍等聞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城山溪險隘炎暑毒人賊人馬俱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

世王一連鷹五營走雲陽尖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戎中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殺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殺後賊破之長驅擣其中堅賊大敗追至馬湯溪壘賊壘而軍六月辛亥昧與入龍等前薄賊營三路並進大呼騰躍而上賊驚潰官軍逐之斬首十二百人俘六百八人救其俘一梓鎗自米虎伍林三人隸為前鋒士于官兵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相邀參軍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入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入龍國奇麾兵並進聲動山谷圍中亦奮呼以應賊圍開四潰斬首九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汝才東走太寧之小嶺官兵掠之于夔東已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也南壩知汝才東窺而官兵漸迫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追賊於觀音山遂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過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餘騎餘賊皆大呼釋甲賊首托天王請降托天王即嘗國安也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扒地虎往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去百餘騎來

歸者七十五騎皆閉而徒見辛而過天星而走官兵板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騎三十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大亂馬竄木柵中驚疑相騰踐官兵蹙而射之斬首十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佺兒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追過之丁卯嘗國安前驅過賊官兵並進斬首三百餘級奪其營賊奔衣壩驛設伏溝澗中戊辰應元等前驅擣賊令高世達嘗國安統谷中出擣其脇賊伏散方接戰國安世達突出大呼擊賊：驚墮山澗中者無算斬首九百餘級生擒滾地狼等十七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八人庚子賊自衣壩東走開縣諸將分營出戰鄭嘉棟將中軍羅于華將左軍降將楊旭將右軍戰於城下賊大敗走大昌張獻忠自與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開川兵躡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無人然泰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初楊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賀人龍所將閩西兵號勇善戰屢殺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軍印既而良玉奏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兵銜後命初人龍驟聞大將之信踴躍動三軍既而報寢殊快：良玉知其故意亦懷恨當獻忠之竄伏與房

山中也所存十餘騎耳勒之可立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漸人龍復以婦印缺望遂互相推諉不復深入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二帥之心所致也

過天星素與張獻忠有却聞羅張既合遂詣嗣昌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眾七十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鄭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隸監軍萬元吉標下過天星即惠登相也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鷹連營踞大寧元吉遣游擊劉正國降將伍林招之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嘗恨為所併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遂殺劉正國伍林東走巫山良玉分兵屯房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獻忠時在巫山汝才往會之謀渡川西走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秦凱等合兵擊之應元雲鳳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獻忠知官兵無後繼悉銳來攻而應元雲鳳所將湖廣兵三十皆新募未經行陣賊驟至二將簡銳卒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衝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殊死鬪應元中流矢奮擊

突圍出賊方渡也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燃礮擊殺一賊即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甚飲水斗餘即血凝臆而卒時張羅新合嗣昌命金翅鵬部下飛上天入羅汝才營招之汝才遂巡未決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曰楊閣部已俘過天星獻閣下矣爾慎自為謀元吉請撤左良玉搆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汝才必未嗣昌不聽汝才遂不果降已丑也巫山遣人至關索營中招之先是關索屢敗伏深山中聞過天星降益懼遂與其黨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一連鷹等詣嗣昌軍前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金幣所部三十人嗣昌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羅張相抗其七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上聞叙齊文武將吏有差

九月官兵大敗李自成於函谷自成奔漢南李國奇等感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初諸將圍自成喻函山中分守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待其走而擊之可立盡也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同養子李雙喜乘隙率五百騎突圍而出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

逃入鄆陽時河南大飢：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鄆陽走伊
碓飢民從者數萬圍永安陷之殺萬安王米璉再陷宜陽勢
復大振

是月張羅二賊陷大昌進屯夔州山北時賊行營輜重婦女
甚眾官兵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守將多遠遁賊
遂長驅趨達州十月壬戌賊渡河入巴西陷叙州甲午過叙
閣由廣元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搃兵趙光
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旆而東賊乃踰昭化走
西川丙寅川兵迎賊於叙州敗績賊縛四將去降將掃地王
張一川擊賊於梓潼被擒賊剽之元吉請卹其妻子于夷陵

十一月庚辰嗣昌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
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張應元為副癸未發保
寧趨綿州癸卯賊知大兵至走內江乙巳猛如虎選驍騎逐
賊元吉應元屯兵安岳城下以道賊歸路十二月辛亥賊南
陷瀘州瀘州三面皆陡絕臨江止石立站一路可北走賊既
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據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蹙賊
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盡殲也乙卯元吉等至石立站賊先
移渡南溪官兵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抵成都副將其統千

餘騎夜換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面懸燈而潛伏
時處十騎望燈而趨大呼直入則所劫者諸土像也急退而
賊眾四合殲慘無遺自是成都專意固守不復言搆營矣
賊趨新都知縣黃翼固守賊復至綿州

是年山陝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
起開州人袁時中聚眾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
營時中自稱小袁營以別之後官兵復開州時中走河南
江北賊卓里眼左金王復犯霍英 上命太監劉元斌率京
營兵六十馳赴北江擊賊于霍山敗之賊走湖廣陷麻城黃
梅

河南知縣盜李際遇中靖却張昂聚眾至五萬搃兵王紹禹
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提斬首二十餘級遊擊某圍斬首
十級

十四年辛巳遠江西巡撫解學龍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下鎮撫
司究問學龍陞兵部侍郎循例有薦舉疏內薦道周有學問
直貫天人品行無忤周孔之語滑縣舉 旨以群臣結黨標
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緹騎逮下
詔獄鞠訊同黨姓名道周供出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

工部司務董養河及從父共四人俱下刑部獄

虜兵陷寧錦總督洪承疇總兵大壽降白衣應泰喪遼陽退

守廣寧王化貞棄廣寧退守寧錦至是虜兵侵犯寧錦總兵

祖大壽回守告急于 朝先是有祖大弼者其勇為祖氏冠

歷官副總兵前是虜兵未攻援兵相顧莫敢先進城中大恐

大弼戒無動自率銳卒五百直衝虜營往來馳擊虜兵披靡

不能禦遂拔營去及是病不能師報至 上命總督洪承疇

帥大同總兵王樸等六總兵援兵十餘萬人往救祖寄語于

洪謂虜兵強甚難與爭鋒可用車營法步：進兵即步：列

營使彼不得逞志逼之出塞乃可洪從其言 上以師久無

功令職方郎中張若麒往探机且若麒至不度彼此妄謂虜

兵一鼓可平嚴從進勦承疇不能制虜兵偵知之臨夕設伏

以待前軍甫發王樸率本部先遁諸總兵至半途聞之皆倉

惶西奔虜兵以鉄騎乘之士卒死者大半張若麒及總兵楊

國柱等僅以身免所喪器械資重不可勝計承疇大壽皆降

事聞舉朝震動若麒逮問下獄王樸處斬國柱等革職充為

事官立功自贖而承疇謬以徇難聞 卹贈太子太保蔭錦

衣十戶世襲與祭十六壇

呂時

召予告大學士周延儒於家先是閣臣雖內外兼用鮮有當

聖意者衆推且興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 聖意亦反之於是

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吳時昌為之經營涿州馮銓河南侯

恂桐城阮大鍼等各分認一股每股銀萬兩共費六萬金始

得再召 庚辰孟冬 上祭 太廟諸臣先至殿門外候 駕時殿門

未啟忽聞內有異響衆共驚聳俄見殿門大開有冕旒者十

餘位從內走出頃之不見而殿門閉如故衆祕之不敢言

駕至行禮之時怪風暴起燈燭皆滅助祭諸臣仆地者久之始

能起 上亦以驚悸成疾下體軟麻不能行立百餘日始瘳

及是孟冬祭 廟之日天氣晴和 上喜謂近侍曰周閣老

畢竟有福人故眷注最深

黃道周之案久不得結一番指上一番嚴駁戶部主事葉廷

秀疏救併與 廷杖淹留獄中者幾一年宜與再入政府竭

力周旋先是部擬學龍道周煙瘴免軍不允至是刑部尚書

劉澤深上疏畧曰黃道周等之罪至瘴成盡矣進此惟有論

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從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即貪酷

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如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

有建言蒙膠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獲載之量也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觀諸行事道周其說不過空言一二臣
工其相與者皆從罷斥焉有所謂黨而煩 朝廷之大法耶
去年行刑時忽奉 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
一 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請有
旨依議既而黃文煥等各疏辯有 旨該部查議部覆上有
旨准各復原職

是歲江南大旱自春及夏無雨高區竟未及種時貧民數
望賑蠲之詔宜興首先輸米三百石為諸臣急公者倡于先

撫按不敢言早各縣苛徵漕糧如額斗米至三錢民不堪命

爾時當國者不必請蠲請賑取厭 帝聽但就內外積弊
力為清查便可寬民命于萬一如光祿寺歲派無錫縣上
供白米一十三百三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
六百餘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尚寶科道等衙
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十餘石則每年多
存四十餘石每年衙門運解漕糧入祿米倉者五百餘萬
石除文武各官支過俸米外其糶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
軍衛後三營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驍軍勇神

木黑密等傲以中涓為三密歲糜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
有造冊之弊今溢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
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後則有賣粟之弊凡官錦衣
者虛領十餘粟皆托名吏役每粟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
耗米二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十皆食江南糧衛軍領
解止行給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十七百里
行糧此項整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
貯香蠟燈草絲綿等項額徵銀五萬餘兩年：委積無用
此項不可裁并釧遠犒賞公費重役支用多至二十三萬
兩舉一遺而各遺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
及料價藥料一切不忌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
萬若能逐項清查以佐國用將 朝廷不苦于虧額若黎
咸樂於更生相臣造福豈不普哉不此之聞而沿：首輸
為天下倡將以是盡臣職乎甚矣其不講于大道也
諸令中長洲知縣葉承先尤酷按取富室先乞賄入則免有
過客訊其宦况者曰賴有此荒耳眾心忿憤戕殺民變巡撫
黃希憲曲庇之僅以詞簡行後以標兵護之出境
是年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我斬獲頗多賊

引退賊復以大炮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高標兵有馳呼于城上者城外賊亦呼以應之此兵即執守道王胤昌於城上紹高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散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城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縊城走王胤昌等各官俱被執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後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于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泥首乞命自成歷數其罪遂遇害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奔懷慶自成偽稱關王雄諸賊事聞 上震怒遣總兵王紹高硃之籍其家

山東土賊李廷賓李昂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兗屬州縣一時彌聚響應東平吏胥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河南土賊艾一侯二等彌聚數千人武正知縣蘓茂柏擊破之

獻忠潛至巴州乘其迎春襲破之志掠三日趨達州新寧開縣焚毀驛道人烟絕斷者七百餘里初賊之南竄也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彌賊追逐不得

距賊遠令他逆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逆莫為堵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追及賊于開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困乏詰朝請戰秦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逆賊馳驅旬僅而及之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職其咎乎請為諸軍先揮戈衝進賊屢却如虎亦率親兵從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遲迴不前因簡精銳繞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于猛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集殘兵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扼歸路之謀矣初賊由達州而西也嗣昌策其必入陝檄左良玉自興山趨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夔門進勅使者憚行中途逆命曰賊已入漢中矣既又使人給良玉曰賊向漢中可急援良玉不應嗣昌之使十九逆良玉怒曰向從督師命瑪瑙山安得援乎遂撤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竟無一人相拒者賊既度險出巫山晝夜疾走入歸興山中羅汝才亦入湖廣惟操天動留川東元吉屯兵八百於白帝以備之

二月李自成以邵時昌為河南偽知府而帝擗子女王帛入

山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入城收時昌斬之時土賊遂起一斗殺死確子等諸盜皆合於李自成同攻開封巡撫高名銜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攻七晝夜不克周王恭榜出庫金五十萬助餉復懸金募死士能殺一賊者立與五十金兵民踴躍爭先賊死其甚眾賊悞退數舍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與總兵陳永福內外夾擊大破之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賊乃退既而仙風名銜互相訐奏 詔逮仙風以名銜巡撫河南

獻忠汝才復從山中出趨當陽鄭撫王永祚托之于房竹遂走宜城偵知嗣昌有檄至襄陽要之于遂取檄遣賊偽充公差夜叩襄陽門巡道張克儉見有符驗延之入時二月初八也先是官兵獲獻忠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俱禁襄陽獄知府王承曾素縱賊漁色見獻忠易視之疎其防賊乃入獄與徐潘等相約漏四下徐潘等破獄出殺守門卒開城門迎賊：盡入先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及諸樓臺合城鼎沸初九日獻忠入城借坐案王殿坐王堂下勸之以危酒曰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臨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盃遂遇害宮眷無一存者并殺桂陽

王常法時城內守兵數十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推官鄺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署襄陽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死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久之與鄭撫王永祚統兵赴援癸丑賊棄襄陽渡江破樊城己未陷當陽乙丑陷新野光州

江北軍左諸賊因官兵四集急而議款監軍楊卓然議安插于潛太間然二賊寔無降意公行劫掠卓然每左右之及襄福二藩相繼遇難二賊乘機復熾 命朱大典督諸軍討之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拔河陰斬孟三

三月丙子楊嗣昌自盡嗣昌以連失二都喪兩親藩不能免遂自縊死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令猛如虎駐蘄州防賊賊東軼事聞左良玉削職戴罪討賊鄭撫王永祚知府王承曾襄府長史唐時俱着撫按解京究問

山東巡撫王國賓率職以王永吉代之時東省大亂民間父子相食徐德數十里白骨蔽野行人斷絕亂民相聚為寇曹濮土賊尤熾 上命總兵楊御藩劉澤清合兵勦之四月以丁啟濬代楊嗣昌總督軍務 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屯南陽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

者宗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圖議云十八孩兒
乞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為軍師
張獻忠犯應山知縣章日輝擊却之遂陷隨州知州徐世淳
合家死難吏民屠戮無遺隨州為四冲之地其初陷也知州
王燾死之至是三陷矣

五月以東寇孔林特設津徐臨濟四鎮總兵專護漕運又以
河道總督張國維繫工部侍郎銜不便節制四鎮乃改銜兵
部侍郎

河南土賊袁時中犯蒙城朱大典擊敗之總兵劉良佐簡統
騎自義門追擊賊大敗奔潰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入河南
泰安土賊掠寧陽曲阜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
沙溝屠慘甚遂犯徐州北關轉至南沙河宿燬漕船十六
隻

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却山中時保定總督楊文岳屯高州
左良玉屯南陽猛如虎也德安遠疽發于背退屯承天
癸酉出傳宗龍于獄總督陝西兵討賊丁丑宗龍至新蔡會
楊文岳賀人龍李國奇虎大威等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
城戊寅諸軍畢渡走龍心是日李羅二賊將趨汝寧覘官軍

至盡伏精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而沒人龍使候騎覘賊還報
曰賊渡河向汝矣已卯諸軍進次並家庄皆解鞍釋甲散行
墟落以求易收賊突起林中將官軍人龍歛兵不戰國奇迎
戰不勝兩軍皆潰大成兵亦潰賊并力攻二背以火礮擊却
之保定兵夜潰文岳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士于飛檄
人龍國奇以兵還援二帥不應時營中兵食火器皆火俱盡
辛卯夜半宗龍勒軍突賊營潰圍出士夜賊追及之於項城
執宗龍至城下令呼開城門宗龍大呼曰我已為賊所執爾
等當死守毋墮賊計賊斫其耳目死城下人龍國奇俱西歸
賊陷項城傍之 詔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李羅
二賊合兵攻葉縣守將劉國能即飛朱虎也誓師力戰賊悉
眾來攻國能身被數十鎗氣愈厲部下勸暫逸國能後舉國能
曰 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之榮萬死何辭自成羽毛已
成不可復制何再舉之可圖盡殺其軍中馬驟黎士黎明分
兵為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夜復聚則死者過半
矣又分為五隊賊亦分兵圍之更番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
殘丁短兵相搏至夜度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力盡矣遂自刎
死部下無一降者事聞 詔贈國能左都督

六月左良玉擊張獻忠於南陽之西山敗之獻忠西走攻南陽知府顏日愉堅守不下遂襲泌陽陷之

七月獻忠圍鄖陽守將王光恩禦之少殺傷遂退總兵黃得功標下兵殺去投獻忠獻忠令之破鄖西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將被擒者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

八月獻忠東掠信陽時總督丁啟濟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至是良玉始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於信陽大破之斬其渠魁五人獻忠負重傷晝夜遁良玉軍殺大振戊午

獻忠收餘衆走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遂走南陽越十餘日良玉始至則獻忠越南陽而東久矣時羅李方合獻忠因

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選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軍回諸賊同入霍山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追賊至壽州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兵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既而欲攻城州民歛貲萬金賂之乃免

十一月總督汪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趨河南先是喬年於陝西散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蛇以殉誓師

東下抵郟縣襄城舉人張永祺率邑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盡衆未迎戰時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衆之一軍盡沒喬年以數百人入城拒守五日襄城陷喬年自刎未死殊被執見殺并殺守將李萬慶即射塌天也自成深恨諸生剗刑百九十八人又購永祺永祺遠遁屠其族人九家遂乘勝圍南陽破之唐王遇害總兵極如虎死馬鄧州等處皆降知州劉振世死之太監劉元斌統兵救襄城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

十二月自成連陷許州鄖陵等縣鄖陵知縣劉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刎死復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高名衛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百金殺一賊者五十金戰死者卹其家五十金被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乃退屯朱仙鎮

上以朱大典受命督師縱賊流毒著革職聽勘以高斗光代之十五年壬午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正立頤內侍曰召閣臣未閣臣繇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而班未蓋以師帝待諸輔也閣臣起立未知聖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

臣西邊班未隨有一卷下引而前 上宣閣臣來請輔起進
 上曰古未聖帝明王皆宗師道今日講官稱先生猶存道意御
 等即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 聖躬轉而西而向閣臣
 一揖曰經言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休群臣也朕之此禮
 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
 上諭至此辭意甚嚴重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調和在
 卿等諸閣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 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
 的言之再三隨 諭先生起來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 上
 還宮後復補 賜 聖諭一道時諸勅臣不知所以亦相率
 疾趨 上曰東班去

時行取各官待 命閣下皆仰祈宜興予援遺漕運懲期宜
 與同言漕艘至今尚未開幫南回皆以巡漕未補無人催備
 請速下諸科道訣 上從之於是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授
 部曹者滑縣接韓城衣鉢每案 旨報深文詆誦黃道周之
 獄皆出滑縣手宜興再召并研筆事 請教惟謹而滑縣專
 行自如宜興大不以為然御史楊學愈其疏將糾之或謂滑
 縣曾巡撫江西於楊有部民之誑不便乃授馬嘉植上之滑
 縣一疏引疾宜興即票 旨准回籍調理

大學士謝陞罷德州由外廷入 聖眷頗隆去冬 上用十
 一版茶設禮祭 光廟御容諸閣臣陪祭德州最後至糾儀
 臺省糾之德州疏辯言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
 是後期乞將臣與縫衣者同下法司嚴加訊鞫難奉 旨免
 議而 聖意已移矣時違憲議款 上頗秘其事德州與新
 皆臺省訟言其不可給事中朱徽首先糾劾謂事關 宗社
 謝陞身係大臣既知不可即當極諫乃諫諍不聞而昌言于
 眾以暴揚 聖上之過大不敬無人臣禮 上震怒奉 旨
 有朕心甚痛之語將大有所處分而群臣隨聲附和不下百
 餘疏 聖意遂從輕止削籍為民

御史楊學愈疏畧曰臣伏請 聖諭申飭交結內侍之律因
 稽 太祖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有明
 糾無陰許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
 者誣人作奸挾仇首告夫糾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
 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揆之 皇上泣罪解網之仁
 豈不傷哉伏乞 皇上先寬東廠條例夫東廠寬而刑罰可
 以漸省抑臣又有請為外臣復罪但 教撫按檻車送詣
 關下未為不可若縱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資者地方紕

銀為害滋甚有旨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化科自有司存錦衣校尉毋得奉差需索

五月遼鳳慶總督高斗光安廬巡撫鄭二陽起馬士英總督鳳慶軍務士英先為王坤所糾遣戍至是會推鳳慶總督士英列名其中上怒甚曰會推大典輒以廢棄竄名其間家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曰家臣豈敢欺蔽寔以馬士英曾歷遼疆頗有才畧禁錮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裁奪惟是家臣不先奏明誠為有罪上怒始霽曰馬士英既說他有遺才即着他去遂起陞兵部右侍郎總督鳳慶安慶等處軍務

六月吏部尚書李日宣罷時當枚卜外僚房可壯張三謨宋致預馬先是御史廖惟一并研姻戚也時當考核并研托可壯為道地不應并研因布蜚語謂此番枚卜皆可壯三人主持上入其說召廷臣于中左門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毋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而今日枚卜大典會報推舉自當矢公矢慎乃稱詞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並濫預會推此豈大臣之道并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掌

道御史張煊幾欲用重典閣臣力救乃下日宣等於獄時吏部左侍郎現缺右侍郎雷耀龍久不到任上呼禮部左侍郎王錫哀出班曰吏部印着你看掌王遂改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既閣臣以枚卜請上點用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與化吳姓俱以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而起陞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蔣黃同邑同時極稱盛事

四月中順天三河縣地方半空中忽墮下一龍牛頭而蛇身有角有鱗宛轉叫號于沙土中以水沃之則稍止撫按不敢奏聞如是者三晝夜乃死

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適走群望上成躬往致禱馬臨終上遣使他殿行香不及永訣田宮大慟喪禮倍極隆厚田妃有妹曾入宮上授以花一朵即合神髻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旨採擇淑女以修六宮候冬間舉行未幾過變

金壇盛順者宜興幕客也欲題內閣中書而又欲得科目為重士牛北闈大理評事李森先已與有成約外議頗著給事中楊枝起疏糾之森先降詞不及預同考及發榜感何列名監場御史徐殿臣力持不可乃抽出

鄉試大典雖曰天公然黃緣未能盡絕至開防潰裂顯行無忌則莫若士午時宜與當國第肖儒子奕封以及親識子弟無不入殼衆官效尤成風不復問文藝矣說者謂隱匿災荒濫黷大典上負 聖眷下負與望 賜死之禍實自取之後有坐以縱殺之罪者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殺不坐以不可逃之律而加以莫須有之案恐反授宜興以口實也

十月吏部題臣父生死蒙恩等事奉 旨文某准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先文肅以九年六月崇世十一年二月南京給事中張焜芳疏末有云故輔文某骨鯁性成勁介絕俗以天下為己任數月揆席正色危言觸忤去輔禍機逆發以致忠憤填膺遺志以竣今歷二年餘矣子孫不敢陳乞撫按不敢代題竟與草木同其朽腐 皇上恩禮舊臣隆賜講恠而使文某幽光弗耀典禮闕如優卹名堂可一日緩乎六月濫川請告給事中吳廷徵疏言張至叢之婦 皇上優禮有加臣知 皇上始終優禮大臣也因念故輔文某與至叢同蒙 特簡兩月政地一語推尤省過責躬濫馬朝霞其進也絲 聖明特達殊恩非藉旁門倖竇其去也絲同官意

見相左非係納賄徇私今崇世已二年餘矣撫按不敢代題于孫不敢陳乞惟 皇上哀而矜之韓城果卹典出自朝廷何得徇私市恩 御筆抹去止批該部知道十二年四月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胡璇崇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董羽宸具題奉 旨文某准復原官致仕九月不肖素上疏請卹臣父生死蒙恩微臣感戴中惻等事奉 旨該部知道十二年三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劉大垣崇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 旨卹典必須寔蹟這本如何竟請還着再行核奏亦韓城所稟也後韓城復 謹具與再入政府十五年四月祠祭司署司事員外吳泰崇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 旨文某准與祭一壇減半造奠仍加祭一壇以示優禮至是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張文煊崇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王錫衮具題奉有旨 旨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決新甲四川人絲舉人歷仕本兵蓋楊嗣昌薦以自代為款局地 上亦知邊防不足恃姑藉款以暫紓目前後以傳宗龍言 召新甲切責謝陞獨進曰唐果許款亦可恃於是遣馬紹愉往建州不表謝而復得優書上大悔恨然自張若祺備事後舉朝之人無不願款者新甲後

申其說 上親發遺書加紹愉太僕少卿銜而鄭重遣之乘傳至塞外遣臣張筵宴使李一語不答云待國主命及國主至義州責諸酋私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再叩頭祈請始得免馬紹愉旬日竄歸科道諸臣惡其等國連疏糾之并盡列新甲奸罪 上雖怒甚隱忍未即發遣新甲有疏細陳款事類末內多援引 聖諭此疏誤為書後發科抄傳兵科某據疏抄糾參 上意新甲見責下 嚴旨切責且令回話絕不引罪反自謂其功有某事人以為大功而竇臣之大罪等語不一而足 上愈怒著羊子職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斬宜與并研合辭求免以北虜未薄城為言 上曰陳新甲職任中樞一等莫展致令流賊被獲殘奪我親藩不更甚薄城乎遂奉 旨陳新甲著即會官斬決

新甲去任以馮元甄為兵部尚書元甄素習占風望氣揣知寇虜交誼剪滅無術乃佯稱病一日在朝班偽稱疾廢瞶眩仆地扶曳而出長安班後婦孺皆唾其為細人使兩守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元甄去以張國維代

十一月清兵入犯蓋於今曰犯矣越畿甸而南掠山東破兗州魯王南走守道陳之伸逃知府鄧藩錫凡之破莒州知州

景淑汴大馬不屈死復闖入南直界烽火及於徐邳沐陽時江浙九省入覲官暨陞任差回各官俱鱗集於淮安度歲是年正月山東賊李青山攻兗州給事中范淑泰魯府長史俞起蛟擊敗之擒青山獻 闕下青濮諸賊亦次第勒散李自成攻開封蓋急穴城而置炮於中選銳賊披甲以俟炮發城崩即乘勢衝入乃炮反外向銳賊皆死而城屹然不動賊駭解圍去至五月後來用宋賊計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二月張獻忠合左羊諸賊陷亳州全林復趨壽州分賊攻六合

三月李羅二賊圍陳州兵備閑永傑率士民圍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沈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賊被擒大馬被殺賊逆屠陳州張獻忠攻舒城四月舒城陷時舒城無分恭將孔廷訓領兵千人與鄉紳胡守恒率士民共守廷訓降于賊開門納之賊執守恒大罵不屈以刃刺其腹心死隨令廷訓攻霍山李自成陷太原州進圍歸德歸德無兵民自為守賊鱗次穴城：陷推官王世琰死之

五月復孫傳庭原官提督陝西兵討賊傳庭檄召諸將于西

安聽令回原總兵鄭嘉林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勅總兵賀人龍各以兵米會傳庭大會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殺之曰爾奉命入山討賊開縣噪歸征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將遇賊先潰致秦督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回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以入龍軍公隸諸將刺期進討襄城之後朝議疑人龍與賊通故傳庭殺之諸賊聞人龍死咸酌酒相慶

張獻忠襲陷廬州時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賊報百偽為諸生應試者潛寓城中甲戌夜三鼓獻忠捲甲疾趨至城下舉火城中賊亦舉火以應之守城者驚潰遂陷督學某兵條蔡如衛逃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陷

平左諸賊趨壽州穎川參將李相偵知之伏兵城東南隅而統銳師迎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夾擊大敗之斬首十餘級

六月起侯恂兵部侍郎總督官兵勦賊與孫傳廷協力援開封

七月各鎮援兵潰於朱仙鎮時山西總兵許定國援開封先

潰於懷慶總督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各統兵會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久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歸營即率軍走襄陽諸軍相繼而走二督營亂啟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逐之追奔四十里喪馬驟七十軍仗糧州無翼官兵數萬俱降于賊啟睿勅書印劍俱失事聞啟睿速繫下獄文岳革職候勘張獻忠陷廬江焚戮一空還陷六安將州民盡斬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未獲再戰敗績賊遂謀渡江入南京

八月河決開封時開封被圍久周王先後捐庫金：盡再捐歲祿歲祿亦盡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衛推官黃澍等欲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堤灌賊：可魚也及決河賊已先營高處其移營不及者亦死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兵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高名衛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上周王率宮眷及諸王從後山逸出露棲城上雨中者七日總督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水師亦至推官黃澍從王乘舟夜渡堤口

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素舟入城盡雨以去即毫以下皆被其災 上聞之痛憤下詔優慰周藩授黃澍為御史

孫傳庭兵至南陽李羅二賊西行逆之傳庭設三夜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奔以誘賊：逆之入伏中成虎還兵力戰高傑董學禮突出翼之左勦嘉棟左右橫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賊潰東走追擊又敗之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無復隊伍賊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皆走喪材官將領百七十人事聞 詔傳庭立功白贖

〔八〕九月黃得功劉良佐侵統兵逆獻賊：走潛山賊將一堵塼為殿營于山上二將捲甲疾趨夜半綠山後噪而登賊驚起失措官軍奮擊賊大奔追逐六十里斬首十餘賊潰圍走安慶執一堵塼焚殺之十月良佐再擊獻賊于安慶敗之獻賊走蕪水

閏十一月李羅二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安兵屯城西與賊相拒一晝夜川兵潰次日賊四面環攻雲梯如塼而立一鼓百道並登城遂陷執文岳及兵備王世琮于城上皆厲聲罵賊：世縛二人以炮擊之糜爛

一死世琮初為河南府推官樂賊矢貫耳不動稱王鉄耳賊屠士民數萬留八日校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于諸王妃嬪以行

十二月李羅二賊以數萬騎至樊城左良玉營于樊城高阜來高飛礮擊殺賊十餘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賊分兵陷荆門夷陵逼荊州良玉全師出漢口下武昌次於金沙洲偏沅巡撫陳睿譙荊州奉忠王走湘潭李賊遣老回：標夷陵旱里眼趨德安荊州士民開門迎賊李賊遂入荊州

十六年癸未大學士周延儒請督師勦唐兵又以軍機事密章奏無以為信請文淵閣印以行說者謂閣印不宜移動：必有效後果罹韓城之禍

大學士吳桂奉 命督師勦賊 欽給銀五萬兩軍前支賞加萬元吉兵部職方司郎中督輔軍前督查

四月北兵盡行出口京師解嚴大學士周延儒仍入閣辦事大學士吳桂罷興化向巡歷山陝以能折衝名今春督師勦賊與宜興同時受 命興化留京師料理各項後上疏遊請諸事件迨宜興事竣已後 命矣猶未成行奉 聖諭輔

臣姓受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未出都門等書莫不憂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與化其疏引罪乞休有旨准回籍

廷杖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何下之獄開元由給事中調外既轉司副滿望即陞京卿而稽遲不遷頗生缺望時楚勢方盛正謀尊宜興上以邊警廣求直言開元疏請對

上召入德政殿開元訟言群臣徇私結黨皇上孤立無助且奏且日宜興宜興惶悚無地 上諭速補疏進覽宜興一面令人邀結開元阻其補疏一面進揭言臣孤子寡援蒙 皇

上寵眷每事不敢違忤見忌群小非一日矣即令開元所陳皆無指實因言楚中若某若某皆朋謀樹黨其利刃於臣者摠為擁戴丘瑜代為掃除耳 上覽揭心動急促開元補牘

開元已吞宜興之餌遂回不即具疏 嚴旨頻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釋纒回謁宿速起廢籍自謂有裨于 聖德孰敢起而攻之願 皇上徧召群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

其人之賢否 皇上若不加体察一時將吏但于賄賂難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 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 上怒甚下錦衣徵造是時密雲巡撫王繼謨奉 旨議處寧武兵

條錢天錫欲得其缺求援于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道二人期以事成萬金為壽楊廖為怨于宜興宜興許之然未言及壽事楊廖出再為請益復益萬金嗣天錫會推 俞旨已下時又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紳 上特為頒諭一道

戒謗言官內有為人出閣等語此蓋 皇上破羣臣之積習而告誡之非為天錫發也給事中姜埰探之未真疏言 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誠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

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 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謗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籍言官之口後將

爭效寒蟬壅閉 聖聽誰為 皇上言之哉疏入宜興激上怒下 詔獄根究主使招上俱與廷杖宜興必欲致開元于死綏帥賂養性曲為護符得免開元下獄後始知前之 詔

諭非為密撫而密撫之更替宜興寔無所私乃自悔其多事有南京御史孫鳳翥從獄中視之開元吐其情願一白而無繇孫山東產盾直人也願為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 旨着

明白具奏孫正擬暢言其事楊廖危甚急乘間訛之其于其揭申寬楊廖百計潛消之然其事傳布長安宜興之心跡已

明於是王繼謨何紹德巡撫錢天錫羊職違問與揚枝起廖國選俱羊職同下獄

〔九〕

上傳諭黃道周著以原官起用宜興承 上深眷其應對寔敏捷凡 聖怒人莫能挽回惟宜興談言微中道周之獄人皆以為不可救宜興業已周旋得釋矣 上偶言岳忠武事嘆曰今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宜興進曰飛自是名將然如破女直事史氏亦多虛張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 上默然次日即有此諭

左都御史劉宗周刑部尚書徐石麒左僉都御史金光宸同罷時 上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教勅起及用督撫事宗周奏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 上曰亦須論才時西人湯若望等精于火器御史楊若嵩奏火器為中國長技當從西人演習宗周奏唐宗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報倚為長城謬實在此 上色不憚宗周又請釋熊開元姜採云倣衛不可輕信是 朝廷有私刑也 上怒仰視屋梁曰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光宸奏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宗周免冠謝既退各具疏引罪有 旨宗周為民光宸調用時開元等已下刑部擬罪尚書徐石麒擬姜採遣戍開

元贖徒宜興大忤逆票嚴旨以進石麒再疏乞休有 旨著冠帶閑住

〔一〇〕

下順天府丞戴澳于錦衣仗澳浙江奉化人奉化小邑也澳起家進士官吏部成行邵邑其子尤恃勢縱恣奉化錢糧共二萬餘戴氏居其半歷任知縣皆以錢糧拖欠罷官至是吏部特授進士胡呈泰為奉化令胡下車即延耆老諭之曰吾知奉化錢糧所以不起者專緣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後徵民戶乃徵提戴氏家人追比而恃頑如故即提戴于親身赴比戴于怒急走京師懇之澳勒澳立刻出疏奏胡澳曰胡令之初到無款單且以部民奉父母官亦覺不便而叔於其子姑出一疏言天下治亂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有 旨奏內所陳必有實據著指名回奏澳窮極乃以嘉興推官文德翼入告事下撫按既而撫按皆為文訟寬給事中沈迅逆疏奏澳謂澳之疏專為胡呈泰而所以欲奏呈泰者專為錢糧拖欠呈泰奉法追比耳於是 旨戴澳羊職為民下錦衣衛究問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適閱諸先儒神位因 召禮部左侍郎王錫衮右侍郎蔣德

環祭酒南居仁三臣諭曰宗儒周程張朱印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兩部會同唐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於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弘聖教三臣承 旨即于九月題請開館編纂六子諸書而尊崇位蹄時廷議不一不果行

大學士周延儒罷廷儒林居時長興周仲建特往通譖叙叙姪禮事之惟謹延儒之再召也秀水吳昌時為之効奔走延儒入都仲建官兵部員外昌時官禮部郎中共入其幕下每朝夕輒便衣直達卧室與侍者交通探聽閣中消息隨在外招搖市權昌時醉心吏部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即元無恨且興亦借此塞其望而遂之遂以郎中調文選司破格極矣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兩月科一人道二人間或吏部一人此舊例也昌時為破例推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科道群起大譁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掌道御史初彪佳率兩衙門集于公所與昌時面議及是日科道齊集援例相責昌時怙過絕無引咎意御史某不勝其憤擬而坐杭搏之昌時倉皇而出且曰若莫為待我如此我當盡例出諸御史諸御史聞之咸怒髮上指與昌時有不而立之勢矣

又宜興自恃 聖眷視同官蔑如也并研華皆有愠心縱肆賂養性有陰事宜興刺得之以挾制駱使為己用往來傳遞者昌時也養性有字既宜興不受昌時竟隱匿焉養性以此款恨刺骨內奄王之心頗不樂宜興曾向宜興云我們才力有限還要求老先生乞容聞者危之而宜興不以介意

入祀宜興督師逐之總督范志完宜興辛未所取士其人大言不慚無纖毫實用宜興一切以軍情委之宜興之出督師也 上注意甚嚴刺：遣人偵伺而宜興駐通州每日幕客橫集于後始開門收文書應故事所謂躬歷戎行鼓舞將士者未之能也 出口各路援師尾之而行不敢邀擊辱賄宜興以求叙功宜興諾之襄城伯李國禎與王奄俱有私人欲入叙功疏中宜興不從乃比而揭其短入告謂 已驕邀而擊之可隻輪不返宜興私通 禁諸將不得一矢相加適坐是安然出口 上信以為然適給事中吳甘未御史王章疏奏本兵張國維而德州兵備雷演祚亦疏奏范志完皆與宜興有連奉 旨周延儒着府部九卿科道議慶閣臣合辭申救得 旨內外多艱用人罔效悞國害民皆朕不德所致周延儒着致仕去

特旨修撰魏藻德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藻德辭陳演
請改少詹事街辦事仍昭舊品用轎 上從之此與劉之綸
同一破格然之綸以戎事超授雖未成功備殲于陣與藻德
天淵矣

八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陳演魏藻德為考試官取中
陳名夏等三百五十八人以逆警大計改五月會試改八月
閣臣循序應以蔣德璟為副時 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
及星宿經紀取中國曆驗之不甚應以西曆驗之輒應遂加
西人湯若望尚寶司卿專理曆法先是 召對德璟奏及之
曰湯若望有何好處 皇上如此優禮 上曰古帝王招求
遠人湯若望遠夷慕化朕故優待之有如卿言建 屢次內
祀震驚 宗廟仰何不擇之使去及是遂抑德璟而用藻德
而棘園之役亦止于此藻德離孝廉未三年驟興父場說者
謂文脉亦促甚矣

兵部尚書張國維罷遠督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下獄
時給事中吳甘朱疏論國維昔任撫江南惟以巧言令色為
務有浪于中丞之稱及任本兵寸籌莫展惟去輔意旨是徇
打恭作揖使成職業云： 上慮知國維罪狀擬加重譴國

維捐學賢乞援于內奄乃得 旨開任德州兵備雷演祚疏
論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鞍十兩馬百匹行賄京
師等事有 旨志完革職遠開永圖以失機亦奉 旨革職

遠開

范志完伏誅 上特召雷演祚入朝與志完面質于中左門
疏內所奏事款歷：有據 上又問演祚曰爾所言稱功頌
德適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微
獨祖皆自居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
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 上即命遠廷獻 上問志
完全鞍馬匹招稱送右諭德方拱乾 上併召拱乾拱乾力
辯云臣以詞林冷局無票擬招駁之責且甫入都安有此事
上即叱拱乾去志完俱被遠知 上方注意封疆決無生理滿
載輜重望門投送而不得要領卒置于法永圖亦坐封疆失
事律決不待時

遠大學士周延儒於家吏部尚書鄭三俊罷先是御史印彪
佳賀登選各疏奏吳昌時察制吳權給事中郝綱疏劾吳昌
時周仲建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
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建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蔣

拱宸疏論昌時入延儒之幕與董廷獻表裏為奸無所不至
 賍証累：萬目共見即如南場一榜非其親戚即以賄賂得
 昌時為之過付伊弟首儒伊子奕封公然中式毫無顧忌以
 至白丁銅臭汪麻陳咨授等皆黨緣登榜其貪橫如此尚知
 有 朝廷法紀哉末又指其通內一事時綬帥賂養性細刺
 昌時與延儒通賄諸款其事件上聞諸奄亦盡發延儒蒙蔽
 狀復遣騎逮延儒對勘而三俊以舉用昌時引罪回籍延儒
 就逮將所居樓閣三楹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咸聚于此紫
 貂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最上乘不能
 登此樓焚時火光皆作五色焰云

蔣拱宸疏參宜興及吳昌時內有通內一事為 上所最怒
 七月廿五日 召府部九卿科道 廷鞠 上角素率太子
 與定王同訊呼昌時前詰其通內 上聲色俱厲昌時辯
 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雖不才安敢犯此 上
 呼蔣拱宸面質拱宸戰栗旬伏不能措一語 上愈怒叱拱
 宸退然 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對質也昌時始終不
 為屈曰 皇上必欲以是坐臣：何敢抗違 聖意自應承
 受若欲屈招則實不能 上即命內侍用刑閣臣蔣德璟親

藻德出班奏曰 殿陛之間無用刑之例伏乞將昌時付法
 司究問 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
 法從公勘問者二閣臣奏 殿陛用刑寔三百年來未有之
 事 上曰吳昌時這厮亦三百年來未有之人二閣臣口塞
 叩首而退內侍遂進用夾兩脛野絕昏迷不省人事乃 命
 下錦衣衛徹昌時已不能行衛役負之以出進見衛帥賂養
 性曰請受刑養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後審越數
 日衛審一如 廷鞠語不稍屈乃刑其兩家人亦終無所招
 後有 旨送法司咸謂有生機矣不數日而斬決之 旨下
 先是韓城之逮也昌時本無所置力而掠居之以為功王陞
 彥臨刑志恨曰吳昌時殺我旁人皆為咋舌而昌時更揚
 自得也及是奉 旨吳昌時著即會官斬決與王陞彥之
 旨同人以為有天道焉而其寔不盡然也

逮張國維下獄時追論其中樞誤國之罪故也部擬徒贖有
 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遂著再擬具奏

九月 廷對策士 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繩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上燕禮部尚書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童俱以原官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兵貢守松江十五年以錢糧拖欠停俸督徵故欠稽不遷今春入覲有以兵貢操守廉潔薦者上特授左副都御史遣吏部某以某事奉旨詰責尚書李遇知曰臣正行糾駁兵貢云何不行題參一語深當聖意遂同建泰入閣從未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亦變例也

給事中時敏例推金華太守敏求授兵貢兵貢急進一條陳疏敏遂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及例推本上兵貢案旨時敏方在議處何得遽行陞推員缺另推議本上奉旨時敏着降三級仍舊管事仍儼然少即矣

周延儒賜死宜興逮至旅邸候命所為挽回者不遺餘力欣：有向榮之念及是夜半而勒令自盡之旨下宜興從禮被扶起聽旨旨內先歷數其罪至姑念句內奄止不即請宜興意有非望稽首稱聖恩者再四奄侯其稽首畢始宣着勒令自盡宜興悼魄喪魂左右不能自持繞室而走妾思竄逸綏帥令二綏騎執持之延至四鼓綏帥乃勉強從事又宜興素服參附氣斷矣四肢猶暖潤如生綏帥惧有他虞急以釘入腦門始敢後命較之韓城為尤慘云先是

上與閣臣語及宜興曰朕恨其大使亦晉江以告宜興曰事如此英主不使幸不得也周仲建費四萬金乃免於難

上特起沈自彰為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為職方郎中加太僕卿銜皆以其有德名也

上禁諸臣服飾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等器俱用陶器并諭諸臣不得擅用金銀說者謂黃鍾大呂清廟明堂之器也文質彬彬斯為美矣儂則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

萬方之主而降為汙尊杯飲之事是將道也何以能久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甚行朝病少逝有全家數十口一併命人咸怖：謀其不免上特令張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

驗日中見出為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盂于門市者令投銀錢于水以驗真偽民間終夜擊銅鐵器聲以驅厲崇聲連九重上不能禁景色蕭條蚤知有泰離之嘆矣

宮中有某庫累朝不開上至是忽欲開閣瑞以從來未開為言而上意甚堅瑞不敢逆開進空無所有止後架貯小

紅箱一隻捧至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上以其預定也蓋異之及啟視止盛画三軸其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

上曰此殆言軍民背叛耶其二則無教官吏士民俱若若皇逃竄之狀 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被髮赤体其貌則儼然 御容也群瑞相頌動容 上憮然不樂而出

是年正月李賊圍承天知府某開門迎賊巡撫宗一鶴鍾祥知縣蕭漢皆死之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賊通譖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來降請發 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惧而止賊至黃陂知縣某挈印走賊設偽官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屠之遂陷德安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左良玉亦東下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為賊侍郎喻上獻所開薦為賊檄下萬策自縊開先觸墻死

獻賊襲陷新州屬之兵備許文岐徇難後陷新水亦屠之 二月湖廣土賊陷澧州又陷武崗川岷王遇害隨合于關 賊分老回 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而自攻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殺賊甚衆力竭乃陷李貞不己賊怒褫其衣冠倒懸于地貞大呼曰 高皇帝有靈我必慙之願為厲鬼以殺賊 愈怒斬其舌別之母高氏及妻俱死賊還屯荊州 三月李賊攻善德巡撫陳睿謨逃城遂陷嗣是夜岳相繼俱

陷 獻賊自新水一夕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 遂陷原任副使樊維城罵賊 刺之洞胃死麻城周文江降賊 署為偽知府

關賊襲殺羊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群賊俱奉關賊約束惟羊里眼不相下關賊置酒宴左羊殺之席上羊里眼即賀一龍也

四月關賊突入羅汝才營即其帳中斬之并殺其謀主袁珪 五月關賊攻袁時中殺之時中初合于關 許配以女至是時中遁款于河南巡撫蘓京又擒關賊零騎請功故攻而殺之

五月獻賊逼武昌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三司長詣楚王請貸數十萬王不應募兵皆謂宜募土著遣承德清兵東下楚王盡招之歸楚府兵及獻賊陷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嬰城而守都指揮崔文崇曰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南渡直逼城下攻武勝門文崇率軍禦之多殺傷而楚府新募兵開門迎賊文崇羅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

措判之死有勅賀逢聖合家投檄于河元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關左臂斬右臂持刀撲賊：縵之游擊朱士昂為賊所執戰于大罵賊去其左右手自沉于江元賊執楚王盡取宮中藏金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憾王之甚也賊沉王于江屠修士民數十萬沿江橫尸十里其幸存遺民或刖手足或鑿目與無一全形者

閩賊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別賊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降

七月總督孫傳庭發兵潼關以總兵牛成虎盧光祖為先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雒陽之下池寨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令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榆寧二鎮兵為後勁

總兵方國安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繇新州進發夜擊賊于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既勝左鎮諸軍並進獻賊令賊將守武昌為浮橋于金口悉眾而渡向岳州

八月孫傳庭即次閩鄉閩賊亦盡發荆襄諸賊會于河南牛成虎前驅遇賊于雒陽擊敗之再擊于河岸又敗之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

丙寅方國安等復黃州斬偽官蔡可諸將進次陽邏堡距武三舍監紀推官吳敏師聯絡新黃義勇萬人與師會總兵嘗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洲奪賊百艘丙子諸將齊至武昌獻賊出戰大敗遂西走陷咸寧蒲圻距岳州百里湖南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盡移居民遠徙而伏兵于內開門迎賊：入伏發盡殲之留四賊各割一耳貫箭縱曰獻賊怒蓋兵未攻乾德虛立營壘下伏火炮而積薪其上賊以攻之火炮發殺賊數十賊愈怒悉眾圍岳州百道並攻遂陷乾德希貴走長沙戊寅賊至湘陰城已一空獻賊登舟南渡忽大風起覆舟溺死賊數十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抵長沙長沙士民空城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守將先民迎降推官蔡道憲不屈殺之健平林俊等解衣裹其道憲于南郊俱自縊

九月孫傳庭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在寶豐傳庭進圍寶豐賊堅持不下關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思高傑盧光祖逆戰于城東敗之次日復以精騎數十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官陳可新等十

餘人遂以大兵擄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官兵入城盡殺之甲辰傳庭復却縣：甚窮官軍之食聞賊將精騎萬餘逆戰官軍擊斬聞賊坐森三戰三勝聞賊奔襄城官軍進逼之時河南所在飢荒官軍深入饋糧不絕士于兵噪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思曰師老矣宜分據要害步：為營以圍萬全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也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思不憚引所部八千人南走賊設伏以待官軍接戰陷賊伏中大敗高傑棄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魔眾急還官軍大奔賊驅大隊來追至于孟津是役也士卒死者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甲仗傳庭與傑走河北戊午聞賊向潼關白廣思擊走之傳庭亦回軍潼關眾尚有四萬人

獻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賊復追之湖南巡按劉熙祚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拒守奸人內應熙祚不屈遇害戊戌官軍復岳州盡誅偽官獻賊東犯江西洋鄉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是日賊將軍馬尚志蒞任萬登擁眾突入誅尚志并殺諸偽官時襄雄豪傑並起萬

登與毛顯文劉洪起皆起布衣聚眾數萬各保塞以逐賊聞賊偽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風督馬士英承制授為副總兵

閩賊遣第一隻虎陷閩鄉遂攻潼關閩賊問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官軍大驚遂潰賊盡入閩孫傳庭白廣思退屯渭南賊合眾十餘萬陷渭南傳庭陣亡知縣楊暄死之隨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死之直抵西安巡撫馮師孔督兵出戰被執不屈死西安陷按察司黃綱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嗣達秦府長史章世炯俱投井死鄉紳右都御史焦源溥御史王道純禮部主事南居益都司使丘從周俱罵賊死宣府巡撫焦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磁州兵備祝方齡自經學宮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舉人席增先朱誼泉俱投井死而左布政陸之祺總兵白廣思俱降聞賊據秦王府授秦王偽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一死聞賊遣歸母家秦藩常甲天下盡為賊有賊分兵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中郟知縣華燦與一妻一妾俱自縊賊改西安為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

獻賊陷袁州令賊將丘仰棠居守左良玉遣兵攻袁州秦將

(一一)

高山奮身先登斬賊數百級橋斬丘仰寰遂復袁州

獻賊自長沙突至吉安官軍驚潰清兵備岳慶繼逃城復陷賊復入袁州

十一月閩賊命賊將曰斌守西安而自往延安大會群賊分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閩賊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遂逼榆林兵備都任及原任總兵尤世威王世顯侯世祿惠顯侯拱極等歛各堡精銳入鎮城歃血誓神推世威為主協力拒守賊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登射賊死尸山積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乘勢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家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帥所部巷戰殺賊數千至死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無一受辱者賊攻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賊攻慶陽堅守四日力屈城陷守巡二道敗復興董琬卿紳太常少卿麻禧俱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獻賊知官兵向岳州沿江設伏而令賊十人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邀擊之賊佯走以誘官軍官軍源流爭上盡奪輜重賊伏發四面夾攻官軍大潰賊復入岳州左良玉分馬士秀趨長沙馬進忠等趨袁州士秀等復臨

湘進逼岳州賊將混天龍統萬人乘輕舟迎戰士秀三分其軍統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趨入城士秀度諸軍登岸急攻之賊突門出走長沙遂復岳州馬進忠等進薄袁州賊西走遂復袁州盡誅諸偽官總督呂大器亦統兵復吉安

殺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討賊：在陝雄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冒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辨上怒誅之

十二月閩賊徇西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素夜雪登城巡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十餘人餘處俱投降惟西寧衛固守不下

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養兵至城破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時閩賊僭偽位于西安偽號大順僞元永昌宗獻策偽軍師牛金星偽丞相設為六政府偽吏政宋企郭偽戶政楊建烈偽禮政鞏煇偽兵政喻上獻偽刑政陸之祺偽工政李振聲皆明臣降賊者

上因寇氛孔棘臨朝向閣臣興嘆曰賊勢如此聞外無人承認府彈竭將如之何李廷泰奏主憂如此臣敢不竭為力臣

家由沃頤以家財佐軍臣請提兵 上大嘉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御郊外不敢輕也建泰退即具揭題用衛貞固凌駟又題郭中傑加副總兵銜管中軍事又請馬兵五百及旗牌等項遂於二十六日啟行 上預傳至期行遣將禮朕御正陽樓宴餞督輔并 召內閣五府部院掌印官侍坐鴻臚督禮御史糾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宴卓談衙門預備 上又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餞告廟禮者議酌行是日乙卯 上御正陽門樓親餞之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建泰受餞叩首謝恩既去 上日送久之迺 駕後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

二月閩賊統眾四十萬從嵩門渡黃河陷絳州由沃臨晉河津破蒲州舊輔韓煥 破平陽府知府張嶠然迎降巡道李士焜逃總兵高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時初六日也巡撫蔡懋德遣標下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炮死牛勇陣亡一軍皆殲城中奪氣懋德知事不可支寫遺表令賈士璋走京師奏聞中軍威應時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戰初八日風沙蔽天賊夜乘風登城懋德應時赴關瓦布政趙某副使毛某及府縣鄉紳等官共四十六員皆死之晉王過

害 上傳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俱以原官兼銜入閣辦事

上御書親勅督輔朕仰承天命結祖弘圖自戊辰至今甲申有七年兵荒連歲民罹干戈流毒真省今卿代朕親征致屬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逞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尚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慎好謀而成真勒真撫蚤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須代朕至意徧行示諭

建泰甫出都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逆東光兵不戢士民閉門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廣 紳衿城守不納亦留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等及知縣張弘基 閩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固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悉眾來攻遇吉退守寧武閩賊復薄寧武遇吉連發火炮殺賊近萬人會火藥盡有請款者遇吉三日內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若不支縛我以獻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十人賊懼欲退或為賊謀請分為十隊更番迭戰且去帽為識有帽者輒殺之賊乃引兵

後進士帽以自別官軍不能攻城陷遇吉縱火焚其家而自
揮短刀力鬪身中流矢牙兵俱盡遂見執罵賊甚厲賊怒縛
於市磔之屠宰武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屯
二衛地徙吳三桂入關屯兵近郊以衛京師廷臣以失地非
策莫敢主其議

上諭吳昌時着即會官斬決其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財產籍沒
充餉 上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家產今量追十
二萬着周尚儒周奕封完約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上命太監閻國輔等督餉往薊寧等處給軍時始聞山西全陷

上分遣太監、制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化往真保杜
勳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
往衛輝懷慶楊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薊鎮中西二
協

上特陞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為兵部尚書又命兼翰林學士
閻賊至大同軍民皆降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兵備
朱家江狼儲徐有聲皆死之庠生李若葵合家九人俱自縊
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遇害賊殺代府宗室殆盡
上召忻城伯趙之龍撫寧侯朱國弼中左門面對乃 命國弼

總漕淮安之龍掌南京中軍都督府印管守備事

閻賊陷真定先是知府立茂華聞賊警預令家眷出城巡撫
徐標下茂華于獄標中軍某伺標登城指畫守禦時乘不意
振而投之城外殺之從獄中擁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
預備迎賊數日後賊始以百騎來受降時二十二日也

二十三日 上召諸臣面對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
擇大臣奉 太子南行臣等輔 皇上固守 聖意頗以為
然大學士陳演微洩之是日召對庶子項煜面具小疏極言
當南巡者八 上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決矣大學士范

景文同邦華擬中前請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 太子往
江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重武故事乎二臣乃不
敢言已而 上命魏德藻陞兵部尚書督師津德方兵官陞
戶部尚書督漕臨濟意擬從范李二臣之請矣既而後撤前
命或云時傳聞賊已南下故止之

三月大學士陳演蔣德璟罷演以多貨不敢出京遂及于禍
上召張國維于獄同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中左門面對
昌平兵噪焚劫城中巡撫何謙以聞有 旨何謙帶罪供職
初四日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俱給敕印劉澤清晉陞一級劉良佐高傑馬科姜瓖孔布曹芳汝芝許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楊御蕃馬岱黃蜚高第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各加陞二級
詔總兵吳三桂劉澤清唐通帥師入援三桂澤清不奉 詔惟通以二十人至陞見 上慰勞再三 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太康伯張國紀進助餉銀萬兩晉封為侯

上召文武大臣及科道於中樞殿問禦賊之策有言守門之人請考選科道餘守練兵加餉套語駙馬鞏永固面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簡才望大臣重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竊召京畿義勇可得十萬眾危從起行 上意不決諸臣皆言其誕妄既退議百官分守九門稽察出入又 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 特命陳名夏陞修撰兼戶兵二科給事中

閩賊陷宣府將白廣恩先移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勳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巡撫朱一馮殺之 巡按霍達逃

命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催解浙直京道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昌時等駐銀督解時賊信已急諸臣咸思南竄故二人營謀此差如愈曾疏論劉澤清通東昌澤清遣人殺之

閩賊陷陽和兵備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時賊警督至進士程源語閣臣魏藻德曰李建泰何名尚住保定其標下總兵馬稔有現兵萬人宜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備可鎮撫萬一不聽

晉封嘉定伯周奎為侯 上遣太監徐高宣 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十萬至五萬協力設廠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四見其堅辭拂衣起曰老皇親如此卸吞大事去矣廣蓄多賢何為奎自其疏勉助一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三萬五萬者王之心富第一 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後之心為賊拷掠現銀十五萬兩金銀什物稱是周奎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什器緞匹無算

上命張國維仍復原官總督浙直兵餉初國維就遠犒金十萬入都適路諸大瑞及諸當事于是內外合謀揣知庫藏空虛

朝廷首志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政者皆得輸金贖罪
謂國維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 上感其說先 諭刑部
張國維附和罪輔滕殺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着
免罪候用至是有提督浙直之 命時賊警已逼遂連夜疾
趨中途已聞變矣過蕪州時江南尚無所聞應撫已移鎮江
紳衿共留國維即於蕪州抵任以資彈壓國維自揣 皇上
已徇難大位未定事不可知決意南歸俟弘光即位請事就
緒始抵蕪州莊任臨清總兵劉澤清虛報大捷賞銀五十兩
又詭言墮馬被傷再賞藥資四十兩命速起保定勦賊澤清
不從即於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而至焚劫一空
閩賊陷保定賊至城下李建泰迎降中軍郭中傑縋城降兵
潰遂陷同知印宗玄佩印被執不屈死之鄉紳御史金毓
洞分守西門賊執之謂偽將毓洞奮拳毆賊投井死妻王氏
自縊姪孫係武舉登城射賊應法立斃賊橫殺之毓洞總
陳氏年十八尚未嫁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同時投
井張氏抱其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而下知府方文耀
見城破即自殺
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炮給守城軍每名黃錢百文連

日：色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圍練京營兵又 命太監曹化淳督理城
守

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伏魔廟杆忽自中劈又南
京 孝陵夜哭

閩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
總督王永吉兵敗陷賊：縱之歸本兵張縉彥為請 召對

閩臣疑之叩縉彥以王永吉未意縉彥初不言回問之乃云李
自成有二策請 上擇之一如漢楚故事割地為界一解甲

歸誠以大將軍輔政閩臣大駭遂果 旨王永吉喪師守國
不准召對

閩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鏢力格殺賊：橫刺之
乃拔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巡撫何謙南奔

十六日 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裕餉安民滋陽知縣黃
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刮在節慎安民繫於 聖心 聖心

安則民心安矣 上首肯即而後給事中餘遞奏未半忽秘
封呈進 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內久之 諭各官退始知為

昌平失守也閩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隨分兵

掠通州糧儲

十七日 上召文武各官 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 上書御案有文臣簡：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即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國禎領京營兵出城立營城下數萬人一時潰散夜漏半曹化淳開廣寧門迎賊入守城勦衛皆逃御史王章賊呼之降不應遂殺于城上給事光時亨即長跪迎降賊軍師宋獻策占十八無雨則京城不可破有雨則一攻即下至是日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水雹雷電交至時賊已屯西城下火炮飛入城中西城竟日無人敢行近暮定武橋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奄走告 上 上曰京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奄曰 皇命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勅 皇爺走耳先是十五夜 上復召鞏永固問以前策永固對曰賊前尚遠人皆畏賊 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令賊已逼近人心瓦解誰從行者臣不敢悞 陛下也 上領之及是夜救奄杜勳至城下呼王相亮總城入講或欲留之勳曰我家萬歲爺威勢盛強不反命者主者京師矣遂縱去一鼓 上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令速帶家丁護駕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 上亟退

召太監王承恩入密語移時急令出部署內丁為南巡計又別傳硃 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已而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 上拔劍砍之堯后急避坤寧宮自縊 上視之曰好！坤儀宮主在旁哭不已 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及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斷絕于地 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避民間盡去本等冠服戒諭今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 命 上即微服離內奄出東華門至朝陽門托言王太監奉 旨出城守者辭以天明請驗卷從者奪門守者以炮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臣所守急詣純臣第闢入辭以赴宴未歸 上歎息而起復走定安門：閉堅不可攀天將曉矣乃逆辱戟門散遣內丁隨以太子承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携王承恩入內苑是夜閣臣方岳貢直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傳 聖諭傳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 聖駕已同鞏駙馬王太監出宮矣太子走叩嘉定伯府周奎高卧不起門後不納乃走匿內奄某外邸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宣武門守門太監王相亮領內丁千人開門迎賊偽將劉宗敬整軍入軍容甚肅

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
降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于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
于城門下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同母何氏妻王氏自殺于寓
尚衣太監何新見公主仆地未起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
辱且至嘉定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宮人覩氏大呼曰賊入大
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蚤自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之從
死者二百餘人賊入城取道演象所群象皆淚下如雨
殉難者文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尚書倪元璐從容自縊
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于先信國祠中左副都御史托邦曜
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給
事中吳甘朱周而淳御史陳良謨妻時氏陳純德趙謨吏部
郎中劉廷諫主事許直順天推官劉有潤兵馬姚成錦衣指
揮李若珪王國興中書宋天顯俱自縊庶子周鳳翔于廿一
日自縊中允馬世奇與妻朱氏李氏同縊修撰劉理順與妻
萬氏妻李氏子舉人某婢僕十八人俱自縊檢討汪濬同妻
耿氏左右縊于堂中武庫司郎中成德同妻投井死車駕郎
中金鉉同母章氏妻王氏弟生員金錄俱投井死光祿署丞
于騰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生員曹文耀妻張氏生

四子一女城破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
媳李氏鄧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縊居民曰某合家自焚李
小槐同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俱自縊內官白某亦自縊
新樂侯劉文炳集男婦共十六人登樓自焚其弟劉文耀同
祖母瀛國太夫人投井死時年九十餘
彰武侯楊崇善自縊患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宣城伯衛時
春率妻等同投大井中無一存者 都督周鏡自盡
駙馬鞏以國公主樞尚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縱火自焚
逆闖入宮門 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御黎志陞進
曰此必臣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
下令赦 帝者賞萬金封伯爵臣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
戌得 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 先
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細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舄
袖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見 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
正殿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二十三日辛亥殮 先
帝 先后于東華門梓宮二 先帝用丹漆 先后用黑漆
加 先帝蓋善冠衮玉滌金靴 先后祀帶亦如之同移佛
菴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恸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

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殺奪某獻太子逆閹留居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之臣

官人費氏年十六投皆并賊鈞出之賞賊將羅某費氏給曰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

日置酒極歡費氏懷利不候賊醉斬其喉立死費氏即自刎從賊者大學士李建泰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侍郎党崇雅

禮部侍郎楊汝成工部侍郎葉初春少詹事楊觀光項煜諭德何瑞傑楊士聰修撰楊廷鑑陳名夏編修梁兆陽高爾儼

李士淳薛所蘊趙玉森庶吉士呂崇烈成克鞏張之奇楊明訓張端黃燦張元琳劉餘諤魯秉觀天賞劉廷琮何九雲劉

肇國張玄錫李化麟姚文然高沂胡統虞傳學高羅獻文白胤謙何胤光龔鼎趙頴李呈祥傅昂銓劉世芳周鍾觀學濂

朱積吳爾璉楊棲鶚王自超史可程梁清標右通政趙京仕通政參議宋學顯尚寶御吳家周太僕寺丞李元鼎給事中

劉昌戴明說孫承澤傅振鐸中芝芳時敏朱徽翁元益郭克高翔漢金汝礪介松年龔鼎孳楊枝起御史柳寅東朱朗崇

衛貞固傅景星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熊世懿史部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王顯侯佐楊玄錫吳尊昌郭

萬象戶部王鳳林金震出衛周祚程之璿劉顯績禮部黃熙胤湯有慶吳之琦張琦劉大鞏朱希堯工部潘同春繆沅鄒

魁明方允昌黃徽胤李登雲呂兆龍秦沂馮秉清司務孫節大理寺正錢位坤行人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吳允謙李之奇

許作梅王于曜沈元龍國子博士李森先學正王昇光祿監事林銘球順天昭磨龔奕候考推官施風儀知縣彭三益黃

國琦孫以教三孫蕙進士武懷徐家禱吳劉思逆閹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朱純臣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

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棋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

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榜掠死者李國禎也先帝采金不應東宮出止不納終齋盜糧盡為賊有

負名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至殺奪曹化淳王相克鞏不足誅矣

平西伯吳三桂如清乞師二十七日三桂以清兵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眾入關投降降而三桂

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閹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逆節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犯大同中

途相遇三桂即剃髮請軍叩首懇寬顧假大兵復仇歎血立誓攝政王為撤兵西行逆成聞三桂之來而復去也急統馬步兵四十萬追之劉宗敏李逆等皆從并扶太子二王東行追至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勢甚盛不敢迎戰入啟攝政王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侍三桂將敗亟揮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逆成亦扶太子登高崗督戰賊眾三面圍三桂勢甚危急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風發潮湧兩到之處無不披靡逆成頓足歎曰此必北兵也三桂真挾北兵米即急策馬走賊眾大潰次日令降兵部即張若麒奉太子如三桂營請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逆成于關口逆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眾大奔自蹂踐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逆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逆成奔還京師時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盛城而軍逆成遂殺吳襄并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逆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雄樓火光燭天三桂遙望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追至保定奮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逆成憤極復勒勁卒逆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首為餘級逆成中流矢墮馬振

(一三)

而騎疾馳還營即按營歸陝心三桂復以清兵掠陝西逆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宗敏田見秀等皆死逆成乃棄西安由商雒入鄭襄渡江趨武昌逆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已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覩逆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必交加遂剽逆成于馬下

逆成既死眾無主乃謀向何總督投降時何騰蛟總督五省軍務駐長沙賊黨大隊投誠皆虞其詐不敢應相待兩日長沙知府某挺身而往甫至為賊所殺賊問曰我等降：總督耳知府早亦未何為何不得已乃自往賊眾望見知為總督也列隊羅拜歡聲動地何諭之曰若等未降自當題請授爵燕歸家建立大功但苦無餉奈何賊眾曰糧餉我等可儲甚裕毋貽軍門憂何又慮賊眾甚夥狼心不測于是下令願歸農者听又分蒞其眾由是賊黨散去者大半說者謂何爾時撫有其眾激以忠義鼓行而前當必能下江南畫淮而守而逆巡顧忌坐失機會良可惜也

五月福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改元弘光遂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遂上 大行皇后謚曰孝烈皇后

時擬謚號者大學士高弘圖也後即有借此以攻弘圖者後改為毅宗按謚法思與毅于先帝俱無取焉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今先帝侯兩宮革命後始自為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後舉既慨然知天命之不可與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以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于正殿禮也從容殉難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牆禍介俄頃而仁義社稷俱全而無失焉可不謂正乎謹按謚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忠意修史者當具疏特請更上

先帝謚曰烈宗正皇帝 先后謚曰孝烈正皇后

附逆閩伏誅疏

總督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閩死確有實據閩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逆閩肆亂逼我 先帝陷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 旨何騰蛟着吏部先行議安速叙仍着將職賊情形閩賊首級真否該撫察奏解若果的真始詔格叙賞以昭大信欵此竊惟人臣之訓義之所欺如閩死非真而臣謬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之欺則臣罪當死閩死果真而閩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死以明閩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閩勢寔強閩之寔衆何以死于九宮山圍練之手誠有其故閩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不 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相逆閩知左兵南運勢必窺楚即飛檄遣臣傳上瑞章贖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閩果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閩逆困于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閩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關心驚疑懼清之彌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閩假以二 八清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

意伏兵四起截殺于路必之可相隨備恭將張選喜係閩逆
義勇僅得馳馬先逸而閩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
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
哭及臣撫劉休仁却搖旗于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于長沙
撫王進才牛有勇于新墟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
治之子於岷隸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恭將久駐湘陰却搖
旗現在臣某河道逆閩之死狀嗣後大行勦撫通阻奇絕
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誤死于鄉兵而鄉兵初
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閩氣及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等
及之交加為千古大耻也今而後逆名破都之氣發遂成烏
啄獸蹄之內辭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逆閩死而閩二十餘
萬之眾初如逆閩悲涕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
臣逆閩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眾偽侯偽伯不相上下臣亦
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也伏乞皇上祭告九廟祭
告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寇首逆乃一旦天亡
于九宮山以慰二社烈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
足矣至如明旨所云察寔始詔格議當是徒滋舉朝之議而
重徵臣之罪臣惟有泣血于先帝而已回奏委無一毫欺

辭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一〕時政與鳴梧通

譜推較甚力孫

頗薄之且不向

鳴梧父子投城

鳴梧等大怒

方轉同知

〔二〕下岑添設糧

松運應在此

〔三〕魏呈潤疏馬士

吳遠應在此

〔四〕添設背粮道

應在此

〔五〕浙川

〔六〕戴澳下獄在此

〔七〕黃通同起用

在此

〔八〕殺劉元斌

在此

〔九〕此前年事

〔一〇〕此在韓城去

任後

〔一一〕此在呂宜興

後

〔一二〕按今為朱新起等

宋不知請本何以皆

作華琛：係楚宋時

為宣諭楚陳江北一

帶義勇使非今之人

習知其名而深害之

〔一三〕

五省湖廣四川貴

州信東廣西

頌天臚筆引



古今塗歌巷𠵽時聞頌君若贊日月而美雨露則戴圓之下無其人殆天無能頌乎然君至于無能名又往往擬諸天大無能名而名之不幾多言耶非也有不能已于頌也臣織毛拾穗黃馘華山已類桃源隔世獨聞

今天子英年御宇不朞月而勝殘撥亂養民進賢覺逆奄時盲風怪霧之世界一轉而為光天祗有鼓腹踴距愧無能名乃同里艸莽臣金

日升則挾所編頌天臚筆若干卷相印矣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時品邱鈔年來見

聖作物覩每槌案歡呼于改元初政及

諭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裹糧重

頌天臚筆 序

趼奔走于楚越齊魯風節之墟遍

弔蒙難名賢訪其胤嗣綴其遺草

各舉當日情事抒寫成傳又於

環召諸公舊疏及臺省啓事凡忠言

讜論一一彙錄復謀梨棗傳之其

埋頭榻管眠食靡遑甚或鬻衣貸

粟以資剗闕至鄰俗竊笑而終不
顧真大奇亦大苦心矣因憶昔禪
叢假竊卽九章九轍攫為猴寇自
謂必莫已知殆一布衣拈出轉同
秦鏡之照肝膽惟羣賢正氣得繪
困宇宙之間譬諸祥鸞翩翩逝者

頌天龍筆

卷序

三

翔天存者巢閣無非光昭

盛理則誰榮誰辱何去何從哉第

明主方宵衣求治將來必遠邁堯舜

是編惡能盡之然謂非成功文章

之一斑可歎故臣無能頌也日升

之不能已于頌也亦無能名而名

之也已

崇禎己巳清和吉旦華山八十老
農臣朱鷺謹記

頌天龍筆

卷序

四

凡例

一諭旨

乾明獨斷解澤覃敷敬勒大猷昭垂來禩惟邸

冊詔多亥豕兼野臣見隘井蛙磨對無從

糾正是待

一召對始自初元迄乎茲歲珥筆所紀授梓

無遺用彰喜起之風彌顯

離光之照不無脫簡咸本邸鈔

一贈廕累代栽培諸賢砥礪幸邀華袞

頌天臚筆

凡例

咸聞幽光敬述生平并臚原疏紙上生氣

凜凜人間大節章章

一簡郵痛茲逆寺珍我詰人或解組而賈志

黃墟或荷戈而歸鬼白艸霾地之血已碧

掛天之氣猶青俄霈鴻施遂霑馬鬣泉

壤猶應銜戢野臣曷旣揄揚備著遺芳逾

昭異數

一起用見斥一鳴驚鬼數載出乎湯火邀此

恩膏諸賢何意取償四海實欣道長爰有

頌天臚筆 凡例

敘事以悉生平并列原參用昭禍本若樂

繇門戶未覩封章自簡

帝心無煩野乘

一戮瑞鷓遂雖有同心扇擦實難創首勲臣

抗疏何愧朝陽紛署連章漸臻見睨不芥

竹素曷報葵丹至于賊黨反戈寧許鴉音

混璞

一抑黨蟲百足而不僵兎三窟而彌狡殺人

媚人之輩傳法護法之流匪經白簡芟除

頌天臚筆

凡例

孰撥青天雲霧凡鋤逆翼茲錄全章

一啓事衆正盈朝嘉言溢牘有懷必吐無靈

不釐式徵止輦之弘益見懸轡之勅美

言可市私欣于腋爲狐剗刷無貲尚恨一

斑兎豹

一訟寃瑞禍甫消沉寃猶鬱廼補未了之憾

誠動天間杼不共之仇血濡霜簡孤忠不

沒純孝可移至若百鍊幸存一言自白傷

哉痛定幸矣來蘇咸竝表彰庶幾公道

一附紀逆豎鴟張事變。蠶起災祲。疊告怪異。屢書忠臣隕涕之篇。志士傷心之筆。為言不一。厥類難釐。並附終篇。以資博覽。

頌天臆筆 凡例

三

頌天臆筆總目

聖諭聖旨第一

聖諭二十八道
聖旨一百九十一道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
至己巳正月共十通

召對第二

蒙難二十一人

簡卹第四

請告廢斥終者六人
死戍一人

起用第五

建言削奪者二十六人
忤璫開住者三人

啓事第六

詞臣一人 臺省十一人
部署一人

戮璫第七

天啓甲子二人
天啓丁卯六人

抑黨第八

天啓丁卯四人
崇禎戊辰一人

頌天臆筆 總目

訟寃第九

為人訟者四人 為己訟者
四人 為文訟者十三人

附紀第十

璫棍二篇 長俠二篇
雜事十篇

頌天臚筆目錄

舛莽臣金日升次

第一卷

今上聖諭聖旨

龍飛初政

大孝

聖諭四道
聖旨十七道

聖學

聖旨十一道

內治

聖諭三道

篤親

聖諭一道
聖旨八道

睿鑒

聖諭八道
聖旨三十二道

恩賚

聖諭二道
聖旨七道

第二卷

今上聖諭聖旨

龍飛初政

旌忠

聖旨十三道

劬姦

聖諭四道
聖旨四十三道

頌天臚筆目錄

納諫

聖諭一道
聖旨二十四道

節用

聖旨五道

恤民

聖諭四道
聖旨十三道

禦夷

聖諭一道
聖旨十八道

第三卷

召對

崇禎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初四日

七月十四日

七月二十六日

九月十四日

十月初二日

第四卷

召對

崇禎元年

十月十一日 十一月初六日
十一月十四日 正月二十八日 巳巳

第五卷

贈賡

凡以建言具見邸鈔者悉載

楊漣

傳略

紀事 兩朝登極
移宮始末

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疏

聞逮奏 玉帝文

旅次朱仙鎮告岳王文

頌天臚筆目錄

詔獄絕筆告獄神文

獄中血書

獄中遺筆

輓詩

左光斗

傳略

紀事

題為君命當遵臣誼難默疏

袁化中

傳略

題為憲臣逐姦之論甚正 朝廷辨惡

之法宜明疏

第六卷

贈廕

魏大中

傳略

題為合詞請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朝審紀事 詔獄後詩

魏學洙

孝子傳略 二篇 尺牘 六首

頌天廬筆 目錄 三

周朝瑞

傳略

題為時事多艱正資講學疏

顧大章

傳略

奏為據實剖明以待 聖明謹斥疏

奏為臺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辯疏

對簿詞 獄中筆記 六條

詔獄口授 刑曹事實 六條

第七卷

贈廕

繆昌期

傳略

詔獄詩

周宗建

傳略

題為巨璫巧借兇鋒及除善類疏

題為奉 旨回話疏

頌天廬筆 目錄 四

題為朝廷信義難輕官禁舉動難衰疏

題為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

理疏

第八卷

贈廕

周順昌

傳略

送應天巡撫周起元序

北行日譜 附 題筵記 附

紀事 忤閣 逮行 斃獄 捐助 枉奏始末

李應昇

傳略

題為罪璫巧于護身疏

題為懇乞憐念死諫之臣疏

詔獄詩

遺子手筆

黃尊素

傳略

題為輿情不可不孚疏

題為士氣已竭死諫宜褒疏

頌天臚筆

目錄

五

詔獄詩

第九卷

贈蔭

高攀龍

傳略

遺表

題為糾劾貪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題為愚臣失職循分自省乞賜罷斥疏

與王志道書

別友柬

周起元

傳略

題為料銀濫取難徇疏

題為懇天恩宥負累之屬吏疏

題為道臣聞議求去據實糾參疏

被逮事略

獄中寄兒書

第十卷

贈蔭

萬燦

夏之令

吳裕中

丁軋學

劉鐸

蘇繼歐

張汶

頌天臚筆

目錄

六

七君子合傳

萬燦奏為陵寢用工甚繁權璫造意故

遲疏

第十一卷

簡郵

此罪璫禍未受慘毒而卒者

葉向高

傳略

奏為內外罅隙已開隱憂未艾疏

奏為臺臣人品自真科臣求多太過疏

奏為時艱佐理無効懇恩休致疏

茅維上福清相公書

侯震暘

傳略

題為中外多虞用舍宜決疏

題為絲綸千古為昭寵愛一時宜斷疏

侯峒曾奏為 聖恩夕拜重宣先臣朝

露不待謹鳴哀感兼剖孤忠懇查例

贈卹以資幽壤以彰 皇仁疏

領大履

象

七

王紀

傳略

奏為阿保權閣相比亂政疏

第十二卷

簡郵

越南星

傳略

題為言官阻抑用賢疏

鄒元標

傳略

題為開學之原以定眾志疏

馮從吾

傳略

奏為書院當建臣罪當黜疏

孫瑋

傳略

題為老臣生還無日報國有心謹抒尸

諫愚忠以佐 聖明極治疏

領大履

象

第十三卷

起用

凡以封事觸指者具存若繁
錄宜錄後熟者不能悉載

韓爌

天啓四年十一月廿五日一疏
崇禎二年三月廿三日一疏

敘事

奏為奉職無狀乞賜罷歸疏

奏為遵奉 聖諭事

孫慎行

天啓元年四月十七日一疏

敘事

奏為綱常大分宜明疏

王心一

天啓元年九月初六日一疏
十月十一日一疏

敘事

題為懇乞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疏
題為忠言可味懇乞 聖明俯諒言官

之心以維一體之誼疏

文震孟

天啓二年十月十八日一疏

敘事

奏為國步綦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

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源疏

頌天臚筆

九

言志詩

鄭鄆

天啓二年十月廿九日一疏

敘事

奏為 聖治方新昌言當採懇乞 聖

明早鑒留中之弊以塞亂源疏

黃芝歌

馬鳴起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七日一疏

敘事

題為 聖孝以 迓為大 明旨以禮

法為經疏

陳良訓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一疏

題為憲臣之疏宜明權閣之惡宜罪疏

劉芳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一疏

題為逆璫貫盈罪狀昭著疏

鄒維璉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一疏

奏為凶逆宜剪直氣當申疏

許譽卿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一疏

題為 君側不可不清 英斷不可不

頌天臚筆

十

決疏

房可壯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一疏
天啓四年六月廿二日一疏

題為 聖主不容有權璫 聖主不宜

拒忠諫疏

題為邪宗自認臣疏自明仰懇 皇上

立訊厥惡以釋羣疑疏

熊奮渭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一疏

題為懇乞 聖明亟納舉朝擊邪之疏

以清官禁疏

王政新 天啓四年六月十八日一疏

題為微臣言所已言

皇上究所當究疏

梁元柱 天啓四年六月廿一日一疏

題為穹蒼之告變已彰

聖主之去奸宜決疏

張鑛 天啓四年六月廿七日一疏
崇禎元年二月初七日一疏

題為懇乞 聖斷亟除內奸疏

題為巨憝雖已伏誅奸黨尚多漏網疏

頌未應筆

第十四卷

起用

岳元聲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一疏
崇禎元年正月廿一日一疏

敘事

題為權璫罪狀已著舉朝公論宜伸懇

乞 睿斷亟黜顯奸以隆治安疏

奏為孤臣被黜無端逆璫脩隙有據直

陳情迹始末仰祈 聖鑒疏

附孤山歲寒巖記

楊朝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三日一疏

題為逆璫惡貫已盈朝野積憤有日惟

立加殛遣以快人心疏

趙應期 天啓四年七月廿一日一疏

題為憲臣持論甚正權璫罪狀已明懇

祈亟賜處分以伸國法疏

楊玉珂 天啓四年七月廿三日一疏

題為士氣摧折已極 主恩培植宜先

疏

頌天應筆

滿朝薦 天啓四年八月初三日一疏

奏為天人交窮 皇路棊梗方正之清

議未著 祖宗之法度寔湮疏

鍾羽正 天啓四年九月初八日一疏

奏為講學欽贊 聖功仕學原非兩事

謹罄愚心以明古義疏

黃承昊 天啓七年十一月廿一日一疏

題為廢籍欣逢昌運臣鄉尚多遺賢敬

舉所知仰祈 聖明錄用疏

章允儒

天啓七年十月

一疏

題為謹因選吏之詞疏

陳祖苞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一疏

敘事

奏為孤節至苦難伸微功已錄復遇敘

覆久明謹一一披瀝以祈 聖鑒疏

吳煥

崇禎元年三月一疏 五月兩疏 十月一疏

敘事

題為 聖心離照甚明人情蒙見未撤

頌天臚筆

目錄

十三

敬獻公平之論仰祈嚴行彰瘡疏

題為封疆事重疏

題為詞臣堅持成案叅疏

皇上銳意格天疏

陳必謙

崇禎元年十月 日兩疏 二年二月初七日一疏

敘事

題為內計屆期敬陳一得以清仕路疏

王允成

敘事

題為

第十五卷

啓事

凡據邸鈔全章者備錄

倪元璐

崇禎元年正月初八日一疏 二月一疏 四月一疏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氣已息

而正氣未伸疏

奏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謹

再申明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疏

奏為公議自存要典宜毀疏

頌天臚筆

目錄

十四

閔可陞

崇禎元年二月十四日一疏 三月初二日一疏

題為起廢屢歷明旨酌用宜有定衡疏

題為闡黨建祠獻媚顯干法紀疏

曹師稷

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一疏

題為特陳旌忠瘳惡之議以明憲典以

勗有位疏

臧照如

崇禎元年二月廿五日一疏

奏為 聖世作新當首崇易名之典明

綸求舊宜獨持正論之衡疏

鍾灼 崇禎元年三月十八日一疏

題為被錮人材有偏受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鳴之情疏

張承詔 崇禎元年三月廿二日一疏

題為廢籍欣逢拔茹與情望切彈冠敬

附舉知之義以佐銓除疏

葉成章 崇禎元年四月十三日一疏

題為真才當求實用舉賢要在真知謹

據見聞之最確者開列上請疏

頌天聲華 目錄

五

第十六卷

啓事

沈惟炳 崇禎二年二月十一日一疏

題為微臣奉簡首垣恭陳一得以裏王

道之蕩平解朋黨之網羅疏

王道直 崇禎二年二月十六日一疏

題為微臣陛辭有日憂時無窮懇乞嚴

邪正之防厘創復之關疏

張三謨 崇禎二年二月十八日一疏

題為圖治貴于有方上下道宜交盡備

述治亂之形任事用人之法疏

范復粹 崇禎 年 月 日一疏

題為仰遵明旨舉用真才以裏盛治疏

郁成治 崇禎 年 月 日一疏

題為共躋登言之路首明立言之心疏

毛羽健 崇禎 年 月 日一疏

題為微臣先伏斧鑕疏

喬允升 崇禎二年三月廿二日

頌天聲華 目錄

六

第十七卷

我璫

兵部公疏 天啓四年六月初九日一疏

題為權璫罪狀已著天討難容疏

朱國弼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一疏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一疏

奏為奸宦之罪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懇

祈立賜處分以清蕭牆大禍疏

奏為仰遵 恩詔直述臣情疏

陸澄源 天啓七年十月廿三日一疏

奏為恭應 明詔直陳利弊疏

錢元愨 天啓七年十月廿五日一疏

奏為 聖治維新羣陰見曉疏

錢嘉徵 天啓七年十月廿六日一疏

奏為請清官府之奸以肅中興之治疏

史躬盛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二日一疏

題為直發欺 君誤國之奸疏

樊維城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一疏

頌天臚筆 目錄

奏為逆璫反狀宜誅眾正沉寃宜白疏

第十八卷

抑黨

吳尚默 天啓七年十月廿六日一疏
崇禎元年四月十二日一疏

題為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謹

據一時國政以定賊臣罪案疏

題為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劾諸臣本

末宜明疏

許九臯 天啓七年十一月廿五日一疏

奏為久鬱之輿情不可不盡紓漏網之

巨姦不可不急誅疏

黃正賓 天啓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一疏

奏為 聖世除惡務本疏

第十九卷

訟寃

凡有三種一為人訟者一為已訟者
一子為父訟者其未見邸鈔者關

劉應遇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一疏
為楊連訟

奏為天下有六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

實略陳仰祈矜豁疏

頌末臚筆 目錄

王振奇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一疏
為萬燦訟

奏為軫恤寃臣亟賜優錄疏

耿應昌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疏
為耿胡方惠李五君子訟

奏為乾綱御極至德難逢敬獻刑官一

得之愚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疏

瞿式耜 崇禎元年九月初十日一疏
為楊魏周三忠烈訟

題為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慘中之

慘仰祈 特賜殊旌以風頑運疏

耿如杞 崇禎元年十月初三日一疏
以下俱為已訟者

敘事

奏為

聖主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疏

毛士龍 崇禎元年十月十六日一疏

敘事

奏為

聖主恩深再造孤臣慘極驚天謹灑血叩謝

天恩疏

頌天履筆 目錄 九

胡士容 天啓七年

敘事

奏為謹明得罪之因并陳無罪之實仰

祈 聖鑒疏

兩邑治行記 附

方震孺 崇禎元年

奏為孤臣即日 恩釋疏

惠世揚 崇禎元年

奏為

第二十卷

訟寬

吏部公疏 崇禎元年十月 日上
以下俱于為父訟者

題為遵 旨會看疏

周廷祚 崇禎元年三月初九日一疏
五月初九日一疏
五月初九日一疏
五月初九日一疏

奏為臣父首折逆鋒被禍尤慘璫罪既

彰父寬宜雪疏

奏為懇矜首忠俯賜全卹以光泉壤以

瞑忠目疏

頌天履筆 目錄 十

奏為恭陳謝悃并申通逆害正疏

黃宗義 崇禎元年三月十五日一疏
六月初三日一疏

奏為恭謝 聖恩哀陳父節疏

奏為公道正明 聖恩加渥再陳死忠

大義疏

楊之易 崇禎元年十月十三日一疏
十月十六日一疏

奏為恭謝 天恩泣陳寬苦仰祈 聖

鑒以明臣節疏

奏為羣兇構陷千般孤臣寬死萬狀疏

左國柱

崇禎元年十月

日一疏
日一疏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積冤仰祈

聖

鑒以昭臣節疏

奏為逆謀萬的于真父冤一字一淚疏

魏學濂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兩疏
二年二月十六日一疏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家難疏

奏為

聖恩無涯父讎必報敬拜血疏

請伸兩觀之誅以瞑九泉之目疏

奏為請按逆臣之罪以伸 祖法疏

頌天臚筆 目錄

繆虛白

崇禎元年十月

主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先臣慘死顛末

懇乞

聖鑒以表忠節疏

周茂蘭

崇禎元年十月

奏為孤忠已被恩褒沉冤尚未剖晰特

刺血拜疏懇報父讎以彰國法疏

李遜之

崇禎元年十月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冤苦疏

奏為遵

旨回奏疏

尚世儒

崇禎元年十月十三日一疏

奏為臣父冤苦

趙清衡

崇禎元年

奏為臣父孤忠抗直首觸兇鋒疏

丁復學

崇禎元年

奏為奸黨計串殺命疏

夏承

崇禎元年

奏為微臣怨在必報疏

周彥陞

崇禎元年

頌天臚筆 目錄

奏為

袁勳

崇禎元年十月

奏為

周命寧

崇禎元年十月

奏為

萬墀

崇禎元年十一月

奏為先臣疊承異數詣 闕叩謝疏

八孝子鎮撫司前祭父文

渤海漁人虎丘祭五人文

第二十一卷

附紀

朝野紀聞

天啓問事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楊左六君子事

緹騎述

丙寅七君子事

截番案

揚州劉太守事

第二十二卷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天變邸鈔

北京

二士

汪文言朱祖文

五人

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彥如周文元

第二十三卷

頌天臚筆

卷一

三

附紀

闡錄

浙江湖廣江西福建

祠額

兩京十三省附祠額偶聯

阻封事略

山海公案

冒爵辨真

寧遠職疏

五瑞

玉璽出麒麟生

黃河清

鳳凰見

五奇

神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第二十四卷

附紀

褒忠卹典

蒙難諸公

誅逆爰書

瑞楫桓虎

頌天臚筆卷一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諭旨

一大孝

臣聞古帝王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也虞

周尚已降及二漢諸帝謚必從孝唐宋徽

號亦以孝為首稱至于循名責實慙德多

矣洪惟我

朝

頌天臚筆卷一

一

三

二祖創繼述之猷

十宗紹光大之緒莫不夙稟至德允迪要道有

光前辟垂範來茲然

累朝凡膺代先之痛多逢欣及之榮馨色養

于

東朝極人倫之樂事獨我

皇上當

冲歲而

仙馭雙賓迨

桐封而出入銜恤况當逆璫跋扈彪扇縱橫

之日欲希恩格外隆所自出何可得乎

天贊

聖衷

嗣登大寶于是始得

正匹敵之號

崇遷祔之儀

罔極之恩稍酬于身後

不匱之思永錫于萬方竊覽邸報恭誦

頌天臚筆

卷一

十一

屢占諄諄懇懇必慎必誠有以仰窺

聖天子純衷至性法

祖奉

親卽舜之大孝武之達孝無以踰斯曾何漢唐

宋之足云也予以攬神民之助啓

麟定之祥而絲

曆數于億萬斯年直釀諸純孝一念而有餘

矣誰謂非我

皇上繼天首物之第一義哉 頌天臚筆第一

丁卯八月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

由于親始典闡教衆誼切同心彝章具存肇

稱宜亟我

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慕

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皇考毓我第昆蓋華萼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

勤于離裏我

頌天臚筆

卷一

十一

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源逮眇躬荷世

及之麻情亦深于憊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

正儷休之鴻稱舉遷祔之上典庶永無窮之

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議

欽哉敬諭

九月

禮部尚書

等奏為尊謚事

聖母尊謚

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

聖母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冊文進覽

文書房傳出

聖旨聖母老娘娘遷耐陵寢慶陵并墳園着該

衙門各擇吉日作速興工開挖隧道工部知道

工部尚書

奏為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耐典制隆重應用督催督理等官

着即見在山陵任事諸臣就近兼攝料理務

要恪遵成憲仰妥玄藏慰朕孝思都着申飭

行

十月

禮科都給事中

奏為 聖母遷耐

伊邇事奉

聖旨聖母遷耐典禮隆重各該衙門供事官員

各要竭誠備物齊心集事整肅周詳慰朕孝

思如有違悞褻慢者內外監禮科儀管從重

參處該科說與他每知道

○內官監 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耐所開應用物料着工部刻期辦

進仍委司官同該監官相兼看管所用殺扇

手着于昌永二管撥給其興工遣官祭告梓

官經行應搭浮橋應填低窪處着禮部查例

二部會同相度料理行該衙門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思冲幼之時仰賴

光廟莊妃李娘娘撫摩鞠育備盡劬勞不異毛

領末履等

卷一

大孝

五

裏朕今嗣登大寶追念前徽圖報之心實切

于懷且李娘娘與

孝純皇后陵園同兆今者 聖母遷耐有日情

制于禮李娘娘獨厝舊室言念及茲益增悼

愴該部速查例議加上封號以慰幽冥以彰

朕孝思追慕之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原封成妃李氏因逆惡魏忠賢竊弄國柄

矯旨革奪銜寃未雪朕思

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夏古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

洪惟

大行皇帝躬堯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

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兇赫聲靈于萬世建

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朝講勵精

頌天臚筆

卷一

欽

六

三

批答如響肇稱郊禮則無言之顯格胥虔篤

念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憑几之末

命亦惟東事之勞心厥功茂矣厥志偉矣不

有鴻稱局昭盛美然而閱見寡昧無以量測

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能形摹其彷彿爾

禮部其集文武羣臣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

義惟允用以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

尊謚冊寶以昭我

皇兄之休于無斃欽哉故諭

○禮部為尊謚事

大行皇帝廟號

熹宗愍皇帝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大行皇帝尊謚作速議送翰

林院官撰文

○工部為陵工需用浩亟事奉

聖旨陵寢大典事宜早襄該部既稱匱乏內帑

亦異昔時多方搜括五十萬兩給貯節慎庫

同巡視科道官眼同登記支銷以資經始其

頌天臚筆

卷一

大

七

三

餘該部須悉心設法措處接濟務要刻期摩

興作速告竣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總督河道李為遵 旨相葺陵工事奉

聖旨覽奏皇陵寶城完固無築其議葺殿等

工着督工各官用心料理大務增修用妥

仁祖之靈慰朕孝思該部知道

○特諭內閣

上傳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出格朕

不敢與天地祖宗並脚等傳示各衙門欽奉

遵行

○兵部接出

聖諭聖母老娘娘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陞
伯爵劉繼祖陞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
炳劉文耀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都着帶俸
兵部知道

○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聖母懿親劉效祖着封新樂伯歲給祿米
一千石

續天曆筆

卷一

大學

八

1103

聖學

臣聞潤色鴻業式是古訓成就君德責在
經筵昔心學肇稱厥惟十六迨誼辟迭起
或相千萬蓋表正殊尚寒暴不一雖復擁
卷戎行萃講高閣而航月露之末巧雜黃
老之駁術遺譏往牒不易枚舉我

皇上躬天縱之聖則軌行之健

清心寡欲師顧諟于湯銘

緝熙志學法允文于周頌

續天曆筆

卷一

聖學

九

1104

開筵之請忠愛是褒安危之帙

披閱無間矧

講幄溫文有善必擷辟雍

色笑無思不服度越往昔倚敷盛哉撰聖學第

二

○大學士

奏為經筵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筵講書具見忠愛知道不經
筵少待明春其日講着于本月廿六日舉行
欽此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為請復太祖制事奉
聖旨覽奏士習戒嚴教範宜飭這條陳學規文
體皆大有裨于雍政薦辟再酌議行餘俱錄
道了

○內閣等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膚資政修啓沃朕懷足見輔
弼忠誠恭進日講諸臣條款朕已洞悉知道
了

○提學御史題為士習係乎民風事奉

聖旨覽奏士習巽陵文體詭異非實力挽回弊
將何極今後士子各宜遵守臥碑有違犯的
即與重治取文以醇正典雅為主說得是餘
俱知道了

○大學士施鳳來揭帖奉

聖旨覽奏所進經書講章并御前見安思危諸
本通鑑直解朕不時披閱具見卿等輔導朕
學啓沃朕心足昭忠愛懇切至意知道了
○工科給事中為景運方隆事奉

聖旨朕惟勵精圖治樂聞諫言開經筵勤召對
慎起居允為今日沃心保身急務各衙門職
掌攸關都着一洗因循共襄治理仍申明該
科註銷之法按季核實奏考選還着遵例
于明春舉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題為履端伊始事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宜博覽古今通鑑一書有裨
法戒朕方進講知道了勤召對以治泰交訪
邊材以儲急用說得是邇來京庾不足如借
籍沒餘銀以先糴本色寬收減糶以利民兼
以羨息給京軍是為理財一法該部即與酌
議行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為寶曆初開事

聖旨朕親裁萬幾緝熙志學這本說簡束身心
懲前毖後知道了用人宜審不得徇人姑息
借題之門說得是大奸宜殛黨與宜清已着
法司定罪至慎詔獄誅戮一洗舊習甚有裨
于新政該部知道

○提學御史為 聖主御極事奉

聖旨覽奏勤學召對親賢謹躬皆有裨于政理年來門戶二字姦黨巨惡借題摧折善良朕已洞鑒禁錮諸臣分別起用張國紀召還袁崇煥佐樞俱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為敬效愚忱事奉聖旨朕遜志熙時凡有關理學諸書都着次第進講召對亦將不時舉行新綱弘開藩籬宜撤若何足國安民救寧邊圉各當合志講求

漸成實事再有爭口舌的便是貳心溺職之臣這說勸賞可行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錢 為仰體 聖衷事奉

聖旨聖學以執中為要相臣以身任為資方是明良盛際說得是餘款俱切中機宜封疆事重年來効力諸臣如朱燮元閔夢得等俱議用守正遵職行經本處懸坐賊私槩宜蠲免都着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內治

臣聞倪天作頌應地徵符椒寢之司維其棘已然而嗣徽之譽獨觀周年家法之美差傳宋日孰有

德備坤爻

識資

乾斷如我

聖后者乎方夫

代邸在潛惕若集木

大寶初績實繁伏莽顧上而曲護

飛龍下則默叅射隼誠形管莫既青簡為烈矣

况夫

普葛榮之德則小星在御

衍蚤羽之慶則繞電流祥

女士之釐匪天意歟撰內治第三

○禮部接出

聖諭朕聞太極玄撰首開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儷體于兩儀而弼成于

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
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德于安
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壹教宜正隆稱元妃
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

皇兄慎選以配朕躬夙夜無違而闡敬戒已受
封章于潛邸丕續景命以維新四德咸修六
官著範可冊立爲皇后女順蔚承軋之佑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禮部等衙門爲欽奉

頌天臚筆

卷一

內知

七

勅諭事謹于九月二十七日辰時

冊封

皇后奉

聖旨是着禮部尚書來宗道持節英國公張惟
賢捧冊大學士黃立極捧璽施鳳來行禮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朕選東西兩宮爾禮部傳行五城于
各該地方訪舉并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歲
容貌清端德性賢淑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
擇其應行事宜爾禮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頌天臚筆

卷一

內知

五

篤親

臣聞九經敘蒲蘆之樹次及親親肆筵歌
行葦之葉實惟戚戚迺鴻飛遵渚猶俟風
雷鶴鴒在原僅同華萼蓋冠履既懸肺附
斯逝千古一轍勢固然爾我

朝上自

二祖下迄

列宗世篤本支誼毗左翼自罹瑞禍急出

桐封咸知司馬之心明翦

頌天膺筆

卷一

篤親

十六

下卷

潛龍之羽宜茲所需悉為裁削幸我

皇上奮此赫怒磁厥凶豎

悼日馭之沉灼艾匪痛

軫天璜之憾長枕為薄爰普

一視暨此

三藩

先帝釋其遺憾

皇祖罔或時惘之翰逾聯維城彌鞏一舉敦善

莫備是矣撰篤親第四

○瑞王奏為贍田奉 旨至三事奉

聖旨覽王奏閩府養贍田土奉旨已久如何該
撫按官推接耽延不行完報顯是違玩姑不
究還着上緊撥派某府州縣田土造冊送府
自行收管立業如有仍前玩視不遵的該部
指名叅來處治毋失朕篤念親藩至意

○桂王奏為微臣已承去國事奉

聖旨覽王奏桐封告竣朕心嘉悅諸所經涉地
方與護送諸臣及有供事敬怠俱已洞悉楚
最煩悍隨封應竣房屋及園府內外供給着
該撫按嚴飭府縣官速行處置無得延緩責
有所歸該部知道

○瑞王奏為食鹽道遠事奉

聖旨覽奏漢中河東水陸阻隔遠支食鹽驛費
煩重委有未便着依議改支川省商課仍前
包納以體王順民節省費煩之意該部知道
○瑞王奏為循例請賜協濟事奉

聖旨王封漢中賚遣之使崎嶇遠道所請站銀

着照例議給協濟無致困累該部知道

○兵部等衙門恭報封王升殿之期事九

月初六日登極奉

聖旨覽奏桂王入邸藩封事竣朕心嘉悅府第

工作既完殿廷其餘還着上緊督造在事諸

臣俟通完日另敘該部知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溫 奏為

三王經臨事奉

聖旨據奏三王經臨皆利涉無阻俱已就國該

頌未應筆 卷十一 九

地方官護送勤慎克襄大典朕心嘉悅知道

了該部知道

○兵部接出

聖諭皇后父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周奎陞五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兵部知道

○左都督劉岱奏為 聖明御宇事奉

聖旨朕新御極頒恩威臣自宜篤厚然其親疎

亦有不同着部科酌議具覆

○駙馬齊贊元奏為權惡已除事奉

聖旨齊贊元李忠互相糾參殊違和氣李忠等

着照舊管理府事齊贊元身為懿親不得更

懷夙嫌齊歌凱准復原職不許擅入府門近

侍魏奉非本府之官着禁杜不得往來該衙

門知道

頌未應筆 卷十一 九

睿鑒

臣聞秦銅之照肝膽必徹禹鼎之鑄魍魎
罔遁光武懾西河之心明見萬里孝昭燭
上官之詐年纔十四事赫往牒談美千古
然而匪狐匪鳥代有北風之感侯薪侯蒸
世鮮中林之辨典兵覆唐而累傳未聞更
瑟植黨危趙而終始卒如尋轍不聽之傷
疇昔然矣我

皇上體睿知之資緝

光明之學

龍潛則遵養攸宜

霆擊則大奸距脫貂璫之柄立釋旄鉞之寄彌

慎言路之言勗以洗濯薦人之人即用轉

核

日月所照艸野慶焉撰睿鑒第五

○吏部接出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登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理稔知

巨惡魏忠賢等竊

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姦矯誣善
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頻年誣讎不知幾許
削奪不知幾許幽圜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
積上干玄象以至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
謂非逆惡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
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猶然鬱鋼絀
冤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
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

頌天履筆

睿鑒

王

三

擇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優贈卹

與褒贈應廢卹卹卹其削奪牽連者應

復官卹卹復官應起用卹卹起用有身故捏

誑難結家屬波累猶羈者應開釋卹卹開釋

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

姦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寬解他

咸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

為重毋尋玄黃之角體朕平明之化特諭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擊自非審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于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且內臣而遣以清軍查餉專責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并任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畫以副朕懷語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罰其斯聽朕命爾兵部卽馬上差人傳與各鎮每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

頌天臚筆

卷一

海峽

三三

三三

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清開數目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特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備藉經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駢手胝足之儔實九邊荷戈之命勞苦最甚噢咻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咨恤而頃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鸞鳳絕響敲朴視爲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厭養之腹縮同里串供繕納之需吾民之罹于虐政者亦旣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迎之外親仇清白之異已猥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郡佐卽殫竭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方而效清流之沉湎擁傳而煩閭左之征求躬自教猱人惟刑象如此弊風更難

頌天臚筆

卷一

海峽

三三

三三

枚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審策無施紀綱不振節鉞重臣置若郵傳豈聽憲使用及匪人卒有不問撫民之實効復集考核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墮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爾部今後推用巡撫必擇廉明精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無妨游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為遍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核在差事宜領天曆事一卷一 齊整 三

以欽奉施行如或仍踵敝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便稽查該科看詳章奏即行糾發以溺職召罪將稂莠盡除嘉禾滋殖聿還累朝熙洽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特諭
○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接出聖諭朕惟祖宗設立科道衙門以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為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姦用事殺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有懷莫吐鬱懣有日冀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弘開言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謀求商確發奸指摘之章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竭誠報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人言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論核失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諫及朕詰問但諉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劾

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
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朕今特諭爾科道諸
臣以後務洗積習各循大道一秉虛公咸敷
忠直條奏必歷歷可行勿勦襲而徒紛口吻
彈劾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
身膺風紀尤宜先自洗濯處于無瑕之地其
有任意誣毀藉口風聞其或持已不嚴官常
先裂者朕得于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
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爾貸使居官路

頌天臚筆

卷一

序

三

三

者無得錯雜是非其有官守者必不混淆名
實治亂在茲各宜悉飭欽哉故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
罰惡全憑舉劾

祖制在內總協院科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
官關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
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
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曠職掌而

弗談習鋪張為故事核吏則人皆卓異課武
則材盡孫吳殊乖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實
朕深厭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各
後撫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
或守極清嚴或才剽煩劇或綜釐弊詭或撫
字心勞酌略稱揚言斯當實間有異等茂猷
清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設駢詞混
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
各有本色無罰重而參輕使甲苛而乙縱其

頌天臚筆

卷一

序

三

三

餘征解完通轉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
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凡有論薦悉循職
掌其地方人材亦必確訪素行果克先任無
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懸吏議參
濫臺章以荐剡為燃灰之捷徑諭頒之後內
外應行舉劾衙門先具遵奉回奏以後通行
恪守罔有異同朕方按章牘以程功實核行
能而施舉錯一洗浮虛誕慢之習共敦大明
作用之猷權輿自茲永為成憲欽哉故諭

○戶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披覽載籍見古昔帝王無不以敬

天恤民為第一義而其要在用人理財靖亂庇

民有司各齊其官萬姓不墮其業相以消與

災沴鞏固邊防道義由長邇者

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惕焉不寧傳

日月食脩刑得非其辜含悲兆民怨苦愁氣

所結致茲薄蝕欽此朕夙夜徬徨與爾大小

臣工共圖挽回災變之策即如九邊京運歲

入不敷所出遼黔新餉日增而尤虞其匱噉

噉咨怨實在三軍欲求充足其道何由箝笏

盈朝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夫位署有

定壅滯堪通而各衙門多官冗吏猥濫更甚

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減清汰豈可不極力

講求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

竭髓以實其橐則懷保百姓寬省刑罰潔已

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此凋敝目今東

西交訌戰守迄無定謀師老財殫治安尚鮮

成筭禦侮之道其効安在況且民貧而歲復

成筭禦侮之道其効安在況且民貧而歲復

稜吏竄而治日軌大臣憂護畏議不得靖共

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

此是千天和爾九卿科道務秉丹誠各陳所

見即勅諭所未載不妨悉心條畫苟可以

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行之諸臣亦宜

痛洗夙習共勵公忠以副予一人則身脩行

之實意勿徒以虛文塞責其敬聽朕命特諭

吏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

遲迴在念而邊備積弛間閭久困臣工習俗

相沿常率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誇

紙上之空言故屢召平臺時歷商確期振惰

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

未洽諮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與大小臣

目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

各有公署宜召頻煩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

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領要獻納

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領要獻納

關庶政之權輿呼吸相通斯為最切今後除
盛暑嚴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
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
臣工各宜清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
修職業無飾虛文而墮實事有言責者殫竭
悃誠無昧自心而滋臆說若事關奏請宜剖
晰者仍候不時單宣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
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恩徇私有
一顯罰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
功爾等欽哉故諭

頌天臚筆

卷一

三

三

三

○內旨
上傳吏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等衙門近來章
奏未經御覽報房先已發抄漏泄機密成何
法紀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各衙門奏疏須候
批已下纔許報房發抄如有不遵的着法司
嚴提抄報人重處至一槩私揭俱不許抄違
者并處

○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奏為敬陳芻蕘事

奉

聖旨這本說臨御之初提綱挈領整齊嚴肅深
得謹始第一義至尊

祖訓恤民窮廣出納朕與中外諸臣力行之疲
情面以勵公忠禁苞苴以辨真品尤得及時
救弊之法果有徇情害政賄賂滋彰者科道
官即宜從實糾參該科記着該部知道

○內閣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為國籌邊恢復疆域之
意朕悉鑒知但師克在和事權貴一督鎮諸
臣意見參商各邊鎮守內臣一槩撤回封疆
事重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肩任朕知
道了

○四川道御史為 聖政方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嫁禍李思誠一案會勘自明宜決
訪事旂尉自同內鎮撤回其補誥勅寬繫累
着該部議妥具奏餘俱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為聖政日新事奉

聖旨羣臣流品經

先帝分別渣汰業已清明朕初御極嘉與並夫夫共臻平康之治倘有奸詭宵人講張變亂暗布機關攪亂新政緝事衙門嚴行緝獲確有實據重處不宥亦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該部科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題為媚祠之罪事奉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黃克績着即起用林針等六詞臣及虞廷陞俱着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所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該部知道

○吏部主事題為仰體孝治事奉

聖旨往日追奪誥命諸臣因有可原者也豈無應追奪不可稱枉者如何一槩補與即懇擬新追奪之潘汝瀾謂不當其罪乎遂分別擬議為妥本中說袁崇煥計節清與確議覆奏該部知道

○豐城侯李 奏為功茂上賞事奉

聖旨毛文龍牽制之關部科道臣自有公論何必浮談市德朕御極之初曾幾何日而連疏瀆奏殊不諳事體姑不究以後不得煩擾

○督師王 奏為遼事不堪終悞事奉

聖旨卿前疏稱贅員今復自謂虛拘朕已洞悉卿意軍旅之事全在節制事權統一若分執其權隨意輕重人各從臾豈能得宜可謂確當之論已有勅諭將各邊內鎮盡行撤回

切兵馬錢糧器械等項俱着交割督撫鎮道衙門為守禦之用封疆事重卿須一力擔當凡大將以下悉聽約束有未盡者着不時添奏以稱委任至意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為貢生進言之心甚急事奉

聖旨覽奏兩敘媚疏心事皎然錢嘉徵妄託不忠必多辯即出供職原駁二疏着封進來看陸萬齡曹代何着法司究問李映日着革去衣

巾以正士習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周題為聖斷既彰事奉

聖旨票擬原閣臣職掌事關重大親題御札不

時召見朕當次第採行至明職守慎名器收

廢弁俱得時政之宜着該部分別酌覆

○工部題為停止新例以清冒濫事奉

聖旨覽奏事例准貢等六款委襲官裳允當議

革該部知道

○參將江起龍奏為聖治煥然事奉

聖旨糾彈奸惡原係言官職業豈得旁侵江起

龍何官也來恰唾激聒顯是出位姑不究該

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為謹遵會勘之旨事奉

聖旨這本因會勘權奸而究極源委可謂切當

之論連日薦人之牘章滿公車摠彙精擇取

自上裁自是吏部職掌朝廷用人惟求真求

以濟時用若等舉濫收覆車可鑑九卿科道

俱要曉的此意該部知道

○戶部員外王守履為奸臣之罪狀事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為

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

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閑住舊輔韓爌清忠

執朕所鑒知虞廷陛有肯了杜齊芳劉先

該部都與酌覆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為逆首恃黨事奉

聖旨這本說黔事情形甚悉開屯養兵嚴偵防

賊具見方略至剿以成撫還悉心與督臣計

議行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為權折一時之人

事奉

聖旨這本說銓補陞差等項報罷諸臣俱已有

旨近來陞轉委有未妥以後推陞論資俸論

功勞非實缺勿補如議行李思誠已有旨

其善類羅織的遠着確議昭雪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奏為朝政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近日薦人之疏業已不勝

雜以後議論還歸言路非言責各修本等職
業不許旁置薦人所薦不當薦者坐罪若所
真確着次第起用鄒元標夙有品望不宜
苛求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僕寺卿洪如鐘奏為乾剛大振事奉
聖旨這本說提衡流品全在觀人深知職掌不
宜以東林門戶名號錮人正得救時針砭奸
惡既去諸臣當公忠體國勿以恩怨互報着
實申飭行褒擬慘死各官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戶部主事陳此心為 聖治重光事奉

聖旨這本說責成樞督嚴預虛冒公平賞罰等
款俱于邊事有裨着該部看議來說蘇解後
恤困商工款朕當擇用餘俱有旨了袁崇煥
錯寫袁崇正殊欠敬慎姑不究着改正行該
部知道

○巡按順天監察御史為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明具奏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為 聖政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所薦諸臣俱確慎簡銓臣最
當今日進退人才第一義起用一節銓臣簡
用後當從公分別無遺以平人情無濫以定
國是一切係門戶不係門戶字樣俱為朕撥
弃不諱無留以為玄黃相角恩怨相尋之端
在廷諸臣各體此意評中行等官在京應考
者准先行考選以通言路川功從公論議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奏為奉旨直糾事奉

聖旨巨奸魏忠賢等天刑已殛家產籍沒足釋
神人之憤其本內有名諸臣已經回籍不必
苛求樊維城擅私逞臆屢出位多言本當重
處姑饒一次不係言官再來瀆擾的定行重
處不宥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為 聖主急于考選事奉
聖旨胡煥猷着會議依律定罪有旨了雖必有
賄使之者但不必搜尋以滋葛藤惟起用一

節各秉虛公加之慎重九卿科道作速參酌
無遺無濫以聽裁奪這本防微杜漸憂深慮
遠于人情國是深有關係朕甚嘉之該部知
道

○戶部題為黔事久罷事奉

聖旨貴州師旅方急南都亦根本重地該部盡
以楚餉應黔封疆之計得矣南庾匱乏將何
以支還悉心商確具奏該部知道

○太監王大政奏為大奸已除事奉

聖旨覽奏王惟善把持衙門侵欺稅課隱匿犯
人魏良卿家私着該城御史并內臣張邦治
等眼同追出具奏恭進不許仇扳無干橫生
枝節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袁鯨題為權奸伏辟
事奉

聖旨袁鯨向糾王紹徽原與崔呈秀無涉朕所
鑒知楚自楊漣被難以後人材摧落真可憫
惜已有旨次第起用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為 聖政聿新事奉
聖旨王道本乎人情此是蕩平要論起用諸臣
及見在加級加銜諸臣都着細加分別務要
確論嚴禁紛囂屏逐羣小已有旨了畿民料
豆最稱苦累着戶部于督餉御史區畫停當
來說該部知道

○監生周鼎奏為 聖世不棄多言事務練
兵事奉

聖旨據奏似非無慨于中者着該部與京營總
協科道官計加考成如有可用方漸與職銜
受事以觀厥成勿墮游人臆說之悞該部知
道

○撫寧侯朱國弼為直陳微臣被抑事奉

聖旨這所奏卹典詰命該部查例與復周如杰
等并查明牽累情由覆議具奏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鍾煥為奏運開于三陽事奉
聖旨覽奏竭天下物力東函奴西黔局以一言
制奴良是閣臣倚在帷幄力肩圖是新舊諸

臣當勉圖之至起廢宜別節義成風學文不
必忌諱皆于時政為有裨益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羅元賓為起廢考選事奉

聖旨朕與諸臣共借大道故起廢考選一并舉
行惟期合新舊人才以圖治安其有修隙傾
擠及借題報復的朕察其心跡定行重處諸
臣宜消融意見各修職業毋煩僻以取罪責
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 題為廢棄諸臣事奉

聖旨年來媚璫諸奸巧借題目彈劾希旨以固
身名宜核本末次第登用說得是鄭三晉余
茂衡等都復還官誥以需起用楊漣等正氣
久鬱速與卹錄舊輔孫承宗經緯宏猷勞久
功多朕自當召用李邦華查國寧等俱與酌
議起用以儲封疆之寄該部知道

恩賚

臣聞懋賞著于殷誥大賚紀乎周典或挾
績而詎濫或惜祿而匪膏施既殊用受斯
異感顧代邸入纂恩數未聞漢藩援立漢
澤罕記惟我

肅皇帝既正大寶頗彰優異頌聲率土于今為
烈我

皇上繩武繼天

聖澤淪洽上自朝彥下迨戍卒莫不

錫之百朋責及再世至于從

龍之舊莫或私覲肺石之繫咸竝昭蘇不階不

濫曷以加焉撰恩賚第六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兵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
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其
肅沿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

○諭內閣

聖諭朕以嗣登大寶念切邊軍苦寒所有在京

并沿邊軍士員役人等賞賚見今內庫缺乏查照舊例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三萬兩順天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着各該衙門作速給發以爲賞軍之用不得延緩稽遲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不得推諉特諭

○禮部爲欽奉 勅諭事奉

聖旨這各鎮官軍員數既經查覆每名着賞銀

續天臚筆

卷一

禮部

聖

六

二兩寫勅付差官解發前去各該按臣會同總督撫鎮核實給散事竣之日造冊奏繳仍送清冊報部以憑稽核務使賞無冒費軍沾實惠稱朕念邊至意餘俱依議行

○戶部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登極賞賚各邊軍士跂望已久稽延時日甚失朕躬念邊至意該部及各衙門還遵前旨照依原派數目作速那移抵發無再推諉耽延以取罪責稽核虛實之說亦是長便

解發時另如議申飭行該部知道

○禮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朕登極之初賞賚在京文武羣臣軍民然等原係昇典但當茲萬分匱乏之日人數賞數俱不妨酌量減裁其某項員名應賞若干明註實數其某項銀兩絹布鈔錠應係何衙門辦發亦明與坐派回奏各衙門務要用心措處稱朕恩意不得延挨推諉專覲內帑該部知道

續天臚筆

卷一

禮部

聖

五

○戶部題爲京軍布花屆期事奉

聖旨覽奏天氣漸寒京軍布花宜緩發着該部那借給與并督催各處本色有起解拖延者嚴加考成之法其內庫應與協濟多認本色還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奏爲御極方新事奉

聖旨九邊賞賚恩詔久頒原派衙門作速措發以信明旨考選臺諫寬恤民困都着該部酌議來說

○兵部員外王新民題為川功鬱抑有年事奉

聖旨蜀黔用師原局二案滿酋獻俘結局已久
忤權璫意停閣賞格殊灰任事者之心這本
說得是該部將四川功案詳加查核分別敘
賞來說以俟裁奪該部知道

○兵部奏為文武一體事奉

聖旨武科額值朕登極首科着照例增二十名
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一 後

頌天臚筆卷之二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拜

聖諭聖旨

旌忠

臣聞崑岡煨玉志士以之矢節疾風勁草
明辟于焉懸鑒矧夫毒流婦寺烈倍戎顏
匪具鐵腸寧觸璫皎乃陳實畢命靡聞
雪訓注駢首徒滋永歎循覽陳蹟涕洟于
古詎謂

庶代罹此逆閹構我指紳之禍無減清流之慘
乃三木如飴九死靡悔

養士之報斯焉見之今

皇上痛悼諸哲

錫之異數

馬鬣匪徒曲江之祭

冀詎惟少宰之祀百爾君子可以死

旌忠第

照磨曾明昌為雪憤潛冤事奉

聖旨萬燦都死標骨消息正直之臣以觸忤道
瑞一杖懸等前事委難憐憫卽着與查議
卹錄後具奏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翟式耜爲忠節之臣事奉

聖旨這本說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宜
全給廕謚建祠賜額着該部議覆又說逆璫
年中廠衛斃死多命大干天和良是卽着順天
府尹于祈雨壇側共爲一祭以慰幽魂該部
知道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奏爲忠

直首觸兇鋒事奉

聖旨趙清衡所奏伊父慘死亦自可憐趙南星
復原官給與祭葬還與他謚趙清衡准復原
廕該部知道

○原任簡討丁軋學第丁復學奏爲奸黨計

串殺命事奉

聖旨據奏奸惡詐傳駕帖劫殺守正詞臣情事
甚慘着法司從公勘實具奏

○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男夏承誥奏爲
微臣怨在必裁事奉

聖旨夏之令冤死可憫已議優卹當日疏奏被
逮事由倪文煥非由卓邁今文煥已經遣戍
何得一槩以報怨爲言該部知道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男高世儒爲其父
冤苦事奉

聖旨高世儒爲父高攀龍奏謝知道了攀龍孤
忠遠學秉節正終朕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
留覽

○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男周彥陞奏爲孫
忠被禍事奉

聖旨周彥陞爲父周起元奏謝知道了起元歷
任著勞慘死可憫着與他謚也後曾經贈廕
過的不得再來填陳

○工科給事中潘國題爲聖治育新事奉
聖旨起廢詩節象議盈廷要在捐弃成心優
渾同衆見可謂救時之論袁崇煥本臣屬

封疆有勞朕所鑒知太計懲貪在朝者奉送
法司在外者發與撫按還照舊規行鄒元標
馮從吾已准與他應得卹典確查具奏楊連
等分別卹廕已有屢旨仍與近日首擊大奸
各疏宣付史館以昭法戒熊明遇等都與確
議起用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為直糾奸閹事奉

聖旨朱國弼准開俸已有旨三年罰住原俸都
着補給本內字畫潦草殊違奏章格式以後
還宜敬慎該部知道

○禮部題為孤臣捐軀報國事奉

聖旨楊以成合家死難情事甚慘其葬贈卹廕
與建祠立坊都准照例賜給以慰忠魂楊以
荼併楊定等同死難的俱附祠春秋致祭俱
依擬行該部知道

○刑部為欽奉 恩詔事奉

聖旨嚴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恨耿如杞着
與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照奏內改擬

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九卿科道從公會
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題為遵旨指名入告事奉

聖旨耿如杞不拜生祠具見風節已有旨該
部知道

○原任兵備副使耿如杞奏為

聖主殊恩事奉

聖旨覽奏強項始末及下獄情節深可嘉憫耿
如杞着卽銓補優敘以抒直氣不必陳情回
籍該部知道

鋤姦

臣聞芟夷蘊崇去惡之上術放流誅極廢世孝成典矧藉叢作姦播毒空國者乎趙高授首夷及三族張讓伏誅戮至千然然而璫禍甫釋大亂旋起申討非難妙用不易耳我

列聖繼作內豎代戢振瑾構逆俄就誅夷至

忠賢則包藏叵測假扇有年羽翼已成投

鼠多忌乃

皇上旬月乘軋一朝蕪滅纖芥不動耳目頓易

徐掃逆授悉正

天憲於萬斯年洵可券已撰鋤姦第八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蠶盜內帑誣陷忠直蕪營多命復如狼屨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夫以復降降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陰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

奸卽將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懲典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俱已洞悉朕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雪威迫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指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守殺重
善良枯干立柳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
同客氏表裏為姦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絕極今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禍
其鬼二犯罪案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
正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姦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

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將
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行籍沒入官
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類
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朧等
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
其冒濫第侄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自罹于辟情罪允

孚特諭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
交通內官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
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
泄事情貪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皆斬妻子
流二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子
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
裏為姦把持朝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抒臣民之憤自後
大小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効忠誠本無招
權納賄之私心何必巧營別竇共矢特立獨
行之風節自可上結重知居高聽卑朕方廣
聞于明達諭階歷位爾宜自愛其身名倘有
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其為禍始爾願玉章
朕必究治所添結怨仍許科道官不時實糾
參治務省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具欽承之特

論

○吏部都察院接出

皇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嘗刑法罔攸赦豎逆魏忠賢環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精保阿初不過窺嘖咲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養膏肓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養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姦誤國實煩有徒或締好宗盟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一

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收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著首功倡和邑極于三封稱頌浸淫于無等釀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諭屢沛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餘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恭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則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

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歷于五刑稍寬協從之誅及茲三禱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宜洗滌肺腸恪脩職業共遵主路悉斬蕪蕪無曠官守而假事請張毋急恩仇而積怨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宦豈有一子斯必罪不宥當各懲勸乃亦有終終哉故論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二

○大學士韓爌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逆黨附誦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監候追問見擬外其充成招遣及贖徒為民該撫按照擬從正具奏朕遵明國憲勅法除姦申儆官邪照布中外還同勅諭一併通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奏為權閹罪狀事奉 聖旨覽奏權閹罪極表裏為奸如其一死未足贖辜這逆孽魏忠賢十大罪朕俱洞悉與崔

呈秀並行勘賊籍沒盡法該部知道

○錦衣衛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卿縊死既真該縣相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河間府同籍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驟夫審無別情即與釋放該部院知道

○保定巡撫奏為奉旨籍沒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罪惡貫盈既奉旨籍沒家貲自應封固還官其親屬亦當束身待罪乃羣奸竊貲隱匿大干法紀內官梁應琦等着司禮監提問追贓治罪劉魁英及見獲魏撫民等都着法司嚴提正法杜一良等該撫按查明究擬具奏該部知道

○錦衣衛奏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奸孽魏良卿等着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魏良棟等着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緝事衙門嚴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衙

門知道

○貴州道御史 題為逆闖有罹天誅

事奉

聖旨覽奏魏志德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親豈容寬假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呈秀贓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訪冒濫親族究治楊朝棟等吏部議用該部知道

○刑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良卿市井傭販爵冒上公恃妖姍逆璫表裏交結僭竊無等陰謀叵測并侯國典既問擬的確會官處決容光先楊六奇姑着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餘依擬該部知道

○刑部題為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禍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

軌仰賴

祖宗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
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赫逼人
五彪田爾耕等願指佐威殺人草菅幽園累
累沉寃莫白其元兇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
書虎彪俱照各官削沒着法司併行依律擬
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臬奏為久鬱之輿情事
奉

頌天臚筆 卷二 十四
聖旨據奏魏忠賢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
沒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要地冒濫
錦衣榮及僕隸鯨吞霸占慘害生民不可勝
計今被害之家欲食肉寢皮蓋克室所積莫
非民膏不啻元兇之富其侵占故相賜宅擅
毀聖旨御碑尤河痛恨着先行削籍為民其
家資并各地夥計行該撫按即時封固盡數
籍沒以充邊餉李承恩已有旨了保身之說
于朕有裨知道了該部知道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秉筆太
監張邦治等眼同廠衛及五城御史等查點
勿得隱漏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御史奏為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已命廷臣會勘張凌雲陳大同已
經處分汪心淵功罪行該撫按從公查核具
奏魏忠賢田吉田爾耕俱有旨了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為惡生借借事奉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五
聖旨國學禮法所在豈容惡生借借橫肆竊利
多端且原疏欲購民房乃輒用射圃益為欺
悖這曹代何等互訐事情嚴行提究追贓正
罪該法司知道

○國子監司業朱 為惡生之罪狀事奉

聖旨魏忠賢生祠不論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
都着通行拆毀變價助邊建在國學猶屬無
等着即刻拆毀不准存留別改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李 題為奸貪事奉

聖旨魏忠賢假旨害人專權植黨朕已處分

先帝實錄史臣纂修自秉公論其已經彈劾諸

奸脏私顯著者仍着不時糾叅該部知道

○河南右叅政潘曾紘題爲微臣職司風化

事奉

聖旨這本所陳有裨風化李映日等着法司究

擬内外生祠通行拆毀變價助邊有旨了開

錮士一欵陳子壯等該部科俱與酌議來說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奏爲 聖命新頒事

頌天應筆

卷十一

新編

十六

七

奉

聖旨惡生背旨交結着該司作速追贓正罪這

所奏地仍還射圃現造改爲官舍俱依議復

行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進陸萬齡等及李映日等原疏猖狂

僭逆非所宜言該司守正駁寢具見定力李

映日止于革去衣巾不足盡其辜着併王承

暘徐行孫維暘拏送法司同陸萬齡儲寓奇

曹代何嚴審擬罪具奏該法司知道

○通政使奏爲大奸叛跡已彰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交結逆璫招權納賄罪惡貫

盈死有餘辜脏私狼籍法應沒入卽着撫按

地方官將一切家產盡行嚴加封固細查明

白造冊具奏以濟邊餉如有隱匿窩藏一體

治罪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題爲輔逆賊臣欺 君藐

法事奉

頌天應筆

卷十一

新編

十七

七

聖旨蕭惟中媚優賤品驟得都司着法司拏究

正罪章奏字句還要雅馴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資

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既有實據着差出

内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嚴行拘究僧道

着先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

着彼處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奏如有

容隱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順天巡撫題為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賍私是在籍金銀等件數目俟查明具奏其在京宅藏貯的着該城御史查核盡數籍沒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題為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是崔呈秀賍私在薊州的着該管有司巡邏查驗逐一造冊具奏其在京住房家賞着巡視西城御史沒入薊鎮重地道臣猶宜速補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二

太

○直隸巡按題為都司乃欽點之官事奉

聖旨蕭惟中已有旨了客氏既籍沒客光先自應遣成着照勅諭行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題為奸弁媚權殺人事奉

聖旨劉鐸一案罪瑄魏忠賢誣殺非條委屬可矜張體乾既聽使令豈得強辯飾罪餘有旨處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題為權奸雖殄事奉

聖旨這奏內元兇雖殄羣黨五虎五彪未正國

憲豈容揚揚載歸騷擾驛通五虎中未知其

一的係何人指名參奏無得疑畏庇護各黨

應得何罪着三法司會議具奏方震孺無封

疆之責似難坐辟着大小九卿科道官會議

作何開釋周起元輒斃囹圄着行優卹李實

獻媚誣參以致緹騎激變地方罪骨何辭着

降做奉御發去南京新房閑住徐文輔勒造

衙宇糜費公帑縱容牙爪嚇索多金本當處

處姑從輕降做小火者發去鳳陽司香還各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九

寫帖子去以後內外各官都要痛加洗滌各

修厥成毋得仍蹈前非自取罪戾該部知道

○吏部奏為遵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 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

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

永戒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奏為遵 旨指名事奉

聖旨倪文煥既係五虎之一着法司併擬具

奏該部知道

○中書房監生王之鼎爲城狐作祟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着遵前旨該撫按速結具奏許

志吉生事害民着撤回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逆奸在邸賍私事奉

聖旨覽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賍私既經籍沒有銀兩等箱現貯兵馬司庫中卽着該坊官照數解進餘依擬變價助餉對君有體是後邪議褻語不許入疏讀聽該部知道

通志

卷二

御案

五

臣

○保定巡撫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魏良棟等既經緝着法司行提正罪其未獲魏希堯嚴行緝拏傳之佐楊祚昌有無冒濫并着吏兵二部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奏爲奉 旨籍沒事奉

聖旨覽奏田爾耕籍沒賍私銀兩金玉等項既嚴核無異着差官照數驗明解進助餉其房屋雜糧等項另行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禮科復陳逆奸之斥事奉

聖旨崔鐸係巨奸崔呈秀之子同惡相濟豈得

復玷賢書着將崔鐸并冒錦衣之子查明繁

從褫革并送法司究擬該部知道

○大理寺卿張九德題爲惡生抗旨事奉

聖旨陸萬齡等着監候處決戴明德依擬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奸弁擅權殺人事奉

聖旨覽奏張體軋羅織無罪既確着送法司從重擬罪該衙門知道

通志

卷二

御案

五

臣

○戶部題爲總督內監裁革事奉

聖旨徐文輔附逆糜費已經遠斥廳所公署着兩部變價還庫其繳回勅印卽行銷毀該衙門知道

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喻義直陳惡生造事

聖旨邇來士風狂逞匪夷敗類實煩有徒這樊

元脩等倡事媚權挾師叛教於法豈容着行

南京法司提究分別正法具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爲權奸伏辜事奉

聖旨覽奏權兇柄事賄賂公行大淆清議深可痛恨季寓庸許其進劉繩祖俱着該部議處來說梁夢環着冠帶閑住喬應甲撫秦穢跡多端再加勘議該部知道

○道御史陳軋陽題爲結瑞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合郡鼎沸吳孔嘉新進詞臣不思守分讀書乃翼奸播惡大違公論本當同許志吉究問但釁起父仇或不意毒流至此

領天臚筆 卷二 三

姑着削了職爲民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舊餉缺額事奉

聖旨權奸剝削軍國以心私室既經籍沒所有房地自應變價充餉在內五城御史在外各該撫按務將房屋從實估計變價解進以補缺餉不許仍前賤估該部知道

○太監張祁詔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

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刑部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後憑藉寵靈睨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不安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雖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黨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前

領天臚筆 卷二 三

州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

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鏗崔鑰既係孩提無知准釋放以彰明廷法外之仁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逆盜權陰謀叵測凡厥黨與所宜嚴懲這五虎五彪既會議的確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行庶籍撫按照數追贖解助邊餉

完球發附近衛所克軍田爾耕許顯純都着
原籍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
撫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以為
附權蠹正之戒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為奉 旨勘問事奉

聖旨覽奏劉鐸一案羅織衣冠駢首西市獻媚
權惡立斃多冤洵神人共憤其罪豈可勝誅
張體乾律斬谷應選例絞允當着暫監候處
決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領大慶筆 卷二 二

納諫

臣聞從繩則直借鑑則明檻折裾落盛朝
之所罕觀鱗批耳逆明主之所未有以石
投水理固然耳昔止輦而受炎祚彌永盡
手而讀季后有譽我

二祖開受言之路

列聖弘納誨之益咸垂韜鐸並藪山海逆關竊
柄舉國抱葉迨乎

聖主龍飛羣彥鳳翽鷹鷂之逐

採及子矜葵赤之獻

茹此衆正封事朝上瀟澤夕下吁咈之盛何
以加茲撰納諫第九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踐祚以來寤寐蒸理諸凡政事利弊人
才賢否亟欲兼得周知以故諸臣建白無不
虛懷茹納冀得要領即見施行其以所開言
路蓋不啻殿已諸臣敷奏必切實有鑿鑿可
行乃于治理有裨若陳詞囂雜徒憎枝蔓朕

無取焉昨諭科道諸臣嚴加申飭正爲宣收忠益初非厭薄諫言頃天變頻仍京師地震宣大之間猶甚日光雷霧種種示異三秦旱魃浙省水災慘不忍聞朕終夜以思深用祇懼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事堪憂一切整頓救寧實惟嘉言是賴爾大小諸臣其滌乃肺腸各傾忠藎務求精白之忱弘抒剴切之論或酌見人之賢否摹擬必得其真或洞悉事之利病條奏必中其窾朕得于省覽一

頌天臚筆

卷二

勅諭

三

見了然斥陟典除確有依據使天下受言之利而爲不病之需于以恢弘化理弭戾召和于朕宵旰憂勞側身脩省至意庶幾無負爾大小諸臣亦與無窮之聞嗚呼苦口而利于行必求諸道言忠而期底績要在必行爾其嘉猷時惟良顯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揭帖奉

聖旨朕加意蕩平久已檢弃門戶不許言黨諸臣才品臧否職業修廢朕自有鑒衡何分畛

域以後各務洗滌一體虛公共借大道其橫生意見妄起戈矛借題制人罪在不宥惟願等疏原欲召對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察期在邇沈惟炳着作速料理該部知道

○工部營繕司主事 題爲天道旣一事奉

聖旨這本說用賢才核職業循名責實化異爲同是當今第一要務所言各衙門事理亦多切當着實申飭覆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二

勅諭

三

○浙江道御史奏爲 聖政維新事奉 聖旨覽奏內高弘圖因事陳言具見忠謹着該部酌用劉志選奔競權門姑着回籍爲民起用王永光撤回李明道等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爲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勤召對以杜僉邪廣考選以弘言路皆有裨新政可行各奸旣除廢弃宜復劉鐸昭雪已有旨了張體乾自當重處黃承莫

等以門戶削奪的着與議起用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題為刑賞之案事奉

聖旨這本說起廢籍雪冤獄已有旨着部科道

從公會議袁崇煥趙率教即與起用封疆事

大修防正急在事諸臣自宜一力擔當悉心

料理以保萬全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為 聖治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安民各款俱切實可行責成撫按

之說猶是着實申飭行咨訪時政清心寡慾

有裨朕躬知道了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為國是清明事奉

聖旨據奏統均得人宜擇司屬講學何妨朋斥

匪類說得是見在推知俸序及期者着查例

一體考選其廢籍諸臣即與酌議起用該部

知道

○湖廣道御史蔣守藩奏為 聖主燭奸是

發事奉

聖旨大奸既去衆正宜登這所奏削奪諸臣從

公分別逮繫林連確查寬恤俱有旨了該部

知道

○工部虞衡司郎中吳炳奏為亂賊業已天

誅事奉

聖旨奏內向來權奸殺慘拖累禁錮諸臣已有

旨寬卹分別錄用舊輔臣為奸惡削奪着即

與復原官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魏照乘題為枚卜之典既隆

事奉

聖旨枚卜求賢自昔所重金甌盛事修為美談

朕俯採公評仰參天意虛公處慎不敢自寧

惟務忱恂事人以爲社稷生民之利這所奏

四事詳覈勉勗新輔亦自得體著爲例增舉

會典永爲遵守召對係先朝故事朕自當舉

訪之該衙門知道

○簡討項煜奏為 聖政千載一時事奉

聖旨這奏去奸起廢恤死釋戍豁賍等項知道

了李實業經處分文震孟等與袁崇煥已有

旨起用其未用的并與議復許志吉以勘黃
山一案肆行貪橫着該部撤回重加議處其
許志才吳子勝等殘虐地方即着該撫核提
問追贓正罪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題爲重以天和事奉

聖旨朕勵精圖治奉天無私大小臣工亦宜靖
恭爾位共襄大道說得是被斥諸臣務酌核
本末以定用其追贓一事拖累堪憐這熊廷
弼妻楊漣母都着寬釋贓銀免追其梅之煥

頌天臚筆

卷二

三

三

三

程註贓銀該撫按即與豁免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爲明旨和衷事奉

聖旨這本說臺省議論貴平銓曹執持貴定甚
是得人用人要領江西湖廣人才摧折甚多
朕甚憫惜一應廢棄諸臣如果誣陷有據人
望咸歸者即與復官候缺實補其物議彰明
者不得借題起用工曹加銜太濫吏部併
清汰具奏該部知道

○廣西道御史梁炳爲 聖主用人事奉

聖旨這奏會議諸臣被譴被削者不必繁借權
璫爲題還宜酌量材品此亦虛平之論至起
用分爲三案猶得考功之法程課職業俱屬
可行該部知道

○都察院爲仰遵 聖諭事奉

聖旨覽奏條議具見救時遠猷邇來有司積穀
半克囊橐深可痛恨今後除該撫按濟邊正
額外地地方官盡準時價收穀入倉以備荒年
仍着撫按不時廉察違者重治破情面絕餉

頌天臚筆

卷二

三

三

三

餽以嚴懲僞吏猶得循名責實之法盜賊縱
橫上下相蒙養亂可慮行撫按官勒限消弭
有司覲畢即速赴原任安輯地方不許枉道
回家士習囂凌今已至極其副榜希圖會試
監生乞恩尤爲近例所無着該部立案勿行
其聚黨把持衙門者督學及緝事員役嚴行
究逐未朝覲官員經留用者着條陳兵農要
務揭送兵工部精擇類進朕將操天下公
議究治安之策該衙門知道

○吏部題為遵奉 明旨事奉

聖旨吏治臧否關世道生民覽卿奏具見精核糾劾貪墨是肅清吏道第一着行省直撫按官申飭道府等官凡有司贓跡顯著的不時開報即與叅題如道府等徇情庇貪事發一併重處用人宜破方隅勿得起炎遺冷以乘政體說得是以後凡經撫按彈文察官不許奏辯其奉差部司于地方如有關涉撫按官一體奏劾該部知道

頌天履歷 卷三 三二

○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奏為循職據忠事奉

聖旨覽奏奸孽魏良棟等已逃着該衙門嚴行緝獲以正國法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揚以言官勢傾官府罪雖自取既經恩卹着作速會議開釋毛士龍着自行投到法司與從寬結案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題為 聖政方新事奉

聖旨學問須資召對是有關朕躬事當採行之

薦舉宜擇真才真品不得厯雜以起議論

祖宗成憲具備各衙門只恪守情面何可輕徇覈虛餉汰冗員亦節財要務今後內外各官着加意清楚悉杜濫觴民膏浸竭一切無名之徵已量停止有司還着實振飭遼黔三方師老財匱急圖勦滅以與休息深合朕心一併具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題為

聖主圖治方殷事奉

頌天履歷 卷三 三二

聖旨這本說的是往日諸臣官誥削奪宜仍給還者速行補給昭朕曠蕩之恩遠方關係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採擇起廢一節先儘題差典試推升三項外其餘人多缺少銓臣虛平自能酌量除補陸續疏通所薦大小諸臣或起用或應推升都着該部一併看議本中穎字楚字俱錯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道御史為 聖主求賢若渴事奉

聖旨年來羣臣水火相尋無有窮已傷國元氣

朕甚悉之這番起廢必得特立獨行絕無依傍者以爲前茅無使占風影之徒翻覆交構說得是本內所薦多爭輿論着卽與分別議覆起用該部知道

○原任御史方震孺奏爲孤臣卽日事奉

聖旨方震孺備經苦毒已蒙開釋其規勸諸臣持論亦平知道了在京在外監禁多人應否照數公審法司確議來說該部知道

○道御史戴為泰運方開事奉

頌天臚筆

卷二

新錄

三

上

聖旨培元氣是治平要務諸臣但能同心盡職曾何意氣議論恩怨勝負之可爭近日薦舉屍雜邊才未確今後科道官非真品非實與身歷邊塞籌略者都不許徇情濫舉這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侍講倪元璐奏爲公議自存事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免設史臣編纂苦心則其論斷之有難倘作在史臣亦自念之這

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

熹廟實錄着擇期并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偕大道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時政該部知道

○廣東道御史爲廣厲正直事奉

聖旨覽奏廢棄之錄宜早考選之頒宜亟邊將之升宜酌至于簡核品深職業皆當以正直忠厚從事說得是北土荒曠墾闢可於沿邊屯種有資防守着該地方撫按有司官商酌便宜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二

新錄

三

未

節用

臣聞漆器作而諍臣進象箸御而哲人歎
豐約之際古昔所慎然百金之費無取悔
責三澣之服靡致雍熙早晚異時本末殊
術絕源墮孔端有待焉我

皇上鑒封靡于周詠

象損節于大易文錦

止供爰息閣豎之擾珍饌

減御時省中人之產凡所裁縮咸克饋餉

頌天監筆

卷二

節用

三

六

素風是鵠允勵羔羊之節

儉德為纓佇繫豺豕之頸茅茨土階方斯修

已撰節用第十

○工部為欽奉 勅諭事奉

聖旨據奏慶陵工費錢糧拆卸兩陵數目甚悉

先帝陵寢俱着依此為式然經費至二百餘萬

該部宜極力措處該監司督工在事諸臣及

經管科道官務要加意撙節早襄大典以慰

朕懷該部知道

事奉

○欽天監監正葉震春題為建元鉅典宜新
聖旨據奏進曆期迫更換年號未能即完准改
于十一月初一日行其御覽進內日用刻印
不必寫冊以省工費餘依擬該部知道

○工部為傳奉事奉

聖旨覽奏該部領出帑金五十萬兩節省經營

先帝陵寢知道了內失銀一錠雖責委官賠補

還嚴行地方官追緝疏內犯御名着改正行

頌天監筆

卷二

節用

三

六

以後務要敬慎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為陵工浩煩事奉

聖旨覽奏陵工費煩府痺如洗節省那奏委是

要法奸瑄祠宇在京在外槩從拆卸變價助

工至收用餘剩碑石查取殿工架木及催各

處事例銀兩皆屬可行而恤商免扣尤當

加申飭行該部知道

○錦衣衛左都督鄭士毅奏為遵 旨嚴濫

有緒事奉

聖旨該衛官屬雜操清汰宜詳其闌旂色役亦
須人有實用不得以舊額三萬爲言還會同
兵部科道細加按別具奏該部知道

恤民

臣聞大師維垣丘民爲貴昔山東父老屢
聞賜租之詔江南赤子靡靳告糴之請劍
夫倒懸乍解湯火初出等雲漢之牙遺悼
若華之鮮飽者乎我

國家熙洽累葉兵革罕覩成康之盛庶幾見
之自逆豎播虐海內發動箕斗之困踵見
猖狂之鬼夜泣石極而泰厥生

聖明黍谷之煖律惟一欣時雨之降潤訖
頌夫

西柄罷抱彌

慎司牧之選南冠釋繫更

著平反之令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撰恤民第十一

○三法司接出

聖諭朕嗣承

祖宗洪業冀與萬方維新旣以普惠羣臣因而
勤思民瘼日有孜孜焉頃覽刑部等衙門審
錄之疏披閱再三朕心矜惻彼纍纍者雖自

惟厥辜法在不赦揆以

上天之好生帝王之欽恤下車祝網猶欲寬其

一面况值朕登極之初朝野共沐恩波而繫

囚獨遺化外朕何忍與除詔赦外所有兩京

并各省直應決罪囚姑且暫免行刑都着牢

固監候不得疎縱以昭朕仁愛之意庶使新

政陽和雖幽囚僇民猶得沾槩餘恩特諭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

惟是封疆多事徵輸煩重未遑蘇豁乃者織

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

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

憫焉今將蘇杭在機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

該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卽着馳驛回

寺共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

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

方民力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

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 天恤民至意特

諭

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

故太平之世雨暘以時而禾稼用登家給人

足國用賴焉朕甚艷之踐祚以來敬 天勸

民夙夜罔怠所冀

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至春夏之交雨澤未降

業傳諭祈禱雖霖霈稍沾而甘澍未足至今

五月正稼禾方長之日復爾遭旬亢旱炎燥

難堪稼禾將無致傷小民終歲將何以爲計

也爾部可擇日仍前祈禱各衙門辦事官着

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甘霖沾足慰朕

軫念民瘼至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覽會典自官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

以上原以一子報官闈割有司造冊送部院

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

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

不舉者治罪我

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爲此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鬪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省直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門曉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正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上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刑律

甲子

三十一

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闖他人惟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亦不竹息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特諭

○直隸寬民李尚志奏爲蠹國殃民事奉聖旨本內事情着行該撫按從公勘奏該部院

知道

○工科爲部臣情窮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情朕已洞悉着法司從公會審除大奸大惡人命重情律有明條的不許濫開其罪本輕原係鍛鍊擬獄的卽着與確審釋放若田爾耕楊寰等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奏爲國計民生事奉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刑律

甲子

三十一

聖旨覽奏軍餉庚呼民力亦竭須廉幹有司善爲調劑使國民兩利此是救時之論其有地方官借軍興之急陰行誅求以充囊橐此尤屬非法着撫按不時訪確叅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爲乞清刑獄事奉

聖旨這本說清刑獄一事着法司將二三年來經廠衛緝拏深文重擬者從公會審務情律兩合其有株連者與審實開釋其奸惡巨魁人命重情律有明條不可濫及餘俱有旨了

該部知道

○督師為危塞異常火災事奉

聖旨前屯火災異常朕心惕然其被災軍民作何優恤器具軍仗等項將何添補着該部作速具覆

○應天巡撫李待問題為颶風肆虐湖水橫流事奉

聖旨吳中一歲三災近日飄沒尤酷朕心惻之這所奏吳江一邑及蟲災最重地方漕糧改

折事情該部即與查議具覆該撫按還多方賑恤用心撫循以保遺黎該部知道

○刑部郎中沈鍾宿題為滇軍遠酌事奉

聖旨覽奏滇軍遠戍情苦這矜疑題允的着以該地方定遠近即情宜極邊的還照常川守

哨例或雲貴亟遣而止該部移咨該撫按着為守禦以昭朝廷欽恤至意兵部知道

○光祿寺為肉庖朽紅宜惜事奉

聖旨覽奏光祿寺白糧存積數多滯爛可虞且

蘇松常嘉湖五府水災征輸難辦援例改折一半深得酌實濟虛之策着該部即與議覆行

○應天巡撫李待問題為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已有屢旨不許波累無辜乃以歙縣之山派之休寧甚失朝廷安民德意其的確價值該撫按不妨從實估計具奏以憑裁奪該部知道

○光祿寺題為穢濁之大事事奉

聖旨這本說驅散惡黨以慎起居朕所自悉錄才伸抑清裁易濫俱有旨了藏富于民其論甚正以後有司官除搜括銀兩已經奏報者照舊解進餘不得藉名措辦擾害百姓違者重處該部知道

○戶部題為罷兵就食轉餉愈難事奉

聖旨這兩年運過遼餉草束數目明晰知道了 一粒一束俱民間膏血三軍命脉豈容運官委官折乾滋弊着督餉部院及餉道司官嚴

加查核收放俱要本色實數如有折乾等弊
卽拏究正罪該部知道

○吏科左給事中章允儒謹因選吏之詞事
奉

聖旨方今邊陲未靖水旱不時每念征輸艱苦
夙夜軫懷乃財不在官府不在遺餽苞苴納
級納粟拘拿卸累種種蠹害小民何繇樂生
各臣受命方新着提起精神實實做事洗刷
弊蠹撫育凋疲有真清真惠治行卓異的一

領天臚筆

卷二

聖旨

聖旨

聖旨

體賜宴其召對上殿候旨行該部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李孫宸奏爲地震示警
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災異示警朕深惕然大小
臣工宜圖修省各御史計議撫卹民隱務修
實事毋循虛文以稱朕克謹至意兩京該部
知道

禦夷

臣聞太原薄伐厥稱上策金城屯守實惟
萬全顧將非李牧推牛之風邈如主異宋
祖賜貂之恩靡繼戎索罔制所繇來已惟
我

太祖一掃羶穢迨乎

文皇三犁虜穴

列聖代起守在四夷然巫閭片土暫淪左衽建

州小醜尚稽

領天臚筆

卷二

禦夷

聖旨

聖旨

天討忠臣以之痛心壯士于焉裂眦我

皇上度師几席戰勝廊廟

攬貴精之義

明在和之戒饋糧千里士鮮飢色與師十萬

無廢操作敵情入乎

月營妙算良有天授獵狁于襄不再駕矣操樂

夷第十二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赫聲濯美在茲九伐軍旅

懲前毖後不惟三令五申自武備之凌夷致
封疆之多故每照夷情邊務輒厪夙夜焦勞
申飭何啻再三廢弛依然如故卽如敖慶窺
邊任其躑躅降夷出口若無藩籬疆圉之疎
玩若斯平時之紀律何在頃者 天心仁愛
顯示咎徵應天以實旣勅交倣而虔修大事
在我猶當戒茹而徹土爾部職司兵戎務嚴
申倣薊昌延袤作何防範宣雲脆弱作何振
起備禦虛實作何稽查城堡傾圮作何葺理
領天臚事 卷三 樂 吳 三〇五

夷情狡詐作何偵探彼此聲援作何策應通
行督撫鎮道選擇將領秣厲兵馬盡心拮据
悉計勛勩恪修實効毋飾虛文朕嚴持賞罰
明課功罪鼓舞將士之精神洗滌文武之肺
腸期從前蒙蔽盡去庶方來銳氣一新嗚呼
天道遠而時事邇唯恃預防有其備者無其
患益圖共茲欽哉故諭

○朝鮮國王李綜奏爲狂虜亟窮事奉
聖旨覽王奏被兵情節深惻朕懷通同來徃權

宜緩兵非王本意至于君臣大誼皎然日星
王之忠蓋朕所洞鑒夷情叵測戎德無厭其
益勵薪膽嚴加提備朕亦申令毛帥悉心牽
制爲王犄角彼此協心共收桑榆中朝屬國
共勉圖之

先帝已乘天羣臣請朕嗣卽皇帝位以明年爲
崇禎元年另有勅書頒諭該國今先于批答
使王知之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爲邊防要害事奉
領天臚事 卷三 樂 吳 三〇六

聖旨沿邊要害處處宜防這本說的是塔山近
已葺城着嚴加守禦都邑駐牧之地旣空作
何防範勿使賊爲假道之謀至安插降夷督
臣從長計議已有旨了朕新御極日惟惕然
慮慮邊事切念

先帝簡用封疆諸臣俱可倚任故槩行留用
應內外督師鎮道等官宜勿墮前勞益茂新
圖惟和惟謹一洗觀望毋執私念核其功罪
以定賞罰着與申飭行該部知道

○督師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西虜來附辭無可絕然人數既多機宜當
審安知非都色二酋結束奴之深謀而東奴
乘寧錦之敗別圖之勝算乎飢附飽颺猶其
淺者也安插得宜無絕其好無墮其奸該部
作速妥議具覆其錢糧馬價船隻各款俱邊
計急着并與速覆議來說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覽奏解到虜夷投降既不可絕其安插宜
審其防範宜嚴此是長慮石畫既已馬土差
人詢問督師候詳議確妥回奏其馬價等罔
寺湊處錢糧船隻着戶工二部奉行批給俱
屬急着如該部所議行

○兵部奏爲降夷安插事奉

聖旨降夷一節與以舊賞置之塞外此安插之
正也近以督臣分撥既定姑從所請然事體
重大不厭往復卽着督臣再加籌度從長計
較來說王世忠着以原官出關聽委撫夷相

機行事四帥總歸督臣以一調度俱說得是
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插酋侵吞事奉

聖旨是插酋席捲屬夷宜雲患在剝膚宣諭恩
威防範扼塞該督臣同心依議料理邊外羣
夷既定調停有方無俾闖入以滋後患卽刻
馬上差人說與該督撫官知道

○兵部塘報事奉

聖旨奴逆被創思逞無日忘我據奏結好西虜
狡計窺邊情甚叵測着薊門一帶加意偵探
防備仍將紅夷賊虜等砲安置衝要揀選兵
將朝夕戒嚴其督臣張鳳翼新撫王應豸各
要星夜兼程赴任卽應有舉劾奏繳等事俱
着到任後舉行關內道員缺亟選有邊略的
就近調補該部知道

○督師塘報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狡詐叵測一紙夷書豈是好音
明結款虜顯是窺伺往鑒非遠卿總師嚴疆

值此冰堅胡騎欲渡嚴飭道鎮將領多方偵探預設隄防諸要害處嚴加整頓以固金湯釋朕東顧之虞兵部知道

○兵科為緊急夷情事奉

聖旨覽奏擦酋擁眾挾賞情誠叵測一面講尊諭安一面秣馬勵兵務嚴整以待毋得疎虞這兵餉硝黃係戰守急需着戶工二部作速措辦該部知道

○督師申報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祖宗原有招降夷人之制載在會典甚明但時平虜無大志是亦柔遠之法今諸臣懲于往事鯁鯁過慮覽奏東西降夷已經解發關內宜大各安插訖不絕其向化之路不墮其竊發之謀具見方略如既相度機權秣勵以待應發糧餉着戶部速當轉輸遠宜萬分戒備勿致疎虞餘并着該部看覆

○督師奏為毛帥已奉 明旨事奉

聖旨毛文龍駐師東江原以備牽制之効然必

主制其奴方見成功有如聲息不接糧餉虛糜則孤軍何濟于事覽卿前疏欲毛帥移師蓋套亦是封疆起見卿既實力擔當必有定算但此舉安危所係甚大是與督撫鎮道諸臣從長計議行該部知道

○原任薊遼總督題為士氣一新人心思奮事奉

聖旨這本說扼險出奇足為將士作氣袁崇煥全城却敵卿能先事保舉誠為得人若華島間既經殘破其守備方略還着與計議詳悉行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為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覽奏降夷分置山海三屯亦是督師設處防患至意但移入內地奸細可虞人心易動關薊宣大並稱重地豈容不熟思防禦還是延寧甘固沿邊安插為妥仍照例沿途賞給口糧以示撫恤該部議覆行

○順天巡撫為夷虜東西合謀事奉

聖旨薊門多警軍餉久虛兵士枵腹何以禦敵
原失年例及未發新餉着與多方措處數萬
兩解赴軍前聽該撫分發以濟軍需該部知
道

○兵部題爲安酋撫兵已久事奉

聖旨朝廷誅賞一視順逆安位從亂爵土已非
其有若能擒彥自効朕開網一面猶不可失
世守倘位不悔悟諸土司擒彥卽以位爵土
與之一切事宜俱聽督臣便宜行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二

聖旨

事奉

三十一

○督師題爲奴兵已退事奉

聖旨奴兵東退知卿有備但虜謀多狡封疆事
重聯結東夷隄防內地申嚴號令振起士心
卿遠悉力料理稱朕委任所請不允該部知
道

○山西道御史題爲海軋日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端志向廣施爲勤學問朕當力行
不倦以圖治安全遼未復軋朕東顧精簡器
械嚴課將卒是禦敵急着今脫留策勛府第

以待功臣大將張犂庭掃穴之威其自不吝
封拜之典至有求必應俱與申飭行該部知
道

○順天巡撫題爲內憂已靖事奉

聖旨是恢復遼疆有進無退處置降夷有散無
聚繕治牆堡有堅無瑕備蓄邊才有實無虛
遴選武臣有真無假嚴明賞罰有公無私該
部既議妥着實加意申飭行至糧餉兵甲硝
黃各部俱當悉心多備濟邊臣手以資勝算

頌天臚筆

卷二

聖旨

事奉

三十一

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二 後



頌天臚筆卷之三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

崇禎元年六月廿七日丙辰

上召輔臣併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

督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召科

道黃承吳吳玉入 召侍讀學士張士範日

講諸臣肅恭而入閣臣錢龍錫先行面恩禮

頌天臚筆卷之三 召對一

上傳諭召閣臣一一皆進楹內

上手一疏出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糧弊竇

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 李標對曰此疏極徹 周道

登對曰所請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閱

具在外者着撫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竇俱是實否 玉對曰歷年弊竇俱實

旨之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 玉對

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 玉對曰此弊竇非一人非

一事相襲已久難以指名

上獎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 謝恩而退

上乃命侍讀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疏

至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

之旨

頌天臚筆卷之三 召對一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而來 士範對曰此疏

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出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對曰此疏實士範所

作當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明綸未出何以知之

鴻訓徐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議實曾上

聞 龍錫奏曰所傳之旨與所擬之旨不同

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

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至再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

念急以為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旨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士範

謝而退次出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之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上曰京支雜項何以如此臣承昊奏曰太倉庫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一

二

二七十四

所列京運槩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勅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

加餉 召戶部侍郎王家禎問曰承昊所奏

是否何以增額至此臣家禎對曰以

皇祖出數少而入數多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

乃內帑充積無筭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

邊臣請增額餉輕輕應之年復一年遂以成

例出數是以不與人數相合讀至案其變亂

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變臣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便無年例年例不

足復有民運粟日貴軍日饑臣鴻訓奏曰

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

立作一案但中有一句未妥臣于此外朝見

之當與相商

上問何句臣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

句未是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一

四

二七十五

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承昊亦奏曰臣一時

臆見之悞誠如輔臣之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諭承昊以後上言合宜一切遵

照

祖制更諭改票臣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

戶部覆因大工改為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銀

須精鑿工部商人對支或有品物成色人皆

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部絕少今大工

已完宜竟歸戶部着侍郎一人為專管一年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不得已而開臣龍錫對曰臣等連日

在閣計議正為此事欲上一揭為定

上允曰今後事例俱歸戶部臣家禎隨叩首謝

臣鴻訓奏曰內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顏料

之類可以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臣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

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言

領天臚筆 卷三 五 言前禮部郎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併

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為不修是何地方臣承昊對曰是

蘇松地方臣道登龍錫並奏曰臣道登即

蘇州人臣龍錫即松江人水是東南一件大

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

一項錢糧已經助餉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臣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旨撫

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

曰臣等惟恐擾民故欲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這戶部侍

郎王家禎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

自嚴專任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

錫又奏曰兵部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參

罰一次糧官吏部不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

去

上曰此即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

領天臚筆 卷三 五 訓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

一毫支蔓俱是真品若非

皇上下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跪

御案前懷疏密奏久之語秘密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御平臺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以示輔臣

蓋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

王國興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衛緝探何得有假

祖宗立廠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興口傳此有

旨意九思內臣此乃旂衛何得相比臣標奏

曰廠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須當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欲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

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

臣永光奏曰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

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大同一帶地方果被

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遺又奏

大同城外田野村落虜至不及收斂人口頭

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

千百言

上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請兵

請帑不止

上又曰挿會殺戮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

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款文

武官何用且不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

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

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款誠不可以示後世

然虜中酋信講款亦是一時權宜臣在晉奏

曰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入犯皆相機權

應變不全仗兵力與匈奴不能相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領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一 二六六

二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臣在晉奏

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強財用甚廣又有

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如

往時宜大自款虜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

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從容奏曰如有王

者興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奏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

以圖恢復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諭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

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臣在晉奏

曰自有遼彙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

遼死者不歸歸者不就行伍行伍單弱所從

來矣今各邊月餉缺至數月有缺至三十個

月者兵如何得足

上問三十個月缺餉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楨

奏曰是延綏

上曰缺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臣家楨

對曰臣部匱乏前疏已明

上曰宣大兵士多少臣在晉對曰宣鎮共七萬

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共七萬六千五百有奇

山西共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臣在晉奏曰事務至此邊臣

即不顧 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慮

目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

就勝不得他臣鴻訓奏曰大哉王言臣標奏

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漸以議款臣龍錫奏

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方可

上然之又手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

曰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

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王家楨論之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

臣薦舉家楨叩頭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楨奏曰今日國家重文輕

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亦

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但無兵并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楨對曰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

成效因薦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諸邊戍之苦又曰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以此思之苦不可言是可知矣

上曰加派不行於時不得不加已派不得又加上又諭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有功不陞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隨諭言官奏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保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一

十一

朕躬殊為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申飭臣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採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諭曰卿清貞正大海內所知一切會推當十分選用真才如撫按尤為緊要為民父母用得其人則天下安王永光叩首謝恩奏曰近來薦舉未濫臣上曰都是徇私王永光奏曰臣嚴責未見欽遵再

乞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察論劾去的都奏請起官本部查出二員望臣嚴旨處分

上曰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為情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臣

鴻訓奏曰謂是沒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為本臣鴻訓對曰人之

生也直直則不徇情面矣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一

十三

七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郁成治欺朕冲主隱語相欺姑示薄罰以後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成法治之乃臣召刑部侍郎丁啓濟問曰

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臣

啓濟奏曰李永貞一案係奉

旨會九卿科道中府會問據實回奏

上再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臣啓濟言李實

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王永光王永光對

曰李實初亦未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魏忠賢追取

印信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

啓濟對曰威福出自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為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

不問他決不待時臣啓濟對曰虎彪除崔呈

秀許顯純外並未解到

頌夫履筆

卷三

召對

主

上曰未到何人啓濟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

等李實又次一等隨諭刑部以後有疑惑

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濟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

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閣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擔當朕為卿等主

持無負朕倚毗至意

上起還宮時暝色在舳稜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起居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

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侍讀學士張士範內

閣中書二員日將曉諸臣肅恭而入

上召閣臣閣臣皆進楹內時見

天顏和靄

聖音清亮

頌夫履筆

卷三

召對

主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

銓政八款以示閣臣遞閱閣臣李標對曰此

疏極悉弊竇尋召王永光褒諭

上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深于銓政

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王永光叩頭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疏次出韓一良勸廉愆貪疏覆

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讀畢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又命閣臣閱一良疏臣

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所以宜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起奏曰此弊相沿甚

久臣龍錫奏曰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

復奏曰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臣鴻訓奏曰交際如親戚朋友

饋送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

可以數計臣龍錫奏曰此等納賄的自然該

頌天臚筆 卷三 五

重處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

格擢用閣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

奏曰貪贖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

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之大僚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必期

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料

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夤緣者時有乞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

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

着據實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曰如今且未敢言待

插會奴會平後具奏

頌天臚筆 卷三 六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

也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詰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臣標具奏

曰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臣龍錫奏曰一

良疏中原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明白必不可

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中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

實舊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觀之
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閣臣等詳閱良久
奏曰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科道遞閱
皆應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餅菓頒賜諸臣畢少頃復 召閣臣吏部

又召韓一良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移時二記
注言以內臣云未奉

頌夫臆筆 卷三 召對二 十七

上傳示不敢入來屬筆但 臣等遙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
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

命亦未經宣召承 旨 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召對記注日講官丁進李明睿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吏
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衣衛堂上

官來 平臺召對又 召四川道高欽舜雲

南道毛羽健內閣中書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會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

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其實

頌夫臆筆 卷三 召對三 十八

奏聞 臣崇煥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 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 臣于萬里之外 臣六年前蚤

已期定倘

皇上假 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

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
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四輔臣俱奏云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

私寓叩其作用威畧寬嚴真堪副

皇上聞外之寄臣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持崇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奏請蘇驛遞一疏令其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驛遞因疲已極小民敲頌天臚筆卷三召對三

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

白牌馬票奉旨俱行禁止閣臣領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暫退時

上親評章奏御筆淋漓目無停瞬手不停批尋又召閣臣記注官入臣標等即捧所票

毛羽健疏呈覽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

語屬含糊復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擬勿得遺漏臣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

多款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臣等恐煩皇上省覽故不敢漬擬以涸

聖聰臣鴻訓又奏曰為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既肯一力擔當何憂不治上又念邊餉匱乏躊躇于事例宜歸併戶部次

頌天臚筆卷三召對三又覽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

遲悞准戶七工三之說行之一一年着仍歸戶部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御史各請勅一道諭閣臣曰勅不是輕易

的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鴻訓奏曰與之是即今

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兌支競趨工部亦該與勅一道令兩部司官公同收筭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
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臣所賴
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居

平打筭又約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

首先錢糧蓋自為遼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

與戶臣王家禎對面打筭查每歲新餉入數

與出數已缺一百二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

領天應筆 卷三 召對二 三

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十萬則不憂不足

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新抵舊令臣不

克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禎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

北直州縣糴買遼米遼豆動支舊餉宜扣新

餉抵還非那借也邇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

當儘數解邊且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宜

大有舊無新薊密永津新舊兼有臣部以新

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鎮新舊款項絲毫不

差臣崇煥又奏曰東奴為謀已久其器械鋒
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虞况工部解來
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塞責

上召工部尚書張維樞諭曰盛甲弓箭鎗刀火

器等項皆禦虜長技爾部製造俱要堅鋼精

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

堪挨查究治崇煥奏曰臣舊年請工部器械

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肯倘造不如法指名叅處臣維樞又奏

領天應筆 卷三 召對二 三

曰九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遼左發

難另多急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

用者也又 問閣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

未備昨該部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

終始臣鴻訓奏曰軍器備辦一年便可常用

自今年九月始至來年八月止遼事稍有頭

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

臣崇煥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未必見德倘減

一錢糧便生怨望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

節嗇只于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

減省得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并馬匹賞

資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算難料以臣

計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

實地日以開夷滅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

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三

三

三

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

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

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面

諭俱承旨起臣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

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凜

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籠臣

之方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聽也臣崇煥

再奏曰

皇上既為臣主浮議矣又勅吏兵二部為臣用

人戶工二部為臣轉餉造器臣若不減除東

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踈淺伏望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三

三

三

皇上再為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曰卿條對方畧井

井不必謙遜閣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

為縣官不要一錢天生此臣以為社稷佐

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尚方至如臣滿桂之

尚方劍俱望

皇上撤回以示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諭崇煥早平夷

酋以紆四海蒼生之困臣崇煥再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

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臣之作用做漢之趙充國無異

勿頰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

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臣崇煥奏曰謹遵

頌天爐筆 卷三 三十一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夷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

行否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為禦虜計定是

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參關內道張

春疏詞

上曰此疏實否臣在晉奏曰俱實

上耶命內閣票來復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

疏令讀至黔南後先事李樸楊述中因而漏

網語以問閣臣奏曰此事已久臣等原在田

間知之未真臣譽卿又執奏曰李樸于安會

襲瘞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健出班奏曰臣

前在蜀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

升合而李樸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頌天爐筆 卷三 三十二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樸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

李樸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說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召

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事為往昔之空

言有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指名

叅奏

上還宮復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叅

為故套諸臣叩頭承

旨時漏已下三鼓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錫

表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 平臺召對

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

子璠日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李標劉鴻訓

率記注官 臣 丁進 臣 李明睿奉

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進二員來奉 召不敢

入

上宣 臣 金秉乾 臣 傅冠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一疏示閣臣 臣

標 臣 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隨

命子璠宣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

郎王家禎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

撫累次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

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廢

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集餉通不相似 臣 鴻訓奏

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封疆如

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

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為屯差御史其

法實實可行

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 臣 在晉奏曰

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為兵軍政今廢

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 臣 鴻訓

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 臣 標奏曰今

軍與兵果分為兩事了

上又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

弗克

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

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

疏大破情面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并未一

疏當再加詳看具奏

上復親灑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閣

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閻鳴泰

等俱久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閻鳴泰自有公論何用他參臣鴻

訓奏曰一良疏所參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

臣鴻訓奏曰此須宣一良來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至出奉旨指名疏令宣讀至閣臣票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四

三九

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

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朕乎閣臣乎

又命讀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

而不知其名等語

上曰爾既明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

指人多原為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

此數人

上又將一良前疏徘徊展視 御音朗讀疏中

科道官人多為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

管自己汚臣惡此各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

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絕

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餘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

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臣有交際簿在但

所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曰臣等在閣看詳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四

三九

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 勅

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臣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曰臣原說風

聞

上曰如何只據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

原許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命讀至張翼明

一段詰之曰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參

一良奏曰勘者是軍情不係納賄又命讀

至所參褚泰初之事款內有歌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人指摘何如臣標鴻訓奏

曰二臣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有些放肆一良所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上付閣臣乃命賜諸

臣茶菓暫退有間復召閣臣記註官閣臣來以一良疏未及票回奏

上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

頌天臚筆卷三召對四三

人今以周應秋等抵塞又牽扯坊官受許多

金寶坊官得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改票來閣臣奏曰臣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御

前密奏語秘不聞良又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

他無實効如何加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為

皇上惜此一官但為

皇上寶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為公為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

臣等平生迂腐為

皇上惜此一言

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數何

敢來奏聞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旨而退次召一

頌天臚筆卷三召對四三

良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

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爾言官姑

饒這遭以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

不得諉之風聞尋出渠家禎辯疏示閣臣曰

卿等以為何如臣標奏曰渠家禎瀆奏都是

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盡能言之臣鴻

訓復奏曰彼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婦

牛羊自是家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會

十餘萬渠家頑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
奏曰此事與閩中一樣武臣在外提兵文臣
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
相操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
十萬之插首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
曰督撫亦不能無罪臣鴻訓復奏曰

皇上責備文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急不得
的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為不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四

三三

三五

忠之言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繇得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
訓奏曰臣性本直率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臣等與兵部時時的議
須要件件接濟他况臣平生讀幾句書只願
皇上為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為

皇上借此一言願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

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往

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鵠立階下少頃率諸臣

叩頭而退時初漏下矣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四

三四

七七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等堂上官來平臺召對又特召督師王象乾日將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又召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既入又命前象乾前去御案咫尺

此先召對自輔臣外未有召及檻內者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三五

三六

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

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而陳來

臣象乾對曰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

有方略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插漢大酋虎墩兔憨與順

義王小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元小王子之

後也卜哈二酋皆是插酋部落其先世歲歲

與插酋納貢自黃台吉與插漢構兵屢敗插

漢貢事遂絕隆慶庚午俺答叩關

穆宗皇帝封為順義王開市撫賞插漢部落來

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卜哈部夷

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西

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

投奴酋其弟跌各兔等皆不願白酋愧恨以

死哈喇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略如何臣象乾對曰朵顏夷三十六家

今日亦當連絡與哈慎可得三萬安插薊鎮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三六

三六

沿邊駐牧為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

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強約三十餘萬永郡若

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插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臣象乾對曰從容

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輔臣劉

鴻訓奏曰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

里

上問退去何處臣象乾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款事不就如何臣象乾對曰條奏夷情緩急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抄

上喜曰這纔是臣象乾又奏曰臣統夷插酋二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門

皇祖起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之師還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熹宗皇帝召臣還部臣疏計出鎮行邊總督薊領天臚筆卷三 召對五 三十七 六十六

遼諸軍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潰兵難民紛集于闕下二十九日桃林口據罕字羅勢卒鐵騎二萬餘欲攻冷口槍永薊鎮遣游擊閔守信通官王濟胡持臣諭帖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即傳居夷來暈等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門始開東達寧遠臣又思山海關南海北山路通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兵雖衆能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

惟是山後諸夷奴酋賄而得之甘坦途也自山海至喜峰奴無不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胡等收抽扣兒小書拱兔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萬衆爲我東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二年略無風艸之驚皆調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袁崇煥同心共力因命起已又命象乾

至再陳所見臣象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領天臚筆卷三 召對五 三十八 六十六

士卒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軍士宣府缺餉五箇月大同缺七箇月山海十八箇月枵腹之士何能荷戈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召戶部入上問曰餉如何不足戶部尚書畢自嚴對曰臣部錢糧匱乏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各邊年例者每年少者止發三分之一多者止發三分之一之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兩七年止

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餘兩
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
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
千兩今年發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
欠一十三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
之二月糧不少如何不敷臣象軫對曰臣未
到地方不知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三十九

三

五月六月者故此請餉臣自嚴奏曰宣大二
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銀七十八萬
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銀六十七
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目今
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臣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
係各邊督撫着行查催叅未舉以致拖欠臣
昨初任具有舊餉告匱一疏首請督臣查叅
民運錢糧蓋以各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後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臣自嚴

對曰宣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

西北直山東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

查叅此後臣部惟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叅以

克舊餉輔臣李標奏曰兩鎮民運拖欠數多

須着嚴催解納輔臣錢龍錫奏曰各邊向來

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邊餉

何繇得克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甲

三

京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輔臣劉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

戶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臣象軫又奏曰臣所請月

餉錢糧每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臣

鴻訓奏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處

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年例除發過外尚欠

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力奏處銀十萬兩齎發王象乾出京其餘容臣陸續催至再發以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者今因邊疆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即在年例之內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價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奏發此外舊欠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能

上然之 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

賞之用如不足再請如有餘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臣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

無額設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

二萬五千兩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 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

兩戶兵二部可速解臣在晉奏曰臣部原不

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撫拾臣自

嚴奏曰兵部有太僕寺馬價臣在晉奏曰

祖宗朝設立太僕寺等原係養馬並非徵價止

因先年馬匹蕃庶民有儀馬之累便于折銀乃量徵馬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透用百餘萬以致厠庫空虛

上問曰此時如何空虛臣自嚴對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 皇賞數多以致不敷臣在晉

奏曰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賞因無額編借

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令朵顏三十六家虎

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濫觴至三四十

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十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能

為之

上曰卿在邊撫虜所費止七萬兩今緣何濫觴

至此臣在晉奏曰七萬兩為一賞一年有兩

季數當倍此昔年有報疏可查又言今欲起

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臣標對曰還着兩部酌議臣鴻訓

對曰當通融措處臣道登奏曰前兵部應發

犒賞銀五萬兩今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臣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聖 六

自嚴奏曰非敢分爾我但臣部錢糧萬分匱乏且此項從無額設恐一時通融後以爲例上曰且着戶部措發卽補後不爲例二臣承旨退

上命賜茶諸臣叩頭出

上隨御煖閣少坐復御平臺召吏部尚書王永光暨王在晉入諭曰邊疆多事之秋進賢退不肖正賴老成不必以人言求去宜安心供職毋負朕意又召王象乾曰卿年雖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五

四三

二十

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煥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召畢自嚴諭曰今後民運錢糧着按季報部卿據實奏來三臣皆承旨同諸臣出行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十月初二日巳丑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速來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召諸臣入東西鵠立

上閱袁崇煥請餉一疏命翰林院官宣讀臣李建泰入

上召輔臣并六部等官至御前諭曰崇煥前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六

四四

二十七

去安插錦州軍變可弭今又云兵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輔臣李標奏曰頃臣奏過寧遠軍士缺餉袁崇煥所請實見危迫乞免發

上曰內帑空匱戶部有解來新餉如何不行湊發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新餉歲入不滿四百萬內仍掛欠每月所入僅三十萬上下一旦驟補百萬之欠委實不能前已發過七十萬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後月復至今遼途

間遠運去尚有八萬可足七月之數只欠八九兩月而十月又繼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如故

上問關內月餉幾何臣自嚴奏曰關內八萬關外十四萬五千共二十二萬五千此崇煥題定之數

上又問兵部關內外兵數幾何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共十二萬

上曰崇煥前言汰兵減餉如何餉金還用若干

頌天臚筆卷三 召對六 四十五

臣在晉奏曰減汰之說以來歲為始今歲尚仍舊額

上曰刑部亦有贓銀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曰

部有張凌雲贓銀四萬其餘零星有四萬共計八萬侍郎丁啓濟奏曰本部贓銀實止五萬餘盡虛懸不敢槩作實數以悞大事

上又問戶部事例如何臣自嚴奏曰事例除工

部分去外只得銀二萬已借太僕寺作關內犒賞

上曰事例為邊餉計今邊事無補陵工尚缺朕開此事例何用且該部見銀幾多臣自嚴奏曰庫內見存一萬一千兩

上曰如何只有此數臣自嚴奏曰隨到隨發故止有此今廣東解銀六萬將至又七庫銀尚有二萬六千兩一併湊發十萬之數關門內

外一月該銀二十四萬五千兩便該四十九萬仍望發帑銀四十餘萬臣部外解將至者

約有四十餘萬又臣前以關寧積欠數多請

頌天臚筆卷三 召對六 四十六

山東島餉三十萬內扣除津門運價五萬實該進部二十五萬皆可用以補還

上曰朕在宮中極力節省內費尚且不足今金

花銀兩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許多臣輔臣劉鴻訓奏曰臣等共議或得三十萬亦可

上曰內帑委實空虛三十萬言何容易臣周道登奏曰飢軍思變目今戶部匱乏須望

皇上慨發以救危疆
上曰崇煥疏內云臣已發鼓鑄本犒賞未知能

弭目前之變否查兩項共有二十萬許既已發去矣如何不能弭變臣自嚴奏曰臣部發去五萬原係關門豆價崇煥有疏此銀尚無實在不知今補還否此外仍有馬價六萬已有買馬領去者且道臣郭廣前因兵變權發紙票今求抵還此數恐仍致拖延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輔臣錢龍錫奏曰皇上此時允發飢軍聞之必先色喜尚未為遲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六

四七

三三

臣在晉奏曰昔為督師軍士如家人父子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上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懷其德那得有鼓譟之事臣鴻訓奏曰崇煥到不幾日又值兵變甫定若撫馭久之當與他人不同

上曰戶部新舊庫銀既有十萬在途未到八萬田爾耕贓銀五萬刑部贓銀五萬仍有鼓鑄本一萬犒賞十萬還有鋪墊馬價在外總算

儘自不少犒賞臣鴻訓奏曰田爾耕贓銀尚未解到

上取出揭帖一本查閱良久曰傳應星贓銀已給發其田爾耕贓銀自七月內着令解京如何今尚未至臣自嚴奏曰此銀近因臣部題請給發運價

皇上不允已經行文詹餉部院解進今尚未到各項銀又未湊集惟是

皇上慨發帑金

頌天臚筆

卷三

召對六

四八

三三

上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處朕豈吝此諸臣皆奏崇煥原是忠肝義膽之人且挾妻子在邊清節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負

陛下德意

上又曰崇煥初至寧遠與軍士仍何仇何恨便寫無頭帖子要殺他臣標等皆奏曰崇煥先機收變必不敢為無據之詞欺誑于皇上還望垂念速速接濟

上又曰內幣委實不足有人盜去殆盡卿等那得盡知今若為邊疆那用朕豈有愛但內用甚多且內臣并武臣俸給取辦于此所以此項今該本部還補臣自嚴奏曰

陛下為社稷計旦夕弭變發此帑金臣部敢不仰體

聖意外解到來一一上償禮部侍郎周延儒奏

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

防兵變前寧遠鼓譟不曾處治流水發餉與

頌天臚筆卷三 召對六

他今又欲鼓譟欲發帑銀各邊倘效尤將何

所底止

上曰卿以為何如臣延儒又奏曰臣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呼吸急則治其標固當論

宜與之然非長策今後還望

皇上下廷臣從長計議籌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

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凡事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

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來即

如贓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

回奏如此拖欠稽延錢糧何時得足禮部尚

書何如寵奏曰今錢糧取足外解然民運拖

欠者十之一二解官稽遲者十之四五還望

皇上嚴諭各撫按依限催解信賞必罰以天下

財供天下用不患不足

上又召科道等官至 御前

上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舉

頌天臚筆卷三 召對六

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

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朕降諭切

責有反坐之二字以求實言今又另一諭爾

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

上又曰爾等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

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為

空文又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臣延儒又奏

曰國家事體廢弛已久

皇上聖明豈能一旦整頓邇來即如遼東一事

節省昔時紛紛日議增兵逐日求加餉至今極難支持臣龍錫奏曰今有插酋之變若依遼東故事又將紛紛招募所以臣等不肯主此議

上曰凡臣下章奏朕每朝上夕下原只求做些實事若朕既批答諸臣各有司存住果亦將朕旨意朝發夕行天下何愁不治但只是因循廢閣緩急行止間絕不相應天下何由而理輔臣皆奏曰

頌天臚筆 卷三

聖上朝乾夕惕千古絕少從此漸有頭緒但願求治勿太速

上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尚有嘉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為朕告及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諸臣皆叩頭謝罪曰臣等待罪闕下不能奉行德音使糧餉克足封疆戢寧悉臣等之罪

上曰諸臣各有職掌今後朕有旨意不即遵行不將實心做事仍前怠玩者朕當以

祖宗之法從事決不輕貸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回奏曰敢不遵旨

上又曰適卿等所請帑銀朕當酌發須還後不為例諸臣承旨鵠立上命暫退賜茶諸臣皆行禮出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三 後

頌天臚筆卷之四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_七

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戊戌

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入

上手出山東道御史李懋芳議兵餉疏 命翰

林院官宣讀訖

上問閣臣曰此本如何_臣李標奏這說錢糧內

外互相覺察外解并責成司府良是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三

上問何以責成司府_臣標奏各布政司各府官

都是管錢糧的遞相責成便不得避

上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曰遼左錢糧先年幾

何所出幾何何以先年足如今不足兵與餉

原額該多少從何年增設多少_臣自嚴奏曰

兵馬餉數容_臣查一的數奏聞_臣錢龍錫奏

曰要查餉必先得兵馬實數方可奏報_臣自

嚴奏曰遼左錢糧原有額數這新餉是後來

添的

上曰自有遼事方有新餉當日舊餉那里去了

_臣自嚴奏曰從有東事以來有加派又有抽

扣等項各處外解不至又有那移去的所以

常常不足

上曰如何叫做抽扣_臣自嚴奏曰往年因錢糧

不足設法抽扣天下大小衙門人役工食每

十兩的抽他三兩解來充餉這叫做抽扣

上曰爾部可查原數幾多何年增起從何抽扣

要逐一徹底澄清查明具奏_臣自嚴奏曰抽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三

三

扣原自不得已而行之_臣標奏曰抽扣信非

良法

上曰舊自舊新自新如何不足_臣自嚴奏曰兵

馬日增所以不足_臣前日曾造有簡明冊子

見在 御前

上曰見了_臣標奏曰向來法紀不明人心悞玩

所以難查_臣龍錫奏曰這錢糧還要各鎮逐

一查去查了一鎮又是一鎮方得明白

上曰朕記得先日有大工有益生祠多少錢糧

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沒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里去了臣自嚴奏曰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曰外解何以不全臣自嚴奏曰外邊逐年水旱也有一年幾處災傷的又加黔遼各處多事所以年年不足

上曰朝廷給餉養兵原要有用如今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臣自嚴奏曰別邊軍多能著

頌天臚筆 卷四 昭齋七 三十五

績地方宜設處給發錢糧也還寬裕些所以不致鼓譟只遼東多事是客兵沒有妻子室家一日要補還他一日一月要補還他一月是無可奈何的

上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臣自嚴奏曰國初太倉原是不發的到萬曆間有事請餉說起後來成了例了有事便來請餉

上曰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都要徹底澄清逐

一查奏

上又命宣讀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疏讀至中段

上命止讀 召問閣臣這所言何如臣標奏曰

銓司吏弊種種誠如臺臣所言臣周道登奏曰從來吏弊冗積已久非自今日

上曰既如此便當重處如何不票出來處分他

臣龍錫奏曰此論積弊句句均當只是頂首充餉臣等不曾票出來

頌天臚筆 卷四 昭齋七 三十六

上問如何叫做頂首臣龍錫奏曰頂首是下首人頂上首的應該有幾多銀兩各衙門胥役皆有頂首惟吏部頂首銀獨多故作弊亦多若近日將來充餉後來胥役說我們是公家買的更要作弊了昔年吏部尚書李宗延曾上疏追頂首銀兩助大工這銀即加在頂首上故頂首愈重今但嚴究積胥不許作弊頂首不革而自輕矣

上復徧問諸臣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吏部這

弊頂首從來精明的官也難革他各要銳意查革這是吏部官的責任禮部尚書何如寵奏曰從來吏弊都不曾查得如今

皇上聰明神聖從今分付自

聖諭以後吏部振起精神也不難查

上復于御史疏覽至民以有司為命官以不貪為寶二語朗誦以示廷臣

玉音朗朗因諭閣臣曰朝廷設官為民反去

害民若不重處何以儆後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五 行法

上命賜茶諸臣暫退有頃復召閣臣等入

召御史吳玉宣奏劾樞臣王在晉等疏至在

晉何如人也

上命高聲讀又至公子親家等語

上問怎麼說公子親家 臣玉奏曰他有个親家

一个兒子在這裏說事過錢

上曰甚麼名字是官是民玉曰一个土豪姓

一个舉人姓

上復問疏中壟斷字面 臣玉奏曰壟斷是市上

人登那高處左右望而取財利之意

上問爾所奏果真否 臣玉奏曰 臣是言官如何

敢欺若欺

皇上便是欺 天便是欺自己心了 臣生平讀

書只知不欺兩字

上問閣臣何如標等代奏御史說他生平所學

只有不欺二字又讀至張慶臻行賄等語慶

臻出班跪聽玉讀至開國元勳等語

上問這是怎麼說 臣玉奏曰是在晉疏中語也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六 行法

上微問東班中有聲是誰兵科給事中熊奮渭

出奏是 臣說這句話是在晉自家上本的

上怒曰吳玉奏事爾何敢多言奮渭長跪御史

又讀至時局等語

上問何為時局 臣玉奏曰即當時是魏忠賢的

局面如今是

皇上的局面

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問閣臣何說 臣道登

奏曰就前日

皇上問的局面二字他說近日人情局面又問如何叫做時局臣龍錫奏曰局面是大家公合的局面據王在晉說此時人情却不究他即為時局此二字原不妥又讀至妄自矜詡等語聲音欠真

上曰再念這兩句宣畢

上復問輔臣何如臣標奏曰王在晉屢被人言皇上宜放他去

上曰事事只有一个是非吳玉所奏封疆大事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七

三十一

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在如何只教他去便了臣道登奏曰言官奏事或有過當只開國元勳及時局等語王在晉說的話原不是臣玉奏曰臣是言官有風聞怎敢不奏聞閣臣說臣過當是那件過當

皇上命他一一查說出

上問道登曰方纔卿說過當如何臣道登奏曰他的兒子不在這裏臣龍錫奏曰在晉邊情

馴熟往時在關上錢糧亦在節省一邊只未見十分執持臣吳玉奏曰怎說在萬山之中豈不是欺

皇上

上問即如張慶臻一事如何臣玉奏曰就問慶臻自家

上問閣臣曰改勅事卿等豈不知道閣臣奏曰臣等原不知

上曰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如何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八

三十一

說不知閣臣奏曰先見的是兵部手本其張慶臻揭帖是後來出的

上曰張慶臻如何不上本敢送私揭臣慶臻奏曰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賣奏

上曰改勅書如何是小事臣慶臻奏曰改勅書皆是中書臣原一字不知

上曰勅書豈是妄增的你不出揭中書他豈敢擅寫臣慶臻奏曰臣只多了一揭

上怒曰這不是你的事是誰的事如何敢來妄辯

上叱之又命部臣等來這王在晉張慶臻事如何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履任未久只做本等職掌却未去訪問

上曰卿等外廷都是知道的如何說不知令科道官奏兵科給事中張鼎延奏曰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

上問閣臣這勅書內字是誰添的閣臣奏曰若

領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臣等要添也須奏過豈敢擅改

上曰卿等將此本揭同諸臣于門外公同議來奏不許徇情

祖宗之法朕不敢私諸臣出慶臻奮渭二臣伏跪

上端居良久取別疏細閱又命取各官職名覽竟親灑宸翰一掃有頃眾臣入奏曰臣等會議自公應是張慶臻之罪兵部手本也是他中書添字也是他

上曰怎麼中書就敢添字慶臻領勅書方知臣玉奏曰中書徇情

上曰原是係賄買的你若不知兵部手本何得來御史王道直奏曰張慶臻極富賄買是實上命取手本問面上西房二字是誰批的閣臣奏曰是臣寫的但中間量增等語因票擬忙一時不暇細閱

上曰勅書關係不小如何不細閱臣龍錫奏曰從來是舊稿

領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上曰此却是新稿這是誰添的兵部具有手本他如何不知卿等何為不奏

祖宗有法卿等也有在裏邊的臣玉奏曰這都是有心之罪不是不知

上曰祖宗之法朕不敢私今都推不知如何叫做公議

上又問眾臣如何不奏可都奏來科臣李覺斯奏曰臣是巡視京營的前已有疏叅論張慶臻改勅書事內并說兵部并輔臣中書俱

有不是處兵科張鼎延奏曰臣亦有疏在御前若非慶臻有行賄中書如何與他改寫臣

疏中有刑賞不得其平原有這一句

上問奏的是誰鼎延自報職名

上覽職名因取原本命其宣讀至張曉飄然等語

上問閣臣如何閣臣奏曰大同失事重大是實

上詰曰封疆大事前日如何不說重大人臣何為不知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等原在林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十一

十一

下未能盡知臣鼎延奏曰如何逮巡撫而獨

寬總督公然不問法之不平莫此為甚引能

廷弼王化貞為言閣臣奏曰廷弼失事廣寧

與張曉不同臣鼎延奏曰原就不同但與巡

撫事該一體又宣至厭薄諸臣等語

上曰朕何曾厭薄諸臣來臣鼎延奏曰諸臣奏

事或一時應對不及望

皇上寬容

上曰雖是一時應對不及也是事體有為情面

不奏的如何是朕厭薄 命再奏鼎延奏大臣是

皇上股肱之臣應答不來還望寬容

上曰朕何嘗不寬如票擬未當朕何嘗不知即

如擅改勅書閣臣惡得無罪臣玉奏曰當初

主使都說是劉鴻訓

上曰科道官如何說臣道直奏曰張慶臻屢次

用賄不是無因至前是有緣故的長安中三

尺童子無人不知之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十一

十一

上問閣臣曰張慶臻顯是用賄卿等仍為不知

臣慶臻奏曰臣添這一條所利幾何臣何故

用這重賄

上怒叱之科臣奮渭奏曰臣自田間來纔十日

臣方多口有語未敢說出

上又問閣臣曰正在晉事公議何如劉鴻訓外

邊既然喧傳卿等閣中一處豈有不知方纔

科道官都奏得明白又有何說

上又命科道官再奏科臣鼎延奏曰長安俱說

慶臻行賄是實臣覺斯又奏曰外面都知行賄是真但主使的不知是誰臺臣道直奏曰他兩次揭帖都在閣裏

上問閣臣曰若無人主使如何中書敢添一字

上命吳玉再奏曰有揭帖到閣裏自然是真臣

標奏曰臣等日與鴻訓同處並不聞有此事

皇上還要細訪

上曰方纔衆官都說是實又訪甚麼閣臣再三

申辯以國體爲重臣龍錫奏曰此時皆因臣

領天臚筆卷四 召謝吐 志 奏

等不能詳慎致有此事臣等疎略之罪自

無所逃臣等始終不敢欺

皇上一字鴻訓受

皇上知遇之恩決不敢有此事臣等四人同事

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

上曰這罪與卿等無干又命吳玉奏曰外面喧

傳是這等衆臣所奏皆同

上曰衆官所奏皆同不必再辯速擬票來這不

是朕的勅書原是

祖宗的法度張慶臻的揭帖是遍與中書的慶他揭中語怎麼卽命宣田佳璧辯疏正德十六年馬軍二子等語

上命再讀一遍讀訖

上又朗誦相應量爲增入批寫進呈及掌西房

非一人等語

上曰這辯得不明白應速擬票來閣臣等再三

奏曰恐鴻訓不真臣等不敢擬票

上又命二班的奏吏部侍郎張鳳翔奏曰張慶

領天臚筆卷四 召謝吐 南 奏

臻用賄改勅竊弄兵權是大不敬無人臣

禮今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尚敢如此如何推得

中書中書不過順指氣使之人科道官話未

必無據

上問奏者何官鳳翔以職名對禮部尚書何如

寵奏曰受賄賂是臣子之大罪

皇上明鑒萬里臣以理揆之閣臣也不應有這

等言官風聞入告原說是外面喧傳尚無的

據

上曰方纔鳳翔說科道之言有據既有據如何說不是他臣玉奏曰外面說主使都是劉鴻訓

上曰這不是朕意是諸臣大家公心原是

祖宗之法朕豈得私吏部侍郎吳宗達奏曰還須問科道官所奏事情是虛是實纔好票擬

臣標奏曰

皇上還要細訪恐萬一不真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五

七

上曰衆官所奏如何不真臣標奏曰何以爲據

上曰以揭爲據臣慶臻奏曰臣憑會典具揭

上大怒曰奸嘴叱出候旨命閣臣擬票來臣

標又再三奏曰

皇上肯出將傳信天下萬世不真奈何

上曰這樣明講還怎麼不真速擬票來閣臣遠

巡叩首起臣鼎延復奏曰臣昨奏堂屬體統

是朝廷之大經賞罰要平是朝廷之大

法

皇上命閣臣票出

上曰知道了閣臣侍從鶴立

上目之曰卿等如何不去票來卽給筆硯命于

殿門內擬票傳諸臣暫退閣臣擬票訖趨詣

御前奏對良久語密不聞有頃旨召閣臣入

上命卿等都來卿等昨請枚卜諸臣亦請枚卜

須要秉公不徇情面慎簡有才望的會推六

七員來看若關外事體袁崇煥前在朕前以

五年減奴及清慎爲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七

五

七

個長策臣自嚴奏曰自奴酋發難以來邊上

既設重兵不得不用多餉如今只好去其不

堪者若盡數汰了萬一有急何以備之

上曰遼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成何底止每次

召對原要求行長策卿等如何不奏臣標奏

曰這個在外邊議來臣龍錫奏曰外邊用兵

用餉要他自己打算方知多少臣自嚴奏曰

這還要袁崇煥自己奏來他所請錢糧臣部

如今不得不與他

皇上前發的帑金臣部各處湊去二十萬只有八月的九月還少

上曰前說危在旦夕急于請餉三十萬還不發

今發十萬如何說就發了臣標奏曰還未發

上曰小民脂膏原為保民只要用得着實復

命二班諸臣奏來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軍

士要挾固非為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

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說今各兵只少他

折色銀兩原不曾少他每月餉米尚可支情

頌天臚筆卷四 召請七 十七

如何動輒鼓譟其間必有緣故

上曰正是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

缺餉豈遂至此前月袁崇煥說目前欲亂如

今又過幾日了臣延儒奏曰兵變之說安知

非那不肖的將官不喜袁崇煥故造出這恐

嚇他的言語來搖動軍心方纔部臣說要袁

崇煥自己奏來古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這外面方略要他自己作用請兵餉也在他

自己算計臣自嚴奏曰遼東十二萬兵馬錢

糧從天啓元年來已慣了他崇煥如何一時汰得來的這關外的兵不但防東又防西少不得要這些兵只關門略少些也罷

上曰關門原來是多少臣自嚴答曰是四萬臣

龍錫奏曰兵只好教他實實選練得精便自

漸漸汰去一時忙不得

上曰既然如此卿等求一長策方好臣自嚴奏

曰這長策須要發道旨去要他議來欽限

一個定數

頌天臚筆卷四 召請七 十八

上問曰如何要添臣自嚴奏曰

皇上前發的只了得八月的餉路上去有八萬

完七月之數內帑十萬臣部十五萬只抵得

一月之數如今尚在途中九月十月的還未

有臣如寵奏曰關內關外向來缺八月九月

兩個月餉昨

皇上所發帑銀并戶部新解儘可補完八月而

九月尚缺目今已十月矣從此陸續解去又

不過補完九月餉銀轉盼間又是十一月到

底缺兩月之餉是戶部終日解銀遼兵終日缺餉無有了期還須設處卽于目前總缺九月十月之餉則後來所解皆是本月之餉庶軍士不得藉口然後法盡可行

上曰禮部說得是臣如寵奏曰臣前曾奏

皇上外解不至未必盡欠在民間大半是征收在官或因有別事挪移借用的或有耽阻未起解的或解在途解官遷延作弊種種有之上念諸臣跪久令起立奏臣如寵奏曰便是差

頌天臚筆

卷四

七

十九

官守催不過是部屬司官又未必有風力的且十三省差十三員官又去騷擾驛遞不如逐年令司府官將各處錢糧造一詳細冊籍內開解額多少征收多少民欠多少逐項清算每年遇

皇上萬壽各省直進表官員便着他順帶具奏自然時日不爽其外邊撫按體統尊事務煩錢糧支收責在左布政還有右布政最閑不如要他協同進表官員清冊實奏爲妥臣自

嚴奏曰禮臣之言極是進表官或是分道管轄有不到府縣官又只憑掌印官造一冊與他亦不足據臣有疏在御前還是責成撫按要他督率司府查叅明白奏報

皇上事便有歸着了

上曰朕見卿本尚未細覽

上又問閣臣責成撫按與責成右布政兩事如何

閣臣奏曰責成撫按爲長臣自嚴奏曰兩

直隸無布政各省錢糧俱屬左布政出入若

頌天臚筆

卷四

七

十九

責成右布政恐左布政便推開了臣如寵奏曰錢糧收放自是左布政事但造冊要細心查核故要右布政佐之

上問閣臣如何臣龍錫奏曰錢糧起解要撫按

先具一本奏報卽差官便不敢遲

上曰還要立限臣龍錫奏曰差官之弊極大往

時還有假批假印的但先奏報了便無此弊

臣自嚴奏曰舊時錢糧起解也有文書到

部但錢糧極瑣碎也有幾百幾千也有幾千

兩的如要查核還是年終查叅總冊某處若干完若干欠若干解若干便無遺漏

上曰有文書到部也就是了臣如寵奏曰戶臣

說進表司道恐有分管地方不同不如即令

右布政總贖亦可臣自嚴奏曰若有撫按查

叅但各官陞轉不時也有右布政署印的臣

標奏曰布政同是衙門錢糧無論左右布政

遷轉俱要他候代如撫按一般錢糧自然不

差吏胥也不敢作弊臣自嚴奏曰陞任的該

領天臚筆卷四 召請七

候代劣轉的不該候代他久在地方反為民

害

上曰卿說的是又顧輔臣曰卿等到閣擬諭來

進覽臣自嚴奏曰臣部錢糧新舊做兩冊是

從來京邊舊餉新餉加派的自奴酋發難始

有新餉司官管新餉是一員管舊餉是一員

上曰該分做兩冊臣如寵奏曰作兩冊甚好

上曰卿等如此各修實事財用何愁不足臣自

嚴再奏曰臣等仰見

皇上焦勞盛心不敢不竭力擔任但恐才力有限不能仰副

皇上期望

上曰卿等都是才力兼全的但各修職業把國

事當作私家事天下何愁不治諸臣承旨

臣奮渭復叩頭奏曰臣久經摧折初入班行

未諳 朝儀伏乞

皇上寬宥

上命出外候 旨諸臣行禮畢

領天臚筆卷四 召請七

聖駕還宮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

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

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

文華殿召對

上御煖閣先 召輔臣李標錢龍錫及冢臣王

永光入商推移時三臣出

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 召入諸臣肅立

召禮部尚書溫體仁曰卿叅錢謙益受錢千

頌天臚筆 卷內 召對八 三

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為關節

結黨欺君之罪可是實的麼 臣體仁奏曰 臣

如叅人之欺豈敢自欺字字都是實的

上問錢千秋事結了不曾 臣體仁對曰錢千秋

逃了刑部將金保玄徐時敏問罪千秋並不

曾到官

上又舉體仁疏中語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

枚卜是怎麼說 臣體仁奏曰此番枚卜都是

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陛如何起陛如

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耍枚卜了

上問是真麼體仁對曰真

上召錢謙益問曰溫體仁叅卿受錢千秋數千

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為關節可是真

的麼 臣謙益對曰 臣才品卑下學問荒疎濫

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溫體仁叅 臣極當但

錢千秋之事關 臣名節不容不辯 臣于辛酉

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慎一時

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 臣到京復

頌天臚筆 卷內 召對八 三

命方聞得有錢千秋一事當時具有疏叅他勘

問明白現有奏案在刑部 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逃了徐時敏金保玄過付之人提到刑部

親口扳扯錢謙益如何賴得過 臣謙益奏曰

臣不敢多辯現有卷案在刑部

上問輔臣如何是過付輔臣奏曰俱是光棍騙

錢的

上命再奏 臣謙益奏曰錢千秋試卷原是真定

府推官鄭履祥取的上卷 臣為總裁不能徧

閱只看他七篇文字又看他後場也通不曾
看到結尾七字一時疎略之罪臣不能辭臣

體仁奏曰千秋遣戍有受賄之人

上召刑部問錢千秋事怎麼說臣喬允升奏曰

此事在天啓二年臣時在太常寺卿天啓三

年臣纔到刑部不曾經問現有卷案臣體仁

奏曰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臣謙益奏曰其實

到官臣豈敢欺

皇上

領末騰筆朱四召謝以主

上問輔臣曰錢謙益說錢千秋事結案不曾輔

臣對曰

皇上取刑部卷案來看便見明白了臣體仁奏

曰現有過付人只錢千秋不到

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

益奏又說結了卿等奏來臣王永光奏曰錢

千秋事臣光已經奏過

皇上那錢千秋到官結案了

上曰錢千秋既問遣戍一定有个受賄之臣

永光奏曰問吏科給事中章允儒臣允儒奏
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

上曰招稿上是甚麼人納賄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上問如何是照提輔臣奏曰坐名問罪謂之照

提

上命禮部卷子并刑部招稿俱取來臣體仁奏

曰當時還有科道參他

上曰是甚麼人參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失記

領末騰筆朱四召謝以主

姓名臣謙益奏曰疏在錢千秋未參之前後

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楊漣道義相交崔呈

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陷臣體仁奏曰前

一疏在魏忠賢未用事之時難道也是崔呈

秀

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來臣體仁奏曰臣職非

言官可以不言適當會推不與臣應避嫌引

退不當有言但念枚卜大典

宗社安危所係舉國無一人敢言臣若不

上負

聖明下負生平所學臣不忍見

皇上孤立千上是以不得不言

上命諸臣起暫退賜茶諸臣謝恩出

上傳諭記註俱要詳明不得增減修飾少頃

上復御殿命諸臣入 召諸臣翰林院官朱之

俊宣讀體仁疏畢 召體仁曰卿參神奸結

黨欺君之罪奸黨是誰臣體仁奏曰錢謙益

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

頌天臚筆 卷四 召諸臣

上問怎麼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臣體仁奏曰此

番枚卜

皇上務求真才其實都是錢謙益主張的臣所

以說他一手握定

上又召方纔說受賄是誰臣體仁奏曰受賄之

人就是錢謙益

上召問王永光問卿方纔奏允儒見招稿還是

怎麼說臣王永光奏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

看見想是差不多招稿

上曰錢千秋他說有一个金道士說有人賣題

寫一合同將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結尾中

了方付銀是有个金道士 召章允儒出跪

奏曰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

先帝拔入諫垣臣同官顧其仁曾有參疏說浙

闡的事

上問怎麼是浙闡輔臣奏曰錢謙益在浙江主

試臣允儒奏曰臣見參疏有錢千秋的事問

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招稿刊本不

頌天臚筆 卷四 召諸臣

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

皇上召對臣頃在外見閣臣冢臣說溫體仁有

疏參錢謙益冢臣云這是我們會推中之人

曾見招稿未臣云臣家中偶有一箇刊本因

命人到寓所取來與冢臣看臣體仁奏曰今

蒙 召諸臣在外是商議來的臣允儒奏曰

今日枚卜大典諸臣矢公矢慎天日臨之在

上

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體仁資雖深

望原輕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穢迹何不
糾之于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
聽

上裁今尚未知

聖意誰屬温體仁隱然以不與會推熱中鞅鞅

臣體仁奏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錢謙益未
枚卜之先不過冷局臣糾他何用枚卜既點
之後臣糾之必于此時參他為

皇上慎用人

領末鳳筆 卷四 昭野八 三九

上曰會推上錢謙益是第二名焉知有這事假
如朕點了他怎處臣允儒奏曰黨之一字從
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
當日魏廣徵欲逐越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
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
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為公
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留傳
至今為小人害君子的榜樣

上怒叱之曰胡說 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拏

了時無人承 旨

上曰錦衣衛何在錦衣衛官過來承 旨將允

儒扶出

上命王永光奏臣王永光奏曰會推閣臣是臣部

職掌臣見

皇上要良相採訪公論故從公會推至于結黨

臣實不知臣體仁奏曰

皇上試問王永光屢奉 温旨何以不出直待

瞿式邦有言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言

領末鳳筆 卷四 昭野八 三九

猶在耳

皇上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是冢臣去留我

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

上問永光卿何以先告後出臣永光奏曰臣一

向真病蒙

皇上温諭又見枚卜大事臣原勉出定這件讓

還要求去臣體仁奏曰錢謙益熱中枚卜使

梁子璠前上一疏要侍郎張鳳翔代念會推

從來未有之事

上命部臣科道過來問曰朕先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臣永光奏曰我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焯便知道了臣體仁奏曰王永光是六卿之長進賢退

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臣永光奏曰會推應該選司採訪在任在籍的人

只問他便曉得
上命取職名來臣房可壯奏曰臣等都是公議

頌天臚筆卷四 召對八 十一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公議諸臣

奏來又問怎麼不奏輔臣奏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上曰關節是真他為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上閱硃卷面批語問曰批語是誰批的中字是

誰寫的輔臣奏曰是錢謙益寫的
上曰既是他寫的如何說不是他卿等怎麼說

輔臣奏曰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手秋文才原是河中的光棍知道他河中所以去騙

上曰光棍作主考麼光棍中他的麼既是他如何與他不相干臣體仁奏曰關節是錢謙

益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的時刑部

推在兩個光棍身上若不受賄如何得中自然錢謙益受賄輔臣奏曰前事招問明白

上曰招也是極閃爍的不可憑據既說提到又說不提到後邊提到如何前邊問罪罪是懸

坐的麼輔臣奏曰後來也拿到了臣體仁奏曰如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錢謙益之幕

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辯復使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

上曰溫體仁所奏是實因令疏稿招稿揭帖硃卷付閣臣等

上曰卿等即去與在外文武諸臣從公會議不可徇私諸臣未對

上曰不承旨麼諸臣即承旨體仁獨奏曰臣一身孤立滿朝都是錢謙益之黨臣此疏一出

不惟謙益恨臣入骨卽謙益之黨無不恨臣

臣一身豈能當衆怒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臣叨九列之末豈敢

欺

皇上斷不敢欺只是不忍見

皇上焦勞于上諸臣皆不戒懼爲念不得不參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曰卿旣爲國劾奸何必如是卿奏的是

上怒立命記註宣讀官出時錢謙益伏地待罪

頌天應筆卷四 召對八

上命門外候 旨暫退有內侍口傳密諭錦衣

衛今日拏人如何不遵舊例明日具本回話

諸臣廷中會議良久

上乘燭復御命諸臣入輔臣持疏揭回奏錢謙

益旣有議論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

上曰是公議的麼因命二班奏又 命科道官

奏槩未對

上曰問着不言退後便有千言是怎麼說御史

房可壯對曰還望從輔臣之奏

上曰往時不召對你們便說不能見皇上的面

上下不能交君臣之意不決及至召對又說

朕輕斥大臣敬君爲臣之禮也是不可廢的

君前臣名如何每席只說官銜輔臣對曰此

積套相沿原不是蒙

皇上教訓以後都改過了

上曰難道此禮也不曉得又 命再奏輔臣標

奏曰臣等惟是公議臣等共事

堯舜之主如何敢黨

頌天應筆卷四 召對八

上曰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爲臯夔輔臣奏

曰臣等心不敢不盡只是才力有限

上曰朕拔卿等原爲安民旣拔卿等又是這樣

到不如那稱功頌德之臣那稱功頌德之時

候邊方也完固財用也充裕如今枚卜不得

當今枚卜且暫停輔臣龍錫奏曰這所推諸

臣才品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

就要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就要說他有

黨安得人都道好還望

皇上就申點用

上曰通關節是有才麼又命二班諸臣奏切責至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來懼于

天威二來還是牽于情面揔之錢千秋之事關節是真又今現有硃卷招案已經

皇上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自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八

三

二六八

會議卿等如何不奏臣延儒奏曰大凡會議會推事我

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都

只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是一兩箇把持住

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是言

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

上曰朕時常召對當面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

貴召對適纔有二班這官因目視延儒令奏

職名因應職名

上曰只有這官奏了數句輔臣對曰枚卜大典還望

皇上點用不可以一人廢了

上曰朕今日出來與卿等商議枚卜的事誰想其中推這樣人朕怎得知輔臣標奏曰關節

原是與錢謙益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

得的

上曰既是名士他自中得何必又通關節輔臣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八

三

二六八

標奏曰只是其人不妄希圖僥倖念頭差了

上命諸臣再奏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

聖明在上臣不知有黨會推是吏部臣永光奏

曰臣前曾有疏會科道官各舉所知

上曰科道官一疏薦舉十餘人或百人俱是真

麼如今雍雍濟濟在位的也不少那會做一

件事來都是受用麼諸臣俱伏謝臣自嚴奏

曰錢糧不足兵餉不敷是臣部之事臣才力

不及望

皇上罷臣歸里另選有才望者

上曰朕奉天承運止賴卿等輔弼如何不肯擔

當還是朕不用卿等還是卿等不肯展臂中

大才朕原切冲不足以服人所以卿等不肯

擔當輔臣等皆頓首引咎少頃輔臣標奏曰

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語牽纏心實無他他是

言官望

皇上寬宥輔臣龍錫奏曰允儒是言官之長處

之恐言官結舌

頌夫應筆 卷四 召對八

上曰如何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

能辭其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來麼

朕前不時召問不曾見有甚麼好條陳朕公

道處分一兩人就說閉塞言路就說不是了

言官薦一人就要用叅一人就要處使朕不

能用一人權任在下麼朕若點一箇陪推就

說點陪了這樣以後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

必又陪朕嘗召對原為保 宗社安邊疆安

百姓豈為富貴受用若是朕官中豈不好受

用今日為這樣事一時不曾安息輔臣標奏

奏曰我

皇上這樣焦勞外廷也都曉得此時正是該焦

勞的時節只是臣等才力有限不能仰體

聖心

上曰朕官中出一旨改一字便有許多話說是

中旨輔臣龍錫對曰

皇上改票這是留心政務且如

皇上親筆改了畢竟發與臣等臣等寫過然後

頌夫應筆 卷四 召對八

進呈發下這都是

皇上聖明處分臣等每對外廷說知無不仰

皇上聖明

上曰言官每奏說小忠小信又說微言冷語必

說中皆知者可審而于英明者難解意將以

朕為何如主輔臣標奏曰他意思原是忠愛

只是疑揣不當臣龍錫奏曰君正則臣直古

人有是言只為

皇上聖明故諸臣敢如此說臣永光奏曰諸臣

也是防微杜漸之意

上曰防微杜漸朕也不怪他說只是不該挾私妄言不教而殺謂之虐朕屢屢教戒何曾見他奉行及至問他又不言臣龍錫奏曰言官皇上只要優容他如今詰責了他使不敢言只是要優容

上曰朕正要聞過朕有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只是不可挾私輔臣奏曰我

皇上這等焦勞臣等敢不竭力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八

三元

三

上曰這數日來票擬與先時不同朕自看得出來卿等也都知道輔臣俯首謝不敢

上又命諸臣奏諸臣未有對者輔臣奏曰諸臣一時不能對

上曰不是不能對只是心不在政事上所以一時說不出來若一心一念在政事上一問就說出來如今只懷故套天下何時太平又命輔臣問曰卿等見這幾句麼因舉招稿內照座師口語問罪等語這是怎麼說輔臣奏

曰是錢謙益已叅他所以這樣說

上曰既中了他如何又叅他臣體仁奏曰願其仁叅了錢千秋錢謙益無以自解所以又叅了錢千秋

上問曰叅的怎麼說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不知其詳

上問輔臣曰卿等看過麼輔臣奏曰臣雖看記得不真

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親灑宸翰命諸臣起以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八 三

指示諸臣各部受旨傳看了

上曰卿等怎麼說朕說的是麼輔臣奏曰我皇上處分自然至當

上曰朕與卿等商推或是或不是卿等直言如何說自然是輔臣奏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个恐于大典不光

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往時閣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擔當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彀辦事了會推且停卿等不

必奏輔臣奏曰臣等才力不及前人
皇上這樣焦勞會推事還望允行

上不允行

上又問如何是黨輔臣標對曰同志為黨龍錫

對曰往時挫折的一時起用在 朝意氣相

合人便以為黨畢竟路頭是正的

上曰朕先有旨起廢要得真才如今起廢的都

是借題有考察的有被論的有貪的都說是

魏忠賢挫折輔臣奏曰近日有旨止許薦一

人即今拏定這法後人自不敢借題

上又曰兵部尚書缺推張鳳翔若有黨也還要

另推臣鳳翔奏曰臣鳳翔原不曾經歷封疆

今推兵部尚書臣原力辭臣不敢知有黨

上曰朕先也不知有黨臣鳳翔奏曰溫體仁是

臣之座師馬之騏是臣之門生臣為吏部左

侍郎當會推時臣不能推其座師不能推其

門生臣之無黨有黨可知

上命再奏張鳳翔對如前臣體仁奏曰張鳳翔

果然是臣門生御史梁子璠疏命他會推他

問臣曰豈有尚書見在侍郎代會推之理

上曰正是尚書既有侍郎豈可預會推臣鳳翔

奏曰梁子璠急欲枚卜原是用侍郎定不是

用臣實不曉得這意思

上曰朕也不知這意思體仁又奏曰侍郎會推

是梁子璠要他早定枚卜之事其實與張鳳

翔無干

上曰還有京營總督缺大計在即就要推還有

會擬張慶臻一案如何不見回奏臣永光奏

曰今日傳單會議值

皇上召對是以暫停

上曰旨下十餘日如何今日纔得傳單這還是

往時怠玩故習臣永光奏曰會議有十九會

本九卿科道每人俱要與他看九卿人少科

道人多

上曰人多議便公了麼臣永光奏曰原議本騰

寫不及喚刻字匠刊出刷印就耽閣有六七

日

上命再奏永光對如前輔臣奏曰是今日會議不是今日傳單

上曰限三日回奏臣永光曰明日即會議

上曰枚卜暫停諸臣起

上曰朕還記堯舜垂拱而天下治當時有臯陶夔稷契諸臣故無為而治今日邊上奴酋照舊不曾復寸土今歲漕未到延遲至今朕如何不憂心只管泄泄悠悠忒了幹甚麼事輔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

甲子

三

臣奏曰臣等職在票擬是臣等之罪

上曰朕不專說卿等六部科道都要振作諸臣各舉職業何事不給朕每召對一次添臣下一次瑣碎六部九卿科道各舉其職何事不治諸臣跪承旨

上命諸臣出 諭內臣收前案傳入閣

上起還宮時漏下二鼓餘矣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記註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西鵠立輔臣李標錢龍錫奏曰臣等待罪欽奉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

甲子

三

皇上温旨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取出兵部會京營總督疏 召侯伯李守錡陳光裕吳遵周劉孔昭四臣出班面奏

上曰京營重務廢弛已久朕欲于卿四人中點用一員營務當如何整理卿等奏來臣守錡奏曰

祖宗設立京營拱護神京關係最重但承平日久人心玩揭以致營務廢弛今欲整理必先

甄別將領蓋總督一人耳目有限難以遍及
十餘萬軍若賞罰嚴明甄別公當鼓舞有方
將領得人整理則易臣光裕奏曰今日京營
急務在清隱占包操之弊信賞罰以核錢糧
勤操練以壯國威臣遵周奏曰京營

祖宗設立以為腹心其權匪輕奈承平日久積
弛怠玩弊竇多端皆因情面難破以致决裂
殆甚况在此時多事之秋又非往日可比必
先重將權信賞罰勤操練選精銳退老弱盡

領天臚筆卷四 召對 聖五

公無私大做一沓以振頹風臣孔昭奏曰臣
聞

祖宗設立團營拱護神京閒時選練精銳為各
邊根本有警便調遣防守自庚戌年後承平
日久軍驕法玩皆因為將的不能實心任事
日致廢弛所以動煩

聖慮况目今糧餉不足徒有虛糜軍無實用惟
主將不能潔已安能表率將領又何以鼓舞

三軍

上命再奏臣守錡奏曰京營弊竇不止一端一
時奏對未能詳悉但只實心為 朝廷做事
自能釐奸剔弊臣孔昭奏曰老弱不汰隱占
不清這弊不獨京營如此天下皆然幸遇
皇上屬精圖治千載一時臣蒙

皇上召問不得不以實對

上召輔臣等俱來諸臣跪

上問曰這事公推不是輔臣標等奏曰此係兵

部從公會推

領天臚筆卷四 召對 聖六

上復問部臣吏部尚書王永光奏曰原係兵部
會推誰敢不公署兵部事左侍郎唐世濟奏

曰臣等原奉

皇上明旨本部司官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并勳

臣遴選四員俱出于大公伏候

皇上欽點

上命諸臣起暫退隨 召輔臣入商確良久復

召文武等官入

上召襄城伯守錡論曰京營關係重大朕今點

用卿須要著實振刷盡革從前積弊不得苟且塞責如仍前苟且塞責朕當繩以

祖宗之法臣守錡奏曰臣世受國恩敢不犬

馬圖報但京營總督臣自揣才非不堪重任

上曰朕已點卿當盡心職掌不必固辭守錡叩

頭起

上諭諸臣退隨班行禮畢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九

四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甲申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註記官四

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召對又召禮部尚

書協理詹事府溫體仁吏科等科沈惟炳閔

可陞許譽卿薛國觀劉斯昧江西等道毛九

華任贊化來文華殿召對又召翰林官

李建泰來文華殿讀本

上御煖閣元召輔臣韓爌錢龍錫李標移時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四

五

上御殿召諸臣入露臺叩頭畢吏部尚書王

永光等跪奏臣等合詞為劉鴻訓王在晉等

乞恩蒙

皇上寬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勝感激叩頭

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諸臣起禮部尚書溫體仁過跪

奏臣累疏乞休蒙

皇上溫旨諭留臣聞言杜門不敢報名廷謝

臣不勝感激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體仁承旨起諸臣肅而入東西
鵠立

上召翰林官李建泰宣讀江西道御史毛九華

疏畢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 臣體仁奏曰

若有以媚璫祠詩必以手書為贊萬無木

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得

之途中而京師反無別冊且合數十人共刻

此冊豈能掩人耳目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

及卽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

續末臚筆 卷四 召對十 甲九

毛九華之手

皇上試問九華之冊還是 臣刻的是他人刻的

若 臣自刻必無此理若他人刻的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何處得來

真偽立見若但以刻本為據則刻匠徧滿都

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召九華問此冊從何處得來 臣九華奏曰 臣

實八月中買自途間

上曰八月中得的如何到今纔發 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 臣體仁奏曰 臣叅錢謙益在十

一月毛九華叅 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

何不卽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于條

陳疏末單指 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

上問九華你何以初時不叅直待溫體仁叅錢

謙益後始發 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十一

月纔到任不敢造次具疏 臣體仁奏曰十一

月到任十二月也隔一個月

續末臚筆 卷四 召對十 甲九

上問九華你知冊葉是甚人刻的 臣九華奏曰

體仁既有詩有刻的便有賣的 臣亦卽與買

至于何人所刻 臣何從問之 臣體仁奏曰九

華惟恐說冊葉是京師的卽便可查只說是

途中得的無處可查 臣九華奏曰此冊精工

京師人做不得還是杭州人做得 臣體仁奏

曰望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一查便明 臣九

華奏曰逆祠已是毀拆從何處查

上又問疏中商人訟木事是怎麼說臣體仁奏
曰此事更易辨但行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
買三千金木頭之事否

上命再奏臣體仁復奏曰臣不曾買木頭若是

臣強騙商人之木何不鳴之撫按此事乃無

端誣臣九華奏曰此事不在撫按彼時撫

按若出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賢來臣

體仁奏曰商人若告在東廠此尤易查且年

來諸臣搜索瑞黨不遺力臣若有此事豈有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十一

兩三年之內獨寬臣一人

上召問輔臣卿等如何說輔臣韓爌奏曰體仁

平日經經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參論枚

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

臣體仁奏曰微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礪並

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

起凡可以逐臣殺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

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錢謙益之黨無

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

上披覽詩冊這可是真的麼輔臣爌奏曰看詩
冊列體仁名體仁不得知其何人捏造并言
官亦不得知

上命輔臣起 御案展冊指示後四葉曰此俱

是錢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作只問四人

便曉得輔臣爌奏曰似是此等人做誠如

皇上明鑒

上曰溫體仁也辨得是 命輔臣退溫體仁毛

九華起 召翰林官馬之騏宣讀貴州道任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十二

贊化疏畢

上召輔臣卿等來輔臣爌等前

上披原疏曰言官奏對自有大體這是何等話

如何在朕前褻言瀆奏輔臣爌奏曰言官有

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一時冒昧失

于簡點伏望

皇上寬宥贊化亦以安體仁臣標奏曰小臣愚

昧不識避忌總在

聖慈包容臣龍錫奏曰言官只知以言爲職不

是有心敢于欺罔

上命卿等起 召任贊化入

上覽疏曰毛九華參論溫體仁一詩尚且不真

你如何又參他許多無根之言且如褻語在

朕前瀆奏臣贊化奏曰臣一時偶失簡點出

言粗率臣實有罪但臣疏中所論事體皆臣

採訪十分的確纔敢入告

上曰甚麼的確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臣體

仁奏曰任贊化之疏全是誣臣家中遺業止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

有祖房一所臣亦從鄉村之間五世同居庚

申之冬偶遭回祿始別構數楹郡城無一椽

之棲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宦歷地方者皆

可問臣居家居鄉唯知有奉公守法四字任

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

為誣臣居官之事懼

皇上聖明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

事以道里遙遠耳目易眩說臣與海寧陳與

郊結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也事事無影虛

捏皆如此只乞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此

事否若一事實事事皆實臣贊化奏曰體仁

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曉得陳與郊名

字此是長安中萬口喧傳臣始知之

上曰你先說採訪的確如何又說傳聞臣體仁

奏曰如今班行中到有一个証佐

上問為誰臣體仁奏曰見在兵科給事中馬思

理在臣縣作令五年備知臣居鄉之事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

皇上試召問思理如果有不公不法之事思理

必不能為臣諱如有一事果真臣其伏罪臣

贊化奏曰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

口如一臣體仁奏曰在何處採訪如長安中

萬口一詞然試令贊化舉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果如臣家中有此事否臣贊化奏

曰聞言入告臣之職掌

皇上只下九卿科道會勘如一言不實臣其其

罪

上曰朕自有鑒裁如何敢責奏因命內侍取職名來

上覽疏臣體仁奏曰臣在

皇上之前不敢瑣瑣辯容具疏自明但任贊化是錢謙益死黨去年謙益將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也是崔魏削奪蒙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銓部覆之爲民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秋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

二九六

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突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召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証也若謙益倖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其恨臣最深誣臣最甚臣贊化奏曰臣薦相才之時謙益尚未到京臣並不識一面只憑公論入告至謙益到京始得一面如何說臣是他死黨臣體仁奏曰他若不是錢謙益死黨如何參了陳以瑞臣贊化奏曰陳以瑞銓部只

覆冠帶閒住

皇上獨斷着他爲民溫體仁如何力保陳以瑞是他面欺我

皇上亦

皇上只問廷臣有一人說陳以瑞是好人臣其罪臣體仁奏曰臣非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參了錢謙益任贊化故將以瑞參了

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

上命賜茶諸臣出叩頭謝茶畢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五

二九七

上暫退煖閣有頃秉燭復命諸臣入上召翰林官閃仲儼宣讀大同巡撫張宗衡疏畢

上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曠等前

上曰掃首事以前做甚麼如今纔來說虜不犯邊大家偷安虜若犯邊大家便說危在旦夕數月缺餉這講折不過是羈縻之術原不是長策倘若不受講折就該嚴兵固守不然就臣其他戰輔臣曠奏曰各邊禦虜須先防備

練兵馬戰守侍虜來講款方可議撫輔臣標奏曰款事須操縱在我邊事一向因循張宗衡亦是有才的必當漸次整頓

上曰虜志不過搶掠若能修守備練兵馬他自來就款乃平時討餼糧請內帑說是修備及至臨時又說守備一無可恃將來款亦不可保此是何等說話六科十三道各有職掌緊要事不見條陳只以私意彼此相攻再若如此朕將以治亂朝政之法輔臣奏曰言官一時見識不透還望

皇上寬宥

上曰卿見他們何曾有為國家的意思若實實為國家為封疆為民生朕自看得出來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纔上本方今是何時東西交誼南北用兵到不憂國只是分門立戶動說甚麼黨甚麼東林何益于國家輔臣曠奏

曰

皇上屢旨禁說門戶黨之一字不宜形之章奏

聖諭嚴切諸臣自當遵守輔臣標奏曰黨之名原非盛世所宜有輔臣龍錫奏曰往日崔魏時說有東林今

皇上聖明諸臣但當各循職業不必問其是東林非東林

上命輔臣起今日天晚沈惟炳薛國觀候另日召對又命輔臣以下衆官都來論曰卿等大

小臣工各修職業豈有不治之理乃多挾私攻訐朕諭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後再有這等朕必置之于法諸臣承 旨叩頭起出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

卷四

召對十

奏

三六

頌天臚筆卷之四

後



頌天臚筆卷之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廢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楊公諱連字大洪湖廣應山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筮仕姑蘇海虞令甫下車召父老詢民間疾苦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凡縉紳士民無不虛懷俯接人人以為得公之意至有作姦犯科者則風行雷厲毫無所借勢豪某務

公之履歷

卷五

公之履歷

為奸利以魚肉善良公廉得其穢迹白部使者禡其衣冠抵以重辟輿論稱快繼監某委役至邑役藉瑞勢以

上供為名橫索不貲公杖而遣之瑞怒欲疏論公郡人某素與瑞善力解而止公卒不屈也邑濱海故多抄盜而奸民實為之藪公呼伍伯密授方略一日盡擒邑無夜警尤愛才重士建書院遴有志之士俾肄業其中給飲食而課其高下焉生平以冰蘖自矢凡贖緩羨

餘火耗之類時宰藉以供交際潤私橐者公一無所染由邑達郡百里而遙舊有石塘為水所蓄往來病涉殊苦公欲新之不忍煩民甫捐俸補緝而邑中巨室欣然樂助乃委勤幹吏庀材鳩工成以不日至今便之大抵廉明天稟恩威互施當時有真父母活神明之號考最入諫垣舉劾允當國是待公而定累遷至御史中丞值

神廟

頌天臚筆

卷五

二

光廟相繼賓天

熹廟幼冲登極公與

領命倉卒危疑之際悉心奉公衣不解帶者三閱月有擎天捧日之功詎意逆璫竊權亂政威福自擅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公獨奮不顧身歷數其二十四罪首觸兇鋒立遭削黜公夷然策蹇就道甫入里門而緹騎已至矣逮付

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賍酷加箠楚身

無完膚公度不免乃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尸諫埋所臥地中緹帥許顯純發之付火以滅其迹時當盛夏死十餘日方奉領埋之

旨顯純希璫意復停數日皮肉腐盡賴宛平尉程應詔義烏人奉委相驗特憐之以單布被裹出骸骨獲全遠近聞之痛心酸鼻海虞士民日集公生祠號哭香楮充棟僧侶百人禮懺四十九日老叟穉兒郵媪市僧莫不拜像流涕詈罵權璫時恐偵卒為權璫緝知或以

頌天臚筆 卷五

三

為罪及傳 旨毀祠弃像嗚呼猶之此邑此令耳積威所劫遂至是邪公死而捏贓嚴追家無所依八旬老母棲于城樓具見劉司農六大苦情疏中幸逢

聖明御極迅掃元兇昭雪公寃盡蠲贓罪尋賜金五百緡贍其家今又奉恩旨叙卹矣生當蒙塵歿當廟食以視籍產戮尸者其得失竟何如哉

紀事

臣楊漣謹述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并李選侍移宮

皇上登極始末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

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

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

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

頌天臚筆 卷五

四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

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

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

人謂徐僕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

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圓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 旨

未見即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
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子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浼

皇上天啓附已看承勅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
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皇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

頌天臚筆

卷五

五

五

二

時 關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
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
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謚御史左光斗竝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

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

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

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

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

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

為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

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

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

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

封后之 旨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人視疾則聞幾夜不得

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

燦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

頌天臚筆

卷五

七

七

二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炫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乃

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

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

天日何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

達 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

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燦韓
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人有 旨宣兵

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叅劉一燝韓爌

各謝

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

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

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効

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

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

頌天騰筆

卷五

增卷

十

十三

在朕前語間目視臣等手指

皇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閣臣劉一燝孫

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

皇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請帝

慎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

第二義

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官中無甚麼事因目

皇上曰哥兒你說一說

上曰官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

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

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

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

要緊輔他為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官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

頌天騰筆

卷五

增卷

八

十三

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

帷幔中一小監從

上耳語

上搔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挾

上入嘈嘈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我等為

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

即著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

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

上已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沒于婦人手

者庶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頌天臚筆

卷五

增卷

九

二十七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鳴

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

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宜召急及奔至宮門

則聞已 賓天矣板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

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

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

皇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

託之李選侍者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

無問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強

皇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

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皇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

皇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

頌天臚筆

卷五

增卷

七

二

宮請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連

向前曰

先帝賓天矣

皇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即在三相公身上此時

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皇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

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

宮宮閣者持挺固阻不容連從亂人往來中

促相公入閣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為
閣者却乃入哭臨請見

皇上

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
一面封選侍久之

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為重初六日登極再
不可緩又請

頌天騰筆 卷五 十一

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

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
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項奏事中宮 擁

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燦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
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
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
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

上入臣亦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
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

怕甚麼共擁

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
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
呼畢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燦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官訖乃歸乾清宮吏
部周嘉謨奏曰今日

頌天騰筆 卷五 十二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
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
不則請無發 駕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臣
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
一應調獲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移即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

續天臚筆

卷五

十三

十三

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庶之嫌竝長之防父死之謂何舍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妥畢竟舍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于事穩于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妥與不妥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妥即襁褓何妨不妥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

聞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且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

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續天臚筆

卷五

十四

十四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于慈慶宮前行

尚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已出乾清宮尚呼者不及百人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墜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臣如芒在背有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練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為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既得 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臣等候 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臣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

頌天臚筆

卷五

增補

十五

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請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即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 旨移宮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即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宜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

頌天臚筆

卷五

增補

十六

三六八

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臣曰但苦

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為

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

天子避官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即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

人而抗 旨占佳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過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即

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

者而敢為欺貌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

言屬

頌天臚筆

卷五

一七

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臣曰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賤之理便

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

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

帝座上遣中官傳臣等出即令移宮李果即移

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關部

謂 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皇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

生照應其有賍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

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是在諸臣調停

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頌天臚筆

卷五

一七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

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嗚呼此先臣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今伏思

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與圖報

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莫

冲主于泰山之安故義激于衷不禁其烈烈耳
今反為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
為然于先臣捨身報

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
泣血時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楊之易泣血謹識在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卷五

公疏云題為逆璫怙勢作成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軋斷立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
內廷祇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循謹奉法為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

劉瑾其人旋即誅戮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
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為威制無敢指名
糾參臣實痛之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遺命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共長禍不言是
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

資入內地非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

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

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

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

羣勒逼講壞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

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

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廢后封

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已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宿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

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

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

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

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

法如山羽正為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 交構
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
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
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是
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甌之覆宇圖作貂

學天廬筆

卷五

五

座之私情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
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
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
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鄂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
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十舊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
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
矯

學天廬筆

卷五

五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
喜在安知不為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
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

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矯

頌天臚筆

卷五

十五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

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

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

扶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築愁樹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于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背乳

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

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

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衰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因而手滑膳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

頌天臚筆

卷五

十六

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

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

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密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

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

也

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擊黑獄五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聖之神不無念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檢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

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

劉儵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

鉗吉綱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煇得矣

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

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文章又再襲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

忠賢受事難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祿為之鼓

舌搖唇馬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李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

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備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

猶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為奴首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眉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沈滄創立內操不但使親

頌天臚筆

卷五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

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為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太罪二十三也

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

頌天臚筆

卷五

還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遂者逐銅者鎔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
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牆
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
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
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
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反而避鋒
其回表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頌夫肅聖 卷五 贈 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
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
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
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
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稟擬必忠賢

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
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我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
為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履行譴告去年以榮惑守斗告今年以七
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恩而忠賢慙不畏死更
頌夫肅聖 卷五 贈 三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
如此毒心辣手疆橫已不能為下意狠不肯
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
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
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

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爾不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

卷五 三三

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

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中官不得

典兵預餉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

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下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勲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

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

卷五 三四

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

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

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

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

誤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朕自儲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

法惟恐失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

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特

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

有天應筆記 卷五

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

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

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

立于上豈是忠愛揚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

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欵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

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

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原任左副都御史今革職為民楊漣聞遠

奏

玉帝文

漣抱德無良省身多罪叨列仕籍作養

三朝繇知縣歷給事中游列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竊見司禮太監魏忠賢奉聖夫人客氏欺

藐

至尊肆無忌憚幾使中外不知

皇上只知有忠賢勢已無天漸豈可長漣感

頌天應筆 卷五

續修

李太初都憲

先帝之特知荷

今上之眷顧忠憤激聲罪力攻明知撩虎自

危夫亦妄意一擊令其稍知主僕之分略顧

祖宗不許干預外政家法庶知了此一點尊

君父杜微漸之念耳不意微誠不足以格

主孤忠不足以濟用抵深狠毒一網善類內外

砌謀憑空裁陷既謂樞輔孫承宗之請覲為

漣等招人舉晉陽之師又謂承宗之請緩決

楊熊等為漣代開倭腕之路無論漣入京一

年與樞輔絕未一書相答而能廷弼者連原
引樹無皮一疏薦之及廣寧陷沒連謂封疆
爲重未見敵而退何辭不死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乃無影相加賊私羅織
緹騎 詔逮矣連欲避非所以尊

君命而自裁又無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
奸人道路之摧殘卽死于諸兇國土之困辱
然一出鄉關卽是身歸

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旣無逃
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報
主而痴念尚慮吾

君如此四方多事

冲聖子立婦寺專恣竊弄威福手滑之毒將在
縉紳以目之兇已成道路騎虎勢成不下更
恐隱憂無歇是在

皇天俯垂慈鑒念

先皇一月堯舜之政默牖

帝衷洞開日照令怙勢權奸略戢兇心庶令名

之全于朝廷者大而元氣之流于 國家
者深如連旣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所
願者以連一人之僵死啓吾

皇轉念之好生庶幾逆璫尚有悔日貞士終爲
吐氣竊負古直臣尸諫之意少罄吾

願命不忘之誠而已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頌天臚筆

卷五

三十七

楊都憲

旅次朱仙鎮時告岳王文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奉

旨為民今被逮楊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

謹齋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

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

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

頌天履筆

卷五

附錄

三九 楊都憲

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

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

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 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不當主大婚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

不可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

公心則尊

主消彘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

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尊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

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唯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

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料漣禍不可試祇

頌天履筆

卷五

附錄

四十 楊都憲

以當日 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

知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

無人漣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

厲陽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

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官事為通王安罪

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心

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
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
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
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燦周嘉謨等之削籍
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銀鐺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
僚媚寵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頌天臚筆

卷五

謝隆

四十一楊都察

九關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
不忍言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威靈默牘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迴

片照于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譏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

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片蟻衷

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于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辨但事在

追賊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湊罄產不滿千
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
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懇于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
漣恐縲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
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

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
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

頌天臚筆

卷五

謝隆

四十二楊都察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
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
于天下之事否也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干
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捨實切于疾痛之上

願惟

神宥其褻冒有以啓之漣不勝滌心惶及待命
之至

詔獄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封于獄神之前

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赴遠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震雨露莫非

天恩故赤日長途踉蹌不緩欲如身之生死歸之

朝廷且不忍槩于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

頌天應筆

卷五

雜書

四十五楊都憲

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會 明時

有身無不明之大臣耳不修身一人 都門

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一

通在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一執

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尤莫緩死杖

下見 天有日即沉死司寇之治亦所不怨

動就奈司寇時追至限限狠打毋論家不滿

千金前日赴遠是破壞過半就令辦賣一時

如何能來竊途資斧幾何滿目畏塗誰為義

惜此豈

皇上如天之意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小臣之禮不過讎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為題追賊為神徒使枉殺臣子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 九閭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也漣死則仇我之念

頌天應筆

卷五

雜書

四十四楊都憲

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

或動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

之慘而漣亦得上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

念至移宮一事李選侍于

聖母有受毆之讎于

先帝有廷辱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冲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北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
于

皇上臨政為便蓋在 廷諸臣一念分訪微酬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選侍于

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
然一移宮本分事有可違犯詎云陷于不孝

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 乾清
可乎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

頌天臚筆 卷五 續筆 聖母楊都察
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

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鑄迫至于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

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 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選侍半晌遷移百

法千方恠惜無非為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
罪案曲加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召對皆謂封侍且至受其禍諸臣回
辱之後尤可嗔封侍飾成 遺命之專如此

不思

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兇悍官人後世
視

先帝為何如主乃

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為發明違和
以舊疾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以杜紛紛之

口并論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多與調停

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

頌天臚筆 卷五 續筆 聖母楊都察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

父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

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之

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擅挾

皇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

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侍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

兩朝之君德是豈可忍今連已死矣呼 天無

路祇存此一段公議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

頌天應筆 卷五 謝澤 四十七 楊都察

核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寃死之

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為

兩朝君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乳

臭之子驚寃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傷心

天地夫復何言嗟嗟寃心為 國妄趨死路生

有累于 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為千日

向虹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疆圉安靜

聖德剛明

聖壽無疆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

尸飽蛆蟻原自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

作一怨尤為也而寃愚念頭到死不攷還願

在 朝臣子共從

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 潛邸凌

聖母之仇 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 先朝舊人

頌天應筆 卷五 謝澤 四十七 楊都察

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

若道子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

矣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

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餒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比 召方韓劉三閣下與六卿都察院一

國公三科道于 軋清官前面發因方相公

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

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質直意母子相念至情惋然惻然夫豈
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
從旁捉弄又命後世視

皇上爲何如主連爲關大體即語有遷次處有
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姑存其本色而
況乎其未必多異也又何忍不予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 宮廷當正名義再一深
原連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
將死 兩朝奉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

頌天臚筆

卷五

三

九

三

明不忍不予死時痛心一宜吐也惟同 朝
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逼促亦連生前之孽母子今世之
命即非連所屑及亦僅不怨天尤人好笑好
笑讀書做官人于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
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頭之船當面
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爲日
前自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僞
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事到面前

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其在我又
復好直觸將多人使尸無全體誰獨食 朝
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
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爲 朝廷之所
以不虛養士也若个个使乖趨勢只戀功名
長久不顧 國家安危

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
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
語連亦謂子孫何不使勉之忠義而作此隱
隱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
何証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
冥冥于我何有哉

頌天臚筆

卷五

三

九

三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

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為張儉逃

亾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在坐賊私

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

頌天履筆 卷五 雜錄 五十一 楊都憲

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

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

東風于我何有哉

獄中遺書

夏吉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

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

熊必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

敗我謂封疆為重何辭一死熊君恨欲殺我

此豈受賄為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

其父不得南贛開府極力設計謂我指徐疏

為難鳥安知鳳也以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

矣今無怨但此心不明于同鄉人耳

頌天履筆 卷五 雜錄 五十一 楊都憲

附輓詩

哭楊中丞

顧大韶

光御牀提手舊聞楊禁獄拋尸痛楚狂千載英

靈依北斗百年遺愛在南塘山頭徹夜書生

哭祠裏經旬衲子忙為問蒼天知得否幽誅

顯戮兩茫茫

楊左死日有白氣從京城起貫北斗

世廟三忠盡姓楊而今哭國更稱狂莫言香骨

終枯骨且看石塘繼柳塘六瓣黃芝成底瑞

兩朝玉几問誰忙吳吟楚些竟招未萬里滄江

正渺茫

次前韻

王宇春

擊璫一疏誦髯楊臺省連篇舉國狂未遺橫
闌離北闕却驅奸輔出南塘萬郎鼓氣三聲
竭汪子爰書七遍忙已哭三良悲歿瘁瞻烏
誰屋竟茫茫

毋棠一紀憶西楊不飲狂泉眾號狂方訝楚

臣窮澤畔更逢蜀子險瞿塘白虹注射蟲尸

冷青史顛翻蚊蝻忙千古世細應有在招魂

應不恨茫茫

頌天臚筆

朱子

贈

王宇春

正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墅直隸桐城人萬曆丁
未進士才思精瞻落筆驚人舉子家傳誦之初
任中書舍人選為御史丰裁簡峻條奏英發同
儕憚每事推以為鋒初差巡屯奸弊剔除繼督
北直學政嚴杜請托一切以法從事每差滿差
任疏薦文武屬官循例謁謝者錙銖不染人服
其清公性嫉邪

神廟未假印冒官者眾公一疏汰五百餘人銓

弊幾為一清

光熹之際公與楊公漣并心協謀為世道計楊
公任直徑行公委宛沉密事多賴以濟楊公亦
心服之天下號曰楊左父之累遷僉都御史時
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
為務天下遂號曰楊左繆魏羣邪側目左甚于
楊於是邪黨傳檄發難借汪文言為嚆矢首攻
魏與公時舉朝尚多正論相持半載至甲子十
月而公等皆民服策蹇出都矣未幾以梁夢環

頌天臚筆

朱子

贈

王宇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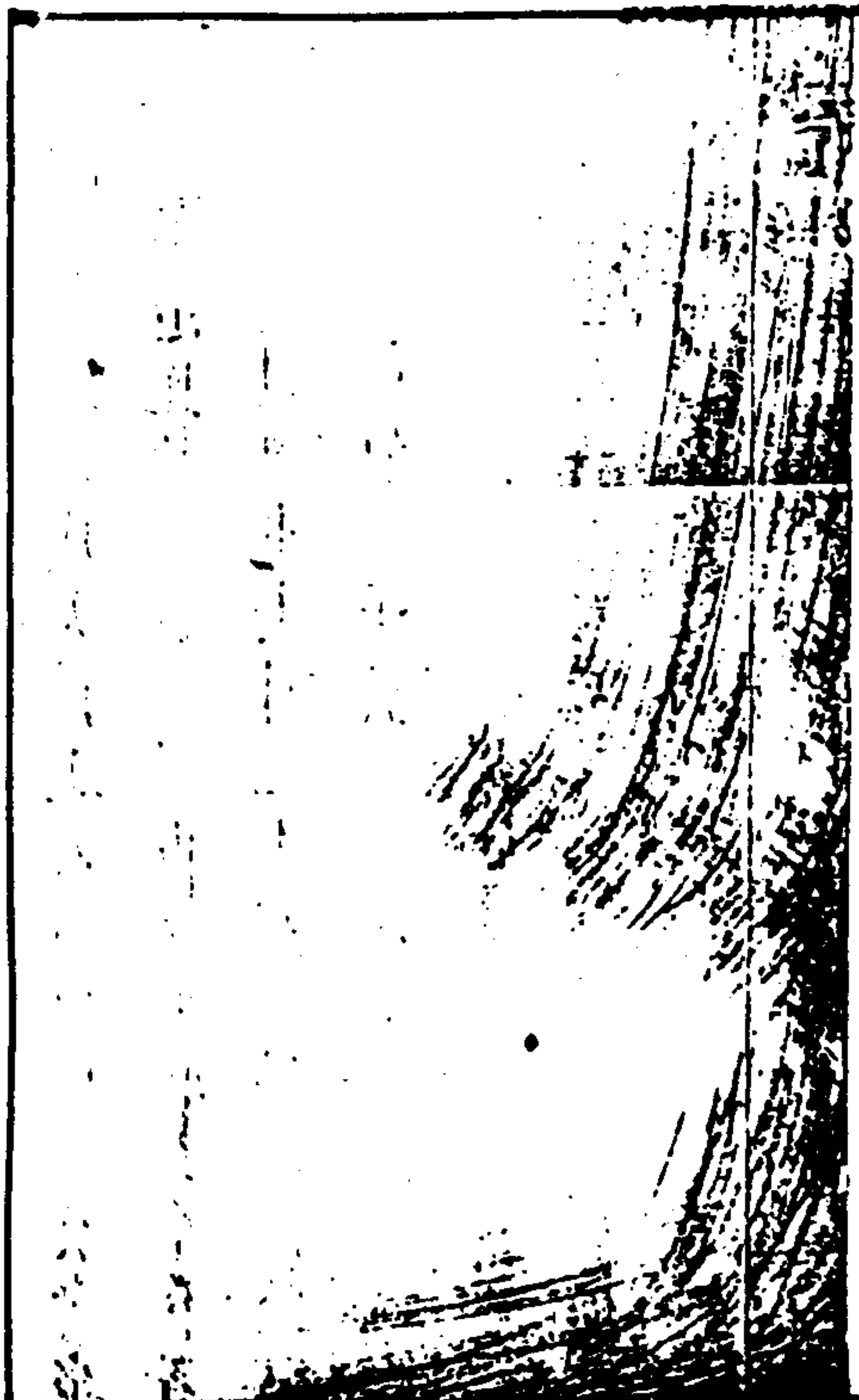
正

叅汪文言疏構成大獄逮入鎮撫與楊公各坐
賊二萬追比楚毒每五日再受刑必具全套者
謂夾櫻棍杖敲也七月二十四與楊魏同斃獄
中是夕有白氣貫斗云

今上御極追贈左都御史詹子一人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璫不
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
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璫力以
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頌夫摩筆 卷五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璫不
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
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璫力以
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者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題為 君命當
遵臣誼難默再陳決去之情以祈允放疏
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為傳權
之言也而樾不知昨于聞憂之後又復有言
奉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樾所言 臣之
事即屢 旨剖明之事 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頌夫摩筆 卷五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樾所言 臣之
事即屢 旨剖明之事 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皇上業已為 明之矣 臣復何言願 臣有不容
默默者樾之不自反而尤人也 臣自為言路
誓不污人于明亦誓不迫人于隘傳繼教一
點一掇莫樾醒悟終不教盡言以辱士大夫
而樾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于
人何尤同為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樾則
投水甚至閣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樾片言密
揭種種如意以致 絲綸失職東閣臣之執
掌于人何尤樾既不慊于心益求勝于言余

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致屢疏更端
重煩 明旨之詰責又于人乎何尤臣之正
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深媿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固爾若使引非人
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叅臣曾舉以問樾樾無
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列一時嚮用莫非名碩樾欲
一槩抹殺何其藐視一舉 朝士大夫也豈

樾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

頌天臚筆

卷五

五

五

燈續類引朋呼者不覺自道其實汪文言二

月鍛鍊兩次拷掠索臣等一事千澁無所得

今杖下遊寬奄奄遠竄未分人鬼猶未控于

心乎頃者震霆屢下死傷相踵忠義寒心道

路雪涕樾爲言官不求 濬威乃爲逢怒臣

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樾爲臣一官展轉反

覆以擠必去至聞憂之後猶刻書草 奏使

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沒是臣視一官甚輕

而樾視臣官甚重臣視樾甚重而樾自視似

太輕

陛下若蚤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
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勅施行臣曷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

卷五

五

五

五

贈太僕寺卿袁

公諱化中別號熙宇山東武定州人登萬曆壬未進士筮仕湖廣內黃令廉明豈弟清節自勵凡日給餼牲布帛悉平市價其贖鍰羨餘原情蠲免人賴之為慈父庚戌調煩南直涇縣內有黠胥外多悍民健訟好鬪素稱難治公下車召父老存恤之呼里豪開諭之咸服其德不加刑賞而自化焉竟為絃歌禮樂之地壬子 內右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強半在籍辛酉

頌天應年

卷五

嘉廟御極公居西臺親時事牴牾激烈直言屢

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 朝政誣蔑忠良以是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道例掌大計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贖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釋賊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呈秀奉 旨會勘罷黜為氓而以奇珍異玩重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嗾輔惡諸姦媒孽風影之詞以中公羅織移官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鎮撫司彪弁許顯純搗璫意指嚴刑拷比五日

二限公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偃僕而行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洙顯純高坐叱咤頗厲究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夾按棍公素善病遂僵臥不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賊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而得領埋之 旨尸出詔獄後尸肢體旋腐家人布裹含殮見者靡不悲酸悽楚戊辰

聖天子優卹寃臣特贈太僕卿廕一子入監讀

頌天應年

卷五

嘉廟

嘉廟御極公居西臺親時事牴牾激烈直言屢

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 朝政誣蔑忠良以是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道例掌大計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贖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釋賊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呈秀奉 旨會勘罷黜為氓而以奇珍異玩重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嗾輔惡諸姦媒孽風影之詞以中公羅織移官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鎮撫司彪弁許顯純搗璫意指嚴刑拷比五日

又

何憾焉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爲憲臣逐姦之論甚正 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詞共籲懇乞 皇上卽勅究處消弭隱禍以安人心疏

今天下東奴虎據黔蜀鴟張我

皇上以冲齡踐祚撫此大艱四年來問兵問餉幾無虛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時乎所冀者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共力誓滅諸酋不意 禁廷之內乃有大奸巨惡如掌

頌天臚筆

卷五

續

六十一東傳御筆

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

皇上不爲不久矣

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小心以護

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真忠賢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艸菅自殺王安後其手漸滑遂劉一燦後其勢愈熾 朝野相危神人共憤

其惡狀已悉具 臣堂官楊連疏中 臣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 臣等不能先發而 臣堂官發之 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構禍尋端沽直在忠賢則獎以一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廠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 旨繼之是何

頌天臚筆

卷五

續

六十二東傳御筆

主言之倒置而 國體之漸輕也 臣等以爲忠賢勢焰熏天觸之者焦誰肯逞其言詞今憲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愛之大孰過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愛則容容者爲忠愛乎灰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莫此爲甚况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皇上未知之故忠賢尤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令憲臣已明明告之皇上矣

皇上卽念潛邸微勞未必貸忠賢以不死而忠
賢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挺而走
險騎虎難下教孫以升臣恐橫璫之毒不在
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廷之內可使多疑多
懼之人日侍左右不急爲處也昔馮保在

神祖初年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頌天履筆

卷五

贈

李三東傳御五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忠賢
之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裁抑而直至事敗
皇上卽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卽求如保之下
場亦不可得臣等願

皇上早斷之也或做王安例幽之南海子與室
或做盧受例置之鳳陽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卽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
當叩頭泣請退居田里而已不然夜臺明鏡
冤冤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

應星等仍付法司嚴究快 朝野之心洩神
人之憤端在于此臣固不避斧鉞之誅伏乞
聖明洞鑒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楊漣本奉旨已明如何又來瀆擾朕御下
嚴明朝夕左右豈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謂
朕爲何如主好生不諳大體念係言官且楊
漣倡首已置不問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頌天履筆

卷五

贈

李西東傳御六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題爲 恩恤無辜賞
覈有功以彰 皇仁疏

伏惟東奴發難以來屠戮三韓之人民不止
數十萬計又聞其焚劫刀俎慘暴異常人人
無不欲食其肉而處其皮卒未有敢當其鋒
而挫其銳者獨海外之 操一旅之師

寄居海上能率奴之內顧使奴不敢西向又
能擾奴之老寨殺奴之偵卒真智膽將也昨
聞差官解來活夷十二名夷婦女五口叛逆

頌天臚筆

卷五

緒

李本

一名首級七百二十六顆長安喧傳觀者如
堵卽此亦足徵人心之公惡矣兵部以功在
海外未可草草遵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
日於中軍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
級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俱至而 臣亦以
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呼夷至堂上睇視
之見豹敗等五人像鬼狎言語侏儻旁之
通事代訴有言某爲夷官某爲夷軍某係當
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總之皆真夷也

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 國法以
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婦
一呼之至則見聯索繫頸勢如貫螺逐之起
則若鳥之相喚聲類羣鴉 臣不覺惻惻心動
焉向諸臣言曰看此卑幼男婦原非地方作
孽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掩捕以歸
者耳總之無知皆

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宥之益彰

皇仁之大况殲厥渠魁尤古帝王解網之恩乎

頌天臚筆

卷五

緒

李本

諸臣然之昔貴州獻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
法壞觀者亦相聚而泣謂恐而非仁也况多
至九命乎 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
十五以下婦人不必年歲皆免刑給功臣爲
奴今把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鞫着等五
口雖年齒不齊均與律合者也事與律合復
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惠將此九命
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卽四夷

聞之莫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
不逆顏行中國自不我戕也盡種粟之國有
不歸心向化者誰乎臣草疏已畢復接

將士宜陞一擢蓋言諸勳力封疆其枕戈
帶甲最善若無顯名厚賞恐灰豪傑任事之
心此其議論正大直鼓舞之微權也臣以為
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
敘功中外之人無一不敘無一不陞此近日
惡套獨不聞濫敘者之在人齒頰惟願臣
慎之耳伏乞

皇上矜宥垂察焉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歷二

贈太常寺卿魏公

公諱大中字九時別號廓園浙之嘉善人舉萬
曆丙辰進士性狷介為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
不蔽風雨舌耕不足以自給妻子怡然負笈從
景逸先生游已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冠緜衣
公自會城急歸毀之所司旂額俱實弗張及計

頌天臚筆

卷六

贈歷

魏都諫

偕同鄉仕郡邑者例有所干及公獨謝絕其餽
卷資亦力却不受為孝廉六年未嘗輕謁官長
迨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觀政遠則跨驢任行
人每奉檄遐征力減厨傳程贈嚴絕寸絲考最
人工垣搏擊無所避權貴斂手要路多鮮衣華
屋公不能辦僦值就敝室寓從不携家惟平頭
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踰年高邑儕鶴
趙公為大冢宰知公清操卓識因每事咨公公
所薦引皆海內人望了無所私然忌者自此叢

焉歲癸亥轉禮垣時乞卹贈者濫甚公引 會
典悉裁之忌者益怒甲子晉首垣長以激揚流
品為已任發露餽遺仕路益肅或借汪文言事
劾公

先帝初寘弗問無何公與楊左諸公首擊逆璫
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推謝
公應祥故屬佳品然出高邑意公不知也忌者
復揣摩彈公蓋以謝公曾令公邑首拔公耳璫
從中構之得

頌天臚筆 卷六 一

旨降調旋逐趙高二公正人之禍由是如火燎
原不復可收拾矣乙丑夏璫矯

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公泣
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氓隸莫不掩面逮
至下鎮撫獄榜掠備至誣賊三千三百金公歷
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
戚友捐助頗衆卒不能如願竟死獄中嗟乎公
每疏欲辟楊熊而反坐楊熊賂以死不亦白日
晝晦哉諸慘酷狀詳魏孝子與潘茂先書中後

一年
今上御極璫敗伏誅公寬稍稍白又一年寬乃
大白贈公今官錄公孫允柎入胄監柎孝子學
泚子蓼洲周公婿又一年其同門友陳祖苞為
之傳

頌天臚筆 卷六 三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題為合詞請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臣聞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至于不可救耳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殺一殺王安以立威于內廷一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而逮三 皇親之家人立枷而斃以立威于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續天啓書 卷六 四 魏忠賢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喜而翦其所忌人怒于下

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願未有悉數其罪于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捐吾身而可以有益于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蕭牆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

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為今日而禍本可拔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種之罪索引為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逆跡不能置辯而代與分割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盡出忠賢之意與為忠賢代草者乎恐楊漣之疏格而不達

續天啓書 卷六 五 魏忠賢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制于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 乘輿

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

三事 懷冲太子何以不育 裕妃何以革

封

皇上南郊之日 胡貴人何以無病而暴卒設

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升為天子而

三官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
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外之
疑者歷稽史傳備述甚多况忠賢客氏之私
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
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
屏而

頌天臚筆

卷六

續

六

聖祖

皇上孤立于上夫

皇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式憑百靈阿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
忠賢一日不戮客氏煽禍合謀恐左右之人
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真孤立于上其中莫可爲仗耳且忠賢惡
貫滿盈罪狀昭著陰令司房傳養貞藏奴酋
之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爲

皇上即不能疑忠賢忠賢不能不自疑不能不

自危危之疑之極自作不靖釀孽發難非所
悉言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邊
餉斥客氏就外居住毋令復入 宮掖滋其
兇穢下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于獄治其內
外交通之罪并

勅法司嚴鞠傳養全之罪提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廁于其間

頌天臚筆

卷六

續

七

聖祖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共事固有什百者濟
危扶顛瞻仰此舉無徒令羣臣惕號于下
聖主真孤立于上而莫之肯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上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
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
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
好生逞臆瀆擾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公本爲
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朝審紀事 天啓四年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

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

一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為楊李請劍者具

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

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遠繫臣疏奉

有姑待不死之

頌天履筆 卷六 九

旨囚單概傳候

旨讞畢法司吏持簿挨序畫題次至大中大中

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中亦出離坐諸

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以大中曰堯

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臯

陶也大司寇曰畫題了商量大中曰商量了

畫題大司寇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疏將

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真獨以新

奉

恩旨故云候

旨則晚生畫題矣若併其罪狀溷從末減則封

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畫題他日復有異同

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領之冢宰趙儕翁

云不畫再商亦可大中因揖兵垣羅心華刑

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

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

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為政顧若虛許之始

散已而顧若虛劉鷓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

頌天履筆 卷六 九

屬大中起草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

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 朝審始末也姑叙

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辛酉年楊李奉

旨從寬議處矣而大中力持之甲子年楊熊奉

旨姑待不死矣而大中又力持之是為受賄人

否

附詩

廓園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睢陽雷雨徹宵砌蔡

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

此

祇此生來一寸丹風風雨雨恁摧殘傾心不信

天長夜霽曉團團仔細看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禪院用辛酉

舊題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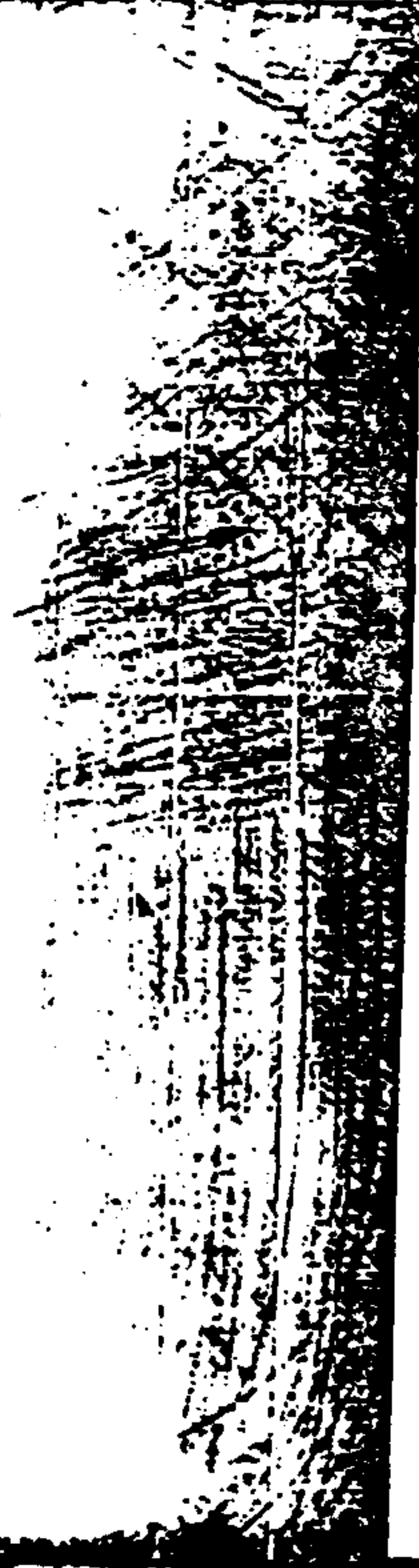
題墨當年愧碧紗重過今日鬢生華天生如此

人誰料

臣罪伊何願敢奢果不鑒臨惟有死縱

然歸去已無家能垂勺露寬於海好好朝煙與

暮霞



魏孝子傳略

錢士升曰魏孝子諱學泚字子敬嘉善人邑庠

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即給諫諱大中嘗孔時被逮日

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

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

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

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

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

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搥登聞鼓上

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兒迢迢

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椀而歸歸而朝夕號咷

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

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牛而

進之漿者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

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

常卿予廕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

疏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

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

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洟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肺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割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于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背唾罵斷斷不休觀其叙浙忠跋短歌胃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瘁死即憐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為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廟同堂商榷以為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

頌天虛筆

卷六

附錄

十一 魏孝子

極稱閒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舉感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藥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矚矚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茶苦似泉明捐生似矚矚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猶披謁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于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壽之子敬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是為志

頌天虛筆

卷六

附錄

十二 魏孝子

錢茶曰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起難其母
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恨讀史
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
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忠烈死于賊于
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振振有
聲海內稱孝子馬然則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遠于理學性至孝英氣騰
發辟易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
吟聲惟臥讀陶詩以爲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
頌天臚筆 卷六 十一 聖孝子

者蘊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暮闢禍大作
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紫之書而
登聞不可擊欲圖李嵩之報而肘掖不可問晝
伏夜號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誼邈
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
而不見撫遺鬣以烏烏旦暮哀吟丙夜不絕童
子捧水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
盃水乎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
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
頌天臚筆 卷六 十一 聖孝子

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
相對我兩人蓋歷十年所也始稱文字交既而
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教勉其言曰
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
浙忠子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跋之凡于貪怖
之根歸全之義宣闡婁至聲淚俱惻粥粥乎若
惟恐七尺爲已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
子春蓬羽盈朝先師^大直聲震闕下海內皆仰
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天其或

假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泣血叫關鳴
父冤暢遺緒購取仇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
不稱孝然子敬終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
性爲之也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
品之屬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怖根深則君仇不
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闈衣錦食稻甘作無
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
羞死唾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
才如子敬使之挾策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

昔三公四輔茲實其選即不然秉其灑擊之性
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為張睢
陽之齒齒露齧顏平原之握拳透爪惜乎其竟
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處
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
弟子一氏學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
業豈卞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有集余
為詮次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
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於子敬之道宜然也

領天廬筆

卷六

魏孝子

末

魏孝子

魏孝子

家書 甲子九月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景象宜屬衰颯而一時碩
彥盡居雄艷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邪抑將蘊
隆正人之禍而速之隆也年例之處于法不為
甚刻而世情已極難堪每想公子虔杜門不出
可為寒心外計黜陟結怨尤眾方今郡國長吏
率多以墨聞者而其心又鮮不銓諫自擬稍拂
所欲便已切骨更不待重處也趙冢宰既辦霹
靂手肅清百辟端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
秉心無競者耳目欲聳威焰欲平柴子羔別人
而有愀然之色此意斷不可忘耳

答當路書

權奸之禍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
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候有險易
其留聲實于當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
大愿除蘇文忠所謂奸之未成臺諫折之而有
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為天下

領天廬筆

卷六

魏孝子

魏孝子

報警國狗之斃亦惴惴虞其嚙也而兇鋒崩潰
勢則險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憤懣之氣且
萬死以與之鬪而一擊不中肉骨糜爛追咎者
亦即多方訾之謂實乖舛節奏以至于債嗟乎
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橫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
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
其覆則奇跡槩弗錄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
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胸淚盡而繼之血也先
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先唁之餘多
頌天臚筆 卷六 謝靈運 卷六 謝靈運
所未滿門下父執也豈可以面折含茹弗荅竊
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
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招權者揣當塗之喜
怒而彊附焉因號于衆以為市也癸亥冬先君
使竣見 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指膺曰此身
即子身也願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
之感避權者且得昧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
冢宰徐釋之不欺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
者且得禁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熨恬最疾

夫配人與地而為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為人
營每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糜至先君獨無
信冢宰益心折聞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
營者與代人營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
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向者正以不招權見
知非招權之說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禰樞也
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
立正宜內用之奚事出諸藩徼之地哉邈其禍
蓋本于禮垣當時 卹典濫極先君一切引會
頌天臚筆 卷六 謝靈運 卷六 謝靈運
典裁之屹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為是可以卸
怨也于是營缺者捧厚餽至輒語曰是不難吾
當圖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
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盈城
要人爭借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且誰與戶曉
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怨者之為耳
先君義弗為抑亦性弗習也至轉入吏垣則一
可一否本職懼存以焉尤豈敢為無權無怨之
言官哉門下又以為之急流勇退之義美哉斯

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乎衆正嚮
 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生平耳告假歸去
 俸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壯
 士弗之甘也意者擢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
 程都諫將陞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間即徵以
 艱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嘗焉
 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鍼使來先君弗聞也忽摩
 阮大鍼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鍼去趙冢宰循次
 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詣冢宰
 頌天臚筆 卷六 贈 二十一 學子十四
 固辭誠屬繇衷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
 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傅榭時當退乎傅榭借
 汪文言發難囁然之軀忽擠入千鋒萬鏃中文
 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
 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獨文言廷杖後宜然
 先君束裝南駕決計歸田門下想親覩之諸同
 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通國
 閔然而盡散于是輿馬填寓門如室袁公揣去
 志不可奪特以計典爲辭具疏相留尋得 旨

復羣然操大義相劫制而先君亦旋念計典且
 近趙儕鶴陳中湛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我
 旋暨袁諸公適列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貪
 墨吏一大創之庶幾哉聲震天下而更援引廉
 能吏爲他年碩果縱居位不久亦暫見平治風
 嗟嗟此志誠不遂有心者似亦未忍厚非之也
 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橋汰已
 甚喪其軀以喪羣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下
 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脫意氣不撓
 頌天臚筆 卷六 贈 三十一 學子十五
 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 詔杖一百其甥
 悲失聲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
 女子相泣耶未番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
 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
 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先君賍
 復屢然起曰天平寃哉以此蟻赤貧之士有死
 不承特爲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乎匹夫
 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庸者
 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闈之

舉無應而妄發嗜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入國門也疏已在袖中矣同志以無應尼之後見妬正者走閹竇如鶩而閹勢亦漸鄰于不臣遂不惜以身死之公疏單疏聯翩共起雖傳樾陳居恭亦莫不張吻內嚮閹蓋惶怖憂就縛矣而林虜一逃士氣盡喪首事者遂以無應蒙譏嗟嗟將俟九五爲應乎驪龍之睡正酣也將俟九四爲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許進之戒爲著龜不得已仍俟彼曹內應耳文襄權誦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一

可面鞠

皇上必袒內不袒外外弱也將起大獄外疆也或致急兵緝紳固因之塗炭 宮禁亦因之動搖追咎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而門下述葉福清之言曰其始也無虎豹在山之勢其既也無鷹鷂搏擊之威福清無此言也則已福清有此言也則身爲正卿委蛇中立殺正人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叟之巧于脫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太峻非克容人者而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中顧佐爲御史大夫懲貪污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穢風卒贊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顧不快邪且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擯高公弗進留貪污御史弗黜而以爲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高兩公之于先君也遜亞爲師生當避嫌避嫌之論中人以上所不談師生也而故庇之師生也而故阻之

暖昧正相等耳又謂高公本力辭曷不善成之
 薦賢者但當策其能不能不當叩其願不願御
 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不使不願者居
 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魏誠奸讒然失
 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失儀細事也
 臺諫糾儀遂獨為怪事邪事涉 宮禁既曰大
 事也不宜言事涉 郊廟復曰細事也不必言
 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門下謂究問時盍慷
 慨罵賊死而靡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
 頌天臚筆 卷六 禮部 三十四 聖孝 南

旨下何不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
 亦唯一死結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文信公入
 元豈不自分必死顧徘徊數載始就戮燕市中
 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信公殆不
 得比人數今視信公竟何如也昔鄒志完得罪
 謫嶺表人作玉山主人對譏之謂爭立妃者當
 爭之廢后之時每讀史至此輒憤然不平人方
 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高論以壓之使併不得
 有其名不亦刻乎或于伊川前譏志完好名伊
 頌天臚筆 卷六 禮部 三十五 聖孝 南

川曰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
 有過嗟乎仁人之言藹如固與苛求者各一轍
 也獨念志完一人耳而譏好名者罪其激玉山
 主人罪其儒貞臣烈士之不見宥于人也蓋久
 矣悲夫

上張年伯書

老父見邸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伊等因問可
 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而死耳何援為將就
 檻車伊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伊恨

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跪入都聲
息日很厥卒之羅紵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
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顏色淚
汪汪欲墮而不敢出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
得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焉老父以辛
酉入工垣值楊鎬等得從寬議處之 旨四疏
力爭幾見啞于羣象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
得待以不死之 旨朝審之日堅不書題此皆
昭昭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六 聖孝 三

湯火嗟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
志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泚今日亦不敢
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罪實薄抑使一時汗蠟
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泚自度籲呼無路惟有
眼看父死以自到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賊適
輕罪薄既足傷仁人之心賊輕尤可壯義士之
膽惟臺下速圖之學泚雖辱怯乎每聞古忠孝
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
首藏尾曾緹榮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七 聖孝 三

留頭願爲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
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
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拔
舍以待命

上黃虞兩年伯書

喘且絕矣兩年伯嗟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
而徑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辭誠以恩越尋常
不用求亦不用謝惟默默焉鉢諸焦府死報爲
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

者且復絕為之柰何舊創未合新創復開獄內
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
將何策應之絞腸達旦亦思別覓生路以暫寬
兩年伯之拮据而謁鬼見帝百不一投縱具拜
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任四支徒
存七竅盡塞唯有張眼望恩翁眼悲泣而已但
願視老父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任
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視為既死之人然後絕意
于其子唯視為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絕望于其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一 聖孝子太

寄潘茂先書 淮安舟次

古權闖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
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
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
之弛柙則受拶弛錄則受夾弛機與夾則仍載

錄柙受棍疊棍所中結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
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藥
裹為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
肉墮皆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
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渾暑
殷雷 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
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
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
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一 聖孝子太

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
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泚嘗中夜環走
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
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
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
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
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
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關人
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

夜匍匐惴惴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
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
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
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
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滌
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
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
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寬哉已矣追比方始
泚將就浙獄矣先子生存猶爾爾先子死有敢
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
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
自活泚猶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
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
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
死當葬首陽山側泚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

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
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僕從俱似遙領足下
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
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投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宛
轉哭聲動天既行後又承十二坊居民設醮痛
念此恩無可爲報指望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
一笑也而今竟休矣痛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十一

三十一

里通計產醵錢泚驟聞之驚惶無地先父于七
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姓許槩
縣派賠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
施及鄰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爲合縣公事豈
可相累嗚呼手書現存可出共視泚忍背遺命
而妄受乎况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
泚者侍生父而往侍死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
正須箠殺何愛而欲活之目今公差來捉旦夕
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

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湊幾兩完納以領老
母救子之恩微產既盡終須一死淨自無錫別
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
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從
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食過塚前澆
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淨所求
耳酥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頌天履等

卷六

三十一

贈太僕寺卿周公

公諱朝瑞字思永別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
曆丁未進士初罹瑞禍者六人而五人皆丁未
論者謂是科得人為盛云公初任中書舍人選
為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最善議論相壙篋
光廟時公疏請蠲免金花千

聖怒外謫天啓初召還省會東西交變傳 旨

暫停 經筵時公在禮科疏請及時講學語侵

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客輩深恨之乙丑汪

頌天履等

卷六

三十一

文言獄起遂逮下鎮撫初奸黨撰東林點將錄
以示魏瑞曰此錄中一百八人皆結黨謀欲殺
祖爺者也魏瑞酷信其說命諸奸先擇其尤者
十人逮之名已定矣諸奸復推敲者數晝夜遂
降 旨先逮六人而公與焉蓋此六人非但鯁
直為逆瑞所恨兼有才智為奸黨所畏謂先剪
滅此則餘皆發蒙振落耳則公之才品可推矣
公坐贓一萬竭貲稱貸不兩月而告竣意謂出
獄有期忽一日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時楊左

魏袁已死獨二公存耳獄卒急呼公獨出頃之
已報公畢命矣

今上御極贈公太僕寺卿廕一子

頌天臚筆

卷六

謝表

肅清

五十一

禮科給事中周朝瑞爲時事多艱正資勤
學乞仍照常講學以光 聖德以慰人望
疏

臣聞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非但尋章摘句
而已治亂之理揆及于文方講究明而後推
行力是以自昔英烈之主雖于戈搶攘之中
猶于馬上讀書彼誠有鑒于不學墻面所關
于軍國利害不細繇此言之

頌天臚筆

卷六

謝表

肅清

五十二

皇上值清晏之日學之所重惟是涵養性情當
艱危之時學之所急更在于深維理亂此時
何時也雖曰出講學 等猶慮儒臣矜飾尺
幅不能引古誼反覆開陳諷誦片時未必使
聖心洞燭成敗乃于二十日晚閱邸報見太學
士葉向高等題爲東西告急等事奉

聖旨覽卿所奏東西交變卿等與各官講求恢
復 經筵日講暫免稍候寧謚擇吉舉行該
部知道欽此閣疏密進 等不見全抄誠不
知其是何稱說惟是 經筵日講已奉暫免

之 旨果自

聖意乎抑閣臣實先意逢迎欲假

聖旨停之乎若

聖意倦勤蹈此杳不聞聲之覆轍閣臣宜引義

力爭何待人言之畢如其閣臣阿中涓意實

有先言遂叨 中旨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

聞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况

皇上冲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信內侍亦不明

乎天下安則

頌天應筆 卷六 續修四庫全書 三十一

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種借叢皆堪覆 國獨

有 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睹

皇上龍顏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伎

今三六九日常朝已漸借題傳免倘并 經

筵日講一槩報罷羣下隔 九關無從瞻

日月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 奏呂太

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

鎮日言不及義學廢于嬉而德終罔顯哉伏

祈

皇上收回前旨急諭閣臣傳示中外 經筵日

講依舊舉行自後凡遇 常朝之日亦必振

起精神出見羣臣更願不拘常套虛懷下問

廣收羣策共濟時艱無論大小臣工惕于

皇上憂勤相率不敢怠荒即內外民庶見 朝

講不改常度亦且謂少年

天子尚有不廢說詩書敦禮樂而臨 御以時

吾屬何憂彼逆天小醜直可制挺撻之矣 臣

等備員禮垣見 朝廷失禮之大失策之甚

頌天應筆 卷六 續修四庫全書 三十一

無逾此舉不敢從諛循職糾正統惟

聖明裁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頤

公諱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直隸常熟人父奉常公雲程舉學子公長次公諱大韶字仲恭俱有美才兄弟齊名翱翔菽苑公舉萬曆丁未進士筮仕閩泉司理以疾去官越三載改毗陵學博所獎拔多知名士癸丑任滿丁外艱丙辰服闋補國博會仕路漸清正人日削公以下僚留心世道人咸憚之戊午遷刑部主政詳閱罪牘諸所讞決民自不冤全活百許人辛酉奉

頤天臚筆

卷六

贈

三九一顧景亭

命典粵西試時稱得人選

朝時福清與南昌有隙公調護甚力卒善南昌之去然公為

國家計實于南昌未識面也頃之廣寧失律大司寇王公紀以大獄屬公公用諸君子議謂經罪稍薄于撫袒撫者咸怨公先是王大司寇劾客氏祖逆者咸謂疏出公手於是臺中有疏誡公者公疏辨甚晰舉朝直之旋以疾歸家居二年由武庫員外起調主客則魏璫大拜矣諸奸

合謀借汪文言獄詞逮六臣公遂與焉時公已

遷臬憲出

國門矣竟矯旨逮下詔獄獄庭有大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為賀公嘆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吾輩其終于此乎六瓣者蓋識吾六人也主者鍛鍊坐贓四萬五日二比備極楚毒身無完膚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梭敲三百二十夾杠一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有間發部會鞠復受竹批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公嘆曰士不再辱遂

頤天臚筆

卷六

贈

三九一顧景亭

投縲而卒蓋在詔獄時即求死不得也嗚呼痛哉歲丁卯

聖天子御極公冤始白得

旨贈太僕卿厚加優卹焉

野臣曰古范滂李膺諸賢亦以拂璫死顧未有誅僂而兼籍沒慘酷如公輩者也公在比部全活多命乃竟得此奇禍天豈可問耶雖邀恩卹有餘悲爾

顧塵客自叙

余自丁未幸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余銳意政事遇事輒攘袂爭之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家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况也補頌天臚筆 卷六 甲子

國子博士願為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詔其功余名亦漸彰為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已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為相頗與言官構余托友上書勸其先收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歎息而不能用余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余直言轉福清之聽卒善南昌之去然余與南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

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為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余余素之余已啓調儀司為王所阻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于撫余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余于璫謂王紀攻客氏疏皆出余手余無腔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奸細之假者而原叅臺省怒辨劉一獻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余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疏連攻余且頌天臚筆 卷六 甲子

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余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五毒備至同逮五人皆先予瘐死于體稍強獨後斃在鎮撫百餘日已有法司定罪之命

附詩

得北書

第大韶

貧病傷人劇利刀那堪原上鵲鴿號奸威凜冽方魚肉家事紛拏更蝟毛四萬金錢真捉

影二三膠漆蓋驚濤悶來漫詠唐人句無着

天親第一高

其二

寒江北渡試輕刀誰料狂風忽怒號無無數

圍齊解組幾人腹劍快吹毛奇禽共命多生

伴小鹿衝心半夜濤莫恠舉朝同結舌天顏

穆穆聚猶高

其三

落筆爭誇快剪刀中譏黑獄不聞號百番敲

隨攢諸毒一命懸絲惜二毛血漬半成庭下

土竟飛頻向海中濤西曹自古論囚地却羨

西曹福地高

其四

鷓鴣落網近砧刀一步還聽一叫號豈但同

巢憐比翼也應異類惜奇毛朋儕閉戶愁沾

膩弟子更師怯避濤傳說對山能救我至今

俠骨九原高

次韻仲恭得北書因以自警 王宇春

敗絮行荆必慧刀頻慙師友疾呼號參苓藥

產供多病鬚鬢傷心盡二毛北闕清郎誰灑

血東山逐客尚驚濤代遊幸脫生桑夢畢稼

休遲半百高

次前韻奉輓顧太僕 金日升

鬼蜮含沙割腹刀忠寬猶自夜長號憐君平

獄衡中法拂劍空懷剪不毛羅織深文埋顧

况姦雄亂國辱山濤咄嗟近事天難問青史

名垂斗岳高

喜聞 新誅次韻二首 顧大韶

詔使銜綸已在塗山隈海濞盡歌呼雷霆便

合誅元愍霖雨還須替佞儒馬斷三年重拭

淚鶯鳴幾箇共提壺停杯徧向旁人問更有

長安信也無

一自妖狐據要塗豺狼魑魅互相呼彌天厲

禁搜東黨徧地崇祠逼魯儒快覩昇陽重擊

壤追傷夜雨且傾壺為憑寄語奸諛道遂頌

元臣德政無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為據實剖明以待 聖明謹黜疏

臣通籍十六年為曹郎五載素以拙宦自甘謬謂守官無闕頃接邸報見雲南道御史楊維垣一本為百官宜杜私交之門等事內議及 臣謂 臣倡八議之邪談緩頰而鬻大獄等語事關法紀名節 臣敢不剖心瀝血于

君父之前蓋自遼左失陷五年來封疆失事之臣至今春而始盡速奉 旨並下法司此刑

領天廬筆 卷六 知 臣

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虛無一人 臣堂官王紀新任不察 臣愚而以委 臣 以福建司員外冒昧代庖自謂當官而行何疆之有毋為首鼠規避也比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揚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九地之下眾論不同之極致舉 朝聞且見之矣會勘者十三道十三司兩寺共二十八人意見懸殊 臣議謂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

持平即臺臣所指八議之說不特 臣有之亦不特 臣衙門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暇竟覽也今諸臣並論辟矣毋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鬻焉至謂 臣宛轉美調若以為受廷弼之庇者似亦過矣 臣久其冷局何心求調吏部尚書張問達昔年為 臣堂官謬被獎許今年三月欲調 臣于儀曹業將啓事 臣堂官王紀動色阻之留 臣于刑部俾結諸大獄今紀雖去冢臣見在可問也越數

領天廬筆 卷六 知 臣

月而移兵曹謂 臣因大獄得美調可乎若 臣之罪則 臣自知之矣年來職掌輕而議論重刑曹又諸曹之最輕者也以最輕之曹郎妄欲修其職掌浹旬之內定諸大獄府怨實多 臣固不待今日而知有此也 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 臣亦當夕行濡滯數旬 臣罪愈重臺臣之姑道 臣也亦不為不久矣伏乞皇上將 臣罷斥以為愚執不善處事者之戒 臣雖永錮亦甘之矣 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顧大章奏剖既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六

四十六

頌天臚筆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為臺

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辯疏

臣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臣據實剖辨已蒙

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亦可以息

象矣今專疏橫詆穢惡滿紙臣小臣也大獄

一案雖蒙

聖鑒而粧誣多端誼合自剖據其所摘臣議單

中語臣亦何諱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有

單議論不一臣單中諸語大率他臣所有耳

頌天臚筆

卷六

四十七

頌天臚筆

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

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

至下獄中間薦弼議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

十百疏臣之單直正言其罪而斟酌于法之

所麗耳其詞視諸疏何如臺臣既細閱全單

矣獨不見同臺之單有分別遣戍等說乎廷

弼果有四萬之饋理宜不及于最輕之曹耶

矣臺臣既欲論職以揭附弼之榜樣又懼臣

明白悉數而預箝以妄扳他人之一語此何

心乎臣當官奉法詎論私交薦師何有况非
 薦師臣承乏山東司諸累臣對簿後以奏稿
 未成故堂官進臣交印數日臣亦不願以臣
 罪案累僚友也至誣臣諸獄盡鬻尤屬不根
 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登萊沈總兵遣之入
 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未經到官者
 也王一鵬林喬椿臣曾陪審而招不出自
 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臣所成招而審卑臺臣
 李時榮所定者也修養冲去年五月舊臺臣
 頌天臚筆 卷六 宋 三三
 英應琦所批釋者也時臣方奉差廣西修卜
 年生平不識面不通刺者也又非臣經手事
 也此諸獄者毋論臣不鬻即善鬻者宜何從
 鬻之乃臣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亦甚多
 矣維垣何不請
 皇上別勅刑部條臣所勘諸囚悉移獄于御史
 臺今維垣一人精心剴決臣所斷有一不合
 于法者臣請從鬻獄之罪臣去年典試出堂
 官黃克纘之開送臣誠不堪有資次往歲告

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 題慰留盈積臣實
 負之吹求至此何端不構乃至妻財有無亦
 煩羅織用瀆
 聖聽臺臣之為此也亦勞矣反覆本疏臣竊自
 疑據其詫臣膽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籍于
 累臣及其朝臣美調亦廷弼之薄報則所稱
 膽術毋乃溢言乎為臺臣再疏計者兩涉而
 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津要非臣所
 思職方人所共避捏砌事款已足殺臣描摹
 頌天臚筆 卷六 宋 三十九
 虛景更復何益臣觀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即
 其設挑激之機竄逐執法之名卿辨此一件
 儘穀千秋青史縱刀俎一曹郎少報受恩深
 處于西臺事業竟何辜毛損益哉思及于此
 宜亦自覺其嚼然而無味矣臣之所辯據事
 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臣甘受屈若徒恃勢
 設罵則
 聖明在上公議在 廷臣不受也臣小臣被言
 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臣吃緊關目全在賍銀

四萬夫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
跋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
皇上勅令維垣指實具奏 亟下法司鞠訊明
白至于花獻宸等七案亦乞重 勅研審詳
覈卷案勘臣有無情弊如維垣疏語果真職
當就大辟以正 國法如其不然恐說謊之
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俟原奏到日該部院一併具覆

頌天臚筆 卷六 五十一



附詔獄述

塵客

對簿詞

某等六人同逮而某為最苦彼五人死于鎮
撫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冤之者某既送
法司欲辯則奉

旨原是據招定罪豈容復辯以抗

聖旨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台臺即是欺

皇上且欺天下後世况不但自誣服而并借某

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敗矣故

頌天臚筆 卷六 五十二

曰最苦也問與五人如何交結某曰楊為常

熟縣令因此相知左同年同鄉是以相知魏

素極厚袁周蹤跡皆疎對簿詞止如此末云

台臺能為此案昭雪則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如其不然則有鎮撫原招在

獄中筆記五條

一人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覲面是即死也何
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于外譬如祖宗
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

享非久困于獄者烏能描寫至此乎余入詔獄百日而奉 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証也余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復何憂哉復何戀哉

一偶書一聯曰故作風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一詔獄所苦者五撻也夾也棍也杻也錄也所

頌天臚筆 卷六 賈庭 五十一

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跪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設罵叱咤也我蒲伏擊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况兼此二患乎

一詔獄土地廟前樹于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至六人畢至時則燁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辯獄卒皆詫或曰此吉兆也余歎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一余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余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獄中口授五條

一應山手藁二千餘言又謄真親筆一紙在孟淑孔處

一應山血書二百八十字在所頭顏紫處

一應山桐城嘉善之死許顯純命收大監所頭葉文仲同夕斃之顯純大賊分日上之應山

桐城復分時

頌天臚筆 卷六 賈庭 五十二

一袁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顏紫手斃之

一周與予及孟三人共飯未畢郭鎖頭誘之見官械送大監即刻斃之

大抵禁獄殺人非槌非刃非繩非藥不知用何神術立刻就斃 乙丑九月初八日口授大武弟

獄中自叙刑曹事六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奸細為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

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
官灼知其無辜則高閣置不問恐得罪原恭衙
門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子署山東司
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饑寒瘵死尚存五
十餘人子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
十人命其尚便宜况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
歎許之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
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奸細乃假印人
也一則証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縱
之原恭臺省有怒于札者有怒于辭者有怒于
文移者子悉錄讞詞托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
老吏之筆勿與競也子是以得免于恭論而臺
省視子爲畸人矣

頁天臚筆

卷六

璽

五

三

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
三箇月其情必親于骨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
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
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
管家姓甚麼他終不曉豈茂果瘖瘡耶况同往
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問一姓名尤可異
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家杜茂者
實陶登撫門下干摠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
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于薊州一寺中
被番役擒出誣以奸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
陶幕或卜年薦之也

頁天臚筆

卷六

璽

五

三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
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既非
奸細然實是僉養貞族坐以叛族流二千里可
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日王以成僉招違限得嚴謫署部裏
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都察院大
理寺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于十六日上疏大

率謂卜年係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示
同僚友潘永澄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
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
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
不知朱聞遠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于法几前聚議
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
曰聞護熊廷弼者即護佟卜年者也其間機殼
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

頌天騰筆

卷六

五下

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
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聞
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
殼張鳳臯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
語塞蓋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
君詞氣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八日楊未升堂在火房間合屬曰佟養
真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
常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

者止恭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
何論恭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
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同僚命吏簡律謀反
條呈楊楊無以難

頌天臚筆 卷之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編輯

贈座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
髫年即以文名重海內每試輒冠其曹時四方名士多負笈游其門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奇峭雙眸炯炯射人每揚花古九忠義事慨然慕之嘗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

手者乎為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

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大洪先生令常熟時氣味相投尤公石交也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時大洪先生以考選候補公往來膠漆至乙卯五月挺擊事起

東宮震驚時有一御史某者疏詞中主之以瘋癲二字公義憤形色謂

慈慶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關

宗社安危不小隨語人曰某以瘋癲二字出脫

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議士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歸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欣彙征時掌院南昌是菴劉公移咨促裝值鼎湖再泣公伏地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六月奉命典試湖廣所錄多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壬戌復

廷遣冊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命是時逆璫勢焰已熏天矣公與楊大洪左浮丘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公約至私寓密商謂大洪伏蒲有責顯任糾劾公特與福清相國師生誼厚往請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煬竈無地而中權黜滯矣計定遂削草而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疏上公隨謁福清正告以除

君側之惡大臣責也相國唯唯不決且曰楊大

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公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
變而出及蒲州富國頗傾心於公公力持正議
莫挽回萬一瑞銜之益切無何蒲州去國吳
太宰儕鶴高總憲景逸魏給諫廓園逐矣楊
洪左浮丘削矣公曰持楫相送長班跪阻公
人被逐可不送乎逆瑞日緝公公畧弗避推南
掌院不下逆瑞遣小瑞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
留他送客公隨請告瑞矯

卷之七 三

旨閉住繼而削籍提問而長安有速化者又日
以公代草事聞於瑞再起大獄公不免矣被逮
時預聞報者三日公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
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拜別家廟先抵邑官
以待邑令某者曲承內旨一見公遂執公手公
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
邑令遂迫公黑夜至府初寓民家猶令巡卒
布及至公署賴知府曹公二雲諱櫻寬解子
纔得以飲食進公禁止子孫哭泣奮身就道始

然賦詩渡江過儀真儀真冷牛公諱辨宏太
氣誼獨執禮甚恭北地有諸生某者攜酒過
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為下淚遂
京下北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曰
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為與楊漣同謀自取
公對以楊漣職同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
疏事情實與同謀且某既係詞臣是是非非
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為

皇上謀為

卷之七 四

二祖
十宗謀其死無悔顯純作厲色筆楚交下而公
不能支矣內又傳繆昌期可於手上另加一
蓋以大洪二十四大罪疏自公商就瑞恨存
骨也公斃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
厥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為公義憤所感云
聞天下氣誼文章之士靡不為之痛哭哀悼
百身之莫贖者捏贓三千追比家屬家資
辨賴公門人司李劉公振賢諱與秀不避權

多方庇護如古王成保李燧六尺之孤公與趙
聞得士之報也崇禎初事白蒙贈謚廢一子道
野史氏曰嘗讀史至范滂之繫獄也慷慨仰慕
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而求
愧夷齊斯人也凜凜生氣千古無兩今觀於公
抑何相匹也夫善類之禍至乙丑丙寅已極自
公與應山丙夜草疏時蓋已付其身於鼎鑊及
忠賢肆毒愈烈而公被禍益慘尚方之劍不及
用以斬忠賢頭而公竟斃於黑獄也天道真不
可知歟夫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假使死于膺
下者盡得令名則公不必死矣惟公為
君死不忍負
君為友死不忍賣友此一念足以動天地而薄
日月黑獄之與膺下孰得而孰失乎丹心不濕
黃壤猶生公真得死所與古范滂齊名彼多責
死公以黑獄者以為公竟死矣誰知公不死也
哉

繆西谿太史自序

生平略節粘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兒皆痘而殤一弟又孺余故以

子受憐自提抱以坐髻髻撫之不啻掌珠也

歲入家塾十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歲

歲赴童生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素號鳳基

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

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康

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

里豪余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生試縣

令閩詔安胡公南丁五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

家當不惡何以有令果因廉知吾父伯寬立由

書主獄者蘇州理郝公號渭陽名滋吾父伯

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為布衣

完人矣胡公也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

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莊陝西徽州人成是歲

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

年歲考十三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

會川公也諱時城湖廣新余以天啓辛酉典

闈以報

命還里取道靳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池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

于署以待一捷乙酉茂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

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守公名朝國

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余卷云近

試郡邑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

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吾常理張公

諱鳴崗號見卷江西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

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

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

今猶為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

第一而吾常理閣公諱廷甲號異墟湖廣每試

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

新屏禮遇加隆公諸子孝廉曾相遇于公

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

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靳水一遇閱公

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

尹澹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

使者方代得之管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

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

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延海澄人錄第一復

擯斥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

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

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

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

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

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

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

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

父子中秋之多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亦

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

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胡改不
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癯
與母合窆焉請主駕部濟生公誌誌皆未動而
入隧意候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聞我泣
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
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
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後人矣無
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
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注夫行

卷七 九

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真
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
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為吾家
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
游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
禍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為我點課極精細臨別
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
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期我士辰進士以上海學分
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發號未詳

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松
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溪救得諱德而
長沙莊公諱天谷號冲虛巴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
亦時名中諱天谷號冲虛巴丑進士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
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願朗仲雲鴻一見其
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為石交後朗仲
不勝山陽之痛至合適虞山西麓不忍入藤
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
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

卷七 九

能為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
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營家日
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
金以行其困苦如此俸博一第已五十二歲矣
本房為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
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為第二卷師題其
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
卷呼余名同考皆為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
入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建

其語以為館選機云會三升仁名殿三甲五升
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
年有不得者倡為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異
自此起矣金沙者予如菴玉立也時方為人
射故其入以此孽余余了不為動且曰顧涇陽
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閣第
一實編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楊于前議也自是
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關

卷七

雜錄

十

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為政意有所嚮而
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忌
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
徵遂飲食僻不能朝輜侯門主家三三少年且
惡且厭余自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
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癩
不瘋癩余不知獨以為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則必如無
人之境兩三老瑞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官庭無

恙

光廟差聞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昔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

上為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癩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巨

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

卷七

雜錄

十

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七柱史以瘋癩

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傳宗

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癩者恨不割刃

其腹矣而同郡某有隙日走要門蜚詞交構所

構不止徐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于其

鄉人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通

帶及也疏請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遂於

簡討候
肯次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
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券辭
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發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却余與虞山

卷七

新修

三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跽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
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廢
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
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

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
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
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
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
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
意在于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于
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
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
助也六月有楚閩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
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

卷七

新修

四

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
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
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選報則福唐初
入南昌及周漢陽太宰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
逐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
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遇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
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自南昌用拙

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佛然而徐申其說
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
之于是屢疏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而余不以余言告也
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于余不
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
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
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
寧既失經撫之說日有紛紜余時為無縱無觴

卷七

七

七

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
月題管誥勅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
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
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
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
一月十六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
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
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
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

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
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
亦太容易彼其人於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瑞 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

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

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

卷七

七

七

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
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辭
但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余
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于前語不解先
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勳臣者
然則

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

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

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忘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于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

卷七

七

七

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况于登進者乎且福唐之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

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志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入

朝而神情稍變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于我也餘人論論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

卷七

七

七

輾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間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越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退問追賍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殺

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
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
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
其矢志也固不啻為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
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
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况今日
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嘿然又三日
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其有今日

宋士 增卷 九

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
末隨筆漫紀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
日又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余行真而
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為文有筆而無
學為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
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徃因聞報
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之于狗奴猥賊之手耳生平
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
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
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宋士 增卷 二十

附詔獄詩

西谿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風
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
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
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
孫好護旃

卷七

續

三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
彌留原上凄風緊飛車白日幽衰門應祚薄已
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
養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
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祗今逢末劫正合懺
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且厭糠緹縈何處訴軟
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為友常分謗推賢必
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假便生死交應在肯
為異已憐

卷七

續

三

贈太僕寺卿周

公諱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賦性忠孝自幼多所表見萬曆癸丑舉進士衆咸推入中秘公念切勤民力辭去甲寅授武康令兼攝德清丙辰調繁仁和英敏勇決遇事不移時立剖他邑有疑難莫措者必赴公就理所昭奇冤不數一時稱為神明云考滿歸所攜來者惟三邑課士業餘無有也辛酉以卓異拜御史疏數十上皆關軍國大事及民間利弊朝陽鳴鳳惟公歸焉

頌天臚筆 卷七 贈

嗣值逆惡魏忠賢客氏交通肆虐公獨首發其奸狀疏上者凡四皆不避忌諱時擬廷杖論死幸救止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若有似乎古採訪故事公歷指其害陳說愈烈已之壬戌巡視光祿公清理諸弊可省數萬又觸怒于大璫王體乾公則糾正之不遺餘力嫉邪固自性植哉癸亥奉 差歸甫閱月丁外艱門庭清冷坐無雜賓讀書課子寒暑無間地方有大利病始一出出必百口錚錚求其必

當即甲子水災藉公請折民繇以生所謂在朝則國蒙其休在野則民受其庇非公誰與迨丙寅緹騎逮公吳士民擁道相隨者萬餘人皆泣下哭聲相接響震林谷而公顏色不少變也及下鎮撫拷掠備至而公不少屈口中惟呼號母氏而已強捏贓一萬三千五百府縣計公家私田未滿百居椽尚屬借棲四方念公德慕公清素割俸至者幾數千意欲脫公而公實首發誰肯為公地哉頃逆璫事敗取公前後疏一一讀之乃知公言無不皆驗則公固以一死永不死矣公懿行未悉姑摘其較著者聊述一二云公贈太僕寺正卿優卹特隆衆議至是稍快

頌天臚筆

卷七

贈

三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為巨璫巧
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鋤斥以清 官
禁以絕禍本疏

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
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
不避矧 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日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
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
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

頌天臚筆

卷七

論

堂

何益于事哉日 臣之論科 臣郭鞏也微言簡
語為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為眾解其冤縛

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
不意鞏又復起而鬪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
慢無禮一至于此 臣請因鞏而直扶鞏之根
株敢冒死為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鞏殺之
下所為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

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
者墜淵而 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
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 文華殿上散
講之後進忠信恨 臣摘 臣疏中干人所指
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

頌天臚筆

卷七

論

堂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葉向高
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
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 臣者

謂 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即欲乞告自全
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
無一日而忘 臣也時 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為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綈用方始乃
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暱進忠以
為中傷 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人
遂日走人亟問亟覩于其門喉以傾 臣并傾

諸異已者而鞏乃密受指使造為新幽六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為一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為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為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益鞏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隨各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

私造之冊終不能漏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筭終莫掩于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為一阱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于召選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遇絕賜環之路甘為名教素人以為鞏一罪狀而鞏反謬為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澗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鞏而言及于王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鳥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

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
之鞏卽心暈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
餘噴至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
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
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
耶鞏既申論及此臣請

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
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一
大證據臣卽力擊鞏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

頌天臚筆

卷七

七

七

七

亦不爲過也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

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
終敗今乃有鞏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
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
江秉謙一斤侯震陽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
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鄞近且
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
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蔑

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
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點
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
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鞏
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逼驅除善類而天
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卽將魏進忠

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

頌天臚筆

卷七

七

七

七

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
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

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卽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國妖莫剪國

賊莫擊臣卽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鸚鵡之

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

癰吮痔之郭鞏輩同立于朝哉惟願

皇上未嘗乾綱立斷施行詎才庸

天威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夫啓茲年耳耳身入甘願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頌天慶年 卷十 三十一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奏為奉

旨回話疏

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

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臣仰觀

明威敢不惶悚第 臣之疏語絕非駕空 臣緣感

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屏羸每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器不覺披其積愆若騁辨求勝

有乖和氣雅非 臣所自盟至 臣疏中諸事若

章允儒之

寬宥實繇閣請 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誦辨 臣前疏中

頌天慶年 卷十 三十一

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卜諸輔在旁
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
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
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即冢臣憲臣亦
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
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
十三道之衆此正

頌天臚筆

卷七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
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
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
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遇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賊此
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
一燦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
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即鞏之疏可

窺鞏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
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
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之人實有煩言即輔臣亦
曾爲申 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
設陷諸語臣既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
計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
者獨臣一人今鞏既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
聞有捏爲匿名文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
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
事情之可信者一也鞏時嘗在外倡言進忠
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
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口口進忠不
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內閣相
暱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鞏巡視工程
時監督主事沈祭力去陋規可省巨萬鞏反
言內當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

同事趙贊化云此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稍議而蔡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身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况有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憤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為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諸此可據者盡在鞏身臣即欲不信鞏之交于進忠不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借進忠以衛權臣即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為有據則是然錄為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所錄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諉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福監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為
之信義難輕 官禁之舉動難委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

于左右近習為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

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為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宴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兼

即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既收

成命于奉聖夫人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

子無不歡喜踴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肅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

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宜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

爭相疑訝豈我

皇止真儻者承乳哺之恩而不忍其決議

容氏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期

皇上近且宜示慈言及於庭所以播慶容氏

行計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戀煦愉之態効感
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譁笑之智善將

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

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待客氏而

得以此蒙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

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

圖內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為乎 臣聞

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

參進者藥石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謹

之所不易入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叶吉承

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

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暉者或反

覺淑慎之疎念動于粗 者或易開訛構之

慶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 竊以此特萌曲竇豈

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
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謂豈聽受經史之時
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有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
取憐固寵者方將厭且素之不暇而何乃日
習日親至褻 清禁之嚴為保母報勞之地
哉且

皇上于客氏既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其
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
頌天胤筆 卷七 增補 三九一 增補 七
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官禁地僅類民家無
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既
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即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為意婦人女子
求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
涯從此而後狎暱亡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

靡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
忘其私昵之謏孽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
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 臣 誠慮此能復顧此
輩之私填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
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

頌天胤筆 卷七 增補 四十一 增補 八
祖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
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既無終

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
成兩敗迴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
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

庭儼肅非可惜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奉聖夫人
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載于一
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

一第... 冊... 2 頁三九

恩所謹于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惟願

皇上蚤持明斷立効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

頌天臚筆

卷七

四二

四二

四二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為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疏

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况乎軍旅重寄內則有閫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察可以從中効用從未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闖入其中以自託于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

頌天臚筆

卷七

四二

四二

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犒勞諸軍若有以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方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為規正不將為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畧吐其愚夫皇上重念關門曉焉東顧皇皇焉為奴事屢慮也此誠

皇上神謀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確問其將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

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圍未
畧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為
何意也哉此必左右近習有倡為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
以此款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燿
都市此其自為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
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頌天慶年 卷七 雜錄 聖學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
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
耳目若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之
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
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行無窮道也
臣此其不可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
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為御屏豈不可據何

待一中使之言始為足信此其不可也然
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

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軍殘諸瑣穢
杳置詭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寮中

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褻三害也中禁之
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撥拾邪言

恐滋虛偽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
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倖之心來兵伍紛

頌天慶年 卷七 雜錄 聖學

飾之想五害也近得專兵立威賣重自明得
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
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德念熱鑽穴情深謬結
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既衆弊孔易開

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
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

端疲累窮民驚殘雞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
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為可慮凡諸中涓恣傲

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翼彼既自

行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
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
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廢
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
場之事以腐豎而品隲文武之才邊釁緣此
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灰此之失
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
同常遣直聽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
榮之快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
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初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
倒持何言不可憑竊奈綱亂紀芽孽叢生此
臣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漢
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
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
玩弄國政妄自尊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

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遂成
我朝土木之事禍歸王振正德之季
逆理此皆已事彰彰較者若不禁防此
行過絕恐此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
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
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誤不妨臣下互
相規正又何用此趨踰小輩而與之商畧
國家大事哉臣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
乞

皇上鑒臣愚忠即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四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八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常寺卿周公傳略

公諱順昌字景文別號蓼洲直隸吳縣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六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宦途止廿畝山田寒門布素蕭瑟藜藿賢名高月旦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屢經面叱權姦俠氣昂藏恒自心懷忠義天啓

頌天臚筆

卷八

贈廕

一

甲子之後

熹廟以冲疾居深宮致移聽睹于中涓於是羣姦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圖逞不軌魏給諫大中以首攻逆璫被逮過吳門浙直士民咸不難濺血 明廷以白其寃公以有道之悲為度遼之耻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為憾遂爾許婚屏遺以壯孤臣忠膽其羣姦之側目尤甚及憐誣黜之撫臺製峻詞以觸織監乃速其毒矣緹騎逮時即收束書籍拜別宗祠徐題僧廬楔額

頌天臚筆

卷八

贈廕

二

禁止妻兒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民追隨閉市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扳轅叩道輿情共憤鼓譟奔擁攘臂爭登欲毆官旋以排難仰遵府道之開諭公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才故遭天譴與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方帖然尤遠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保留府縣面慰無煩爾衆紛囂聚闕 朝廷有法官府有方今汝等欲何為是將遺害周宦爾等亦獨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公于別署安輯而罷越四日由夜半奔命人不及知輕舸如飛而去至下鎮撫司彪惡許顯純極刑捶楚誣賍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面如土色身無完膚公惟齧指睜目不聞哀乞之聲祇是罵不絕口顯純恐逆璫移怒于已盡槌落其齒公猶噴血大詈有張睢陽之大節天日為之無色時有好義者閩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媼黨一時醵金錢代其完贖冀其生全而公已被緹撫肆毒隨斃矣臨死具短章所以屍諫焉獄卒見而燬之惜

乎不傳及奉 旨領埋惡弁故置之獄底埋
數日皮肉已腐無寸絲掩飾面目俱消止凡
顛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見之膽寒股栗
人心者無不為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
製詞弔之者盈帙幸逢

聖明離照當陽日月重光優卹忠魂寵賁泉壤
贈公太常卿賜謚建祠廕子入監讀書學使者
疏請祀公于鄉賢福閣亦請祀名宦俱奉

俞旨得列 聖宮俎豆公真不朽矣

頌天臚筆

卷八

頌天臚筆

卷八

周吏部紀事

張世偉曰吳郡周吏部真千古間出之人被逮
而小民千百人為鄉紳持香號冤哄擊提督空
泉磔不悔真千古絕無之事吏部死詔獄甫
年所而

聖天子登極徧卹冤死諸臣吏部以六品官
得全典羣情具愜千古冤橫之伸真亦未有
斯之捷速者也宜得高文鉅筆照耀史冊又
得鄉里知厚能通其志考其世之人按本末

頌天臚筆

卷八

頌天臚筆

卷八

克佐悼史偉愧無似然以臭味之雅粗識去取
草創其何敢辭竊惟世間名賢有累績不能基
其精神頰益三毛乃得之寫生點綴間者即
諸忠臣義士入韓柳兩大家手筆何限而張
丞傳後段太尉軼事獨炳煥千古讀之凜凜
生氣豈非提要者湯王鋪文者難肖耶漢末
足差擬及觀唐記司刑卿徐公如潘美等
盧舍人若虛深有意其為本極筆闡揚不以
傳而以論稽考時地設為問答確不得與尋常

持平者比心竊慕傲節摠所見著之于篇更其
端為五集其成有七豈云遠探驪珠第于鱗甲
爪齒間當不至未覩生面耳昔唐史載鄴侯傳
寂寥不稱司馬公通鑑多取家傳參入張中丞
傳舊史亦不足觀新史採李翰傳及韓書傳後
成之今偉言斷斷不阿操筆者毋以非其人重
遺於

聖天子旌卹之全典考厥本末庶幾足備萬
焉

有宋史事 卷之八 宋史 五

忤閣始末

人生麗于五行卽有相剋相制相勝相害之數
存乎其間天生地成而不可易如周吏部于羣
閣是已吏部蓋生而與閣忤者也司理福州玄
黃戰血戰勝登朝孚號夫決一蹶而墜陷穽摧
拉返于物極現見消雪陰陽互爭無往不復豈
不然哉吏部成癸丑進士任福州不半歲值稅
關高宗之變至劫撫院質二司吏部以司理署
縣篆獨倡議鳴鼓聲罪不當率稟詣稅廨請命

其時祝江廣抗閣諸臣例得逮蒙
神祖特不逮且撤閣吏部遂得畢任以異等擢
今所稱官 國家再更大故

光廟德政浹不崇朝循至天啓甲子而閣禍作
作繇魏逆忠賢其夏楊副院漣具疏數二十四
大罪攻之始疑走險繼則乘墉冬十月乃異時
盡削楊左等諸大臣官且議逮甘心焉而吳樞
周適疏攻閣黨併被削故事撫院行必有送序
序無敢屬筆者吏部奮曰削行最榮如周公可

有宋史事 卷之八 宋史 五

無贈耶亟具稿略曰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
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况議削更
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節
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殉焉
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
今因公參得美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
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擬特
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
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啗指吏部憤發顧咤自

時緹遠紛出自楊漣外如左如魏如周如袁如
顧皆遠而諸君子中魏給諫以清節特相引重
過吳門時許女字其孫言路詞得爲奇貨雖極
挑激得 昔削奪吏部閣疏語知中怒深禍不
直然久之而相應和羅劾前周撫疏中遠難者
則織閣李實疏也故曰吏部生與閣忤若相尅
相制相勝害而不可易也張世偉曰偉交吏部
晚契在己未爲福州最召時相與言稅關事指
董司空記非實錄偉初謂和解抗執不妨互濟
領天臚筆 卷八

吏部序嗟乎以其時考之可矣時蓋乙丑燈夕
也履霜堅冰有漸獨狂風怒號排山倒海無漸
蓋先時衆正盈朝醞毒未發一得外廷宵小之
助潰決稽天不惟庸人喑啞卽素號慷慨者敢
一字斥言邪吏部此時奮筆正非天結其性奇
其邁以與閣抗不得嗟乎名以之成禍以之興
殆斯序也夫殆斯序也夫稅關事在往時吏部
別有紀不錄錄其係近事者

逮行始末

頌天臚筆 卷八
天啓丙寅三月朔越五日邸報見 旨從張侍
御永成疏中波逮江陰繆翰林吳江周侍御卽
日官旂逮周者至郡止西察院越五日開讀先
期索賄逾千金讀時侍御伏受詔柅械加項絆
手足又二日賄足乃行金鼓導前驅侍御囚服
步道中官旂乘輿馬夾之旁觀無不掩泣爬搔
癢心心知魏逆所爲與 朝命逮訊人情迥異
嗣是無日不相驚以緹逮輒曰某日某時復至
矣又曰某日已駐某地矣又曰某日至逮某某

矣大率指逮某某皆一時名負忠義被削奪者且意之曰魏逆將爲所欲爲與諸奸謀盡殺天下不已附者而後舉事其說大誼誼指周侍御事爲證又曰侍御行至某所毒死棄屍某所總之矯旨無俟獄訊民間多信之至月之十五而逮者復至漏下一鼓吳縣令陳懷牒詣吏部吏部慨然曰吾辦逮久矣因在籍削奪不得控尺五行所欲言爲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事使諸奸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

續天廬筆 卷八

魏逆

九

有瘳乎自榮厥行詣逮所不以昧而以明士民千百人哭從之呼冤沸天俱不知所從來到處糜聚風日慘澹沉霖浹旬天意亦若與應者吏部初舍縣署衆從之縣署日立語對千百人稱說古今忠義勗勉後進毫無倦色謁而出者謂吏部不惟却恐怖併絕忿悃獨以滿腔精誠庶幾電光石火之一照然而斥闕愈甚豈真望風五上自有 天聽邪撫按擬卽日開讀官旂賁賂如周侍御時數未易盈遂定十八日午刻東

續天廬筆 卷八

魏逆

十

部從縣署出執香哭者填戶溢衢從之西院則諸地方官皆在博士諸生亦在諸生抗言兩臺宜疏救懼不應官旂叱速讀且手琅璫杻械作勢將加吏部衆執香者哄起官旂拔劍擊或從後掣得乃跪請命掣者斬之曰前傳逆魏矯旨真矯邪官旂怖死唯唯衆益信誼傳語擠排哄擊有死者是時諸士恐重禍吏部皆先出吏部不得兩臺命不便出郡縣諭衆出則云必返吏部于家乃可嗟乎愚民不達事變吏部不能要

若使來能徇若與出邪兵使者翼歸空署中迄申哄小已次日兩臺合疏聞吏部日請臺檄護行間道歸死司寇當事不敢任且慮行時復變郡縣守令宿相信者就吏部共謀祕之居有頃以子夜出胥門別爲僞飾出閭門官旂踉蹌趨無復前輿馬鼓吹景象亦會陰雨衆不及聚乃得達時月之二十五日也張世偉曰偉讀史有所弗信弗信得人心異甚無間男婦愚黠者彼爲邦牧守相或然何足大怪獨怪寰鄉紳得之

吏部筮仕未久七八年在外其爲德于鄉者三
四年所耳算器飲食不能有所贏于人卽時爲
伸抑哀益所及幾何一朝忤閣逮訊所狴非尋
常仇對也舌出禍入然而窮巷葦門或爲發泣
或爲孺慕蘇蘇相對掩袂壯者乃不勝拳洵奮
臂遂爲戎首則今駢斬五人是已五人生平無
稱鄉黨亦未達姓名于吏部卽顏姓稍稍著聞
不過市井之俠諸同志不死而令若輩死邪僉
謂此舉殆有天意變聞而逆閣改計擬數月鐘
除者以累年漸除之迄閣死緹逮無聞焉殆爲
同志諸賢愁留如綫偉謂不然吏部之潔守峻
節坦衷篤誼其得心真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斬
頭陷胷之五人不足表發泣孺慕之繁吏部得
此死而名益光耳雖然總一天也天祚社稷
借吏部以激衆憤見天下忠義之不可盡除也
于以阻逆閣所欲爲顧不大哉

獄斃始末

吏部間行之卽日衆擬臺疏先報行期及不報

頌天臚筆

卷八

七

十一

頌天臚筆

卷八

十一

十一

行期而豫報擄死姓名且緝諸哄擊者人心益
駭訛言益興士民鳥獸竄緝故不敢多及亦日
榜散烏合衆弗信信心所自忖至閱月訛言傳
而城中幾空其半矣顧日搏顙北望爲吏部祈
不死月之十八日距前事匝一月竟奉寬
旨大率言周某逮到當酌議小民卽日解散免
究蓋閣初聞變亦甚恐恐阻絕租賦地不便爲
所欲爲鄉衮家近懼延若誘吏部到京卽可從
容塞責者衆喜紆死漸弛有識仍憂之意當時
閣審懼變臺疏固以民情請閣議固持之不輕
下諸大臣言路固以爭徼天之幸卽時事或不
遂拉攏而閣焰障天時有是哉且臺疏再上三
上言漸得首事姓名地方且靖閣愈肆無忌且
之廿五日仍下吏部 詔獄距行時亦匝一月
廿八日刑訊如常坐贓二千金再訊增千金
特旨如前獄死七賢卽獄追比家屬以比納懷
金入見吏部坐獄庭中慷慨厲聲滋甚後得死
更慘語具瞿給事葉御史疏中未死前五月六

日適值王恭厥之變時獄情正急忽黑煙起京城隍廟亘墜王恭厥殿故蓄硝磺窖中火無從入得天火轟震飛駁橫空遠及大內獄所距五六里許墮石折柱亦亘黑氣應之是日圮屋以萬計傷人以千計上天示變極異媚闇者輒指藥發獨王大司馬疏請議獄緩死且明指詔獄當移廿一日朝天宮災為京師第一祝釐地禳火得火都民大譁擬闕容有悔禍心諸賢可不死而闍悍甚諸媚者諛亦益甚乃更不如

頌天應筆 卷八 論帖

蘇城民變聞也不日論帖出概駁前司馬疏于吏部不言賊顧多深文衆擬定死矣死為六月十七日蓋不死追比先一日闍呼許指揮語出卽其夜死死狀獄祕不詳大約臺省疏為確慘甚亦不欲詳也張世偉曰緹逮民變固也五月六日之變獄繫多賢都人多歸吏部何哉蓋吏部增贓疏下在三日起限追比在七日天變夾出其間而贓加極廉冤易上口人人首指之良是獨異目擊號冤臺疏不及一字也雖然自

來闍禍無極斯時者地方官皆有死憂奈何曩常望之 中旨詰青渠魁臺疏卽指五人者應筆無刺語卒以臬懸結案未可抹此苦心獨謂此五人何歟吏部死六月十七喪以閏六月廿七日抵家舟行不四旬七月朔天乃大風風起連雨後自東南掃西北近海淹千百家水騰湧丈餘山中百餘年木偃仆殆盡大耋之老所未見也七夕邸報至兩臺諸公共祕之衆疑叵測所指目諸紳衿各辦死法嗚呼危矣幸郡守寇

頌末應筆 卷八 論帖

衆素所仗稍露其端得小安然至五行法之期人號鬼泣蘇城真岌岌乎殆哉嗟嗟令風早三日吏部舟浮駭浪中卽歸骨不可問且京都異變何與此風前後錯見也一小臣死而天亦互徵吏部足死矣

捐助始末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而史臣論贊亦有稱蘊義生風者然則義而不風亦其義之未至也吏部奮乎一世之中而士民蒸蒸至捐其所甚

惜意者殆有風焉初解福州任時弛裝可百餘金雅不欲褻牖語人稍斥故所躡舍傍矮屋三楹灌木讀書其中人謁之每坐談久清風颯颯無不惘然自失者衆計司理原非羶官然歲時屬縣有餽奉委行縣有餽最召時諸寮各屬有餽卽署篆無纖涖何得盡謝餽遺令交際都廢哉然吏部司理時寧得簡亢聲諸餽不啓緘立授刺辭無令入門內者雖大忤稅闈因闈併忤諸當事而無可誰何亦繇清聲流聞故用異等

頌天臚筆

卷八

職

五

予告歸歸止行李四擡取道中州交際贈遺不啓緘刺辭如故歸弛其裝無異司理時也性喜急窮交緩急無所怙然每以囊空羞澀止不三年而闈禍作緹逮至時囊無一錢官旂京邸羶廉名私訪其所居見陋巷數椽湫澁甚賄心大減會闈城紳及諸不識姓名士民無不懷金錢詣縣署投贈者不日得數百金吏部亟命親知籍記之官旂聞乃更索重賄屢淹其期賄日益增衆怒亦日益積不虞屆期決裂如是也六

頌天臚筆

卷八

職

六

士民向風慕義捐其所甚惜豈安然厭若屬壑邪張世偉曰偉竊疑世界盡爲金錢世界也卽今

聖主加意洗刷欲挈穢濁而清泠之不審視近出都時其所懲革幾何私謂吏部不死仍佐統均之任于以領袖百寮風動有位盛治不太有光哉夫金錢旣世所共惜第用爲趨附資不鑽耳輸貨博禍愚夫不爲乃至填壑靡悔父勉其子妻勉其夫尋常居室閒思議所不出也吏部

前為偉言諸不啓緘刺辭者亦有籍記叩其齒與遠近輸助正等嗟乎同一金錢也曩受為趨炎附羶之資今助為旌廉表義之實天道往復不疾而至亦真有司之者邪往兵使得 詔獄懸坐賦數感額對郡縣計無所出詢有田宅可轉易否郡縣曰田不百畝宅則現存兵使更感額曰此蝸牛居堪直幾許即司理歸所斥旁舍是已式其廬想見其人應不乏聞風興起者然不可謂非寢丘遺意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七

枉奏始末

吏部逮在丙寅三月先一年乙丑八月四日得倪御史劾疏凡邸報抄 旨每先全疏再日獨此疏先疏後 旨疏言吏部貪橫著聞出都海抵潞河貨重舟沉白鏗浮露笑破人口又言汪文言杖逐歸廣陵周某舟造之又魏某逮過蘇歡飲十日以女許婚其孫深相結而別他誣不足言第許婚一事為直最觸閣忌旁觀皆慮不止削奪者吏部初見貪橫等語大憤憤曰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本

欲籍行李數并覈道出河南從陸不從舟其疏辯因發舒素所欲言閣逆狀如逮時後見 旨下洒然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蓋吏部自丑冬知逆閣肆董偶得所謂點將等錄閱之未列已名大以不與黨人為恥坦曾受矢固亦無憾獨其伏機太毒如目中尚有 朝廷諸語閣方謂舉世草靡而聞存崛強如斯人者乎即御史一疏中有就撫按坐贓者皆無恙而獨逮無所坐之吏部可知也會御史別疏論御史夏竟逮死夏蓋先年杖閣所愛小閣故亦授意焉吏部每對人曰倪御史異日不當抵夏御史命邪語聞固已眈眈未已而蘇有察處甲榜覲補出林簿投身御史幕中滿用吏部為贊相與吳羅批根其事日構後羅入織監李實疏除繆周先逮外與巡撫周左都高御史李黃先後俱不免張世偉曰倪何人斯即素師所傳百叩御史者是開罪問軍崔翠受責首叩頭闔階貫之此疏殆其謝過質邪所傳汪之為人想亦古朱家流

夸者死權不足深論一時名公卿交之稍貶
實獨吏部無一刺通也聞汪頗心恨乃亦撫入
疏中邪字魏千古高義古人割肉西市之中
酒藁街之下真于國典未聞蒙私議也御史雖
甚糊心豈惜于此直非此不足大觸關忌殺人
媚人小人固無不至耳若白鏹浮露等語識者
置之一喙雖然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夫奸雄欲
爲所欲爲者必令人手足易置頭目旋舞而不
知盛世有此章奏豈細故哉何怪乎織閣應和
頌天臚筆 卷八 五

悍坐居間也

後序

偉紀吏部事粗畢而度筆自問也生平不羈
爲調每譽人躊躇四顧惟恐溢情無當者
吏部津津言之而不能達所欲言且覆按其
言而覺未肖也何哉真能爲人死以故能與
人生存其吏部謂邪當許婚給事時撓閣
萬無生理自謂爾日真可代死語俾非貿然
爲之者然與給事清節相許其襟期亦全委

也自吏部逮死後律同人每相聚間輒自愧
云吾輩不審于世情交態何如然何敢擬吏
部令易地而處臧洪同日豈再計哉且吏部
死與前後諸賢小異諸賢履尾在先剝膚莫
避以死殉

國亦事勢之無可奈何獨吏部身在局外養
高待清何所嘗其品望顧不死不已捐糜七
尺以係九鼎之一絲也當時較蹄北上間有
造盧問訊者聽其慷慨議論或毛立若履積

頌天臚筆 卷八

五

雪或汗浹如覆重裘蓋舉世喑啞一人昌言
雖得禍最酷而

國家神氣所留寧直千百之什一哉讀漢黨
錮傳仲舉爲君之末元禮作俊之首汝南孟
博齒爵不及諸賢獨以義憤倍人生光黨籍
不啻凌陳李而上之及觀埋骨首陽數語則
清風寄脉可知卽此知吏部所處矣嗟乎漢
祚與黨禍俱盡今

帝命不爽

聖主當陽戴盆見天猶之反掌

皇明非漢唐可幾又非其章明最著者邪吏部名順昌蘇州吳縣人今贈太常寺卿稱東部者不獨以生時始終之職偉畸人也退不辭諸賢之禍進不藉諸賢之榮仍其故稱追痛往事徵信止此耳若夫稽諸系詳謚號高文典冊垂之無窮以俟載大筆顯當世者偉何容贅焉

崇禎元年戊辰秋九月九日古吳張世偉書

領天廬筆 卷人 漸 于百花洲上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送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每相應而况鎮撫大吏

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疆圉者

天子弗輕議去如絲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彊項

故開隙于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邪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

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

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于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

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
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
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謫去也雖然公
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
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
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
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垢而
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
貢擬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
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
一去報

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
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
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
木求奇節異材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
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
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謫
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

頌天臚筆

卷八

三

論已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
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
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平理謫
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不謫去又何悔焉
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慙直抗虐璫方張
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于公
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頌天臚筆

卷八

三

贈太僕寺卿李公傳略

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直隸江陰人中萬曆丙辰進士生之夕父夢日升于天故名公生而穎敏出就外傳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搃非應童試學使者拔之第一卯辰聯捷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公身為刑官用意一依于仁厚律已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之墟乞盟牛耳文茸一編流布海內戊午分較省闈所拔皆知

頌天履年 卷八 增修 壬午年

名士最後從詩房搜遺雋得張公斌卷竟錄首榜蓋主考必予成公重公欲得元于本房也後張登上第服公藻鑑辛酉分較粵東所拔一如豫章奏最拜福建道監察御史時南臯鄒公元標藍石孫公瑋景逸高公攀龍後先總憲雅與公善公管章奏凡屬 國家大政必就公商確本科奏議必托公代草人稱其有風裁公望重西臺為宵小所忌每入 朝上殿中涓為之側目逆璫擅權公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為楊公連

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公也萬公燦 廷杖公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為公危南樂驕恣失儀公袖中彈文持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為禍且不測初擬 廷杖一百賴蒲州力救得免僅奪俸二奸銜之欲殺之矣有曹欽程者以貪察處寅緣速化公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攫欲著為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高公叅崔呈秀疏實出公手呈秀偵公赴席暮夜候謁長跪求解公不

頌天履年 卷八 增修 壬午年

為動于是欽程迎合呈秀論公奪職矣公之歸也足不入城日以娛親課子為事聞魏公大中被逮泣語其父轉貸百金以贈之蓋公居恒守不自專之義手不留一錢也丙寅羅織撫臺周公起元一案緹騎到常士民叫寃者以千計一如蘇之所攀戀周公順昌者幾至鼓譟藉太守曾公櫻曲為曉諭又以公拜求始得解散公慷慨就道士民執香以送兒童婦女無不流涕此豈人力致哉可以得公之槩矣公孝友性生處

貞天植與蔡洲周公等同死 詔獄天下寃案
公亾前一日寄詩別親遺書訓子可謂死生不
亂從容就義者矣

今上御極盡誅奸逆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讀
書貞鬼慰于九原芳名垂于萬禩死且不朽

澹因居士撰

頌天臚筆

卷八

頌天臚筆

卷八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為罪瑞巧主
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
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 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太監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
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揺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

頌天臚筆

卷八

頌天臚筆

卷八

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温旨先下羽翼四
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為
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
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為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偽傳乎

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
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
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
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
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
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

領未應事 議動輒諉說 親裁昨聞參疏到閣依然傳

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為忠賢任過夫忠

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

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

瑾者乃其深于為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釀而輕于疎藥石譬之士

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

睢歛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

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

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

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

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領天植 皇上愈不安臣為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

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為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籍口百計防川鬼神忌

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廢之况于忠臣義士讀尚友志

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
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
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頌天臚筆 卷八 三十一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懇乞 聖
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

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

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

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

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所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頌天臚筆 卷八 三十二

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

牘遂觸 宸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

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

死意燦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

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

歸遊竟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

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為萬燥冤而深為

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挾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視辱身死

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

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

以不願為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

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

而世言莫違孔子不以為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與思矍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

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

下而後快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悟平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

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輿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

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實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遜思天怒而
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啟四年七月十一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八

續

三五

李

附詔獄詩

仲達

郡中別徐元修

相逢脉脉共凄傷
訝我無情似木腸
有客衝冠歌楚調
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
如水交情義拂雲
他日清朝好秉筆
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
是修民雷霆驚下土
風雨泣孤臣
憂患思賢聖
艱難累老親
生還何敢望
解

頌天臚筆

卷八

續

三五

李

網頌湯仁

聖德方虛已
思忠敢瀝丹
慙無一字補
空復數行彈
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
淒淒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茲

莫說蒼蒼非正色
也應直道在斯民
憐君別淚濃於酒
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
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嗟

鴻鴈影斷腸初信鴛鴦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艸凄凄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研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頌天廬集 卷八 雜錄 三十一

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為予灑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
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
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
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
首問蒼蒼

宿利居

日暮停車塵滿衣誼譁土語是還非祗憐歸夢
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

長途連袂若為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頌天廬集 卷八 雜錄 三十一

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
艱難甚莫遣離愛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為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
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寬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又六月初三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頌天臚筆

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借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

可上物不可凌此宜儉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

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

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

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

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

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

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

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

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

頌天臚筆

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莊田百畝至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先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伺祖父母于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贈太僕寺卿黃

公諱尊素字白安浙江餘姚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寧國府司理剛介不阿氣節凜然挺立高標清操水鑑人不敢犯勢豪懾服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自持稱為鐵面疆項臺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之隱惡時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為奸形已厝火勢必燎原公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時政得失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參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饑方張漸不可制於六月初九日復上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深螫辣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先帝嘿察人情自為國計即日罷忠賢嚴務於是忠賢不殺公不已公亦自分必死而後退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中萬燦人

方膽落魂搖而公首上士氣已竭一疏抗言論救直引王振劉瑾為率而畧無忌諱此其時何時乃敢言人之所不言能盡人之所未盡是難進切

宗社安危之慮退忘身家性命之憂指奸人借廷杖以快其私藉為所欲為而禍移諸國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計而逆璫殺公之心益不能須臾待矣時尚眾正在朝雖逢所甚怒得不即同燦死者皆諸正臣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橫有希旨逆徒為忌賢義子曹欽程首發火難于內腹心李實羅織無端于外交口蟻誣取中旨如寄候而削奪候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變于姑蘇留滯不前公聞之即拊心自念忠貞總人臣之義生死皆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臺齋本步行至京就繫道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璫屬指酷刑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賊銀一萬五千五百兩公之長子宗義遍貸鄉人之游賈于京者暨同

年門生差足交完而殺機遂决矣一日獄卒告
公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即書以遺
寄家属公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叩頭謝
恩從容賦絕命詩一首而公畢命于是夕矣噫
黑盆蒙面巨索縋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誑于

君上何其冤哉幸

天心厭逆惡貫盈溢而誕膺

聖天子奮殛元兇即優卹善類贈公太僕卿廢

頌夫臚筆

卷八

聖學

一子送監讀書存歿俱榮傳芳百世矣

附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
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
鷹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泪惟取忠魂泣
弱骸

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謹題為輿情不
可不孚 聖斷不可不蚤疏

昨臣堂官楊 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
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
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憲臣為忠義所
激不顧其身而先為發通國孩穉婦女為幽
隱所隔不得其言而無可鳴天下之人情如
是夫豈有仇于忠賢不過為

頌天臚筆

卷八

儲鑑

聖學

皇上惜威權為

祖宗愛成憲為

宗社計靈長必欲清

君側而後

皇上安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 臣前災異一疏
謂阿保重于趙嬖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
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此中已有微
言之者而遽逢

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忠

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欲提即
提欲陷即陷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
目

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
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牽旁移而
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人情無不
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

皇上之意必以為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
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此猶在駕馭中也
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
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為聰明自為理道
者也

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朝而舊宰執舊銓憲舊
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為宰執為銓憲為言
官意氣消阻無論攀髯逆鱗勢不慈遺一老
而若鷓若鷺相顧不願有官異日誰為燮理
誰為禦侮誰為效鷹鷂之逐誰為去肘腋之
奸者

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
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 廷臣暴露亦不
遺餘力夫小人為惡徃徃畏

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
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
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
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
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徃之棹
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繼將
以

皇上為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
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
惟蓋所謂以生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
其疾
丸廟有靈眾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
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
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反蒙

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魏丘
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情態閃忽不可
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
矣夫表裏聲援么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
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
瞶沙礫並迷無惑乎 朝端之上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
定之伏祈

皇上嘿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

頌天臚筆

卷八

續

四

續

續

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

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

宗社靈長永必賴之臣知屢疏不足回

天而亦誠不能自己惟

皇上蚤垂斷焉幸甚

甲子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又題爲士氣已竭死諫宜褒以明 聖度
之轉圜以開言路之鬱結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
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覩工部郎中萬
燦因 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
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
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
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

頌天臚筆

卷八

續

四

續

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創已耳
而孰知 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雞肋半

斃闡拳半斃廷杖

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隨事納言有誘之無阻之誠見進言
之難也夫進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
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有不中或
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
晝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齏粉然則天下

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
急于其生耳今燂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
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 廷議鞠訊
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在死于壅閉
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賢
在

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

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
輕用

頌天履筆 卷八 增補 四十九

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
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譏
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
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燂以言某事死可
不為

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燂循資積俸取祿養家
亦可以博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
敢聒 宸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
乎當日奉 旨杖燂之時以數十年之逸樂

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鬼奪天日曠
迷狐鼠嘯張已知燂必無生理連日以來繼
聞 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
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噬之
不死不已者且聞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
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 廷杖為立
枷之阱而縉紳受市虜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燂已死矣僅生尚未保也

頌天履筆 卷八 增補 五十一

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
此廷杖之說者必曰
祖制不知二正之朝主振劉瑾為之
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為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
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 廷杖以快其私
使

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
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
隨移諸 國矣然則廷杖實非

祖宗意也且

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

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燦之杖也適與兩電會

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

難明何其呼吸察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

足動

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臣近見林汝翁被

杖之後傳國興旋奉旨打一百棍永充淨

軍始知

大聖人作用原無偏庇而本體自是虛明若此

由此推之

皇上誠念

祖宗之重器為宜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

之脉不宜一朝削之萬燦已死念其志慮無

它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

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卹忠之在改過之

勇燦死且不朽并自今以往細釋

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

仍其紕迹至于大臣當敬羣臣當體尤為全

日急務臣言官也有人因言而死而官不

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

遽奪也臣言至此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甲子七月初十日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八

頌天臚筆卷之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

公諱攀龍字景逸直隸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獨操由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揭陽典史公家居索莫潛心道義足不入郡邑口不掛朝事一切家政弗經于懷凡交游嫻黨咸受其施村翁里媪靡不頌德焉

頌天臚筆卷之九

贈廕

光宗知其賢九詔起光祿丞壬戌陞大理寺少卿轉太僕卿甲子拜都御史執法秉公糾劾貪墨御史崔呈秀之巡視淮揚賊私狼籍當寘于法奉 旨聽勘矣呈秀夤緣入魏黨媒孽反噬公迺挂冠歸尋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圃教子與世相忘優悠以卒歲月詎意權姦不殺公不已乃族織璫太子實羅入周撫臺一案勞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為快也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遺表一通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囑曰事急方

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靜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諸子心悸不成寐亦密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別友一柬詩一首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神威凜然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磨也越歲戊辰

頌天臚筆卷之九

贈廕

聖天子臨御特隆優典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謚忠憲廕一子入監讀書遣中書官諭祭一壇公之芳名不朽其於士林有光焉

附錄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高攀龍垂絕書

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別友東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臨終詩

頌天臚筆

卷九

三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謹題為糾劾貪

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神祖四十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輒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凡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

頌天臚筆

卷九

四

有不稱職的即便參奏改陞不許回道欽此

夫啓三年該本院題為申明憲職事奉

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為虛文巡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槩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

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列聖之明旨荷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諱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辨阿隱然臣初入院適見兩

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

領天應筆 卷九 五 清

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

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

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

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

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

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

多以賄無不薦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

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

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

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

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

所薦也呈秀南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

領天應筆 卷九 六 臚

列其賍私以入 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

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且發其餽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 國實自負也受 國家寵榮若何

而所為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

方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

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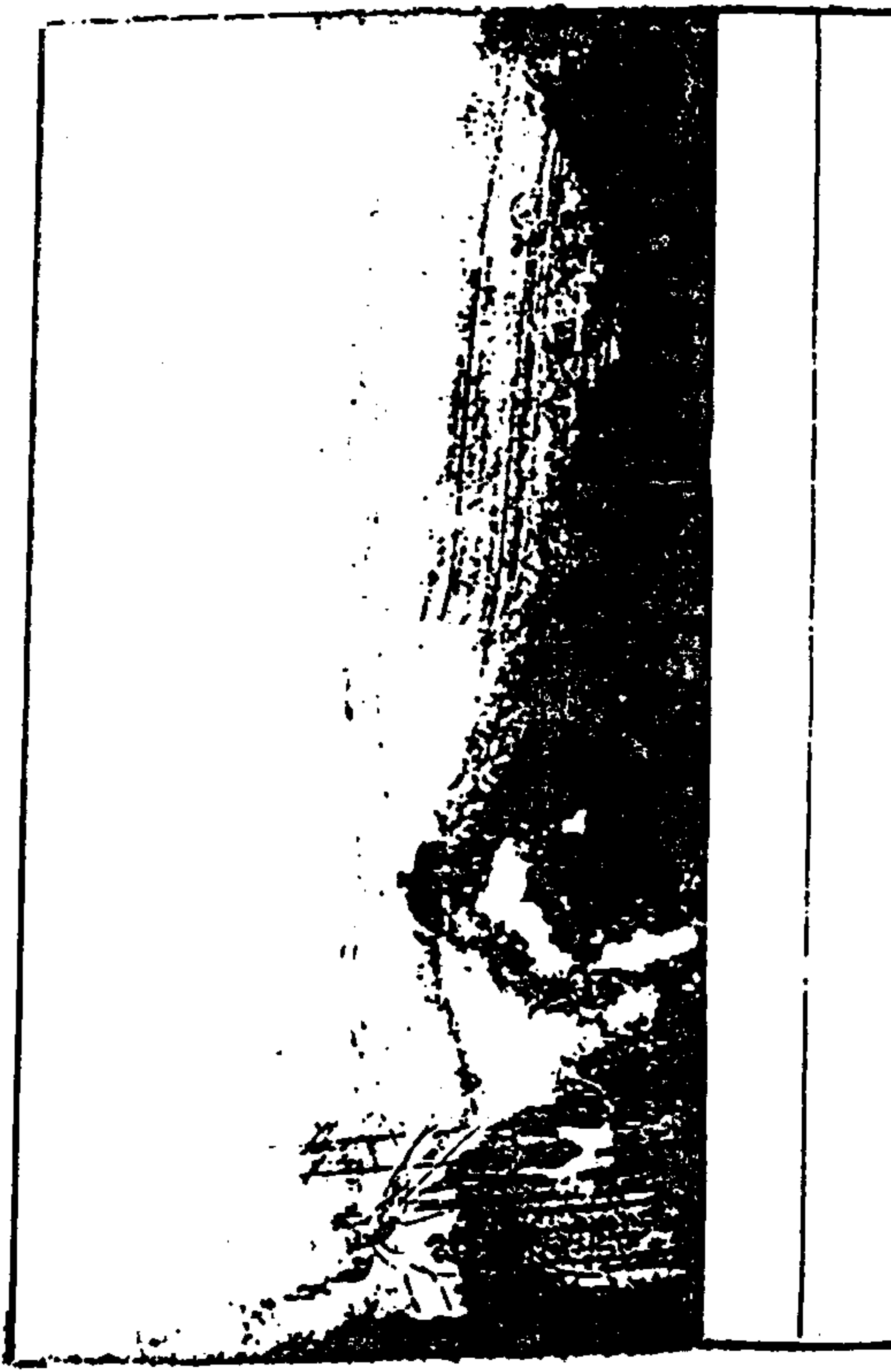
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

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
是搗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
墻間壅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
祈

皇上速賜勅下吏部議復施行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頌天臚筆 卷九 朝庭 十一



乞歸疏略

景逸

蓋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切為人地
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士
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
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
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
魏大中也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悞爲
人使以欺

頌天臚筆 卷九 朝庭 十二

皇上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
臣部院被含糊偏庇委曲調停之旨臣愧死
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乎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母有怒爲

子者當夔夔齊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
霽何可更為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
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
何可別為激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為
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為此伏乞

皇上即將臣罷斥以為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

天啓四年十月二十日

頌天應筆卷本 九

野史氏曰高公景逸參劾崔呈秀而後逆黨
始橫肆兇焰遂諸大臣羣臣時議謂景逸一
九參過激然觀崔後事真所謂犬豕不食其餘
者參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
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反逐之去以
召崔也

與兵科王志道書

景逸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為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為
亂賊脫罪為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肖真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持杖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泄
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以
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
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而責備于

頌天應筆卷本 十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
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
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誦二字又為亂
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
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

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

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
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爲誦君
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王大成以優人悞入禁地而以此張差張敖
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此張差之主謀者燭
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此進美妹進熱藥進
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頌天臚筆 卷九 十一
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

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

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
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史氏曰三案惟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
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是有大臣風
度

頌天臚筆 卷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贈兵部左侍郎周

公諱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建之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人舉辛丑進士出餘姚孫少師鑑湖公之門以公才薦于當事謂可充庶常之選當事以公未投謁沮之銓選浮梁知縣鋤強禦親賢人廉威敏茂百廢具舉乙巳調繁南昌士民號泣載道羣留不能得囊無餘貲惟圖書數卷所存贖緩悉置學田修書院南昌之政頌聲尤著戊申 內召擬禮部候考選為其評事

頌天厚筆 卷九 十一 周中丞

挾宿怨遂以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評事公不進考彖宰孫公丕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評事重處考則評事姑罰俸江右縉紳共言父母必行其志是彰敝省子民之不肖也乃考授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為荏平道叅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斗米四錢餓殍盈途盜賊盜起監司府縣皆罷去藩臬俱以員屬公署篆公力辭司事請就柳州呈于兩山曰荒

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拜盜于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通運法即以米給其精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工食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食抵庫有饑民求食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于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米糴種賊夾岸揭竿而行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粥廠全活頗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就撫者鵬勦數渠魁地方以寧撫院林公欲屢薦疏有全活數萬命保全十餘城之句願單騎冒風霧

頌天厚筆 卷九 十一 周中丞

少飲食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為所祝制臺許公弘綱曰民之所祝天必佑之果愈庚申遷四川副使未任適奴酋破遼陽城臺省議留邊道奉旨留用加叅政銜新設通州道值各省募兵出關又失廣寧潰兵散歸分布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鼓譟以去有客兵田景坤等擁眾相殺公督兵緝拏首兇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是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有公費歲五百金辭不支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一縷一器不取民間新任有帳被椅褥等項俱發出有司謂已製成不便還舖公乃查原價支俸薪銀付縣散給不動庫帑時蘇州廟學顏廢公乃立措金錢鼎新隨禮聘諸生王煥如纂修學志以徵文獻又疏請裁織造濫額歷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冒四萬兩瑞又誣謔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之比璫焰方張矯旨削姜官而公亦危矣甲子江南大水寸稼不登公抗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奉旨下部酌議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差官江楚買米平糶濟饑又疏請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公全活者萬萬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構怒降旨削籍公遂野服出署先是有鼓鑄之令而蘇錢低薄皆委官之罪公會按臣以考功法罷之迨丙寅春李實特疏誣陷公魏逆即矯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公展拜祖祠夜宿祠下夢北嶽大典自亦被逮備極刑楚瘞中大呼汝專權亂政凌辱忠良欺我

皇上邪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公曰我將逮矣四月杪緹騎至漳公慨然就道閩郡士民爭餽金帛助緹騎所需及檻車行貲六月既望抵闕下入北鎮撫司獄顏色無變奉旨不須鞫訊竟指織璫疏陷賊十萬彪惡許顯純高坐設罵夾敲一百四十梭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辯不屈自後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獄中越三日旨下屍出七竅流血曾破面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莫不悲哀酒淚好義爭助之得扶觀南歸戊辰特逢聖天子離照當空恩及沉寃贈公兵部左侍郎賜諡廕子光賁九京矣

被逮紀事

被逮聞報公接括簪珥酒器不滿百金鄉父老子弟咸嗟泣旁皇相率訴于撫按道府置櫃四城門醵金錢為助城圍之履相踵有手持數金來投不書姓名者有窮巷老嫗脫釵簪質錢赴義者有傭夫為人肩輿得直數十文亟納櫃仍昇輿以去者緹騎之費賴以支持時義士有叩關告衆公聞而止之曰累臣獲罪于朝何可以鄉閭之誼致干重譴

領末應筆

卷本

續修

七

闔郡士紳咸日趨候公稱冤有蔡侍御梅巖公正直為漳紳領袖老病不能起昇輿至堂向公號哭曰子屢犯政府為民抗璫以報國家養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從其舉同刑公謝曰當出疏時知有今日無悔也毫無戚容即出舍赴府候逮眷屬有涕泣者即揮之公長子未弱冠仲季俱孩提依依膝前公摩其頂曰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親以期成立別無滴淚環觀者莫不歎服

緹騎至時百姓闐塞街衢嗟歎忿激欲攻緹使公長跪請曰臣子事君身非已有雷霆雨露莫非君恩鄉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衆意始解

就道時紳士耆民以及童嫗相率追送者數千有持錢為緹騎犒贈號慟稱冤有焚香于神廟頂禮祈公生還

扶輓南歸途中士民莫不路祭悲號是時漳郡久苦亢旱輓既入門甫成禮畢即陰雲四合大雨傾注聞者咸謂公沉冤上天怒得歸首丘其霖兆應必邀聖恩褒卹之隆矣

領末應筆

卷本

續修

十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為
料銀濫取難徇府佐被誣非罪仰乞 聖

明酌定數以節歲支并燭虛詞以絕焚

疏

臣於邸報中見織監李實奏為春運蘇松袍

段并歲改造段全無等事奉

聖旨這袍段并歲改段足貢賞急需地方官當

協心急公乃蘇松料銀毫不給發同知楊美

貪賊敗露抗旨冒罪希圖掩飾本當差官拏

領天臚筆 卷九 一十九元七

治姑着撫按官嚴查賊私叅提具奏目前虜

王補貢夷賞浩繁部監內外官無從措處還

着撫按并織造衙門催價備造刻期完解如

仍前怠緩慢事致生別端該府掌印官一併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我

皇上御極之初 山龍火藻以責 垂裳之治

筐篚何敢後時 所以催州邑之徵解者屢

已焦而檄如雨也即天啓三年分料銀各縣

未全解到而議法催取給已全完贖 禮儀

取給於料銀而蘇松歲徵料銀不過四萬有

奇額編止有此數往年織造孫隆與近時臣

貴皆未嘗過溢于編數之外也今織監李實

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參隨百計冒破益

有必不可聽者四請得而悉言之 臣查部咨

今次 袍數派九萬五千餘疋蒙 減三分

之一則為六萬三千餘疋 臣又查

神宗即位初年止派五萬餘疋仍有蠲免是以

臣等曾合詞疏懇

領天臚筆 卷九 一十九元四

皇上祖述成憲以蘇物力工部亦諄諄具 請

矣而李實反謂

皇上原派十五萬以誑堂匠 臣遍閱並無一十

五萬之派文無非派多則取利多而故張虛

數耳此其必不可聽者一 臣又據實初估價

以百萬計僉云虛冒之極誠得一奉公之內

臣任之此中可省五六十萬然而無望於查

實矣即就百萬之估浙六直四浙若得六十

萬蘇松亦止應四十萬以四十萬分為十八

運每年兩運應得四萬有奇而蘇杭解已足
 數矣今織監兩運造冊移臣乃索取蘇松九
 萬二千而且以三運續解之銀欲併入於兩
 運之數以此積算是十八運將索蘇松九十
 萬并浙價而盡輸也臣於是時若不講明則
 此後十五運必將沿為定例而臣以一時之
 因循貽蘇松六七年無窮之累臣罪滋大矣
 此其必不可聽者二織造監局各役咸以通
 融那借為請臣思此時接括已窮庫藏如洗
 蘇郡財賦所出之區也而庫無千金之儲將
 那京邊平將那金花乎將那遼餉乎項項有
 款朝入庫而夕起批尚苦於不足分數有自
 時蒙叅罰又烏能悉停別項之急征而棄充
 織局無藝之誅求也此其必不可聽者三織
 疋顏色之中大紅與淺色金閃與暗花皆價
 不啻懸矣部派原有定數大都紅閃居臣
 二三每運數原無幾歷來舊案班班可據且
 皇上不有金閃改為暗花之旨乎此德意豈可

壅遏今實多遺淺色暗花於蘇州府段數關
 大紅金閃等色數倍若將盡舉後運貴價之
 色而取給于一時無非假飾捏造紅閃多則
 濡染多耳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州止
 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
 此局面以為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此其必不
 可聽者四是役也實緣臣愚區區一念為地
 方惜已空之皮骨為該監塞無涯之漏卮以
 致大拂其心于府同知楊美無與也同知署
 印守府耳假令其憑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為
 貓鼠臣必以盜臣目之不將白簡隨之乎且
 楊同知自通判而陞海防歷任七八年經數
 十獎薦造漕船督軍器署鈔關攝印務向來
 道府官許皆稱其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
 有執持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
 祇因該監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為所司之
 倡于天啓二年捏情妄叅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石不惟

領夫廉筆朱九

雜錄

二十一

領夫廉筆朱九

雜錄

二十一

一第... 冊... 3... 頁...

顯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賊項來
一二參隨嘗布流言謂中傷一同知而屬禮
可定庫銀任取 臣以為細人蜚語不足信而
不意實之謀果出于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今闔郡士民見本官杜門惶惶
泣留而通屬薦紳將士無不稱冤願借實仇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將仇實念
及于此可不寒心而况暗于糾劾大權將置
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 國體

頌天臚筆

卷九

三

元

七

誠有如科臣所抄叅者至于 袍服之外為
歲造為改造為只遜皆有司事自陳增以包
攬致禍劉呂兩監皆未嘗過而問焉不意該
監之復以身為谿窟也毋論股削無屬厭之
期而一領一解一驗一發既自北而之南復
自南而之北紆迴千餘里轉運必至後時稽
悞虜賞誰執其咎 臣觀勦遠宣大延綏等鎮
虜賞不過差一能幹佐領官至蘇杭平買其
為值也甚廉其竣事也不過數旬若定欲併

歸該監以厚利貽李實則可若為 公家計

臣見其無濟于事而且階厲也伏見

皇上有差司官領 勅償督之 旨此見

聖明早得轉移之權而地方從此可無抵牾之

患該監當洗心滌慮以期共濟矣今虜貢殷

繁 將數年前造段分行各屬徹底嚴核凡

有領銀而織未完或有織完而拉墊不足俱

一一清出大約清出萬餘疋已具疏條陳造

冊送部查考見在北迫催解此先年陳牘 臣

頌天臚筆

卷九

三

元

八

尚在搜括以濟急需豈目前反置度外總之
袍服之銀 欲其照常取于條編四司料銀
之內而實必欲溢取于條編四司料銀之外
徽寧等府歲改及協濟料銀民機止願就近
領造而實聽信監棍必勒其赴杭往返近諸
臺鑽差四出大肆騷擾鎮江匠役又累累赴
告矣 臣為

皇上保守江南一方所慮者在呼吸安危之變
而實所見者僅在阿堵多寡之間 臣為

皇上經理財用所圖者在酌盈濟虛之計而實所急者常在吮膏吸髓之謀實身如撲滿臣言如沃石即欲與之同心勢必不能要非臣敢有意於異同也謹會同蘇松巡按監察御史張文熙應天巡按監察御史郭增光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蘇府料銀已盡起解原無拖欠松鎮徽州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 特賜開宥以

昭 令德仍 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

領夫膳筆 卷九 三十五

之中段足勿虛張數目紅閃勿併取一時料價勿多扣入已仍令通算十八運價值蘇松共該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萬幾千兩明定畫一之數以為歲支之常毋憑叅隨之撥置而與有司為枘鑿毋設緩急之機關而捏虛詞以萑菲則地方受李實安靜之賜而臣等亦可與同心以効 上供矣至于歲改舊道照依臣報部之冊嚴行追比起解濟用其四十六年未完第三運改造不係虛費之需經

皇上蠲免者蠲免之未蠲者臣一面行有司催償料銀仍遵 新旨會同司官協力催解伏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袍段償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護還遵旨從公叅處依限回奏如再仍前曲庇不行擬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

領夫膳筆 卷九 三十六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為
 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恢 聖度
 罷不稱之微臣以定官評疏
 為織造事 奏報錢糧款額并辦府佐楊
 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
 干欺罔伏蒙
 聖旨袍段償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又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叅處勒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欽此
 除會行提查外恭釋
 天語若謂楊姜真貪真肆假織造之事以這罪
 而 臣 庇貪庇肆溺糾劾之職以縱姦矣 臣 奏
 皇恩拔擢為一方長吏有糾劾之責假令屬官
 果有一二三不法之事兼奉 赫赫明威 臣 理
 欲微 思薄罰亦當指摘瑕瑜委曲分理安
 敢喋喋焉倒置為紊翻黑作白不但以身獲
 蔽令其流毒 若此則不忠之大義所不敢

出者也自再奉
 嚴旨 臣 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膺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曠虛聲復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
 無所得而且各州縣官咸為之發憤
 出揭士民亦各具呈揭歷數政蹟以告即近
 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糧依期催完起解考
 較童生孤寒減額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剋
 諸弊此亦其才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妻
 非之故不過曰疆項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
 奉
 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今本官稟
 天威束身待罪累呈求 臣 等叅糾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真其詞切
 然而 臣 終不敢株殺公許以欺
 聖明尤不忍瞞昧本心以錮屬吏也楊姜一
 吏耳詞逆違之何足惜獨惜賢姦從前混淆
 紀綱從此倒置是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
 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 清世所宜見耳此

時 恩詔方頒軍民罪過悉 准赦除死水
寬誣尤當昭雪伏望

皇上開日月之明恢天地之度初焉疑其抗違
而責之既焉廉其無他而釋之則天下臣工
皆頌

聖心虛明

聖恩廣大宥一楊美而為外吏者無不人人感
奮而李實亦可與人情相安不至釀怨毒而
被不美之名矣夫誅譽言日至之阿而封毀

頌天履奉 卷九

三九

三九

言日至之即墨威王所以塞護也賜阻蹕之
上東門候而敗奉詔之中東門候光武所以
飭吏也執法訥讐者近於肆而職業克修軟
熟狐媚者近于謹而簞簞多議此吏治賢否
之大概 又愿

皇上之熟思而詳察也推是 百以至庸極劣誤
任撫綏誠不足以動聽言不足以見信一疏
再疏回 天無術則負

君按臣受事伊始 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

屢頌 嚴督則須官 臣不能徇纖監以清其
欲而鯁鯁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參葛藤難斷
則負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
如 臣矣 臣罷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真公案
而不至以疑 臣者轉疑臺臣之曲庇 臣罷則
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於耳目之
近者反得之 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將 臣先 賜罷斥擇賢能一員來接 臣管

事然後覆查本官貪贓事跡有無的據勘明

頌天履奉 卷九

三九

三九

回 奏則未落石出親見冰消而 臣朴忠所
念縱不見亮於在事尤冀終明於去後也惟
是織造一事當泰昌時已盡撤回李實承領
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等各監照依
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接運解給不窺別項解
京錢糧又若清總照舊規管兩府 袍段悉
撥管計郡歲改剝從前未有之例貽江南貧
民之擾則銜 命天使 臣等豈有不願夙夜
協力而放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水木之形哉

今戎馬生郊夷虜交訐江南安則邊事可支
京都可守江南不安則雖有謀臣猛士其不
能枵腹而為

皇上修戰守之事也明矣此何等時可令一籍
使破成例冒錢糧騷動列郡蹂躪生靈激生
意外之變哉又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參酌而為

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怒撫江南 奏停織造

臣之才不足以望王怒萬一而文忠楊廷和

頌天臚筆 卷九 三十一

為閣臣不撰織造勅則亦豈非盛事哉 臣可

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楊美這廝抗旨擅減袍服致誤上供深屬

不敬本當差官李治念撫臣力請姑着革職

為民發回原籍當差永不叙用其誤違袍服

并歲改造段疋料價該地方掌印官作速措

辦解監上緊備織補解應用再有違慢的定

行重治不饒周起元着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為

道臣聞議求去謹據實糾叅以昭官評疏

臣屬蘇松兵糧道右叅政朱童蒙近日告病

回籍 臣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

近騰播有口 臣切膺評吏之責兼值 計典

於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崖畧而汶

汶處此乎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

酌虛衷間間雖嗟暑雨似吳越之罔聞純束

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

頌天臚筆 卷九 三十二

病其疎於檢押而左右之委轡不收溢于搭

括而錢贖之追輸過急者 臣未敢以道路悠

悠之口遽為點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

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匯等營有五月無糧

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幾至曠

巾該道逐月報 臣循環糧冊祇屬虛文相蒙

耳 臣又見其各營防海兵船輒聽中軍費用

或聽快手弔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身正拜覲

開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船賊船捕盜

張德劉伯英耆民顧日升等多船越出平餘里舳舻銜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糧合營稱苦者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束諸弁此其事與臣相關臣寔不得不言其廢弛疎曠之狀而藉為將來監司之申飭也至于行道辟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撈數十連笞多人如所傳郡城申家庄胥門等處或渡艇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漓者率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頌天臚筆 卷九 元祐

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間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郎舅至親流寓貨店俱煎銀營生偶小忿庸想景誣龍殿禁此不通批郡邑吏一杖可了案其乃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誤矣既及聽部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賈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為痛嗟該道祇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臣即亮其

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折揚不恤生命臣不能為該道解該道亦不得不自認為過差矣又何怪乎來南臺臣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姦易以惑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絕不關情一切曖昧浮議有關趨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其輕浮孟浪之弊亦可見矣念其一麾出補吏事未諳稍需磨練尚堪驅策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文熙合詞上請伏乞頌天臚筆 卷九 元祐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政朱童蒙量行調處則飭吏與器使兩得之矣天啓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童蒙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體本官重處姑着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獄中寄兒

一家禍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終尚延數
 月殘喘冀白孤忠然豈易得哉汝等亦為忠孝
 自慰毋煩過慮第日費已盡四顧無親一日未
 死尚暫支持恐人非木石難以久延耳苦寸心
 之不自清而受涖留身後之大累忠以蒙欺然
 我自歷宦清白積些俸錢今以盡還 朝廷亦
 復何恨汝等無分文之積蓄當知艱苦居家孝
 順顧諸弟妹萬勿拚棄汝母要保養勿以愁傷
 頌天臚筆 卷九 贈 章 三

追賊之後庵廟亦可棲身得汝勸我保攝寬心
 之說亦一時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難挨
 之生熬刑苦肉亦說不得畢在旦夕誰鑒孤忠
 我固以速死為幸實生不如死也今受三百餘
 棍步履難支而事意已知矣吾家內外族戚兄
 弟之業為我被逮典賣在先寄來完贖是我生
 不能為族榮死又且為族累又恐身沒之後萬
 勿扳累以貽我不美之名架中書籍汝兄弟量
 存數卷餘俱賣以克二三年門役之費薄產尚

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 朝廷無媿耳仲昌叔
 苦甚骨肉誼重不可不知主僕之情皆忠義可
 服可愛亦當銘記諸親友為我致意惟有銜結
 耳我一字一淚汝當知之後音恐難通從心幽
 明永隔矣痛心痛心

頌天臚筆卷之九

頁天臚筆 卷之九

贈 章

三



頌天臚筆卷之十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廢

贈光祿寺卿萬 燦

贈太僕寺卿夏之令

贈太常寺卿蘇繼歐

贈侍讀學士丁乾學

贈太僕寺卿吳裕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 鐸

原三庫筆 朱十 贈廢
贈刑部員外郎張 汶

魏璫之世大獄屢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之疏也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之疏也此其尤大彰明在人耳目者也其他如工部郎中萬燦以疏論魏璫為羣閣雜殿復廷杖一百死御史夏之令以得罪內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下鎮撫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疑為熊廷弼報怨廷杖一百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璫遣戍復逮下鎮撫死

揚州知府劉鐸以詩句刺時逮下詔獄辨明獲釋復官而鐸候補京師番役誣以呪詛魏璫斬于西市蓋諸君同冤死而鐸之死為尤慘云其他怖死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歐翰林侍讀丁乾學之類尚未可指數也但事有顯晦未盡登啓事耳

今上御極訟寃之章以數十百計燦等皆

贈卹有差唯王之案以挺擊案下獄死 卹典

尚缺別有傳

頌天臚筆 朱十

贈太常寺卿萬

公諱燦字元白江西新建人中萬曆丙辰進士
 性忠介剛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其為工部營
 繕郎奉役 陵工覩內帑匱乏工費浩繁疏請
 大內廢銅鑄錢協助因極詆逆璫魏進忠違
 稽悞觸其兇鋒璫銜之會林御史汝翁因小璫
 衝突其導杖之小璫哭訴進忠乃哨聚數百人
 圍汝翁邸署搜撲避去不獲諭知首輔葉向高
 之甥復圍福清私第入其內室搜緝又不獲乃
 遷怒于公以作榜樣遂矯 旨于午門前杖一
 百棍陰囑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後復于
 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兩楹伏小璫
 數十人俱手利錐刺之遍體受傷于孔流血公
 睜目切齒痛不出聲身無完膚骨皆寸斷而獲
 舉 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此
 逆璫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越三載而
 聖天子出特贈太常卿廕一子表其忠焉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題為 陵寢用

甚緊權璫造意故違敬申前疏仰祈 聖

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疏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

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圃池威分出彘

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

則竭澤而漁罪入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

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

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廢子姪至一

再世賞所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

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

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

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舉國側目鯁鯁然有

勝太阿例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鬼神禡其紆

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

彈臣又何敢撫拾強為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為通天第

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

隨諸臣後而為

皇上陳之志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為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為 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臣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况 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而

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十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

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臣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

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

用之錢以若火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取微
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觸
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任
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
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三百六
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始然
亦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夫庫
藏之虛陵工之繁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
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
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
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
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
思忠賢之義乎試一釋其義政宜諒臣之心
行之言清查各監盡搜破廢銅器發局鼓
鑄少濟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盛

頌天臚筆

卷十

續

一

其

三

憂憂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
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
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
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
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
政權姦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蓋有以窺
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請陵開工轉至小
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
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闕翁仲簪朝冠
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
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東南之物力
冠西北之旃檀欹欻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
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
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
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
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
急轉而爲

頌天臚筆

卷十

續

一

其

三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剝之費奉而為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奠

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高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高目而于

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

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

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偽

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

以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

人何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

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

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 內廷之財而

恃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恃之入盡 內廷外

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寢假而狐假虎威寢假而噴噴龍毒

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 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奉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積擾
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况此時忠賢被人彈射

幾無完膚即 再為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

名且無之沽于何有惟是 職在 陵工瘡

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

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申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 陵工之急總攬河魁之權 勅令

該監盡搜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

價將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

十月內尚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 臣不信也仍祈

皇上下奮乾綱立真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

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 之職掌斯盡即言出禍隨

疏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

見知萬燥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禮

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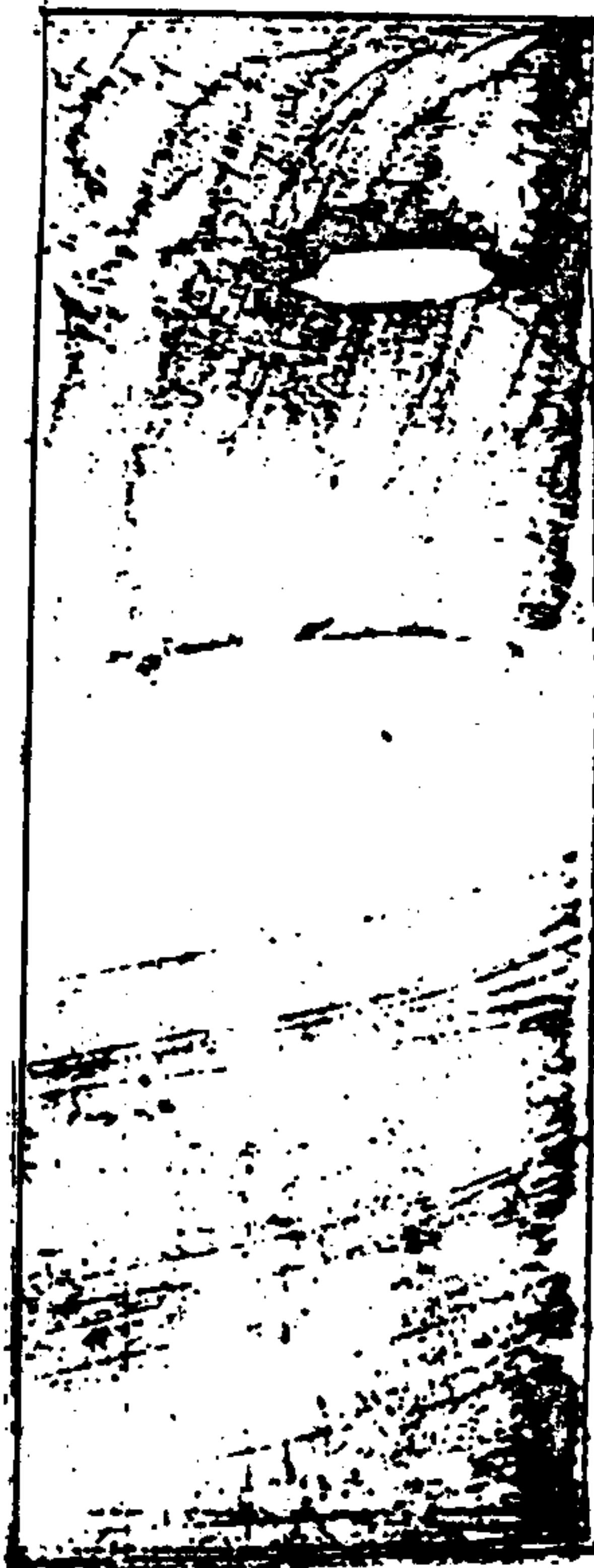
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

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

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

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頌天臚筆卷十一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集

簡恤

葉少師

葉公諱向高字

號臺山福建福清人

曆癸未科進士由考選庶吉士入翰林公于

神宗丁未年自南少宰召入閣因內列被糾謝

事獨相七年頗多匡濟至壬子冬主曰乾蜚語

上聞

頌天臚筆卷十一

上震怒公密揭調停

神廟霽威因進說 貴妃次年得趣 福藩之

國以定 國本天下方推 社稷功而忌者攻

之愈急甲寅公乞休歸至

神廟宿天

光廟續祚皆眷注公首召田間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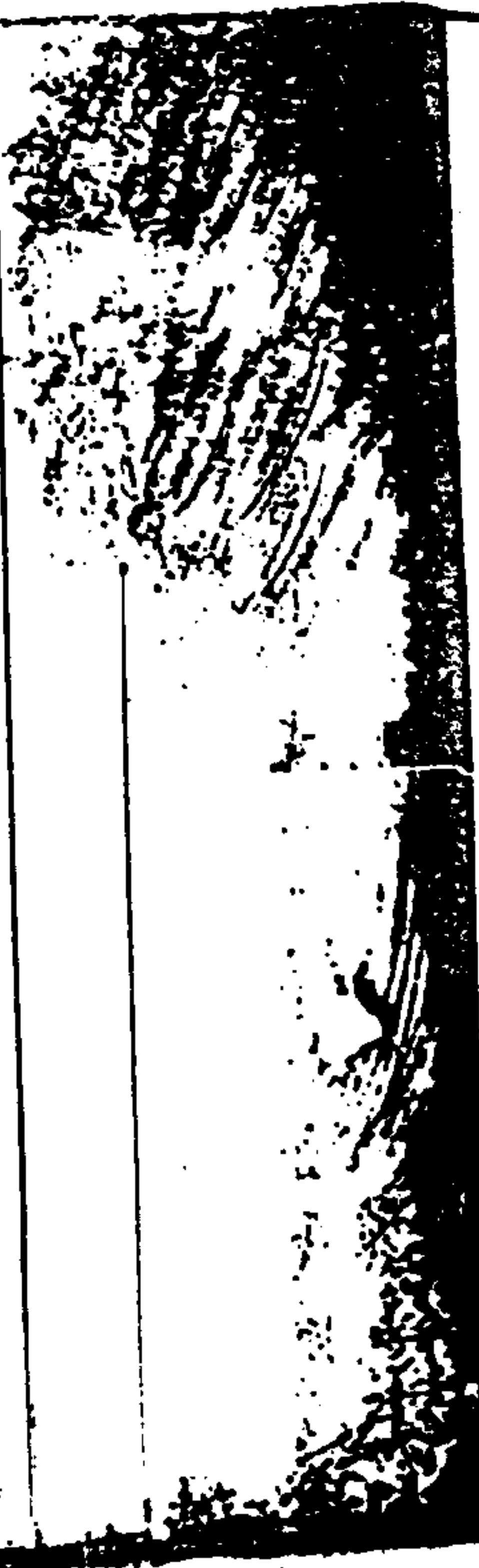
熹廟辛酉冬始再入相時閣員六七公多不同

志公怏怏乞歸至逆瑞亂政肆毒干

朝甲子六月朔楊副院擊璫疏上公臥邸聞之

不憚知不能動搖巨奸而縉紳禍必自此始深
憂之曾採一太學門生議草一疏為解紛使行
其策尚可收拾敗局會有尼之不果上公只堅
求去以明不染時物論多咎公少擔當而不知
初念甚剛正其疏草近刻于湖中幽憤錄表提
公未竟之志感服其先見然不愧古大臣厲節
云

續宋書 卷之八十八 論 三 秦少師



大學士葉向高奏為內外疊隙已開隱憂
未艾謹陳愚見恭請 聖裁疏
頃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罪
二十四款多窮兇極惡之事駭人聽聞 臣在
病榻見之亦竟搖心悸舉朝臣工無不以漣
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連章疊疏攻擊
紛然

皇上雖力為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宸衷亦
已甚矣 臣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

須傳大臣之擯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

凡屬此類雖皆引以為

聖裁然 九閣沉沉何處可問即 臣等地近

密勿亦未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况外廷遠隔能不猜疑而忠賢獨被

寵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

此 臣之所不能曲為忠賢解者也至于墮

中宮之胎殞 裕妃之命斃 御幸之官人

則事在 內廷難以臆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即懷無良之心負奉

天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縉紳有問臣者臣

皆以不知對亦告同官臣曠謂此言稍過人

或以此病臣笑曰我為輔臣若真知此事

而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詰發則其罪當與

忠賢同尚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在

皇上再三自研審于宮中果有影響與否而臣

則未敢遽信之為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

慮者則以忠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于世

徒憑籍

皇上龍潛狎昵之愛一旦富貴至此所謂福過

灾生怨謗滿路故楊漣一言和者四起漣疏

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為言言皆真件件

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辯即

皇上代為忠賢辯人亦不信而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侍之臣朝被寵而夕蒙

辜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日必

發于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

保全之而保全忠賢于今日易保全忠賢于

他日難臣請劾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

無不顛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

誠超然遠覽乘此紛紜之時力請退歸私第

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

盛事如必以後患為虞則臣以為忠賢一退

萬事冰消而

皇上亦思意如舊消今日之猜嫌保無窮之富

貴轉禍為福只在俄頃間臣之為忠賢謀與

忠賢之自為謀莫有過于此者其次則力辭

東廠之任以減省事權且稍示惶懼不自安

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一策也乃臣又

諦觀年來之 朝政所未厭于人心深委咎

于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標之不用

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此起而王

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譴人猶不平誠能力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

孟鄭鄂毛士龍侯震陽熊德陽江秉謙等還

其原職其他過誤之政悉與維新則天下人

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之遷

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為述復之凶或者怨

而亮之忠賢之釁孽便可消除許多即轉謗

為譽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為謀與

皇上之為忠賢謀亦或當出于此者臣之此言

甚平甚恕甚為可行不敢効廷臣搏擊深求

務甚忠賢之罪以快眾忿蓋閣臣之與廷臣

所言不同廷臣止于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

盡情閣臣主于調劑若逐響隨聲反足以害

事度臣言出人且有疑其為忠賢地者而臣

自念從古奸邪依附嬖倖不過為富貴計臣

七十老人旦暮且死庇護忠賢將以何為誠

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 朝廷安而封

疆之事乃可圖也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邊

臣言是否若徒欲以空言 屢旨解此盈庭

之紛紜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臣竊恐將來

之決裂且莫之所終矣昨者

皇上屢諭臣出竊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臣故忍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

天地鬼神實知臣心知我罪我一切聽之矣臣

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臣去庶臣之心還得明且使忠賢知

臣以自為謀者而為彼謀其意甚忠而待之

亦不薄耳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

大學士葉向高疏題為臺臣人品自真對
臣求多太過謹請不惡衷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
臣已奉 旨慰留此猶論真事耳未病其人
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
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
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即允
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聲譽互為勝
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
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
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
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論人情
多端過生猜疑必遂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
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振于 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
為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舉

素不習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
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山岳及
于世局尤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
入然于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允厚所列率
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 邱
典則楚人請之 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
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 臣方服其無成
心柰何更以為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
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 朝如麒麟鳳凰
自足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必規規
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遂去鄒元
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者皆不得
安其位人心必為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
之禍必與 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已先
自亂又何暇問 封疆之事哉而 臣亦烏可
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
科臣之疏屢奉 內傳以填更票擬至謂宋室

禍敗歸于講學誰為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

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偽學

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為

性理大全 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六年道德

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網之事有所忌憚而

不敢為皆係於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

率多拂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 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為結黨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何

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 又有

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

起官為應天巡撫剋覈採切人皆不堪卒被

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

者為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率

為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者

者乃反甚焉 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

耶 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

囂易起若不稍為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以

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紛排擊險怪一至于此

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

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

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為

皇上了此事者 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 為執政而諸賢連翩

去 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

賈輩同被惡名是亦 之所取階而不安者

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 言為偏護則

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致自朋者也

生平不知講學惟是 鄉素稱海濱鄙魯生

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 猶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大學士葉向高謹奏為微臣冒昧失言時
 艱佐理無效耄病難支懇恩休致職事
 項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臣言
 蓋臣自弱冠為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
 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真古之遺
 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吏部
 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
 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款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
 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臣
 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
 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遂元標臣
 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
 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臣厚
 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為各人
 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
 同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

力矣從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臣
 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為非臣也臣固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臣清議臣成憲臣
 心正為此事童蒙奈何刻之臣為書院記臣
 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誚余者何其言
 之偶中乎至以屢奉臣內傳數語為臣之除
 毒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
 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
 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交息則如此上
皇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機而望臣息之
 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豈可為童蒙求去
 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告窮茫無以應而
 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役東此求救者日時臣
 泣臣亦為之淚臣無餉無兵無策臣校臣
 撫按及科道官臣連章累牘請臣加臣
 可以免加派之策臣奉老病之臣為臣
 苦念日夜眩暈每對同官言臣素如此何臣
 自立本意勉揆明春臣敢求去今再臣

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

聖慈哀憐九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覈

所以足餉足兵極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朋

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邊

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餘幸矣臣此言猶及

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以後再有辭說不敢

應也臣無任悚慄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雜史類

國子生茅維上福清相公書

昨得台札且蒙令孫再賜過略叙日內情形

不勝欣感感與共之念托取昨者師臺所

未上疏草一視或為少佐芻蕘而待之不臣

恐今日師臺上疏勢不容緩只得不避瑣瀆

再以筆畫代口陳幸師相稍留聽焉此瑣且

下矯情刻勵不通苞苴時亦禁切

主上又能約束各監第論此跡幾類大賢然須

原心跡考始末以定其人又須慮將來設權

續天應年 卷一百一十一 雜史類

宜以救其禍古宦官之賢如呂彊張承業者

代有幾人而為十常侍魚朝恩田令孜狂悖

忠者史不絕書故履霜堅冰之漸不得不備

嚴于中官而況冷自事非唐宋此亦美惡

武宗時比何也唐宦官之禍最烈以其權柄

也如文宗之甘露驪變與穆僖之受制亦

阿父之流雖感骸尚由余耳之右而唐制

予得與羣臣期接賜對而奏不意媿媿

人故訓註崔昌遐之徒猶得為人主畫策去

之冷

主上即章疏往往留中不省况而奏乎此外
勢愈疎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唐之
也宋之宰相能以空頭勅去大瑞不旋踵今
能行之乎且臣曾以副相視山陵陛辭請對
以數語立誅雷允恭而并籍丁謂今亦能之
乎此宰相權愈輕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
宋之二驗也

武宗狎人貴矣逆瑾為首而下之六七瑞猶力
領天臚筆 卷下 止信 十七 事 卷下 止信

能與之抗且賢如張永可說而使為我用又
武宗時即有假旨立枷大臣等事而

武宗數出微行昵此非一途即瑾擁蔽之而未
嘗能脅制之故楊文襄激說張永回奏豹
不難以夜半出寸紙籍之今此瑞方詐聲
假兀直以禁制

主上主上亦實有嚴忌而不能何厲之蓋以
官大閣皆出其門稍異已者次則誅磔少則
投閒此曹亦習知

主上之終不能自振而同聲附和之推挽之所
謂莫三人而逃與臣下雷同非大生之禍
莫今日為甚此瑞逆萌雖非瑾比而盛據
堅固幾出瑾述并不逮

武宗時之三驗也又萬曆初記二張司禮用事
雖作威福第竊之耳非若今日竟出其手傳
諭閣中奉行唯唯乃起居註所載申王召對
詔令鯨瑞伏罪請死而當時申文定公出語
太軟

領天臚筆 卷下 止信 十七 事 卷下 止信

神廟曾微哂之天下傳以掩口今此瑞恥于庭
辯又必欲以調停之擔委閣中遂假視

皇太子急症一說今初六午召五相公入深禁
肆其辯彼雖假吉於王司禮而若此光景
勢太重相體未衰今日即欲吐申吳門
語不可得况引漢唐諸盛事乎是瑞羽翼
已成全無顧忌又併不逮

神廟時之四驗也然則今之苞苴不行則
寶一空之人也何以肯食而今廉也外日不

向吏兵二部說事彼直眼孔大不肩問此紙
裏中物耳爾又倚捏以肯傳擬事事自終
欲盡穿朝臣鼻孔而顛倒其雲霧中此可
之不作威福否又謂之不墜蔽

主上聰明否夫心奉太奸而跡類大賢此政
莽謙恭之日而奈何二三元老亦狎之如海
鷗耶夫中官之禍莫大於有兵今內操雖在
掖庭小兒而衆已數千便非易制故愚以為
卽非逆瑾比而他日如田令孜輩劫遷乘輿

領天應章 卷十一 止

之事斷斷必能行之聞師相私論此事以
神廟初亦有此必過謁陵方罷今無論謁陵無
期此操原為東事棘而設東方未寧卽了謁
陵豈能便散此軍而不戢自焚與如虎斯翼
二隱憂亦不可不寒心也且自古關人無反
以謁者監何繇有兒故

英宗之誅曹吉祥直引漢曹甫曹騰曹操諸
以折之今璫之子女成羣非連婚椒室卽
筆鳳池此尤古史所絕少猶記唐之高力士

亦有守隆節痛家心遠嫌且本朝漢以
若今之富過鄒陽漢連三輔者此又忍之
則曰此璫猶不知書本一儉父終何能為
知田令孜亦走于五坊小兒以廣大事上
駭柄用今事亦絕類之夫事英主難於降氣
而易於轉手事主易於容忍而又難於割
恩此際為之太臣者既不能先事折其萌
安得不協力籲天以消弭其泰甚且楊憲副
盡聲以吐大端幾臚列已罄所未及者止去

領天應章 卷十一 止

秋捺 旨停刑與近日連婚外戚二大事
今六部九卿與臺諫公疏卑疏充滿公事
黃扉諸老何能無言况在師相行決去志
皮魚不惜屍諫豈以上去便同寒蟬乎故
下尊疏斷不可少而萬萬無唯急止自就
之理彼御史焦芳同傳之說原各有所指
臣批以辨辨但如此事開動盈朝非謂衆怒
難犯亦非謂體面當了實以此番大舉不
使此增稍挫抑變動於宮闈之間則彼將來

復奚顧忌我將如何收拾有局復結朝班
故愚以師相不難一言而難於為畫兩全
礙之策以所懸

主上之必允夫楊公一疏譬之博浪一椎秦亦
震動今見公疏累累豈無懼禍心何不使伊
黨善說之姑亦引疾避閒私第數月暫謝厥
印別委一人署之即如左班大臣被論亦須
註籍數月此豈非賢中官事而魏何難創行
之一面勸以戚屬在兩房及金吾者俱引疾
去一面請

王上恩禮不替而第罷其柄任一面潛訪員亦
內璫稍有智算能抗之者援之在事不第使
其門下魚貫以進而有傳法沙門之請一面
請 中旨戒諭中外處分止可如此以後不
得雷同沽激而又 嚴勅首倡這者安心供
職以別謀求軍國重務毋徒以擊中官清君
側為名高如此結局庶乎猶得康樂此不獲
密揭爭之而全在于密使所親信者巧說也

昔平勃之詒產祿則必藉陸賈以通郵寄趙
汝愚之請禪詔則必藉侂冑以通關禮此輩
傳說有効又在速酬之而即亟謝之此政所
謂以儀秦之術行伊周之心

二祖

列宗豈不在天呵護若第云此璫作用有賢而
無奸古方不可用于今遠憂不必設于此而
此璫權柄必不可卸此璫羽翼必不可剪止
以姑不深究四字為草草調停之法則真不
願今黃屏諸老挽回僅出于此尤不願我師
相以 三朝元老休戚與共者而亦坐視至
此也今師相決去無難也能逆中官便能去
若中官果欲假我作糖牌雖千疏不能去也
若師相能以此兩解法為完局雖終始寂無
一言而天下萬世諒之稱之而報國之功成
還山之念足矣若不能結局此事徒以空言
為高此震澤以下之所能為即李氣正未決
肯出此况向所期許與天下所仰望又不止

如洛陽餘姚兩公而已者昨蒙教云原無議
會何云失也愚則以機會尚在在遠識庸庸
思而密斷之耳此番話曾不止于朱希翁似
非其任也即師相非去志已決亦未可効
言也夫惟不肯休職毀譽素與師相共相察
幸向無一私于請且無一語詭聽是以更出
不達時務門生之上而強聒如此惟耐心一
評採之倘肯召問不憚星馳矣六月初九日
奏記

贈太常寺少卿侯公

公諱震陽字啓東號吳觀吳之嘉定人萬曆庚
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涉幾二萬里值
神宗暮年百事耗蠹公痛省厨傳不輕費一馬
一肉迨入吏垣時璫焰未熾然中外籍籍有客
魏者外與輔臣 此將為國患適客氏再
召公首糾之幸微寬政繼公起者皆不免然公
獨始此未幾激于 辯諸言官疏特疏叅駁
且歷詆諸相臣 內批調外公又出一揭一疏
極論民瘼圖計并鐫二級歸矣公歸後璫寢用
事初召諸言事黜者以收人望獨不及公丙丁
間銜公者又撫公所嘗剖析挺擊移官數語入
要典中欲中以不測事幸寢然逆璫每于看工
日訟言之朝堂某某者何尚免羅織凡所指者
承望皆如影響而舉朝皆知公病廢不能出幸
脫虎口然丁卯春公竟不起

上即位首復公官而公弗待矣踰歲以子嗣
疏郵贈太常寺少卿蓋異數也公潔廉正直與

人絕無煦煦色詞然急病好施不語獨學與
之訂終始不渝他懿行不勝著著其立朝大者
如此

吏科給事中侯震陽題為絲綸千古為昭
寵愛出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
肅 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疏
竊都內閣傳奉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午時
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侍朕躬
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膳
暮夜至曉思憶痛心不止安歇弗寧朕頭眩
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

欽此先是 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願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孽孽外惕邊疆
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

今主獨謂有奉聖夫人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
恐熒惑

聖聽為肘腋憂臣謂

明聖當陽幽邪舉照况山陵竣事出宮素有以
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

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責臣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
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維
期不謬而縉紳士庶亦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臣且驚且駭謂
此有所矯偽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

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南側班行
僅于 御門宣捷再親

天顏聆 玉語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
逼視而心識為非常

大聖人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
忘寢食朋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
承輔弼內之則有

中宮叶琴瑟之述 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

息調護維持以節膏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
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

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 即位之日休以遼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

人之懼此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

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子弟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邇者

三喪並舉

兩皇后弃

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

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露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霑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與哀枯槁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繇得知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

使臣工見使眾庶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

揣摩也甚矣其為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魯昭公慈母死欲為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

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思以義裁若是今之

乳母可知也今夫 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

邱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

至尊哉憶臣等匍匐送喪之泪萬姓角奔于宿

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眾中道路指曰奉

聖夫人靡不舌喬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

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拜塵號慟

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

先皇保婦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歎曰

此掖庭阿乳之婦適與後先繼述之際何

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

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圓明不祥

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

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焉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也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

續通志卷之七十一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褻之

身何得輒混視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鈞連借

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

聖寵而煽江京李聞之奸趙燒寵而構曹節

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哉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

漸又况風聽臚傳種種擬議業已見端寧止

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婦氏淑慎周旋

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曉曉弗聽胡為者也竊體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

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慮其故可思

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却而自調矣及

續通志卷之七十一

誦諭詞禁外廷不得煩聒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關力諍臣

喜此心即可以為堯舜臣若承旨緘默是願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克

皇上為堯舜之心亦為用諫官為矣故敢齎陳

土請伏念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容氏或優以金帛

或多時問勞示毋忘眷履再不令出入大

內賁近

宸嚴至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為逢迎者也但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候任而候錮勿施罪而
旋賞使轉展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
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敢
因是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採納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屢有諭旨如何不體朕心又來清擾候震
賜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附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添註主事未任

憂臣侯炯曾謹 奏為

聖恩夕拜重宣先臣朝露不待謹鳴哀感兼謝
孤忠懇 查例贈卹以資幽壤以彰

皇仁疏

臣屏處草土伏讀邸報本年三月十三日吏
部一本為欽奉

明旨事題將廢籍各官考滿典試條議薦舉請
告等項准復原官遇缺銓補而臣父震暘在
條議被斥之列奉

旨報可旋于十八日起補臣父吏科給事中

恩命乍聞闔門感慟該臣父于天啓七年正月
在籍身故臣嗣曾泣血吞聲逾年所矣恭遇

皇上聖政聿新神明復出即欲拜疏陳情願念
慘死諸臣駢肩累跡臣父禍不及此未敢先

控不意早膺

環召輒廁原班從茲隴覆白楊已自名高青瑣
君恩至矣抑又何言願惟錄生卹死

國典並優臣父不復被有生之榮應援卹死之
例瀝血哀鳴仰惟

垂鑒臣父震暘中萬曆庚戌科進士初授行

司行人考選吏科給事中天啓元年八月到
任九月內有再

召客氏之諭時客氏煽處後庭內與逆瑞魏忠

賢比外與姦輔 此關通線索傾危

母后虐斃未張識者早卜燎原之勢此諭實第

一關頭先臣半夜披衣質明拜疏反覆數千

言多刺要害輿情洶洶懼蹈不測

先帝傳旨重處閣教幸免同垣朱欽相倪思輝

臺臣王心一相繼入告遂蒙詔誦臣父自媿

同事異罰且首事違罰而不知首事已莫厭

解矣此先臣被斥之根也廣寧未陷熊廷弼

正化貞日競口事奉

旨會議十九調停臣父獨抗言化貞之用屬甚

算廷弼之並任非宜

先帝嘉其直捷下部立撤一人限次日即奏奏

未及上而廣寧陷經撫逃臣父又侃侃兩疏
各聲其罪乃姦輔 憑藉國多公論共鑒

偏借攻廷弼以護身臣父謂封疆壞吾自糾

壞封疆者官府壞吾自糾壞官府者遂希疏

參駁并規諸輔臣大抵責見在者之擔當風

已往者之隱忍諸輔倉皇引避 機發已

通內外積鄙冷謀并力午刻疏上申刻

內傳重處閣擬寬宥

內批調外而先臣未竟之言一揭一疏又繼之

奉 奏

嚴旨再鐫二級途次又見

嚴諭禁私揭纍纍數百言乃特為先臣發者此

先臣被斥之實也蓋先臣生平自矢一意公

忠絕無依傍初疏入告即以和衷勗勉在廷

廷諸耆碩又于挺擊移宮兩案信心剖折後為

史臣纂入要典中深文巧詆幾冲奇禍試觀

全稿覆視有無黨無偏確不可易如先臣數
言者乎至其骨鯁性生忠貞世篤臣曾祖

封曾任御史忤權外轉遺訓凜然先臣每讀
及嬖倖貂璫輒義形詞色記入都門臣以會
試隨侍就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逆璫魏忠賢
遣帖致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
賢矣先臣艷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恨
之入骨時有

皇城之役一切鞠人命飭門禁小有窮詰動關
闔豎惟意所為取

旨如寄臣父憂憤廢餐屢屢補牘執爭盡從中

有夫廉筆 卷二 一

格蓋垣席未煖自分必不免矣歸田以後為

先臣申政者合疏單疏二十餘上前此被放

諸臣皆相繼

賜環獨先臣一斥不復丙丁之際逆璫至舉先

臣名姓詰責同

朝不甘心不已幸沈埋既久無有應者然而駭

網危機喧傳道路蓋先臣幾為就釜之魚即

臣亦幾為覆巢之卵矣觸目之慘驚其外創

膚之慮攻其內沈痛幽憂卒以不起早知

日遭際

聖明弘恢天網臣父固當忍死須臾樂觀

大化而豈意天奪之速哉臣伏見

皇上睿照燭奸沉幾觀物假使先臣珥筆彈冠

未必不少佐

維新之理而未翔雲路之鴻已集座隅之鵬既

天衢之莫騁將泉室以何光查天啓元年將

皇祖朝廢籍各官分別卹錄內如劉弘寶劉為

楫皆以給事中建言降級贈太常寺少卿先

頌天臚筆 卷二 一

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該部照例加贈則臣父雖春明夢斷葵藿

未竟于生前然夜壑榮施環草尚圖于地亦

於以激發忠義揚厲士風亦非淺鮮矣

崇禎元年八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侯震陽素著忠謹准照劉弘寶等例卹與

贈卹該部知道

吏科抄參 八月十六日

侯給事在本科不及一載疏數十上特以風節著至今讀其諫草凜凜有生氣焉參客氏叅邪輔使其言行何至有逆璫熏天之燄幾幾乎不免虎口于生前而幸微

鳳詔于身後知

聖明待忠諫自不薄也舊例可循

新恩何靳抄出速之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

頌天臚筆卷之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曠

簡郵

贈少保家等趙公

公諱南星字夢白別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博學工詞苑林風推重之已為吏部考功司掌癸巳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少假時相恨甚竟罷歸讀書樂志間以舉業文字自娛每一篇出海內傳誦家食三十餘年著書數千卷天下仰之如北斗天啓初起為工部侍郎遷都御史改吏部掌癸亥內計旋晉吏部尚書好善若渴嫉惡如仇意所不爽屹如山岳不可撼其所欲行則風行斧斷不復拘攀常格如添設吏部司官一員以用鄒維璉南御史王允成特拔改北皆異數也而朝議以公高年碩德曲加隆重至有優免常朝之旨蓋近代大臣所無忌者尤為推託云初公家居時恨丁趙等濁亂朝政及掌癸亥謹著四凶

論以黜之初還

朝時周其規知將柄用也却迎公且其意謂必得公權公顧甚薄之於廣坐中嘆曰吾入山三十年豈知士風一至于此乎其間甚恨輔臣南樂之父公同年友也南樂雖大拜公尚以父行自居一日談次南樂極詆李三才公正色謂曰李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不可輕議前輩南樂面發赤自是漸參商南樂來謁公戒聞人無得通南樂忿忿去魏璫亦雅重公托所

知求題詩扇頭公毅然曰豈有端人而為內侍書扇者乎峻拒之璫慚恨會甲子孟冬廟享南樂小失禮節舉朝攻之如寇賊南樂積忿不堪遂反顏傾身媚璫出

中肯盡逐眾正旨中斥公為元兇云公雖削璫黨意未恆仍行撫按追贖請戍山西而公某甥某及客許念敬皆分戍邊遠今上登極詔赦至戍所人士共酌酒為公賀為束裝是時撫臣某尚護璫局必待部咨方釋

以此憤卒未及歸里年七十八訃聞贈公官保賜諡忠毅教廕子一人

野臣曰語有之太剛則折又曰人道忌盈趙公之名德而罹于禍其亦未鑒于茲爾乎然不剛不盈名亦不成公之名與漢之君爭烈矣

頌天臚筆

吏部尚書趙南星題為言官阻抑用賢甚
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拯孤憤疏

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縱託老病之
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毒重
心自不難于立枯豈代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
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
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煩重着該司官
敦催卽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

此臣不敢再辭卽謝 恩進部然惶恐殊甚

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綿力身在
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以
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 臣自入 朝卽聞鄒維璉
之清方有為由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
已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
義之區 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
中傅樾等進垢遇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

賴其鄉之先進委曲講解維璉乃到稽勳司
任 臣大喜自此無諱矣及調考功司而諱更

甚傅樾遂上疏劾余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為邪臣此二臣非碌碌
者也人皆知之無庸 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
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之疏出而

是非已明維璉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
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
冶之銓郎數煩 異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

任由 臣請 旨督趨不取不從何謂躍冶招
呼乃鴻臚寺之毒以

聖旨為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
到任亦辨疏求去 臣又以抗 旨責之收

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
立意主于寬厚 臣益大喜幾失此人而陳廉
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海內
番 計典必有一番管束 臣計典必有一番管束
牙等語維璉疑其論已也而又向 臣請去

論止之以爲此時人情厚自奔競譬如淫風
流行之辨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爲法
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開之
後安得無疑今外有橫夷內多賊民海宇騷
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爲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辱同心勅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
自三月初五日調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
戰未已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昵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參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不由邪徑也
而但隱語譏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
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而色好是正身而思
自塵之憂升于秦階而有窮途之哭豈不悲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各官殃及于無
辜舉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
今八十餘日不爲不久矣事由臣起又何所

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去耶
臣老矣左光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
去之理臣日無可終然之理况事起于臣理
亦何敢無言輒以悞臆之愚直陳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望

天語訓迪諸臣借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
璉勿萌去志共襄臣計典臣迂濶多事瀆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從使庶官不和
非惟老病而已定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

贈左都御史鄒公

公諱元標字別號南阜江西吉水人萬曆

丁丑進士公初第時江陵相奪情事起吳趙諸

公已受杖公復奮死抗言杖一百謫戍自是直

聲震天下雖兒童婦女無不知公為忠臣者

神廟親政擢為給諫旋以不合去家居垂四十

年建仁文書院聚徒講道其中間為人作志傳

文字然公于文章理學皆以名德重不以本色

重也天啓初起家為都御史公自家居後挫銳

解紛遇事皆以無必為宗不務浚刻有所條奏

亦濶遠不與時賢趣合顧能折節與時賢交時

賢亦以宿望戴公與趙高兩公並重類漢所稱

三君者時副都御史馮從吾與公以講道相得

共建書院于京師論者蓋起公遂罷歸居無何

卒卒後瑞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沒而削奪近

代罕見唯公與顧公憲成下公主立等橫得之

皆世所號為東林蓋邪黨所最忌者也

今上御極贈公官保賜謚廕子一人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開學之原

以定眾志疏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裹待

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

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瞻戀遲回者以此本

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

憲臣議開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

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

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惟深哉

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開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

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義

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

正直冷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其效
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
地自下此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
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聖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
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
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
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思千古自吾
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
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
諸儒並起我臣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
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
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素
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
計偕獨處臣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箬
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
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籍朝夕切
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

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下鄉成辰蒞徐借宿
國集諸部臣承餘人委書識并定性其書
諸士大商度今未嘗以是出徐借宿業林
神宗朝癸未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
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
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准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
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
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
視諸林下臣亦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刻
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
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
極入臣勤勤務常臣不得本分事是道
死是虛死朽骨清由黃鳥數聲不知陳與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素髮至老不能
隨自甘者也臣又有官焉前年某林
因有疾有行九臣是徑惟是在貴朝其
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愆前覆轍不

等語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割藩籬植墻按界
聞童蒙之言惟慈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
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與神之所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嘔
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
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
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
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奏為書院
建臣罪當斥懇乞

聖明罷臣以謝人言疏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持有此
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開
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冷
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

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等望其終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勅建書院于此豈

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
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為

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臣無非所以壯帝都

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邪說猖
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並

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
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君

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
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

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
真為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

臣等修職業措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也

公何修精臣何措耳童蒙可謂愛臣厚臣

且多矣臣亦感君之服君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臣

皇山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臣廟堂之上臣既
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
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左都御史孫公

公諱璋字別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甲
丑進士公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
家相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
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
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
悔驚啼而覺自此一意舉業竟成進士矣由行
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 旨歸降為桃源主
簿累遷至保定巡撫時淳沱水溢從隸勸公乘
船避水公曰吾居高位不可為民倡譯衙中
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吾唯有死耳水僅及膝
而退聞者知有大臣之節遷兵部侍郎轉
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尋為總憲適巡按應天
御史荆養喬與南直提學御史熊廷弼以爭
互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罷之熊黨遂劫
公歸里冬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
部尚書銜為都御史朝士以公累朝名極
愛重之公亦折節俯循輿論不以年德自驕居

位甚得人心甲子以老病乞歸不 允而卒卒
後陝西巡撫喬 離破其家仍追論削奪公弟
及子俱被禍

今上即位得蒙卹錄贈官廕子一人

貞之... 卷一百一十一... 孫公

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蔡輝題為
老臣生還無日報 國有心謹行尸諫

忠以佐 聖明極治疏

臣 通籍四十六載游隲今官

三朝寵遇叨冒逾涯生平自矢庶稍竭駑蹇之
力以上報

國恩不意積勞陡疾是以屢疏乞還骸骨未蒙
允放而危勢病篤易簣且時 嘗拋區區之
朴誠若不以此時一獻之

願

陛下忽焉長逝披瀝無門賫志入地長恨何已
語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臣請陳垂斃之言

願

陛下不憐其誠而採擇 臣觀今日世界天災迭見

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瀕海之憂

固且日玩日愒法紀凌夷以致洵洵人心漸

成瓦解之勢時事至此不可不亟圖治平之

策矣

陛下宵衣旰食亦既焦勞圖治雖堯舜憂勤殆

不過此願 臣謂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為本謀

固結莫如級用善類為先治道通於師儒也

風雲志會者清無隳 臣緒論推是跽伏草野

氛落赫泉或曾見庸而未竟其用如去任輔

臣劉一燦憲臣鄒元標原任吏部尚書周鼎

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張經世余跋

衡陳荐侍郎曹于汴老成丰采不盡發行或

經言摘而未獲收其用如原任詞臣文震孟

鄭鄭原任科臣侯震陽臺臣江秉謙寺臣滿

朝薦蔡謨英發尚有端方挺拔如科臣毛

龍偶以而有其深慎慎創已深宜還故

深萌莊翰爾時如臺臣潘之祥深意籌邊

兼臣張崇禮並以不阿不附中樞公論參

當急登庸庶幾振布又有清嚴清獻如徐

徐恭相

陛下若蒙 臣言新 臣痛擢 臣非其 昭德 聖

道請效拾遺 補缺 廷議 奏 臣 謹 謝 聖 恩

以為

陛下收拾人心者臣雖沒世庶幾亦以入事君之寸丹也猶願

陛下寡欲以保

聖躬勤學以進

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

民志可定內安外攘四海熙恬九京之下臣

尚當鼓舞

聖明以還報

先帝之靈爽臣時刻就木永背 闕廷老馬全

思不勝縷臣謹口投具疏語次失序不知所

云伏祈

陛下憐鑒採聽施行

天啓四年八月廿三日

野臣臣先帝先帝八月初十日病發

即此效草人以尸諫遺疏也情平一腔忠

君報國之誠而不能用公目是不矜矣今日

英爽有知能無欣起于九泉耶

頌天臚筆卷之三

吳門布衣金日并茂生父著

起用

韓少師

公名熿字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萬曆壬

辰進士由館選入翰林孤介鯁直清修無欲天

啓中拜東閣大學士秉正嫉惡嘗面斥匪人時

羣邪附會為梃擊三案誣以黨護言官與宗伯

孫慎行冢宰周嘉謨同有鐫秩之命既因當事

疏救得奉

溫旨念輔弼大臣姑免罪公親 朝政大壞遂

瑞權勢日益熾羽翼日益繁內外蒙蔽傳奉

由一時公忠大臣被譏廢黜誓以去就棄老

得放還單騎出都門唯二三蒼頭以琴書飲

相隨家居蔬食布衣蕭疎若寒士居心如水與

世相忘無復春明之夢矣恭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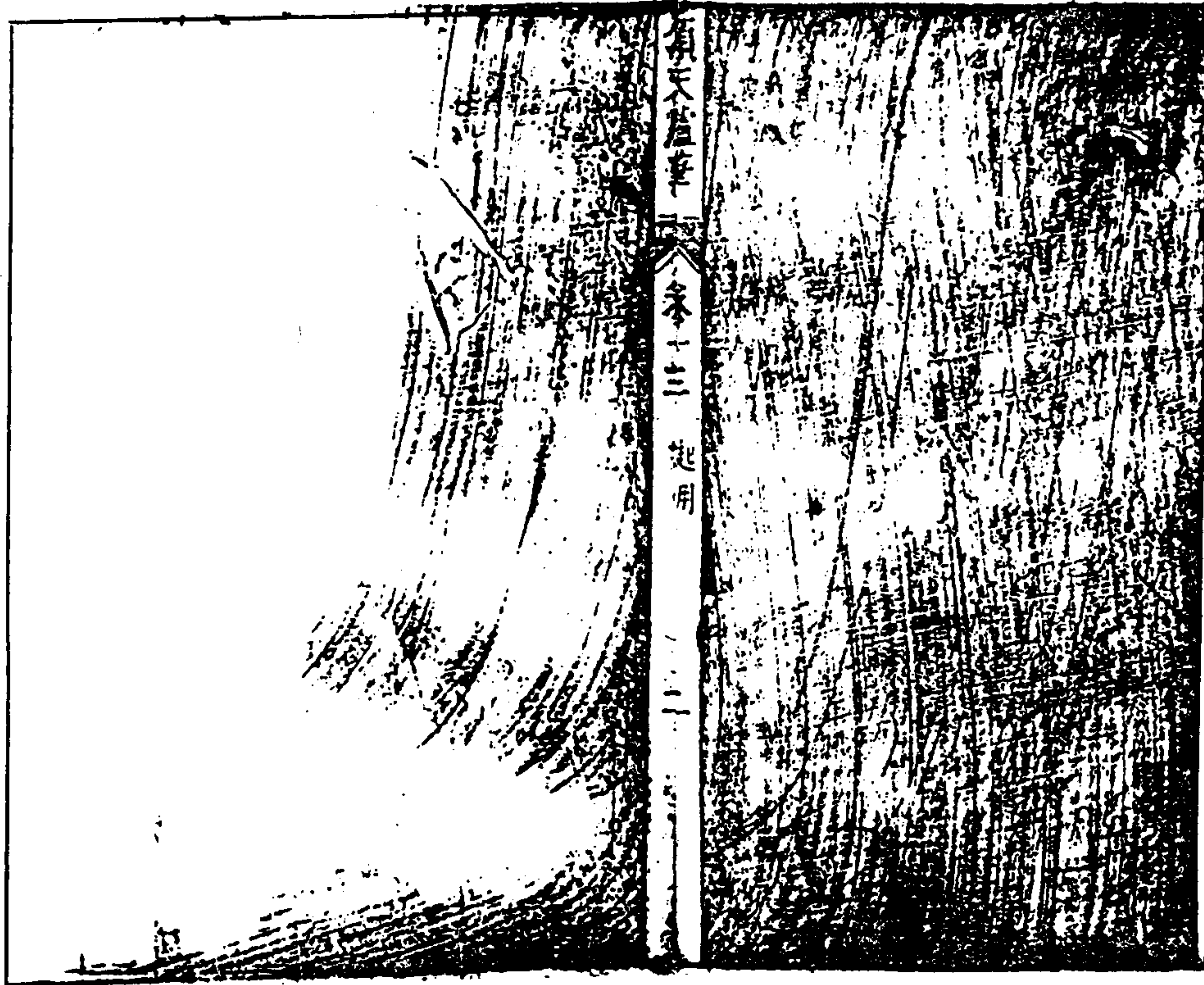
今上御極臺省百執事交頌公之清風峻節

上亦素知其賢屢旨獎諭遣官迎召

平... 第 8 版...

君臣道合際

堯舜之世而臯陶稷契復見于今日也



大學士韓爌謹奏為奉職無狀懇負

恩乞賜罷歸以重政本疏

臣以謏材通籍特從荷蒙

先帝拔擢

皇上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參預機務頻

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

軍需匱乏不能資 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

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

先管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 宵旰之憂忠

直尚稽 召還而榜樣 朝堂無能同 震

霆之怒於後先多官之斥逐 諭旨出之威

嚴在

聖明振肅紀綱中外懼興黨禍而 臣既不能憂

時深念有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擬持為

封還之戇斯皆 罪狀之大且著者

皇上釋此不問而微示詰責札 諭欵列諸事

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揔屬罪端曷

容深辯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

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圓右方之費
伏蒙

皇上責臣以協參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

臣且奉以從事而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秕偶

前極知非據薙除且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也

亦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席藁恭遇

皇上聖壽節辰勉出 慶賀拜舞班行不勝隕

越比還私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

出庭戶乃知本綿枝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汗

頌天恩臣 頌天恩臣 頌天恩臣

即天之所弃臣即欲凜奉訓辭勉圖策勵萬

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禱臣官仍治臣罪以為忝冒逾涯輔理

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 國體不褻倘蒙

聖慈曲垂鑒貸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喙息尚

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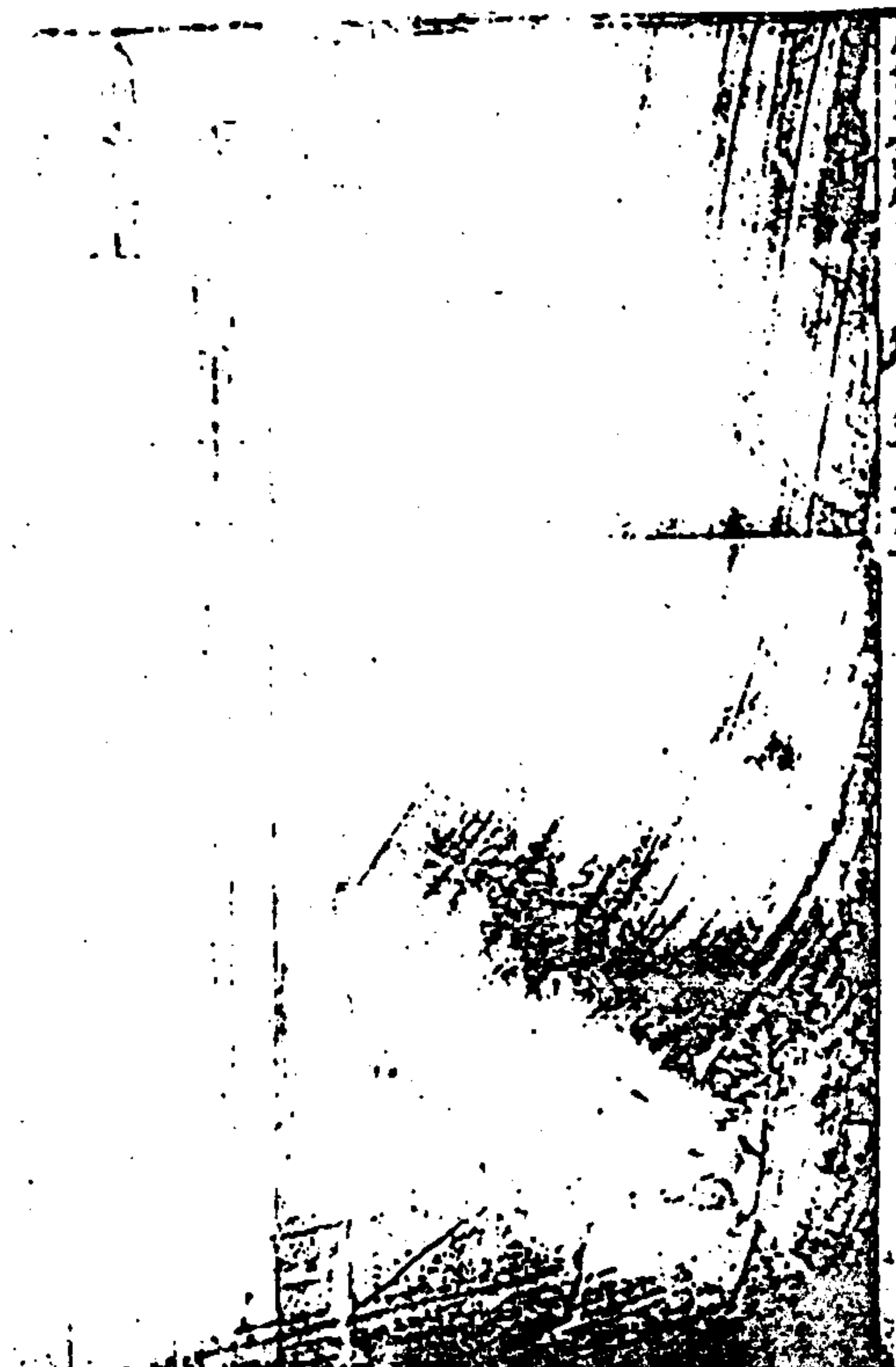
聖壽實為厚幸跼踖循省罪罰深重恐未易以

邀茲

恩造也臣無任懇天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韓爌等謹奏為遵奉

聖諭事

臣等欽奉

皇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為民間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

類

卷三

起用

六

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欵諸臣或居位鮮

雄偉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未

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該邪搆陷惡

非為戎首或階因驟躡藉職掌尚未全廢以

逮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淺昧徒

者臣等欲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

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槩擬削籍又慮罪輕而

罰重垂治朝酌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

不謹例一欵將諸臣並擬開住另請

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為即寬政

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

項亦荷

恩波其於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

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

查究既覆思之民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尚且

風靡彼效尤何復深怪又聞上本時多棍捏

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若必行查

頌

卷三

起用

一

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此地

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

宸斷為也再照此舉臣等凜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

秉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

聞收括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

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

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

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臣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頌夫履華

卷十三

定州

大宗伯孫公

公名慎行字別號淇澳公為荆川唐先生

之甥文章理學宿有淵源萬曆己未廷試第三

海內咸稱得人登第後更謝客齋居唯以讀書

求道為務塵事毫不經懷人亦不敢以流俗語

相溷通籍三十餘年蕭然寒素于故業未嘗增

長尺寸也論者謂其清德近世罕視累官至禮

部侍郎署部事時

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尚涉危疑公敷陳調劑

趨令就國隱然有羽翼之功晉尚書

光宗大漸左右妄進藥物俄而晏駕民間訛言

被弑公不勝痛憤具疏叅輔臣方從哲坐以趙

盾弑君之罪議不得伸棄官歸方相家京師尤

持國柄與戚畹內侍交結磐固黨與甚盛聞公

真為難無不欲剽亦公腹者魏璫得志遂削公

職仍追賊遣戍罪案已定未經江南按臣發遣

是公久在籍丁卯秋已掛號為着伍矣而

今上登極赦詔至竟得免戍人謂公誠心至行

頌夫履華

卷十三

定州

在孫宗

天地實陰相之今公道大昌物望攸集行見

明良慶會共贊

中興盛治于萬禩云爾

頌天臚筆

卷之三

起

王侍御



原書編跳九頁

王侍御

公名心一字純父別號玄珠直隸吳縣人登萬曆丁未進士選授行人奉差出入京華不煩驛傳不受餽遺以廉謹聞天啓初拜為江西道御史執法廷諍有折檻風時姦媮客氏與逆璫魏進忠相為表裏矯旨亂政請封邀賞傳奉自由中外疑懼

熹廟寵信加以特恩異數逾于開國之列公每上言乞裁抑之云今日

頌天臚筆

卷之三

起

王

聖意當念遼左將士勞苦宜先慰卹乃鼓激其氣攝服其心以得人人自効為安邊之計若婦寺侍衛微勞只須優以金帛慎勿賜之茅土亦不得先官中而後疆場也時有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等疏論客氏致觸

聖怒竟以落職被譴公又極言申救之於是媚璫者咸畏忌矣遂嗾當事偽擬矯旨降公三級調外任去歸未越歲而又被黜矣公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課子為事甲子緹騎四出吳楚為

甚里閉語傳其當遠矣其當遠矣訛指公錄是
倫倫朝夕兢惕凡以言獲罪者皆不能保此頭
顛也足不出戶食不下咽但危坐靜聽聲息其
迨下邳秋逆瑞事敗海內正人始得貼席以喜
黃髮餘榮隨荷

聖明召起公復列西臺之三月而三上疏抗籌
時事有裨

聖政悉採錄焉

頌天賦筆

卷五

起用

起用

黃髮餘榮隨荷

臣下服外以辭事類內五人故辭類以事
臣下不出戶食不下咽臥或坐靜聽聲息其
甚里閉語傳其當遠矣其當遠矣訛指公錄是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為懇乞 聖
明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疏

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
漢光念戰傷之將則代分子女之憂宋祖思
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激勸
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
士拋妻棄子披露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
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
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頌天賦筆

卷五

起用

起用

朝廷凡有慰勞存卹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
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 明旨一則曰
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効有勞績着戶部速行
擇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
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 陵工告成敘
錄在內一似

上心獨以私恩為憐憫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
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
恐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
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纒
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恐不
諒者以為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
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
文武將士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着注重臣夫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
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臣即臣民
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如一彰

聖諭如給土田明示教錄流播聽聞殊傷

聖德又况

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王告成而
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
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

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
夫帽短衣幾同兵子泥頭土面有如塑人等
語臣深為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手書
有云自來無遂萊艸而居之按臣惟有勦力
行間身先羸卒期熱血早灑以謝知己而已
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
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齎金急乘
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

願天履筆臣卷之三

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
如此則三方將士皆如挾纊投膠四衛人心
罔不瞻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
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愈不敢也用是昧死于
瀆

宸嚴臣一念狂愚不知忌諱惟

聖明矜察

天啓元年九月初六日具

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
諭念係阿姆比別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
激聒其遼東文武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憫
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
澤與閩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
諳大體姑且不究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為忠言可味
懇乞 聖明俯諒言官之心以維一體之
誼疏

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
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帝怒夫
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
人為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
小臣慙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
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人
主之過失無繇上聞也况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
者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奉聖夫人客氏
其心不過謂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
益望

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 朝廷而已尚不
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慙也不意有

干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衙門已有公疏申

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自可無言但臣伏思言者一

段苦心積慮不透徹于

皇上之心恐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

而天下亦與俱危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

嘗嘗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

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

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

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

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慮聽者直適

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頌成

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下於是世始得指

而稱之曰此

皇止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體

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明旨謂內廷之事

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旨以為非

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不能為一體中

外不必為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

否人人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

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正宜通其血脉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事件件照管節節呼應何憂

天下之不洽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羣臣

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遂至流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

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

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

家事視國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類

從諛可以取權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

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撰

文殿撰

公名震孟字文起直隸長洲人登天啓壬戌狀元公爲孝廉三十年清標絕世物望所歸及第後海內卽以文文山忠節期之會言路有攻訐鄒吉水媚璫者公首疏斥之璫怒幾中公危法賴韓盛二公力救僅落職回籍尋以逆璫嫌隙廢黜編氓時有危言浪傳公神氣恬夷言論自若入竺塢山讀書賦詩灌花蒔藥蕭然有塵外之文司方韻士負笈過吳門競欲望見顏色履盈戶外公惟獨坐一室弗與妾兒竟日緡閑舊業但焚香啜茗洵矣當今清流第一人也詩來以見公之高致云戊辰言路交章共薦聖天子特起爲侍讀公尤高臥更越歲始出山明良際會行且劾中興于萬年矣

封事見後

附詩六首

甲子除夕

喜見春回在歲寒物華無語靜中看梅因地添枝猶凍鳥以人幽歌每懼叢柱向能招隱士高松何必避秦官青山樵點還須我谿可名愚谷可盤

其二

誰能送歲不新篇作者如林孰可傳多半江南嗟賦飲大都遼左歎烽煙或云世局真環轉共指民生似磬懸我但一樽酬令節懶從風色卜

來年

乙丑元旦

又隨雞唱尾羣紳也作階墀拜舞臣絳闕三年簪筆夢滄江萬頃浩歌身開雲恍見扶桑日聽鳥疑聞上苑鶯淪落于今何所願乾坤同頌太平春

其真

柏樽狂倒醉親知共喜年華汎酒卮領略光天無妄想破除塵界有新詩厭迎帝笑休觀劇戲

問輸贏不看棋斜日半窻香一縷百般時寫贊
春枝

丁卯除夕

芙蓉為帶蕙為紳且與 清時譜逸民一歲風
波驚噩夢 兩朝天意見 王春景同怖鴿惟
飯佛跡學潛虬未敢神笑語兒曹須起舞樽前
難得太平身

戊辰元旦

崇禎元年
歲朝立春

元年元旦正元春 主聖如天百度新日月光

李天章

起明

李

華瞻 盛代江山安穩着畸人掃門未解供頻
笑啓事寧容到隱淪飽弄煙霞三萬頃漁歌樵
唱報芳辰

戊辰除夕

留得餘生戴 聖君七年高臥動星文諸公
袞誰青史 悠悠尚白雲歲月謾誇烏兔捷
漁樵閒話觸蠻紛中宵自度昇平曲恍似咸韶
帝座聞

翰林院修撰袁震孟奏為 國步艱難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
杜亂源疏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
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
兇氣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
江甯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
復虞恒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
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感地
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
小臣工勢力同心寧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
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其為竟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
將使

祖宗豈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為解東
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
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俟火炎而燕
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異水沸而

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

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不知所終也蓋常人

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

安于頽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味爽臨朝寒暑靡輒於政非不勤矣而勤

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

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

有天子應事 卷之三 起明 皇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

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某部知道則某

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

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

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且以明習練達卽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

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

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

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揚帖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祗畢朝儀

安取此駕行乎繡橫玉署金者爲也 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

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

誦說無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問閤隱微無

頌天臚筆 卷之三 起明 皇

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

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感而生倦

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

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

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

侍之口頰夫

大君照臨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 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 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蔑之為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眾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捷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愁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垂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晉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

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玉純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各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 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皇上身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省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

鄭太史

公名鄭字謙並別號峯陽直隸武進人舉天啓壬戌進士公少穎悟過目成誦譽世時知名世貴盛然嗜讀書好折節東南名士爭重之十九舉于鄉迨第禮闈入史館才名籍甚董宗伯玄宰評其制義直繼王唐公清方英特不肯徇格套時王司寇紀以劾客魏被削策蹇驢出都公賦蹇驢行送之一時傳誦吉水鄒先生時引講學曰吾畏友也入館七十日會文殿撰震孟上書泱旬不報時傳中外有線索交關公慨然抗疏直陳留中及內降之弊疏引權璫煬竈姦輔藉叢語有摘之以激璫怒者幾不測值講筵諸老申救得落二級去公歸益閉門著書忠愛劇恒恒見乎詞村居却掃江左人士望之有天際真人想獨于諸君子之遠也皆周旋無所避遲卒偵以報璫會六君子同死詔獄獄生黃芝六葉燦然為獄卒所蹴公為賦黃芝歌詞聞都中璫怒甚而公父振先曾任禮曹首劾山陰朱相

君十二大罪浙人多怨之方逆璫搆虐徐大猷劉志選皆故相親暱為璫乳兒擅政指公為黨魁丁卯遂織入顧同寅獄詞削奪永錮公避禍為訪道之遊登廬阜越嶺覽羅浮諸勝芒屨道裝人不知其為峯陽也

龍飛之始諸護璫局者力扼公扼者旋以媚逆敗乃奉

旨環召而扼之徒意猶未已然無如公論何則仍補公庶常李侍御長春疏云博聞強記之鄭

鄭入豔稱江南真學士者三月庶常七載廢棄

即不破格優擢奈何猶不與以應得之編簡受傳習于同咨等趨承于後輩事體之大乖錯者

也適下外艱躡蹠幾絕端居讀禮日侍太夫人側不復一過貴游蓋公遂若無意于世道者嗚呼如公者其可無意乎世道也哉

黃芝歌

我聞東散長吟後靈芝不肯煌煌秀胡為采來園中履夏至陰滋益其候一校兩枝徐相湊

坤成數意乃究瑞氣所鍾神物就下為河岳土
 為宿色正中黃神之祐天心有在愚者詬似蘭
 當門義致寇狐狸鯁鯁紛踐蹂茫茫杳杳何足
 叩靈根乘願匪輕茂繁花空與雕欄簇腐草欣
 欣非我族條然挺出人間宥寒芒熠燿光雲繡
 榮枯傾刻寧不壽根浮葉落中無疚優曇一現
 真奇邁如鳳皇鳥騶虞獸已矣自今無馨臭瓊
 臺瑤宇居還舊我所思兮商山岫高山莫莫流
 水澗天空誰和松風颺東園綺里清音奏擘擘
 頌天履幸 宋十一 地用 白三 邪六 卷三十一
 療饑吾所授相將散髮仍披袖駟馬高蓋危且
 陋盍歸乎來唐虞宙



翰林院庶吉士鄭鄂奏為 聖治方新昌
 言當採懇乞 聖明早鑒留中之弊以塞
 亂源疏

臣蒙

聖恩讀書中祕歷觀往古典亾之轍循覽今日
 理亂之幾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擣頃見脩撰
 文震孟疏私慶有為

聖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遐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

頌天履幸 宋十一 地用 白三 邪六 卷三十一

候 命浹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惟章奏

之批答官府素交之騰理也或朝上而夕下

或夕上而朝下則 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

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

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 留中之漸也留中

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

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又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奧之奸有譏寒心未得所謂攷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姦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

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

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

頌夫

卷十三

地州

四三

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

無廟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

施而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歷稽史冊凡召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

降之屢 旨用以頌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

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濟

聖慮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 朝豈宜有此語

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職初尙作養本無言責但實

見留中為治亂所關且數日以來未見為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略陳梗槩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廿九日具題奉

聖旨

頌夫

卷十三

地州

四三

湖廣道御史馬鳴起題為 聖孝以繼述
為大 明旨以禮法為經懇祈毅然立極
作 天地萬靈之主虛中轉圜慰中外臣
民之心疏

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為元子則君必
當以天為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
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
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儆斥曰天罰
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怨中正自持庶
可以齊家治國稱肖子焉若人臣之事君也
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願具修身齊家耕
承付託之重對越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
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
憂惶靡措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
慶 神明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膚智夙成又莫不懽呼舞抃共慶奕
葉重光今且五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志學
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為治國平
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擇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
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
出官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
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以後還
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
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 臣 捧讀
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
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為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幾傷

玉體之和試思

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何如珍攝至論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謂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聖訓

聖訓

加以第宅廕其胤子則酬不謂不厚矣若謂在內乏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

稠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乏人矣乃容氏者

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戀不忍割使絲

綸拂經喜怒乖錯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

以為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

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節係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

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闈域之戒時肅內外

之防 紫禁遂遠保姆何人乃輒輕為出入

非所以肅 官禁之防也不便者二夫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

女德難終婦怨不拯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

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

廷所能窺測然弓影無傷生疑鼓鐘時聞于

外近習權璫線索易透涓涓不已將成江湖

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為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為無傷怒其沽名而罪之書之史冊謂

以一寵婦之故相繼遂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關內肯切責闈臣亦

力主持則貽讓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

不便者六此故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思也再讀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聖訓

聖訓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臣勿冲夫臣而敢欺
為天下之大戮諸臣奚敢自犯至勿冲二字
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

聖作物睹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無留
難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加
焉况在事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
矣奚可以勿冲自命而罪下臣之敢欺也

頌未應筆 卷十三 起用 中九馬侍御五

皇上以宮闈為重以繼統立極為主斷絕小恩
勿徇于嗷咿嚙噉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
怒愛憎之私將

天地

祖宗實式靈之豈特大小臣工共沐高厚已哉

臣無任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奉聖夫人容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
有何干預本內線索字樣指何事件是何主
意且屢諭已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
撥拾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
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頌未應筆 卷十三 起用 中九馬侍御五

戶科左給事中陳良訓題爲憲臣之疏宜明權閹之惡宜罪懇乞 聖明立斷以安

宗社疏

臣讀史至宋見司馬光知諫院疏論任守忠十大罪英宗中主耳未卽行其言然卒聽韓琦以空頭勅竄之遠方千古頌爲美事如今日太監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參論不一而足顧憲臣臚列罪狀特疏糾明忠賢惡倍守忠罪浮遠竄

類未應筆

卷十三

地用

李三原

言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在握立速而置之法以快舉朝公憤實願願望之乃忠賢具疏反徼明旨而憲臣之疏尚未報也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從來未有參疏不下辯疏先下而有之自今日始又自忠賢疏始 臣未見忠賢疏抄不知飾辯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形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忠賢種種罪惡所懼者

皇上知之乃

皇上明知之而明覺之在

皇上或謂孤雛腐鼠姑緩雷霆而忠賢且爲封豕長蛇毒流中外况忠賢漫誇顛直正以文其奸欺

皇上輕信小心日每恣其大膽使形見勢彰可疑可猜之人猶然旦夕

皇上左右識者危之若忠賢隻手障天自殺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箝制言路蔽

類未應筆

卷十三

地用

李三原

言

皇上之耳目掃天下之忠直如論客氏一疏則立斥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論李實一疏則加怒章允儒幾不測矣如借內相王宗則謫處帥象不旋踵矣向非皇上轉圜凡茲骨力諸臣不墮危機則羅重錮此又憲臣疏所未及而忠賢遂不勝誅矣蓋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絕少故交結之案律例獨嚴 臣猶記唐葉京過宦官于塗馬上一揖詢議喧然遂終身不錄此無論曹節王甫之

焰不可呈身即呂強張承業之門亦不宜托足彼通奸附逆古風望氣惟勢是依有一于此則有莊士元之例在若縉紳士夫以其墮落市朝之誅其又何道謂宜如憲臣急逮忠賢究問果有交通呼應諸不法實事立請尚方以振士節而雪國恥此更于除奸剪逆之內寓勵世磨鈍之機所關非細伏惟

皇上大奮乾綱下憲臣討逆之疏明權璫不赦之罪早正刑章布告中外即九夷八蠻惕息

頌天履奉

卷十一

述用

李

三

聖天子之明威俯首歸命宗社實永賴之而閣臣為今日之韓琦瞻仰在此舉矣臣無任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奏

聖旨楊漣奏已發下魏忠賢本只控辭何曾疏辯陳良訓附和沽名念係言官姑不深究以後各官還遵昨旨不得瀆擾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劉芳題為逆璫貫盈罪狀昭著已窮之奸謀叵測莫道之天討宜先懇乞 聖明大奮乾綱斷早賜誅鋤以遏亂萌以安國家疏

臣觀自古奸雄之胎逆也明竊人主之權柄陰劫一世之人心而禍機之猖獗也又每醜釀于堅冰始凝之時而大發于情形益露之日是以英君誼辟正法小人不惜懲極之誅立鼓風雷之勇誠恐惡極莫可掩計竭無復之忿焉思逞苟且一擲及此而議典刑祇貽後時之悔耳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假借國靈擅行胸臆有彌天之氣焰張蓋世之淫威 朝野寒心神人震怒諸臣忠義憤盈思白簡從事竊思

皇上之明聖決不容此大奸大惡終憑城社欲重發其奸慮反速其逆也臣于前月二十九日知臣堂官楊漣已具疏摘發忠賢穢跡如山罪累難書筆舌靡盡嗣接邸報要其過惡

大端昭灼人耳目者副臣已明告之

君父矣計

皇上一親覽之當必有震電憑怒置忠賢于法天威不少假借者無何而忠賢駕言慙直以乞

憐反邀 温綸而副臣之疏束閣數日始發

票擬竟蒙呵責矣此何但短忠直之氣長權

奸之志哉及臣于此更有隱憂焉不忠忠賢

已成之巨憝情狀未彰而患忠賢將然之逆

鋒燎原莫制積久而發其毒必深仍示優容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王五則齊御二

變故易起此臣所為瀝血呼天不避鼎鑊仰

祈

皇上之一斷也

皇上以今日之忠賢勢尚可一日容于左右哉

詔令天之言也生殺予奪天之命討也而

中旨可以臆裁 綸綍猶如寄取欲去即立

去不顧芝蘭之空類欲殺則立殺其同草菅

之芟夷趨附者牙爪為收漸成臂指願使之

人異已者雜粉踵至潛示天下嚮往之門試

觀邇年以來誰實使 顧命之元老理學之

碩儒執法枚卜之大臣以及史臣銓臣臺省

臣無不削跡歸而黨錮禁者非忠賢之為乎

誰實貽 官闈之螫毒忠璫之慘死又動輒

立枷恫數十之冤鬼無辜羅織任士民之向

隅者非忠賢之為乎 官府之間畏忠賢不

畏

皇上袞鉞之典自忠賢不自

皇上頓笑喜怒忠賢市其威稜過舉指名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王五則齊御二

皇上受其貽累以茲所作所為明見無

君無父而猶然盜竊虛聲冀以終欺

皇上而父之罪端已盈無從遮護懷內不自安

之念處莫可誰何之權肆無忌憚甘心首難

一旦為所願為者尚忍言哉且從來刑餘之

人富貴及身而止未有子女盈前孩孫擁膝

如忠賢之身家足戀而窟穴可營也雖云關

寺交通中外相與為非亦未有口銜 天憲

顯然賊害忠良明養私人公然布置羽翼如

忠賢之內結奉聖為奧援外通士紳為線索也 太阿之倒持日甚已漸忘其非有意肯之承奉日使人爭佐其顏行于是有蒙面而甘為謀贊提戈而明效馳驅犄角相聯呼吸相貫逢忠賢之惡揚忠賢之波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歷觀前代用邪之禍及婦寺為奸往往出此姑未暇遠引即如

武宗朝有媚劉瑾者而者宿不遑帖席

神廟初有阿馮保者而首揆不及束裝事有同

領夫廉筆 卷十三 起用 五七劉侍御

然殷鑒不遠然以彼之事猶曰禍及臣鄰

耳 臣觀忠賢之聲勢不啻禍及臣鄰而已者

彫飾塗地不難帝制自為礦窰莊房抑亦奄

民疆圍內操作備安知非伏莽之先資進示

招搖因灼見無將之逆志况事權在握尾大

不掉脫復寬以歲月聽其與僉王輩早夜圖

謀關通脉絡迫難作而噬臍不及悔之晚也

臣冒不測之危竭忠盡愚披肝膽于

陛下者誠以 國家之誅忠賢宜亟不宜緩也

之須臾則事變可弭遲之頃刻則意外可虞 蓋為

宗社計久遠非徒為時勢扼歎而已伏乞

皇上速賜英斷正法鋤奸逮忠賢付之法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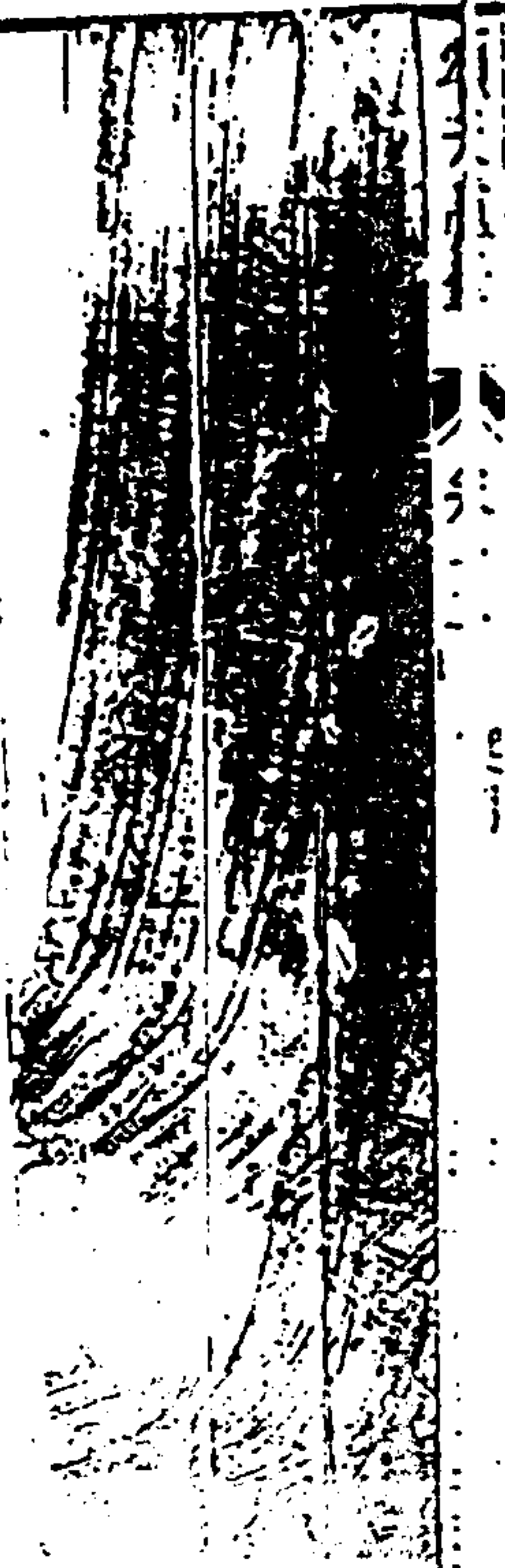
其從前過惡明與天下共弃之如 先朝計

劉瑾馮保故事則亂形可杜公憤消紆永

旁落之萌弘啓太平之日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題爲凶逆宜

直氣當申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懇乞

皇上速俞憲臣言官之請以除亂本疏

臣觀今日天下亦春春多事全恃

君側肅清 朝政修明可以撐持大厦于將傾

柰何有厥監魏忠賢橫惡 內廷又添腹心

一大憂足以召 天變而危 宗社也忠臣

大奸大逆種種不法罪狀罄竹莫言憲臣

漣首發其惡討罪之典富不踰日使天下

領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五十五 仰

大聖人之作爲明並日月威同雷霆即東夷西

戎聞而膽寒豈不美哉乃靜聽數日只見

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

之 旨近又罰俸科臣魏大中并責諸臣

擾姑不深究之 旨

皇上豈真是非舛誤愛 罪璫而輕

祖宗天下于一擲乎不過素愛忠賢小心小忠

不忍一旦割弃耳

人主不察養其貫天達地之惡至于罪狀既盈

人主即欲不割弃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程

元振仇士良我 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

是也且 人主即不肯割弃天下必有代爲

人主割弃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

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至以阿父呼之矣

我朝王振

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見殺于袁

綰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何有

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漢唐癰疽既潰太

領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五十五 仰

命隨之我 朝二正之時其危已甚幸于

國脉不至若漢唐耳今

皇上既以太阿之柄授忠賢而忠賢亦以明操

太阿不肯還

皇上生神龍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

皇上將何以爲 宗社計乎而抑豈爲忠賢家

族計也凡人臣苦口犯顏以諫

皇上者忠于

皇上也使非忠于

皇上誰無身家性命之憂父母妻子之想而敢
觸雷霆當斧鑕以取摧折之禍也 國命出
于讒口天下事不可為矣此豈獨憲臣之任
諫官之事乎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
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
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為胡廣趙戒國亦
艱矣即詞臣經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闢禍開
陳以冀

皇上一悟使

領天鷹筆

卷十三

起明

李

皇上鑒古知今寧肯使此大奸逆而不割恩正
法乎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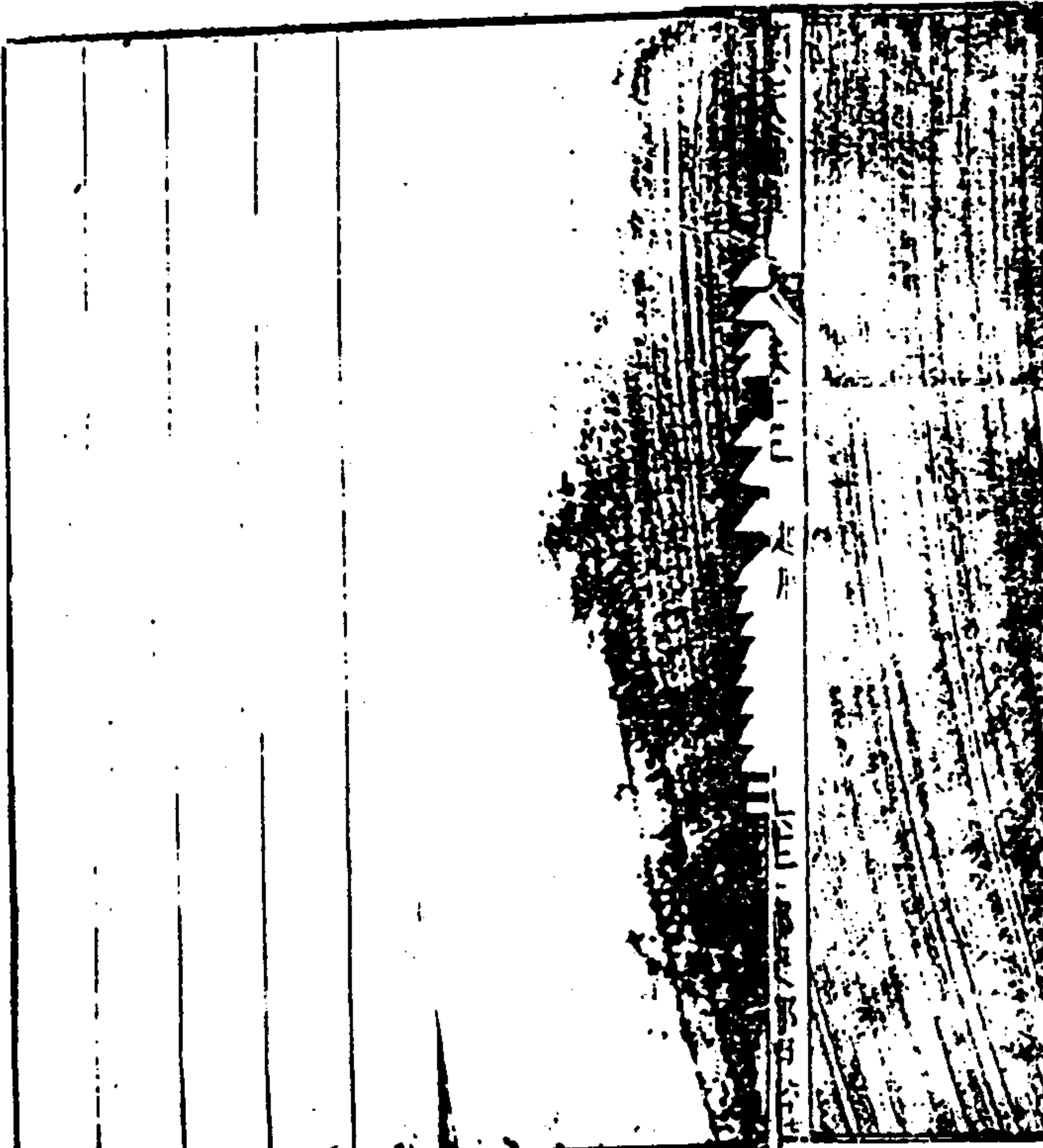
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職務移任閑宅以示天
下悔過之意或再保其天孫決不當再聽奸
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
皇上即不肯割弃忠賢天下倘有代為割弃之
人者時忠賢蓋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 願
宸衷穎悟渙發優 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并
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上 奏

或救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閑庶人言可息
宗社可保矣 臣知言出禍隨無以報
皇上寵擢之恩故敢冒死以

聞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奏爲 君側不可不
清 英斷不可不決乞

聖明剖恩正法以消禍本疏

臣歷觀前代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弄

權禍 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

相申屠嘉得而檄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

朋結趙婕妤操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

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閹興貴干預

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即收繫獄事聞召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等專制國

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

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時任守忠離

間兩宮右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空頭勅召

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竊弄兵權矯

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裡爲

奸故都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隱相而

宋祚竟移若是乎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

遠

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跋扈無禮如左都
御史楊漣所劾之太監魏忠賢者漣疏列備
悉 臣不必再爲更端

皇上試取其疏而一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彼

此交通廢職繫繫羊頭狗尾視漢之朋結趙

婕妤者有以異乎如素 廷推之制停黃門之

遷奪金吾之秩以至冤斃青衿之命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

又如內操烏合憂在蕭牆 中旨濫觴斥及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忠鯁至于道路傳聞實煩有口甚有爲臣子

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

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輩

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

一人況其僭擬

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時所未見蓋不赦之

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閻興貴

不足相比數矣 臣意漣疏一入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

憤乃漣疏竟奉 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
溫旨既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 臣
始不勝駭異 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為任
事何者為小心而侈口慙直尤屬欺罔且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罪狀難
欺欲辨而不敢辨也

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自罷乎自知 國法難
逃欲不能而不敢不求罷也

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早決矣宋臣有言大臣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六至 許黃門 聖旨

不言故小臣言之今漣大臣言矣而

皇上猶未斷自淵衷 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

結舌不言哉 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真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于

漣疏者亦皆觀望緘默以遵 旨為戒不發

一言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矣惟言莫違聖有明訓

皇上獨無懼乎 臣非不知忠賢口含

天憲股弄群臣漣疏無如之何何有于 臣然 臣

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盈天特假手于

漣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 國家治

亂安危所係故敢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伏乞

皇上毅然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夫忠愛之

口此一舉也 臣知諸輔臣必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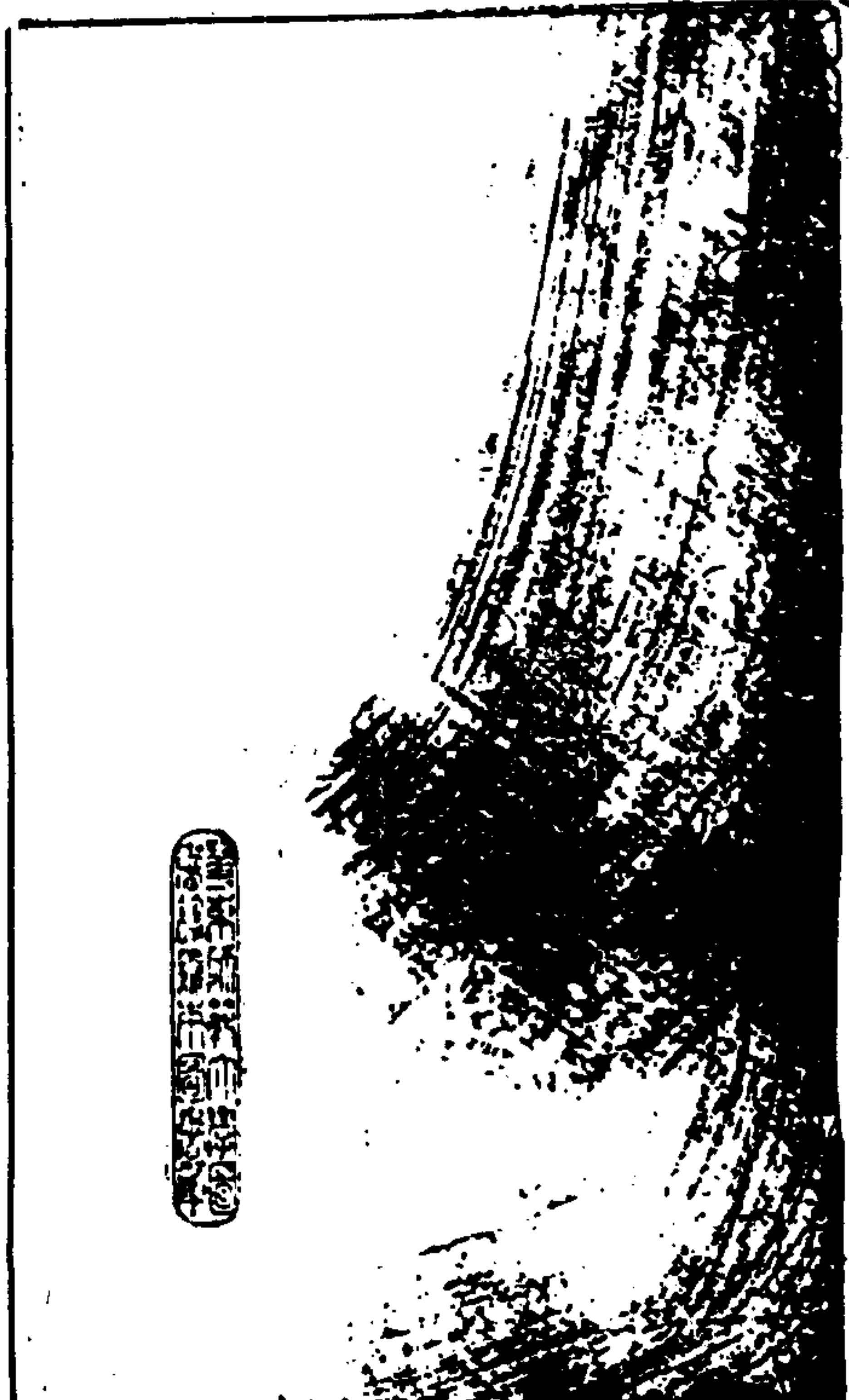
皇上割恩必成

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尚美千古矣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六至 許黃門 聖旨

聖旨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起用 六至 許黃門 聖旨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題為邪宗自認臣疏
自明仰懇

皇上毅然軋斷立訊厥惡以明科臣心迹以釋

中外羣疑疏

臣謂木先蠹也而後蟲生故人必自疑也而後疑至近日舉朝請劾誅內臣魏忠賢疏中皆指及交通舉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傳樾獨自疑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而獨疑及傳樾有同心何也豈非以其自認

頌天臚筆

朱王

起用 李左方書御

之宗兄傳繼教為之格手頃臣隨堂官楊連之後執簡而糾忠賢當誅狀中間臚列交通羣邪傳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傳繼教為傳樾所自認之宗兄明白入告者是豈臣之有意督過于樾哉亦惟是就樾言樾樾即以樾之繼教還代之樾耳殊不意此一言也時樾所口吐而心思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以邪黨中臣矣夫臣而黨邪也彼傳繼教者果何如人而樾黨之查繼教之為東廠理刑

也出身書役營為較尉忠賢喜其狼狽陰刺以理刑屬之一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而故托身權璫已應切司馬牛之憂乃強認支派分明者意欲何為况繼教外張虐焰內借璫威關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樾獨不見不聞乎若其中之玄機祕竅繼教有靈樾豈無知乃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交通摘駁中旨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

頌天臚筆

朱十三

起用

李左方書御

不一過而問顧獨于臣疏中忽漫拈出自認宗兄一語念不自其輒謂臣突以交通坐之且謂橫誣且謂迭至豈樾于諸臣諸疏亦覺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既已自為吐露自為擔承却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強欲以發縱二字箝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樾之所以為樾也纔得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覺其神為告之復自供而自招有如此也然臣因是而洞見樾之肺肝亦不過欲自為脫

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裏彈文火
 攻繼教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教孫升木念
 茲之誓滌胃飲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跡合
 符稱義不受辱之烈士哉倘計不出于此而
 動曰邪黨邪黨誣一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
 省交叅之疏得意列名爲侈言曾不思以列
 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作之
 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臣居
 恒慕之蓋亦嘗數數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
 見其所服習者彬彬理學所矜尚者侃侃氣
 節有槩若此臣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
 作何面目以強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閭
 中矣伏惟
 皇上念舉 朝之疑不可不釋卽科臣之自疑
 亦不可不釋乞
 勅將傳繼教與傳應星等併下于理會官究問
 早爲剖斷庶科臣之心迹可白而 國法其
 幾振乎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奏爲
 聖主不容有權璫
 聖主不宜拒忠諫仰懇
 皇上大奮乾剛立賜處分以遏亂源以清士風
 以維億萬年泰運疏
臣見我
 祖宗定制設立六科十三道 命爲言官因竊
 自思官以言名則凡 官府內外巨愆大猾
 無所不可言不得言何至使盜權竊柄欺君
 蠹國如東廠之魏忠賢目不識丁心原無血
 質蠢性狠氣雄膽粗者以久踞
 君側濁亂 朝政處處羅布爪牙以張威焰日
 日密結心腹以傾害善良一至兇窮惡盈而
 尚未有明著一言以告我
 君父者則何以故無亦仰念我
 皇上冲齡踐祚天縱
 聖神日月之照無須豈遺遠近雷霆之怒有待
 終不優容雖諸臣非敢坐視任忠賢之穢惡

或諸臣亦欲少需聽

聖明之獨斷乃言官未及疏糾而臣堂官楊漣

義不反顧已特疏糾之臣堂官方以疏糾而

科道諸臣且摩肩拜疏或公糾或單糾惟日

不足有加無已蓋已力數忠賢罪惡之大直

發忠賢秘密之藏忠賢即百口以自辨附忠

賢者即百口峻訟以求明亦終無以為忠賢

盡一奇措一語者是豈其諸臣之故排忠賢

則惟是忠愛一念鬱極勃發知有

頌天臚筆 卷之三

紀明

主事房會稽

皇上自不復知有忠賢其大不利于忠賢者政

所以大有利于

皇上也乃

皇上于忠賢疏則批發先下為之剖明為之獎

許而于憲臣則加之呵責于諸臣則付之姑

不究致令舉朝大小臣工低回歎息嗟

綸綍之失宜歎政體之倒置且相與鯁鯁焉

共抱杞人憂此其憂誠是也然諸臣所憂者

前日之忠賢而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賢也

何也忠賢之侍我

皇上左右非一朝夕矣

皇上之起居好惡忠賢已備習之熟知之矣因

以投好去惡遂敢蔽日障天實妄意

皇上之終不知外臣之終不言也曾不意外臣

言矣豈無不及言者乎

皇上知矣況有不及知者乎現見雪消忠賢果

坦然自安否見影察形

皇上果渙然無疑否縱使

頌天臚筆 卷之三

紀明

主事房會稽

皇上無疑于忠賢竊恐忠賢不能無疑于

皇上之疑之也借疑起懼怖死貪生平素恩濃

寵固之人而一旦覓全身遠害之策語曰疑

人莫用憂政在此諸臣所深憂者今日之忠

賢而世所過計者異日之忠賢也何也

皇上方以恩蓄忠賢忠賢顧不以恩報

皇上即云垂念其潛邸微勞不至使其就死亦

當痛懲其竊弄威權不得令其復近況忠賢

雖能求免于今日果能自必其更免于異日

乎即

皇上能使今日之免忠賢果能自必異日之更免忠賢乎惡黨之見最短惡黨之慮最深業已委轡焉復防之既密邇在肘腋之間且朝夕謀蕭牆之變縱忠賢萬無此心惡黨方先為導倘忠賢一有此心惡黨必力為決從來婦寺相倚為奸內外交通煽禍此臣所深憂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拊心疾首者更在外之忠賢何也邇來紀法陵夷徑竇開張或

頌未臚筆 卷三十一 史部 雜史類

念急梯榮輒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管窺便自神伎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為孤注在傳應星傳養全陳居恭及科臣傳樾所自認之宗兄傳繼教等輒以忠賢為冰山無一時不傳消息呼吸立應時而密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機伏弩鼓其舌以提掇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陽以欺人則蒙頭換面轉其腔以塗飭外之耳目益姓姓互引親親共締內與外扛成一片焉與蘿永結

百年此其機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毒心辣手勢有不得已者自來省台之疏不下二三十上蓋無不人人以交通

中旨為慮則是 廟堂之公論業已彰明較著彼哀如充耳若罔聞知者謂之何哉嗟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么廢刑餘何足與証且尤然揚言引退曾是以狐媚之術通忠賢者累

頌未臚筆 卷三十一 史部 雜史類

忠賢仍反有覲面目貶玷班行臣竊恐忠賢輩之掩口而私議其後矣臣言官也觸邪者責在言官除邪者責在輔臣臣嘗從班行間聞

先帝當彌留之際曾諭輔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今璫權重而附權市重者

累累若若養世亂而汚士風殊非

堯舜之世所宜有也懇惟我

皇上自為 宮闈計自為

社稷計即據魏忠賢諸不法狀重加顯戮不則
斥逐遠竄亦得早圖以除內奸其傳應星等
或下詔獄或下法司仍 勅下從公究問依
律正罪以除外奸統惟輔臣一意主張力請
皇上毅然斷而行之

宗社無彊之休端基于此若曰言出禍隨臣言
官也言行而身危夫復何憾

天啟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 卷十三

三五房作御

工科左給事中熊奮潯題為亟 納舉朝擊
邪之疏以清宮禁疏

頃者東廠太監魏忠賢之被叅也 列款多端
其有隱奸秘慝貽

九廟神靈之恫為

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之此謹論也
有窮兇慘惡犯無將之戒為中外久已扼腕
者而諸臣相繼發之竊意

皇上聵念 宗社深惟儉壬立行其言而明正

頌天臚筆

卷十三

三五房作御

其罪合 官府翻然覩廓清之象即不然而
姑與懲艾曲開一面早收厥衛之柄用允投
閒之請僥倖于

明主之不即戮豈不至公至仁賞罰大興自

天子出曾無何于忠賢之辯則原其小心能任
事矣夫近習小心成于敬謹豈謂擅黜陟擅
生殺擅命令之足當勤勞也于憲臣之疏則
稱其沽直非忠愛矣夫大臣指佞自其風紀
若以言人所不敢言者為沽直必至當言而

相戒不言者之為忠愛也于諸臣之疏則稱其逞臆瀆擾罰者罰姑不究者不究一槩切責矣夫言官指及乘輿

天子改容豈以通國切齒之中消合詞糾之不得令其人人聳息 宸嚴無絲一希折檻盛美不亦長權宦之焰而短忠良之氣也臣又有以諒

皇上之心矣毋亦曰此一忠賢也

皇上毓養東宮之日朝夕與共迄 正位龍飛

頌夫庸筆 卷十三 史用 非正熊給諫三

之後逢迎為勤一旦何忍敝屣其簪履故小不忍耳不知從來大奸大逆未有不假小忠小信以取容者寢假而心粗膽大惟其所欲為而不肖之心起寢假而手滑顧後欲永保其欲為而不懼不克終其所為而無忌之謀逞矣曷不思之也蓋國家獨有此機權耳權之在握如太阿之不向邇而倒持之則折機之待發如風霆之不可掩襲而濡操之則墮倘猶其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狐疑之

極養成扇噬兔管之深轉肆鴟張見禍於蕭牆患生帷幄天下事尚忍言哉惟

皇上赫然軋斷大賜處分

社稷終賴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

頌夫庸筆 卷十三 史用 非正熊給諫三

廣西道御史王政新奏為微臣言所已言
皇上究所當究逆璫辨所難辨 國法憲典遵
所當遵疏

臣稽往牒歷數中官已事若秦之趙高漢之
曹節王甫唐之田令孜仇士良宋之童貫至
我 國朝之王振劉瑾馮保輩一切擅勢專
權濁亂朝政盤據禁廷妄作威福有罄竹難
書更僕未易數竟而今日太監魏忠賢則兼
而有之者也先是 臣堂官左都楊漣慷慨論
頌夫臚筆 卷三 起用 十一王曾

列二十四惡狀以 上聞事事犯大奸大逆
件件皆真見真知嗣是大小臣工特疏合疏
分疏計兩日而六七 上一日而三四 上
焉嘔血刺心千言萬語唇敝舌焦頰禿急急
孜孜皇皇憫憫只欲博

皇上一悟此皆諸臣所已言而 臣似可以不言
者獨計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前者傳 諭明旨讀竟有姑且不問
又 諭有隨聲附和抗違不遵的 國法憲

典俱存決不姑息 臣反覆思維而 國是何
法典是何憲也豈今日之 國法憲典只為
廷臣外臣設而不為內臣設也又不為內臣
之大奸大逆彰露顯明者設也

皇上于此可以不問魏忠賢于此因可以不辨
也竊恐奉此 明旨傳聞內外而忠賢番得
一護身之符保命之丹衛生之券矣將來剪
蔓難圖噬臍無悔追駟不及而
宗社生靈之隱憂伏禍有不可知不可言者

頌夫臚筆 卷三 起用 十一王曾
皇上試取諸臣章奏滿公車填 御前乞 省
覽者而畧一過目一留神照彼忠賢所怙何
惡所犯何條所應得何罪

皇上可以不問而忠賢之不辨遂置不問夫忠
賢何以不辨也不敢辨也忠賢誠膽大包天
情知我

皇上有照膽之鏡在一辨即明此際魄散魂搖
敢辨耶忠賢誠心奸極淵情知我
皇上有印心之鑑在一辨即真此際委首縮頸

敢辨耶忠賢口舌即巧如簧捷如軸齧如蜂
蝎情知我

皇上有斷把持羣醜之尚方者在一辨明而真
即剴決如流此際失身滅血蓋粉無地敢辨
耶大抵忠賢如虺如兇又如鼠如鼯雞能鴟
能張又能啼能笑能出能藏前倨後恭小廉
曲謹大率類此今忠賢不辨

皇上即為之不辨而繫置不問矣天下臣民謂
我

頌未應筆 卷十一 崇禎 今主事傅...

皇上天資聰明無所不聰明及至到忠賢一事
聰明何以反蔽也

皇上性格英敏無所不英敏及至到忠賢一事
而英敏何以反不斷也 國法未彰 朝端
所危憲典雖赫

君側不清 臣竊恐

皇上于忠賢為養癰也養癰之毒毒必深而難
潰為養虎也養虎之害害必巨而難撓為飼
鷹也飼鷹之戮戮始周行而已不可捉摸矣

若其甲第如雲旧連阡陌合門姓氏拖紫曳
金雋宅營祠題坊旌額邀異數累殊榮

皇上何負于忠賢而敢犯無將敢甘跋扈敢為
多翼之獸添足之蛇吞舟之鯨摠過于前代
趙高等輩之奸惡而毫不知有我

皇上哉 臣豈不知與言及此猶可望

皇上潛威嚴寬宥微臣狂愚激聒至其于魏忠
賢則為撩蟒鬚履虎尾迫患若撼山之螻撲
燈之蛾而不瞻前顧後然而身受

頌未應筆 卷十一 崇禎 今主事傅...

聖恩職分言責圖得

聖心即轉即悟即不以小不忍亂大謀而廷

斷決發鋤今日奸宄杜將來隱禍造

宗社生靈無疆福澤 臣即捐軀不保可以謝

二祖 列宗在 天之靈而更不負

皇上養士之 恩也冒死陳詞伏望

皇上特斷施行

天啟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

陝西道御史梁元柱穹蒼之告變已彰

聖主之去奸宜決懇祈 睿斷立擊權璫以急

快憤盈之正氣潛回怒譴之天心疏

臣惟宇宙間陽能制陰陰必不可抗陽此

天地之大義也陽制陰則順而常陰抗陽則逆

而變此天人不爽之真符也今日 朝廷間

在族類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在 官府則

廷陛為陽 禁密為陰在羣僚則百執事為

陽闡寺婦為陰頂逆璫魏忠賢罪惡貫盈無

頌天臚筆

卷之三

起用

人車乘傳御寺

君無 天神人共憤且與奉聖夫人共相朋結

已構成建寧之累 輦谷之下敢怨而不敢

怒 廟堂之上敢怒而不敢言獨 堂官楊

連疏叅大罪二十四款侃侃鑿鑿 天鑒洞

昭當斯時也

上帝實為之式靈

祖宗實為之假口乃

皇上不亟聽其謙謨竟以尋聲沾直黜既而遍

臺省諸臣復著惡聲罪章滿公車

皇上又不早賜之圖轉並以同聲贊擾黜又既

而通部寺大臣危言叩關而 天聽如故又

既而羣臺輔閣臣微諷納牖而奉傳如故夫

忠賢一闈宦耳舉 朝之所共非在

皇上不能獨是普天之所同弃在臣鄰必非獨

仇何至煌煌 綸綍獨倚奸橫之刑餘槩沮

忠直于入告幾于我父我母我仇我讐

皇上之拂諫日堅一日奸竊之寵靈日專一日

忠賢之盤據日深一日 宗社之隱憂日甚

頌天臚筆

卷之三

起用

人車乘傳御寺

一日

皇上故稱堯舜主也一時舉動不知何以若此

滿朝洵洵屏息重足半月之內簾陛之間場

灶蔽明豐蔀掩畫一結成堅冰冥晦之景象

人心為之梗塞

祖宗為之悽惘

天地為之慘澹倏而昨十四日凄風暴雨殞雪

彌空如拳如石注擊移時畿甸驚惶不知所

出 臣相向錯愕婉轉圖維以為近日 朝廷

無事可召變則忠賢實致之忠賢未必能動

天則

皇上實致之

皇上謂權奸不足疑將天變不足徵乎謂人言不足信豈天心可不順乎

皇上試對揚休咎之符何以前十日躬虔露禱而甘澍萬家何以後十日寬庇逆璫而雹降六月徵應之機固的的不爽也非乘此謹告

修省急攬大權急震天威將忠賢立賜處

頌天應筆 卷十三 全五要傳御手

分 禁闈一清隱憂永杜不然人憤愈盈

天心彌隔 宮掖之變有不可忍言者 臣即碎

首剖心願與李杜齊名不能為

皇上効涓埃也納諫除兇于以回 天運社在

聖明頃刻圖之耳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貴州道御史張鑣懇乞 聖斷亟除內奸

疏

臣聞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

在官闈在朝廷則治在官闈則亂夫官闈者

何人即朝夕在人主之側人主所信為勤勞

小心忠直任事隳其術中而不知覺也則婦

寺是也太監魏忠賢交通奉聖夫人彌縫左

右竊弄威福以嬰孩待

皇上而以奴婢待官人其視閣臣如贅疣而視

頌天應筆 卷十三 全五要傳御手

諫官如仇寇氣焰灼天網羅遍地遂令生者

重足而立死者含冤而泣在朝者有抱憂之

悲在野者屢杞憂之慮憲臣楊漣首倡大義

抗疏論列繼而卿寺臺省連章糾劾

皇上試取諸臣疏一寓目焉以諸臣視

皇上為何如主哉况 臣小臣也言何益然 臣料

皇上之心不聽而遂不言又 臣大不敢也用是

不避煩聒為 皇上陳之竊謂忠賢前日之枯寵作威其罪大

今日之飭非文過其罪更大

皇上前日念忠賢微勞令奔走左右其先猶小

今日知忠賢橫肆聽其盤據肘腋其失更大

今日

皇上于忠賢有必不可不去者也

祖宗朝聞闢官不許干預外政

太祖時有內臣言政事者上切責之即日遣還

鄉里

孝宗時凡召大臣議事必屏斥內官退去數十

頌天臚筆

卷一三

全宋書卷三十三

步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今忠賢專

權擅政

九廟有靈必陰殛也

皇上略不為意是為不遵

祖制人主之德莫大于明斷如日月之無私奸

邪必燭如風雷之迅烈時刻不逾忠賢罪惡

貫盈

皇上始不能知今諸臣言之而

皇上知之猶不能去則隳其主德

人主一嘖笑一舉動無不與

上天相感去歲災惑守斗今春風霾晝晦地震

迭見是

上天明示以宵人用事陰盛陽微之象大臣者

人主之心腹也小臣者

人主之股肱耳目也今大臣言之則為牽誣小

臣言之則為附和諫官言之則為瀆擾將舉

朝無一忠愛之臣而

皇上之心腹股肱耳目盡付忠賢一身臣恐諸

頌天臚筆

卷二一

全宋書卷三十三

臣人人解體而

皇上乃真孤立于上也雖我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豈真不法

祖不畏天不敬大臣不容直臣唯一忠賢之言

是聽是從哉蓋忠賢之奸如鬼如蜮無事不

上下其手而忠賢之黨為狐為鼠無處不用

陰陽之術彼諸臣之疏安知無隱匿不以進

御覽乎即所進者安知不以言官之過端以激

皇上之怒乎且進之時又安知不涕泣仰求苟

容以乞憐

皇上之前即在旁之人安知無容氏輩窺伺

意旨委曲寬譬代為解脫以希

皇上之見信乎

皇上之所以愛忠賢者出于至誠而忠賢之所

以欺

皇上者入于至神且以為過直為小心也

皇上何不于御門之時親渙玉音進大小九卿

科道諸臣詢以忠賢之惡將見赫然一怒有

頌未臚事

卷十三 九五張傳初申

不待臣言之畢矣臣此疏一上知

皇上必責臣沽名必曰不諳事體然臣所諳者

先朝劉瑾馮保之事體所不諳者輒近緘默

將順之事體也又必曰姑不究然臣欲

皇上嚴究忠賢欺罔之罪并究臣愚慙之罪也

伏乞

皇上俯察羣臣之言將忠賢亟賜處治即不遽

膏斧鑕亦宜投之邊戍以為內官專恣者之

戒至容氏亦望早賜斥逐就外居毋聽與忠

賢交通則紀綱嚴明儉邪屏息實神人莫大之慶

宗社無疆之福也不然騎虎難下桃蟲拚飛他

日之禍將有不忍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奉

聖旨

頌未臚事

卷十三

九五張傳初申

貴州道御史張鑛奏為巨憝雖已伏誅姦
黨尚多漏網直陳媚璫之臣以申 國法
以昭公論疏

竊惟閣宦之惡甚于毒藥猛獸然不盡繇閣
宦也皆繇一種無耻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
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魏忠賢崔呈秀
表裏為奸威福獨擅已經

皇上睿斷處分臣謂忠賢不能自為也忠賢特
受人擁戴而還為人嗾使者耳即呈秀亦擁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述州

李三泰傳御筆

戴之穢濁彰聞者耳臣記甲子年初入班行
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即
縉紳中有通內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知其
為通內者猶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耻焉
臣目擊心憤曾具疏懇乞 宸斷亟除內奸
一疏大觸忠賢之怒幸

先帝優容不加譴斥臣時適與病會隨 請告
歸里以避其毒不意後來愈趨愈下忠賢之
氣燄日熾月昌而附忠賢者之精神亦日新

月異有顯而附之者建生祠等是也有隱而
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呼千歲是也有
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
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父是也
有拙而附之者以珠玉為羔雁以苞苴填谿
壑是也有巧而附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鍛
鑠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
所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荐拔
是也有後事而獎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
于鎮守之內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
臣是也有先叅之而後附之者初猶迫于公
論後則露其本色者也有先附之而今叅之
者勢炎則甘為小人以逐羶勢敗則冒為君
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為忠賢所弃者是
邪佞之屢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
極醜惡今冰山既頽猶嘒嘒自解是隱忍以
避禍委曲以觀變也夫果懼禍胡不託冥鴻
之高舉即果觀變第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為

頌天臚筆

卷十三

述州

李三泰傳御筆

賜竈之不置而祝釐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論以飾解嘲之非設有夾日之忠妄希博名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為之羞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槩言之有三等焉其一等漏盡鐘鳴之輩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惜遺臭于身後者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可以遷趨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枉尺之謀為頌末臚筆 卷之三 池州 李三張侍御直尋之階如楊夢寰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麼亦可私借苟可快一時之意不悔終身之防如朱童蒙是也楊夢寰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朝夕密邇因而投身于忠賢從來工部錢糧俱交節慎庫收放夢寰欲便已私遂串合呈秀嗾忠賢更變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解及搜括捐助銀兩

飽夢寰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也且與呈秀此倡彼和創為差回御史催欠物料之議使其議果行處處皆黃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因天變直言正老成憂國之苦心乃夢寰自陳一疏若怨若懟且倏而問卿倏而司空倏而宮保卒邀溫綸拾美廢以去若而臣者真漏網之鬼蜮也李養德以已未進士躡躑尚書晉秩太傅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過拜忠賢為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頌天臚筆 卷之三 池州 李三張侍御廷臣之動靜以報之本廠而肆其妻非則不獨為忠賢之孩兒而并為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母死不奔喪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為兵備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起元據實糾參職自應爾旋奉旨責起元以排擠抗違而鐫其秩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未有巡撫以叅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若是蓋

起元曾疏救楊姜以此開罪于李實童蒙爲起元所叅怏怏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潛通忠賢而起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君茂旨一疏叅起元并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

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六人而起元逮矣

聞李實在杭州時每向人暴白以出疏原非

已意乃他人做就迫之具奏雖未必出自

童蒙之手然李實不叅起元于他日而叅起

元于叅童蒙之後不可謂伯仁非由我而死

頌天臚筆 卷三 史淵 李實傳

也不然何叅呈秀者殺而叅童蒙者亦殺也

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巡撫便因巡撫

以媚璫延綏何地此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

惟以建生祠爲首務以至引例奪情漠然罔

顧倫理又禽獸之不如也夫童蒙必曰忠賢

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嚴關重臣數年捍圉尚

不惟奪其應得之磨...促之以守制何獨戀

戀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夢寰亟賜

處分其劉志選者薰心事璫倒身逆閹羅織

皇親離間 宮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逃不赦

之條宜 勅法司依律擬罪 臣非苛求四臣

也去惡務盡行法貴平四臣不處不惟 國

憲未伸且無以服被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

以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

不在忠賢下并 勅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

自何手庶奸黨無躲閃之地而 新政益光

矣周起元盡職任怨忤璫受禍被逮之日漳

頌天臚筆 卷三 史淵 李實傳

人士相顧墮淚至橫坐以十萬之賊令其妻

子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 勅該部從

優議 卹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

楊連熊廷弼故誣多賊今梅之煥程註已蒙

恩超豁則劉弘化之賊想亦

浩蕩之恩所必宥也 臣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謬

摠忠憤伏乞

聖明省覽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上

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往日媚璫情事義正詞嚴可稱讓
論劉志選業經處分楊夢寰李養德朱童蒙
李實已有旨了周起元觸璫被禍從優議卹
劉弘化受誣之賊并行查豁該部知道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熙朝大政記卷之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撰集

起用

岳少司馬

公名元聲字潛初一號石帆橋李人登萬曆癸
未進士武穆十八世孫也生平忠孝自命律身
清白好獎拔人材寬柔以教至于遇事感奮仇
直不阿屢廢屢起不少挫折力贊毓 儲護建
國本指斥 三王竝封之議大忤時宰荷

神廟嘉納得停封需 冊於是公名大振于

朝嗣因姦徒沈惟敬媒孽夷封以感

聖聰公凡三抗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田著書
諱道遠近文士擔簦競投公虛懷延接誘掖不
倦其貧不能給者為之授餐凡為公知愛者率
成名士為良臣一片熱腸濟弱扶危人藉以舉
火者纍纍矣棲息鴛湖之上幾三十年夷然有
終焉之志

熹廟察其孤忠起太僕卿歷陞南都少司馬值

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將公懷憤草疏呈大司馬
 陳公合上致觸兇鋒眈眈欲噬陳公託疾請
 告去公以留京重地不敢兩大臣一日遽辭戎
 政乃朝夕懽息在事會京操時突有奸弁剝軍
 激變幾至搶攘公立寘弁于法衆始帖然隨同
 諸在事者具疏上
 聞以聽處分此定例也不謂公弭禍之功反為
 逆璫報復之地獻媚者劈駕風影之詞以中公
 逆璫遂

卷南 地湖

矯旨回籍聽勘旋復削籍編氓公惟杜門却掃
 攝心玄寂視身家性命于度外矣戊辰春幸逢
 聖天子御極除姦理枉凡諸臣受菟者竝得昭
 雪公得復原職給
 誥命再被
 寵禁孤忠大節一旦獲信因感事懷舊於武林
 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
 君子之名志不朽焉公之尚德維風有益于世
 道人心不淺足與此祠竝峙千秋矣

原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謹
 奏為孤臣被黜無端逆璫脩隙有據直陳情
 跡始末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蚤荷 國恩委事

皇祖神宗皇帝四十餘年生而木彊遇事感奮
 屢因軍 國機宜輒為陳控而于

皇考光宗皇帝毓祥 儲宮之日矢護 國本
 力諍

卷南 地湖

三王竝封之說致與閣臣相忤伏蒙
 皇祖神宗皇帝嘉與容納特
 諭停封以需
 冊立已因邪棍沈惟敬以東倭封貢蠱惑樞臣
 大傷 國體抗疏三上復與樞臣相忤以致
 落職而歸陞伏艸野二十六年伏蒙
 先帝垂察孤忠起列仕版于天啓三年十二月
 以大僕卿歷陞前職竭蹶受事甫及半載于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適遇逆璫魏忠賢惡燄

滔天公憤匝地遂同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
陳道亨等公疏具 奏為權璫罪狀已著舉
朝公論宜符懇乞

聖斷亟斥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事遂以是疏橫觸忠賢之怒而勢不相
容矣道亨移病歸田 臣猶懾息在事而適遇
京營操練與勲臣常胤緒焦夢熊內臣李明
道劉敬巡視科臣徐憲卿道臣劉漢等公同
董閱有坐營都司陸超以制軍激變萬眾攢

朱西 魏明

戈危亂之形迫在呼吸 臣以為不立寘陸超
于法無以平眾怒戢眾譁而正軍紀隨同諸
臣杖而繫之勢乃大定復同諸臣公押具疏
實封上

聞直以功罪一聽兵部 臣事畢矣而不意微臣
銷弭禍亂之苦心供權璫報復睚眦之辣手
未幾御史曾應瑞之疏入而微臣奉

旨回籍聽勘矣未幾御史徐復陽之疏入而微
臣又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矣竊惟微臣從尚書陳道亨
等後公請

先帝威斷明察去大慙以順人心原疏具在一
腔熱血猶未快鷹鷂之逐在忠賢固銜抨彈
以必報不鐫 臣之秩不已而為忠賢効力者
何至借職掌以橫誣必盡舉 臣之生平而抹
撥之而後為快乎此微臣今日所為仰天椎
心而不能不告之
聖明之前也當

朱西

重離炳照之日黯習盡耀光明雖孤蹤淪落之
餘向隅祈邀

曠蕩併將原刻叅劾逆璫公疏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確查微臣公疏觸忤逆璫
是否與 臣道亨列名有據鑒 臣情跡

特賜昭雪俾一生砥礪不終為逆璫摧陷曹口
汗誣以長無負于

國恩 臣即沒齒田間有餘榮矣 臣不勝惶悚戰

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岳相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岳元聲同陳道亨糾叅權璫以致借端削
奪着該部准復原官誥命另與議用

卷四

起用

六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
元聲等題爲權璫罪狀已著舉朝公論宜
伸懇乞

聖斷亟黜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疏

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璉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
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慙直招言謹辭東廠一

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覈

楊漣疏奏宜納竝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
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
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
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

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填耳哉然竊

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

稟命假如贊御蝶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

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

悸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卷十四 史部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竝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

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卽在

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

旣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

豈盡仇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聽

竝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竝

聞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游不貴玩弄難得

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勿拂任賢勿

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然至

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

怪人妖種種邇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

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

卷十四 史部

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蕩豈無

召致而然今視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

真已足污損

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

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

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邪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

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為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

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款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即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

昔微勞姑宥顯戮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

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慎選小心謹愨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官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論明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疏記後述

年來逆璫兇鋒密布朝野山林之下艸木皆

兵避人焚諫草猶是太平佳話占風奉贊之

徒坐對口角巖峰盡作戈矛劍戟直令人逃

虛無地元聲風波之民四十餘年于此矣不

謂甚于吾衰之日而尚得老頭顱以自憐白

刃斬秋風劔去久矣天幸

社稷

英主臨御真是堯舜再見唐虞遺民實有厚幸
生逢今日不忌諱之

朝因錄當年不忌諱之疏以公之海內道眼君
子嗟嗟韓魏趙孟之家媽焉秋風冷笑青山
綠水之際愛此白雲久招已矣勿復道已矣
勿復道獨泣痛哭流涕之楊漣淚滿湘江不
能取逆璫之頭作溺器為之浩歎為之浩歎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既望樞李岳元聲書

卷之百

起用

十一

卷

附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明聖湖環湖皆山也孤山從天目下渡南北兩
峰夾出吞江吸海而突兀于錢塘之上天垂地
湧之所特峙恍惚立于中央而命之曰孤表此
山之不與諸山羣也環山多巖茲巖何以名歲
寒巖也孤山之上有一片石焉上書歲寒巖三字
宋熙寧朝蘇文忠公通守武林時手勒也文忠
公立朝風流駘騁吾師千古祇以不能阿安石
旨嗾御史以知湖州謝表誣謗就逮流離道塗

卷之百

起用

十一

卷

一子徒步相隨至宿州御史符下州郡望風遣
吏發卒圍船搜取公書長幼幾怖死及下獄宮
事鍛鍊欲置重典幸神宗明聖安置黃州築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風流至今可想大書石壁墨
氣淋漓于今去之數百餘年不食其畫此巖果
足傲歲寒邪巖名歲寒者表此巖之不與眾巖
俱也歲寒巖之上有亭翼然未聞有石屋也卽
石屋野老感慨逆璫死事諸君子紀
聖明恤錄創為之也野老俛仰湖山慨然歎曰

孤者山也與山俱孤有不與山俱孤者誰寒者
歲也與歲俱寒有不與歲俱寒者誰夫非野老
所創巖中石屋之爲邪巖之爲質也巉巖多風
多雨霰多漂搖歲月之所摧殘苔蘚之所剝蝕
惟長松之矯矯撫魄石而獨存則此巖之不與
艸木爭榮瘁也夫非此石屋爲之砥柱邪若然
則此山此屋豈非宇宙間公天下之物邪予因
此山爲此屋也豈非人心中公天下之心邪乃
書之曰石屋私記者何也野老不禁狂怖大放
厥辭呼號于峰頂磯頭之間曰嗟來乎嗟來乎
臣心似水臣節如山惟天下之至私能成天下
之至公亦惟天下之至公反成天下之至私公
私之趨造不同同于私也予之爲此舉也余明
心自銘乃予私也私何私也余私有意乎乙丑
陞辭春明門之日執爵而觴予道傍者楊左趙
魏諸君子當時之別客皆今日之死友也今日
之死友皆廟社之忠臣也汨羅之魚可葬襄弘
之血可碧者諸君之孤德也予今日後諸君而

卷四

起用

十七

死不念當日同諸君而生有勿黠然消魂者即
余生之日皆死之年也不敢告于海內諸君子
者總以媿吾私也吾私乎吾私乎安得招諸君
于九原與之徘徊于兩峰六橋之間以快吾之
至私以成天下之至公也乎或曰子且以公爲
德鄰也是又吾黨之話柄也天可必人不可必
吾則不敢是爲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崇禎元年秋七月旣望石屋居士岳元聲識

卷四

起用

十五

南京禮科給事中楊朝棟題為逆璫惡貫已盈朝野積憤有日惟 聖明大奮軋斷

立加殛遣以快人心以清 君側疏

臣觀今日天下極稱多事矣東北之梟獍未

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

種種不祥之狀無非欲

皇上惕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

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兢兢舜

業之念誠足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

頌天體筆 卷十四 起用 十七 楊給諫上書

足當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

腋如憲臣楊漣所叅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

種罪狀漣疏已明 臣不敢再為掇拾以瀆

天聽獨念忠賢一刑餘小人耳何以仰承

皇上之知遇既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眷之

至此極也蓋以

皇上幼冲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

實非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使稍知

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

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寢

假而結客氏以固寵眷復布爪牙以恣啗肉

而 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于阻褫老成

禁閉正直知有一已之喜怒不知有

主上之天下與

祖宗之法制據其倖倖欲逆之狀誠有臣子不

忍言所不敢為

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慙直而

陛下之慰忠賢也曰勤勞積著任事過直又曰

頌天體筆 卷十四 起用 十七 楊給諫上書

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嗟嗟使忠賢

而得為慙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慙直

自明又使忠賢在

陛下左右而便不為孤立是畜豺狼于几席置

蜂蠆于股掌間也豈不寒心耶且其谿徑無

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都藉 明旨以恣

盜行假傳造以搜公帑如龍旂如蠶袋據所

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六十萬資緣之奸黨

仗為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過甚

則羣小必向而詆曰曾于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 官禁何地票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于玩弄是邃密之處為忠賢壅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者是可生死予奪人也是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附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十八 楊紉蒙主

念邊疆自此日感盜賊自此盜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一世釀禍作祟哉惟

陛下以楊漣一疏逐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究得實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有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囂人情之惶惑盡消

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臣民且共欣躍
于清明之化理矣

天啓四年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十九 楊紉蒙主

河南道御史趙應期等奏為憲臣持論甚
正權增罪狀已明仰祈

皇上下奮雷霆威亟賜處分以伸 國法以快輿

情疏

臣等承乏南臺念歷時事每慨天變頻仍外

侮狎至以為

皇上負堯舜之資席熙洽之運何一旦天步多

艱若爾今見輦轂之地未清

君側之惡未除竊歎封豕長蛇已處腹心欲望

頌天賦筆 卷十 地用 于禮部御

外變之不生心有是理乎有如厥監魏忠賢

與客氏驕橫不法表裏為奸可一日容于清

明之世哉憲臣楊漣入告

皇上传播遠邇莫不舉手加額謂一經

聖覽而忠賢當立置之法矣乃數日以來于漣

則 嚴旨切責于忠賢則温慰再三 臣等思

之真不得其解豈刑餘小人偏足以動惟益

之思而秉憲大臣獨不被嘉納之典乎抑辭

願對詩果為忠事用漣而前錄在言亦不

直煩聒乎人言忠賢魁柄獨握神通廣布力
能取 旨如寄 臣等料

皇上英斷神聖萬萬不肯借人以叢而 旨意

先後令言者不藉為口實乎且

皇上以不辨為小心其不辨耶其辨之無可措

一詞耶其小心耶明知無奈之何而付之若

罔聞耶忠賢自

皇上御極以來怙寵專權熏天燦日禍福憑其

片言生殺恣其智臆銜恨地下者莫白覆盆

頌天賦筆 卷十 地用 于禮部御

之冤掛冠長往者又斷通都之日馳騁直逼

至尊警蹕僭擬 乘輿甚至 冢嗣官嬪民間

噴有煩言種種不法駭人聽聞此皆臣下不

能言即言之未必盡漣獨不畏強禦挺身言

之豈非朝陽之鳳空谷之音乃志足貫金石

而誠不足以格

人主乎

皇上明並日月威擬雷霆何難剖此私愛以謝

天下而 王綸太褻正臣奪氣自此臣工皆

不敢言矣忠賢益大肆其惡而不畏言矣
上亦疑臣下之邀名而不樂聞是言矣倘其黨
與已成根蒂盤固國家之大機宜大利害皆
一手握定則流毒厲階有人臣所不忍言者
恐

皇上不能為忠賢計忠賢亦不能自為計矣
本朝汪直劉瑾王振馮保之流初未嘗不小
心恭謹取媚于上卒至釀成小人之禍身且
不保忠賢勿念四臣之盛時但念四臣之敗
時自此必不敢再入翠華一步而求退省之
不暇矣夫

皇上聰明天縱遠過堯舜于漣之言獨不當優
容而復轉圜以受乎望

皇上即簡發楊漣原疏立時逮問以為內臣干
政之戒如垂憐服役日久犬馬微勞亦宜褫
奪其職使之歸里并移客氏于外宅勿令出
入宮掖即傳應星等無使漏網則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追踪唐虞四夷生心者亦

將相戒以為

天子聖明慎勿生心而萬年磐石之業賴此舉
不淺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奉

聖旨

山東道御史楊玉珂奏為士氣摧折已極
主恩培植宜先敬因 聖學開成之期因
陳親賢去奸之道疏

臣聞忠臣不避死諫所以明職掌明主不殺
諫臣所以愛社稷是以古者人君懸鞶設鐸
以導之言轉圜止輦以重其任即我

列聖代作培植士氣褒嘉忠直未聞有極刑臨
之非命弃之者而行自一二權貴始意在專
寵故挑主怒以立其威恐人摘短先示不測

頌天隨筆 卷十四 史部 正西楊侍御上疏

以籍其口卒之嘉言攸伏中偏外閉未有不
以國家從之者我

皇上寬仁好德即位以來禮重耆舊信聽忠讜
呵黜不行于 廷陛管責不及于臣工一時

臣工咸荷陰德謂有昔日都俞之休風邈因
大璫擅權中外鼎沸 堂官楊漣以顧命重

臣披肝人告事核理直忠悃益然南北諸臣
如出一口祇意回天轉日消瑕杜弊

聖主可與忠言即羣闈或可省改不意怙終罔

俊兇焰轉熾也萬景意急陵工不敢齒及
乘輿也而羣璫赴闕疾呼嚴挺若刈草菅矣
林汝翥職司巡視非敢嬰龍鱗也而大索長
安歸命杖下若挽羊豕矣是時冰雹飛空昊
天若為震悼回祿張焰祝融將為隕涕伏讀
一詔肯于廷臣之擊中官也則曰陷朕于中官
之咨于廷臣也則曰辱朕切意君臣如一家
然

皇上大父母也臣工子弟孫曾也宦官則臧獲

賤役也子孫詈臧獲則以為辱臧獲凌子孫
反以為榮乎子孫毆臧獲則以為痛臧獲杖
子孫反以為適乎冠履之分已倒水火之形
已成主權日褻國勢日卑莫此為甚竊恐草
澤因而生心四夷聞而啓釁內訌外侮國家
事不可知也日者捧誦天語一則曰優容
則曰採聽始知慈父之愛諍子無竟日之怒
而以海之納細流雖涓滴畢收也大哉
王言可為從諫勿二改過不吝矣故其容之不

若絕其挑刺之路于其聽之不若見之行事之間再釋

聖言猶曰空言沽直也借事要名也夫身為諫官言即其職即依附直道亦有餘榮况清議如恒誰敢沽之誰為授之官列言路事即在言縱希名青史死且不朽况職掌有時誰敢借之誰為予之

皇上猶有未諒于臣心者乎夫人臣一介寒微謬備清華誰不感激思奮况委質事主責任

頌天臚筆

卷一

四

才務侍御

攸關即頂踵捐糜敢有自愛凡爭事大小總欲朝家之事共底于成用法同異咸期報主之心同歸于是所望

皇上恢弘聖度察納忠暮毋因奔走之小節重拂定策之精心毋以矯飾之曲謹盡抹通國之遠猷毋緣一人之冤死莫控遂謂朝臣皆可魚肉毋因一士之間關被辱遂令憲體輕于弁髦除將死事之臣准復原官以為人臣盡忠事君不避譴怒者之勸又明詔清時

法簡刑省不需重典

列聖積仁累慈務葆天和自廷杖以及立枷等刑悉置不用有奉職無狀自甘憲案者則有祖宗之律令與司寇之問擬在誰敢以軀命于之哉總之則以早去忠賢為大窳係焉忠賢一日不去中外之疑畏日甚一日

皇上一日不去忠賢則國家之蠹戾日深一日故在忠賢自為計憑城依社以身為膏火之煎非智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暮之天

頌天臚筆

卷十

四

才務侍御

年享已極之富貴為智在皇上為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為劉瑾馮保之續非恩解權撤柄安置閑地曲示惟益之德以酬向日奔走之勞為恩在諸臣為皇上計依違唯諾林于權勢外執調停之名實貽

君父肘腋之憂非忠深謀遠慮斬釘截鐵掃君側之危致衍慶之安為忠即

皇上自為社稷計重內輕外摧直鋤良以小不

忍之心受亂大謀之實非福防微杜漸戒嚴履霜去一人之否成千萬人之泰為福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孰利孰害此一恒人能辨之豈

皇上聰明聖哲而不念及此哉臣義激于中不避斧鉞昧死上言伏乞

睿照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

太僕寺添註少卿滿朝薦奏為天人交窮皇路基梗方正之清議未著 祖宗之法度寢湮効命瀝肝仰干 軫斷以清 國是以杜近憂疏

臣朝薦每觀前史辨忠邪之分途綜興亾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姦者日趨于治君或疎賢親姦者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也世有大忠亟進危言俯引正類組罅補漏可轉亂而為治世有大奸巧飾遁辭力傾善類點癥借援翻障治而為亂亦千古一轍也循至 昭代率由茲道治亂亦疊見矣親疎顛拂忠姦消長觀若列眉矣在

陛下冲齡或未及洞悉彼閣臣詞臣亦宜乘經筵之畢次第陳于

陛下者追憶昔年起廢之論四載忠讜之論亟於 講席隆清問之規鷓列拜

天顏之喜臣以為堯舜復生行觀助順親信忠良疎遠姦佞太平可卜

續未履華

卷十四

起用

壬午

祖宗之步玉永固矣不意數月來天見災地貢
稜民萌造孽

陛下又別是一番施爲若稔其禍者義不得緘
默而處于此臣起家秦令爲民翦瑞北獄七
年得解脫極不樂于激聒然顛危逼于眉睫
括囊自全豈不令先臣楊繼盛韓文輩九泉
挪揄笑當世無忠肝壯士哉臣矢血忱爲

陛下臚列焉夫霆雹各有其候日月星辰各循
其軌曷者四月雨雹震統異常連晝揚霾白

頌天臚筆

卷十四

三十

日爲晦月星晝見太白經天東邦地震幾于
徹省六月流泉何至結凍夏秋淫雨都城有
千門之頽塌內郡有萬室之漂流天地之變
不已極乎天地豈無因而有茲變乎邊隸腹
民尺組可繫折筮可筮者惟彼藺首募兵使
者實激之無耻鄉紳情輸之無賴窮民響應
之較郡轅縣如破竹喪師匱財如摧山貴州
都彥之叛也亂民何亦應之如響山東妖賊
之叛也亂民何又應之如響殘破我州邑劫

掠我積聚殺戮我蒼黎而污穢其婦女黃袍

金帽羣妖雜集誓師許時未見撲滅民萌之

變不已極乎民萌豈無因而喜變乎况東虜

控弦于一關之外豈九泥可封西虜望歷于

百萬之賞豈漏卮可繼借守則認賊作子悛

餉則虛內實外千瘡百孔此竇彼瑕笑前人

之未工忘已事之反拙矣奴酋外訐之虐餒

如彼天人交窮之景象如此無亦變見于天

人者爲奴酋內犯之兆耶抑爲草澤揭竿豪

橫鏡內之應耶與言及此銅駝堪做瞻屋可

虞

陛下獨不爲寒心耶在內在邊大小臣工尚爾

揚揚不爲

陛下寒心耶臣每思大小臣工何人不徼

陛下之恩又何人不當報

陛下之恩臣又思

陛下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

理刑政爲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

典型而置 國家于爛塘沸羹之場耶
 主有帷蓋之義臣無犬馬之誠天鑒赫焉而尚
 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燦
 顧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讒去孫慎行守禮介
 石之宗伯以封典誅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
 以平反革職皆漠不致惜焉獨騰騰于三十
 劫疏之沈淮卽去而猶加異數焉擯賢輕于
 鋤蘭屏奸眩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
頌末應筆 卷之四
三三
 等之削籍已重爲瑱筭口之嗟周朝瑞惠世
 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孔融等沒
 而漢益促李常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算耳欵夷索百萬之
 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士卒乞銖銖之餉度支
 猶謂其或奢恐暱鴉終至毀室呼庚難于荷
 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弃城耳多年議確之犯
 或以芘多而緩求旬月於處之輩反以妬口

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冤臣鬼報于三生
 所必至者張釋之不再白徐有功且寘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刑自有常律
 平反原無溢條至以遼廣爲奸細獻送使其
 果獻送也卽萬段何足惜者乃湖兵則臣郡
 辰州所應募者遼廣失陷郡人在陣者目擊
 每以桑梓求見臣故臣得訪遼左失事之辭
 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彼降夷盡占
 居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憤招奴酋攻
 城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
 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
 餉饋以啗西虜而不給士卒偶有聲息驅之
 城外捍禦連宵苦雪不獲半菽之飽誰與固
 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
 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荒忙抱頭先走矣亦
 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
 一謀一局巧一局深求于奸細不過爲罪撫
 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害人耳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賦金輸之邊資軍國出之民皆髓血乃弃城敗撫擲百千萬如陌上之塵而西虜巧騙撫賞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請蠲加派稽疑隔若九閼歲歲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蜀黔齊魯已泥沙委弃而橫肆苛求膏血殫竭而須微弗減

頌天臚筆

卷一四

述用

三西清本集本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在調燮票擬主持清議况今剝復關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極奸報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遞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沈家居通款途遇中官託致千金于盧受借路起平章入都而盧受敗又遣押客役僕日伺內府交

歡跋扈之闈以招寵振瑾決裂之釁皆奸相作之備焉此則

祖宗朝放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豈不當繩何至以闈人銷骨之私讒斃皇親之三僕三官分有獨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昵逼母儀之芳規藐姻曹于輿僂褻壺範于履扁此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

十宗之靈若朝薦之言不實願徼惠于

祖宗之靈遣五行吏攝其鬼督六甲神斷其體

臣且甘之矣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發縱而翻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馴獍者觀望而密俟聲息綜核者虛拘而弁視遽廬以

祖宗金輝玉煨之彝典肩越于晝蛇抵雀之訛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良摧折于腹劍唇鋒之毒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暱鷹弄犬之刑餘溺子計能拖水淫婦口善污人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身不自愛惜其自塗

頌末 卷十四 地用 三五 清本

面喪心其為青史斧鉞何又不思

陛下祿養之久豈可以覆露乎伏之臣子顛倒

國是不顧傾亂朝廷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

漏哉臣豈不知韓文謫于暴閹楊繼盛死于

毒輔然一腔熱血鬱極而灑誠不忍見神州

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于於地

下猶生之年訪巢許于山中亦無所恨懇祈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 軋斷嘉與閣部大臣勘

將種種顛倒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變可回一轉而黃
虞天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誦血疏恐遲則瓦
解魚爛之端急則四分五裂之象亦留此一
以公案于

天地間垂之萬代不朽耳臣朝薦臨疏無任震
兢俟

命待罪之至

天啓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朱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謹奏為講學
欽贊 聖功仕學原非兩事敬整愚心以
明古義疏

臣叨仕 聖朝伏觀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 日講御 經筵

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

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

頌天臚筆 卷十四 簡惟 奉不鍾都

俾天下臣民莫不回心而向道此舉 朝之

同心也夫 君者臣之師者也師既向學臣

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

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

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

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為俯拾青紫一登仕路

便可弁髦經傳而噤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

講是吾愛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

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

事羣臣可不學則墻面者何云前代勿論
祖宗設講讀之官崇 顧問之佐何者非勤

聖學以為臣民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

或以為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為不

急臣獨以為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

赫怒發于道岸誅伐出于帝側普師動衆必

以降衷恒性為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

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

哉臣待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

頌天臚筆 卷十四 簡惟 奉不鍾都

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

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

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

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

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向歸 皇極功甚大心

甚忠且勤也而柰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

為王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

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

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

臣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聽其無逸

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

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

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四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

臣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題為廢籍欣逢昌運臣鄉尚多遺賢敬舉所知仰祈

聖明錄用疏

臣鄉之以媚璫敗者固自有人而為二奸所

殺戮及追賊摧折者二人摧殘者凡四十餘

人即如首擊逆璫甘以身試不測之險者為

部臣陸澄源錢元愨貢生錢嘉徵三臣皆臣

鄉人然則忠義氣節臣鄉亦不乏人也今蒙

聖主起廢業次第登庸矣而沉淪草莽者尚多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臣

其非經二奸摧折者臣不叙也其人本賢而

臣生平未知者亦不敢引也但舉臣所知大

僚如岳元聲者學長洞微才堪任重向曾舉

國本遂目為邪黨削奪之今雪消見現矣可

使久困巖穴乎如劉宗周清貞絕俗恬素逸

倫首攻客氏與逆璫人服徙薪之哲後乃遺

榮辭位視同敵疑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

舊臺臣王業浩曾薦之今又十年所矣可不

急為召用乎如沈傲外者當重慶之變力保

危疆曾奉 旨有保全滇境急宜優叙之衷
厥後不惟不叙其功而反開住則以失逆璫
之心也可不亟與題叙乎如金世俊者秉銓
清正無私以得罪于崔呈秀故倪文煥誣以
追贓極苦起用其可緩乎科臣如陶宗道者
甫入班行一鳴輒斥讀其疏忠義凜然似當
蚤與銓補以收忠讜之益者部曹如徐應秋
作令有聲鄉評共重其父可求死難逆璫故
奪其卹又并其子而削奪之播虐亦太甚矣
如吳昌期者督造 惠藩以清核錢糧取怨
于內監蘇進進以訴逆璫及中書吳懷賢之
僕首其主私書璫以懷賢與昌期誹謗 朝
政而遂削之夫敢謗于監謗之時直節亦可
嘉矣如陳祖苞者具明敏之識饒強幹之才
往年奴寇寧遠若非祖苞嚴禁逃兵勒稽出
入闔門誓死衆心不幾搖動乎不肯殺人媚
璫以致落職業有剖白之者而蒙環召矣然
當事者屢疏叙功而逆璫悉靳弗與似亦宜

稽舊案以平不平而議優處者也藩臬之臣
如楊廷槐者勞蹟夙著直諒不阿貂豎漕監
李明道欲特以屬禮廷槐毅然不屈竟爲明
道叅劾而削奪究其所叅皆屬誣陷此其凜
凜風裁堪儲大受如錢士晉者作守督餉所
至有聲乃以無影無端之牽涉削官議罪豈
不大冤則非門戶二字招之崇也如劉永基
者其幹濟東省著績巖關徒以與馬世龍等
不合難于展布自欲求調關臣從而議調原
欲以竟其才豈期逆璫竟削奪之乎如蔣英
者清正風稱恬退素著徒以周宗建姻婭之
故削奪不亦冤乎乃若訪冊所遺者則有沈
萃禎其清貞粹美簡重端方世所共知徒以
屬吏曹欽程報復而劾降之今欽程竟何如
而被叅者可知矣所宜復原官而復優異者
也以上數臣皆 臣聞見之最確最詳者敢爲
詳其本末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岳元聲等分別錄用則白駒

空谷而振鷺充廷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具奉

聖旨

陳司馬

公名祖苞字爾翔別號孝威浙之海寧人舉萬曆癸丑進士性介直以孝友聞初仕崑山令下車問疾苦莫繇賦甚即舉諸弊蠹悉釐之崑田腴者窪者賦相若公出積粟貸窪者築防復以開荒所增糧抵減其額崑計畝而徭奸民巧析漏免公飭歸併仍履畝起貼役法而積困盡蘇江南北漕艘輓粟于崑南衛索賄尤夥公通詳所司裁之歲節米貳萬石糧長斂民什浮二三

頌未應筆 卷十四 史册 四十五

公令出其一均濟運道竟十八里官民不費而成此數事皆百世利也居三年廉絕一塵其平冤獄卻請托拔髦俊諸異政不具述吳大吏奏治平每首公凡十薦旦夕秉銓矣公執法如山邑要人橫里中力繩之會士民有所攻訐公調劑保全要人反陰中公公拂衣去傾邑民遮道哭竟日車不得前隨公入里者萬餘人公菽水七載補京兆叅軍例得內轉要人時益貴卒出公司榆關理居無何逆璫誣遼民六人為奴謀

屬公讞其獄獄朝以成瑞夕以侯矣逆秀復馳書啖公公庭裂其緘慨然以身白之杜逆萌也瑞怒檄更訊持之如初時經撫奏擢公東寧臬僉持不下後止循資以駕部典關公緝奸捕亡朝夕殫力捐公費悉充軍實丙寅春虜大入東寧塞京邊震動難民逋卒競西走關門上下多欲棄城去公全家矢死衆始定啓關納民全活無算逋卒無一得人京左以全事平僉議卿秩相酬要人方卑事瑞度錄功疏未至瑞瑞以前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皇宋陳司馬

怒逐公適逆秀劾武帥疏入矯旨奪官復計以蕙苒謗寘公危法遣邏卒偵其歸裝僅驢二輿一臥具一肩而已卒無可陷公公歸仍前色養間遊武夷山中丁卯秋舟至桐江聞

熹廟賓天

今上御極涕泗作爲二詩其一云驚耳皆朝事傷心此客途峰高愁並疊湖落淚同枯風雨催龍遠乾坤伴鶴孤秋江見毫髮此念照來無其二云揚舲乘曉霽初日遂東生衆水仍歸海羣

邦盡向明薪蒸林已辨茅茹露將榮萬物應皆適沙鷗片片輕公之忠愛可見一斑矣尋上書陳前事時自白者競以瑞爲詞公曰此亦臣子分內事何足自多故其疏止詳言職守叙錄隱躍和平尤微恬品未幾臺省曹公師稷黃公承吳吳公煥輩交章訟之得旨云陳祖苞不肯媚瑞誣殺具有風節卽與銓補原官當事因卽日填缺適讀禮未出遠近想望丰采云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皇宋陳司馬

野臣曰閣之逆節極矣顧亦有漸焉金玉滿門乃基三爵三爵不已將啓九錫楊陳二公皆余鄉循令楊首劾濫廕遂罹顯禍陳平反寃謀阻其茅土者二年卒乃煅鍊武長春始竊世券嗟乎人盡如公曷至擬尚父僭嵩祝也然曲突徒薪一死一生士固有幸不幸耶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陳祖苞謹奏
為孤節至苦難伸微功已錄復遇叙覆久

明謹一一披歷以祈 聖鑒疏

伏遇

皇上乾明御世離照當空 太阿握而天地重

開 大寶登而陰霾盡掃真稱太平之

天子而仰有道之

聖人矣臣 跼伏田間欣逢

聖作孤棕積鬱有不得不控瀝于

領夫臚筆 卷十四 宋

君父之前者臣 繇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原

官于天啓五年三月奉

勅管理山海關凡省直關差俱司商稅惟山海

向係屬夷貢道止司盤詰出入自遼廣淪感

往來遺黎凋耗殆盡一時騎兵悍將掉臂游

行莫敢呵問臣 謹司三尺任怨任勞無所不

至又關制出入一人一騎皆登記年月圖寫

面貌每日千軍萬馬雜還往來簿籍充棟舊

有額設紙劄公費銀兩臣 念兵興匱乏捐俸

湊辦報助銀二千四百有奇以充軍費至六

年正月奴圍寧遠全關震動臣 念舉家世受

國恩百口悉甘殉難軍民感奮始有固心又

羽書絡繹踵至難民襁負叩關每一晝夜啓

閉不下數十次臣 兩旬目不交睫露立關門

親自一一稽察不令真正難民擯于關外奸

謀逃兵逸于關內而又外通聲息內促援師

於是內變盡消東寧士卒始無退志當日在

事諸臣至謂却敵之功繇臣 固守之力然臣

領夫臚筆 卷十四 宋

分實應然貪天功以為己力臣 不敢也本年

二月工部右侍郎崔呈秀有法行城存一疏

先是臣 性迂執不能殺人媚人致遲權貴封

爵緣此恨臣 遂奉

中旨開住隨關臣查勘功次疏叙及臣 內有云

關內動搖寧前何所恃而固守主事陳祖苞

牢閉關門不放一逃卒所當優叙又云其在

關門嚴啓閉而寘逃兵于法者兵部主事陳

祖苞也又云撫臣謂其不放逃卒經臣亦謂

任事未及一載報積紙銀二千四百有奇清
慎節省過于舊司又云關內如不放逃兵之
主事陳祖苞應陞級酬勞隨奉有查勘甚公
從優陞賞之

旨是孤節微功已明于叙疏矣迨兵部具覆擬
臣准復原職是孤節微功再明于覈疏矣一
時諸臣同邀陞廕而

俞旨獨不及臣是果誰為中格則臣所向隅飲
血而不敢言者也竊念臣抱關一載不惟硜

硜之守尚在口碑而保障危疆庶幾粗自表

見何以微功叙應陞級而覆止復官則兵部
實有大不得已何以

明旨始云甚公而後復中格則此中恐有大不
可知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覆要見何罪可指而嚴
譴突加何功難憑而

弘恩獨後儻令風影有據即甘顯伏科條如果
尺寸難磨亦宜略為採白臣雖伏艸野而歌

太平有餘榮矣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為此激切具本專差義男陳忠齋捧謹
具奏

天啓七年九月望日拜發十一月初六日通
政司上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祖苞奏辯甚明該部即與具覆

頌天臚筆 卷十四 五

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題為 聖心離照 甚明人情蒙見未撤敬獻公平之論仰祈 皇上嚴行彰瘴獨扶正氣以息羣焚以奏平康

疏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 朝

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卽清時不能以定國 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况當氓

豸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剗割然後

可冀蕩平 卽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五十三 吳侍御 文

賴

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逮惡

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

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

有明允之奏司勳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

久勢必至于相激恐玄黃之戰復興有負

皇上宵旰求治之念 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

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

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 朝論紛

紘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 出挺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 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 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為一

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

陰毒養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既不能下而

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不已因

而戕虐戕虐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

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五十三 吳侍御 文

牙關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階之厲哉

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 臣則謂此正天意

欲助

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為世大逆觸之者

為君子翼之者為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

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

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 臣踰伏

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

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

其殃其皎皎心迹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
等方逆瑞宮廷露刃中旨侵權寢假有履霜
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
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牙爪斯張赫然威
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
口至身為齏粉則見捨生擊賊之忠及至網
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而
諸臣挺持自若銀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
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
張皇而能乘變建言危詞激論直披鱗甲其
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
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投閒
以自完名節則見脩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
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劔
首擊瘋邪以剪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
有事係疆場典邀封爵岌岌乎有蒙恬賜劔
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廢
陰挫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

盡篡逆垂成

天地

祖宗明威欲殛然

聖怒未張伏戎在側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
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牘連章盡發罪
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人殊
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
者決當以此為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
別其所為君子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強
誣其為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
備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即附和同聲
者徒知呈身固寵之計廉耻喪盡衾影懷慙
誠何顏復廁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
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
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
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
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
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慾

曰崔文昇文昇為逆瑞第一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昇遂虎踞咽喉凌鑠撫按剝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公然逮繫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為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速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之汚類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聞其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賊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

頌天賦筆 卷十四 定用 五十六 吳待御

皇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國之綱廉耻為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璉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為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線倘不亟為表章人心幾至于漸滅而助瑞殺人諸兇自非誅極竄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奪其恩厯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 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即顯悖 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本月二十三日 旨將下而崔璫見初下帝座 聖怒赫然鎖昇馬房並同伴伏宮門哭聲震帝座 皇上即拏首倡二暨及文昇各杖一百發帝座 孝陵淨軍遊宮中立賜處分原籍留中

頌天賦筆 卷十四 定用 五十七 吳待御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爲封疆事重必專任
乃可有爲必同心方能有濟仰祈

皇上有求實心報國之臣久任責成以永固金

旣疏

臣竊觀今日奴虜交訌烽警狎至環視邊陲

無不兵疲糧匱將寡謀疎封疆之事幾于不

可爲然臣恭惟

聖祖開基止惟是二三熊羆不二心之臣不圖

專做已官同心求幹國事遂能提三尺劍再

頌天臚筆

犁虜庭一掃金元之遺孽今日有土有人有

兵有餉金旣無缺筭表宛然且幸逢

聖主當陽臨軒召對煖閣籌邊真無言不酬無

忠不察郊圻封守豈異人任臣妄意天下無

不可做之事持人自不肯做天下人又不肯

容人做耳夫人辦事止此一心方且怖死貪

生倖功攘利憂讒畏譏何暇以其心對敵設

奇旁觀之人又羣起而竊議其後事急則以

封疆爲陷穿意之所憎則驅而委之事緩則

又以封疆爲宦海意中有人又將共攘而奪

之自楊鎬輕敵兵結東奴人知王化貞熊廷

弼以封疆分戰守而不知在廷之臣先以門

戶分封疆故遂以經撫分戰守國之安危事

之成敗一切置不問及廣寧失陷樞臣王在

晉出而簡卒繕城料理殘局已見頭緒一旦

無端召回舉十萬之師盡付貪懦馬世龍之

手幾盡以卒與敵得袁崇煥起而捨命櫻城

一擊奴孽乃逆璫又妄意奴可坐制輒以官

頌天臚筆

豎典兵劫令和好貽東奴之笑而離西虜之

心疆場之臣即有一腔熱血將何地以自洒

哉今特患不得人同心共任之耳誠任之則

有真堪督撫之臣何患無將士願爲知己者

死貔貅十萬君子六千豈無忠臣義士秉鉞

者誠能振甲建旄身立枹鼓之下見功必錄

見罪必誅即債帥偏裨競思自奮其混迹行

伍埋名屠狗者更自爭先出也有將何患無

兵六軍強弱止關一氣鼓而用之人盡責育

號令一賞罰明即市人皆可驅戰况雲中上谷三秦豪傑至今在乎有兵又何患何餉今日之餉費至千萬而盡歸烏有者以紙上之兵老弱之數糜之耳謝安之破苻堅也以八千韓世忠之擊金兀朮于江中也以八千遼陽十二萬之師若使人人簡練處處設奇伐謀用間可以變化無端即人食二十鍾用餉不過二百萬今支餉至四百萬而日憂不足其間必有中飽者未盡喪將士之腹也然而

頌天臚筆

卷十四

六十一 吳侍御

邊才蓋難言之矣才必試而後見如袁崇煥王在晉呂純如熊文燦等諸臣或著跡疆場或運籌帷幄或鎮定屹如山岳或變化捷于風雨業已共簡中樞身操節鉞更有臣耳目所覩記而薦剡未盡列者如王世仁應敵奮寅深入賊境再奪危城閔洪學潛銷反側坐鎮全滇餘力所分兼救黔患曹文衡擒獲妖首搜奪印符身履行陣驅除劇賊熊明遇作令德清羣盜屏跡江淮作鎮藩潑潛消陸完

頌天臚筆

卷十四

六十一 吳侍御

學信孚浙兵片言定亂設權聚粟立解民飢此皆才成兩合智勇兼長使之秉樞機密必能千里折衝專制嚴疆可以宣威域外至有兵部主事沈際不動官錢十日而造絮甲二萬領移竈永平打造兵器歲省常額五萬金魏士前當妖氛鼓焰之衝能練兵設險扞衛消弭厝一方民于衽席馮任留守莊浪道斬獲首級至一百四十餘顆趙建極清覈倉糧至省錦衣衛冒濫二十萬又查天津掛欠併多截漕糧二十萬若寇慎沈萃禎之守蘇也曾櫻之守常也並勵冰蘖之操身負蒼生之命慎且能以呼吸定民變禎且能以擊暴解民懸櫻且能以孤踪抗璫威此又招不來揮不去疆場社稷之任無不可擔陳祖苞夙藉雄略運策巖關已著勞績因不肯殺人媚瑤無端摧挫已上諸臣實跡皆鑿然可據臣素所服膺敢舉以為

當宁獻如果

臣

言不謬乞將王世仁閔洪學曹

文衡熊明遇陸完學基布要衝而寇慎沈萃

禎魏士前沈祭曾櫻馮任趙建極陳祖苞立

賜破格擢用與袁崇煥王在晉等諸臣

皇上皆委心分闡俾同朝協和共濟則事權既

重勲業可成于以張撻伐而圖恢復不難矣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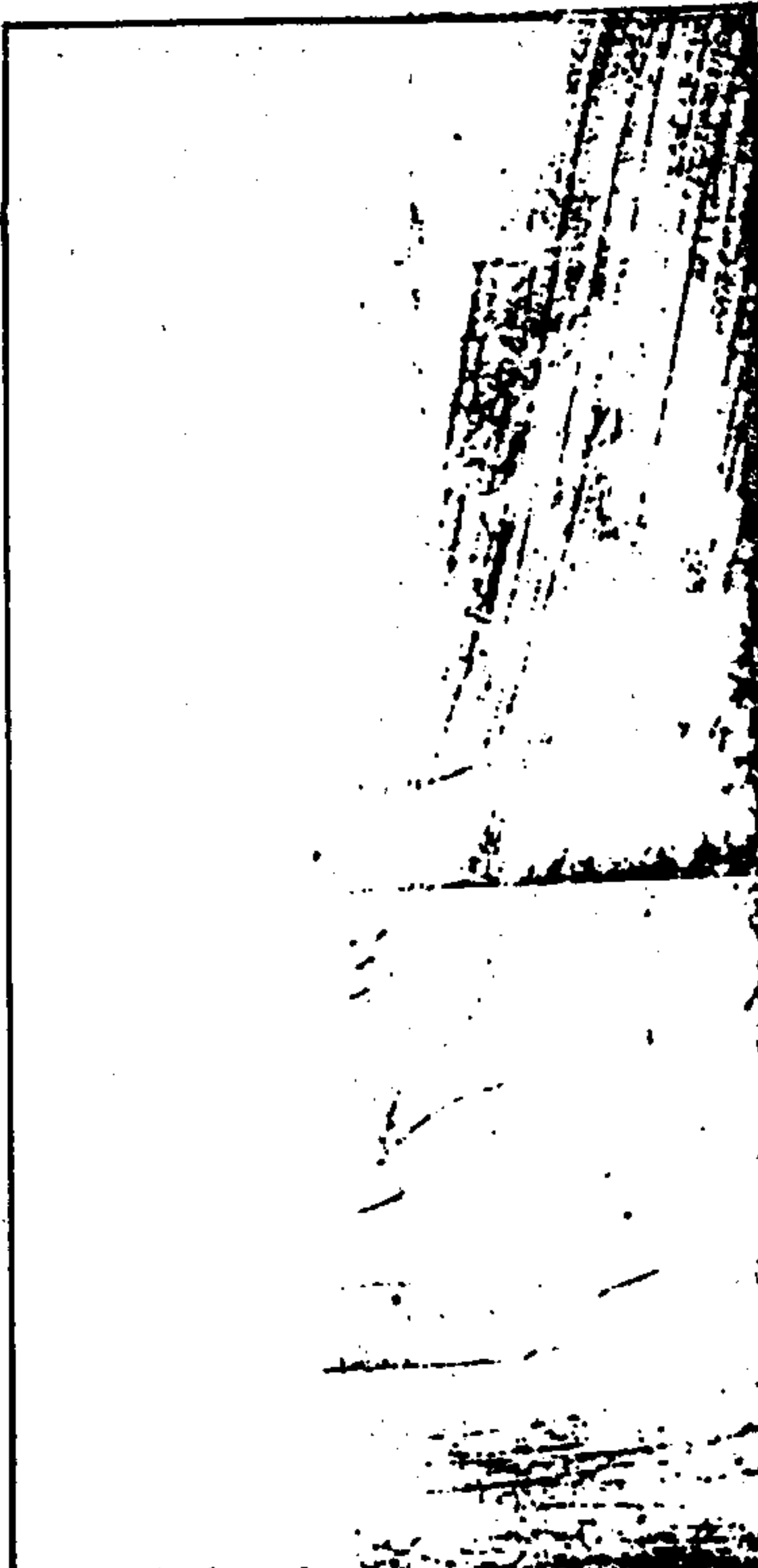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封疆事重自宜同心專任所薦王世仁等

額天臚筆 卷十四 崇禎元年

雖著有成效果屬真品否還着酌議確用該

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吳煥題為詞臣堅持成案對

君無禮謹直糾叅以定國是以尊 朝廷

疏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

禮有如行僻言奸咆哮于

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

至尊黨私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 臣閱

邸報見詞臣孫之御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

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

皇上于 頁之七 起用 崇禎元年

皇上于

熹宗嘗北面事見有 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

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恐

心狼手使于

祖宗則失孝于

熹宗則失友是明歸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

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于

聖祖

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官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為朝廷

頌夫臆筆

卷十四

史部

六十四

吳侍御

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祖

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

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旦哀思太過

聖體恆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

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

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平矣至于移官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官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

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辰莫鼎他無違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

頌夫臆筆

卷十四

史部

六十五

至

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

先帝之孝益彰顯已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官而初無損于

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毀如以

皇帝之制為必不可更彼偽祠之建偽爵之頒

位上公錫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姪
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
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
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
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
卽舉以入 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
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卽以改正變換無
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
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本末 吳侍御書

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
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稍
廣蓋遵王之路宜闊蕩平使天下回心易轍
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
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弘
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卽以此
意明告于

皇上明商于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講張爲幻
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本用斷而名之

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
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
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
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
哉不幾上負

聖明而邪正筋角無已時也伏祈

皇上將孫之辨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于君
者之戒仍諭政府蚤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
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本末 吳侍御書

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據奏孫之辨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
臣閉局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題為

皇上銳意格天 天心愛 君示警祈

皇上操三大要獨提 朝綱飭臣工洗心共圖

安攘以仰荅 天心疏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機甚微而其待英明

神聖之主則影響形聲發機更速故澤水之

警必見堯天桑林之禱勤于湯野天之愛君

意固有獨注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手闢昏黑之乾坤以照臨萬國

頌天臚筆 卷古 地州 李九果侍御

臣下奉承 威德凜凜救過不給乃獨於

天地

祖宗時儼對越 明禋齋肅若惟恐不能仰當

天意

皇上之意若曰人君以一人位百官萬民上而

君之上有 天獨常以此惕心方可闡明聰

而周四海

皇上之事 天可謂至矣乃邇者星妖日暈海

嘯陸沉地震風霾饑荒早潦所在見告何歟

是 天豈無意而氣數之偶值歟臣常追憶

逆璫煽禍時輔弼元臣密贊奔操之謀六卿

九列盡張虎彪之焰忠良畢登刀俎天地幾

于易位故一時雷轟地陷特降千古不經見

之異災當日 大威一擊業已驚破奸邪之

膽激揚忠直之 氣而諸逆黨復以王恭厥火

藥為解舉震疊之 天威將盡抹殺之迄于

今虎彪之屠手未即訊于刑曹持世之名賢

尚裹足于 廊廟天下人心未卜邪正所向

頌天臚筆 卷古 地州 李九果侍御

故奸宄盡生僥倖忠良不免懷疑當官之職

業不修三窟之營圖復起即輔弼樞貳之臣

出一言且左瞻右顧措一事必前却後諉使

皇上獨焦勞于上 天心不勝憤懣故復以災

稜見告

皇上為今日計臣愚以為必操三大要可以回

天一在擊奸之宜斷也一在進賢之宜先也

而其大樞紐則尤在擇相之宜慎也臣見昔

者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

妻兒訣今 天討煌煌虎彪諸奸屢屢平臺
清問亦既嚴且震矣乃十閱月而 詔書掛
壁任意優遊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皆
大慝巨奸或燕處于家園或潛藏于京邸與
援有靈 朝廷無法至漏網之薛貞以廟堂
執法為權門劊手公然抗疏陳辯近聞倪文
煥且緘書將敬求解手亦周順昌之罪于詞
臣姚希孟希孟峻拒之立呈請郡縣卽此而
推則此輩以昔日炙手之靈藥為今日搖尾
頌天臚筆 卷四 起用 七十一 東傳御本
之還丹豈獨一文煥而義不納邵鼎未必人
人如希孟則司寇之法安在而聽其多方營
脫其如
皇上之威命何也播棄諸賢見謂需次起用矣
而名教節氣之宗如孫慎行顧憲成一則名
達 御前而推轂尚遲疑于啓事一則勁骨
遺馨而姦節猶汚蟻于刑書以遇變陳言慷慨
豈當先除惡特遭反噬之沈萃慎猶踟躕里

門甚有一介不苟奉 旨行取考選之慮化
熬至今幾同禁錮不得與清華之選如此類
未易枚舉故在野者望窮于空谷在 朝者
復動念于迴車使
皇上激揚之典不光實同 朝趨舍之見未定
也至宰輔元臣上弼
主德下繫民生幸蒙
皇上枚卜
俞旨今日 朝野諸賢濟濟卽如 臣所知同鄉
頌天臚筆 卷四 起用 七十二 東傳御本
孫慎行錢謙益何如寵周延儒文震孟陳仁
錫皆海內共推公輔之器「竊謂調元贊化
之司關係非細人超人諾固有愧乎綸扉而
旅進旅退亦大傷乎 國體古唐虞之卜相
也原有詢事考言之法今
皇上平臺 召對日覲
天顏何不精選諸賢今日直 文華殿遇有大
政事大利害使之 而陳經畫遇禁立斷可
以觀才逆鱗能批可以見節卒投不驚可以

規養

帝心先為簡在然後焚香告 天爰立作相魚
 水之歡一合師保之任立躋母令旁阻使之
 大破情面身任軍 國議剖盈 廷不成千
 古 明良之會乎 明良既合即晝隆三接
 造膝陳謀亟下 明旨詰問司寇虎彪諸奸
 何以遷延營脫果誰為與援踪伏名賢何以
 不登啓事果誰為排擠至封疆諸臣如北門
 鎖鑰當關虎豹邊塞長城俱各有司存數月
 以來所簡練兵將何若修築城垣何若清汰
 虛冒幾何現存將士幾何會計大臣新舊缺
 餉作何補救各令造冊回報按籍稽考以行
 賞罰黜陟之法將百職競勸庶績咸熙何至
 歎有

君無臣上負

聖明之出世也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虎彪諸奸倪文煥及劉志選梁夢環皆欽

程等久奉明旨遷延在途大非法紀該部即
 具奏提到幾人未到幾人該撫按何日奉旨
 何日起解解役何名逗遛何故着自行回話
 枚卜重典朕自有鑒裁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十三吳待御注

陳侍御

公名必謙字汝遜別號益吾南直常熟人少有文行然沉默寡交人未之奇也萬曆壬子舉于鄉癸丑登第志操越俗識者遂以名臣期之筮仕輝縣令公家素不饒室人質簪珥以辦行裝公即索質券焚之曰凡贖質以三年為限吾三年內決無錢取贖安用留券為也其立志如此既蒞縣均徭役捐羨耗鋤強恤孤政弊大著士戍考選當事欲寘之北臺忌者曰陳某有目情

頌天臚筆

卷十四

吏用

七十五陳侍御

不便侍班當事惑其言乃授南江西道御史公才識警敏議論持正南中推服章奏多出其手禁刁訟絕苞苴小民咸畏而愛之旋以憂歸先是公疏叅

中旨留用者其人切齒遂嗾藩士聞誣奏削籍為民戊辰起廢復為南御史以資深望重遂掌河南道管已巳內計採訪精確莫敢干以私黜媚璫二十人尤為平允有所論奏海內傳誦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有同邑人沈姓者以雄貨

善結納僑居南中縉紳無不倒屣握手者嘗以厚幣候公門三日不得通愧甚又疑公欲發其陰事惶怖發病死聞者快之然公門庭峻潔鄉黨無投謁者非專摧折沈一人也殆如明鏡高懸而魑魅自消頌云公柄用方新所就未可量今姑識其已事云爾

頌天臚筆

卷十四

吏用

七十五陳侍御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為直逆微臣
被陷之因併及同官受誣之苦仰祈

聖鑒疏

臣前幸以謗劣待罪南臺嗣值逆璫煽禍忠
良屠慘天地晦冥臣以是橫遭誣陷惴惴莫
保首領乃不意今者

大聖人一出而誅凶舉愷使愚陋如臣亦復得
彈冠昌議于

堯舜之朝也然臣出處自有本末被禍亦有根

頌末體筆

卷南

七

因蓋先是臣于天啓元年冬以輝令任滿入
覲惟時逆璫魏忠賢已自蠱惑

先帝竊弄威福不數月而殺王安逐顧命輔臣

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及臣考授南臺又不數

月而先後斥逐正人鄒元標王紀孫慎行文

震孟等數輩踉蹌去國而附璫諸姦遂有

以陪推得點者以內計糾合得加官保者臣

拊膺感情以為此中官亂政之禍長然而當

先入幕首開殺機以張逆璫之焰者邪臣孫

杰也杰自是不容于公論例轉以去乃姦黨
一疏稱寃而內批陞京堂矣臣又以此為

中官外官交結亂政之顯據與糾封墨勅等

祖宗朝無是法遂出疏糾參而杰因此亦不得

蒙面遂出蓋先是臣于癸亥春疏請處分逆

戚鄭養性有所刺議繼因嗟正人之去國

時與同官商略疏救為姦黨判知及臣又有

此疏而璫與媚璫之人恨臣刺骨矣至天啓

乙丑逆璫兇焰愈熾楊左諸臣削奪逮問無

虛日杰等遂起而收天下之柄以奉逆璫時

臣已以母憂去任踰年自知不免而杰等私

人郭興治潘士聞果先後論臣遂以此削

籍矣臣伏念臣前令輝四載餘孤行一意右

室無敢以私請者此可以言執而不可以言

橫臣于該縣官庫有分文節省俱登簿積貯

為開荒積穀募兵修理之用審詞亦止有倉

收黏卷臣去輝之日衣帶簪珥俱留抵該縣

公費通籍十有六年而貧至廢箸臣雖不敢

頌末體筆

卷南

七

言廉亦不可以言貪臣考選時官評鄉評久
定止因臣曾膺左光斗首薦忌光斗者併阻
抑臣其時銓部臣周順昌蘇繼歐戴澳等爲
臣持單力爭憲臣鄒元標亦深爲臣致惜冢
臣見臣會單園多即改北臺而後因臣有目
疾故又改北而南耳以元標順昌諸臣之爲
人必非受臣私爲臣言者臣又何所彌縫然
士聞等造此陷臣止爲臣見孫杰報怨今杰
之爲正爲邪亦已了然矣且以人品如與治
士聞等而臣得掛名于其彈章爲畢世之華
表臣復何恨惟是臣痛定思痛有不能不爲
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徐世葉萬言揚
等一申控者言揚世葉之被逐也一以江右
之產一以楊漣之親然其生平斷難抹殺劉
之鳳清正執法南中有真御史之號止以曾
疏論朱童蒙被 謫今童蒙畢竟何如公輔
五年作令于浦城脂膏之地止飲地方勺水
當逆璫斥逐諸賢公輔獨侃然疏救及舉

領天臚筆

卷四

起用

表

朝倚重毛文龍時獨公輔言其不足重輕今
其言卒驗矣至王允成孤忠勁節百折不回
其與同官李希孔疏糾邵輔忠姚宗文等今
皆以附璫敗至其泰昌元年陛辭一疏此時
卽以保護
皇上爲第一義于
皇上飲食出入與 深宮付託之人三致意焉
忠臣爲 國深謀如此何忍棄之臣昔與允
成等同官同事又同被禍今臣獨蒙
天恩得復故官而諸臣尚抱沉寃經年來未有
一人登啓事者臣竊痛焉諸臣當日寧甘放
逐而必不肯附璫以求容倘蒙
皇上鑒其寃而用其忠直未必非勵世磨鈍之
一助伏惟
聖明裁答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四日具奉
聖旨

領天臚筆

卷四

起用

表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為逆黨媚璫之惡難貸 國家討賊之法宜嚴謹臚列罪狀以候

聖裁疏

臣觀邇年逆璫擅命罔

上威逼

至尊忠良駢戮志士憤慨然璫本無能為自媚璫諸姦謂乘璫怒而可以諸臣之功名性命賈也既賈之而得矣二者窮而不得不出于

領天慶

卷五

疏

全

稱頌建祠稱頌建祠窮則遂相與謀佈腹心爪牙收利權兵柄入手璫於是乎羽翼成而騎虎難下心膽壯而窺器已深則又相與創意取憐而

君父

國母亦併克贄矣此諸姦者造孽雖有淺深而命意實同條貫璫一極而諸姦如璫附身之血肉勢必與俱

皇上之於此輩所以懲也雖然其人其法未盡

臣請為

皇上一誦言之如原任山西道御史劉弘光以廷評散秩破例考選兇腸辣手代璫驅除李騰芳王圖程正已皆璫礙手之人也兩疏芟除亦云博璫歡矣而未也程國祥李日宣清脩直節既忤璫逐矣而復株連于其親識之張篤敬賴良佐談自省縮繳遍于林泉禁錮及于親友不亦酷乎至潘汝禎邵輔忠姚宗文何如人者而弘光薦疏一則曰骨幹擎天

領天慶

卷五

疏

全

徽猷震世再則曰孤忠自許百折不回天下有稱頌建祠殺人媚璫之勁骨孤忠乎原任福建道御史汪若極一疏頌璫曰厥臣緝姦助餉中外感激精忠奴因奪鬼伏誅此以為肅寧進封之張本也再疏頌璫曰厥臣握算鞅理戰勝疆場諸內鎮臣盡瘁匪躬擒酋首而俘獻 闕庭皆惟帷運籌適度如見故能扼要制勝此以為內鎮加恩張本彰逆璫任人之効也若其緝獲姦邪妖書一疏則以堂

堂豸繡爲瑞門監謗之奴矣。又如原任陝西道御史門克新者，他疏勿論，當罪輔魏廣微之與逆璫謀，逮楊左諸臣也。天下環視而不救，獨舊銓臣崔景榮以大義責廣微，始揭救之，救之不得而克新又必欲以暗啖罪景榮以絕善類，生路是前後忤璫諸臣俱殺克新，手矣。顧同寅孫文豸一紙妄書，遂與大獄，蓋知璫意之必欲殺文震孟、鄭鄆二臣，而同寅等偶爲震孟同郡，遂借此發藥也。兩

領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全三

臣雖幸救免，而同寅文豸竟駢首西市，無罪殺士，誰則爲之？此豈可容其漏恢網而玷冠紳不一議其罰也哉！至如昨者奉 旨逮問諸姦，今詰獄者劉志選一人耳。倪文煥近始北轅，餘尚無日就繫，夫昔逆璫矯 旨逮繫諸臣，俱卽刻縲綫就道，至不得與妻兒訣，今以

明天子申討國賊，嚴旨下且半載而容其優游里門，動淹歲月，是地方諸臣奉行 明旨

不如璫令也。臣于諸姦且無論如劉志選、梁夢環謀危國母，應坐何律？倪文煥兩疏殺夏之令，周順昌隨以逮，順昌故幾激東南大變，又聞于先帝，彌留之日，唱謀勸進，以効首功于璫，凶逆如此三賊者，宜卽壘臨以謝。

九廟乃頃聞夢環挾重賞匿跡近都，地圖奧援以邀 國家法外恩，而文煥于八月中遣幹僕腹友齋書幣以乞憐，臣郡詞臣姚希孟爲

領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全三

希孟執以聞官，夫卽一希孟而他處可知，卽一文煥而諸犯又可知。希孟徒自謂明其確確之素心，發其嫉惡之義憤，而臣則謂此舉點破週年賣法容姦之迷障，諸臣之凍君父而却亂賊之私者，其亦視此有醒矣。惟皇上赫然詰問夢環等，所以抗 旨稽獄之故，與所應坐之律，而諸姦亦各以其罪罪之，社稷幸甚，諸臣幸甚。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

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題為內計屆期敬陳
一得以襄 盛典以清仕路疏

臣惟虞廷三載斥陟幽明我 國家于京察

特以六年嗣舉誠重之也明歲己巳南都復

為內計 臣初署貴州道有協理之責而同官

何早以病得 請 臣堂官謝文錦以咨次及

臣于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札 臣接管 臣自惟

才識闇淺惴惴蚊負是懼懇辭于堂官不獲

始龜勉受事則自茲計典之得失 臣與大小諸

領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全五 廉侍御

臣共之矣 臣安能無說而處于此除却餽遺

杜仇揭化方隅公咨訪 臣可以自勉亦可以

自信不敢煩瀆外謹擇其最切于計典者為

皇上陳之

一曰正紀綱 二曰明職業 三曰重操守

四曰破情面 五曰禁借題 六曰息黨議

夫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所以報

主恩而明臣節也近乃有茂

君父而事逆璫建祠祝釐稱神擬聖或殺人

以供一人之樂或遠膝而捧千歲之觴侈仕宦

于四時留罵名于萬代凡此皆璫門之義子

乾孫曾玄瓜瓞也原非我

皇上之臣子何足以辱考成之法而與待察諸

臣一律共視以為冠紳羞但核其媚璫果有

實迹一切已叅未叅已勘未結者但當另彙

一冊盡法嚴懲以懼亂賊而明分誼 臣之所

謂正紀綱者此也

領天臚筆 卷十四 起用 全五 廉侍御

朝廷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故必稱其職而

後可無愧于其官如秉銓者混涇渭之流詣

戎者忘魚麗之法司庾者任鼠雀之耗曠官

廢職如此類推即管葛擅名潘陸揆藻總屬

分外之駢枝無裨設官之本意矣故夫修職

者卑官必錄廢職者華膺必禡于以核名實

而修廢墜 臣之所謂明職業者此也

臣聞人臣守身而後可以事君故未論邪正

先辨清濁苟其人簞簋之不饒而廉隅之已

隳伺嘖笑而當先趨徑竇而速化則根本既喪事業可知執此定衡而忠邪去留劃然分明矣雖有畛域之恩怨無可得而用之臣之所謂重操守者此也

臣又聞石礮大義滅親韓厥行法僕僕公論之所弃即慈父不能庇其子而姬友豈能顧其私哉六年大計朝廷以澄流品飭法紀非臣下行私之具也故必是是非非好好醜醜與天下曉然共見以一已斬然獨持不得舍豺狼而問狐狸不得踈羽毛而愛骨肉使如鏡清砥平然後國法昭而人心服矣臣之所謂破情面者此也

臣又聞善善惡惡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往歲逆瑞為政遂于考功法外別創科條云某親某友某師某生但涉瓜葛即被株連如房楠以房可壯之宗楊朴以張慎言之友王道元以余世業之薦或以首舉卓異或僅一月居官一槩抹殺盡付濁流使黃瓜抱蔓城火殃

魚此雖有內外計之殊均是前後輩之戒臣之所謂禁借題者此也

臣又聞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朋之為名似黨而實非黨也至近日而黨名起矣即今大計在邇待察者以黨持人察人者亦以黨自持處一人不曰某不肖而但曰治某黨免一人不曰某賢而但曰救某黨將使波浪掀翻葛藤不了再殷玄黃之血復釀官府之憂則何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之為直截安恬斬除一切臣之謂息黨議者此也

以上六款卑卑無甚高論然循名責實恣後懲前計典切要備是願皇上特賜天語申飭法在必行則仕路清而大典光矣抑臣又有說焉臣等小臣影也銓憲大臣表也表端影正責在上者也臣願二三無以成見橫胸無為私姬修郗無獨出袖中之彈文無旁借椎擊于博浪則臣等小臣得

共襄 盛典以昭

皇上千明之治矣

崇禎二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十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為世界已清而方

隅未化邪氣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

仰祈 聖鑒疏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

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頌天臚筆

卷之十五

啓事

倪大野

一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

寔驅微猷騰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

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 臣非敢為佞也

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厭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引人才

為慮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 竊惑焉

臣以典試復 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

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黨再

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_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鬼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頌天臚筆

卷一五

二

但太史

三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爲鐵案雖或薄從滿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_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摠爲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濡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_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_臣又從邸抄伏讀

頌天臚筆

卷一五

三

但太史

三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悶默而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它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曠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

陸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九 四 倪本東

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繫繫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 同年同官儕輩憚其

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 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

續文獻通考 卷之九 五 倪本東

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揔之 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 之論韓曠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在公虛以消偏黨其韓曠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 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
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
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
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
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
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
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頌天臚筆 卷一五 木 俾本東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錫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

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

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

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

隅未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
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
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卷一五 木 俾本東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為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 聖

鑒以質公論疏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此臣原

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

含糊致蒙

皇上責臣以不當臣有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暨

聖旨務秉虛公一言非特責戒臣愚實足警醒

羣寐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忤心乃接邸

頌天腹筆 卷五 啟事 人 倪本東 詩

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折臣言

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

折臣者可乎臣之于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

以維垣能契 上之明斷楊所修改而直糾

罪樞遂改鹽差而佐察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面攬羣才而遊

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

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日若與

皇上相反者然蓋

皇上之 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

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

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

用而維垣于曠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

有未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

頌天腹筆 卷五 啟事 九 倪本東 詩

有未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

維垣以城府之心坐察成績所以冒昧有言

蓋為

皇上據啟沃者微而為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

維垣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

林謂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

知東林中有首泰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

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成之高攀龍平且

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嚴諭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

頌天臚筆

卷五

十一

便本史

十一

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標故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耳夫董狐不失爲直筆趙盾亦未常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叅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救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權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義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于批照告公祖之謗夫人盡能辨之蓋當朱

頌天臚筆

卷五

十一

便本史

十一

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斂
 乞丐里中震孟從眾助銀斂之事止此耳有
 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
 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則
 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
 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
 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正人
 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
 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
 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
 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
 真儒自命學官之席儼然揖

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
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
 元標安攘之能或遜游忠介直而微隘而元
 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極力發臣矯激假借四字未

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路義者
 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而頌德生
 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咸
 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
 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
 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
 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
 宗建等之爲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
 成造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
 諸臣之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嫌者爲兩間
 之真名賢真豪杰士多有其人孰是可假乎
 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
 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謂
 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
 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
 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
 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時

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
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
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言貞邪如宋臣蘇
軾之于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
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多賢之而惟至品節
大關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
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當崔魏所恨而未路改
轍者亦邪人也其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
所借而勁節不阿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
正如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對案于此而別爲
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忠
聞不又即維垣所稱鄉原之屬與摠之東林
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更請維垣
曾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東林之
白矣茲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
酷在今日尤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復舉
其纖寸之瑕而紛焉徒爭逆璫以首功及代
逆璫而分謫斯亦爲不善論者矣人才不

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宜羣議
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士必不可壞忠告
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
垣之熟計之也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
雖未嘗與謀度其不可以爲謬而么麼胡煥
猷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
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
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
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操議愈垂不得
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
敢旁叅一語惟
聖明矜亮恭察焉
崇禎元年二月 日奉
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
見不得互相詆訾至于宜重鬱集羣議惟在
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的確具奏該部
知道

禮科給事中問可陞題為起廢屢屢 明
旨酌用宜有定術特因諮訪謬為敷陳以
祈 聖鑒以惜人才疏

竊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而

皇上于大奸既鋤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 朝

無佞位且欲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

明聖故薦人之牘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為諮詢

期于得當豈非體無遺賢之 旨哉近又有

頌末慶等 奏 旨謂往年起廢不無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 臣愚以為此

起廢亦畧與往年不同何也往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來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耽煙霞

之癖或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

休之地故當訪其年力譽望與居鄉狀耳而

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也彼其

人皆端方直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

而必不肖阿附權奸故崔魏啣之遂橫加隔

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是

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殘諸凡慘死者

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

杖殺撻擊之餘也其骨梗介特之致已昭然

在人耳目尚俟訪哉 臣前疏所稱先擇其力

參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早 賜蒲輪

還其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 臣言為然奉

聖旨這本說廢棄諸臣當先擇其力參姦逆及

頌末慶等 奏 題差推升削奪的早與起用說的是至復身

異廣制額并着該部議覆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濫滯欲還諸 盛世之

人文乎知銓臣早脫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

未用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參

又如初聽魏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當重

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此自當徐為

商確不得混而言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槩以

訪冊之言為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臣
恐意所欲與將以揄揚之口爲推轂之資意
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爲下石之計彼孤踪
寡援之士終無瞻天就日之期矣不幾虛起
用之屢 旨而負憐才之

聖心乎于是鬱而爲不靖之氣憤而爲不平之
鳴相爭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 臣願銓衡之
司試查某臣所薦者幾人某省被薦者有幾
人取其明白顯著如 臣所謂爲忠賢殘害者

允用數員以定人情以慰衆望以息紛囂然
後漸次酌別庶于無遺無濫之 旨其有合
乎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又闕然媚
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誦孟
子亦來臧倉之譏况狂狷之間者哉 臣非敢
於廢棄諸臣求寬也亦非假 上之恩以示
德也蓋天之生才不數世之全才實難舍短
而用長棄瑕而就瑜盡除前日羅織酷刻之
習以昭

聖明山藪江河之量乃于 新政爲有功焉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又聞進賢者
相臣之職須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幾開
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化方隅伸正氣之大
端也不無干 綸扉之地有深望焉 臣愚無
所知識量咨訪而謬陳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年來人才爲奸逆殘害者自當速起以平
頌天臚筆 卷一五 敬
人情其先經罷免及撫按糾察等官爲後議
說得是朕欲得觀廢棄諸臣進退始末以定
權衡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閔可陞奏為閣黨建祠獻媚
顯于法紀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暢公論疏

自逆璫僭竊 國柄參糾者一身九死則諂
附者一歲九遷于是乾見義孫爭先獻媚二
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
臺臣寧光先所劾外據 所知者尚有數人
敢為我

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

頌天職事 卷五 三十一 附錄

真定等處倡率士民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
九拜禮呼九千歲目中真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三王之 國

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

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

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

明若居然以忠賢為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

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于應天與潘

汝禎同一作備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于湖

廣大同皆為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建祠用
琉璃瓦劉詔薊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
臨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
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
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惡于生
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異同者也此外 臣未
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
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
首事者亦不乏人 臣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

頌天職事 卷五 三十一 附錄

無一人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

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為創建

據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強項之知縣姜兆張

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又聞山東議建

祠時鄉官謝啟元程紹恥于列名道府中為

建祠而掛冠者尤有梁廷棟沈珣王堯民其

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賊事挾

其子索貂裘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

以嚴刑致廷弼長男自刎于獄及廷弼妻赴

縣堂稱寬復將二婦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
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
漣賊事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
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俸以助漣懸坐之
賊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真定按臣宋師襄馬逢臯京通倉臣楊建
烈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
誅而忤璫之身使所當 賜還原職者也臣
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諉曰不
得已也今

頌天臚筆 卷五 聖事 三 問 終 錄 八 卷 五

聖明在 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尙有譏訕鄒元
標馮從吾之李中正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
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並時
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尙
未雪中正公膺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
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徒乃徒爲奸
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
廢一事 臣前疏謂當以叅糾逆璫者先與起

用已奉 屢旨而數月來會推卿貳尙多依
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槩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維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力叅忠
賢者今且淹其啟事各一原官餘尙何望哉
聖主當陽而群陰尙熾願
皇上深察之也伏乞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國家法紀與臣子身名原自相關這所奏
義正詞嚴但各官人品懸殊自有公論鄒元
標馮從吾理學素優楊漣節義尤著急當表
揚其鄉叅逆黨之臣沈維炳劉懋等速與起
用餘着該部分別議復

頌天臚筆 卷五 聖事 三 問 終 錄 八 卷 五

戶科給事中鍾灼奏為被錮人材有偏愛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鳴之情軫念全恃

宸慈加 恩摠歸公道疏

竊惟臣之于 君猶手足之於腹心均之手

足也偏于一處血脉受壅骨節為痛其相偶

手足未必知惟腹心知之則必疏壅摩痛使

俱無恙然後百體通泰腹心翁安矣猶兄弟

之于父母均之兄弟也偏于一人履境獨若

蹙額含憂同居兄弟未必憐惟父母憐之則

頌未應筆 卷五 徽 幸而鍾灼

必釋苦解憂使俱無故然後一家和樂父母

其順矣吳楚西江誰非 王土誰非 王臣

誰非

皇上父天母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顧

之地乃天啓七年八月以前逆藩播惡視此

一方儼然化外異域要衢並無一人可幸托

跡山林泉石縲綫邊戍被放被逮被逐被戮

踵相接道相望骨為白血為碧也 國家

百年來如振如瑾所取其地而錮之取其人

而殘之肆毒如其極受毒如其偏乎哉

其廢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勾官詹臺

省以次盡掃是 朝廷要樞使之不得輒登

也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

相連是人間世講使之徒以結禍也其死諸

臣之毒借名于

君父而實闡豎所以立威權題擬為 國憲而

實群小所共恣排陷是疇昔白馬清流不圖

復見奇慘也

頌未應筆 卷五 徽 幸而鍾灼

皇上知萬爆就杖時內閣百餘揪髮拔鬚而毛

髮半盡又喝令重杖立斷氣息乎劉鐸典刑

莫敢收殮碎身零骨拋棄原壤乎楊連左周

等斃于極刑腐尸十餘日發出面目莫識手

足異處乎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連鄧

漢等脏完家破執爨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

術所浚虐頻加乎其見擯于 朝削籍于家

杜門斂跡啣冤而莫可告抱鬱而誰為憐翹

首河清延頸覓見抑何指不勝屈乎他處不

甚惟逆璫之兇鋒獨數處爲甚他處不甚遺
逆璫之毒手獨數處爲全曰講學曰門戶被
逮以此戍以此殺以此閑住削奪以此寬乎
謂門戶把持 朝政然彼時四方之士無不
同登于朝自假門戶爲屠戶爲阱門東南士
夫行殺竟同犬彘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體
罪妻子沒家產發城旦禁終身以處置門戶
亦過矣況其不盡門戶也故必鳴之情嗚其
不平也崔魏焚林燎原之焰偏以灼爛吳楚
西江而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其極一時驟
虞驚驚 臣同官彭祖壽曹師稷楊時化各疏
哀鳴思生于其地不同秦越相視詞臣倪元
璐局外發抒情見乎辭要亦忠誠所激人人
瀝血披心以地方諸臣慘苦上告
君父之前 臣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常動念諸臣乎 首示諄諄人情是乎
解網泣罪瘞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今
日死者九卹矣更祈贈之以官與廕者則沒

後之榮稍償死時之慘也成者九釋矣更祈
復其冠帶勵以自新則生還之幸尤戴榮身
之澤也廢者議用矣更祈

皇上勅注冊擬品此共起見于 國家交抒好
生民秉但本我

天地之心爲衡量無預防聲氣之左以敲推則
藩籬之剖茅茹之連也

皇上試平心虛酌凡罪不至死而死者之目
不瞑官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況一方

士氣否極宜開以泰抑極合當以伸兄弟偏
枯非父母誰憐手足偏痺非腹心誰知乎夫
門戶之說外廷倡之內璫借其局而用之璫
惡假之外廷又順其勢而安之抑念人才係
地方英華所萃天爲 國家而生乃祗以借
數年暴殄成一方冤抑則天憐之恤之培之
植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然 臣猶謂此摧折
者之愚即其賢也義子乳兒澳忍可以媒進

即刻意力學委蛇不難自全乃臣鄉講學之
 惟禍已烈先哲之氣節常存首當杖殺首當
 棄市首當戍遺積威逼勒終是剛腸北城兵
 馬彭大科一鄉榜耳以不往肅寧府跪賀上
 梁後題陞工部主政留疏半載不下竟外遷
 一景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鄉榜亦有強項
 者也臣鄉之壞類惟曹欽程立糾者即臣同
 鄉至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人其所謂好不
 好是何等樣而亦足見臣鄉人品之槩矣于
 頌未應筆卷五未鍾翰未
 吳于楚于晉于秦可類推也臣於方隅置論
 懇
 皇上加 恩非過見也特從人情之不平抑求
 其平于
 皇上伏惟 勅下該部議贈廕于死臣復冠帶
 于戍臣而持大公無我以錄用摧折偏多之
 廢臣則眾鬱宣羣心定矣
 崇禎元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謹奏為廢籍欣逢拔
 茹輿情望切彈冠敬附舉知之義以佐銓
 除并申郵贈之 請以慰幽忠疏
臣竊見中外喁喁仰望者無如起廢郵忠二
 事蓋當元兇毒焰薰天奸黨廉隅掃地諸臣
 即不履與媚吮之徒共苟富貴豈不能以脂
 韋唯諾之術自保身家而勁骨難柔捐軀靡
 悔生者固天使磨鍊精誠為
 聖主翼中興之景運死者亦天令挺植綱維為
 頌未應筆卷五未鍾翰未
 聖主醒一世之人心茲幸 綸音屢渙銳意錄
 真才于銅籍昨銓部仰承 睿斷列名上
 請從此正人漸進鬱氣漸舒立見師師濟濟
 之風共弘光明俊偉之烈臣何幸而躬逢其
 盛惟是積有真聞真見亦足仰佐平明者敢
 為
 皇上陳之臣生長江右待罪吳門兩地至稱仕
 國自魏崔煇禍大僚間其無人即臺省部屬
 晨星落落吳郡止一清貞澹介之陸文獻僅

留碩果終厝積薪其他負霖雨濟川之略
回天貫日之忱及折衝允堪籌邊廉節允堪
師世者一槩棄擲訪冊姓名數倍他省已蒙
聖心洞鑒矜憐獨至今兩地名賢已聞登銓除
候補之列者臣不更臚舉而啟事未及或諮
訪尚遺者在臣鄉不有畧豫救時望崇調贊
之鄭以偉乎其知幾勇退超然緇繳不尤高
乎熊明遇李邦華徐良彥不素著風裁兼饒
康濟乎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不聲高蹇諤
頌天臚筆 卷一五
志擊鷹鷂乎黃龍光熊化非清絕一塵壁竝
千仞者乎鄒維璉徐大相非有聲銓司無端
註誤者乎樊尚燥非櫻崔呈秀之兇鋒而攝
禍溫國奇非以劉鐸桑梓而被錮者乎在桑
郡則胸富甲兵名高鎖鑰不有申用懋澤其
力救有才品之劉永基而暗擠于極狡極龜
之劉詔不尤卓然乎清真絕俗鴻碩匡時不
有吳默乎其公輔望隆才名賈忌不有姚希
孟錢謙益乎身遠塵污儵然澹潔不有玉齋

堅劉錫玄乎錫玄絕口貴州之功志堅欲
長安之夢亦可稍破常格以獎恬抑兢乎至
陸康稷兩邑循良卓冠佐銓允愜輿情辣手
驅除正陪並削今清論已明尚僅還原官乎
又有臣所共事而心服者練國事飭漕甦運
孫之益鑑空衡平沈萃禎以露冕之風中含
沙之射不當並還其故物乎楊弘備備兵畿
甸沉敏當幾請覆率屬令忽掛彈文不疑人
豈兩截近見參牟志夔者謂麴蘖迷心雖察
頌天臚筆 卷一五
典方新而醉夢糊塗之彈文或亦可昭雪乎
更有臣自南來沿途傳誦如程紹謝升櫻忌
林居曾其鄉議建逆祠地方官逼勒與名類
臣俛力與拒甘心忤奸呂純如遠護桐封借
供億之煩困抑閣使之咆哮幾陷不測而聖
月慈令之田一鳳一鳳遷怒亦可長錮乎以
上諸臣或曾入薦章或未經推轂乃
上既如天而如日小臣復何疑何嫌而不以
告也臣又念死事諸臣如萬燥楊連周順昌

高攀龍周宗建周起元黃尊素李應昇魏
中周朝瑞左光斗繆昌期表化中夏之令
鐸等盡

累朝培養之正氣而煅煉于吉網羅鉗悲淒于
園土榜掠命輕了于半夜之土囊魂難招于
萬里之孤視血肉淋漓蛆蟲臭腐身後聲不
能完懸坐之多賊子母孤嫠伶仃流丐直堪
慘日愁天痛心酸鼻他若鄒元標學探性命
身翼倫常聳節概于千尋挺忠猷于百折此

頌天監筆

卷三

詔事

三

亦未可斬其易名之典也嗟嗟諸臣死矣九
泉之碧既化千秋之骨猶香死復奚憾而

聖主勵世磨鈍之機惟令抱忠而死者盡被光
華斯使敗類而生者難施面目望

皇上推廣贈卹楊漣萬燦之倫乞遍慰忠魂而
伸士氣所關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年來狂瀾
既倒廉恥喪盡如初祠裝像倒身叩祝之黃
運泰以戒得之年踞脂膏之地登場傀儡祗
聽不靈鼠腹已盈久當知止津門何地督餉

何官既經自簡豈可視留董賊中察處刑郵
躋清秩惟善趨炎他無伎倆然死灰則備乞
憐搖尾之態戀破甑又逞羣噉射影之巧如
洒血全城之表崇煥舉 朝方延頸以望其
來彼獨搖鼓以阻其進反覆機鋒如鬼如蜮
或有所中耶此兩臣俱日暮途窮不知人間
有羞恥事豈可玷清華辱節鉞以悞封疆所
當均應斥襖以警官邪者也夫如是衆正登
庸羣小屏伏門戶東林誰復墮一網網人之

頌天監筆

卷三

詔事

三

雲霧東西南北且遂破二十年不化之藩籬
矣 又因是而有世道江河之議也天啟七
年八月以前舉 朝若狂奉 婦寺事事歸
功言言頌美除媚灶媚奸以外別無新法
不可不請 天啟七年十月以後非是請
方 或劔承是問當道恣狠曠言盈廷車馬
車何向者參鳴盡遠梟而後遂移朝陽之
哉始知轉移化導之機

皇上不在臣下若夫孤忠植節之士得之甚難

推之甚易愛惜人才

人主自為社稷計非虛語也伏祈

皇上勅下吏部即將鄭以偉申用懋等速為起

用萬燦周順昌等卹錄前疏所伏候補諸臣

應否如臣同官汪始亨議遇缺新舊簡用內

陸康稷應否如樞臣霍維華疏仍照原推

聖斥等語董茂中以為寡廉鮮恥妄言清

亂之戒將仕路愈清人心愈奮矣

崇禎元 二日奉

聖旨

欽此

奉 諭

旨

欽此

奉 諭

旨

刑科給事中曹師稷題為特陳旌忠瘴

之議以明憲典以勗有位疏

臣備員刑垣深推刑獄之失無踰枉縱二字

其在之失至崔魏之世而已極其縱之失雖

以

聖明在上而所司猶有未免年來諸臣死刃死

獄死杖慘動

天地從古希聞而一時深文附會者疑若有罪

焉幸

頌天臚筆

卷一五

頌天臚筆

卷一五

頌天臚筆

卷一五

皇上首鑒楊漣之忠

勅部議卹自是諸臣紛

有哀鳴

皇上諭答如響然猶或以為寬慘堪憐云爾嗟

嗟憐之一字豈諸臣所甘受哉備觀諸臣當

日立朝之節或以忠著或以清稱或風采

自持或經濟自命各有一段千載不磨之業

其開罪逆瑄邁斯奇禍並有昭灼可見之跡

至于從容就逮視死如歸真有塞天地植綱

常之氣假令當時稍肯委蛇屈節寧止保全

性命猶當不失功名夫倪文煥梁夢環等其始豈不亦怵然驚弓而隨以喪身墜鬼因而吮癰舐痔此固向者諸臣所為寧碎首滅族而義不出此者也今諸臣骨朽名香快然無憾

皇上褒卹之 旨自是為萬世旌忠不止為諸臣吐氣而惟恐所司不明此義非悠悠而付之不意則奈何而報以尋常第 國家褒忠激義之文下同祭厲祀殤之典此固臣之所

頌天監筆 卷之十一 李李

大痛也至若虎彪之為逆璫腹黨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豈有首從之殊即恭誦

聖諭忠賢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私立籍多命豈尋常貪酷武弁者比而牽引以為請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妻孥田園之奉如故寶山金穴之藏晏然物議沸騰豈曰無根乎今劉志選梁夢環劉詔李永貞等並奉 旨提問矣諸奸罪案深重昭著非有曖昧可用推敲 臣誠恐法司復祖前

人之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非惟 王法不作亦何以為萬世人臣之戒又 臣之所大憤也自枉之一字推之則不惟死者在被遺削奪者亦枉

聖諭所云借 旨擅將敢諫忠直之士羅織削奪慘毒備至者鉄案也今日起廢非獨愛惜人材直當辨明冤枉如以典試處枉也而顧錫疇方逢年等不與陳子壯並用則又枉典試者起而救典試之御史劉廷佐不得起則

頌天監筆 卷之十一 李李

又在曹學佺文人也以文見擯枉矣而借題以錮按臣王政新則又在通內宜禁也而錮首參客氏之王心一等則又在以封爵媚璫而誣平人為奸細枉也乃守關主事陳祖蔭不肯昧心誣殺六命竟作忠賢從呈秀跡中落職則又在他如守正無罪之唐紹堯搜括被誣之楊嘉祚焚尚燦房可壯封疆無與之方震鸞薦主牽害之徐在中等俱備苦毒幾經勘明而終置投閒則又在抵矯借傾陷

與言者何關而欲固守崔魏之法牢不可破
 此臣之所不解也以縱之一字推之則不惟
 寬虎彪爲縱其寬建祠者亦縱臺臣寧光先
 所云 國法天理人情三不容者公論也然
 在逆璫用事時或曰獻媚耳至
 聖主當陽誰不回心易慮而楊邦憲姚宗文敢
 奏無將之贖及通政司不敢以聞家人竟入
 直房挾璫勢以肆欺慢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奉 旨處分而不先罷斥失
 綱天臚筆 卷五 三人重 錄
 刑莫甚又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勅下所司
 各秉公心持以定力褒忠于已往必有以發
 其幽光輝惡于生前務有以成其確案冤抑
 顯著千秋何待私家之評注撫臣係重一省
 寧堪邪媚之久居至于在京在外監禁多人
 曾奉會審確議之 旨而臣以爲在獄諸囚
 有原係厥衙緝獲者有他事捍綱不關緝獲
 者有深文陷害者有事繇自取者摠之按律
 依情輕則換以寬條重則還其本罪無枉無

縱則人心平而 國法不失矣臣在刑言刑
 大義如是伏惟
 聖慈裁察焉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慘死諸臣皆以清忠幹濟自持朕用特嘉
 優卹李永貞等既付法司當依律問擬顧錫
 疇等王政新等已經起用陳祖苞不肯媚權
 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補原官唐紹堯無罪
 繫獄准起原官餘着該部酌用所奏楊邦憲
頌天臚筆 卷五 三人重 錄
 姚宗文奏贖情節即勘明來說在京在外監
 禁多人務要按律酌情分別具奏該部知道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斌照如奏為 聖

世作新當首崇易名之典 明綸求舊宜

獨持正論之衡謹陳芻蕘未議伏祈

聖鑒採擇仰佐平明以振

中興鴻烈疏

臣 叨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

人尸素八載碌碌牛馬塵土間未有纖介報

効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廓清逆黨開門額俊海宇咸慶

領末... 申十... 癸未... 癸未... 癸未...

千載一時謫劣如 臣 荷蒙拔授南京吏部

選清吏司主事謹循職掌擬效涓埃伏睹

忠起廢屢歷 明旨竊思卹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冤抑益以定臣品實垂萬世

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

天下關公道之顯晦甚大以卹忠論項楊連

特恩出自

聖斷通國額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

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卹矣第二三碩德大儒... 林文... 太山北斗者猶一世趨向所以時藉易名

華衮何以鼓舞人心撥轉維新世界 臣謹採

輿論得應謚三人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是

已元標劾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傳共仰儒宗獨標

臣鵠攀龍抗疏忤時謫典史幾三十年講道

讀書潛心二程性命之學晚歲始出晉乘憲

紀首効崔呈秀旋被誣陷自投汨羅觸邪懷

慨洵是天植忠貞就義從容猶徵學問得

南星秉正執法為

昭代第一考功迨陟統均簡拔正人謝絕僥

近遭崔魏捏構家破身殞品卑當世節操

秋追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中得一人

銓總憲豈坐視濁亂至此 臣查 大明會典

一欵凡大臣節概為 朝野具瞻公論允服

者具請謚號三賢允乎公論乞 勅下該部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一第... 卷一五

聖裁當此羣心波靡之後借此 鉅典判是非

定案使曉然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聳而頑懦立振準的定而

紛囂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也以起廢論

卿貳如李邦華孫鼎相詞臣如姚希孟錢謙

益科道如許譽卿吳銓侯恂劉芳部臣如孫

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允誠並著風節多列

薦剡獨二三孤介為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

首劾客氏魏忠賢幾致 廷杖賴閣臣葉向

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無

稍嫌速化遽引疾去後陞通政隨乞骸骨疏

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圭寺人者竟恠

璫削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

且有譏之為鬼域者夫宗周而鬼域也彼有

覲面目輩顧反得自命為人耶孫慎行清修

介操品望昭著乃聞訪冊中欲削其名至不

得與么麼李可灼並存賴有力爭者始得附

載文震孟疏救鄒元標忤旨請降復加削奪

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爾異同

不能解也况摠論叅劾崔魏當錄叅劾之最

先者摠論崔魏摧折當錄摧折之最先者譬

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衝鋒被傷為首功

又譬之評貞婦者必以初挑即拒守死不從

為貞節乃近年被處未煖林泉之席者先登

啓事而首撻兇鋒又錮丘壑之賢翻費推敲

輿論不平莫此為甚且崔魏借東林傾人今

言東林未已崔魏借門戶錮人今言門戶未

已盜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艾良善豈堪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耿如杞

大節不撓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奉倚賈繼

春向時意見間有同異近能撤去吟誦疏語

持平可謂真能仰體虛公明者其他非

臣所知 臣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伏願

皇上俯加鑒察如果 臣言不謬乞果俞謫典

促訪冊庶上昭廢廟下化 驚爭若周順昌魏

萃禎初督荆關織塵不染惠及商人出守楚
蘇時臣為屬吏相戒以撫字相勗以恬澹未
嘗取蘇人寸絲尺帛蘇人至今尸祝之分符
入閩適當以海夷之變經理輯安指揮旬月
而海氛漸息叙閩功與焉乃當逆璫用事之
日為通內之屬官曹欽程所誣貶坐以降級
而身甘林壑以待時清原任太常寺少卿莊
欽鄰先任銓部掌選時關節不到甚得銓選
之公科臣李恒茂之叅疏也但曰乞加罰治
領末慶年 朱 卷 五 格 律 第 三 十 四 條
以為不管六選者戒而已及逆惡魏忠賢因
不得干以私也矯旨削奪之然其人品原
不可掩也向者大工煩興錢糧出入逆璫之
手莫敢過而問焉原任工部員外劉鑄長煉
該部職掌疏人力爭裁減起運子街石工費
輕捺虎鬚矯旨降用未已也乃因其填補
潮州府推而併削奪之節省何罪而遭此寬
抑哉此四臣者或為臣同里或為臣舊同官
知之最真在司道則無負于司道在部寺則

無負于部寺皆能以實心任國家艱鉅者
使之游優丘經終焉野有遺賢我
皇上側席而求可使若臣終廢于
聖世乎至于封疆多故遼土未復近復以收降
一事沿邊諸鎮在在告急此時師中之寄更
須得人如見任口北道張宗衡向守松江捉
得葉朗生之黨逃跡于江湖者地方賴之又
內監李實恣肆妄行懲其虎役即遭毒手而
不懼也葛九思巡邊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卒
領末慶年 朱 卷 五 格 律 第 三 十 四 條
無一毫可為口實雖九思不得不一面矣此
又一段獨立萬仞之槩不畏強兇不辭勞瘁
昇以節鉞為北地長城矣又如見任懷隆兵
備道項夢原既文經而兼以武律允為萬邦
之仰與夫條議邊事之申用懋慷慨談兵之
須之彥功在滇南之傅宗龍繇令遷守習熟
薊門要害之寺臣張廷拱其在南職方考核
軍政能杜絕漕犯之王象春皆負邊才重望
者申用懋旦夕當入啟事楚項夢原須之彥

等亦當置之夾袋中以備圖外之寄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所舉皆出真知諸臣皆抱實用非市

恩以阿所好者即將起廢李叔元邊才張宗衡等

勅下吏部破格擢用則師師于朝桓桓于野內

安外攘在指顧間耳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十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題為微臣奉 簡

首垣恭陳一得以襄 王道之蕩平解朋

黨之網羅疏

臣蒙

皇上不以臣不肖拔自錮籍尋長六垣臣自思

授任非據無能報答但矢公平二字仰佐

續天臚筆 卷之十六 沈惟炳

徽猷每見諸臣相怨一方各修營壘稍不得

意便起黨同臣實異之今政出於一大道為

公臣寮又何同何異但公是公非之所歸即

好義者不能避之此而論之曰黨非也臣謂

原無異同但有邪正當日之附璫者為邪則

忤璫者為正此而擠之以黨則崔魏諸兇之

日黨于 朝耶黨于野耶諸臣不見漢唐宋

之已事乎當時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

正人為邪何從分別然顧厨俊又諸名流及

雜蜀朔諸孤傳之史冊終不得自爲邪人致
白馬清流之禍遂與國運相終始此可爲痛
哭耳

先朝諸奸又變其名曰門戶曰東林以致禁逐
死徙傷盡元氣則黨禍又倍于前代矣自

皇上御宇撥弃不談乃幸得一年清淨同寅協
恭今何可再構此端以開

聖意之格而布從前之網臣原與諸臣約共事
聖君各陳意見方隅之介勿畫盡東西南北皆

頌天臚筆

卷十六

啓事

一 沈德潛

是 盛世之臣今昔之怨宜忘若報復往還
安有窮極之日議論不必其盡同總期爲
國家起見但消客氣而伸正氣可全收其益
也行徑又何必其類合要于職業規人即化
小人而爲君子亦吾儕之事也大凡廉恥風
微只因貪戀心熱即如媚嫉計狠亦因捨攘
念濃人生無百年之功名而有千秋之品望
當任不任與當讓不讓皆非所以自處願諸
臣之深思也臣更有感焉數百年來阿比成

風見褒賜而不敢補但伸威于驚擊代姦黨
爲驅除 朝廷幾乎無諫官矣當楊左之世
即崔魏之人亦變而爲楊左之言當崔魏之
世即楊左之人亦變而行崔魏之事人心善
幻世界轉蓬臣歷覽流風每爲浩歎迄今乃
見有能捐官職性命爲 清朝諍臣者
主聖臣直于斯爲盛

皇上作人之効不彰彰乎至舉 朝皆慮有不
測而 睿鑒獨與嘉納可見

頌天臚筆

卷十六

啓事

三 沈德潛

明主可與忠言
聖心原喜受善特言者不無激射故
聖怒亦時有裁抑耳章允儒過激于 廷爭誠
覺有未融之意見然持論未始不正則言官
職掌自存房可壯昔且甘爲罪民在今何難
于降級然孽非自作則公怒亦或可原此二
臣者以百折餘生仰承用舊之 旨而再罹
錮衡不竟其用時論惜之若瞿式耜則新進
小臣誠未諳封駁之體而輕議大臣去留然

遇事陳言心實無他 今三臣既被處分 臣
何敢代求 環賜但一時而逐三言官恐此
後會議會推諸大政竟無敢為冢臣佐未議
者耳若三臣自審則川合皆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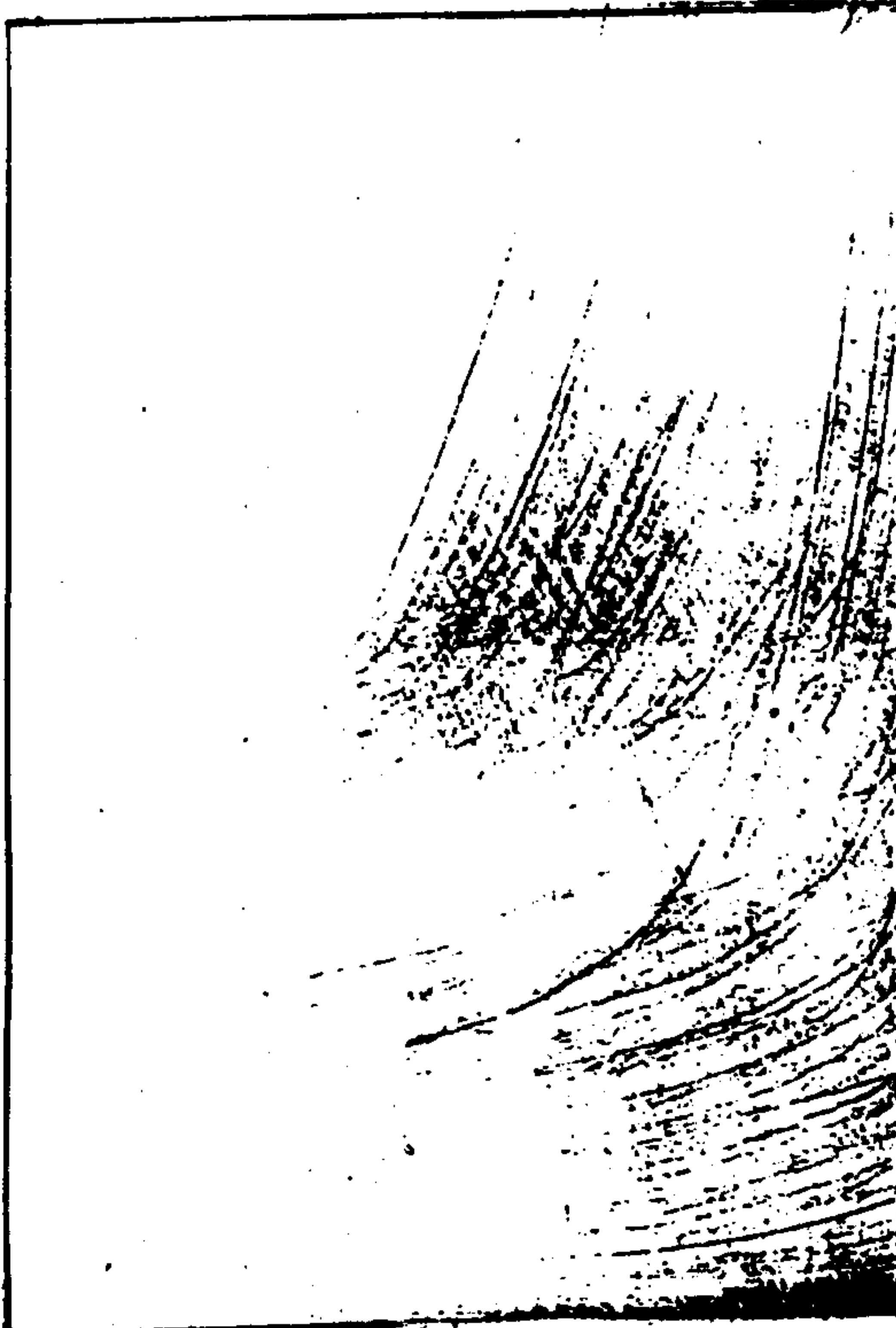
天恩而貧賤何所不得其又何求焉 臣既受事
吏垣誼不容嘿敢循職守以副言責即云不
得其言則去 且甘之伏乞

皇上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光緒二十九年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題為微臣 陛辭有
日憂時無窮懇乞

皇上嚴邪正之防厘剝復之關以力持世道永
奠泰寧疏

該臣備員臺班矢心言路已乃浹歲頃者循
次輪差承乏蘇松受 命飲冰行將

陛辭而往竭蹶受任顧慨忖時事有不能已于
言者 臣竊見今日之天下非無事者也其以

為太平無虞皆釀近喜者也即如奴雖未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光緒二十九年

捕患方殷流賊披猖于關陝海寇跳梁于閩
越奢蘭諸酋尚復鴟張于川黔征兵就餉是
可容緩圖而 臣所謂此有形之憂顯在疆場
者也邊徼督撫得人合師武臣之力可立圖
廓清者也其最隱憂者乃在大姦脫距之餘
當 國法既伸之後嘗苦于正人之無所容
而恒患釁隙之巧有所借蓋數年來附逆賊
臣屢經 廷論交摘
聖斷迅決 諸罪逮問擬辟黜逐遣戍諸案已合

雷電之章而伸斧鉞之威矣取彼奸人投畀
有北投畀豺虎詎足云苛而臣切虞此輩若
霍維華楊維垣等實煩有徒其伺隙密而圖
復最巧也彼夫名利之心未斷窺伺之術斯
工或引憐于兔死狐悲或聯類于遠交近攻
一隙可乘輒藉爲反案之圖片瑕可攻便借
爲營壘之窟已不必以身出而張羅設械有
轉展布置之方事不必與已類而緣引附合
有層疊脫卸之計招類呼朋耽耽思逞其心
領天臚筆卷其六王按臺六
何嘗須臾不欲掀駁正論仇害正人哉蓋思
宋臣蘇軾之言曰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
怨而君子之莫我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
卒然不可測之患既敗矣尤欲維其墜而挽
其絕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
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潰決而不可解連控
而轉相尋此亦千古奸邪之鏡也倘于邪流
除之不盡者萬一根連蔓引能無排陷正類
枵板 國社所謂小人之害甚于戎寇者也

逃稽有虞之世放流竄殛以禦四凶厥後共
工驩兜諸人不聞當明刑之 朝終移幽州
崇山之法則以去邪勿疑自古帝王見之明
處之斷而且持之久而不變耳邇者附逆諸
奸百倍于四凶
皇上執法芟除無一可假借即有未盡餘黨見
今 計典在即主察者從公處分當自無遺
類乃臣款款之愚則惟愿
皇上終始廷決勿使既燼之灰吹煽于復燃勿
領天臚筆卷其七王按臺七
使講張之幻妄附于名流已經逐者勿令伏
莽而巧爲中下司寇者勿令借題而詭爲脫
要使衆正各安其位而盡其職永肩一心以
維此寧謐之世即而南北交警奴虜未靖而
捷伐四張 廟謨神筭應之裕如羣力翕然
輻輳不難轉有故之秋爲無事之時也不然
猜疑之端生則反覆之釁開反覆之釁開則
傾險之毒深恐在仕路之紛囂其害尤小而
在世道之治亂其害更大夫獨不思今天下

乃

皇上獨攬河魁撥盡重氛陰翳之字始得揭而重明于斥邪反正從剝得復不知何如屢歷膺思則崇正以防邪由復而處剝使世宙嘗有泰而無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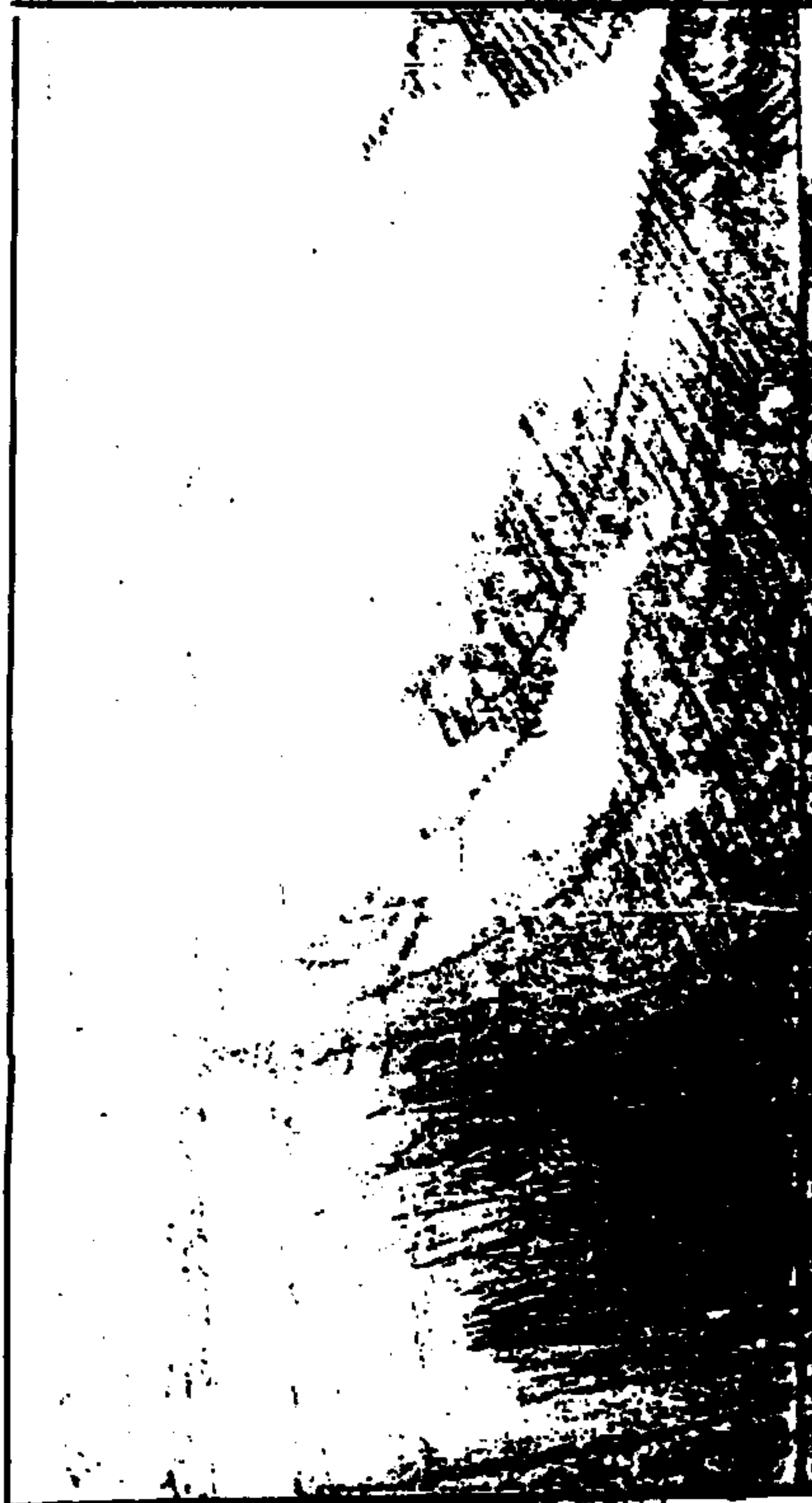
皇上英明剛正固知其持之審也臣之殷憂靡極不揣蠡測妄干

聖聽如此臣不勝悚久待命之至

領末履筆 卷十六

崇禎二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福建道御史張三謨題為圖治貴于有方上下道宜交盡備述治亂之形任事用人之法仰祈

聖明採擇疏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于君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嘗有治少亂多理有固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聰明絕世蓋亦不乏夷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始終有二徃徃虛愿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恨由斯以觀非其欲治即治明矣今以

領末履筆 卷十六

九

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內治平固翹首可俟然泉達不無賴于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培植謹凜即今民生邊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有可慮欲預防之蓋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雪冤起廢驅佞觸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弃而褒徃勸今懲前毖後志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具綱舉目在大

存政行于以辨有位之貪廉懲職守之勤惰
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着則太平可望
也治亂之形非洞然于

皇上之心了然于

皇上之目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
養之風 朝有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
道理勝而勢利衰者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
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操君子之命勢利
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之故則有數

頌天臚筆

卷一六

十一

十一

端 臣請畧言其槩總之上下交修則治交諉
則亂上下相合則治相離則亂人君用人則
治獨用則亂任理則治任情則亂共任則治
偏任則亂課實則治循名則亂精明渾厚則
治委頓操切則亂尚德則治倚法則亂納忠
受諫則治喜佞好諛則亂大臣責難陳善則
治諧諾傾側則亂進賢用人則治妬善嫉能
則亂通時達理則治不學無術則亂開誠布
公則治懷私任已則亂主持擔當則治疲靡

依阿則亂赤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小
臣奉法進業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
則治緘默固位則亂

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
決矣至于最切要緊關於治亂之大者則
無如輔臣臺諫夫輔臣者任天下之事者也
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

皇上有意與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
能不與輔臣臺諫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
既久我

頌天臚筆

卷一六

十一

十一

皇上嚴明振勵提挈于上誠爲至急 臣伏觀太
心壯氣關于 國運寬猛刑德貴于因時三
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橫遭崔魏之禍心志俱
喪意氣摧折于 國家陽明之脉不無有虧
幸逢 天日有若更生
皇上御極之初宜去其煩苛陵誅之習示以寬
大優容之意赦小過細言以存太體道德齊
禮培養正氣振勵風節庶尹百司自不踴躍

于天地輔弼臺諫富使并重于 朝廷至于
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効公
正發憤蓋不為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
之罔伏然當玄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
不無煩于章奏奮乎筆舌說者以為不諳事
體實開

皇上厭薄之端近見平臺記註每多切責之語
紛囂固雖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
時言路黯然無色臣竊疑焉蓋人臣忠非天

頌天慶筆 卷十末 十一上表待御事

植本易容默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
恐或偏重萬一是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
為爭者以臣思之天下治亂之數非言之患
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言之貴而導之
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當言即言
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邇隱惡揚善大舜大智
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

皇上以舜為法舍短取長猶有裨補臣聞君德
無為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

皇上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宜總其大指以責成
功專令閣臣盡心輔導調燮諸務稟擬一切
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官
不時爭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
事固不得為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
大臣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
以成休容之風蓋人眾言多固易紛囂而知
者必言言者必盡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
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大奸大詐必無所容

頌天慶筆 卷十末 十一上表待御事

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之虞臣無專擅
之亂
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為而成方將設為鐘鼓
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之多批答之
難有煩
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為萬里之行日遠闕聞
敬竭芻蕘上于
天聽伏冀

聖明省覽臣謨幸甚

崇禎元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良是若
輔臣盡化成心臺諫不為謬論于治何有當

釋斯言該部知道

領末臚筆 卷一六 三十四張傳御本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題為仰遵 明旨舉

用真才以襄盛治疏

臣 恭逢

皇上求賢圖治集思廣益當

明聖之朝而不盡以人事君之義則羞班聯愧

衾影矣臣曾為理官任開封五年奔走兩河

諸郡一時人才彬彬蔚起不意忠讜為逆黨

所摧正士為奸臣所擯今載名訪冊者皆有

品之臣也臣因其品而臚列之補其所遺陳

領末臚筆 卷一六 三十四張傳御本

胤叢汪輝端雅純正之品也周之綱喬允升

正直剛方之品也周士樸彭鯤化方正純良

之品也李若星熊奮渭揆文奮武之品也呂

維祺清貞孝友之品也侯恂侯恪弘毅精貞

之品也練國事劉之鳳楊玉珂直亮卓磊之

品也袁可立臣克儉劉可法馬從龍持重老

成之品也周汝弼清貞不阿之品也訪冊中

可覆視矣又富學稽古之品無如蔡毅中老

成正大之品無如侯執蒲梁亮從而訪冊未

載豈一代之文獻典型不當收錄耶夏之令

其斃甚慘蘇繼歐其縊堪涕 優卹宜渥矣

以上諸臣皆臣目擊故敢入告臣夙夜籌思

惟邊疆為重舉邊疆之臣無如李長庚袁崇

煥崇煥有保城殺虜之功長庚有鎖鑰司馬

之望宜馬上速催萬難再緩而無識之臣且

欲禁崇煥之出何也又原任道臣王弘祖夙

著績于巖邊汾陽望重又藩臣曹文衡久平

妖而勘亂韓范名高宜急用以儲節鉞之選

領天臚筆

卷末

啓事

十六

一與臣共事一官于臣鄉臣知之故敢舉耳

然臣猶有進焉國運之隆也必須清節之臣

以壯 廟堂之色服藩屬之心臣家居讀禮

時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奉 命朝鮮當

奴焰方張鯨波正惡彼鮮人憚毛文龍逼處

陰懷携貳兩臣泛海濤中出島嶼外潛維其

心迄今猶不敢稍携者二臣力也二臣何以

得此于朝鮮哉以彼因徃例逢天使至則供

億苦于奔命物力竭于誅求二臣兩袖清風

秋毫無犯鮮人羣相驚服頌天朝有人即小

童下卒無不知名至今香祝可謂不辱

君命有功邊疆者矣詎意持節甫還而奪逐立

見耶王夢尹已赴召矣姜曰廣宜速催供職

令鮮人聞之勿生二心所關非細也臣居東

海知之最悉臣不言則二臣之清節不顯且

無以厲世而磨鈍臣之所不敢隱也今督師

王之臣議去矣之臣亦夙負品望但收降非

策臣恐留之城中為奴爪牙處于近地為奴

領天臚筆

卷末

啓事

十七

布局勢蓋從封疆起見點破數言令督臣聞

之早為區處勿為紙上安插姑為支吾之計

而西虜難恃降夷難用正貽代之者又難措

手也臺臣袁弘勛安邊定畫一疏舉樞臣間

鳴泰以代之隨舉王永光以代鳴泰是日前

緊急願會推酌定勿悞封疆也若恢復大計

之疏樞臣須實行之訪者速與啓事若蔡毅

中侯執蒲梁克從彭維城梅之煥併議起用

而李若星尤悉兵機王弘祖曹文衡宜推邊

撫袁崇煥李長庚姜曰廣速催前來以備緩
急以資彈壓而非職効一官者所可比及也
邊關重大宜速會推更祈

皇上嚴諭諸臣各修職業共砥清節凡奉命者
當以姜曰廣王夢尹二臣爲式品望矯矯無
爲靡靡明垂 睿斷而獨持 太阿之權輔
臣和衷而共轉元化之軸至 廟堂有折衝
之精神而奴患不足平矣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頌天臚筆

卷十六

十八 聖旨



山西道御史郁成治題爲其躋登言之路
首明立言之心務以大義相維勉圖報稱
疏

竊惟臣以一介書生備官楚徼迺觀往事之
變徒結感憤之忱茲幸

聖主龍飛小臣雀起

皇上既親簡六十八人之雋而課之言敢不畢
殫六十八人之心而獻之 宁願臣於此輒
有餘慮者何也庶臣方新之氣議論各有披

頌天臚筆

卷十六

格傳

十九

聖旨

陳

聖主虛受之懷肝膽不妨並露願茲諸臣先自
告戒曰登奏有體毋繁詞納約以規毋貢諛
言必本其所獨信毋嘗疑事必伸其所共明
毋執臆小人每敗于私智之相援毋黨同君
子類傷于意氣之相激毋伐異業比肩以事
聖明曾何分于南北東西誠磨勵以見生平須
決向乎正直忠厚要歸立言之心正而後衷
言進訟言平小臣謀大臣斷願我

皇上虛中以察之即 諭閣臣端確以擬之是非有真毋徒避紛更之名而置不論可否易見毋偶因譸張之舌而姑兩持夫引伸觸類事在迎機而乘時致

主人各有志大臣若一力擔任小臣自萬口皆齊此 臣於諸臣進言之始而尤惓惓于大臣之善決也顧 臣猶有慮焉如言或爭于一時之用舍而事乃關乎大臣之行藏議論既有掣肘嫌疑何以着筆是唯徑歸 宸斷而後

領天臚筆 卷十六 啓事 三十一 都侍御三

衆喙自平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事有大疑惟從其言之多者決之足矣輔臣何不以是進而徒總總焉于事勢相持之際乎抑 臣于

皇上鼓舞忠孝之 德意而深感于易名之典也夫易名寵以一字而不朽及于千秋作孝作忠所關甚重茲聞有 明旨既昭而該部十年不覆者此何以故得無子孫式微不能載贊而先容于當事乎竊慨公典奉有 絲

綸而阻抑反出臣下以私害公莫此為甚縱撰擬職在詞林而議覆先在禮部安得藉口鄭重而稽滯 王章且今奸逆既除有何疑忌而復若驚枝病葉掩口藏身夫公道旁昭名義為重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速簡積年未覆之謚盡數開覆以待

聖裁至若孤忠周宗建等

聖恩全卹雖死猶生獨謚典猶稽人心未快夷

領天臚筆 卷十六 啓事 三十一 都侍御三

考先臣楊繼盛擊奸而死今古為昭其職不過部郎而謚 特予以忠愍矧今忠烈如宗建者三疏觸逆蚤決幾于曲突徙薪之時一

死迴瀾豈僅同于焦頭爛額之客雖盡忠死節固臣子立 朝所當然而顯忠遂良則

天子持世之大柄諒該部誼切同心決不忍置公道于淹沒者但恐積年狃習一旦難除故

臣感時事而併及此 臣非敢妄進也 臣與新選諸臣立言既有斷金之盟立心聊效他山

之石第願今而後小臣無所爲而言大臣有所持而決百職開誠布公于下而

聖主勵世磨鈍于先人心共明太平未有不立奏矣臣狂瞽不識忌諱伏乞

聖明俯鑒一得之愚而永作敢言之氣臣不勝悚息祈禱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疏自勉勉人具見虛平今後言官立言

務端心術皆從國家起見閣臣稟擬宜斷或

頌天臚筆

卷末

啓事

三十一都御中

有難剖奏朕親裁易名風教所關其積年未

覆之謚着與速結周宗建孤忠可憫作何表

揚禮部確議具奏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部等衙門爲遵

旨會議事據

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禮部尚書溫體仁題前事內稱錢謙益辛酉典試臣鄉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每篇一字作結尾因而中式繼經論劾自知罪難追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謙益告病引避未幾朦朧起陞今官且儼然附

頌天臚筆

卷末

啓事

三十一都御中

于崔魏摧折之人枚十大典一手搥定謙益可以枚卜千秋亦應會試矣乞勅法司將錢千秋一案速行提結則謙益自有應得之罪等因崇禎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卜有黨可知

祖法凜在朕不能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議具奏不得徇私黨比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欽此抄

出到部送司奉此除錢謙益聽吏部等衙門會勘外其錢千秋一面牌行五城兵馬司及咨行原籍撫按嚴提去後隨據中城兵馬司毛呈蔚將千秋拘解到部送司監候聽勘審問案查本犯原招內稱被先在官原在城監病故積棍徐時敏金保玄假稱考官來賣關節捏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哄誘千秋立有合同文契比千秋聽信在心入場遂于七篇大結內安插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俸中四十二名舉人以致合省喧傳于二年正月內禮部抄出前弊覺發隨該主考錢謙益具本奏奉 欽依又該刑科抄叅各等因到部送司行提問千秋自知關節是真自京逃回原籍隨該本部咨該省撫按提解千秋徐時敏金保玄到部先該本部會同院寺審問千秋等前情明白問擬千秋有事以財行求律徐時敏金保玄引故違誑騙生員財物指稱買求中式俱問罪不分首從于該衙門門首

續未臚筆 卷七 啓事 辛酉會議

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事例錢千秋故違央免管幹致被誑騙免其枷號照前發遣事例將各供情由及叅酌罪名緣由題奉 欽依錢千秋等俱依擬錢謙益鄭履祥俱失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欽此在案今該本司郎中王永圖題奉 明旨內其錢千秋着嚴提究問擬罪具奏遵奉 卽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諸官會審外一面移文兵部職方司查錢千秋于何年月日先發何衛所着伍克軍等因去後隨據回稱查得錢千秋于天啓三年五月定發北直隸東勝右衛前所充軍終身于六月初八日起解于閏六月廿四日獲有該衛收管存案及查有撫按赦帖又查行西城兵馬司查得徐時敏于天啓二年七月廿九日巳時病故金保玄于十二月廿二日戌時病故各等因回覆在案又奉本部題准都察院咨開查得事于重大應札委十三道各御史前

續未臚筆 卷七 啓事 壬午會議

去公同會審會審之日各道魏光緒吳之仁
吳姓樊尚燦劉廷佐各摘取口詞一紙摠授
蔣允儀參酌經審看語成招等因大理寺委
右寺丞石文器各職名前來會審又該本司
設堂該委各司官公同會審蒙批都察院改
委十三道會審該司亦公同十三司掌印官
會審蒙此該本司郎中王永圖同員外萬象
新會同掌河南道蔣允儀協理河南道劉廷
佐掌浙江道魏光緒掌山東道吳之仁掌江
西道吳姓掌山西道樊尚燦大理寺右寺丞
石文器浙江司郎中徐臣忠四川司郎中劉
其遠湖廣司郎中高默廣西司郎中林居雲
南司郎中陳蓋山西司郎中趙善鳴山東司
郎中鄭時舉江西司郎中楊訥福建司郎中
馬珍廣西司員外趙三極貴州司主事吳從
魯齊詣京畿道公所將錢千秋行提到官公
同會審得錢千秋辛酉之中式也部科之磨
勘止摘其結尾之七字主考之糾察始發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主考會審

居間之二人而金保玄徐時敏俱從關卷參
摘甚明一疏得 旨詳訊千秋亦始逃而終
獲依律遣戍遇宥申詳兩院批允給帖赦回
復來京師教書爲生此前事之本末也今謂
此案沉閣不結千秋從未到官則昔之撫按
之起解會審之對簿西城之監候東勝衛之
着伍者是爲何人俱有批文在卷時日可考
事理甚明無煩復說受賄一節前審三面執
對既未供招今保玄時敏俱已物故止憑錢
千秋一人之口更難窮詰再三刑訊吐稱天
啓元年八月初五日千秋在杭州應試寓錢
塘門關王廟內保玄以居停主人時敏以表
親特來相訪說稱有的當關節傳道主考親
戚只因時迫索價頗廉你家事不足只須立
一空券俟中後處償千秋一時迷惑遂依前
言至說二千金傳授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
每篇安入結尾畢倖得中後見硃卷本房取
在第二主考反抑在第四千秋心悟誑騙因

頌天臚筆

卷之六

卷之六

主考會審

欲負約保玄時敏揚言恐嚇不得已將女許聘人家得銀二百兩又當銀一百兩付保玄兩人不滿所欲以致爭鬧事洩流傳都門千秋會試到京適部科磨勘摘發主考錢謙益喚至詰問刑情遂發怒叅奏是取中千秋者謙益而先疏請究千秋者亦謙益也再審主考親戚是何姓名曾否親面講事供稱但據保玄時敏指稱如是實未見有人因親相托故遂信之至三百金之與保玄原在格外卽

領未臚筆

卷其

格事

三本會

三

明知誑騙亦畏其挾詐不得不從與主考無干今日師生之誼已絕尚何顧惜拚自己性命爲人遮飾只良心不死公道難泯耳衆官又問千秋曰從來關節最爲祕密居間之人亦不得聞恐其私授他人也彼二人旣明白說出七字卽是破綻如何輕信則是一時迷惑不及詳情應是前生冤孽再審金保玄徐時敏爲何等人供稱一爲道士一爲訪革書手卽其行徑則知指官誑騙乃二犯倘之使

歸而科場禁約每每致嚴于撞太歲者良有以也今二犯不可訊問獨恨千秋旣誇文藻何慮數奇而僥倖于七字之關節卽曰孤寒何不安分妄意于中後之貸償旣伏辜而遇赦何不餬口四方而以京師爲安樂之窩按律例凡問發充軍來京潛住者迺例改發千秋似應從此但已經遇宥難以擅擬應候奏請定奪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謹會同都察院曹于忭大理寺康新民等會看得錢千秋之倖

領未臚筆

卷其

格事

三本會

三

中也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明明關節實駭聽者事經部科磨勘矣主考糾叅矣本部拘提到官拷問遣戍矣然前之審案雖確不若今日之刑鞫尤詳也初鞫止于定券輒于七字之符中之後罄其囊橐且入二奸之手本犯明知挾詐祇懼事情之宣揚二奸明是攫金亦姑少取而遂已若真出于主考之弊竇房考不取主考何由見卷且也二千金之賄必不以空券信人也三百金之外必不以

義讓不取也主考手忙而膽怯又不敢叅也

金保玄徐時敏能代人支吾必不代人死也

本犯以主考一叅而荷戈邊塞師生而仇矣

今者多官在前拷掠在後呼吸存亡必不能

代謙益受毒也本犯罪不勝誅而法止于戍

既着伍有批赦回有案似難再擬以潛住改

衛之例所可恨者何地不可舌耕而招搖以

來衆口再罹刑楚夫復何辭未敢擅便相應

復請定奪既經該司會同寺院等官問明前

頌天臚筆

卷十七

敬請

三十一

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明裁定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頌天臚筆卷之十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戮瑞

兵部等衙門奏為權瑞罪狀已著 天討

難容懇乞

聖明亟奮軋斷以彰 國法以除禍本疏

臣等聞之書曰去邪勿疑又曰除惡務本自

古聖帝明王御世之大權大法也蓋從來姦

宄亂賊之萌芟除宜早况在 掖廷密邇之

頌天臚筆

卷十七

敬請

三十一

間關係猶大過未彰而容之其發尤緩惡已

著而縱之其毒滋烈東廠太監魏忠賢竊弄

威福誣陷善良狠毒異常奸貪無比京城內

外謂之胥讒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蓋已

積有歲月矣今夫地震一日三告而 乾清

宮猶甚皆陰氣之蒙

上帝震怒亦以明示譴責矣特

皇上未知如副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

以 聞疏上之日京師億萬人手額稱慶歡

呼動天意

皇上一見必赫然震怒亟下所司鞠逮以振法

紀不則亦投之四裔以禦魍魎乃乞憐之詞

先邀 溫旨而于楊漣疏反加切責豈以罪

無將法所不貸者猶念供事日久屈法寬假

皇上聰明天縱其于欺黨之狀當自燭照抑此

時尤敢蒙蔽耳目而弄神通以致姑息養奸

耶夫奸惡未經摘發尤卑微隱蔽以求自全

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卸轡一往而

不可馭如水之決潰四出而不可救勢則然

耳今前後左右靡非其所布置萬一內外交

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其將何以

待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宗社安危之機

陛下不可不痛也

臣等備員股肱惟事關重大

義不容嘿乃敢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下大奮軋綱早賜

聖斷將魏忠賢比照馮保張鯨事例如法重處

明正其罪則奸謀可消人心可安神人共快

而 宗社無虞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旨自明你每大臣公疏論奏

忠愛激切知非得已但宮闈嚴肅朕躬親政

事御下嚴明豈容左右專擅一切風聞附會

之言何得盡信中外多事卿等還當協心奮

力勤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以此過計該部

知道

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為奸宦之罪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懇乞 聖明赫然震怒立賜處分以清蕭牆大禍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自近而至遠自腹心而及四肢今

宸居之內腹心之中而有至惡至險大詐大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可令一日容于

堯舜之世耶 臣請盡其罪狀之九于

君父之前可乎忠賢一闢宦豎子耳灑掃司門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四一撫寧侯朱國弼

乃

祖宗舊制 歷代禮若輩過優典兵預政幾危

社稷即我 朝劉瑾曹吉祥馮保等之變非

列宗英斷即時誅戮有不似漢唐之禍社稷者

幾希亦未若

皇上禮忠賢更優可不以此為殷鑒也 臣以為

非

皇上之優忠賢乃忠賢惑蔽

聖聰自為優地耳擅侵票擬出 明旨于袖中

假托 絲綸玩

人君子掌上不但閣臣無權恐

皇上亦不及知黑白不分 太阿倒置百僚無

以措手足萬姓無以保身家忠賢之罪豈勝

誅也孔子有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皇上冲齡登九五理萬幾可為勞矣有 三宮

有諸妃可為足矣忠賢逢

皇上以色喜迷

聖心以色障千金不惜百計圖維今日覓美人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四一撫寧侯朱國弼

明日獻美人豈不陰損

聖躬之精神顯加

聖德之瑕類耶凡有一德于忠賢者出格寵用

有一怨于忠賢者矯 旨遂懲以

皇上之官祿為已之報功以

皇上之刑法為已之修怨辱去方正之鍾羽正

掩殺貞靜之妃嬪忠賢之威不但辱大臣而

且震 宮闈矣宮闈之中止知有忠賢不知

有

皇上萬一謀為不軌操戈上殿人莫不從言念
及此大可寒心

皇上真孤立于上忠賢之家雕梁畫棟樓閣飛
雲馬成雲錦田連阡陌歌兒百數侍宦千餘
及其往碧雲寺也隨從不下三千人遇應遇
廟無不施捨不過市惠沽名耳小民畏其威
勢有設香案以迎之者砲聲震地鼓角驚天
食前方丈內丁下營恐王者無以加矣人言
所費一二萬金臣想忠賢無賴棍徒困窮至

領本卷卷十七

極中年閹割赤手進內此等金錢非侵盜庫
藏即吞噬官民皆萬姓之膏脂忠賢用之如
泥沙抄沒入官何止百萬以為關門將士之
餉亦可少緩司農之仰屋前者憲臣楊璉挺
身骨鯁首疏糾之數以二十四大罪字字真
誠款款有據

皇上不允行而更切責之朝野駭愕謂奸宦之
計得矣嗣後臺省部寺諸臣疏滿公車正孟
子所謂大夫皆曰可殺也都中人民聞忠賢

遷東廠無不接耳相告曰仔細魏閻王他不
管你好歹拿去就是大枷民不聊生大可憂
也即婦人穉子亦畏忠賢正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也至于四海九州傳聞忠賢赫赫
之名炎炎之勢無不戰慄有好宦如此

皇上不速誅鋤更加優寵養虎遺患冠在門庭
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今日之忠賢猶可知也
異日之忠賢不可必也但軍民利弊許諸人
直言無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况臣受

領本卷卷十七

屢朝之恩列五等之爵休戚相關義難緘
默該臣叅看得奸宦魏忠賢昔者賭博之窮
徒今日蟒玉之貴宦不思劾勤勞以答

聖恩專欲竊神器以快已意惡叢枝節書南山
之竹而莫罄禍水奔流血東海之波而有餘
伏望

皇上下奮乾剛勅下法司將忠賢依律治罪以
謝神人之憤以除腹心之憂臣一腔忠赤不
避兇鋒亦知忠賢手能障天蔽日矯傳臣明

旨即殺臣削臣臣何足惜然使普天之下千

古而後謂

皇上英明之主制于奸險之人誠足羞也更望

皇上自為 社稷計自為

聖躬計自為 后妃計自為百僚萬姓計臣愚

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

天啓 年 月 日奉

頌天臚筆 卷一七

聖旨日來言官章疏煩瀆念係職掌每過優容

朱國弼勲臣掌府不思宣力分猷輒敢妄行

瀆奏且方纔奏慰復來聒激好生狂肆着革

了任冠帶閑住還住祿米三年仍着錦衣衛

嚴查代筆書寫人役并掌家拳來刑究不許

縱容回護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為仰遵 恩詔直述臣

情伏乞 聖鑒以信綸綍并糾賊臣罪狀

以祈處分以光

聖治事

臣自束髮事

神祖以歷

先帝不以臣為不肖擢掌中府印務凜凜奉職

三載于茲因看得原任東廠太監魏忠賢神

奸換日敗壞

頌天臚筆 卷一七

昭代之紀綱霸政獵權生殺百僚之性命即

歷朝權惡惡未斯若臣世受 國恩攸關茅

土忍見猖狂無忌遂緘默不言乎因陳其罪

于

先帝之前蒙

先帝深恩不加臣斧鉞革任罰俸三年逮臣僕

并寫本人等下錦衣衛獄又革臣玉帶當臣

具疏之時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身即忠賢

置臣死地皆弗計也今臣之俸本年六月已

經過期三年矣該司畏其權焰燦天不敢具題開復延至于今恭遇

皇上御極日月

聖明乾坤朗照頒布 恩詔內一款公侯駙馬

伯并内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其有因事革

去罰住祿米俸糧准照舊開支其干係內供

邊餉住俸者不在此例 詔內又一款武官

五品以上為民與冠帶欽此臣之俸遵

先帝之旨久已應開又奉

續天臚筆 卷十七 十一 撫軍侯

皇上之詔載在明悉該司復自逡巡司農猶令

臣自題為便計且武官為民者

皇上尚念其祖父軍功不忍其子孫為布素而

臣罪未嘗為民蓋爵叨五品之上臣俸帶應

復又載在明悉矣况臣祖先臣明等歷五世

自

太祖高皇帝以至

武廟共百七十餘載皆抱開疆擒獲血汗元功

止得侯封一爵今忠賢何人視五等為兒戲

耶項者

皇上乾綱獨斷逐忠賢歸第而又立奪其爵一

時長安歡聲雷動莫不頌

大聖人作用直可駕堯舜而起禹湯而密勿講

臣休休斷斷啓沃收功甚速一時有君有臣

即古之鹽梅舟楫何以加焉惟是忠賢之惡

雖前後諸臣娓娓言之然或止陳其梗槩或

未數其條件臣苦心既久冷眼頗真敬臚列

其實事庶執法者勘問有據而忠賢亦展轉

續天臚筆 卷十七 十二 撫軍侯

無詞夫忠賢惡之大者在勇于嗜殺人而臣

又思古之奸賊未有不殺人而敢竊窺神器

者也人有不愛功名者矣有不愛性命家族

者乎愛性命家族遂不得不為忠賢用即間

有譽言皆非得已啞子吞蘂苦對誰言

皇上倘亦欲聞忠賢殺人之毒焰不可嚮邇乎

臣請直言無隱 朝廷之設鎮撫司也原以

察非常之變伸不測之威自忠賢當權而鎮

撫司遂為忠賢洩忿倖功之衙門矣即如吏

部員外郎周順昌等一十二命諸臣既罪當
死明付司寇與天下共棄之豈不堂堂正正
乎夜半片紙骨化形銷夫人命亦重矣而况
乎若干大臣之命此何等事而可以一二獄
卒朦朧了却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此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
士類者此其實迹也 朝廷之設三法司也
原以伸冤理枉持天下之平自忠賢當權而
三法司又爲忠賢順指氣使之衙門矣卽

領天臚筆 卷十七 發端 十一 撫軍侯九

先帝明明有不從重之論而忠賢不聽也卽法
司時有持平之請而忠賢不許也且如知府
劉鐸其曾呪忠賢與否不可知就使果呪忠
賢亦自有本等之律而以謀殺祖父母與方
景陽等同日棄市豈忠賢安然以君父自處
耶又如武進士顧同寅戲爲文一篇以諷忠
賢

聖朝寬政從不以文字罪人何至與孫文豸等
賊斬而寸磔其屍乎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此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
士類者此又其實迹也嗟嗟死者不可復生
矣卽今南冠三木尚多繫臣雖諸臣被罪各
有原委或事屬曖昧或律無重科在言官原
自虛平且法律炳如星日但一經忠賢所羅
織便屬快心已甚之事法司執律而不敢爭
繫臣茹荼而不敢辯亦慘動

天地矣若夫視朝紳如寇仇屠大吏如犬豕堂
堂縉紳而執戈城旦者以數百計編氓削籍
者以數千計其死于雉經如蘇繼歐等者不
少矣此則摧折人才之實奪小民之利而開
爨黃山使徽州之知府削髮爲僧兩縣之富
民空邑他徙此則鑿削元氣之實緹騎遍天
下搜括及遠年以致蘇州之毆官旗句容之
逐縣尹歙縣之驅部臣此則褻越 國體之
實五月之方司因應募而受司空之賞

青宮之保傅繇告密而理東廠之刑此則紊亂
官制之實奴賊與我深仇而及其死也忠賢

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嫚書一
 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為之耶此則敗
 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則柳
 河之敗將以鑕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
 靈怒則沉九淵則巡方之御史以封疆而論
 死雖法司三手而無益見塑像而叩頭則統
 鎮可登時而總任在薊門而強項則監司且
 幾至于殺身凡此皆忠賢任喜任怒而不知
 其顛倒錯亂遂至于此若臣之所驚悸而不
 敢言者則忠賢以人臣而睥睨王封用
 天子禮樂之事

領天臚筆 卷十七 中 雜史類

皇上試問禮科給事中葉有聲何以削奪夫非
 為人所逼不肯上封王之疏者乎再問翰林
 院庶吉士楊汝成何以削奪夫非勸葉給事
 不上疏者乎即
 九廟神靈在上忠賢或未敢有此心而翼戴忠
 賢者乃公然實有其事至于李映日李承祚
 等又何恠其然乎伏乞

皇上速將臣疏下法司事事勘驗如一事不實
臣甘認說謊之罪若夫處分忠賢明正其罪
 神聖自有妙用臣亦不敢贅言惟錄其惡跡之
 實以備

聖覽至于臣罰俸之期已滿且奉 詔應開王
 帶奉 詔應復故敢冒昧以
 請恭候

勅旨臣草疏既畢遍覓寫本人因前次書辦下
 獄無有應者臣如不言恐曠沾

領天臚筆 卷十七 中 雜史類

恩之詔臣不得已勉自繕寫其行頭字畫或有
 差誤伏乞

聖慈垂宥臣不勝惶悚顙祝之至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朱國弼俸帶即與開復這所奏魏忠賢罪
 惡多端朕已洞鑒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題爲恭應 明

詔直陳利弊疏

臣伏讀 詔書一欵云一應政務 詔內開

載未盡者其續議條奏其正士習糾官邪安

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大哉

王言想見

皇上勵精圖治宏開言路遠宗堯舜近邁

列聖 臣雖新進世受 國恩恭逢

領天臚筆 卷十七 未 陸澄源

聖主龍飛正是抒誠之日謹遵 明旨條列四

欵惟采擇焉首曰正士習國有四民惟士稱

首以其明綱常知分誼也必 朝廷加意愛

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勁勩比來士氣漸降

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諫惟稱功頌德

爲事如厥臣魏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 朝

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卽欲攸厚加等官至

都督廕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 寵逾開國

爵列三等蟒衣遍宗親京堂濫乳臭也

先帝聖不自聖每 詔旨批答必歸功厥臣而

厥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

名以盡廢

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遍于海內奔走狂于城

中譽之以臯夔尊之以周孔且臯夔周公當

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

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

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

領天臚筆 卷十七 未 陸澄源

之疏以至市蠹儒臬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

卑莫此爲甚卽如 大工敘功查得永樂十

八年北京宮殿新成

成祖臨御受賀惟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

右侍郎其木瓦匠頭金衍等諸人止授所丞

而已今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

諸臣引馬避路陵轅蹶踏縉紳士大夫之戀

官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夫匠之不若矣又

如

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別項部務無干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為之寒心至如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甚于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勅諭森嚴束之使不得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也乃近來言官緘嘿置奸佞于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橫無耻僅領太監筆臺臣略悉實繁呈秀之惡罄竹難盡而以奪情一事言之其

先帝時尤可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復竊據本兵彈射不顧此意欲何為耶皇上天語煌煌亦曰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是亦未以兵柄假呈秀矣且從來近例未有兼官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尚不棄舊銜更何意乎臣竊料之不過欲

藉柏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既竊兵柄復涉紀綱兇鋒可嚮邇耶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綬視事况

喜宗皇帝在殯百官隨朝尤自素服而呈秀公然紅袍玉帶坐明轎入衙門安忍無君親一至于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為夫天下有綱常而後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邪者此也何為安民生則莫如慎刑罰

天監筆祖宗設立三法司專理刑獄凡徒流以上必覆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冷立枷之法罪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惜名輕刑置人必死豈朝廷立法初意乎皇上體如天之仁稟好生之念當必有惻然不寧者臣謂宜一切報罷有罪者必下之法且應斬應絞自有定律何至以未應罪之人立斃之桁楊也又如設五城得事衙門原為京師四方雜處奸宄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止奸

而因以止奸之法安民有一經厥衛捕風捉影株連蔓引且嚴刑酷拷有自不忍視有口不忍言者更甚立枷之慘自今

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先朝舊制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至于國用告匱極矣大工興建以來百方搜括近以

先帝陵工又新開事例賣官鬻爵議捐議助大損國體括及胥役加派窮民更非長策語

頌天臚筆

卷一七

職審

年

陸士奇書

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勲廢冒濫極矣因一殿工廕及百執事定一狂虜賞及中朝今之籍金吾而佩銀黃者乞街塞路此不甚費乎又如厥臣魏忠賢在

先帝時士大夫獻諛者倡生祠之說海內效尤在在剗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既以身許國何苦以有用之財糜無用之役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臣為忠賢計決宜出此雖曾奉明旨云係

先帝賜額者照舊遵行然以

皇上轉圜厥臣謙讓當不難翻然易慮也臣所謂足國用者此也凡此四端皆明詔宣布之款亦

先帝所欲改而未及改之緒留以待

皇上者

皇上毅然立改不惟于天下甚幸亦宜于

先帝有光此微臣所以志出位之禁而願以陳之

頌天臚筆

卷一七

職審

陸士奇書

堯舜之前者伏乞

皇上勅下所司施行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當本當重處姑不究以後再有瀆擾的定行重處該部知道

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愨題為 聖治維新羣陽見睨謹陳一得以消隱慝以息紛囂疏

臣一介艸茅蒙

先帝廁之賢書授之課士 臣自惟駑下株守一經尤懼不堪茲又蒙 恩擢之曹署踵頂可捐敢有自惜近者恭遇

皇上勵精圖治講筵日親大奸斯拔中外懽呼謂堯舜復出 臣雖微眇豈忍自負 明時不

頌天臚筆 卷十七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為芻蕘之獻 臣嘗誦詩至樸棫之章曰奉璋

莪莪髦士攸宜至假樂之章曰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夫曰髦士攸宜則塌冗掃除之役不

得而與也曰媚于天子則奔走權要之事無

自而階也此成周有道之象也乃邇年以來

百辟卿士不媚

天子而媚奸臣以至輿廝賤隸夤緣扳附立躋

顯要玷列卿行污濫朝署常伯有續貂之誚

爛羊與關內之謠甚非 盛世所宜有也綱

維既墮廉恥日喪于是有滅倫絕義傷敗名教如崔呈秀者幸

皇上大奮乾斷普炤離明鋤而去之曾不終日人心世道煥然一洗然根源未淨竊恐蔓將

復生且滋蔓不除又慮禍機潛伏此微臣所以寢食不安而願一曝其愚忱者夫呈秀之

敢于貪橫無忌者皆緣藉厥臣魏忠賢之權勢呈秀去忠賢尤在 臣所謂根源未淨者此

也忠賢以葑菲之材供綴衣之役

頌天臚筆 卷十七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第出身微細目

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未知禍害之倚伏

威權所在羣小蟻附極重之勢漸成難返稱

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行符命列

爵三等昇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

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

珍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

輒傳 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

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勾黨連眾

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温之復壁置人
廣開告許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綱
書不云乎臣有作福作威凶于有家害于有
國賴 天祐國家誕啓

聖明廓然大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山禹涕
謀吉祥狂逞之變可漫焉不加意乎茲
者外議紛紜每相揣度有謂

皇上恐割股之傷肌徐閣而未發者有謂
皇上念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孝廟繼

先帝付託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者夫割股固足
以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
發機願

皇上决之而已若夫續承之緒繼述之孝更則
立更改則立改固不在區區形迹間也往事
不具論即如

孝廟繼

憲廟而萬安尹旻輩斥不待日海宇頌之史冊
昭昭曾不以此損孝德也且

皇上之念

先帝孰若與念

列祖在天之靈乎即

先帝挈

列祖無疆之洪業誕授

聖躬亦欲

皇上闡澤紹休以光

先烈原非爲忠賢一人之私寄也且

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孝廟繼

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至此使

先帝而蚤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

矣即忠賢蒙不世之遭受非望之福亦不料

事勢之至此使忠賢而轉念及此亦必有以

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權以全其宗使

漢宣早聽之必無山禹之變曲突徙薪之言

是爲千載口實今日

皇上念忠賢之微勞而貸其不死亦宜勅歸私

第散死士輸蓄藏使 內廷無厝火之憂外

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
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亦
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為農夫以沒世俾其家
人父子擁陶白之貲而享喬松之壽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至如告許獲
賞之張體乾煨鍊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
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
爾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龔翼明等凡為忠
賢之爪牙鷹犬者俱令 廷臣明暴其罪或
頌天臚筆 卷一七 王本 錢元愨
加誅或行屏放令奸黨肅清九流澄澈人
情安士氣振如此而復有鬻言瀆聽市美邀
利者惟

皇上褫斥之又誰敢怨苟巨憝未去隱禍未除
而欲臣子避聒瀆之誅遠出位之誚容身固
位則得矣其如仰負

聖主何抑 臣 又有說焉古者君臣喜起一堂賡
歌迭唱民隱國郵俱得以清晏陳之晚世金
門九閣遂有黎丘之詭狐蜮之假茲遇

皇上銳精圖治 臣 竊以為宜復
祖宗舊制平臺煖閣不時宣召大臣軍國利弊
臣下賢否咸得面陳俾假托者無所售其奸
以示重立威而上下之血脉長流矣 臣 不勝
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說崔呈秀等朕自有獨斷前已有旨了
錢元愨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該部知
頌天臚筆 卷一七 王本 錢元愨
道

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題爲
請清官府之奸以肅中興之治以扶三百
年來士氣疏

臣嘉徵草茅賤士世受國恩讀聖賢書傳
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

君親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可容一日這四凶之誅寬魑魅之投
畀哉臣雖么麼敢不避斧鉞爲我

皇上陳之

頌天臚筆 卷十七 錢嘉徵

一曰並帝

大行皇帝六龍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
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莽功德必以上

配

先帝及奉 俞旨必曰朕與厥臣從來有此奏
體否滔天之罪一也

二曰茂后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皇親張
國紀未罹不赦之條聞之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而忠賢滅 旨不傳至

皇后當

先帝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
死賴

先帝仁明祇膺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

二也

三曰弄兵

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
頌天臚筆 卷十七 錢嘉徵
宮闈操刀厲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賴

九廟有靈潛消睥睨滔天之罪三也

四曰無君伏讀

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之
失垂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乃忠賢軍國重事
一手障天立仗之馬必斥吠堯之犬必庸薑
毒縉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滔天之罪四也
五日剋剝藩封夫桐封大典皆金枝玉葉自

宜從厚所以體

祖宗之心以光

先帝孝治者也今瑞藩惠藩桂藩一時之國其

莊田賜賚合三藩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

公侯伯之士田揀選膏腴不下萬頃是

祖宗本枝百世之親又不若一豪悍之家奴滔

天之罪五也

六曰無聖

至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

頌天臚筆

卷十七 禮部

三十一卷 禮部

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敢

建祠太學之側乎實逼處此以刀鋸之餘孽

而擬洙泗之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

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為凜凜矣滔天之罪

六也

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官制凜然

祖宗朝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之

外雖開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

之物力而佐成三殿以致激變江南幾成斬

木揭竿損 朝廷威望而公然襲上公之封

醜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

八曰掩邊功自奴酋犯順以來墮名城俘士

女殺大將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即寧

遠之捷差強人意袁崇煥快十年未雪之忿

功未克終席不及煖而忠賢虛冒邊功封侯

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故籍又將何

以酬忠賢功乎且諸文武臣出死力以捍圍

頌天臚筆

卷十七 禮部

三十一卷 禮部

忠賢居樽俎以冒賞致豪傑為之短氣滔天

之罪八也

九曰股民夫 國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况

經連年水旱東西交訌或流離轉徙或哨聚

萑蒲以至仰屋司農告竭水府而天下府州

縣之 請建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費不

下五萬金豈四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排門

比戶敲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揚

雄之頌日上即此糜費之金錢孰非 國家

之膏血滔天之罪九也

十曰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慎重關防而揭

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為忠賢所

私者帖出之名復上賢書夤緣要請不可勝

數此下第之劉蕢所籲天叩關莫援

祖宗朝考官劉三吾等故事翹首

皇上覆閱而逡巡躑躅者滔天之罪十也凡此

十罪有一于此駢首夷族而况種種無法無

天菜傭灶養叨世襲于

頌天臚筆 卷十七 數語

皇家乾兒廕子聯袂于紳族魏撫民乳臭而

班冠京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金室

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偽傳太府之燕

何故若掃其何說之辭雖罄南山之竹不足

以書其奸狀决東海之波難以洗其罪惡伏

乞

皇上獨斷于心 勅下法司將魏忠賢明正典

刑以雪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治庶

二祖列宗欣慰于在天千秋萬世頌徽于彤管

政治之美與天無極 臣自知冒觸兇鋒勢同

壓卵願將一介微命仰答涓埃使後世讀史

者謂

聖主當陽有敢言之士萬死何辭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魏忠賢辜體廷臣自有公論朕心亦有獨

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本當重處姑饒一遭

該部知道

百二十八 卷十七 數語

刑部員外史躬盛題為直發欺 君悞國
之奸惡祈速正典刑以光 聖治疏

竊惟上所馭下者權權不容輕假下所自安
者分分不可僭踰故 臣嘗讀書至洪範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蓋凜然見統一
之權毫不可倒置焉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
魏忠賢者蓋自忠賢以閹宦竊國靈而朝野
並歸决裂舉天下之廉恥漸滅盡矣舉天下
之元氣剝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矣
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力消
耗盡矣何為漸滅廉恥夫賞足勸善罰足懲
惡則廉恥生迺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擢立
應之意所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矣既擅其
途以為招伏嚴其繩以相嚇彼以羽毛瘡痍
供其飾喜飾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
榮避禍之計試想今日官僚行徑其畫可告
妻子夜不愧影衾者曾幾人幾事邪世寧復
有廉恥也何謂剝削元氣國之有才品其源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嚴增 三十四 東史部 三十三

委則

祖宗培植之其起家則科名策勵之其入仕路
也則爵祿功名以鼓舞之古云喬木世臣正
自難得即云大小官職賢不肖不等而我
國家功令考核年例森然或降或禡亦宜還
以應得之名目迺忠賢意少不合槩曰久依
門戶削籍為民追奪 誥命矣問其門戶何
人所依何事無論旁觀駭然即身受削奪者
亦莫不自訝無因此不過懸坐之題陷人之
局也孝子傷心勞臣喪氣莫甚于此不幾令
士品不光 朝端無色乎而寧復有元氣也
何謂紊亂官方 臣讀 大明會典嘉靖十年
題准兵部堂官必推曾按歷邊陲練達軍務
或曾任兵備等官有將畧才望者疏 請簡
用彼崔呈秀果曾按歷邊陲否曾練達軍務
否曾任兵備等官否一聽勘之臺官驟列崇
階于司馬得自何來至母死已經半年而仍
戀鷹犬于權門任逍遙于蟒玉笑罵由人禽

頌天臚筆 卷十七 嚴增 三十五 東史部 三十四

行自甘長安三尺兒童誰不掩口至若京卿等官其不遵例循資者更不足道夫車載斗量充衢塞路矣卽如臣所知者陳大同一書辦丘集鳳一白丁張凌雲一夫匠耳大肆貪鑽公然開棍與九列齊驅矣彼縱籍口大工若輩何功可錄以至沐猴而冠令一部縉紳幾成戲譜也所以濫觴至此者良由忠賢欲自爲地假朝廷之名器爲招權納賄之媒而卽借破例之私恩成其僭踰亡等之志試問忠賢有何開國元勳有何奉天大烈而乘先帝大漸之時急急分茅索券廕族封侯將列聖章程委之無用耶而官方寧不隕越也何謂魚肉生靈、國家設三法司之職置刑以懲不軌原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明允曰欽恤曰軫念曰簡孚古之帝王並於萬死之中求一生之路乃忠賢則大有異焉廣布戳番託名訪緝彼貪功罔利者大都捉影捕風迨至

頌天臚筆

卷十七

教諭

三十七

叅送刑曹而苦拷之下羅織旣成肢體殘毀臣每于訊鞠間見罪應遣戍者反求斬絞蓋謂斬絞監候尚有生時而戍者百棍之加竟無死所矣今幸皇恩肆赦無辜者共快餘生矣然猶有懾于威壓阻于避嫌抑或有脂胸于前旨之森嚴而未敢輕議者三尺銅人于聖世羈臣豈乏覆盆八議不及于懿親皇祖能無抱慟論至此夫且寃慘通天而生靈

頌天臚筆

卷十七

教諭

三十七

焉得有寧宇也何謂消耗物力自邊圉多警大工建興以來財用萬分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加之搜括抽扣甚至不得已而通事例以濟燃眉小民剝肉醫瘡當事捉襟露肘此何等時候何等景象忠賢果有爲國爲民之心宜痛加節省迺妄自誇功希圖尸祝而無恥之崔呈秀輒首于上言德政之禁以建祠之說申之從此海內如驚如狂竭萬姓之筋力脂膏各爭勝于祠宇啓聖可名

射圃可拆計一祠之費不下數千金總計環海內外之祠何止數十百萬金有較三殿之經營而費更不貲工更神速者今天下尚堪此糜費耶况又不寧惟是外鎮之差驛騷旁午里遘疲于車馬有司困于應酬地方苦于添派所過處雞犬不寧所住處人民思窳此際蕭條離散之象真有鄭監門不盡于繪圖賈太傅難摹其痛哭者時事尚忍聞尚忍見邪而物力寧無消耗殆盡也嗟嗟自有忠

頌天廬筆

卷十七

錢謙

三才東坡部

賢以來而數百年整齊之世界翻為混沌之世界數百年休養之生靈變為愁怨之生靈一時蠅營蟻附輩但知有忠賢呈秀而竟不知有先帝此兩好者以為先帝之功臣乎實先帝之罪人乎豈惟先帝之罪人亦聖祖神宗之罪人天下萬世之罪人也恭遇

皇上聰明睿智日月重朗天地重寬且夫共游正直之途仰見唐虞之盛矣但呈秀已去業大慰天下之心而忠賢未除尚伏清時之大蠹臣以小臣分司法紀幸逢不諱之朝自忘越位之罪不覺冒昧直陳如此伏乞聖明天斷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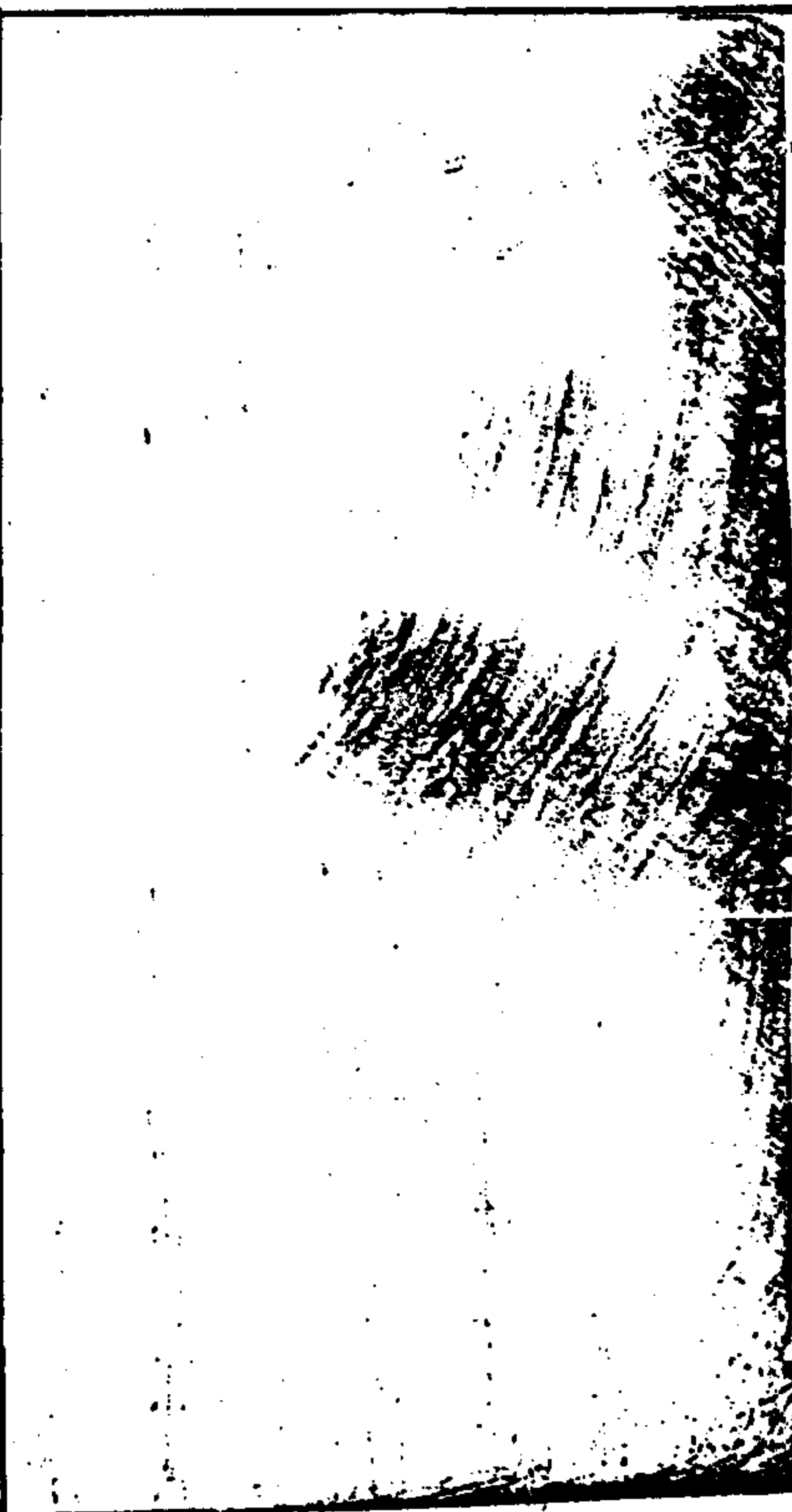
聖旨魏忠賢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頌天廬筆

卷十七

錢謙

三才東坡部



工科都給事中

題為 君側之神

奸已除 祖宗之大法未立謹再悉罪狀

以祈 聖斷疏

臣聞

聖主之去惡如芟艸然既拔其根而後無復蔓

延之日矣若兵部尚書崔呈秀太監魏忠賢

已經臣等交章彈劾無非欲掃清

君側又安

社稷欣蒙

頌天臚筆

卷一七

職

學郭

一

皇上神明獨斷 特降命旨驅呈秀今會勘具

奏正罪日矣惟是忠賢准其私宅開住削奪

三爵時而猶振以錦衣尚有未盡其辜者臣

試以陳

祖宗之法而忠賢之罪 立賜誅墜大有五焉

敢再為

皇上一剖悉之夫中官不許干預 朝政

祖訓森嚴忠賢矯傳 中旨令閣部該司閱視

工程每至工所大言無忌非曰某官當外轉

某官當留用則曰某兵馬當調遣某錢糧當

那借甚至將已票紅本帶出從閣臣改票欺

君竊柄威福自擅紊亂 朝政莫此為甚其當

誅者一 朝廷列爵惟五以酬元勲忠賢即

有微勞止應賞賚而已聽崔呈秀等擁戴輒

敢攘竊 封典鉄券疊頒魏良卿何人乃居

然簪纓設券毫無顧忌令滿 朝文武吞聲

而不敢言可謂目中有

先帝乎且也各建府第破千家之產撥給贍田

頌天臚筆

卷一七

職

學郭

一

僭分茅之榮此其當誅者二 國朝留重懿

親誼至厚也 皇親張國紀乃

先帝中宮之父斤斤自守聞因 中宮斥辱客

氏觸忠賢之怒差東廠振刷緝訪無干事體

羅織國紀制其死命幸 中宮控訴 御前

僅以身免可謂目中有

先帝乎謀害未遂復授意腹心代雪前恨舊府

丞劉志選當先逢迎疏叅國紀回籍不啻疾

風之掃黃葉捨正點陪豈曰無因甘受上賞

而不顧鷹犬之羞矣此其當誅者三人命之條載在律例即情真罪當尚開一面况無罪耶 皇親李承恩乃

世廟親典寧興公主駙馬李和之子襲授錦衣衛指揮加陞後府右都督職銜素無過端因得罪忠賢計圖傾陷力主承恩僕隸陳才捏告擅穿龍衣玉帶等情刑拷妄招誣服大辟以 公主欽賜之物坐承恩違禁之罪于法為宜斥于例為當宥伊時有犯官揚州知府

頌天臚筆

卷十七

聖朝都察院

劉鐸以他事繫獄偶為承恩暗地稱冤聞之忠賢忽動殺機授意腹心都督張體乾假借緝訪捏誣詛呪重臣辨不得白斬鐸于市至今冤魂夜號天日俱慘知府可殺皇親可寬寧復知有忌憚乎此其當誅者四 國家設兵備職捍禦封疆各位等矣忠賢即勢焰滔天于邊臣無相臨之分既生祠一塑像又何當縉紳禮拜前有遵化道耿如杞薊州道胡士容皆因不拜生祠觸忌忠賢矯 旨逮繫

送鎮撫司拷訊一坐以剝軍激變之罪一坐以監盜倉糧之罪並推典刑含冤莫訴時荷朝會審時人人矜憐而終不敢開一生路何怪乎緹騎四出橫肆殺戮輕人命于草菅乎此其當誅者五忠賢有此五大罪而

皇上猶待以不死或以

先帝襄事未竣姑有俟于他日乎臣竊謂忠賢

欺

先帝誤

頌天臚筆

卷十七

聖朝都察院

先帝負

先帝信任之意正

先帝之罪人也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將忠賢與良卿立肆藁街而

崔呈秀待會勘明並付正法典刑庶幾可以

清

君側之奸而

祖宗之法正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所列魏忠賢五罪足悟人心堪稱權
奸鉄案內李承恩羅織擬辟着與寬宥劉志
選已着削籍耿如杞胡士容俱有旨了該部
知道

頌天臚筆

卷十七

五

四

五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題爲逆璫反狀宜
誅衆正沉寃宜白懇祈 聖明急賜裁斷
大破藩籬以杜亂萌以新 泰運疏

臣
伏覩

皇上月朔頒曆陰霾立散瑞日呈輝且爲

聖天子當陽除舊布新之象即稔惡逆璫魏忠
賢呼吸斥逐并降其公侯伯之冒爵且撤回
各處內鎮除其盤據黨援此亦何異大舜四
凶之殛孔子兩觀之誅宜得 天心效順人

頌天臚筆

卷十七

五

五

願服從薄海臣民共慶有道萬年之長祚也
然 臣 愚以爲忠賢專擅多年羽翼牢固比
先朝逆瑾之蓄謀幸未及反而磔死于市吉祥
之反側因奸黨石亨之誅而危疑决裂者也
今首附忠賢之奸曰呈秀雖未誅而已逐矣
而如呈秀者不止一人也諸臣攻忠賢者又
章滿公車而度忠賢此時之心必搖搖如懸
旌不能頃刻安者也夫吉祥之所與反者止
一昭武伯曹欽耳而忠賢則親侄誅裝三爵假

兒徧金吾

皇上不立賜誅夷止出之私宅使得徐為布置
又魏良卿良棟魏鵬翼雖奪爵士尤襲弁衣
况忠賢私養甲士近者有萬人外不立名于
樞密內非屬籍于團營都中橫行鮮衣怒馬
臣誠慮其一旦且憤奪爵之多失職之速與
夫親任假兒邪謀非望用其敵國之財誘其
敢死之士將有吉祥曹欽夜火長安門之變
而倉卒忽發者也故臣竊為

公天胤金 卷一七 魏良卿

皇上計莫若著其罪而早戮之臣非欲

皇上殺不辜也第據法而正刑耳臣按大明律

內一欵凡文臣非有大功勲于 國家而朦

朧奏 請輒封公侯者當誅官吏及管封之

人皆斬况良卿良棟鵬翼一白丁乳臭之兒

又非有官職者此何功何勲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蔽也又謹按律內一

欵詐傳 詔旨乃斬首今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兩日正

先帝彌留之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而誰為出令也忠賢在此百口難辯矣姑

就其次者論之凡謀害 皇親致死者律當

何罪若而忠賢于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不死而勒令

神廟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

且律無罪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紐証語

扇頭之詩入劉鐸以誹謗既誅之不得又聽

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咀呪大臣使立而

頌天臚筆卷十七 魏良卿 皇上禁上林

斬之律有此罪名乎又按律奸邪進讒言左

使殺人者其罪矣若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

純楊寰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

之疏而殺楊璉繆昌期矣繼而萬燦疏請廢

銅觸其貪婪之忌密捕而擗殺之亦已甚矣

何至于楊繆株連若鬼大中袁化中周朝瑞

顧大章高攀龍左光斗而并殺之也尤未已

也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捏 奏多

人而遂緹騎四出捉拿周起元周順昌黃尊

素李應昇周宗建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過內使而亦坐以貪贓姑無論坐入其幕卽憲臣大體驛遞蒙驗有之理乎前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冉世魁之罪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賄下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冤一而出之亦爲園土之鬼矣 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况殺十餘命仗節守義之臣乎今未死者尚可原而釋囚有才者或見而在位獨死者不可復生冤者莫之或伸愚以爲皇上欲激天下忠烈之忱勵士紳謹直之氣莫若速將楊璉萬燦諸臣分別優卹布告中外以慰忠魂以振士節而忠賢良卿良棟鵬翼張體乾許顯純楊寰賞罰之公以洩神人之憤至若忠賢當日欲擅大權先除善類創爲東林黨人之說幾同宋世元祐之碑以陷舉朝不附已者以誣罪欲去正人唯一則曰門

頌天臚筆

卷十七

聖禁上林四

戶再則曰邪黨更無事故致之以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如亨石萬程趙維岳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陳仁錫文震孟姚希孟張鶴錢謙益蔣允儀錢士升方逢年虞廷陞去矣秦隴之才如劉茂劉芳孫必顯楊世芳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姜曰廣章允儒黃道周鄭以偉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燦陳熙昌陳子壯袁崇煥亦去矣此皆臣所及知者也而不及知者又未得悉數也最可笑者發策所以取士而譏切宦寺可加削奪乎乃遂廢程文誠一字不識者矣黜陟自是兩途而銓部遷差可妄斥免乎乃遂阻嚮用誠獨一手障天者矣况乎卿貳之疏及于輿僿節孝之高列于開納私軍白晝而胥篋市棍無端而錦衣其壞朝綱而亂風紀又亘古僅有者乎昔逆瑾既誅凡所改正者吏部奏二十四事戶部奏三十餘事兵部奏十八事工部奏十三事今忠賢瀆亂典常虧損

頌天臚筆

卷十七

聖禁上林五

國體奚啻逆瑾故態是又所當速 詔六卿
條 奏釐革者也夫無仁賢則國既屏技彥
當庸權奸既誅法紀宜振誠加意于此數者
而 宇宙煥然一新伏見 唐虞中天之盛
際矣抑 又有說焉忠賢所積之財雖董卓
郿塢莫加者也而聞其半盜公帑致 歷朝
寶玩盡在其家誠得籍而還之大有足以裕
九邊數歲之餉寬三農加派之征軍民矯首
頓足誦

皇仁之浩蕩矣忠賢所養之兵自魚朝恩監軍

未育者也而聞屢劫禁城至京兆信牌久緝
不獲誠得驅而散之邊陲足禦醜虜鹿梁之
虞免 神京豕突之變大小樂業安居仰
神武之不殺矣至若忠賢假借遼警設內操引
用私人自為防衛不知

天子守在四夷何陳兵于殿陛 盛世不生戎
馬敢較射于 宮闈所當以次調遣南京及
諸王府邊郡宿衛巡邏之用者也 再願

皇上法

祖宗舊典于平臺煖閣不時 召見大僚儒臣
面商軍國重務無但票擬傳宣使左右為陰
陽之市而外廷模稜影響得卸其擔也 臣
麼無識不足以恭膺 明詔然都中久傳欲
疏逆瑞喜忌不同 恥于未告

君而妄受勲名且 又為直陳遷謫晉太常輒
敢獻其狂瞽伏乞

皇上俯垂 睿覽倘其言可採擇願速 勅閣

部科院酌議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魏忠賢擅威憑權諸惡狀甚悉已
經處分落籍諸臣已有旨從公分別具覆該
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十八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文集

劬黨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為賊臣之身已去
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國政以定賊
臣罪案疏

嘗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少正卯誅此惟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大公也我

皇上冲聖御極魁柄獨握勤政勤學嘉與維新

頌天臚筆

卷之十八

劬黨

吳門布衣

未兩月而首 允樞臣崔呈秀之去即與魯

司寇兩觀之誅何異 臣同官某首發其奸而

速其去亦曠古埋輪破竈遺風焉呈秀擲身

與援之門入賓閣寺之幕煬竈者每假大權

以作威作福呈秀假其所假而復為附翼復

為張吻叢樹者猶盜大柄以攘功攘名呈秀

盜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斲賢凡負罪譴

而獲免者未有不資緣于呈秀而免者也凡

覬顯擢而詭得者未有不資緣于呈秀而得

者也黃金白銀未厭而羅異珍以進明珠寶

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大開奔競之徑廣鑿

苞苴之實陰修恩怨之私明快寇仇之隙顛

倒任意翻覆在手聞有以計課而行罷斥者

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擢而輒行罷斥者不知

幾千人也聞有以彈劾而罷斥者矣未有以

卿貳僉同之會推而輒行罷斥者不知幾十

人也即 臣衙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

罷者矣未有以循次 題差而輒行罷斥者

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顧笑罵侈稱功頌德

之章而吹影吹聲人習以為固然而恬不為

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耻立馬之呼屢斥朝

陽之音罕聞一時臺諫結舌忠正緘口人習

為容容以圖苟免于禍而天下幾不知有名

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藎粉人人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

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悲人之口實之也部臣

李養德等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輩遂相繼

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理且臣衙門
 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院而四憲臣者而有
 之自呈秀始若左都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
 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呈秀始而天下幾
 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
 先帝不豫中外旁皇尤且嘵嘵爭論功次為飭
 喜之舉且凭几一諭易窮且及明知不親政
 務而問斥陟及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廕
 而羣臣謝 愆之日即

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
臣論及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臣以此定賊臣
 之罪案而厥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復閱乎
 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傳于一時此尸祝
 而被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誠從賊臣以問厥
 臣能無視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 朝廷優
 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臣恐罪狀未列顯戮
 不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
 橫遭死沒之口也故不避鼎鑊且附臣同官

之末以上塵
 天聽惟

皇上少垂察焉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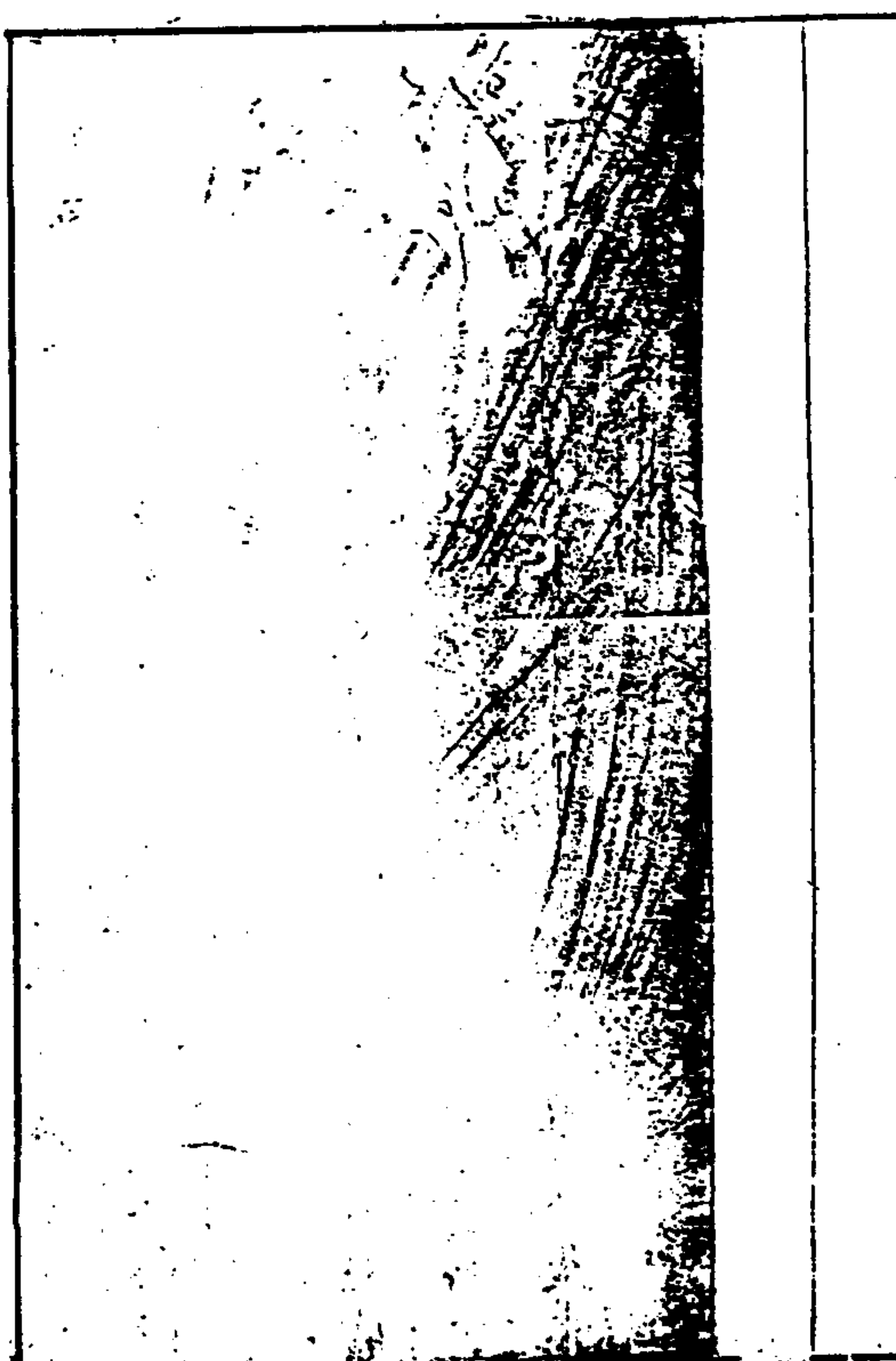
聖旨崔呈秀已准回籍厥臣魏忠賢事先帝有
 功豈容輕議已有旨了各不必牽扯該部知
 道

頌天臚筆

卷十八

七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為廢籍諸臣甄錄
有漸論劾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為剖白以
仰祈 聖鑒疏

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已經半載迄無成
論蓋數年罷黜幾至空籍欲就所黜槩錄之
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幾滿
公車欲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起之又難也
該部因彙三四年來會推陞轉題差被黜者
彙具疏上 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

頌天臚筆

卷十八

論黨

五

吳尚默

薦揚諸臣列名復其官誥以俟填補庶幾導
滯通鬱為 國憐才苦心乃曾經彈核別項
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遣者
十之二三以彈核被遣者十之六七錄其二
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隅泣益衆乎安
得無說而處于此從來言者彈核又不少諸
臣遭彈核者亦不少大臣一被人言則引身
而退以需論定小臣身櫻物論則守覆議以
定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

擯之削之竟同永錮者也就事論事則核其
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六疏
而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盡從擯削一槩
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璫憤怒諸臣之意不盡
削其籍不快每巧借題目以為下石逆璫其
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每博招言者
以為假手于是有投璫而為從者彈一二人
焉以為容朝疏上而夕 嚴譴下矣如曹欽
程之論李應昇是也有忤璫而莫釋者彈一
二人焉以為解夕疏上而朝 嚴譴下矣如
倪文煥一疏而論夏之令等是也知其彈核
人之因則知其彈核人之品如是而所核之
人為門戶為邪黨者摯邪乎媚邪乎破門戶
乎倚門戶乎知其彈核之人則知其所核之
人如是而所遭彈核為門戶為邪黨者孰正
孰邪乎孰為門戶中人非門戶中人乎

皇上試取前後章疏始終行跡合觀而參論之
昔日能為排忠擠良之疏即後日能為稱功

頌德之疏者也昔日甘為逆璫擯門戶斥邪黨之人即今日甘為逆璫作乾兒義孫之人也今日稱之頌之者未可為功德之口碑昔日斥之擯之者可為公忠之錮黨乎五廟十兒四十孫一切逆璫私人未可一日置于位則為私人妄加擠排者可容一日沉淪于野乎諸臣當先觸其兇鋒故遭其竄遂獨早諸臣顯忤其意旨故展轉而驅除之必力則又

以內批去以人言去總之受摧折于逆璫一也未可作分別見也近閱諸臣入部臣啓事者多矣如詞臣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科臣許譽卿葉有聲寺臣倪思輝倪應春臺臣方大任王政新劉有源一經拔擢輿論翕然稱快敢又舉其所遺及臣所知者在九列如鄭之偉余茂衡畢懋康趙時用畢懋良徐夢麟須之彥臺省如解學龍劉芳張鵬雲胡永明李玄陳必謙蔣允儀李徵儀李日宣在部臣如唐暉李白春孫必顯方孔炤皆當並復其

官誥以需起補蓋欲盡蒐遺弃之賢必須劈破論核一門欲大闢登進之階須撥弄東林門戶四字東林何罪乃以錮天下嚮用之路楊左何罪乃以被東林不韙之名竊以今之東林即漢之所謂甘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人即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時名實重于千古乃屢旨昭雪而未見昭雪也屢旨卹錄而未見卹錄也正氣久鬱忠魂上落昨者陰霾蔽天暴風終夕無非厲

鬼憑之而冤氣作沴者即當再厘明旨立賜施行以舒眾憤雪幽冤者也臣草疏已成適奉明旨邊才關係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采擇臣閱年來拮据關上勞苦功多無如閣臣孫承宗入則臯夔之選出則韓范之亞以之握兵樞而控中外可乎次則李邦華之撫天津尹同臯之撫蜀閔夢得之督黔皆以實精神為實經濟恃甲兵數萬鎖鑰一方勅以行邊壯虎豹之勢而寒氊裘之膽

其庶幾焉若藩臣吳國仕仙克謹吳光義皆以特達之才抱丹赤之衷並當授之節鉞以儲邊關之需者也邊才之難尤難于將將難于膽而有略勇而能廉臣嘗執此以提衡諸弁流臣同邑人副總兵查國寧昔年經營海上精兵如虎利器如霜深受閣臣知遇足當秉鉞之任者乃實心任事擯奔投開封疆安得真才而用之敢并及之以充樞部夾袋之資臣銜使粵東不日且

陛辭矣敢不避忌諱謬陳所見以備採擇惟皇上少裁察焉

崇禎元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

題為權奸既去公

道漸伸更祈

聖明澄清仕路以增新政之光疏

竊惟國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恒

相勝而不相克故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四

凶惟在

人主別白邪正使不能混淆斯天下可治而不

亂耳向自

大行皇帝以冲齡踐祚一切機務獨任臣魏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制誥

十一

四

忠賢而威福漸以下移忠賢又偏聽一崔呈

秀而是非惟其倒置致令其綱常不顧廉耻

不惜竊大柄以鉗人營三窟以媒利乃命臣

焚著穢行動滋彰臺臣某據實入告

皇上特加採納竟允呈秀以去夫去一呈秀

朝端頓已清寧矣世界頓已開爽矣我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即徧徹于中外臣民

之頌述矣臣又何敢復贅獨惟有一無骨大

臣如冢臣某者即為呈秀作買賣之人也彈

躬紛紜哀如充耳任人明譏暗諷鑽刺如蠅而毫不為動非面披十重鐵甲者可能耶自某秉銓以來非呈秀欲用之人一推再推而不得三四人七八人而亦不得今

皇上一憑外議點用正推亦既以用人職掌復還吏部不知有某多少奔走探聽之勞第欲責以秉公持正則某鼻令人牽破鬼不附體已非一日必不能絕去承望之意力融蹊徑之私為

頌天臚筆

卷十

論議

十一

奏

皇上用一番公忠骨幹之人共襄上理所宜首當罷斥者也今天下眾怨所歸謂折毀民居廢壞公所與近處

陵寢孔廟而大于公憤者非創建生祠耶問誰首先獻諛作此厲階者非南兵部左侍郎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耶夫海內稱功頌德猶以虛詞相假借至建祠之舉則或歛民財或扣軍餉或捐官俸或動公帑山震谷騰蕩析離居使天下吞聲飲泣敢怒而不敢言此首

事之流毒無窮即與孫如列陸萬齡等同律共擬亦不為過尚得醜類九列而優游尋馬之堂耶又有臣所不容不言者如科場試卷有無弊端皆禮部與臣科覆閱之責也先是順天場事揭曉後人言嘖嘖謂崔呈秀之手崔鐸只三篇半文字已帖出而復中者臣心甚訝之及禮部以中式卷移送臣科臣閱至崔鐸卷見其七作清順真草一手似覺人言之未必然今竟生錢嘉徵疏末一欵有帖出

頌天臚筆

卷十

論議

十一

奏

之名復上賢書等語臣再細加磨勘見墨卷第五篇題目有挖補痕迹當日之帖出者果有此名且坐此官耶若然則外簾知之內簾未必知也而殊卷則無可摘也夫臣之磨勘所憑者硃墨二卷無弊是必非寸楮尺幅間所可摸索者故欲息眾議而解羣疑惟有覆試一法如覆試又文理荒謬則科場一綫公道亦為呈秀漸滅無餘即禡斥未盡其罪如覆試而文理可觀則當為彼昭雪亦不必以

其父之惡棄鋼其子此係臣職掌宜併為剖
白以質公論者也臣仰窺我

皇上篤學勤政銳意

中興輒敢諍陳未議要皆人才進退邪正消長
之所關伏乞

皇上下奮乾斷立

賜處分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所奏崔呈秀事情着九卿科道從公會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勅諭 主 奏

勘具奏其子崔鐸覆試定奪潘汝禎首倡生

祠獻媚顯是患失鄙夫着行削籍追奪誥命

以為諛佞者戒其各處生祠着撫按盡行拆

毀變價解京助邊魏忠賢既已有旨了不必

苛求該部知道

戶部四川司主事

題為仰遵 明

旨敬獻太平於一義疏

自我

皇上嗣登大寶之後百度維新廣開言路擴日

月于重明闢乾坤于再造成頌蕩蕩平平之

聖治熙熙皞皞之休風真

堯舜之主再見于今日凡大小臣工靡不欲為

我

皇上剖忠肝奏碩畫者臣小臣也世代京師蒙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勅諭 主 奏

恩深渥一點血誠竊敢冒效向

皇上堯舜之前一一灑灑也如厥臣魏忠賢部

臣崔呈秀近經臺省部屬諸臣歷歷有疏糾

劾之矣為呈秀罪者欺

君擅政擢髮難數父子榮歸橐金億萬即死何

足以謝萬惡為厥臣計者姑先以公侯伯鐵

券之恩廕盡謝還

皇上少足以抒人情耳目之怨懟亦足以見其

仰畏

天威之一班諒

皇上另有一番處分非臣下所敢輕議至于違

憲長惡甘作權門之鷹犬者寔繁有徒俱不

足辱臣白簡獨以正 國體定國是為治天

下之第一要務者向

皇上陳之天下之治亂關于

人主之一心

君心之邪正關於臣子之章疏有誰敢不譽誦

厥臣而入奏者

頌天龍筆

卷十八

十五劉

皇上覽之虛發有誰敢一字不稱功厥臣而舉

證者甚而駢詞對偶稱

聖稱神止知有厥臣不知有

皇上止知尊厥臣不知尊

皇上此乾坤倒置時也且

先帝未晏駕之時彌留者先已二十餘日而

綸音之下如雨此時秉權不知為誰此當

大權爭于上以正氣鼓于下以危言惕之以

微詞諷之即不能而以去就決之未必至于

濁亂 朝政之一至此也臣不敢謬也舉以

其大者為宰輔黃立極誦之聊以作山之石

清夜思之可乎如摠督薊遼劉詔生平未有

碩望五年前不過一縣令耳未幾而僉副使

矣未幾而轉右布政矣又未幾而儼然建牙

為撫臺鎮臣矣且蟒玉輝煌 恩廕疊加矣

向誰擁戴而一時速化若此不過獻媚忠賢

如奴顏婢膝而假射騎之長作射名之餌官

每每稟擬必以諛言請

頌天龍筆

卷十八

十六劉

皇上面質廷臣小技果否可以博高官自頻年

來此疆場大臣也而首輔可買買置之不問

乎如本部尚書張我續坐贓一十三萬一年

前猶為聽勘之撫臣耳未幾捐重資助工以

冀死灰之復然隨蒙 旨褒嘉旋而借題叙

功特恩起用俄而侍郎矣又未幾而以大工

加恩俄然宮保矣腰玉矣恩廕矣問誰護庇

而黜陟忽異若此不過納重賄于呈秀代為

打點而即捐入官之錢作買官之鈔故幾番

一第... 升... 48 反...

票擬婉轉以致之請

皇上面質廷臣冒破果否可以論功否自奉

旨追贓以來我續曾完過若干聽勘之一案

何結乎此部曹大臣也而首輔可唯唯置不

問乎尤可異者內操一事按查大明律例

殿門擅入一欵內開有持寸刃入

宮殿門內者絞入皇城門內者杖一百發

邊遠充軍又向

宮殿騎射一欵內開凡問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勸懲

三十一

勸

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者絞我

高皇帝之垂誠最深立法最嚴自忠賢罔惑

先帝擅開內操遂得侈然于馳試于戈不以問

邊徼砲石日以震宮闈金錢不以犒邊戍

重賞日以固腹心而皇城禁地佩劍執免

者出入無顧忌有東操之內臣皆躍馬榮裝

鮮衣絢赫魚肉窮庶凌轢縉紳謂上公之整

飭軍容也如此謂上公之推置歟士也如此

至仰塵

先帝墜河失馬驚悸不一而有此十罪何可勝

誅追想

先帝不豫之時人心洶洶以內外固結之奸雄

加之于戈爪牙之護衛誠恐一聲砲響天下

事竟未可知全賴

皇上洪福齊

天神奸戢志臣又何忍言何敢言哉今恭遇

聖明洞開重門萬靈呵護又何嫌何疑而設此

兵甲為也倘忠勇營一日不撤即如忠賢一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勸懲

三十一

勸

日在肘腋其為養痲貽患又何忍言而何敢

言哉千金垂堂之訓業有洞鑿首輔為軋坤

一擔之人後先有日胡不聞痛哭而一陳之

耶至于國家之大窾窾大吃緊者則莫如

考選為第一向來國政自忠賢呈秀兩人

一手把住世界式成缺陷言路壅閉今逢

皇上之擴清宇宙言路早開則天下之利病諸

臣之得失日羅而萃聚于耳目之前而

皇上之聰明光如日月益據邇日之濡延不行

者正為輔臣謀進私人之計為其扣俸未滿耳行見布置黨羽百計巧營猶忠賢呈秀之一日未去也

皇上天縱如神納諫如流此又萬萬分吃緊而不容緩須臾者也 臣以乙榜孤踪堪憐獨切敢犯螻臂噍類無遺固自知其必不能免矣第念國事為重全軀保身之念輕

君恩為大負疚堂官之罪小一時千載敢獻芻蕘伏懇

頌天虛筆 朱十八 柳謙 十九 劉

皇上賜一視之觀迅風雷之斷亟罷首輔以為萬世人臣容容後福者之戒亟勸劉詔張我續以為萬世人臣鑽刺貪賍之戒凡平日在忠賢門下與呈秀黨不明不暗之小人無德無品之闖茸一聽其塗面捫心抱頭鼠竄而去庶 朝班一清是非自定徐俟敢言銓臣按罪以劾其後自政府以及六部大臣就中加遴選有定識定力不持兩可調停寔以幹事者朝夕與

皇上輔弼共佐

中興之治即三斤禘職藁首街市直有餘感而有餘榮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首輔忠誠端慎豈容輕詆魏忠賢崔呈秀已有旨了宮闈嚴密知道了內操已行停罷該部知道

頌天虛筆 朱十八 柳謙 二十 劉

福建道御史 題為都司乃 欽點

之官娼優豈專閫之役跋扈權奸欺藐

冲聖大玷官方據實直糾乞 賜題參立斬么

廢于市曹稍伸 國法于萬一疏

該 近閱邸報切恨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

狼噬成性狐假虎威嚮爵責償善價受昧委

積如山業經諸臣論列奉 旨會勘 朝廷

之大法既伸神人之公憤亦洩矣不謂又有

一種極穢極醜堪訝堪姍者 亦知言之齒

頌天臚筆

卷十八

物彙

三十一

三十一

頰徒污書之赫蹏破鏡第事出希奇情于欺

蔑有不容默默者本月初二日據密雲道張

維世呈前事竊惟古今名將發跡卑微秉鉞

登壇者代不乏人然皆英雄未遇時偶因垂

販繒屠狗究竟不失豪傑本色也從來不聞

忘入竊取 欽命如寄居然專閫而雄行如

密雲中軍營都司蕭惟中 初不詳其何許

人也九月未旬原任都司楊如梗方經添注

即蒙 欽點惟中填補不五七日而即聞惟

中也來到任 極欲得人任事之速詢其

則曰崔大司馬郎舅也 竊訝之曰大司馬

止聞有一郎舅宗珏是以白丁而 題授守

備矣更又有一蕭郎舅而都閫乎或傳聞者

之訛耳及細訪其來歷則三河縣之樂戶而

大司馬所鍾愛之名娼號靈犀者之胞弟也

其父蕭成其母翠梅兒庶母文樓兒惟中乳

名晚哥子靈犀生于寶坻乳名寶坻靈犀其

美號也當阿嬌未貯金屋時曾倚門獻笑于

頌天臚筆

卷十八

物彙

三十一

三十一

密雲鎮城爾時晚哥共抱琵琶而打觔斗扯

軟腿而饜酒食者也今本城范兒衛衙其居

停主人具在也即靈犀所舊相識之徐秀才

劉秀才潘指揮徐指揮亦具在也曾幾何時

而我冠博帶橫金蓋黃重游舊地矣方其初

到城外即作下馬威風噴中軍千把摠迎送

稍遲百般辱罵百摠管隊肆行細打合營兵

丁人人股慄遂指輿馬傘扇刀鎗劍戟修衙

門設鋪墊每兵科索銀二錢計兵士二千餘

名入囊者已四百餘金矣臣聞之不覺髮指背裂姑厚其毒以有待而發耳未幾而隨撫院下學行香輒不揣在橋而與者生共手貴生遂羣起而詈之且欲毆焉幸為眾將官解救得脫其謁見本道也及屢踵門而屢拒絕之乃遂覺事已不諧而中夜弃印潛逃矣夫惟中固奉 欽叙而來者也乃竟如是以去乎其去也或大司馬自悔其非而招之使去為是掩耳盜鈴之計耳而不知欺擅之罪固已昭彰于中外矣管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漢明帝以天子操爵人之大柄兼以公主之恩惟辟作福其推撓之而尤不肯輕予僅與錢十萬而已都司雖武弁其秩崇三品與庶面官公庭抗禮以視郎官崇卑固有間矣名娼雖極寵乎以親姨代骨肉亦有間矣樞雖操爵人之柄乎以視身為天子者不更有間耶而乃敢盜竊名器輕以畀其郎舅且郎舅而忘入也

頌天應筆 卷之八 御筆 壬午年 三十八

新主雖冲聖英明天縱無幽不燭何其敢乎欺罔若此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使其父握兵符于內而廣布子弟姻姪控大兵于外將何事不可為與言及此良可寒心臣謂疆場小吏不敢具疏直參懇乞本院速為具 題查惟中是否樂戶有何血戰功勞一旦躡躡都閫握兵近畿重鎮意欲何為使臣言而謬也顧其說謊欺君之罪倘其不謬都司何官而擅以俾娼優之下賤忘八何人而敢以膺 御筆之親除原情定罪原無此律但有立斬惟中于市曹始足以正 國法而快人心且以禰權奸之魁使知 聖明之世尚有難逃之法紀耳不然將使武羅聞而喪氣且共鄙一都司為忘入得做之宦而惡焉不屑就不幾輕 朝廷之爵位而壞祖宗之典制乎等因到臣該臣參看得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遍身瘡穢滿腹腌臢一心火

頌天應筆 卷之八 御筆 壬午年 三十九

已漸亡百行因之敗壞倚氷山而暗持大柄
驚看邪焰薰天盜閫符以竊昇私人不顧官
常掃地原任密雲軍中營都司官弁印潛逃
蕭惟中平康下賤襍劇么麼借緣于握雨攜
雲之腹心憑勢爲掀波鼓浪之爪牙登壇歛
歛難教甲士開顏躍馬揚揚頃見旄頭削色
噴迎迂遲而肆行細打振狐媚協衆之英風
指題目得以廣索金錢仍樂妓派差之故智
狗續貂而冠裳盡玷鹿蒙扇而體統何存宜
該道凜凜乎裁明不爲禮且侃侃議論遂欲
有言也若不大暴二奸之醜立正兩觀之誅
毋乃灰殘多士之雄心笑破九邊之衆口乎
再照 國家建官蒞事惟賢能是任故尼父
有繁縷之惜昭侯有敝袴之藏良以惟名與
器不可假人也自呈秀糾結窮奇忠賢以來
中外無不遍置腹心一時朋比爲奸業成極
重之勢茲幸諸臣鳴鼓而攻荷蒙

聖上迅震

頌天臚筆

卷一八

二五三

頌天臚筆

卷一八

二五三

天威執太阿而斷九有匪類亦既人人自危如
不速 賜剷除必中傷善類伏乞 勅下吏
兵二部徹底清查但有出自二慙私門或以
情營或以賄致者悉罷其官仍置之典近如
臺省諸臣所舉王永光等俱無癥可索有屈
無伸仰祈

皇上睿鑒 立賜登用庶羣奸誅盡削衆正
眉宇少伸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頌天臚筆

卷一八

頌天臚筆

二五三

頌天臚筆

聖旨該部勘明具覆

原任尚寶司少卿今致仕黃正賓謹奏為
聖世除惡務本微臣因事納忠敬上陳一得
以深維社稷重計疏

臣昔以國本建言拜杖而歸再以權奸傾
陷遠戍荒塞荷蒙

皇上恩放生還中途控疏昭雪欽奉

恤旨憐臣屢經摧折不勝感激涕泣但念受
四朝國恩犬馬未報苟計

社稷敢有懷而嘿嘿乎竊惟從古闢禍漢唐宋
類有之國朝如王振劉瑾輩數人為禍亦

烈獨未有魏忠賢最甚者忠賢欲攘邊功以

徵勸進故分遣內鎮通擡兵權使智深勇沈
之袁崇煥遠斥數千里外緩急不得以其用

去年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剋減馬匹銀兩陽
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劫典舖將吏叩頭求免

此時撫按劫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

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及如邊
臣熊廷弼與楊鎬王化貞同罪耳然奴畏廷

弼不聞畏化貞奴誘化貞不敢誘廷弼斬卽
可矣必傳首九邊是何必盡忠賢畏惡其能
又終不附已為用也不然鎬與化貞無恙而

急急獨斬廷弼耶恐復數月後亦將欲甘心
崇煥矣一時如理學氣節功名才幹之英賢

一網打盡日與義子乾孫加銜討磨而一國
家事倚賴何人故曰闈宦者天下禍本也

先朝闈宦高拱欲做周禮以闈寺領之冢宰
考陟賢否巨璫馮保惡其議遂令去位至今

惜之我
皇上今日懲前毖後正可仰稽

祖制著定約束之法此輩勿踰額數勿預事權
以為貽謀萬世規此微臣所願清闈宦之源

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
孫蟪集究其作俑者魏廣徵發縱指示者徐

大化也

皇上試問楊漣等六人初借移官為案何復改
為封疆乎移官但屬楊左耳於顧大章等無

頌天虛筆 卷十 御史 奏 崇煥

與也封疆但周朝瑞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屢疏爭奪耳楊左等四人又無與也蓋忠賢報二十四罪之恨廣微修糾論失儀之讎而改封疆以殺朝瑞大章者此出誰本意乎今日不誅大化所以天下禍本未清也夫大化浙產也冒籍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而驟躡尚書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贄見既而逢惡魏廣微以擔當共媒富貴某宜遠某宜戍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

頌天臚筆

卷十八

謝

手書

觀遠臣以其所為主若秦晉吳楚摧折諸臣一斥即去春明門外即天涯矣惟徐大化楊維垣等伏戎

頌天臚筆

卷十八

謝

手書

輦轂日與闈宦為通家非香火之情即瓜葛之脉耳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一手線索何叵測也臣愚以諸臣罷官投閑者皆宜速令回籍遠退私第勿復深根固蒂于長安投刺通賄以關涉官府大政如徐大化輩包藏禍心許科道指名叅處此又微臣所願清闈宦之流也所謂除惡務本者也伏乞皇上奮然獨斷著定祖制約束闈宦之法并嚴禁廢臣潛住京師之防仍立將徐大化褫奪驟躡之逆官驅逐回籍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原籍去本內潛通宦官着指名具奏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臯謹題為以鬱之與精不可不盡舒漏網之巨奸不可不急誅更乞篤 懿親惜名器而根要在善保 聖躬疏

蓋自門戶謗典濁亂 朝政禍害忠良舉世所切齒側目敢怒而不敢言者必魏忠賢田爾耕崔呈秀三巨賊耳此給事中陳維新所論忠賢擅恣威福恐喝 朝野恃厥衛兇威羅織煅煉令人悚息實錦衣衛掌印官田爾

耕也而爾耕又借忠賢偷天換日之手大開

告訐株連之門實其貪婪無厭之腹告狀不問虛實但或百金或數十金隨狀投入准狀出時旂尉一差任無罪者多大家產一掃盡矣此猶在士民也至天津兵燹錢士晉非爾耕之公祖乎乃寵一木販陳雲漢擢為天津守備大開旗鼓攬詞訟吞富饒之貲財驅良家之子女士晉訪知責其門役此亦兵憲持正之體也乃雲漢一訴于爾耕輒差旂尉

數十人將士晉并衙役一齊鎖拏衛所百般索詐始放回覆問又奪其官而追其賊矣夫兩司之官非卑也上司公祖非不尊也不待疏聞擅拏擅放摧殘憲司若土直是何威福且錦衣衛官 朝廷世臣也非有大功勞者不得與即南京兵書田珪有征南之績止得一世襲百戶李化龍有平播之勲止得兩世襲指揮爾耕數年間諸男冒濫錦衣世襲無數又使婢妾之兄弟指使之奴僕並列錦衣

美官以 天朝之金吾為婢妾飾喜快意之

具以非常之爵賞為廝役粧門點戶之資斯不亦輕 朝廷茂憲章也哉 臣以為凡五十年間田客魏三姓與其親屬濫叨錦衣俱在清查追奪正罪所以惜名器也且爾耕之貪狠甚無厭矣彼其膏腴肥饒之田三三三不惟不多甲第連雲之業數十餘所不惟不盛而又平空霸占生員高鯨值三千餘金之宅產封奪春元楊延休戶部主事周京兩家

新置之田宅又其小者也至李時以爲

世廟之賢相曾蒙 欽賜書院一所乃爾耕利

其子孫微弱與其住宅一槩鯨吞將時當日

神像推翻沉溺而不惜將 聖旨御碑撞倒

打碎而無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被害

者方欲食其肉而飲其血矣近聞每日差役

在京打探魏崔消息有謂其地窖裏藏金寶

者有謂其轉投于親戚者蓋爾耕敵國之富

不在崔魏客三家之下孰非民膏孰非剝盜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御覽

李進賢劄記

于 國家者哉及今不爲勦沒是使薰天灼

地之奸雄父子尚享不義之豐腴肆志東陵

之樂土也而覆盆久沉之冤何日舒無辜額

天之慘何日洗哉惟願

皇上除惡必盡一面會九卿科道提拏會勘明

正其罪一面差官封鎖家資清查籍沒乃還

內帑豈不舒發火鬱之輿情大張一代之威

令也哉至若李承恩一事

聖旨云李承恩僭用赭黃袍等器家人告發事

有的據陳設之具尚屬禍庇惟係寧安長公
主之子應在入議之條藹藹

皇上真仁義兼盡情法兩全矣然聞之故宦之

家嘗以在任之衣服分付子孫孝親者必收

儲于箱以明無忘先人之澤也今試審承恩

之袍若出自作則寘之妄其何全免者從長

公主受來則金枝玉葉之裔又何罪焉不然

即承恩罪矣長公主無罪也爲何奪其宅而

滅其祀且長公主所建玉帝神祠亦無罪也

頌天臚筆

卷十八

御覽

李進賢劄記

爲何携其像而暴之街者此固徐文輔之過

舉憑忠賢之寵愛而不覺其恣肆無忌之極

也此其罪爲高閣不問而溥

皇上親親之仁也耶至如張我續贓銀十二萬

固聽勘之罪臣也乃數萬金之賄入呈秀處

私宅即一起用乃赴任至京即大拜忠賢之

祠忠賢甚喜招之相會人人共知自是尚書

宮保腰玉恩蔭取異數如拾芥及戶部主事

劉鼎卿之奏劾猶且以殺賊飾詞將誰欺乎

我續房中妓女妻妾六十餘人其總督之貴也更無比惟將妓妾分兩班赴任一班送去一班取來騷擾驛遞萬口唾罵付之不聞其妾之不如意者十餘人悉賣于磁州娼家其圖得銀之多不顧名節之掃及至被劾回籍其賣妾呼之羣然邀令齊出欲攔其轎而毀其第衙官擁護始得免焉此其不明不暗良心盡壞各堂官蓋與同寅各司恥為堂官者也殺賊之說能免舉 朝之誚哉然猶貪戀

領天履筆 卷之八 御 聖躬計惟是古書在御賢良相親舉歷代治亂

不去蒙面一至此乎伏惟

皇上早為罷斥無令玷辱鵷班此亦不輕名器之大道也

皇上誠慨然行此數者將萬代瞻仰千載華夷共頌

大聖人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者矣要之握乾綱除賊奸篤懿親惜名器盛世舉也疇不運

自

聖躬則善保之道宜先矣節飲食忍嗜欲養生

之末耳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則古聖格言

聖明諒聞之矣惟唐時宦官仇士良語其屬以自固云策曰無令主上讀正書親正人惟目以聲色貨利引其心迷其念吾屬自可得志矣蓋不讀古書則不知興亡之懼不親正人則不諳得失之規而一為聲色貨利所惑則羣邪交攻身不能自主矣故惟

皇上善保

類天履筆 卷之八 御 聖躬計惟是古書在御賢良相親舉歷代治亂

與亡之數探討講究處宦官寺宮妾之時不妄其處矣賢士大夫之時自是靈心映徹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于總軋綱消奸萌篤懿親重名器有餘矣即媲美

五帝三王光昭

二祖

列宗何有哉 臣非御史第御史員少每每侍御史之班則言御史之言或免出位之咎乎即

不然惟

聖上行之有裨 新政有益 國家即處責有

餘榮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劄錄下

頌天臚筆

卷之十九

柳黨

五

頌天臚筆卷之十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編次

訟寃

戶部廣西司郎中劉應遇題為天下有六

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實畧陳仰祈

聖明矜豁處分以快人心以光朝政疏

竊自權璫煽虐以來彼以為魁柄在手可保

神叢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滅也自内外交毒

以來海内臣民亦以為湯火益熱必無旦夕

頌天臚筆

卷之十九

訟寃

五

之生不料今日有歡呼也天祚

聖明龍飛繼震以磐石 社稷衽席生靈而翦

極元兇出自 睿斷十月二十六日以前尤

温詞雨露絕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後遂

立奮雷霆掃其奧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

大奸不兩日間正法手真

大聖人神機遠畧非外廷臣工所能管窺萬一

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歌詠太

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

榜部郎為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

先帝彌留之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搗株陷註臣

為楊璉親家幾遭庖口然臣實與璉為姻親

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危者幸

皇上御極票擬歸閣頂踵餘生得延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

皇上而不念枉死諸臣則寧噤口忍血以俟公

評

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習知其畧離

頌天腹筆

朱元

卷九

二

劉民部

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追情苦狀

為

皇上陳之

一曰諸臣逮繫之苦自楊璉二十四罪之疏

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

彼時羣奸合謀殺璉尚苦無題目也復因高

攀龍有參屬官賍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

入幕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

解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璉身事

三朝親受

光宗皇帝顧命輔

先帝為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為膏斧哉

且璉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

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璉而禁官旂

德安城外眾集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府道

開諭不能散璉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諫

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為璉設醮

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累車士民送璉

頌天腹筆

朱元

卷九

三

劉民部

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老嫗菜傭警警乞兒亦

爭持一錢以贈璉官旂感泣為具資設醮禱

于關帝廟河南州邑無不為璉請禱自備資

糧送璉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

子僅出城永訣尤恐見繫乃璉果不生還矣

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冤慘

至此璉安能瞑目乎璉行次許州有舊識吏

部郎中蘇繼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

尋以楊璉死黨削奪懼禍自經矣參屬官之

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起矣此推之激
變者不止一蘇州慘毒者不止一璉臣所爲
告苦者一也

一曰諸臣獄死之苦自楊漣被逮下鎮撫司
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寇矣借賊加刑
因速其斃楊漣之死體無完膚童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
僅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內此則其受顧命
鋤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乎門

頌天臚筆

卷十九

獄

刑部

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璉之怒于是有發其點
竄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繆昌期是也有爲
友募貲許友結姻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
是也尤可恨者太監李實一疏污蟻數賢俱
至殺身此逆璉威劫廷臣所萬不能得而康
同類腹心爲之者

祖宗朝有此法紀乎

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網天地
心鬼神飲泣王恭厥稀有之變豈非此稀有

之冤致之哉臣所謂告苦者二也

一曰諸臣追賊之苦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
而楊漣坐賊二萬矣顧大章懸坐賊四萬矣
天下誰不知爲莫須有之案而威權所劫即
一二強項之臣亦咋舌不敢爭矣諸臣坐賊
皆冤而二臣爲最二臣皆極苦而璉又爲最
璉生平砥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不足供官
旂犒賞旅食之費况于賊乎遂使妻子囚于
獄卒云硯書亦充官貲有司不得已而親友

頌天臚筆

卷十九

獄

刑部

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又
不得已議設印信緣簿遍募郡縣矣至佛寺
道觀之錢糧多爲充賊矣而好義士民但願
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
皇上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璉老母住
于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既無寸土可置遺骸
亦無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艸掩覆而
猶有未完之賊囚于勒比地方官姑爲虛數
報完冀全孤免族亦苦之極矣况完賊諸臣

有挈族盡逃海濱為殫厲之民者諸臣之子
有死于獄死于途為晝號之鬼者殺其身破
其家復絕其祀而乃邀反正之奇勳開國公
之上爵夤緣捷徑以殺戮為富貴之媒倘諸
臣忠竟不泯謁見

先帝于在天當不知如何悔悼也臣所謂告苦
者三也

一曰仕途去就之苦自門戶株連如火燎原
不獨被譴者既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

頌夫臚筆 卷十九 訟說 木劉民部

安枕之情至請假請病之臣竟有被削奪格
死者即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却勉就班聯
不敢乞去刀山劍海寃夢皆驚萬苦千辛幸
逃食息如臣一人之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

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
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
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
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
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

豈道路以目之世界乎臣所謂告苦者四也

一曰新進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連被累
削去者諸臣已纏纏申雪 勅令銓次起用

矣乃有初列班行或未經授職據遭永斥者
不尤可矜原乎臣奉差吳中諗知詞臣文震

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鄭矜名砥行博學宏詞
震孟廷對策內有 中旨斜封之語早為逆

璫所啣後疏陳日講故套少所啓沃遂為逐
客而鄭鄭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并斥去程

頌夫臚筆 卷十九 訟說 木劉民部

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啣一 命之士也當
日叅疏原無名目何以借 旨除名又非當
官溺職何以永不叙用乎且

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乃放棄名儒
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歡忠臣無報

主之路臣所謂告苦者五也

一曰廷臣被劫之苦自忠良陷殺以來比會
生取義者惟勳臣朱國弼一疏而已逆璫寵
勢積重客氏又暗行恐嚇即

先帝亦且被劫至不能保官妃全欲親又何難
奪爵網吏預懾鳳鳴之氣乎惠文珥筆之儒
無鐵券金章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
節亦人情所難矣諸臣之留身事

主守口待時不為無意填京師乃有三楊之號
然皆裂襦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則所遇幸
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洌傳單不一諸臣恐
騰謗蒙禍無敢後者則駢語核結諛言日至
豈果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云疏揭一入家

頌天臚筆

卷十九

論說

李劉民部

籍沒而身蓋粉勳臣所云啞子茹藥者亦實
情也臣所謂告苦者六也臣言止此矣不敢
復言矣抑臣猶有請焉臣所司者餉也今邊
餉匱乏臣與堂官焦思束手逆瑞攘攫私第
者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蒙遣之
日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
車載百輛驟載千騎此非內帑積貯亦民間
膏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
第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為負隅之虎是以

重資借寇者也臣請

皇上次第籍沒并將原籍家產變價充餉亦足
濟邊燃眉之急消內外叵測之憂矣至于諸
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知其萬一但畧述冤苦
如此然伏讀

聖諭一則曰借 旨擅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
曰誣捏賊私立斃多命朝野臣民所囁嚅未
敢言者

聖明先電照之矣今楊璉二十四罪之疏具在
頌天臚筆

卷十九

論說

李劉民部

忠耶邪耶直耶媚耶當得有辨之者伏乞
皇上沛發德音將速死諸臣免其未完賊銀釋
其囚微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忿恨憐憫之意
耳并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鄂程良燾
起用聽選以彰大公之治將太監李實與魏
忠賢明正典刑以稍慰諸臣不瞑之鬼亦前
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伏望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該部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害慘毒異常覽奏諸臣苦狀朕為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已徵在官既經奏報者該撫按查實解進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領天啓筆

朱十九

欽定

寸

劉氏部

卷

刑部主事耿應昌題為乾綱御極 至德難逢敬獻刑官一得之愚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疏

臣竊惟古之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

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為實有不能名

者蓋舉所謂聖神文武屬謨擬今而終不足

盡其變化遊于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嘆

耳臣比來見

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秀等始而量同天地

若不欲驟拂

先帝之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

先帝之事舉七年盤踞之神奸千古肘腋之太

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孤

雛腐鼠非特

九廟有靈實係 一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

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噬存

瓜而不能攪 密勿之上剛柔競求之妙小

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此疏在邊盡撤

內璫傲歸皆羣臣益加額而祝曰

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蓋曩者神堯之炫爍必待於虞舜之繼而張文忠乎敬之撤鎮守也亦在嘉靖十年今

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視昔不啻過之

君德至此遂為第一君德

相業亦遂至為第一相業臣雖起家蔭胄而

先臣曾以立官侍

頌天臚筆 卷九 諭

聖主佩服先訓遭際

聖明竊思以塵露之微仰禪滄海以螢火之光上濟

日月然今在刑言刑終不敢啻及一語列為四款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釋累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千古

聖神祈

天永命之道近年以來自忠賢弄權摧折縉紳

而累朝培植之冠紳且不如番夷債帥恣

罪今囹圄中累累多人臣昨視事提牢目擊

情形之慘細叅招案益逾縲紲之冤邇來蒙

皇恩詔釋重囚幾二百人而諸臣尤未沾曠蕩

無非懾于威勢阻于避嫌耳昨臣堂官請

旨擬釋有五人焉真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

動矣臣得擬以五人寃狀為

皇上細陳之如

原任遵化道耿如杞等才望素彰當邊事擾

頌天臚筆 卷九 諭

攘之時而

先帝擢之重地莫必有當于疆場而以不申建

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徼冒逮擬重辟豈兵

道而有監守乎此臺臣李應薦疏為虧枉而

臣堂官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薊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為賢

勞之首惟其治臨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

門容無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捏視

騷擾驛遞侵欺錢糧之條逮而重擬夫監司而有錢糧之責乎此固臺臣李應薦疏為虧枉而臣堂官數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南不能調停經撫不為無過然法司之招不出乎震孺但能口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為之耶當大瑞束濕之時中旨之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明矣忠賢深求羅織即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

領未應事 卷九 九

古今有無律之罪乎况前任御史毛未損其俸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華之疏以為定論而視師尚書張鶴鳴原勘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目中無人猶皆自取而臣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事原無實證如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

為權勢所迫而譽忠賢者亦多矣法可繫加乎即或世揚之罪與孫慎行趙南星等同項者南星等已蒙恩詔遂首丘矣而徑欲獨殺世揚耶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倉差半載萬里孤踪止因為惠世揚門生查世揚為忠賢入逮春明柱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帖迎囚師于宣武門外偵卒以事件者聞之忠賢而拮据

領未應事 卷九 九

監守律坐之不亦冤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

臣

鞠五臣之冤而請釋累臣亦敢以

候 恩詔也伏候

聖裁

一曰遵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則律也者固

聖君賢相所以平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

高皇帝律令損益百王猶為千古定案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之者舊年因王恭厥之變先帝勅諭有云以後子孫永不許下從重擬之旨著為令大哉 王言為

高皇媲美矣而竟為忠賢所阻抑不一月而從重如故于是園土之中有問重罪而無律者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再以快忠賢之意則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何以服被罪者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惟律是守查諸累臣有與律不合而為忠賢所故加者盡赦之是亦廣

皇仁而遵

祖制也伏乞

聖裁

一曰重詔獄鎮撫司係 朝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獄者即罪所當懲尚有優卹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也所誅殺一取忠賢之口而士紳之命如夫

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欲支解腐其體骸淹留其屍即奉有至親領埋之旨而殘骸業已寸碎嗟夫此誰非

皇上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及至此夫受冤而顯純又加慘惡而征收比賦諸臣現在刑部可問也伏乞

聖明洞照北司之為鬼窟一切事情俱無輕付詔獄亦所以庶

皇仁也伏候

聖裁

一曰禁告密者今當

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諸臣矣巡緝禁旅有禁營計道矣申理冤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兼用告密何為而忠賢之為此者蓋亦知此攬權殺太恐人心不服所為膽虛也敢橫恣密之舉動輒制人垂危法不曰妖言則曰與呪無貴無賤辱為祖爺而關門嚴閉於間保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于各衙門嚴禁者

說事其未允當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既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革之番役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曠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也伏候

聖裁

以上四款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致于平而已矣至如

原任叅政胡維寧舊當邊事亂為波及之時而維寧獨超免于許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派

領天龍筆

卷九

忠賢

游士任賊銀苛至巨萬維寧奮然烈士之槩

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欲殺之

機且雙盲錮疾已奉 恩詔比之建奇助寶

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應罪合律者不過益

三合冤無律者十有八九 不能盡為

皇上陳之并祈

聖明萬機之暇置重囚刑策一泰存于 黼座

之勞天下自此無冤矣伏乞

聖明留神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 欽此

工部員外王振奇奏為軫恤冤臣懇乞 聖明亟賜優錄以普 皇仁疏

臣伏見郎中身故萬燬者前以疏言職掌指 斥權璫致干

聖怒杖削為民閣臣申救無及 臣堂官疏請矜

宥不得致燬以苦楚慘殞旅櫬血肉淋漓衾

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為雪涕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燬垂歿語

陵工未竣 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

領天龍筆

卷九

忠賢

我

皇上聞之必有翻然嘉獎者矣夫燬豈不知矣

歡內侍儘得好官尸素優悠儘可無歸而恪

遵職守仰成

聖孝

皇上雖罪其戇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

皇上憐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羣

闈叢毆先已碎身痛餘受杖何堪殘喘

皇上不欲燬死而權璫偏欲燬死廷杖不致燬

死羣毆先致燦死雖燦氣壯山河竟歸霄漢
燦得死所但傳之海內垂之後世史冊曰天
啓四年爲觸忤宦官杖斃郎中萬燦以

聖祖

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虧損

聖德今燦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

皇上褒忠獎直先後收錄遷謫諸臣以迨

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忠顧斬帷蓋

之卹卽 陵工刻期告竣惟燦宣力實多公

忠旣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軫倘荷

皇慈憫念嘉與追復贈錄以明轉圜之度至聖

也以垂勸忠之典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

明也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

臣等敢不効愚忱于分內耶伏乞

聖明垂察焉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

奉

聖旨

奉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題爲特表忠中之忠
清中之清慘中之慘懇特賜殊旌以風頹
運并乞 優卹寃獄幽魂以回天和疏

蓋嘗聞褒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

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闡幽之妙用自閹賊

魏忠賢與姦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

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于其

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

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

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

經之痛則等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

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未

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于同死諸臣者

申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也漣

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志

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臣鄉黨熱也

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

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五年不名臣錢

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五年不名臣錢

廢具舉錢糧之絕 火耗 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官路揚清激濁屏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俱言及 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

神祖

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日亦旁無一語但呼

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廣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于廠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者漣死後遺孀踰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聯于脛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贖漣傾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為設櫃于四門遠近士民

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表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為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為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餬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該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師而獨于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見浣邑哭聲震天捩臂踴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覽追贖之疏不過里老伏完銀若干而漣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贊銀若干而已當魏瑄虐焰熏天耳目布满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為之還贖使大中

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乎夫
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潛然淚下
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
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鄂
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
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皖不
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回賢大中猶不易矣至
其請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
捲其肢體倒豎于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
中目精猶轂之轉輪既死魏賊令獄卒毀其
尸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
其子學泚曰吾當死于不當死于死而寡母
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其子之至獄門一步
比學泚扶柩而歸猶未知太中之死狀至病
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而絕嗟夫子孝臣
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
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
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瑞高家肆

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
瑞之聲喧播 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故習四
方貽牘絕不敢通 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乘
行李三椗而已里居時徵臣時一過訪之見其
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
如也魏大中逮過閨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
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
縱騎以聞瑞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
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
門不侮寡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閭
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
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
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柰順昌之哀
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
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
斗曰爾輩弟不辯一言當俾爾等生還于是
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爲
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

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
 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
 擲其尸于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
 股血漬而甦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
 首血濺凡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
 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為寒心也
 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鄒元
 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
 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
 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謚祠祭葬無
 勿兼舉天下感 國家待大臣之禮不薄而
 大中順昌僅蒙贈廕祭葬而未有謚祠 臣以
 為

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
 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
 震范滂之流即求之 本朝亦海瑞劉球之
 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砥峙頽波乃三人既
 並生于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并集于一

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
 表于贈官廕謚之外總 勅賜一祠仍給一
 扁額俾三臣生前為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
 邀第一 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
 不散其盡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恩且使薄海內外知
 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矧
 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為鼓舞激勸之方猶
 遠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抑 于是而有感
 于天時之驕旱不雨也豈以
 皇上之精誠而不能格之冥漠嘗有匹婦含冤而
 六月飛霜者今魏忠賢之冤獄豈止匹婦而
 已乎其已蒙

皇上之恤錄者祇皆官僚也而青衿之立斃窮
 民之橫死獨非
 天地生之
 君父育之者乎其斃于鎮撫司者或猶聞而知
 之其無端而斃于東廠者不但人不知其事

抑不知其姓名矣杳杳幽魂其肯瞑目乎臣
以爲宜下令鎮撫司與東廠衙門凡魏忠賢
六七年所殺之人盡數查出或有其夫已死而
其妻不能存或其父已死而其子不能存或
其子已死而其父不能存其有活者皆令所
在有司略與優卹或竟有父子兄弟盡無所
存而冤鬼茫無所歸者則下禮部爲壇以招
諭之昔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後而厲息况
帝王之臨天下也明以治臣民而幽以治鬼神

其道不能偏廢且昔日無辜之臣民橫受魏賊
之慘死而今日無辜之百姓又以死者之怨
氣而受天災之旱疫是何魏賊之流毒無窮
期也故弔死理冤又今日挽回 天意之要
義也伏乞

皇上允 臣所請即 勅該部速議 卹典具覆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 旌忠下

耿丘公憲

公名如杞字樸公山東館陶人登萬曆丙辰進
士初授戶部主事已未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甲
子出劄藩憲性頗直有志節高標予立海內仰
止時逆璫竊柄久虐燄赫赫逼人所在建祠樹
棹楔恐後公備兵遵化獨持不申請璫所遣視
師二璫出關邊堡一開府大帽戎裝尾其後公
獨強項不一見及懸像喜峰總鎮以下皆五拜
三叩呼千歲如嵩祝禮公屹不動觀冕旒狀益

憤甚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豈屈膝闔豎之前
乎偵騎聞密以告璫璫大怒立授旨開府者劾
之矯 旨逮公萬民號呼板轅塞道及下鎮撫
獄時彪弁許顯純希璫旨必欲置之死公骨斷
肉消死復甦甦復死者數矣丁卯冬

聖天子 御極臺省部署交章訟公寃得
旨復原秩不兩月晉僉都御史公具疏力請歸
田而愈荷
天眷倚任焉

原任遵化道兵備副使今復職耿如祀奏
為 聖主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謹述

當日強項始末并下獄荼毒仰懇 天慈

矜察准 臣 回籍調理以便圖報稱塞疏

臣竊惟逆璫魏忠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

四年來禮樂征代生殺斥陟隻手握定內府

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

知之久矣要且包藏禍心籠罩一世則自頌

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濟汝

頌天鷹筆卷十九 頌天鷹筆卷十九

頑而上建祠之疏臣不肯呈詳密商陶文

取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臣之門下官

稟臣云此趙高指鹿為馬之意昨撫院與副

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歲今不可以不

拜臣叱之曰 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膝必

不可屈已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

而止文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立傳塘報

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劉詔劾臣詔遂

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特出糾疏矣隨

附密稟金盃玉器投忠賢忠賢賞鳳翔錢士

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喜遵化道逮

矣明日 旨不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

臣豈不知一強項禍遂叵測也哉第念魯仲

連以游談布衣義不帝秦秦兵為却四十里

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為所殺終操之

世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

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就

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

頌天鷹筆卷十九 頌天鷹筆卷十九

既被逮而臣之僇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臣

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

外臣子扳綬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

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嚴旨而許顯

純酷虐士人甚於盜賊反叛臣皮盡血枯筋

絕骨露展轉上炕者兩三月懸坐賊銀六手

三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輿馬毀盡冠

帶簪珥書劍無不變盡於是鄉親年友舊治

士紳醵金走間道代臣完賊又為臣宛轉稱

貸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審臣當得大辟蓋
 欲以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市曹者日
 有聞命危朝露截番之徒不時蜚語臣之子
 侍乃扮作廝役以避踪跡朝審之日荷械通
 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為臣
 鳴冤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問臣家而家之
 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臣出遵化城時劉
 詔不容臣妻孥在衙僦居民舍又聲言并逮
 籍羈留月餘典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
 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
 得少婦嬰兒雇脚驢宿野店千里長途顛歷
 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籍沒臣家舉
 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妻服毒
 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遽被禍
 如此數欲飲藥吞刀又以自經溝瀆為恥豫
 讓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得以愧天下後世之
 為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千死
 萬死以至求死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上千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神奸距脫以絕
 巨惡各被天誅劉詔許顯純等姑行罷斥立
 允臺省部署諸臣之請有臣旨出臣於獄准
 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具見風節嗚呼
臣何人斯荷此臣寬典臣常做臣國朝二百
 六十年罪臣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即如
 先臣瑄不拜王振之誣以受賄論死及其解
 頌天臚筆臣卷一九臣網亦只放歸田里從容起用乃知我
 皇上固堯舜以來未有之經臣蒙臣天恩亦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臣恩也臣餘息殘軀皆
 我
 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
 皇上雖犬馬堪比哉故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肢
 體漸廢鬼鬼銷亡安能蒞官受事至于妻子
 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念臣歸家再
 祖先墳墓蘇息沉疴與罪孥抱頭痛哭一場

亦人情之所必至而

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不宜具疏控辭奈今

方候補無撫按官為臣代題不得不自行陳

乞伏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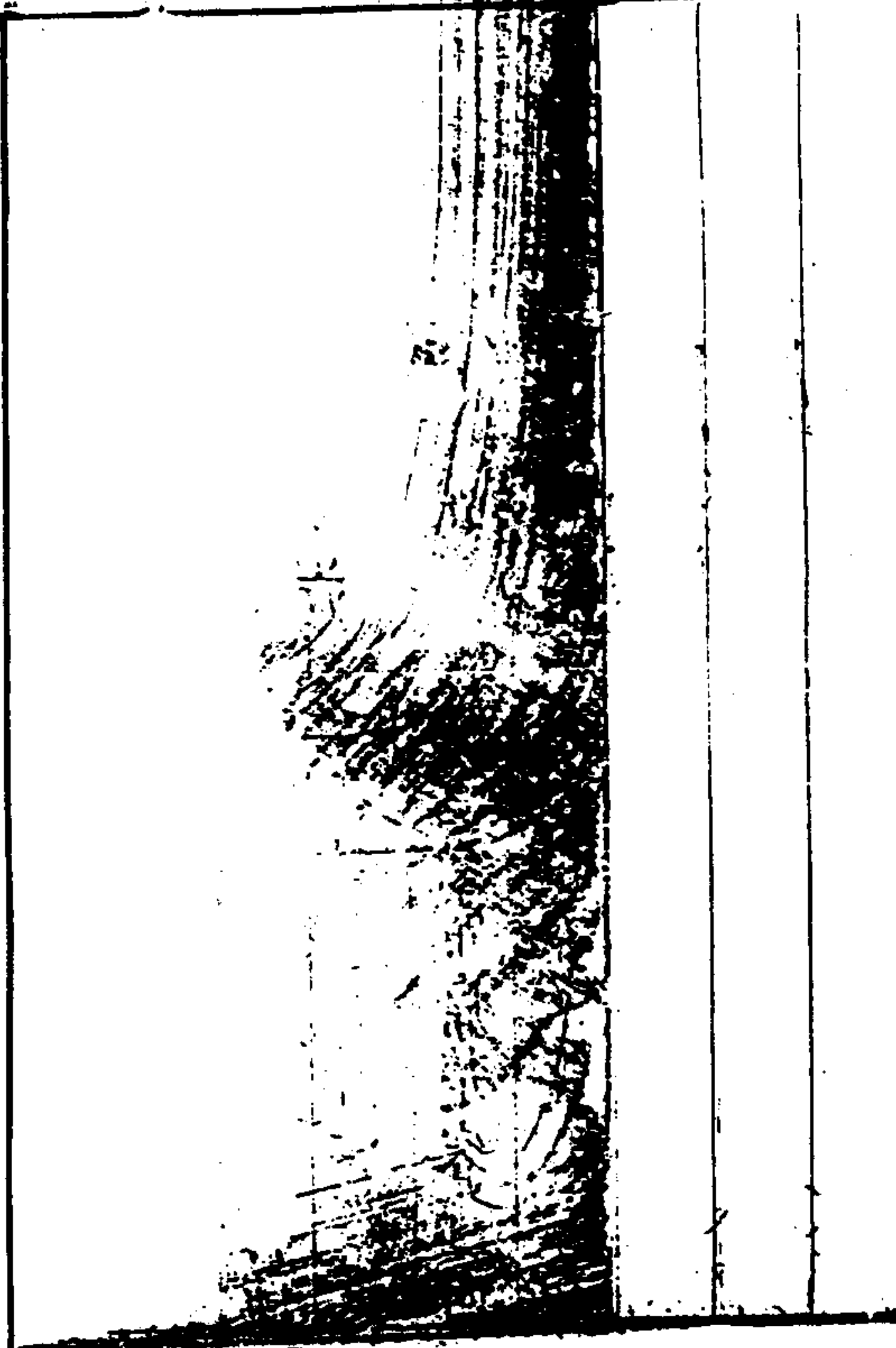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異常痛楚容臣回

籍調理倘不即填溝壑所以報

陛下者日正長矣臣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領天慶章 卷十九



胡憲副

公名士容字仁常湖廣之廣濟人登萬曆庚戌

進士除蘇之嘉定知縣均役清賦革去煩苛以

化民成俗課最江南值長洲缺令當事者難其

人調公任甫下車緝擒窩訪衙蠹打行數十人

荷械通衢伏法致死闔郡稱為神明舉賢獎善

唯恐不及事詳文太史震邑之東曰婁江自宋

丘主簿與權壘有石塘久為水所齧塌頽殆盡

公于舟次見行人病涉溝洫無捍牽輓之夫向

領天慶章 卷十九

農家悲涕公心惻惻焉廼捐措節省贖醵新羨

共若干緡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築堤四十五里

接壤崑界行旅日夜頌德不去口先是嘉定有

巨奸恨公執法知公秩滿需次銓垣入觀時

以流言尼沮公遂請改教職不與世競天啓癸

亥以服闋補戶部主事歷郎中專理新餉節奏

明旨紀錄優擢乙丑陞薊州兵備叅議時有奴

警猖蹶倉忙就任適粒奸樞崔呈秀桑梓之鄉

呈秀挾魏璫之勢炫赫薰天無敢忤者公獨強

項不阿其黨族家監眈眈于里中多不逞事公
一一按之法又銜公以不請立瑞祠而羣小搆
捏浮詞以激呈秀之怒會轉官過都城忽內
降旨坐公驛騷煩擾濫侵倉儲冒試武士矯
詔遣緹騎逮公下詔獄彪弁許顯純嚴刑拷訊
者三死而復甦者再懸贖七千有奇而擬辟矣
薊鎮士民聞之而匍匐百里哭泣于前通灣商
旅見之而憤懣不平呼搶于側代輸金錢完贖
公以孱弱書生雞肋脆質當其酷法體無完膚
領天臚筆 卷一九 三十一 三十一
誣坐非辜吞聲飲痛于獄底九死一生含悲忍
辱于園扉其能復觀
天日覆盆獲照也戊辰幸際
聖明御世鑒其沉寃特加憐惜尋復原職得伸
其志焉正人君子翊贊
中興于萬禩云爾

原任薊州兵備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士
容奏為謹明得罪之因并陳無罪之實以
仰祈 聖鑒疏

臣以一介謏陋以去歲正月奴園寧遠適薊
州兵備員缺吏部特疏推臣時事孔棘朝上
夕下臣遂倉忙抵任料理一切兵馬凡在任
十越月一時督師總督餉部巡方諸臣若王
之臣黃運泰閻鳴泰洪如鐘何廷樞劉述祖
等先後舉劾邊道皆謬叙臣勞勩宜膺節鉞

領天臚筆 卷一九 三十一 三十一
然僅僅量移亦既行矣乃臣生平慙拙不善
逢迎因忤權奸薊人崔呈秀遂嗾逆璫魏忠
賢矯旨逮臣而途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
拷訊備諸苦毒臣雞肋脆質死而復甦者再
鍛鍊成獄懸坐漣賊叅送刑部呈秀又矯
旨從重擬罪刑部附會擬臣斬辟全蒙

聖恩釋臣之縲臣於萬死一生之中乃幸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賜俾臣一旦得全首領再止
先人丘隴臣感泣涕淋即捐糜無以為報惟

有與耕鑿之民嬉游

聖世日夕焚香以祝

萬壽于無疆耳然臣本無罪刑部既不為臣昭

雪而仍用嚴衛羅織懸擬革職此自關臣名

節臣是以不避斧鉞謹披忱瀝血一自鳴于

君父之前伏惟

聖明洞鑒焉蓋自呈秀倚勢逆璫橫淫貪暴其

武斷鄉曲更甚凡官于薊者必出其意所欲

用之人以為爪牙臣非其人心既不快然且

頌夫臚筆卷五 滋說

今日說一事明日薦一人如其妾弟宗珏蕭

惟中梁惟卿等則恨臣不詳請為守備其私

人李蒔鄭冲宇路養吾等則恨臣不錄用為

中軍以巨蠹路冲霄為膺犬則恨臣之置彼

于法廣占草場田連萬頃則恨臣之派及其

差諸如此類難以悉數獨其獻媚逆璫欲建

生祠于薊恨臣不聽則遂以此激怒逆璫

臣行次潞河時而嗾鴛璫許秉彝一旦構誣

臣以騷擾驛遞刑部以此懸坐臣罪則臣不

容不辨者凡監司官例得乘驛臣備員司道

安得捏稱騷擾比臣至潞河有迎新道臣之

馬適與臣會而遂槩誣為臣之馬又臣有門

下官丁平日感臣撫馭之恩相率遠近送臣

自騎其馬臣曾再三嚴拒其來而不得即彼

隨臣後行臣亦不知是在官下方以為感臣

之德而在誣者以此按臣之罪豈不冤哉即

呈秀矯令兵部回奏兵部亦稱馬在潞河若

干良鄉即少一百至涿州又少數十此言雖

頌夫臚筆卷五 滋說

尚多附會而要其構誣之情已窮臣之原無

騷擾亦甚明矣設令臣果有騷擾則當時該

地方撫按何以不見叅論而僅執此暗入之

流言權奸之矯臣旨謂可據以罪臣乎伏見

我

皇上聖慈神武明並日月昨臣恩詔內云不許

戳番之徒妄拿誣陷此殆若為臣誣發矣今臣

伏奉臣明旨云嚴衛深文附會銀鍊深可痛

恨豈非明見臣等之含冤被屈而庸是矜恤

哉如刑部所言是尚用厥衛誣陷之詞而背
痛恨深文之 旨矣此不過畏呈秀之餘醜
謂呈秀一日在即尚可以制 臣一日之命故
明知 臣無罪而不敢並以矜全請耳若呈秀
早死 臣固知刑部之亦必以不附權勢爲 臣
獎借也蓋 臣在薊凡 臣前後左右誰非呈秀
所以伺察 臣而制 臣之人如 臣別有不肖不
知幾時爲呈秀之所發矣乃能待及 臣瀕行
時而始構此無端之誣陷哉伏乞

頌天臚筆

卷十九

論

皇

皇上俯賜慈容試問薊州士民 臣以二月離任
而後來道臣即以三月建祠繪像袞冕彼宗
珏文忠輩非開府之材官則嚴關之將領而
微臣所以得罪之因益可見也不然者 臣原
無騷擾之事而懸坐 臣以革職之科無論非
持法之平無以服 臣心亦甚仰負
皇上所以培士節而廣 浩蕩之德意矣 臣行
矣循分不敢言當茲

聖明在宥人人競自耀于光明 臣有寃未剖乃

目不明不白之罪而行又義之所不容默也
第荷

聖明鑒 臣之誣憐其無罪 臣既幸生得爲艸莽
之臣從長林豐卉倘不即填溝壑皆 臣詠歌
德化之日拜舞祝

聖之年也 臣無任惶悚感激之至

伏讀劉春卿疏云崔呈秀挾魏忠賢之權
以重者也故夫忤之者必君子附之者必
小人又云當今賢奸之辨第以魏忠賢崔
呈秀爲公案而忤者附者之案亦定至哉
言乎士容不敢富于君子然而竊受忤者
之摧折廢滅矣

頌天臚筆

卷十九

論

皇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

五湖耄叟朽來補

訟寬

吏部等衙門為奉

旨會看疏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謹題為

聖恩無涯父仇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誅

以瞑九泉之日事吏科抄出原任吏科都給

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次男生員魏學

廉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阮大鍼

傳樾事情該部院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原任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男生員左國柱

奏為逆謀萬的千真父冤一字一淚事等因

奉

聖旨傳樾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該

等會同都

察院曹于汴等看得左國柱魏學濂俱以為

父被極寬陳議 闕下情詞瀝血慘動域中

而所指下手寬對則指為阮大鍼傳樾挺身

應募明作禍魁先借汪文言為諸賢併命之

仇託傳應星為內外交通之線不過染指好

官寬而殺人取媚遂致 朝廷統憲掖瑣之

忠臣苦極析楊慘同齣割乃今

聖明御宇大懲肅清而大鍼猶肆口合算之疏

傳樾尚醜顏列卿之席細考前後會核公評

豈容復玷官聯尚襲冠帶當盡考功之法以

伸孝子之情俱當削籍為民永不叙用者也

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男生員

周廷祚周廷祉謹 奏為 父首折逆鋒

被禍尤慘瑄罪既彰父冤宜雪謹瀝血土

籲仰祈

聖鑒疏

臣父周宗建職居言路性秉孤忠首發逆瑄

魏忠賢必至之禍橫罹陷賊慘訊殞命在

父殺身報 國無負夙心獨 等痛父之冤

血淚迸竭廷喘旦夕萬苦難言今幸遇

頌天臚筆

聖明御極離照當天盡燭逆瑄大惡深憫諸臣

極冤屢奉

聖諭憐及 詔獄幽冤一則曰借 肯擅殺敢

諫忠直之臣一則曰申同心腹酷刑嚴拷誣

捏賊私立斃多命近科臣祖重燁疏稱 父

首攻魏忠賢客氏在楊漣之先禍慘功烈奉

有 明旨內云周宗建擊邪慘死着與優卹

科臣顏繼祖疏稱 父冤死獄中復奉 明

旨內云受禍獨酷着早與贈廢以慰忠魂

等捧誦 綸音拊心感涕猶不拔瀝控陳則

臣父于諸臣中糾逆獨先之忠于諸冤死臣

中被禍獨慘之狀于立身居官極清極直之

操俱含泣九泉無以自白 等尚得為人子

乎敢冒死為

皇上陳之 臣父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中萬曆

癸丑進士甲寅授浙江武康知縣兼攝德清

丙辰以異等調繁仁和飲水勵職潔已愛民

歲舉卓異三邑尸祝廉明之稱遠走海內已

頌天臚筆

未留部考選辛酉荷蒙

先帝簡擢御史維時逆惡魏忠賢原名進忠竊

弄太阿浸擅生殺要結客氏表裏為奸一時

廷臣惕懾其威卽有懷忠抱憤者相顧莫敢

先發 臣父義激于中謂

九廟神靈呵護之

熹皇何忍為逆瑄狎侮

二祖

列宗珍重之 絲綸何忍為逆瑄矯竊二百六

十餘年培植之士氣何忍為逆璫摧殘及今
不急請誅鋤勢必上累

聖治下毒衣冠貽禍

宗社追悔無及于是因雨雹示警首發其奸此

壬戌四月二十九日疏也忠賢恨臣父值

先帝文華殿撤講後摘疏中干人所指一丁不

識兩語詬訾之聲直達

宸聽即欲殺臣父杖下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等

申救以免而忠賢固未肯須臾忘也自是忠

賢威福日甚于是臣父決以死爭之癸亥二

月二十七日復有直請鋤斥以清臣宮禁以

絕禍本一疏忠賢益恨臣父入隨至請削髮

為僧以激

先帝之怒遂矯臣嚴旨責令回話臣父隨于本

月二十九日據實直言毫無顧忌自誓臣且

在臣朝必當一日盡言擊賊不與俱生又見

關通線索俱繇客氏則臣父又在諸臣一字

未及時先于辛酉九月二十八日有請罷入

宮之疏忠賢于臣父誠不兩立之勢矣隨奉

差按楚旋丁艱在籍迨後兩載甲子六月楊

璉劾忠賢二十四罪相繼補牘不下數十餘

人每引臣父疏語為証于是忠賢之恨臣父

欲殺臣父尤不能一朝待矣遂遍囑所私中

臣父以奇禍一時清議尚在無肯應者乃首

募極貪極邪士類不齒之曹欽程結為義子

啖以美官無端傾陷指及作令贓私而削奪

勘追之

命下矣臣父五年縣令一介不污乃欲于八年

離任之臣父考選七年之後駕空誣為狼籍安

所據手撫臣毛一鷺承望風旨移文搜索而

藩臬有司百口昭雪三邑士民聚萬訟冤案

墨具在足憑也一鷺無隙可尋勉強坐贖該

縣公費并奪俸貲追銀一千江百五津兩而

臣家三世百畝之傳盡矣忠賢猶以勘問臣

足殺臣父又授意腹璫李實均撫惡噴狠臣

殺機旋即矯臣旨扭解來京究問緹騎縱橫

多人威詐而臣家寸絲尺縷無不充官旗之
 橐者及下鎮撫司逆黨許顯純崔應元等首
 責臣父云汝是首發禍種又辦着極刑待汝
 遂炮烙酷加筋脉斷絕較之夾拶棍杖倍極
 慘毒更可異者拷掠時乃有名爲聽記者儼
 倨堂上指揮授意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
 道路每一打問必得忠賢命然後發落萬千
 威逼臣父寧死不屈而顯純等竟懸坐賊銀
 五千二百五十兩然忠賢猶未快也更矯
 旨盡數窮追昨日傷殘剩骨復遭慘訊奇兇
 再訊之酷臣言之而腸已寸裂矣尤可痛者
 煅煉羅織無處下手橫判云但其作縣未久
 再坐追贓七千兩隨勒限追比子身莫措棄
 仗義者共憐臣父清貧各相湊助僅完銀三
 千三百六兩三錢仍復五日一嚴刑迫臣父
 立就鬼錄酷暑蒸腐肢體殘落且臣父于六
 月十八日斃獄獨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身
 填牢戶屍供蛇蛆視諸臣猶得以血濺囚服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一 調統

裹置棺內而臣父一絲不掛身首零落此則
 半生忠直首折逆奸之結果也臣等扶觀歸
 家李實捏造抄斬之說臣八旬祖母號痛立
 絕九齡幼妹驚仆隨殞方無以備衣衾而部
 劄追贓星火下矣有司希奉忠賢追呼百出
 勢同剪滅臣母寄跡親族親族懼禍不敢收
 等流散客舍客舍畏威不容入命懸呼吸
 危苦無申未了遺骸析骸莫應于是身不自
 主行乞求憐波累親知聚族苦湊又陸續共
 完銀六千五百六十兩分毫之積奚啻血髓
 哉幸在未經奏
 聞之列望
 皇上以憐萬燬者憐臣父釋此誣捏之賊也嗟乎
 逆奸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
 後殺之殺其父不快又及其子之求完不得
 而欲盡殺之臣非逆族何以有此自古仗節
 死義者指斥奸佞碎首何辭獨臣父于忠賢
 威焰方張之日當先摘發爾時倘邀

頌天臚筆 卷二
 十一 調統

先帝採擇立 賜誅戮應不至虐害忠良幾危
宗社一至于斯是 臣父實曲突徙薪之見殺其
身至此極矣 臣父前後奏疏具在

御前

皇上試一 睿覽當知 臣父之鋤逆首倡于諸
臣 臣父之受禍亦倍烈于諸臣今日荷蒙
聖諭議褒贈議廕卹 臣父亦望有倍出于諸臣
之列者查得

武宗朝吏科給事中周璽疏劾逆璫劉瑾專權

額天璽等

卷五

九

周璽

擅政罔上行私瑾恨之遂計申錦衣指揮楊
玉誣璽茂視使臣矯制下獄處死後瑾伏誅

隋蒙

諭祭至

世宗肅皇帝又特賜諭祭謚忠愍建專祠廕澤

廕孫 臣父事體委與相同而首發逆奸孤忠

較著兩月酷訊百慘備嘗伏乞

皇上俯憐未瞑忠魂 特下該部查照前例卽

將 臣父從優具覆庶

皇上表忠之典不致下鬱而舉 朝秉義之公
共有同心也 臣祖 臣父原受

勅命四道向經追奪并祈

皇上給還其魏忠賢罪惡通天逆謀顯露更當

闔門寸斬以謝天下其未殲逆黨曹欽程李

實許顯純崔應元等立

賜誅夷以彰大罪以正 國法此非 臣等私仇

所當言實則人人之所共憤也 臣等無任瀝

血哀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慘死可綱着該部從優

卹廕誣坐賊銀准與豁免仍補還勅命以旌

忠直附惡諸奸已有旨處分該部知道

原任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周宗建男

生員臣周廷祚周廷祉謹奏為懇矜首忠

俯賜全卹以光泉壤以瞑忠目疏

臣等于前月初九有臣父首折逆鋒被既

尤慘一疏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慘死可憫着該部從優

卹廢誣坐賊銀准與豁免仍補還勅命以旌

忠直附惡諸奸已有旨處分該部知道欽此

臣等恭誦 綸音感激涕下而猶不得不哀

控于

皇上之前者誠以臣父之殺身實倍有苦焉臣

父三疏攻大逆極惡禍 國震主之魏忠賢

一疏斥潛通線索蠱惑作奸之容氏臣疏縶

典兵賣威蟠結羽翼之劉朝俱在諸臣一字

未及之先前後五疏歷數其必至之禍因臣

言言皆驗豈不知逆謀已集毒焰方張擊之

者碎犯之者死而臣父身首齏粉攻之惟恐

後者實冀

先帝洞察有裨

君國持此赤心以見

二祖

列宗于地下可無愧矣豈期有今日之昭雪哉

一旦天開

聖明磔逆誅兇卹忠起廢見吏部覆疏內已繁

叙臣父于諸冤死臣中贈官錄後其應得祭

葬具有成例請移禮工二部

皇恩浩蕩生死共沾顧臣等含哀卹次深有餘

頌天臚筆 卷二

惻則以臣父之死也當兩月酷訊百慘備嘗

之後氣僅一絲未斷猶柙之夜半覆以沙囊

更墜重石兇卒猙獰環立取命且時極暑炎

故遲多日拋屍犴竇肢體敗殘未整遺骸爛

投朽木迨至負骨遠歸已罹誣賊苛比正苦

立錐無地有誰寬宥可安憑棺萬痛借頓荒

阡視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而臣父魂

淒風雨忍使冤鬼終飄更以臣父清絕一塵

家空四壁臣祖數年未厝祖母痛難殞身三

棺在暴泚願盡心此誠無告之孤孰而

皇上之所不忍聞者也

皇上于起廢諸臣猶重以首遭瑞擯而亟予登

庸矧臣父當先擊賊以義殉身乃不沐

皇上全卹之典哉查得

世廟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忤奸輔嚴嵩繫獄

殪死

武廟時吏科給事中周璽疏忤逆瑞劉瑾逮獄

處死後皆得 欽賜祭葬贈廕建專祠謚忠

愍又伏讀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以死勤事

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爭身死國

是者開其實蹟卹典取自

上裁夫臣父孤忠抗疏首發逆謀逮獄誣賊致

成慘殺此先機遘禍其心有最苦者伏乞

勅下禮工二部准照例子以應得祭葬專祠卹

賜具履庶首忠得以自表而貞魂不致無統

矣至易名之典則鄉有輿評 朝有公論臣

父生平當耿耿人心也又捧誦

父生平當耿耿人心也又捧誦

明旨誣坐贓銀准與豁免計臣案去鎮撫司贓

追銀三千三百六兩三錢父死之後又于本

籍嚴比現追銀七千六百十兩在萬燥有解

到全給之例在楊璉于蠲免外現追數內又

憫給銀五百兩憐卹臣父惟在

聖明臣等無任瀝血哀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周宗建三疏發逆忠鯁尤著所請全卹着

該部酌給仍於贓銀蠲免外准給錢五百兩

以昭憐憫該部知道

以昭憐憫該部知道

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今贈太僕寺卿

尊素長男生員臣黃宗羲謹奏為恭謝

聖恩哀陳父節仰祈

聖鑒垂憐并殛造謀二逆以伸孝思以快公憤

疏

臣父黃尊素秉正嫉邪攻發逆璫魏忠賢罪

惡被逮死獄臣從舞象之年招魂歸里泣血

至今靡寧朝夕伏觀

皇上踐祚離照當天大奸距脫此直臣冤抑見

頌天臚筆

伸千載一時也立起赴臣闕訟臣父冤此至

則已奉臣明旨下部議臣父冤死直節贈官

錄後生死蒙臣恩感泣何能自已第念臣父

抱痛九泉臣腐心三載敢無一言哀控于

皇上之前臣父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

官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

自持入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

奸之隱時魏逆與客氏表裏為奸形已厝火

勢必燎原臣父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

時政得失謂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

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

奉臣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

毒箴方張漸不可制于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

深螫辣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于戈取

之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為臣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

于是忠賢不殺臣父不已臣父亦自分必死

頌天臚筆

而後已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王部郎

中萬燦臣父首上士氣已竭一疏論奸火必

借臣廷杖以快其私將為所欲為莫有顧忌

而禍移諸臣國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計而魏

逆殺臣父之心益不能須臾待矣時尚衆議

朝雖逢所甚怒得不即同燦死者皆諸正臣

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橫有希旨逆徒為忌

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大難於內腹心李實羅

織無端於外交口讖誣取

中旨如寄候而削奪候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
變於姑蘇留滯不前臣父聞之即拊心自念
忠良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齋本步行至京就繫

一段慷慨不避之槩臣言之而未盡也迨下

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指酷刑

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臣痛

父血比遍貸臣鄉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

門至差足交贓將完而殺機遂決矣一日獄

領天牘筆卒告臣父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

即書以遺寄臣父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

叩頭謝恩從容賦絕命詩一首中有正氣

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等語自是而

臣父命畢於是夕矣噫黑盆蒙面巨索縶胸

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先帝此臣辛酸酷烈日夜悲憤不能不哀控于

我

皇上者也然臣父之慘死雖繇逆璫恣擅實隄

逆之欽程李實借以希榮同謀殺人有律尚

可為大奸遲一日死乎且曹欽程管陵工

神木廠二役侵匿不下數十萬李實蘇杭織

造侵盜不啻百餘萬坐擁巨貲殺人草菅誠

舉朝公憤所不容者乃李實欲卸罪於李

永貞嗾孫昇出為質辨豈明明三尺可為逆

璫詭脫地耶伏乞

勅下部院查臣父前後奏疏果否預折逆萌臣

父殺身果否欽程李實陷害速逮欽程與李

領天牘筆實立正典刑上扶國憲仍將兩奸貲產沒

入助邊使臣父清節直氣大著於時則願忠

者眾小人之兇鋒惡欲明肆諸市則為不肖

者警亦以禪聖政於萬一也臣無任瀝血

哀陳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日具題奉

聖旨黃宗義奏謝知道了曹欽程李實等已屢

有旨處分該衙門知道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楊漣男楊之易奏
為恭謝 天恩泣稱冤苦伏乞 聖鑒以
明臣節疏

臣父楊漣孤介性成忠貞自勵初任常熟縣
知縣考察天下清官第一人選授戶科給事
中候 命七年實補兵垣當

皇考光宗朝三蒙 特召親承 顧命隨

先帝鼎成以移官一事杜漸防微憂危六月髮
鬚頓是皤然不敢居功因 請歸田里越二

年以禮科 召還由太常寺卿陞副都御史

每思 恩重身輕誓圖仰報遂以逆璫并擊
遭羣奸百計朋殺荷蒙

皇上特賜矜憐屢諭優卹起既死于九原俾餘
生于再造是知 臣父之苦者惟我

皇上而 臣父之冤苦敢不為我

皇上告乎自二十四罪之疏上首破逆璫之膽

日夜合筭思死 臣父故狼狽歸里束身待斃
而逆璫之怒不休果借封疆題目而逮繫之

旨下矣時值酷暑鈕鎖銀鑰慘如炮烙城郭
士民闕然激變 臣父四向叩頭告以

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入別孀母出就檻車明知
必死與櫬偕行雖沿途村居城市焚香設醮
保其生還而匹夫匹婦之心安能回在廷在
內之計乎及至 都城竟下鎮撫拷打銀鍊
皮綻骨斷懸贖二萬不時研比死而復甦 臣
父大叱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參
疏及廣寧陷後我為奉 命而出失事而入

敢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為
營脫者若夫移官始末曲突徒薪

皇天后土鑒臣熱腸昧心殺人狗彘不食汝肉
顯純大怒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 臣父罵
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胷立刻處死揆延北日
始得領埋止存血衣數片殘骨一具傷哉 臣
父止為 社稷鋤姦何苦遭此極慘乃遊魂
孤子奄奄旅舍而撫按追贓之 旨又下 臣
父家世清貧平日尚多稱貸并 伯父楊清

分產盡没入官不足千金祖母漂寄于城樓
父棺暴露于荒野母子兄弟計惟駢死知府
季行志不避偵邏親書募文知縣夏之令四
門設櫃捐俸首倡士民憐忠傾家樂助完及
一萬餘兩後欠之數周應秋巧逢璫惡勒限
四月催檄如火羅織無休老僕笞死幼弟驚
殞誣賍總欲汚名合郡慘過抄没

皇上試念諸臣追賍何以尚有未辦未完者俱
叨

聖恩蠲免而臣赤貧之家何獨報解如期止緣
臣父觸兇最早追迫之苦百倍諸臣自難逃
于

聖鑒矣尤不忍見聞者爰書之媚疏一出赤族
之誅傳聞風起偵邏四布人避如疫豈止臣
家鬼哭神號凡屬姻親妻孥子離以致臣伯
楊清數日殞命種種積苦心痛難言即

聖明御宇之初而臣不敢匍匐叩 闈者彼時
護璫餘黨布列在位臣等未敢稱寃今觀

日月重明魑魅潛形臣敢苦次瀝血兩疏上陳
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慈鑒臣父報 國始終受禍緣繇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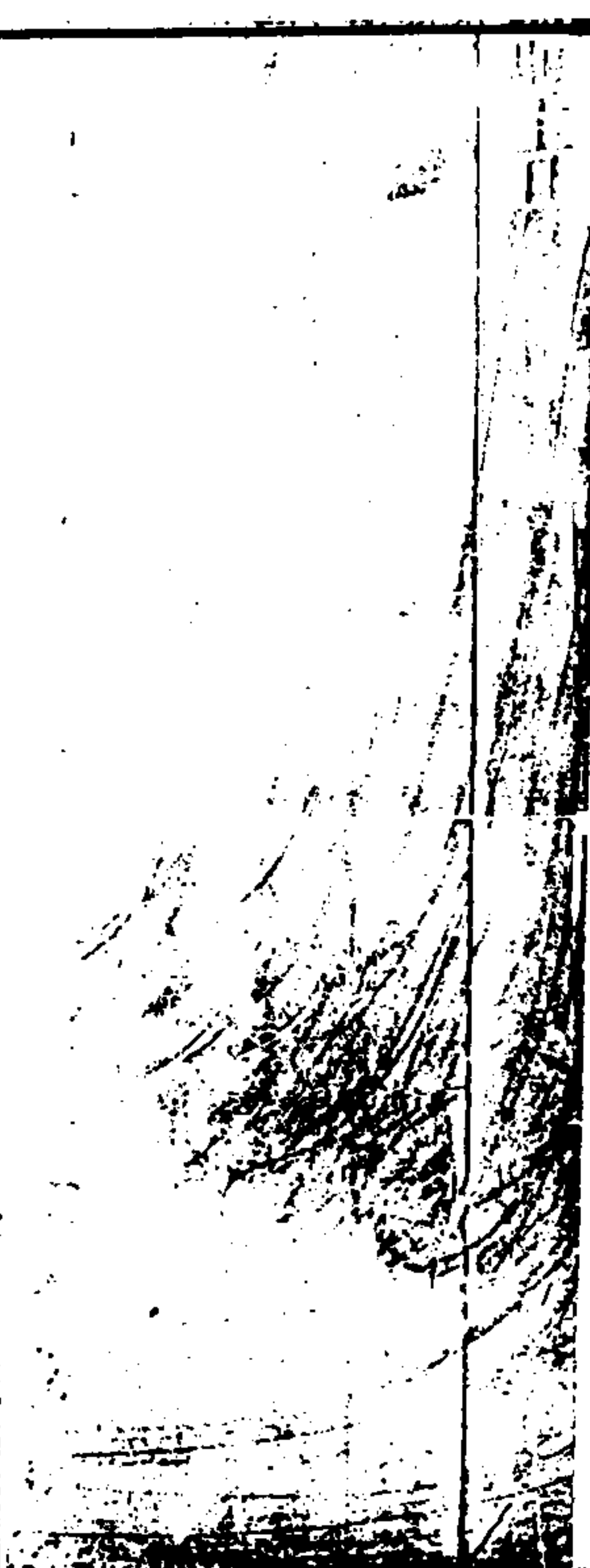
勅法司將附逆殺人之罪明正典刑始申

朝廷三尺之法得瞑寃臣九泉之目為此激

切控訴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原任左副都御史楊漣男生員楊之易楊之斌奏爲羣兇構陷千般孤臣冤死萬狀冒死籲 天懇乞 聖明大彰 國法以慰冤魂疏

竊惟人臣致身報 國何惜一死惟死而不明死之故及致死之人更當

堯舜在上 優卹特加而死不明子又隱忍畏禍不敢出一言以明之豈惟可惜真可痛耳從來亂臣賊子欲舉天下第一等事必先除

天下第一礙手之人故逆瑞蓄謀無將人第

知于甲子數年以後 父知于天啓元年以前思患預防在兵科時即有疏叅魏進忠進忠者忠賢之原名也自 父去國三年忠賢羽翼已成殺機浸露不得已弃身家拚性命直陳逆惡二十四罪一以冀

先帝之悟一以解中外之變庶幾仰副光宗報几前受 命再起田間之 大恩耳乃擊賊不勝而賊謀轉壽魏廣微以門生秦士

文偵知 父復有叅疏投柄佐逆而通天老猾殺人最狠之徐大化正欲投權又有貴孽田弘滋乘機挑激于是深怨積恨居間串合教之升木教之同心教之放開手眼廣募死士而 父無死所矣命梁夢環舉汪文言舊網而 詔獄復興創謀之楊維垣應募入幕感恩圖報一出封疆之計一出移宮之計徐大化遂兩收之以受賄逮移宮殺爲身亡家破之計又乘未到預捏口單當先一疏奉

旨逮問霍維華即隨疏倡和諸奸協力政府集成忠賢喜其事情重大鍛鍊周詳特調許顯純崔應元主其疏賍指掌緹騎網羅先殺文言以滅活口又勒限獄官以索死命 既死廣微膽落而賈繼春復出獻奇策自我有一計能欺天下後世皆以楊漣爲該殺蓋不以叅忠賢爲借題則楊漣之殺爲非法不徂定移宮貫串王安在內則楊漣之死爲無名于是盡反向疏之所云居間書札之所云

借攻倒戈橫刺請創爰書此非諸奸朋謀設
穿通內殺人之罪案哉罪案自完又值

皇上秦鏡當空稽奸安所逃罪轉生一計曰不
若堅持新說但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詔獄

死處難赦慘處誰憐既不悖優卹 明旨又

不露攢殺本相更有忠賢顯純塞責仍思縱

橫顛倒作事外假公道之人故維垣借叅罪

樞之名邀 旨站脚既下王安一着以巧當

于先又恐公道漸著獨力難支則借起廢之

明旨急引朋謀殺人之徐大化霍維華阮大

鉞而用之于繼春且不次陞遷焉繼春自揣

幻術已破清議難容急薦多人番身兩截遠

倡近和曰此前後忤璫者也此不入門戶者

也嗟乎冤哉首擊元兇身亡家破生死此離

者橫目為通內之人內外呼應好官由我殺

人如麻者反指為忤璫之人

聖明在上尚作如此舉動則當年之加刃臣父

尚待臣言之畢哉通內殺人無可調停之法

大逆不道無分首從之法伏乞

皇上大奮輒綱將主謀導逆下石加功諸奸照

律定罪並振 天誅以為屠戮忠良傾危

宗社者之戒外臣父獄中絕筆一書悉移官始

末遺字一紙述徐大化銜恨緣繇血肉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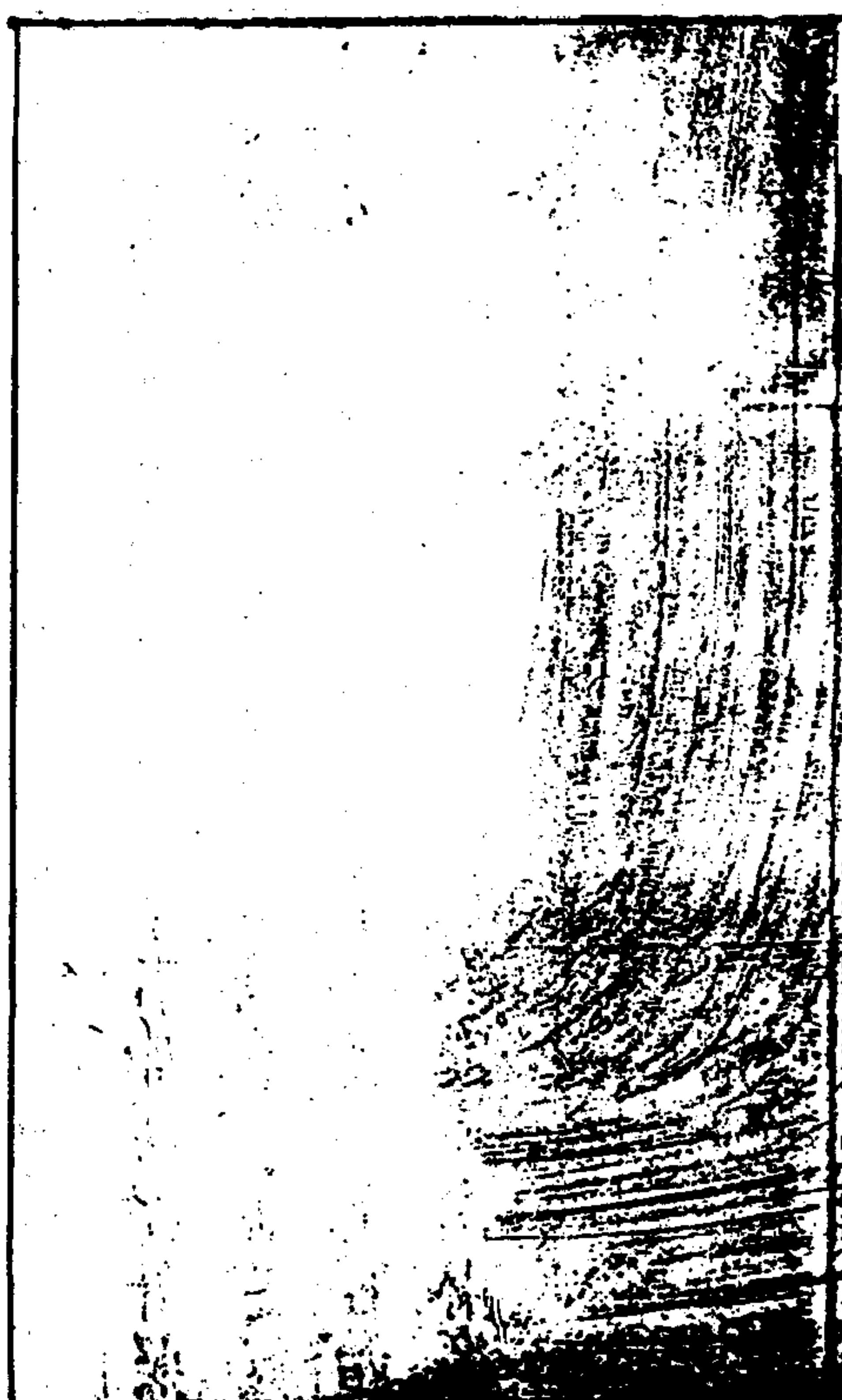
中原草不敢輕呈謹抄謄恭 進

御覽更新

勅下史館以備採擇施行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



原任左僉都御史左光斗身生員在國柱
奏為逆謀萬的千真父冤一字一淚疏
臣父之死阮大鍼傳棍其主謀者也魏廣微
其下手者也楊維垣霍維華其加工下石者
也臣請畢陳其繁東廠理刑傳繼教認魏忠
賢野子傳應星為兄弟招搖權貴傳棍以同
姓兄弟應阮大鍼以異姓兄弟應顯肆驅除
陰圖位置巧停工科周士樸之陞遷以那阮
大鍼吏垣之序轉事洩喧傳則疑臣父之同
鄉發其謀而嗾傳棍以論張鵬雲臣父與魏
大中俱不免矣棍誣疏之日正逆璫進香湯
州大鍼叩首馬前密謀幕內之臣臣時由
旨迭出臺省交章楊漣二十四罪疏所云即
馬獻策那移叙陞蓋指大鍼而內變外發
呼內應蓋指傳棍也自後殺者殺成者成配
者配削奪者削奪傳棍以比驢臣疏開殺
之端大鍼以合算一疏結殺人之局着着關
通矢矢可中此阮大鍼傳棍結忠賢主謀殺

臣父之一案也忠賢疑楊漣疏與聞臣父魏
廣微切齒門生宰相四字兩魏同心密計以
今日不殺楊左則後日大事不成不狃定題
目則楊左難殺不先行削奪廣開招募則殺
楊左之人不來殺楊左之計不出于是月費
千金散兩家門役打探動定遂以矯旨逐
趙南星等臣父顧天草疏參魏忠賢魏廣
微交通不法狀遂預借會推削奪而徐大化
楊維垣霍維華等來乃有封疆移宮之奇禍
出矣議誰發難仍用詔獄之汪文言議誰生
獄仍煩心腹之許顯純欲逮即逮欲殺即殺
案詞不必面供對簿不必活口又恐命難逃
斷則借賍毒比勒限時日此魏廣微結忠賢
下手殺臣父之一案也臣父死非其罪諸
愈不得平心又相與創立爰書別布要典以
白頌危臣官聞而原疏加恩等語則削除
戴口口株連侍從而救株連之時使非就裏
調護臣家幾無准類此楊維垣霍維華賈繼

春等結忠賢加工下石殺臣父之一案也案昭然而

聖明御宇諸奸心膽墮地與其辨已之非朋殺不若硬坐臣父之當殺故楊維垣攘臂參罪極之積惡藏殺人之凶身而大鉞等惟恐始謀之發力收後勁之功千言萬語題目總是受賄移官精神却在通內

皇上試拘大鉞等而問之臣父受廷弼之賄何以不救廷弼一字移官陞何官邀何賞通王

安做何事且忠賢殺戮之人何以爲通忠賢之人文言四年三下詔獄之人何以爲臣父用以通忠賢之人更問大鉞若不通內同鄉并掃時何獨穩步京堂加銜然僕李魯虛保文煥之薦何芥相投

先帝彌留之時温肯何途得出周並樣在還何以停吏垣之手眼何以換若不通內大何大鉞所欲殺者忠賢盡殺忠賢所欲殺者大鉞抵死以爲該殺忠賢之權誰遵之而

使不得不挑 優卹之旨誰迫之而使不得不反中途之疏誰迫之而使不得不爭局且夕前此鐵面剛腸之薦誰迫之而使不得不自爲矛盾此亦情見乎詞不訊自供矣懇乞

皇上下奮輒剛將主謀之阮大鉞傳禮直窮到底急正典刑更將下手加工下石諸奸用正厥辜元凶得情不誅孤臣百叩不反臣無任哀痛號泣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傳禮阮大鉞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該部知道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太

中次男生員魏學濂謹奏為恭謝 天恩

并陳家難仰祈 聖鑒疏

逆瑞肆禍最毒先臣大中蒙禍尤先

聖明在上奸惡忠昭頻傳

聖諭優卹慘死維時先臣之寃未盡湔雪臣追

欲登 聞瀝血 闕下第恐蹟涉陳乞反拚

皇上自行卹忠之意且失先臣生時恬退之心

故在疚孀孀靜聽 明旨而

頌天臚筆 卷二〇

皇上先後俞臺省之請部院之覆先臣蒙 贈

廕祭葬又奉 旨全給謚廕建祠賜額是先

臣生而心丹死而血碧

皇上廉其生愍其死而寬白先臣雖不可作必

銜

天恩於地下况臣醜留餘生者哉願先臣之

卹殊優正以先臣之死殊慘

皇上且以慘死而卹之臣恐不以慘死者顧之

皇上先臣自少貧孤惇惇靡托擷菜為糜紉絮

為被雖四壁無有也通籍之後不致窮素居

鄉每絕干及奉 使輒謝贈貽督浚城濠巡

視節慎剔蠹減費靡弗殫心巡青則省價存

美約計四萬餘金一生經經類如此至發霍

丘縣官之餽則苞苴之及門尤恥而必卻者

也死竟坐賄三千三百餘金遼陽之陷楊鎬

等奉 旨從寬議處先臣疏爭鎬卒長繫後

鎬及熊廷弼等奉 旨貸以不死先臣於

朝審日堅不盡題且為刑垣具公疏而議定

則口口辟諸縲臣天下共耳目也死竟坐楊

鎬熊廷弼賄三千三百餘金天平寃哉蓋先

臣廷奸者百端奸人殺先臣者亦百端臣奏

短憾長臣不敢違式入告試且以先臣之惡

與臣兄學海之殉先臣以死者陳之而臣鑿

已見弗可弗報矣先臣之被逮也舉家驚痛

臣母屢絕屢甦諸孤訣於水滸絞腸如輪恨

不得父子兄弟相抱一慟俱盡而先臣怡怡

就道眉不為葦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垂

弟送者數萬綿繹於途呼聲動地忽然緹騎亦為涕零臣兄躑躅赴難不敢同行變易姓名夜趨晝伏得不死於邏卒手者幾希先帝擢下 詔獄則受窘奸弁且詬且訶弛扭受炎煨煉竟日先臣有死不承如明心堂豈是昧心堂數語即東廠聽記者也許顯純崔應元竟為誣服詞具 奏而不時追比之 嚴旨下矣先臣指斷脛裂股大於腰疊棍所中結為黑丁斯為深坎不一再宿復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墮堵止者魂如牛蒸嚴刑之下既無力圖生且無方圖死顯純藥既酷掠以促之而微喘猶屬刺使管事臣人入獄不知何以拚殺而徐以病故臣聞雷滂暑 旨下遲遲越六世滑出疑律臣漲而黑面與鼻平幾不成殮爾時臣尚為先臣設醮諸孤日冀父生臣何而臣已扶櫬歸矣兄弟相見焦麻盡裂臣兄曰侍

生父往竟侍死父還視父死杖下不能救生不如死於是昕夕號咷水不入口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舌枯臣以漿進嚔之曰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乃號咷至死嗟乎甫悲父亡不踰月而兄續臣血耗神悸自分死亡而追比復迫將欲傾家以償而無家也服物徧鬻細及七箸弗抵萬一幸里中助以醮錢縣官多方補措二三交好不避餘沫之濺而竭其忠始得承不孥之 恩既經蕩析織子靡遺兩櫬並暴郊原數日分餽親故養孤自計此生飽煖已難再得矣幸遇聖明於慘死諸臣 恩無不深於慘死諸臣子孫積無不浪先臣特蒙 優異故臣都謝 皇上而告其哀竊痛先臣刻苦守生餘行九死臣先帝得什死忠之臣獨先臣得一死孝之子皇上忠無不卹孝自當旌臣烏敢請第先臣兄

奉旨祭葬建祠倘得附於墓祭配於祠即
臣之私也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主
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魏大中慘死情狀殊惻朕心魏學洵
殉孝捐軀不愧忠後耐葬配祭聽從所請昭
朕孝治天下之意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
中次男生員魏學濂謹奏為恭謝

聖恩無涯父讐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
以順九原之目疏

臣家難較諸臣倍慘

聖恩較諸臣亦倍優使非逆璫煽禍而義甥義
子義孫教以殺人之法予以殺人之券則先
臣之忠不於死著又何有 臣兄之孝故 臣念

聖恩之所以優彌痛家難之所以慘父兄有讐
矢不共戴能禁嚙血長號啓啓

皇車之前哉先臣潔已循法動而懷忠死而
濫之恩節虛靡之費皆不避有力有無而
衆怒眾怒者也至請粹素因則懣懣
德竟請簡卿時則懣懣撫之至紹微攻媚客
氏之流准則因懣客氏攻庇崔文昇之方從
誓則因懣其昇流臣廷嫉奸請饒甚疑
嫉先臣者亦從此踈踈而傾危悉隄大鐵
兄事忠賢之甥傳應星傳繼教以固援於內

并率傅魁兄事應星繼教以積黨於外既而
 叩忠賢於涿州進百官圖旁簽玉振劉瑾故
 事導之殺人以肆毒於外又嗾傅魁道劾狀
 謁忠賢借長安共往共來之汪文言為併於
 國中以授題於內而先臣適見逆謀不靖
 先帝孤立 皇子 列嬪之死生悉寄於忠賢
 客氏之喜怒禍釀於密非所忍言故疏列
 懷冲太子 裕妃胡貴人三事入 告且連
 引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諸逆孽既觸忠賢
 客氏之機正入大鉞傅魁之數疏 奏立復
 即傳下獄輔臣韓爌封還得擬罰俸而忠賢
 殺先臣之心已甘之矣崔呈秀則更疑其與
 與聞其革職魏廣微則又銜先臣直糾其與
 儀所以廣微之姻家陳九疇以疏懇謝應祥
 之推撫攻逮先臣於前呈秀之私太親其與
 以銓臣周順昌之訂姻促殺先臣於後總之
 殺機既發不過兒女之姻師友之雅俱可盡
 為死罪然亦以見先臣之偏偏而殺先臣者

之窮於策也獨阮大鉞傅魁終以攘鉞警先
 臣此其故先臣原疏甚辯大鉞移疾未幾兼
 行入都不難遲劉弘化之艱使弗聞不難尼
 周士樸之陞使弗下迨弘化去而大鉞補大
 鉞去而先臣補夫亦先臣之缺大鉞攘之而
 大鉞之缺先臣特補之云爾乃既圖先臣于
 生前又欲戮先臣于死後先臣苟非大鉞等
 之讐彼何必如是下手大鉞等苟非先臣之
 讐 又何必如是痛心第觀借一汪文言以
 殺諸臣梁夢環實應傅魁之着而鎮撫趙
 諸臣家傾而身殞魏忠賢實按阮大鉞之圖
 計及此而諸臣之怨對忠賢呈秀其從而與
 鉞傅魁其首矣故 非不願
 皇上籍魏廣微之家亟棄倪文煥梁夢環於市
 陳九疇從重處分逮崔應元究何以揜殺諸
 臣而 恨未及讐阮大鉞傅魁之肉茲且
 遑問也伏乞 勅下部院提阮大鉞傅魁鞠
 其入幕獨先實衍義子義孫之派而下石有

據當償殺兄殺父之寃魏忠賢許顯純既
正刑幸以首賜_臣禪_臣借慘死諸臣子孫
於鎮撫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踊澆奠若
不孝不弟既不能殉父兄九原又不能尋
於逆焰燼天之日顧當諸奸既敗復懇

聖明赫焉斯怒庸豎子

聖世所不容并乞

皇上殛_臣以謝_臣父兄與父兄之讐益

皇上縱不殛_臣亦終不免於阮大鍼傳梃而

反不得死地也_臣泣血三年停血萬斛

灑向

聖明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

十四日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阮大鍼

傳梃事情部院看議來說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

昌期男生員繆虛白為恭謝

天恩并陳先臣慘死顛末懇乞

節疏

_臣竊思逆璫魏忠賢兆殺忠義株連遍及賴

宗社之靈篤生

皇上誅逆褒忠_臣一門生全皆

皇上之賜也感激流涕_臣復何言但天下知先

臣之慘死而未知所以死者大節未明雖死

銜恨敢瀝血陳之_臣父繆昌期繇萬曆癸未

進士授簡討歷陞左春坊左諭德生平率直

不顧嫌怨為吉士時見時事不平輒憤慨昌

言以故忌者擠歸迨復職未幾目擊逆璫魏

忠賢矯竊_臣詔旨擅作威福先臣早為寒酸

適副院楊漣僉院左光斗過先臣旅邸相顧

歎息共圖剪惡二臣曰不去此賊無以報國

先臣曰首輔葉向高見蒙

先帝委任力能驅除大憝若外庭先抗疏列其

罪狀而後輔臣援外庭公論面奏

先帝立黜忠賢便消陰禍漣亦首肯曰吾蓄此

志久矣議定而漣疏上先臣因以太義責輔

臣輔臣畏逆瑞兇談遷就不決乃巧趨捷徑

者借先臣為贊獻媚逆瑞謂楊漣二十四罪

疏屬先臣代草夫漣忠憤有素先臣寧以此

居功但同心除慝捐軀赴義實與共之所以

忠賢恨先臣最深始閑住繼為民旋又矯

旨被逮之日邏卒遍布或疑先臣死於家先

領天履筆 卷之三 論說

臣曰我不怖死必就獄以明志於是從容赴

難慷慨賦詩有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恩

之句逮下鎮撫許顯純授意獄卒先臣垂

比諸臣獨加一桎實仇其代草也鞠時顯純

考曰你江南才子如何與楊左往來幹此通

天大事先臣曰漣為常熟令即相傾蓋光

為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來實不知何為

通天大事又考曰你賊私從實招出先臣曰

翰林冷局又素守清節賊私何處得來顯純

兩問語塞因受榜笞極其嚴酷三次鍛鍊骨

節盡斷膚肉不留先臣並不作凄楚聲但曰

二祖

十宗有靈臣死不恨因誣坐賊三千家貧路遙

不能應限顯純隨授內意僅十有八日先諸

臣斃于獄旅櫬還家未及停棺追賊符下承

望風旨且監且責勒限追比破產不足連及

親故又不足本府推官劉興秀見臣囚首控

哀不勝惋惜捐俸倡助僅而克數不然臣已

斃於箠楚之下矣酷哉忠義之受禍也先臣

少獲文譽名播海內晚而登第立 朝僅六

七年且官非臺諫職無事權假冷稍為依

循資而進在今日已躋清華得

明主惟是一生忠盡直欲為 國家寢奸於

成而勢不從心死而後已寧為愚為拙必

為媚為奸耿耿之忠真足以貫白虹而耀青

史臣不敢一字緣飾謹備陳顛末仰塵

睿覽念先臣之受慘禍實與楊漣事體相連天

下共知而孤忠未達公論猶鬱臣所以痛心
搏顙顙

天而呼也懇乞

皇上特加憐憫准照楊漣周順昌魏大中等事
例 賜額建祠早定易名之典使天下曉然
知詞臣內忘身殉節繼劉忠愍而起者獨有
先臣一人實風勵人心之大端也又臣母李
氏備嘗辛苦更遭多難并乞

皇上照 大明會典例給與新銜 誥命是

頌天臚筆 卷二 聖旨 繆虛白

皇上音錫類之仁而臣世世效祈結者也臣無

任哀號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繆虛白爲父繆昌期奏謝知道了昌期作
奸賈禍慘死可憫已經贈廕還與他謚及妻
李氏新銜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男生員周茂蘭奏爲孤忠已被

恩褒沉寃尚未剖析謹控顙號 天懇報

父仇以彰 國法疏

臣父順昌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始仕福州
府推官勺水自嘗纖塵不染值稅監高家擅
行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
實左右之致變羈囚恬不知恥者臣父鄙之
每事相左幾爲其所中幸公道彰明得入銓

頌天臚筆 卷二 聖旨 繆虛白

署計供職十有五年弊絕風清未嘗受一粒
一緡即尋常一竿牘謹勿輕投退食之餘惟
與同鄉一二相知切磨道義而已壬戌之受
事署銓政與一科道不合拂衣竟歸歸裝雖
有布被一牀殘書數卷抵家杜門半載不
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
猶嘔心區畫以其身隱係維桑之重迫逆黨
煽禍臣父攢眉扼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
尚方之劍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

其介特孤蹤橫羅羅網問及身後遂與締繫舟次憂危談及中朝事輒拍案怒罵緹騎還京具告逆璫痛恨臣父不減楊漣大中五虎倪文煥瞞璫微指首先操戈而臣父削籍矣前此撫臣毛一鷺多炎涼市態臣父微致反唇一鷺遂從杭州敦請織監李實至蘇州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甌希進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斯張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人憤攻爭毆得殺臣父者而甘

領天書筆 卷二十一 論說 聖祖朝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心焉乃緹騎反逞咆哮愈于眾怒洶然臣聲攘臂四起臣父大咤疾呼謂爾輩不數語先觸死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更委曲理論稍解去臣父身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為糜指膜俱裂活剝生燬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臺藩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氣更壯語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此腸如攢刺痛慕號泣一字不能矣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變疾召風雨若撫

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揀殺公論主在周順昌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向與諸人互相標榜習氣高自矜詡陰承

漏網之旨明種株連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

顏佩韋等五人駢首就戮其臨刑痛罵者為

誰迄今在人齒頰也臣父身死追贓矣窮無

抵措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恭遇

聖明御極逆黨次第殲夷當年挑釁橫謀之人

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倖

逃指摘臣本欲暢言之而上有朝論下有鄉

評且因臣父生平嫉惡而宅心忠厚臣姑隱

忍以承先臣之遺教獨文煥以責治門臣開

罪逆璫臣攻臣父其寵嬖不下崔呈秀臣而

順天巡按倏而河南掌道遂以元功受主賞

不得不為剪艸除根之計而一鷺輩又捷投

之此臣父所由殞身畢命而臣三年立廷臥

苦嘗膽誓不與諸奸戴履

天地者聞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効功贊成

不軌真

九廟神靈所必極而一鷺頌璫建祠罪狀具在
豈容以溘先首丘免其追削伏乞

勅下部院將新提到倪文煥照崔呈秀田爾耕
等斬首弃之西市俟遺孤得分鬻賤血呼告
先靈并將毛一鷺盡法被戮以為戕賊賢士
大夫者之戒則復仇之義稍伸臣即下從臣
父永無憾矣臣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頌天臚筆

卷二十

崇禎

聖旨周茂蘭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煥既已解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到着究擬正罪毛一鷺媚奸建祠本當追究
姑念已故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奏體以後悉
行禁止該衙門知道

維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四月己巳朔越九日
乙未不孝孤子繆虛白袁勳周茂蘭左國
柱周命寧魏學濂周彥陞等因

今皇帝登極優卹死事賜贈廕祭葬或更賜祠
賜謚孤等上疏陳情亦並蒙嘉納孤等始
得各持酒一樽飯一盂香一炷紙一束同
造鎮撫司前并為楊之易等具祭而哀

告曰此地何地乃人子在此哭父天乎痛哉

頌天臚筆

卷二十

崇禎

聖旨

孤等於

府君未歿不能救既歿不能殉即有時痛不
欲生然亦究竟不能死自羞自恨正無顏
對吾

府君冥冥中而向每過此足不能前含淚悲
想以為此門之內便當是明心堂吾

府君受授受夾受棍於此堂之旁便當是獄
吾

府君血流肉爛蠅嘍蛆攢鎖頭凌虐從而相

殺於此又轉出此衛之後則見生穴扁於穢汚中爾時孤等雖習於不孝總無計頑此心矣天乎痛哉今日所以相率哭祭又非為下招歸來也忠克義鬼登隨

二祖

列宗在

帝左右而孤等一腔積血嗚咽未洒

聖恩浩蕩使孤悲從痛生抑又泣從感下

靈爽不昧當知諸孤不孝亦嘗來此哭祭而

公月凡言

卷之三

聖上奉天

三年之內并哭亦不敢今得而來此又為

誰之

深恩

府君其識之矣天乎痛哉尚

饗



頌天臚筆卷二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編次

附紀篇

朝野紀聞

天啓丙寅六月靈丘縣離城三十里去南山五里有猛廂七個止見三廂在山伏臥傷人三日傷驢二頭傷犬三隻地方為害狩人不能制

廣昌縣于六月初五日四鼓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為祟民心驚怖縣令

頌未臚筆

卷三十一

朝野

十一

齋戒沐浴請僧道百人于關帝廟城隍廟娘娘

廟誦經設醮旬日漸息

易州道揭

京師有一番僧進廣慶門入十方寺鬚髮卷結

面目怪異身披青紅紫服察其言辭開口滯澀

宛若鳥聲使之書寫持筆橫斜詭誕如蛇跡驗

其隨身褰裏祇有番經數十張茫然莫辨就其

原領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

批文一紙內稱大西天羅漢啞咯啞願遊漢地

而號帖紛紛或以印鈐或以朱標飲食起居如

常人無它奇疏 聞縱之行游 御史王時英疏

大同府于六月初五日丑時地震從西北起東

南而去其聲如雷搖塌城樓城牆二十八處渾

源州從西起城撼山搖聲如巨雷將城垣大牆

并四面官牆震倒甚多王家莊堡天飛雲氣一

塊明如星色從乾地起聲如巨雷之狀連震二

十餘頃至辰時仍不時搖動本堡男婦羣集涕

泣之聲遍野搖倒內外女牆及裏大牆二十餘

丈倉庫公署軍民廬舍十類八九壓死多命積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本府申文

尸匝地穢氣熏天慘惻不忍見聞

朝天宮回祿時天未曙昏暗中忽聞有聲烈燄

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兩

層及金剛殿迴廊周匝火起以四方輻輳之地

半屬丘墟千官呼祝之壇盡為灰燼羽士冉乾

升稱正殿向自鎖閉不焚香火不期六月二十

一日丑時突然火從正殿起延燒燬前後兩殿

併廊房金剛殿共一百十一間甚矣祝融為虐

國之災也 朝廷下詔修省祈禳之 御史李燦然疏

天啓壬戌四月初四日北京德勝門甕城內玄

帝廟前大槐樹內火起燒二顆因年久枯朽本

日西邊樹心煙起至稍頭當時潑救間東邊樹

心亦煙起難以措救管門內相見風勢甚大恐

致延燒地方鋸倒方止 北城御史疏

丙寅六月十六日登萊州五鼓時分有紅雲一

片自西南起直至北角樓內聲似巨雷頃刻時

猛火衝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 巡撫疏

十月二十六日禁城煙起不見火光延西一路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附記

講經樓後基趾騰騰有煙火用水灌澆漸息惟

見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荆棘成叢隨將刀斧刈

除纔見分明有煙數從上隙出尋隙控掘上下

多瓦石木柱堆積朽腐無算集者如炭欲燃未

燃氣熱如炊守候兩日盡滅 守備太監劉疏 右火災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

盆城中水長五六尺新舊房屋倒塌不計其數

壓死人口甚多朝中內臣數百至宮口奏因水

淹平子門各要探親 皇上准容各內官去西

山橫水發數丈至蘆溝橋人家被水推去 又
良鄉縣陰雨無分晝夜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
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將本縣倉廩吏舍登時傾
塌倉穀漂流文卷泥爛居民房屋倒塌田禾衝
入江內尸橫遍野悲聲載道耳目不忍聞見
武清縣大雨如注晝夜不絕七八日平地深數
尺田禾盡行淹沒 東安縣洋河泛漲水勢滔
天人民禾黍盡充魚鱉之腹 大興縣渾河水
決高湧數丈頭畜人財房屋盡從流水 俱六月
廿八日

領天臚筆

卷五

甲

至閏六月初三日事
見順天府尹疏

七月初二日山海關大雨如注初三日勢若傾
盆夜繼以風伯厲威鳴條有聲田禾漂沒舟楫
擊破公衙私舍傾圮無存以致人亡馬死惟倒
馬關一路猶甚焉 山海太監疏
右水災

天啓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
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
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其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
如日但其色道慘澹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

大圈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
狀似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
方散 見撫按疏

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
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鐘鳴時聞空中叫噪
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干石萬砲競放之
聲震天動地舉邑驚惶齊登西關倚女牆觀望
四野火光遍地城下萬民叩闕求入時有湖賊
殺長興石知縣之警繇是人心大恐訛傳餘黨

領天臚筆

卷五

附紀

五

寇掠來此移時肅靜越二日知是從蘇州由嘉
興經海鹽其聲更甚亦漸過海南去老人云是
天愁也 濱海見聞錄
右象異

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丑時地震自西
北方起至東南巽方移時不散二十四二十九
日連震三次搖倒房屋壓傷民命夾山嶺堡天
鼓響海空火光一天皆赤從西南起斗大火塊
落東北方忽然天鼓大鳴從西南起向東北方
去訖 撫按疏

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日復震二次十二日午時大震一次響甚如雷官房民舍俱倒 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早魃為災

十二月二十二日應天府申時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甲子二月三十日北京欽天監呈稱巳時地震從西北乾方來有聲如雷往東南巽方去未申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附紀 六 時又震二次

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官民房屋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丙寅十一月十八日南京陵寢于本日午時地忽震動 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微動無聲從西北方起東南方止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災變異常 寧夏巡撫史疏

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來往東北方徐徐而止官民房屋傾倒傷

人無數 以上俱見疏章

貴州道御史徐 題為地震變出非常事云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耳年來地震不次而徵應相繼亦若操鼓之三期三韓之地震也致東奴入犯有撫順清河開鐵潘陽之變四川之地震也致奢酋殺官戮民圍城僭號之變山東之地震也致白蓮教妖黨蹂躪鄒滕動搖三省之變揔未有一日而三四震每震而掀翻簸蕩似在漏舟中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附紀 七 至舉國錯愕又有巨鼠飛食于鳳縣妖狐煽惑于灤州此物怪也鴉黨操戈于長興奸人捏號于彌勒澄清坊一日而殺十二命此人妖也仁壽縣長山一帶忽大聲震如雷山各迸裂長約七里濶約三尺深不可測此山異也 右地震

天啓癸亥陝西鳳縣東關外村民何秀等入山收割雜糧忽見異常能飛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豆速即趕打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

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止有四後爪止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屠戶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稱重三斤 先是瓜洲儀真江北一帶羣鼠銜尾貫遊波心蔽江而來盡投江南叁圩穴隱狀如常稍肥大虎船邏卒逐之不散如是半月而止不入民居不傷田禾江南無恙而江北旱災有饑民烏合之亂

頌天臚筆 卷三 附錄 九

甲子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正兵營家丁賀榮家有猪生十四口內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巡撫翟之臣不知占驗姑以臆度一首也分身為二分尾為二又分足而為八有始合終離之象焉 四分五裂之意焉因查載記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生子一頭二身八足併與建武同妖是後近侍用事漸亂國柄

六月二十日山西靈州高時正家猪生小猪一

頭二身二眼象鼻四耳四乳即死 岢嵐州王良興家猪生小猪一頭四耳八足兩尾滿口尖牙即死 陽城縣馬進孝家牛產犢一身兩頭四耳兩脊一尾兩分

乙丑六月初四日濟南府有飛蝗自東南遮天蔽日合境落集隨捕旋飛凡有落處秋禾一時蕩盡 兗州府三春不雨二麥枯焦惟望秋禾又被大蝗食毀大半今又孽生小蝗東來西去莫可止遏殘禾盡食無存 巡撫疏

頌天臚筆 卷三 附錄 九

鳳陽府春夏無雨蝗蝻蔽天人民無食 臨淮縣又多冰雹蝗乃滅 鳳陽太監疏 右物怪 丁卯正月廿一日桃源縣白洋河賊嘯聚猖獗各帶刀斧往來搶掠殺人典史林天相督衆奮勇爭先隨擒獲逆賊劉奎吾等九名押解到縣審問本日酉時餘黨百人從西門擁入縣連劈重門四面放火延燒捕衙殺死家屬一人割去耳鼻一人罄搶家財即擊破公衙宅門四圍火焰冲天殺聲震地輿快人等扶掖知縣管九功

并眷屬越牆避入民家被殺死親屬三人劫掠縣印衣飾及燬焚庫藏監舖殺傷兵民獲賊盡被劫逃直出南門又放火焚劫數家

總清疏

陝西澄城縣于二月十五日黃昏時知縣張斗耀坐堂比糧被百姓各持利器從西門擁入公堂斗耀退避亂民直入私宅亂砍即死打開銀櫃劫去大銀七錠印務庫獄無虞

陝西巡撫疏

徽州府爲工部官查勘黃山凌虐地方于三月初一日起更時有數千人圍繞公署吶喊鼓譟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十一

打門蜂擁本部家眷驚惶無措各欲投井自盡因與李同知公署相鄰遂踰牆潛匿本部見周遭火焰冲天隨即易衣逃避此輩劈門數重闐聲振地四鼓方散 勅書關防冊籍文卷金帛服飾悉成煨燼矣

工部疏
台民變

以上俱天啓辛酉至丁卯年事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楊左六君子事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于人人而不敢徵實于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于渾蓋二家會其微眇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十一

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耳璫禍而衡復歸于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于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逮赴詔獄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涔下同坐者竊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

尾箕燕墟也白者金祥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冤微乎楊左行死矣翌日而三君子之凶問至致白氣竟天之時獄卒承璫命之時也於乎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為陰為刑刑人之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顧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奄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

公天臚筆 卷二十一 十三

子又俱被難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庸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邪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

周袁二公俱于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

問諸君子雖各辯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摳樓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漆楊公鬚白為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顧在魏之右周在左之左袁在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以出袁以病故免

公天臚筆 卷二十一 十三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二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嘵嘵置辯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伏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

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璫意不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賊數不中程受全刑

夾棍
杖敲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十四

撻敲五十袁撻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為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其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楊公家人送飯茶葉中雜金屑以進為獄吏所覺俱嘿逃去楊公嗣後遂絕傳單者矣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

匿不交賊銀是與 肯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

頭欲辯而不能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

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臀血流離伏地若死人

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昇入左公轉面而東

顧其家人是日兩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

號呼之聲甚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撻敲五十

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口曰六人不得宿一處

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呼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十五

曰今晚大老爺當有壁挺古言也者是夜三君子

果俱死于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

類案又次則郭元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二十棍是日獄吏猶

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

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屍俱從詔獄後戶出

戶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

匍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

索扶至牆外臭遍街衢屍蟲沾沾墮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下周拶敲三十

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定饒出橐中故特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賊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死時先暗注入監實孤身在關

廟詔獄中向有此廟六君子又加修葺鎖頭顏崇手斃之是日顯

純上疏云周朝瑞病劇上命撥醫調治次日

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

結襪逍遥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

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屍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揭報顯純顧大章大病客雜

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霑衣曰一網盡矣次

日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蓋獄吏揭報時太白

適經天嗚呼顧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與孟弁

三人共飯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

二位爺講話遂着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後

罕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

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許遂斃郭賊之

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屍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

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

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加棍三十拶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 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躑

躑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恐不能相全如何客曰然會當有變卒竊笑而去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賊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爲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賊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

理劉卒誠實可信非妄說也

十三日會審都城隍廟御史及司官共十人公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六

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辯論甚直而諸人承瑞命竟以斬刑坐公又責公十五竹板嗚呼瑞之虐焰一至于此是日瑞遣聽計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送去禮貌甚恭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屍出于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藁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

牀蓐以托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向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紫所竊紫亦號于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

瑞深恨楊公楊死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勸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九

之速絕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張主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惟雜菜一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箇而已

魏公受刑之數較之楊左爲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日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殪臥不能起陰囊大

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惟拶夾二刑加三五番而已

袁公賊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于他人故受刑爲少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賊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亦支辭爲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慙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賊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哂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常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觀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周問故顧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向留榻下何至薨薨乃爾周

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合詞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尸至周屍出日厚賂獄卒獲之後客南還托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血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

公之月言

卷二十一

主

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瞑目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

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賊

鎮撫納賊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韋囊于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恐再見顯純乎惟速盡爲快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刑紀

三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爲之長八五寸濶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人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錄鐵爲之卽銀瑠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條爲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

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撻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撻兩人扶受撻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撻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撻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杠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蹉吁可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刑紀

三

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灑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瞽說

楊公屍棺之歸負以二騾其次子從一二蒼頭蹣跚道上知者皆爲之飲泣

顧公云撻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撻差緩非棍之獨苦也

楊左魏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于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瑞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以虐一日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來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賊得伏脅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為方言

鎮撫為朝家禁獄 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即刑其足故片紙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附錄

五

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為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遼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瑞殺正人

之罪援為口實併欲盡其命已而顧公西曹之旨下顯純惡逆遂為遠近所傳

野臣曰讀未終篇頓使人髮指背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醢其肉以饗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謹筆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為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臚筆

卷二十一

附錄

五

緹騎紀略 蘇州

天啓丙寅 詔逮故左都御史高攀龍僉都御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及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時逆璫魏忠賢竊柄任愛憎爲生殺緹騎四出海內騷然而有端方鯁直尤惴惴虎尾春冰不寧寢食者順昌謂告家居嘗切齒唾罵又夙著廉潔聲爲士人仰止郡有疑事不平事得周吏部一言而是非曲直立剖于是賢者敬服之而不肖者亦稍忌之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五

矣會給事魏大中先期被逮所過郡邑無敢與之通順昌輕舸候見于吳門相持痛哭與之約婚姻奏酒炙而別去又府丞楊姜以彊項不協于織造監李實誣奏罷官故事內臣無叅劾郡邑吏牟撫按權者起元爲撫臣爲之申救併罷起元其去吳之日順昌爲文以餞感慨淋漓數百言指斥無少避以是忤忠賢意授指新撫臣毛一鷺陰伺順昌短絕一切于檄請托蕭然不事營殖所居委巷數椽蔽風雨身飯脫粟夫人

吳生平不識金與珠惟銀釵一二一歲中強半在質庫故久不能得其隙嗾其黨倪文煥論之無所據問同鄉某甲某甲被察處留都下嘗爲順昌所規思報復而捏詞以進遂奪順昌官人心以扼腕不平矣而此屬意猶未嫌必欲論殺之然後快復追論起元巡撫時稽停 上供金錢并文致順昌等疏募旣成使李實署名上之遣官旗張應龍文之炳等分逮其被論攀龍諸人 詔至蘇三月十五日也縣令奉檄至順昌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五

家舉家號哭昏仆而順昌神色自若慨然將出所知泣謂之曰昔孟博屬子數言千古酸鼻今觀諸郎君環地牽衣路人不忍公獨嘿然長往邪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命筆題小雲棲三字書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擁送者已不下千人至軍門士民狂奔而來聚而號且哭者踵相接也撫臣自度不協與

情檄有司數易置順昌一日四五遷而遠近愈相搖惑至于填巷塞途負擔者息肩列肆者罷市十百爲伍奔走詢訪或議或泣或怒罵或搏額籲天或買卜推吉凶垂白村老雪涕相語

朝廷何事殺好人或又言何關 朝廷自是魏太監欲殺耳或言吾儕小人何惜一死不爲吏部請命或具呈哀祈上官或欲趣裝走京師訟寃有不識吏部面得一見叩頭如賭禎瑞其擠塞不前者從門外呼名再拜皆欷歔垂淚不忍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禮樂

五

去帶星而出復帶星而歸自十五日至十八日通國皇皇猶赴父母之難也諸生有識者相與計曰人心怒矣開讀之際事未可知吾輩當代爲請無貽桑梓憂乃與二三父老遍慰百姓曰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計萬全頃當乞命兩臺慎毋過激生事端百姓皆曰諾于是皆執香自吳縣至西察院從順昌而行者數萬人哭聲振天揮淚成雨縣官馬不能前日以當午矣陰雲慘黯無色同于飛霜無不

人人心動神沮諸牛五百餘人公服候兩臺于門外懍懍相戒無譁頃之兩臺至百姓伏地號呼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等前跪陳曰周吏部人品令望士民師表一旦觸忤權璫不由臺省論列據刑臣李實風影之辭遂煩 詔使百姓寃痛萬口一心願爲之死諸生誦法孔孟所習者名節廉耻若今日之事則是 朝廷所棄者賢良所用者邪佞諸生何顏復列青衿居汗濁之世明公爲東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禮樂

五

南重臣不能回天意而慰民心諸生竊爲羞之言罷大哭門以外皆哭失聲下及輿隸亦掩面悲不能止撫臣流汗被面未能應一語而旗尉勢若虎狼自內持械揮衆且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置喙于是顏佩韋等挺前問曰旨出朝廷乃出東廠邪諸尉叱曰速剗舌旨不出東廠將誰出百姓聞之皆袒臂大呼曰我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能逮我吏部卽拳毆之柄堂下從者以千計奪其械奮擊諸尉久騁橫愕出

不意避堂後百姓隨之入勢不可遏尉二十餘人匿壁踰牆脫走其一人死焉撫臣大怖急麾兵自衛介士一人舞刀而入百姓辟易叫曰都爺調兵將盡殺我輩爭擲瓦石如飛蝗勢復大張道臣張孝縛介士而撻之廼定知府寇慎素得民心再三諭解至夜深方稍稍散去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徒步詣撫臣撫臣方治饌調藥酒遣人候應龍之炳而餽之無暇可否以問縣令縣令置順昌公署中乃遍索羣尉羣尉自出長安妄自尊大謂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雜記

三

天子不敢望東廠何論郡邑故所至凌鏢長吏剽奪民財二千石以下莫敢誰何其視吳民不啻螻蟻也一旦見訕辱恚懼不知所出向人羅拜但言東廠累我東廠累我是日也尉之逮尊素者亦從胥江將至浙泊舟驛下橫索供應強攫市人雞豕市人爭之被毆行路人皆怒不呼而集者數百牽其兩舟燔之尉皆負傷獨身跳駕帖盡矣又聞郡中有變不敢入郡門竟乞食

至浙浙撫臣爲諭尊素遣至京亦竟不成開讀禮吳民旣憤激一時蹶張而後甚悔慮重順昌罪也又不測上官意云何故囂然之形似息而實人人自危撫臣十日三拜疏初謂變出土民最後分列顏佩韋等十一人竟不忘情于痛哭之子衿矣或微言諷順昌覆水勢成矣何徒自苦順昌歎曰順昌小臣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以自裁乎知此行必死死見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雜記

三

君第記吾言他日爲作傳可也又手書別相知中有云惟有豎起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已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獨諸生朱祖文策蹇從之所以左右維護者無遺力其後竟以勞悴且不勝憤懣發病死順昌旣行而訛言日起士民抗捏不安轉相告語有言盡洗一鄉民者至扶攜奔竄自通津以北柵載相望巷無居人官府禁而愈囂凡一月餘始得旨收佩韋等付獄黜降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

臯般獻臣沙舜臣凡五人當是時賴寇郡侯慎
陳大令文瑞金司訓一鰲委務積誠以死爭于
兩臺得不成大獄徐太常如珂又力爭于

朝故得從薄罰撫臣意殊快快繇是民莫厥居
不至鳥飛獸潰而于順昌庶幾生還之望矣順
昌初就詔獄京師地震水溢王恭殿災天變屢
告而逆璫愈肆酷鍛鍊順昌受刑倍慘身無完
膚罵不絕口賊臣許顯純槌擊其齒齒盡落顯
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噴血濺其頭面罵

頌未應筆

卷二十一

新紀

三十一

益厲因觸石碎首復送至獄獄卒顏紫手殞之
擲屍牆外夾巷中三日乃出喪至吳遠近吞聲
咽淚大風拔木飛石三日夜乃息佩韋等聞之
大哭曰我輩死無所憾願從吏部共殛賊幸矣
五人咸慷慨就刑越明年天地清寧恭膺

今上即位神武天挺元兇魏忠賢崔呈秀等寘
諸法籍其家玉帛珍奇金銀無算二兇亦相繼
自縊 詔剖棺磔斬又逮虎彪倪文煥等擬碎
贈順昌太常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尋 賜謚建

祠而諸生王節等亦得還列鬯序逆璫僭祠遍
海內其在蘇者虎丘之南數百武垂成而奉
旨拆毀吳之縉紳因廢基斂五人遺骸以葬並
峙五塚樹碑隆然表之曰五人之墓撫臣者以
遷秩還家對客讀邸報嘿然入內客未別而聞
哭聲撫臣暴卒矣又廣陵人士言文煥白晝見
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
衛從數十人導順昌來冠服儼然而坐文煥大
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

頌未應筆

卷二十一

新紀

三十一

良久墜地震如霹靂乃騰空去史記灌將軍事
自昔有之今吏部節烈過將軍文煥陰賊甚于
武安其言當信然耳抑余深有慨焉東南澤國
中吳號爲怯藪佩韋亦孱然市人耳生平見縣
簿尉面赤聲顛不成語一旦臨難氣雄百夫搃
虎吼而徒手辱之竟使權璫挫焰緹騎不復出
都門昔何以懦今何以壯也青衿赴義解難幾
及于難而義卒歸之青衿初不識五人五人非
藉手青衿近追葛義士上不愧陸少保誰謂吳

儂輕薄哉至于祖文捐軀數千里外尤人情所
難昔繆彤戴就陸續數君子有慘被五毒而口
無異辭者有托身卒伍以周旋終事者彼其俠
骨勁氣至今猶在人間然猶曰功曹所以報太
守也今此諸君非有不解之誼反兵之讎孰釐
孰毆而爲此設使吏部有絲毫之矯僞諸君有
絲毫之顧慮其孰能之哉不出二年其間倚禍
倚福降災降祥古未有捷而不爽若斯之甚者
虎丘百畝之宮倏焉畫棟朱甍使貴游子弟不
敢睨于門倏焉荒塚寒原使村翁牧豎相顧而
歎息每見破壁棄柱輒笑阜城之骨不得與五
人分一杯之土也噫嘻九月霜岸長芙蓉抱香
死誰不死者誰得死者五湖波臣紀

頌天臚筆

卷二

三

三

截番案鈔

逆璫魏忠賢掌東廠事廣置番役突陷平人號
打事件寃死亾算至如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
詩刺璫番役獲以獻忠賢立逮朝貴右之尋復
原官後于丙寅八月初二日有家人劉福身藏
銀二百五十兩進北京彰義門被假番趙三等
獲住挾詐銀一百五十兩隨有鐸親彭文炳具
告南城內獲間又被捕番孫守貴將劉福趙三
巡捉到官比時總巡參將張體軋心知魏忠賢

頌天臚筆

卷二

三

三

素恨鐸乘機嚴刑拷逼劉福誣招家主劉鐸賄
買術士方景陽行術咀呪魏忠賢情詞藉此邀
功希圖超陞富貴故向東廠刑官處會取番役
一人來認明使魏忠賢聞知體軋卽令把總參
應選緝拏方景陽等應選不合故違誣告人因
而致死者被誣之人委係無辜體軋誣捏行術
符呪令牌等物前來體軋隨不合將方景陽等
非刑苦拷逼令妄招始終不曾與劉鐸面質羅
織情由立定罪案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六日誣

奏爲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伏乞

聖明亟正國典以剪人妖以昭天理事隨奉

欽依劉鐸居間擬戍又賄囑妖人鎮魔咀呪重

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炳家人辛雲劉

福等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

欽此隨該錦衣衛將劉鐸方景陽等綁送北鎮

撫司打問成招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十日具題

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營謀擬戍

領天啓筆

卷三

附紀

三

復圖鎮魔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干大辟今

又肆行邪術咀呪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

重擬罪張體軋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

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

官着兵部照例優敘該部知道欽此將劉鐸等

一千人犯解部送司該本司郎中高默會同湖

廣司員外郎徐日葵福建司主事陳振豪山東

司主事湯本沛問擬劉鐸合依書符呪水左道

爲首者律絞秋後處決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

合依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徒罪

辛雲合依不應事理減等杖罪具招呈堂隨該

刑部尚書薛貞于天啓六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左道與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徒杖

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堂批徇

情賣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

奏欽此該司復擬劉鐸合依卑幼謀尊長律斬

領天啓筆

卷三

附紀

三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書符呪水左道律

絞具招呈堂八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欽依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

官處決辛雲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

尸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

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

部知道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都察院等衙門查出

張體軋因番役詐騙誣陷劉鐸獻媚一案題奉

聖旨下刑部會看得張體軋蓄媚權之奸心逞
 害良之毒手知魏忠賢素憾劉鐸輒與谷應選
 同謀捏造符書誣坐呪咀而黃堂郡守與曾雲
 龍彭文炳劉福等一時駢戮西市體軋應選且
 揚揚以殺人媚人冒非常之擢矣道路爲之咨
 傷天日爲之黯澹從來橫誣冤慘未有如是之
 甚者也借五人之腰領博一身之富貴卽戮二
 人于市猶未足以償五命之冤查當日拷審劉
 福令誣供劉鐸呪咀的係張體軋有原疏可據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三六一
 而谷應選爲捕方景陽假搜黃紙牒文以成之
 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邀功而體軋之罪爲尤
 重張體軋擬反坐斬不待時谷應選引例秋絞
 庶情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事委可原免究
 既經多官會議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斷立賜施行二十七日奉
 聖旨 見前第二卷鈔姦下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一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魏大中之被逮也故吏部郎周順昌家居吳門
 順昌素清介慷慨負大節生平以忠義自矢當
 大中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與同卧起臨別泛瀾
 即以女許配其孫而間談及中朝新貴輒切齒
 痛詈人人皆目屬之逆璫每遣緹騎出必使人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一 附紀
 尾而陰詆其後既目睹順昌與大中握手縋絙
 狀而以逗留既久縱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
 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
 若曹歸而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
 呼忠賢名罵不絕口觀者相顧咋舌其語聞忠
 賢後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一事叅
 順昌削籍矣忠賢恨未已而先是御史按吳及
 中丞之撫吳者毛一鷲皆以禮文間與順昌有
 却前撫臣周起元疏叅一兵備憲臣托疾請告

得 旨啓元削職乃謂疏實順昌爲之于是繼造內臣李實以擅減原題袍段數目追論起元之悞運且謂其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爲之于請吳民深恨切齒先已因山西巡撫柯景擬成張慎言疏忠賢矯 旨謂周宗建賊私狼藉及行撫按追比又不回奏而聽其道遙無忌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黃蓋開館招賓皆遣緹騎逮問實疏上忠賢復謀之崔呈秀

領天臚筆 卷三十一 一

等謂不盡逮無以立威于是乃復逮起元等五人實之上疏也從浙至吳傳聞中丞張筵爲款水陸珍異以數百品計實不一下箸中丞頗愧而最後乃啜茗一甌中丞歡始以順昌事進且及吳中二三縉紳欲一網盡之而實但獨忠賢之恨順昌故不敢有所蔓引或云疏乃中朝借實名爲之實與中丞皆不與聞其事秘莫知也是時緹騎皆挾忠賢叱咤風生所至守令爲之除館治餼丞尉以下小不當意即廷咎之至

與撫臣抗禮撫臣事之惟謹而其所逮繫家索金錢動數千計皆立破昌期宗建等行未三日而緹騎之逮順昌者復至吳吳中沸然順昌之里居也樂爲小民申寃理抑達于當路諸凡輕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爲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驟聞其被禍不勝寃憤欲以身代口語藉藉皆符中丞聞報之日晝晦怪風暴雨連五日夕如注平地水深數尺順昌家居城外委巷中葦門蕭寂使命

領天臚筆 卷三十一 一

至吳邑令陳文瑞素賢重順昌屏騶從冒雨夜往告之故順昌顏色不變坐談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順昌自被放後好學書喜爲人揮灑不依比入簡視圖籍爲僧濡筆書一署額妻子環而相向哭順昌不爲動語亦不及私質明順昌對令書牒二孟始改囚服呼肩輿入觀者枳道皆失聲既入公署候命署鄰督府中丞密遣人覘之見百姓無少長蟻附而至皆願一識周吏部有詔有祝其詛者目中丞爲好黨青衿之士

奔走泥淖自朝至于日中吳絡繹載途中丞恐
 授意邑令請順昌至邑傷署具飲食洗沐士民
 則亦從之邑署署隘不能容皆淋漓庭中不忍
 言退順昌家固貧無擔石儲而緹騎勒索不已
 順昌又誓不與一錢乃士民皆願為傾貲以助
 卽居平非好義者咸無所吝至有不言姓名投
 金而去者貧士貸修脯不足解蔽衣質庫中得
 少直卽以為贈緹騎聞之愈益欲贖其索遲三
 日始宣詔是日復大雨衆聞宣詔後順昌且就
 轎車傾城而赴皆執香以送煙漲蔽天號寃之
 聲震聞數十里邑令偕順昌出邑署衆遮道車
 不得前順昌塞帷好謂之曰勞苦諸父兄之愛
 我而願我少留此國法也不可須臾緩吾與諸
 父兄從此訣矣衆乃益大慟自邑門至使署不
 一里而遙每數步衆必羸之使不前踰時乃達
 既至使署衆益集署門未啓署逼邇城闈衆登
 城環立雉堞皆滿香焚雨 烈炬城上人呼
 則城下人應之城下人呼則城上人亦應之聲

頌天臚筆

卷之十一

四

三

愈震順昌亦出不意再拜請解散而衆不為動
 時師儒耆老咸會稍有昌言欲走闕下上書為
 順昌稱寃者錦衣之千夫長及緹騎居署內皆
 惴惴欲速中丞入以自強時兵使者張孝守寇
 慎及令文瑞皆心知順昌寃相顧作慘然色又
 以民心洶洶故先以告巡按御史徐吉御史至
 前驅呵殿如平時御史見景色稍異戒無辟人
 比中丞至衆三呼奇寃皆迭應署門左設兩使
 者位諸生將待其入坐朝守令後欲申伏闕上
 書之請而中丞猝欲畢事甫至即令啓門士民
 遂蜂擁先入時雨小止地溽泥沒膝諸生皆已
 不顧既入仰視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
 皂衣鵠立指揮四顧傍若無人而最下則置扭
 鍊具為被逮者蒲伏之所諸生益不勝憤至有
 仰天長號有呼
 太祖高皇帝者語雜不能辨然尚未有抗言執
 詞以申所欲請比兩使者入一太學生文震亨
 迎而告之曰今日民情士心如此明公獨不為

頌天臚筆

卷之十一

四

五

三

青史計思所以自愛乎中丞羣感而語曰固常思之今且柰何生曰為今之計惟有請緩開讀明公據實上聞謂士民所以迫切號呼者非有他意欲微曠蕩之恩以吏部下撫按行勘如干請有據而後令就逮即死且不恨中丞固無意聽之而以其言直遂強露款曲態曰為吏部上疏固當但諸生特未審耳以聖怒如此即上疏能保其有濟乎生曰固也若

續天臚事

卷三十一

六

三十一

聖怒則何辭之有今者實出忠賢矯詔而殺天下賢士大夫以快其私憤夫忠賢流毒不止一方受禍不止一人特吏部為諸生素所心服實見其第以口語賈禍故不避斧鑕為之請命今者疏上明公為愷切其言幸而得請則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人心不死明公獨不可留此一段清議以逆折奸人之膽令稍知所顧忌乎中丞無以應第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不聞君臣之義實無

所逃今 詔旨在即君父在也羣聚而譁豈人臣禮耶生曰夫豈惟詔旨在即

二祖

十宗實式馮焉睹忠賢矯竊至此必且速殛之且明公固諸生曩日所北面事者儻奉明公之教得立玉階方寸地有如今日之事必以死爭批鱗折檻豈異人任明公奈何教人誦耶聞諸道路微知事所自起故欲明公始終之今日之

續天臚事

卷三十一

七

三十一

舉為明公非為吏部也時御史傾聽久見生言激烈徐語之曰諸生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而中丞曰若然且開讀生曰明公之言直相給耳開讀之後惟有一去去則惟有一死何且為時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生何為者而譖由丞不以法繩諸生生乃語中丞曰諸生今日業以多殉矣明公棄一官諸生棄一身事將有不可知者明公不聞吳中往事耶當汪直橫時遣內臣王敬乘傳至吳令諸生抄錄方傳書諸生不

15 1170 4 續修四庫全書 2 卷三十一

聽敬令有司逮至驛欲辱之諸生持挺伺而擊諸途敬走匿僅以身免尚書王恕時巡撫江南疏奏歸功于敬敬正法諸生獲免而生又聞王振之橫也惡祭酒李時勉守正傳旨荷枷國學門國子生數千人走闕下欲得振而甘心焉振懼時勉得釋今此曹縱虎而翼將衆怒如水火何恃而不恐正爲明公故保全之耳緹騎聞之皆靡退而中丞復語曰即欲上疏當俟入臺具草生曰明公一人臺猶得令諸生望見顏色耶

頌天臚筆

卷二二

人

三

抱頭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或以荆棘自蔽衆按捕之皆搏額乞命身被重傷無一得免其踰牆而出者牆外人復痛箠之或蹴以屐屐齒入其腦立斃于是中丞御史臺察守令未復相顧諸生見事已敗皆廢然出而當搶攘間中丞幕府將佐統騎士至一卒以刃恫喝衆遂欲奪刃刃中丞兵使者立捕此卒鞭之以徇衆稍定而守慎令文瑞素能得民爲溫言解諭衆乃聽中丞出是日也微守令與兵使者中丞幾殆時衆皆出一時憤激非有部署咸算亦不審事已決裂將不知所終會日已旰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舟過城下乘傳至驛道聞城中有變不信謂然挾勢需索如故而驛卒已心易之皆偃蹇不應緹騎怒而詈則亦詈怒而擊則亦擊而其至市中市酒脯者強買市中人亦執而擊之且周呼于城上曰緹騎復至矣于是衆皆乘勢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橈于河而所齎駕帖遂失不知所在緹騎迫皆泗水過西岸

頌天臚筆

卷二二

九

三

西岸多田父以耰鋤代挺逐之緹騎生長北地素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外至僻處乃敢登皆困甚而衆亦已散則日抵暮矣是夕天乃霽月色皎然如白晝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傷痍者起皆奄奄氣息僅屬聞人聲稍厲則股栗求救中丞乃發符召衛士介而環使署以護之而順昌亦一夕再徙之別署中順昌至是已無生還之望第一死足千古矣次日稍辨色吳戶鄉大夫以非常奉動素服而謁兩臺及兵使者求所以救安地方計中丞則已夜要御史臺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遄發而出對鄉大夫意色甚惡曰鼓亂之衆諸老先生蚤出一言即鎮定矣蓋意謂鄉大夫實使之也疏既上密行有司必欲得首事者以報乃以疑似捕顏佩堯等十三人下獄而遠具爰書謂誰爲聲柝號召者誰爲傳香盟衆者誰爲間里驍雄同惡相濟者誰爲張皇狂叫聲聞遠邇者皆子虛烏有之案甚至有先期出後事歸而亦被執諸人當訊

無一語目辨第曰以周吏部之賢而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皆談笑入獄中丞遂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疏益秘而御史微洩之謂此曹皆徇私倡率非有公憤以實吳民切齒痛恨之語而竟不及號寃一字僉謂中丞之心死已久矣時衆尚誓死不肯令順昌就逮謠言四布且大書而揭之通衢謂衆必與俱命于是守令皆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而俄以一夕調兵水陸振旅密遣就道千夫長及緹騎之倖存者皆以得生出金闕門爲慶守令與順昌乘舴艋小舟先行渡關泊曠野關乃敢宣 詔從草莽畢事比明而衆覺之則順昌出已久矣時忠賢所遣訶事人之在吳者舉槍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豎旗城門閉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矣絕運道而劫運艘矣忠賢聞則大恐以咎星秀跪而數泣曰若語我盡逮五人而今且激變東南東南財

賦地也失之異日吾何以成大事呈秀惶怖即
頭請死忠賢叱之出呈秀迫欲自縊家人環守
之而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至
首揆故吳人病悸不能出次輔當代擬而忠賢
至閣尚強爲厲色語曰

上震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次輔語之曰公悞
矣夫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
地方有變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嚴旨激之
脫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而閣臣

之從政新者意獨不謂然當票擬從次輔手擬
疏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語忠賢
促之迫次輔乃復取擬得旨謂願目逮至

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號呼
幾成鼓噪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等語蓋臣昨
示撫按可以寬政結局其中丞再疏至得旨
謂愚民狂逞致瘠傷旂尉則不欲以殺使者名
也而中丞三疏至乃云緝獲首難狂民地方結
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憤等語忠賢遂謂信

然不復有激變之憂而會次輔以病卒首揆
視事有所受指于是漏網渠魁之旨下錦衣
大帥田爾耕亦遂疏及諸生而前御史戲語吳
人之宦于都者曰周吏部遂真爲扶餘國主耶
蓋深恨之也時吳中日夕狂駭謂將有坑戮之
事富家皆盡室徙中朝之議亦必欲于三吳
起大獄先及諸生之抗言者緹騎亦具書姓名
以入業行逮矣而忠賢方與其黨密謀宮中
時地忽震動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

頌天臚筆 卷二二
瑞皆擊死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
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
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雞犬
皆盡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籍街衢咸滿
恭殿舊置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
者又無算時司天占候據實以告曰地出洶洶
有聲是爲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
必亡又曰地鳴者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忠
賢即杖殺之時以司天小臣而能執藝事以諫

賢于稱頌功德者遠矣變小定錦衣大帥復以吳中事請忠賢以變故心畏命姑置之而順昌竟益死獄中至死罵不絕口溷而出其屍糜爛不可復辨傷感行道復傳 旨密令中丞即殺顏佩章等五人餘各戍遣督學使者亦降斥諸生有差姓名俱別有記中丞復恐生變不敢顯戮于市給而縛之以屬兵使者使者流涕而斬于使署前行刑前一日復暴風大雨如逮順昌時拔木殺禾稼搏激太湖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無數大江泛溢者數日夕人皆謂怨氣所致而且知忠賢與呈秀謀欲盡逮諸黨人殺之實以吳中為首故緹騎先行金數千于錦衣大帥欲以次收捕冀得遣而苛斂不貲自吳中事起天怒人怨相為感召忠賢既有戒心而緹騎亦相戒不敢南指即黃尊素駕帖已失第行撫按逮而已天下皆謂吳中一擊實比博浪椎云

憶曩者余昧如瓶之戒幾蹈不測誠不自意全既全矣欲絕口不談往事而墜戶既久復

理蒯縠四方故人見輒以更生相慰勞所聞有與當日極戾者夫余且不欲居昌言之實而肯居草野之名乎因簡故麓有所紀開讀傳信一事重錄而出之盧生枕上次律甕中余乃更愧其言之贅也吳市門畸人識

續未履筆 卷之三十一 附錄

上

九十六

天變邸抄 京都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烈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拏紆細而報傷甚多此真天變太可畏也

天啓

卷三

附紀

七

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

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凶

魏忠賢卽時打死此官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殊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馳殿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

頌天臚筆

卷三

附紀

七

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錮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

老頭旋眼間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也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擡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豸補各面面相覷而走散去此老方知不是

痰暈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當該相與持欵鏹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襪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

續天臚筆

卷三

附紀

末

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第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第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買一藍紗裙搖擺途

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有一部官家眷于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卓傾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于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也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俱成肉袋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夫妻不相見夫人獨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前房十

續天臚筆

卷三

附紀

末

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氏寓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媽媽

有一人王姓者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嘒椅卓迸碎拾一鐵彈丸大如鶴卵秤重三斤

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師徒俱無蹤跡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邏卒見一白鬚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場土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駟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

頌天臚筆

卷三

附錄

三

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脚帶掩者有披半邊褲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咲

屋宇凡至東華門冊顏稍緩其間內閣格窻傾毀殊甚

宣府新推總兵拜客行至玄弘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共七人並無踪影聞其馬買以千

金者

一相公夫人單袴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匪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縛一個疑是駕上拿人此太監飛遶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頌天臚筆

卷三

附錄

三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蕭命官為甚但無致死者其壓死家眷者難以枚舉嗟乎此變幸出自日間儻若發于暮夜寤寐中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絳其色紅赤 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于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紹興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頌天龍筆 卷之三 附錄 注

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于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來過震後止見轎俱打壞在街心婦女與人都不可見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為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着二鎖鬼卒把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絕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頌天龍筆 卷之三 附錄 注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遠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是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日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醉夢又掘出一老兒亦活

以上俱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事

二士傳

汪文言 朱祖文

汪文言字士光歙郡人也初名守泰少為縣吏非所樂棄之游因其鄉黃正賓得交於金壇王玉立于遣之入京使與一僧俱文言念僧非成事者謝于裝贈不受乃隻身潛入長安時萬曆癸丑甲寅之際正人漸被排擊日以消鑠文言游諸賢豪間恂恂若無所知者躡足屏語時見端緒以身察於閤寺中得青宮伴讀王安謂其迺心儲貳且端潔知書可與論國家事遂傾身納交焉時相與談世事之得失辨人材之邪正王聽之疊疊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竒用巧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燎之迨後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楊左之謀居多而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暨庚申之歲 鼎湖再泣擁護

頌天臚筆

卷三

備覽

青

冲主鼎新朝政則王安與南昌劉相同心共濟

文言實網繆之蓋南昌亦文言素所莫逆也時正人頌文言功不啻口嫉之者日以益衆辛酉秋被彈出都其冬被逮以壬戌春至賴有左右之干福清者乃得下法司未減人謂文言宜且歸文言不聽益游公卿間門外之轍愈衆福清蒲州俱延之入幕高邑太宰尤傾心焉諸卿寺臺諫有欲望見一接談久而未得者文言志亦漸驕待人亦疎且忤又得奏為內閣中書劄目者愈甚不久又被彈下詔獄朝貴右之者多其讞辭遂無所坐卒

中旨廷杖之百而逐之文言謂禍止此矣無何局大變彈文言者疏以數十又復逮拷掠備至卒亦不誣正人一言今之招詞泛蔓羅織遍天下者皆主者自為之也文言楚痛中大聲質主者曰你勿妄書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畢命矣嗚呼烈士殉名夸者死權文言其兼之者哉

頌天臚筆

卷三

備覽

青

朱文學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其別號也世為樵李

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

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勵節撫

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

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

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

會文太史名震孟字開起為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

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為白當道得類

題取

續天虞筆 卷之三 附記 朱

肯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額願

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

惶懼不知所為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

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

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

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

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願侍御名宗孟號念陽新入臺中

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名善繼

吳橋之范名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

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

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

索餼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昧

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

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

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捃摭稍就

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

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

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凄惻凡往來津渡

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

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

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為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

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摠為一念孝思所激夫以

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

哉

續天虞筆 卷之三 附記 朱

五人傳

顏佩韋 馬傑 沈揚 楊念如 周文元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殉周吏部者也曷為乎殉之枉論至于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本傳及諸紀事中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已獨從諸少年游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眾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為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貲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贖索自是眾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附紀

三十一

詔佩韋傳香盟眾涕于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穢具金吾氣張甚韋即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寬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僧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時亦借眾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手銀鎗擲階作聲大呼囚安在眾大譟

曰此東廠矯

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誓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額于是眾如山奔海立競呼毆阜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履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譴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驛郵傳橫搜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毆緹騎也亦毆緹騎身散燔其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附紀

三十一

舟駕帖燼焉是時逆奄邏卒相望于道聞變聞歸白奄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據城截漕奄亦消阻中丞兩疏猶傳票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遂擬漏網渠魁之旨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遣矣方五人初繫圍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忠佩韋歎曰鄉貴方父事奄試觀諸搢紳狂行

刺剝尸血狼籍吾儕足當承歡一嚮乎吾寧從
 吏部死不願向此姦得也聞中皆泣下未幾
 吏部計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啓獄鑿輒喜
 曰取我輩赴市矣比臨刑相顧笑別延頸以受
 上下爲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
 之劫吏部倪御史敗嘗畫見五人戎裝帶劍入
 其室須臾旌旆數十導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
 自飛起轟聲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
 異也五人死年餘而中丞暴死逆奄伏誅虎丘
 借祠廢吳之賢士大夫請五人首葬其址碑爲
 五人之墓焉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賢則君之龍門之壯
 刺劔也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
 嗚呼人之義大矣予嘗遊吳要離專諸尚炙人
 口然猶死知已耳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
 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事奄珮玉鳴履
 者若若也人耶否耶

五人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義而死焉
 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
 闈廢祠之北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
 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
 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
 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
 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艸野之無聞者
 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
 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
 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
 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
 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
 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
 厲聲以呵則謀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緹
 騎有死者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
 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

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譚笑以死斷頭置
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
人之脛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
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
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
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

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
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氣奪非常之
謀難以猝發待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三

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
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
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
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

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
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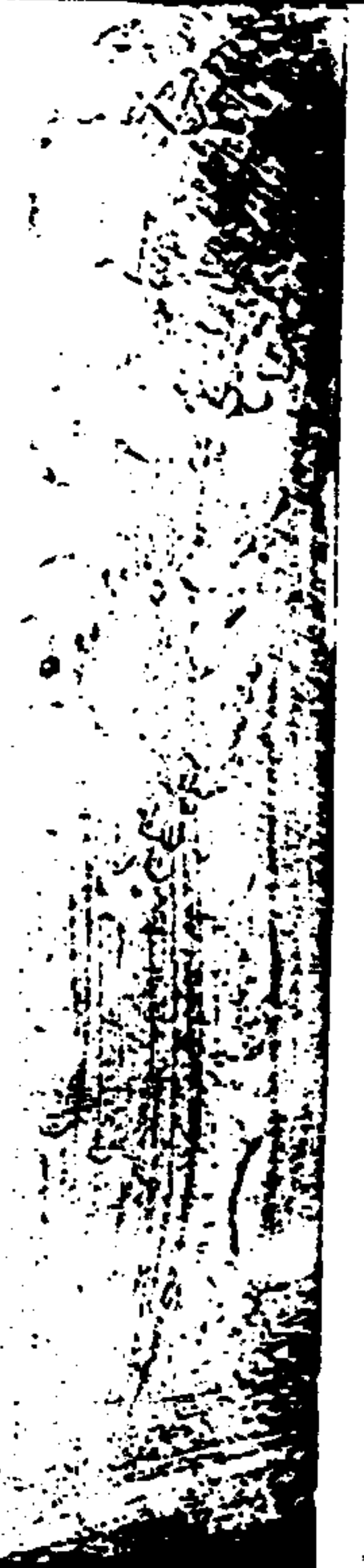
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
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
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
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
夫之有重于

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
公孟長姚公也婁東張溥記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一

三



祭文

維

崇禎二年四月己巳越丙戌朔二十一日丙午

渤海漁人謹以逆璫魏忠賢首級一辨致祭

于

五人之靈曰嗚呼閻豎之禍酷矣海內諸君子

駢首五木天地慘變檻車朝入緹騎夕出非

五人博浪一椎逮繫有已時哉或曰使諸君

子藉口明哲將沒世不稱使五人縮膊間井

卒與艸木同腐三代以下患不好名耳嗟夫

此豈知五人者哉當逆璫時呼吸生死非明

義見道顧能寔奮颺發一往不顧如是耶丈

夫至性勃發五體塗地豈復為身後名而身

後卒以名報好事者亦震其名而相與表出

之此忠臣烈士之心所以閭復而不盡白于

世也五人之名彰彰在人耳目吳賢士大夫

顧題之曰五人之墓不賢之義之而人之不

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真知五人者矣

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真知五人者矣

領天壇筆 卷之三十一 附紀 三四

余人也五人死而不椎心扼腕裂背流血者
非人也逆璫磔死河間余間行取其頭屬在
官府不能得則斬浙祠偽像首以祀諸君子
耳鼻口目人各一瓣餘一目以祀五人咄哉
逆閻今而後見五人矣逆閻之目抉矣五人
之目瞑矣余目五人之死如昨日耳不旋踵
而目忠賢磔河間目良卿斬西市余無愧乎
人哉敢薦一瓣于五人尚

饗

領天壇筆 卷之三十一 附紀 三五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纂輯

附紀

闡錄 甲子科 主考以解讀被黜者今摘其詞彙昭禍本以彰謹論也

湖廣

考試官

方逢年 字普田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章允儒 字珍甫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兵科左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方

召對之典尚遲遲未舉說者謂一權璫實陰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三 二十五十四

沮之邇且竊弄威福

官府漸墜舉朝交擊之而莫能去矣夫以

皇上英明天縱豈終為此輩所蒙但時事多艱

斷之蚤則泰交易而世現清明斷之遲則

否隔滋而世仍晦塞一內一外之際決機

甚微而所關于世運固甚亟也

第一問 方逢年作 謝錫賢

蓋聞天閭而地不迓雲應之地闢而天不

浹霧應之惟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

明堂喬喬皇皇此大易泰交之說也泰者

通也天地間有必交之陰陽別而不交則

中斷其精既簡于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別

之陰陽交而不別則共爭其所又溷于同

而不得通易通志之書也故于上下之交

穆然慶幸若有神游其盛之想焉易又定

分之書也故于內外之辨凜然深防更有

間不容髮之虞焉良以陽之象如旭日和

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

蛟龍翔鏗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

擯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妬雨峭壁崩

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

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人輩也不宜昵之

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薇以居中

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

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

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

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睽而必與外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三 二十九

為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之無所
 借而內不敢外矚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
 必與內為嘗惟外而內之則眾正安于誼
 之有所託而外反足懾內矣此泰寧之世
 不必以陽絕陰以律絕順以君子絕小人
 而卒能使陰化為陽順化為律小人化為
 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
 之也試觀書載賡歌更致傲夫僕御贊從
 詩咏訪落且託刺于寺伯巷人則外親賢
 而若引之內內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
 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願治之
 主每留心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夜分貞觀中命宰相入閣議事諫官
 隨其後慶曆間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
 札使諸臣條對率以虛心延訪故治亦爛
 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誚或
 以國老門生貽譏或以真玉媼相賈敗此
 類未易殫述夫固梟獍不神天與之昏亦

續天庫筆 卷三十三 雜記 三十九

當斷不斷自貽伊感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
 致泰之術所作
 大誥首重君臣同游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
 立綱陳紀為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
 年豐至于內豎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
 謂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
 功煌煌
 遺訓
 續天庫筆 卷三十三 雜記 四十
 列聖永遵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
 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
 殷殷載觀
 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
 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于前保鯨隨
 覆于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
 皇上在宥祓志敬
 天勵精法
 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園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

續天庫筆 卷三十三 雜記 四十

太平迺邇來

天聽之寢高也

中旨之頻傳也或疑

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蓋閱歷久而

精光呈如出匣之鏃隱躍欲試此殆出而

欲通者機至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

予告之暫旋也或疑老成有携手同行之漸而

愚亦曰否彼沐

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清難俟姑以一去悟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三

附紀

主心耳此殆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

奪俸言官亦覺無色然拊鑲之呼莫應請

劍之志彌堅是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

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寧然寵以祥瑞為

固然惕之儆戒為獨至尤儼通一機也際

此天人上下脉脉欲啓之時而一洗淵默

尊嚴格格難融之套于以面商重務弘濟

時艱豈非致泰第一義迺牘滿公車而

庭遲召對將謂

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物酌尊不更

當為深宮燕閒慮耶抑謂密地別有芥藻

耶則舍日于庭就火于室豈真欲資獻納

于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義難諳爭端焚

起不宜輕示人短耶則處暗漸明更事長

智姑節略緊要機宜暫撰處分語意寧患

落落難入耶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

齒于與窆間一巨璫大蠹矣夫已氏以匪

教匪誨之身結在牀在旁之勢乃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三

附紀

本

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姦大詐

之謀昔之蠱惑其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

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

句臚肅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

煖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者

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

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緇帙遙披牙籤偶觸

修

文華殿琳琅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

幸蓮炬頻分復

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案亦充署也而筆

口監謗直欲人為仗馬轅駒

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勅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

閣封樁已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潛營董賊

之郿塢時事當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

韓嫣之金彈秩已盈于中常侍而社金浴

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勛未著于大長秋而

紆綬鳴瑞愈添謁者監之磨刺久在背想

頌天臚筆

卷之三

朔

七

三

類斷不敢言瘦已蒙咽恐踉蹌更難去憲

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

擊之俱不動矣公疏弗省單疏弗省併閣

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精族部

郎之杖併因事立威薦史未伸破柱之誅

而長安大下揆亾之令矣在

皇上或玩為鷹絲之在手在諸臣深虞夫恙蠹

之攻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

遭國狗之瘼復其為戀棧駑據巢鳩害固

不可言也使其為魚脫鈎鹿走險害更不

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北司如水火

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叢煬竈令官府間

分釜鬻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于

版章未裂而人心先睽迺今赤羽交馳黃

紙皮閣邊吏呼而內庭莫應

明旨切而外解不前所恃荃宰一心關梁不閉

庶幾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脉復斷天下事

尚忍言哉蓋此輩殘氣不剛夙饒陰毒貌

頌天臚筆

卷之三

朔

八

六

示柔順而實小人之固最不樂有泰交者

也舉國求通而不足一夫潛隔而有餘既

隔之後于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諫

攻之而有餘况子產云美惡周必復今亦

皇上必復之候也但復而蚤則宇內即與河清

鳳見頓睹泰寧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霾

地震物怪星妖終歸否塞所望復隍垂憂

彘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

于常朝外復

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
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

先朝于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
紜祛題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乎或事
體有當裁酌做

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
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
不足隆票擬之權杜

內批之漸革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既洽做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三 冊記 九

先朝頻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珊
輩感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
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
披忱轉喉觸忌做

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
不足挽削籍之慘抑

駕帖之橫霽

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
而內外臣始蓋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

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常通而不隔機
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
如養由基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如
猿善搏矢而中以括倘後機而救不爲飛
衛之捍棘則舍嚙鏃無法矣矧

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內豈無人寧有薄
視士大夫而覓臯夔稷高于黃衣閹尹之
流者况善法堯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
并蜂挑蟲之虞祇是夙夜敬止肘以旦肩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三 冊記 十

以冀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周禮
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
大家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內不敢外矚而
外反足懾內之說也故爲今日諸君子計
誠不能頓復周制然亦何必蠲塘沸而螭
蚌持錮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者流
潛添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諍大臣積細
以迎共矢血忱于交戟間何渠無感風雷
回天日時乎蓋

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
則頑雲滯霧不覺頓釋寧復有鬼魅敢竊
嘯于晴空皎日下者宦官夷狄勢相盛衰
內蠹既除則外侮自絕正類邪黨道分消
長內之小既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吾
君吾臣優游伴奕于一堂可從容而講登咸上
理矣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
請借為交泰頌以

獻

頌夫臚筆 卷二十三 十一

福建

考試官

顧錫疇 字九疇直隸崑山人萬曆
已未進士翰林院簡討

董承業 字紹休山西介休人萬曆
癸丑進士兵科右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顧錫疇作

程祥曾

內臣少未知學長不聞政

皇上之輦笑夙習之於焉偵注向而懷當又恐
人共習之於焉傾儕偶而自容以忠誠為
悅媚之良媒以幹謹為憑竊之捷徑以恩
澤為權力之便級蓋至預章奏而盈庭之

喙惟所短長矣士良草詔慎由所以怵怵
也預逮繫而疑赦之罪惟所上下矣輒奴
內鞠李晟所以懷撥也欲拒諫則隱都俞
而陳吁咈欲峭法則舍明揚咨卜而譚竄
流殛放無一不可托之乎帝王而

皇上之情日以勝術日以任以為

皇上之情與術哉握爪而爪者君也惡鼻而

剔鼻者非君也酸其鹹淡決于宰尹則輕

君而重于宰尹矣鼓楫于喁決于樂正則

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是非在直決于寵人

則輕君而重于寵人矣是薄媼之決蔡媼

也將必為君治鄴者罪為左右治鄴者罪

則學有甚于不學而政特甚于無政

茂齡猶然後將若之何其在今日更有隱慮焉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痛絕

中官不與交通中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

賂羣羌令其入降元豐征夏之師舉數十

萬眾以宦者李憲統之神宗謀不出于公

頌夫臚筆 卷二十三 十一

卿而出于奄寺以鄙執政復遣李舜舉往
議西事舜舉面折王珪詞義非不嚴且正
置士大夫將吏于何地蓋厭薄鈎察之漸
未有不至于是者萬一有是誰敢有負貌
類藝祖宅枕乾岡之謗自請討賊如王德
用者乎誰敢有仁愿往代表陳便宜自請
留鎮海東如劉仁軌者是之為隱慮愚謂
不可不思其所自者此也

右二省主考以此兩端俱被削奪
戊辰俱蒙 環召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三

附錄

十三

二八

浙江

考試官

陳子壯 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
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周之綱 字振之河南商城人萬曆
甲辰進士吏科給事中

論

天下事制之在始

陳子壯作

翁鴻業

漢武帝之雄也田蚡驕恣崇權除吏非人帝罷
蚡後遂不任宰相而左右寵幸反得關薦天下
士論者謂厥後政歸閹宦皆武帝始之甚矣其
責備英主也夫自宰相以至寵幸自寵幸以至

閹宦其權愈失其失愈下雖英主不覺勢有必
然故曰天下事制之在始

江西

考試官

丁乾學 字天行順天宛平人萬曆
已未進士翰林院簡討
郝士膏 字臣水陝西郿縣人萬曆
癸丑進士吏科給事中

前序

丁乾學作

邇來舉國有所抵適未即下又有所摧折顧
聖人之心忽而雲翳忽而虛明其何可測

程策第二問 郝士膏作

艾南英

頌天臚筆

卷三十三

附錄

十四

二九

今天下夷狄盜賊奄豎以及兵患民患莫
不灼然象著

第三問

丁乾學作

雷穀

中旨頻頒緹騎時下今且以通國爭而不勝凡
再辱士大夫而天下亦既虞寺人且天下
事變寧可豫料漢攘夷狄曹節王甫與張
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
仙芝兩亂之
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

其不可用罔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
健遷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
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
耶則彰之往而孚號有厲此一豫也

右兩省主考以此俱被削奪戊辰俱蒙
環召而丁太史先以聞逮怖死悲夫

領夫盧筆

卷三三

十一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祠額

案丙丁兩年廣興祠額在在建祠古來
希觀之幸第野臣深伏艸土聞見寡陋
不能悉述今據邸鈔標存數十處
用資譚塵統俟博雅君子補正

北京

茂勛祠

宣武門外

廣仁祠

崇文門內

隆恩祠

盧溝橋左

存仁祠

良牧署中

洽恩祠

嘉慶署中

永愛祠

林衡署中

南京

德馨祠

松江門外

普惠祠

蘇州虎丘東

瞻德祠

淮安

領夫盧筆

卷三三

十一

十一

沾恩祠

揚州

浙江

普德祠

杭州西湖上左右坊題
曰功高社稷威震華夷

湖廣

隆仁祠

崇德祠

江西

隆德祠

福建

褒勛祠

河東

昭德祠

濟寧

山東

報功祠

山西

戴德祠

河南

成德祠

陝西

祝恩祠

四川 顯德祠 房山

大同 嘉猷祠

附祠頌

厥臣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
 祠○厥臣志安社稷慮切封疆功高籌虜猷
 炳丹心建祠致祝宜協輿情○厥臣捐貲撫
 軍壁壘生色發粟助賑災黎更生賜額建祠
 致祝具見輿情歡躍○厥臣謀國忠心籌邊
 偉績其遺內鎮之清勤摠出厥臣之勞瘁請
 于五臺山建祠○厥臣振天經濟矢口精誠
 豐功偉烈兼摠六官愷澤湛恩暨被萬姓謹
 請于宣武門外擇地鳩工建祠○至德莫可
 名言下情惟有祝釐○魏上公間出名世以
 澄清世道為任翊戴 聖明為心○建聰明
 目居高聽卑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友
 之平○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為雨為露弘德
 無涯大功無並○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
 乾坤成兩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武允文○

頌天臚筆

卷二二三

附祀

十一

十一

皇上開億萬載靈長之祚尚公特應五百年名

世之期○股肱良弼社稷元勳扶 聖主于

中興煥宸居于大壯○丹淵浴日靈腕補天

德耀乾坤勳在社稷○德著廟堂中外享有

道之福功扶社稷遐邇承無疆之休○上公

帝簡篤生佐興間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

名世○魏上公精誠謀國勅法鋤奸轉陰靈

之日月為晃朗之乾坤○丹心真可貫日巨

手直自擎天克軫時艱曲調物力○臣功

頌天臚筆

卷二二三

附祀

十一

十一

既高于鼎彝報宜列于俎豆所請密雲下

山建祠

阻封事略

陳司馬祖苞子孝廉陳之遴述

敘事

逆璫魏忠賢竊柄既久漸睨九錫甲子歲
遴父司理山海適水將金冠等渡遼民三
千人歸中有巨猾吳國秉與同舟聶廷瑾
輩六人有隙走東廠以奴謀告逆璫即假
此為茅土計移 樞輔屬父獻定其辭甚
厲復令罪樞崔呈秀貽父書以顯秩相啖

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三

一

父庭裂其書榆關將吏咸咋舌為父危父
慨然曰履霜堅冰至吾寧以一身易六命
不為奄人啓異志也遂盡釋之璫大怒檄
覆訊辭愈厲父執如初坐是推寧前僉憲
持不下後改推前職典關迨丙寅春奴以
十萬騎圍寧遠健兒奔潰關下西虜諸部
復乘間闌入烽火燭天將吏爭遣其孥歸
父與母吳氏慷慨誓殉出入手一短刀每
指關城語諸將曰吾受

命與此與此共為存亡百口俱在賊至即闔室

死不令諸君獨死也衆皆感泣願死守父

日夜露立關門悉力防禦捕逃卒數十百

人寘之理東寧士卒始無退志全關以安

又發憤劾逗遛援帥語在 王大司馬代

題疏中於是軍聲大震殲奴萬人是役也在

事諸公謂關外則 袁撫功第一關內則

遴父功第一逆璫啣父甚忌者復啖之遂

乘叙疏未上於

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三

一

先帝講筵宣言曰陳某壞事該處如何没人論

他不拘批在那本上罷適呈秀疏劾遴帥

矯

旨竟落父職通國愕然及 洪關臺歷叙父績

章下所司時同覆者多

俞延世之賞父僅還原秩獨格不下父歸後璫

始將武長春羅織奸細冒竊肅寧世券矣

至丁卯秋

今上御極璫時尚踞禁庭中外觀望未敢發父

從里中上書畧陳阻封之概冀以此試慮
口開天下言路不意得

旨頗優復屢叨薦舉

環召

聖朝高厚世世何酬但遶竊見逆璫三爵之禡

費

皇上幾許苦心煩當路幾許彈墨向令人盡執

法如遶父寧至是哉且父之同官有與父

同此邊功亦有與父同觸璫焰者先後並

頌天臚筆

卷三

晉卿秩而父首阻冒爵躬扞危疆其勞其

節似不在諸公之下遶敢訟言之以著一

時曲徒之意焉

識牘

直隸永平府山海查覈理刑推官陳祖苞

為緝獲事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蒙

督師閣部孫 憲牌前事准東廠太監魏

手本前事內開據首狀人吳國秉稱有回

鄉遶人聶廷瑾等六名原係奴首遣來奸

細現有多金攜帶在身謀入

京城糾黨內應關外將領悞收干係匪輕等

情到厥據此為照逆奴破我遶廣俱用內

應本廠方痛前車殫力嚴緝今廷瑾等果

帶多金謀變

輦下事關

宗社為此合行 貴閣部煩即轉發嚴審正法

以靖巨變以憑奏

聞等因為此牌仰本官即便密提聶廷瑾等細

頌天臚筆

卷三

加研鞫毋枉毋縱確詳本閣部以憑轉覆

等因蒙此該本職密提各犯到廳隔別刑

審細查國秉與各犯同船渡海東來因借

貸不遂挾仇首告今國秉既留在京細簡

各犯行囊止廷瑜廷珍曾克遶東管兵把

總果帶已貲三百餘金在身其餘並無可

疑字跡物件有在關遶東武職生員一百

餘員各具保前來稱如果奸細願其同罪

等情隨經看得聶廷瑾等或戴弁而被羈

囚或素封而遭蕩析備受奴毒同念

天朝彼其宗族妻孥並膏刀斧使非喪心病狂

誰肯受我接渡得一至于萬死而猶為仇

讎役者况回鄉分發邊堡數犯星散于數

百里之內身在樊籠縱懷不軌隻手寧掩

合鎮之目邪且原告單詞未經面質眾口

公保確有可憑則囊金非作奸之媒而上

刑無懸坐之法悉惟 上臺主持他非下

吏所敢議也等因詳蒙

頌天騰筆 卷三三 刑部 事 二七一

閣部依擬轉覆東廠復駁行手本內開奸

犯聶廷瑾等攜金既真遼廣覆轍不遠况

入

京內應一節全不訊實問官故開一面事關

宗社責有所歸為此合行 貴閣部煩即再行

嚴訊務期鞠實正法以

奏蕩平等因致蒙又行本職覆審得聶廷瑾

等久陷虜穴效順西歸爾時同來者幾數

千人矣夫飛鴉食甚尚懷好音况若輩捐

所愛憐終不忘其落葉歸根之意而歸後

妻孥並戮縱有妄念誰不斬除乎惟是廷

瑾轉沒西夷身無長物廷瑜廷珍數百金

之在橐則致疑之根也職覆加刑訊入

京內應之說抵死不服法無可以臆加矧歸

者囊或累累亦自不乏廷瑜等獨不幸而

為仇所首耳應擬量發居庸關外以塞憎

口以白初心俟三韓稍定再還故壤其廷

瑾與劉八等四人同載月明絕無弓影宜

頌天騰筆 卷三三 刑部 事 二七一

各界之寧宇大廣懷柔要之逆奴匪茹在

事者咸思食肉寢皮豈有知為間諜尚開

一面之網總以罪疑難入故寧既來則安

若乃多方甚飭邊吏固所服膺而亦自不

居人後也詳蒙

閣部孫 批如議轉覆各犯即行分發通

取收管繳

撫院喻 批各犯率眾歸復自應昭雪聶

廷瑜兄弟同來奸細無據但

匹夫懷璧致啓釁端卽其罪也量發安置旣以塞疑謗之口又不失歸附之心處置得宜遠人自服如議蚤結前案仍候 閣部示行繳

冒爵辨真

自羣邪曲媚逆璫稱頌遍于朝野祠祝滿于寰區

絲綸票擬動輿

至尊並稱璫心志日廣先圖封拜因肆逆謀時言邊事者必謂厥臣壯猷神算卽邊臣歸功不曰祕授方略則曰厥臣發縱真言言欲嘔字字遺羞乃始以奸細誣殺聶廷瑾陳司馬力阻之後卒殺武長春竊伯爵未幾撫錦州之捷晉位上公尤古今一大怪事也謹敘東事確略如左

天啓六年正月奴酋大舉渡河衆至數萬其最勁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驚悍沈礮可當三垒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皆料不敵盡斂士馬入寧遠城遼兵遼將爲多恨如入骨以故決意死守廿三日虜列營城下次日疾攻東門俱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斜蓋其上藏健酋于下鎗鑿

壞城十餘處矢石不能制後擁鐵騎其酋長督率嚴酷勢頗張寧前道袁公崇煥與諸將議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而諸火器無不盡發發亦必傷獨城下未有以施急束葛粘灌脂滲以銳藥燃之用鐵鈎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眾斃其錦服者十餘人即彼所謂孤山牛鹿者也虜號哭昇屍而去是日自辰至晡殺虜二三千人虜少却廿五日轉攻西門

領天廬筆 卷三十一 朔紀 三十一

其勢更悍先登者更衆城中禦之如前虜且死攻益力而我兵所擊殺更倍于昨未晡虜却兩日來城中卒盡登陴用命士女傳餐飽之每中虜咸鼓掌歡呼其勇可賈虜自此竟退袁公即夕募敢死士五十人絕城而下悉焚其遺棄車械次日拾虜矢得十餘萬枚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硝黃庫亦已盡咸驚喜不置遼民適有虜中歸者始知彼廿三日督陣者李永芳廿四日修養性也先是

虜訊日急袁貽書典關陳公祖苞言關外兵將或畏怯改服潛逃必嚴覈勿納庶幾可守否則去如逝波必無幸矣陳答以晝夜殫精不漏一卒即公親至關門必不容入也自是凡逃者悉捕正法將士聞之皆無退志說者咸謂關外之功得守關者而成然逆璫終以聶事銜陳矯

旨逐之勘功及部敘皆優處格不行璫竟冒肅寧伯袁公大捷功僅晉巡撫而已是秋老奴憤鬱疽發背死蓋犯順以來所向奔潰未有如此大衄也後內臣劉應坤紀用陶文出而督師虜騎雖三窺錦州兵不滿萬所擊殺不過數百人飾稱一月三捷璫復進侯而公總用又以偶駐錦城遇虜怖甚憾袁不早援惡之于璫凡私人莫不加蟒玉世爵袁獨不及又嗾言官擠之移病而歸非

聖明踐祚賜環重任東事安知所終耶

附示諭

領末廬筆 卷三十一 朔紀 三十一

督撫袁 示諭遼東官兵士民及金白東西
各忠義等夷知悉奴酋暴虐逆天壞我遼
土遼民戮此附近各夷天人共憤今違天
冒暑犯我封疆西城一戰是天亡奴賊但
中有所傷者多是殘遼人我屬夷我心深
爲憫惻主奴酋不量力遠攻寧遠又被我
兵殺死無數如錦州城南亦被我兵殺死
無數奴氣喪盡進退兩難連日他的動靜
我豈不知欲加兵于巢穴慮恐玉石不分
所以稍緩以待西南之火兵到日同你們
約定的機關裏應外合豈能逃哉你們得
便下手不必太速東西恭順屬夷速去寧
遠投降我遼東之衆不必赴寧遠投降可
在此共圖滅賊不失封侯之爵當如被奴
逼死于矢石之下乎奴如輕視錦州錦州
官兵無不用命殺賊他若速臨城速死遲
臨城遲死只恐他原望錦州他的巢穴到
被我水兵陸兵剿得空了那時奴賊有家

頌天臚筆

卷三

附紀

三九

行狀

難奔後悔何及你等有忠義者速圖之勿
失前言特諭

頌天臚筆

卷三

附紀

三

三十三

五瑞

黃河清 麒麟生 鳳凰見 玉璽出 甘露降

黃河清

萬曆辛亥天啓辛酉間自河南至陝西界黃河

清兩次每經三日

蘭州于庚申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流忽泛上

白色至申時水清戶部郎中黃襄親詣河邊

觀看果見黃河之水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

一望無際至十七日復渾 華山老人歌頌

云黃河清聖人生曷言乎黃河清聖人生生

頌天應

卷之三

三

有所開真元亭毓盈而來重光 辛淵獻 亥月

涂 十二月 節 萬壽胎

龍躍五 今上行五 祥初孩不見正德之季河一清

世廟 嘉靖 當年實應真于今誰協惟

崇禎

麒麟生

鞏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忽于天啓元年

月初一夜夢一人身穿綠袍向氏借宿驚覺

次日天起霧家有一黑牛產犢遍身鱗甲頭

蹄各異紅麻色微毛連叫數聲其音不似生

犢至初三日沒氏又夢一大龍入庄後隨醒

將牛所產異物隱匿鄰人李春暘報縣取獲

看驗果係頭角俱全鱗甲磨身似麟

青州府王九嘗家于天啓丁卯三月初八日

辰時有耕牛產犢一隻遍身鱗甲形似麒麟

產時燁然光焰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

而隱將原物呈送到州驗得本犢碧皮朱唇

鱗甲分明宛然一麒麟也

頌末應

卷之三

附

三

鳳凰見

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一座離城四

十里于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日午時有大鳥

高六七尺渾身綠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

上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

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玉璽出

彰德府臨漳縣有鄉民邢一泰于天啓四年

九月初四日辰時經本縣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黍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縣儒學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料為至寶不敢隱匿理合呈縣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頌天臚筆

卷三

新記

三

三

朝廷

甘露降

蘇州府吳縣華山于天啓乙丑冬十月二十八日甘露降山巒若沐林木徧乳二旬不散。丙寅秋九月二十八日甘露降雲端晝陸紛如白珠艸木均布匝月不散。丁卯秋八月

二十四日甘露降霏灑天淵膏滸其美五旬不散正應

今上卽位之日記曰王者德至天則甘露降德及艸木則甘露降抱朴子曰何知天上不瀝甘露淵須太平而灑之

華山老人歌頌云符瑞并王道亨曷言乎符瑞并王道亨亨有所爲知微知彰柔剛宜燭亂剪姦玩股掌色聲不動劔已施不見甘露朝溥聖夜呈一角九苞迭獻靈于今徵得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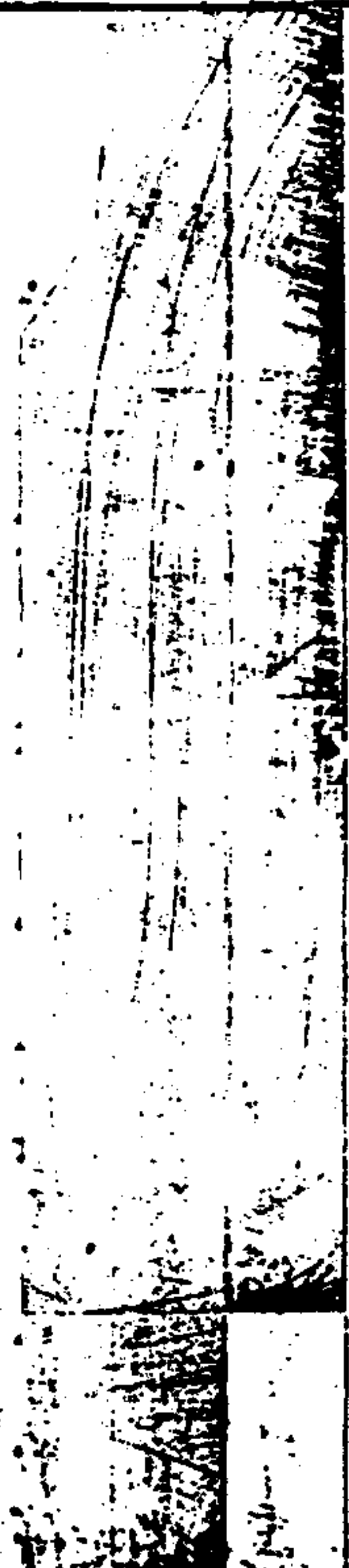
頌天臚筆

卷三

新記

三

崇禎



五奇

艸木兵 風波柱 震澤漁
明月夢 曲突書

艸木兵

天啓間逆璫魏忠賢兇謀叵測密遣心腹廣布金錢凡輿臺隸卒皆其耳目所謂打事件者初繇都門漸逼海內即重閨襲幙之內不敢題一魏字人心皇皇都無生趣時嘉禾一鉅卿素懷忠義先以直諫被黜棲遲林泉幾三十年折節下士能急人之難屢廢屢起號為江東二民甲子復以上言觸璫落職杜門

頌三入廬筆 卷二十三 附記

三五

二十七

講易而感切時事憂形于色為姦黨所忌深懼不免里曲貴人之附權門者長箋索賄誑以保全而每受其欺也時傳縱騎迭出某某逮矣心忤忤若羣鹿之擊遂病忤忤即家監閹人入啓事亦殷鯨錯愕疑駕帖之至是謂艸木皆兵也

風波柱

丙丁兩年天地翻覆忠良塗炭有一木天貴人學行俱優以忤璫削籍而附逆者不容時

聞惡音旦夕不保愴然長歎有出世之思緣親老子幼不能遠離乃攜一蒼頭夜半辭家道裝潛迹至京口買扁舟往來于金焦之間身若浮鷗與波上下日則遣奴登岸探聽北音夜則維舳蘆渚僵臥終宵每于清風皓月之下詩酒遣懷時矚兩山之為長風巨浪撼擊不休而突兀孤峙居然天表不覺相對默然念此孱眇之軀迄無定泊何似此山之屹立亾恙乎戊辰

頌未廬筆 卷二十三 附記

三五

二十七

環召復渡此江綵鷁中流簫鼓繼發冠蓋爭迎回視兩山如故無炎涼態雲門研史為作風波柱

震澤漁

熹宗朝閹禍慘毒一罹其羅罔不齏粉亦有潛機倖免者時有一黃門常以侃直為奸逆不容訟賊遣戍而惡黨信信必加戕害出都門時厚托一死友曰公如憐我乞煩密探有凶耗即覓急足馳報當自裁不為淹豎所摧殘

也乃叩首泣別攜一侍兒兩蒼頭竟赴戍所
諸武弁知其賢紳深相禮敬迭爲飲讌必至
丙夜酩酊而罷黃門置密室二間各設一榻
每醉必獨寢至日下春方起盥沐一日得長
安密信僞稱憲差他往爲諸弁後計又欲釋
其防嫌乃陽逡巡不行會飲如常忽一日夜
深酒散獨與一蒼頭從室後壞牆而出雞鳴
度關侍兒守至日晡扃戶不起且不聞鼾息
聲方怪異錯愕武弁適來訂酌乃排闥視之
頌天臚筆 卷三三 附記 三十九
但餘空牀剩簡屋壁有穴莫跡其蹤矣黃門
間行抵家已預戒家人備漁舫數隻泊于太
湖之濱網罟畢具遂攜眷屬居焉數日後逆
璫矯
旨遣緹騎拘逮至衛所諸弁謂奉差去矣復至
本籍又云着伍矣黃門巧免慘禍乃日泛遊
清流間天空水濶把釣自娛閒看奴子張網
捕魚沽酒烹鮮以遣日幸逢
聖天子踐祚矜察寃臣下不罪之旨黃門乃出

具疏謝

恩尋有言路交章薦引行將復職爲

清時耳目之司于是湖天逸叟拈筆作震澤漁
以紀之

明月夢

慨自闖禍作而能捐生徇國者固難其能謝
榮而恬退者諒亦不易也吳門有一繡衣清
操絕俗仁德普被璫知其名而招之繡衣每
託疾不見目覩舉國若狂度不能獨立于是

頌天臚筆

卷三三 附記

三十九

思愛其身以有爲矣每書空浩歎念少孤子
立島島之私未遂太夫人漸老以璫燄叵測
不敢迎養清夜展側心惻惻若痛一似母之
嚙指念子時也太夫人居嘗于明月之下
焚香籲天曰我止一子鯁直不阿今奄寺作
亂豈能相容何日離厠口歸林下母子重懽
倘素娥有靈賜我一夢以卜休咎是夕果夢
繡衣執簡而拜于堂下也繡衣于長安旅邸
亦常夢如之每驚覺而明月在窻餘香一篆

因思之我母寧無夢乎繡衣元配錢孺人賢
孝有德極意承權奉養以代子職朝夕拮据
勞悴自諳不幸暴卒未免以尸饗煩太夫人
繡衣力 疏歸養幾觸璫怒賴 天變震動
迺得

俞旨星夜馳還母子噓噓相慰良久太夫人仍
于明月之下焚香叩蒼念夢之靈因曰常聞
日有所思夜形于夢自今以後我無夢矣第
蘭閨無人奈何繡衣曰我婦相安于寒素而

頌末臚筆

卷二十三

附紀

三九

三六五

不及同享榮祿且子女成立寧敢相負誓不
再娶矣詰朝捧觴稱慶太夫人曰汝不附逆
璫是不負

君忠也作五年囊無長物廉也棄官養母孝
也壯年不娶義也貧而好施仁也五者人之
所難而汝秉之一身榮幸極矣今日見汝衣
冠楚楚恍若夢中所見也我樂何如鄰右老
農聞之為書明月夢

曲突書

甲子歲茗溪一太學生高才洞識名振詞林
三十年矣就試北雍鉅卿勝流莫不與之游
秋闈登乙榜選人擬授孔目協修

國史以璫禍起而謝去先是讀楊都憲漣擊璫
疏知其叵測因謁首輔福唐福唐攢眉稱病
甚不能久談其孫中祕君馨密與太學言兩
日聞內情形不善又蒲州相國從閣中見揭
卽報福唐曰此事我輩不能言而楊大洪言
之我輩當愧死矣福唐則拍案叫曰誤誤禍

頌末臚筆

卷二十三

附紀

四

三十

自此起矣而楚人有雅不善福唐者過飾其
詞應山聞而弗憚好事者甚欲以義旗廻指
福唐太學感福唐國士之知欲以古大臣去
權璫如宋王沂公我

朝楊文襄盛事相感諷迨烏程相國赴內召出
過太學邸中述其事太學心訝此璫之狡包
藏禍心但驚伏耳遂扼腕發憤上福唐書
藏禍心但驚伏耳遂扼腕發憤上福唐書
大學士葉 介君馨投之大有感動俄而萬郎
公傳後 中以摘廢銅事杖斃林御史以杖小璫衝節

事亾命 駕帖紛出而士大夫氣日索向之
勢伏者咆吼奮威不可遏已福唐遂不能擔
當決意去矣嗚呼福唐能領略太學之議而
悉力調停 國是逆璫豈至此肆惡哉思夫
太學之書誠然曲突之見也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頌天臚筆 卷二十三 附紀

四二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彙次

附紀

旌忠卹典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謚忠憲高攀龍忠惟報主智足辨奸
留播遷未盡之身挫貪逆方張之焰煬竈
熏天處辦從容于止水亭緹騎動地來祗
憑弔于汨羅澤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附紀

十

二五三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謚忠烈楊漣冰心鐵面義膽忠肝
首發大逆二十四罪日星同懸身繫檻車
五千餘里道途掩泣就逮遙拜君親垂死
不屈獄吏家于何有世實賴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
謚  左光斗士欽斗岳世共安危封事
直陳姦狀生氣時凜桁楊竟斃忠鯁死骨
必馨

原任應天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贈兵部左侍郎周起元以庇民而忤璫遽焚詔而補牘三吳繫南畿之命灑淚千家八閩餘萬古之輝甘心九死

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今贈光祿寺卿萬燦抗章斥逆聲振郎曹矯詔立殺蒐銷士類

原任翰林院右諭德今贈詹事府正詹事繆昌期畫地對簿問罪亦天人望堪憐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領天臚筆 卷三十四 附紀 二十七

首垣直節風生慘繫貞心日皎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用

順昌余影無慙心曲枉桔亦是全歸

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周宗建生

前五跡足推逆膽身後全卹已奉綸音

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李應升昌

言可泣鬼神瀆死不忘君父

原任山東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黃尊素繫

璫誓不俱生累忠何辭一死

原任太僕寺少卿今贈本寺卿周朝瑞獄底冤沉永夜殿爭氣奪層霄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袁化中秉憲心如砥石捐軀節凜冰霜

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今贈太僕寺卿顧大章直道橫死何辭誣服株連莫訴

原任山西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吳裕中白簡五夜霜飛丹闕一時雲暗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夏之令觸
領天臚筆 卷三十四 附紀 三

閹盡是剛腸斃獄終無繞指

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贈太常寺卿蘇繼

歐冰鑑祗懸照膽鐫籍尚逼投縲

原任揚州府知府今贈太僕寺卿劉鐸加以

語言文字之罪何忝綱常節義之身西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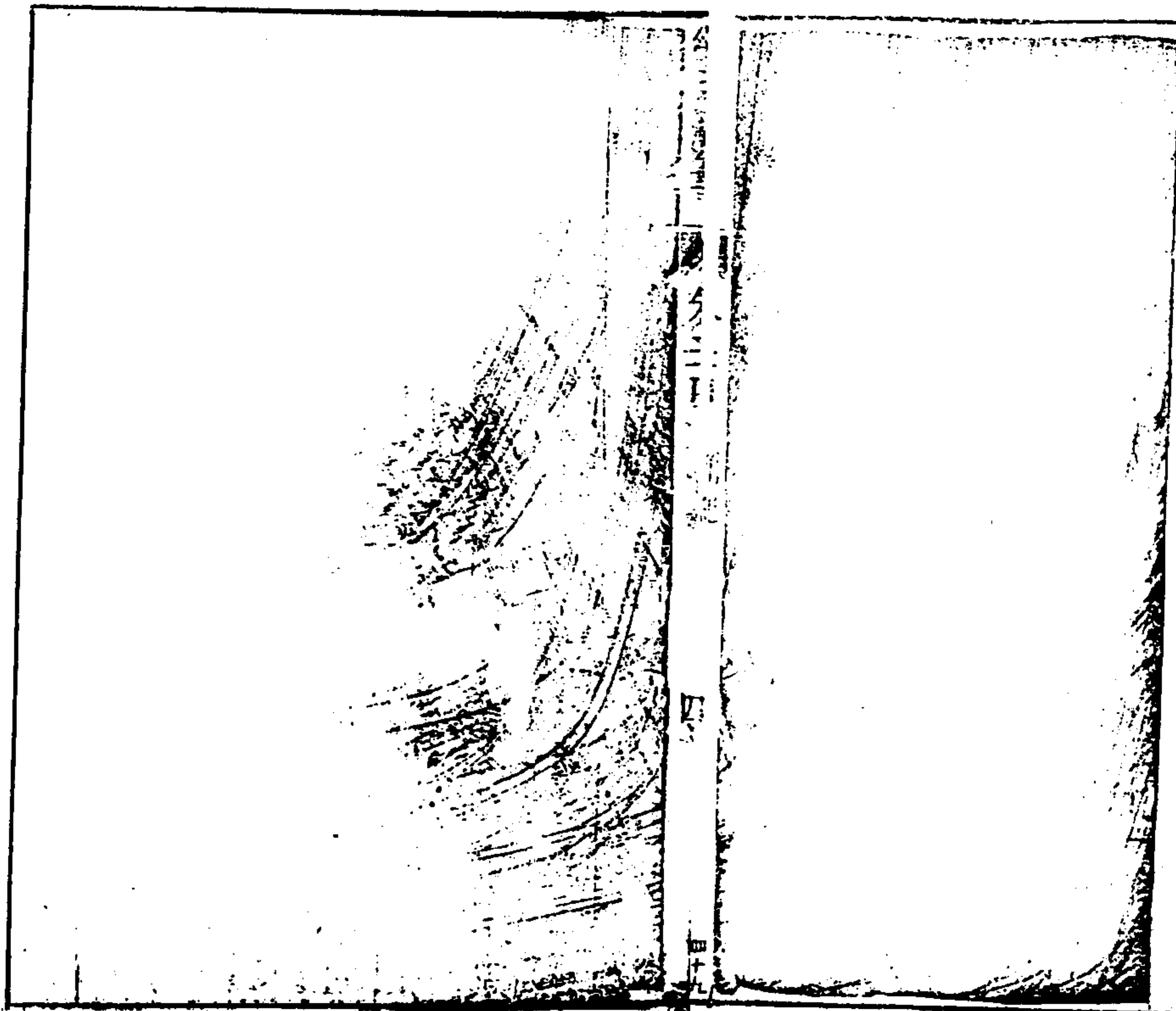
慘聞長安心動

原任翰林院簡討今贈侍讀學士丁軋學忠

臣因事獻規逆璫恣意脅殺既特恩辦講

讀之班應照例擬祭葬之典

原任後軍都督府經歷今贈刑部員外郎張
汝既以義憤誣戍又從例外加刑殺之非
幸卹之宜也



誅逆爰書

刑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
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
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
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左寺正
何京右寺右寺副喻思慥貴州清吏司署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五

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議得
犯人三名口魏忠賢年六十歲係直隸河
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於萬曆十七
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
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定興
縣人候二妻選乳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
府薊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歷陞兵部尚
書該魏忠賢先存冒爵寧國公今問斬已

處決任魏良卿客氏先存冒濫都督今聞
斬已處決男侯國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鏗
各前後招稱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先年
伏侍

先帝青宮此小慙慙巧結寵愛矚

登大寶側身禁密就不合踞掌東殿印信恣意
作惡又不合串合阿乳客氏關通線索百
般煽惑任憑出入

詔旨宮闈外廷事權隻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

頌六虛筆

卷二十四

六

三

殄滅又不合嗔怒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
部郎中萬燝露章交攻罪惡先將萬燝矯
旨廷杖一百棍爪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
錐刺不日身死鉗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
廣布戡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
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等處枷
死不下百十餘人復遣緹騎逮繫楊漣左
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寔
案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

頌天虛筆

卷二十四

六

三

田爾耕鎮撫司許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
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唆
蘇杭織造心腹內監李實捏疏奏論都御
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
應昇等飛遣驍悍緹騎激變地方高攀龍
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
無影詩句逮繫揚州知府劉鐸百計誣害
密串腹弁張體乾谷應選飄空捏坐呪咀
斬絞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拏顧同寅孫
文豸舊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
妖書梟斬又誘吳養春義男首訂黃山課
稅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部尚書等
官張問達等捏坐贓私追比又將守法無
罪官員欺如祀唐紹堯等無辜逮問坐贓
懸罪又串客氏索取 皇親張國紀米石
不遂捏占皇店將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
命多方搖動
中宮竟峻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

回籍致遺

國母憂憤時忠賢兇狠熾發日峻捕并楊寰孫

雲鶴將平民平空捉拿斬絞立枷致死于

命惡焰熏天震動

宮闈為因客氏悍妬與

懷寧公主母

成妃李貴人及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誠恐 二妃漏泄奸

詭事情不思主母分尊輒敢大逆不道欺

頌天臚筆

聯

先帝即時矯傳假旨將

成妃革奪

裕妃逼令自盡冤慘彌天又不合借名內操

身典禁兵蓄養死士千餘陰謀不軌擅將

山海宣大等鎮設立心腹內監數十員役

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糧漕運處處

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使其呼應又不合同

客氏將

內府財物

乘輿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令伊任魏良

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

填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

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廢子部擬一蔭尚嫌其少再添一蔭

比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污被先

頌天臚筆

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參論罷職勘問追賊

見得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

哀求庇餘忠賢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交結近侍律奴顏婢

膝結拜忠賢為義父身為義子尊稱忠賢

尚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闈招權納賄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謀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命

假借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罰辟遣輕賂

削奪以背後議議怒吏部印中蘇繼歐熾
 令自縊以布政丘志克買官銀三千誣誣
 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賊抱寃莫訴
 資緣巡視工程驟躡工部尚書兼銜左都
 御史訃聞母憂不肯回籍奔喪機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繇會推藉忠賢矯
 旨陞補又不合將今革任未到官伊弟崔凝秀
 冒陞浙江總兵又將先存今故娼賤樂戶
 蕭惟中濫推

頌天慶筆 卷二十四 附紀

十一

三

欽點密雲車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
 兵權要做忠賢外應先期安排串同別案
 問斬孫如列曹代何等稱頌忠賢功德初
 建生祠僭真文廟並時傾動海內人心又
 令其腹黨泰將靳廷桂為天津守祠官遊
 擊錢體乾為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夢吉
 為蔚州守祠官百戶沈尚文為浙江守祠
 官到處獻媚勞民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
 孽侄魏良鄉初授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

冒封肅寧侯伯尋冒太師寧國公啟建府
 第廣撥莊田頒給

誥券又將伊侄四歲乳臭魏良棟冒封太子
 太保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冒封太子
 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
 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
 卿魏希孟世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昌太
 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都督僉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

頌天慶筆 卷二十四 附紀

十一

三

僉事楊昌祚都指揮使王祿都指揮使俱
 皆冒支俸祿輒敢勒石立碑安豎司禮監
 公署心猶未厭又唆使腹黨豐城侯李承
 祚疏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呈秀在
 官長男崔鐸冒側生員倖中順天鄉試又
 將在官次男崔鏗濫授錦衣衛指揮使三
 男崔鑰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藉口
 叙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冒濫廕襲恩賞不
 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

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維垣
前後交章劾該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已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盡盜內帑誣誑忠直草菅多命狼
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已從輕降發
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愆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
奸即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憲典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具已洞悉竊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附錄 十一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收舉畧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奪奪至今
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俵誣捏賊私立斃多命他若謾謬痛於杖下
柔良枯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天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鬼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
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附錄 十三

六九九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蒙蔽等情許據實糾叅一併連坐亦有不得株累無辜其冒濫茅徑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吏部等衙門太子太師尚書等官房壯麗等題為遵

旨會議事奉

領天臚筆

卷三十四

南

下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內擅權雖死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戒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為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宗社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囹累囚沉寃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叅疏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河南司又該保定撫按拏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

領天臚筆

卷三十四

上

送貴州司收問聞該順天撫按奏稱蕭惟中病故緣繇在案隨該本司牌行薊州提解崔呈秀冒濫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崔鏗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請官會審間蒙批河南司會同貴州司行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委官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劄委左寺左寺正何京右

寺右寺副喻思慥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
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汪
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
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
寺副喻思慥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
郎康承祖行提魏良棟等并崔鏗一千人
犯於

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招與魏良卿等初

招無異會議得魏良卿掃除官奴客氏與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七

臺猥婢也一微扈蹕之寵親臣自命一時

青宮之愛祿姆爲功忠賢藉客氏以窺伺

禁闈客氏藉忠賢以立威外庭於是謀合

連環奸同狼狽怙勢弄權無所不至口傳

詔旨手握斜封逢之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

俱焚塞諫諍之路仗馬不留杜指摘之門

戚畹頓剪緹騎四出海宇驛騷幾成反汗

之勢鉗網橫加忠良駢首頓結飛霜之慘

寶玉大弓盜歸私室銅符鐵券盡付傭奴

甚且矯革貴嬪甚且逼死賢妃甚且搖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乃名位適於尚致
祠宇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

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耦尊客氏之無等

也借操練之名乘釁瑕於肘腋假整飭之

說擁重鎮於要津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

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

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爲

叵測豈臣子所忍言耶昔趙高煽虐不聞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

附紀

七

倚長舌之奸王聖恃恩未有腊刑餘之毒

此二兇者陰謀相濟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干紀犯順

罪莫大焉信稱千古之窮奇允當一朝而

並磔者也合引謀大逆律二犯同謀凌遲

處死崔呈秀梟獍其心大豕其行士類比

爲跖躋班行稱爲獠貉始以呈身入幕暫

寬饕餮之誅旣而蒙面還臺益肆魚休恣

氣借門戶之混名剪除異已仰逆璫之梟

息引用壬人奔競自是而成風譙亮因慮而避色苞苴充斥肺腑昏迷請托公行紀綱掃地踞栢臺之長箱制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况之藏豪奢巧鄧通之寵呼嗾潛通於禁地嘖笑必窺線索暗度于掖庭威福立見斯為乞靈播惡之尤矣夫非稱功頌德之首歟母死不聞濁亂數年之

朝政乾兒作孽驚惶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

頌天廬筆

卷三

附錄

十八

宋

之穢跡醜形見忠賢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實云盈貫雉經猶未蔽辜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胤昌馮繼先傳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纖毫無効于公家冠類沐猴恩廕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惡彊彰又如崔鐸身為敗種名玷賢書庶權勢

而幾諫不聞受豢養而改圖安在崔鏗崔鑰黃口孺子冒濫錦衣逆孽之禍未央孽毒之報甚速以上各犯夤緣有禁投畀何疑俱應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僅四歲魏鵬翼年僅三歲崔鏗年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買賣無知加之世襲忽若富貴之逼人惟彼元兇實害無辜之赤子倘於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一面是尤

頁天廬筆

卷三

附錄

十七

宋

聖朝浩蕩之仁施於法外非_臣等所敢輕議也將魏志德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德年六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歲魏希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歲魏撫民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文昌年十六歲楊胤昌年十二歲楊祚昌年九歲馮繼先年十九歲傳之琮年十二歲董芳名年九歲王祿年三十歲俱河間廕

肅寧縣人崔鐸年二十五歲崔鐸年七歲
崔鑰年三歲俱順天府薊州人各招同議
得魏忠賢等所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大
逆者律皆凌遲處死决不待時崔呈秀依
諸衙門官與各官交結夤緣作弊扶同奏
啓者律斬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希舜
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楊胤昌楊
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崔
鏗崔鑰俱係冒濫弟侄親族各遵

頌天臚筆 卷二四 附記 二十九

明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衛
拘僉妻解發道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
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應
斬首合行原籍各撫按于河間府及薊州
各行刑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通取批迴附卷餘無照該本
司會同道寺等官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擬
罪議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提煎

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
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
寺署寺事左少卿姚士慎等魏忠賢等
議擬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前情
明白會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刀鋸
之餘役乎魏忠賢挾
先帝寵靈箝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
宮闈其大者如真怒張國紀則立枷而殺數
命且連縱屬犬必搖動手

頌天臚筆 卷二四 附記 二十九

中宮私憾
成妃
裕妃則矯詔而革封御至摧鞠難堪竟甘心
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矣其于臣僚何有于是言官死杖大臣死
獄守臣死于市曹緹騎四出道路驚鬼告
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
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莽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勳而數分茅土

尚嗾無恥之穢侯欲駢九命疊出心腹之
 內黨通踞雄邊至于出入禁門陳兵自衛
 戰馬死士克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
 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
 為快客氏妖墓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
 國母常懷乎憂憤致
 二妃久抱乎沉寃且

先帝彌留之且詐傳蔭子尚以除一為嫌私藏

頌天龍筆 卷二十四 附紀 三十一

見籍之賍絕代珍奇皆出

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

國難容若崔呈秀則天類鴟鴞衣冠狗彘誰
 無母子而金緋蟒玉忍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婢膝奴顏作閣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
 鎮兵柄盡出其家司馬而仍總蘭臺
 立威欲箝乎言路睚眦之仇必執威福之
 焰日薰總憲夙仇迫為池中之鬼銓郎領
 嚇驚懸梁上之綠兒逆豎之屠戮士紳皆

本犯之預謀帷幄選娼挾妓歌舞達於朝
 昏鬻爵賣官黃金高於北斗假山水泮遊
 釜鬼消雖已幽快於鬼誅仍當明章於
 國法其餘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
 及崔鐸崔鏗等或赤身袒僧或黃口嬰兒
 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嬰世爵均應投於
 荒裔以大快夫羣情既經該司會同道寺
 等官議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頌天龍筆 卷二十四 附紀 三十一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尸凌遲崔呈秀於薊
 州斬首各行刑訖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

勅示發落仍將問過罪案川定爰書頒布中外
 曉諭其魏志德等俱遵照前旨發煙瘴地
 面永遠充軍各犯
 誥命通行追奪奏繳內魏良棟魏鵬翼崔鏗崔
 鑰四名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釐定爰書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

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役憑籍寵靈睥
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
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
婦客氏傳逆聲思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

頌天臚筆

卷二十四附紀

二百

關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

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

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

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好惡亂政之

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地面永遠充

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鍾崔

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

仁

